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丛部

天津图书馆

孤本秘籍叢書

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丛部

天津圖書館

孤本秘籍叢書（三）

任繼愈題

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天津图书馆孤本秘籍丛书二册目录

史部

津门闻见录六卷　清郝福森撰　稿本……一
少司空主—徐公奏议九卷　明徐恪撰　明嘉靖刻本……一三五
未焚草二卷　明王元翰撰　明万历三十九年刻本……三一三
王柔奏稿不分卷　清王柔撰　稿本……三八九
吴菘圃先生奏疏二卷　清吴璥撰　清抄本……五〇七
李鹤年奏稿不分卷　清李鹤年撰　清抄本……六二一
李勤恪公奏议五卷　清李兴锐撰　清抄本……六四五

津门闻见录六卷

（清）郝福森撰

稿本

津門聞見錄

侯肇安字泰階天津武舉歷升山東武定營守備告養回籍力行善事道光元年七月大疫公施藥施棺於津郡三年夏大水田禾盡沒衙城外行舟來貴如珠萬民饑苦同約董事數十人議四門設立粥廠以賑饑者花費甚巨非一人之可為共謀巨商大紳錢財可成此事衆董事于侯公先到周光裕之家止寫百兩衆曰如此大紳止出百兩後難為別處此舉難成侯公立時還家於兄弟三人分家一分可值一萬餘兩盡入粥廠天津是好義之地

閒侯公破家之念有入小米者入衆未者入銀錢者多有寫無名氏從此粥廠數月全活五萬餘命臨完餘二千餘兩入于文昌修廟並侯公一生修石路修大道修文昌宮培義地創建輔仁書院于文昌宮以養士子皆親身經理道光八年二月文昌帝君大祭公先日灑掃是日五鼓各憲俱福祀禮甫畢公又向觀察諮求加恩文社生息款項事言之懇切乃送觀察升與而公端坐於地是時闔郡文武大僚並士林親友軍民人等數百人環視而公已朝冠含笑闔目而卒年七十一壽至道光九

年令鄉共請入祀鄉賢祠

侯公卒時本在城外文昌宮家在城內進城非春　皆不能進城時有
金姓之人急用轎設侯公病重入城到家停靈
東園日侯泰階本是武舉出身天津從國初至今二百餘年獨公一人
入祠然天津本是文名之地未有如此之賢可知不在乎讀書

天津東門外馬家口烈婦孫氏伶人楊恒春之妻恒春之母有淫
行其家閑雜人往來不斷婦歸寧淚痕被面母訊之婦言其姑
國之日要外人入伴宿女哈命住姑從此銜恨在心無日不叫罵
並絕女之衣食女有一死而已其母痛哭無語于咸豐五年
六月間其姑常往來匪徒者看其家夫姑外出強要行姦將
婦衣髮掠亂婦高聲大罵匪徒跑出立時投碉而死經官將
婦母家周文清白之財雖死已出水火並未根究遂寢息焉
至同治十大雨房倒將恒春之母斃死後匪徒時疑其子外
通其妻投河幸有人救出未嘗不驚戚矣
嘉慶十三年二月初旬天津北門外大火炎燒從東歸家街
衙至西茶店街口南至北門北至河沿共燒六百餘戶房二
千餘間貨物值銀千萬餘兩

東國紀事曰明神宗時大地全國從中劃開州水路開船南行過赤道南大洲洋
島此命山連雞州茶盤山萬雞巴島國等處出產胡椒共二萬八千餘里
謂之南洋海從是地海峽西北行過五印度所屬之地孟加拉錫蘭山西岸
等處謂之西洋海至亞丁島共二萬餘里西入紅海西行四千里水盡有陸路
一百七十里阻隔至地中海再西北行七十里出直布羅陀海口即大西洋海西
北行四日可至英國共五萬餘里獨一百七十里陸路本當西所屬蘇爾士之地此
地皆石沙阻礙不通西洋不能通必繞阿非利加大地多行二萬餘里海
國聞見錄云蘇爾士之地恨不用刀截斷者也時國治八年六月間見上海來英
國新聞紙言埃及國之地本多參西有紅海于地中海不能通皆因蘇爾士之地
梗山脊疏鑿不易用火輪車接來往信息如大西洋衆國船載貨物東來者
必繞阿非利加多行二萬餘里時埃及國王已興工十年開鑿河道長曲折六
百里寬三十二丈五尺深二丈六尺于去年十月告報完特埃及國王知會衆國
立約行此近路可謂方便之至並立會館于衆國聚會之所
瀛環志畧云由英國水路西行萬餘里有南北亞墨利加之地米利堅等國通
之新遠阻約已爭馬六十里尺土若孤開為海道則西行而抵中國之東洋水
程僅減三萬餘里兩土之人謀疏鑿者非一日矣然開河道易開海道難
且兩地之限隔天地之所以更分畫東西也今欲以人力鑿之不亦傎乎特亦與
工開鑿之矣
東國日明神宗萬曆時西大泰並未通行至唐時從海道通
信一次至明中葉西國東來與南洋諸國而至廣東之西國得新地名南北
亞墨利加南北長三萬餘里東西萬里自古不知至明時西國舉得之可知
天地之大有土必有人也

津門聞見錄總目篇目

第一卷

東園實紀

第二卷

東園實紀

第三卷

暎夷犯津紀

粵東懷清社昇平公所論

陳慶鏞奏章

戊申紀事 道光二十八年至咸豐七年

津門竹枝詞

第四卷

廣西二逆紀畧

逆匪雜載

獨秀峯題壁三十首

粵西紀畧

第五卷

林李吉三逆北竄犯津紀

津郡兵火紀畧

沽上奇閒 付沽上告白

津門紀事詩

第六卷

戊午暎夷犯津紀

津門實紀確對

大烟啟釁論

西藏兩箇和尚詩八首

書事詩

津門居士題詩五首

徐壽莊諸將五首

津門聞見録總目卷一

東園實紀　天津郝福森東園

古蹟其志已高況維持世風勒為縣志如蔣雄甫先生者
生諱玉虹係名下士不趨勢利不尚浮華惟信而好古聞
現出一碑某家舊存一策或懷錢數百或袖餅數枚即奔
里不憚煩也如是者多年積卷盈几病危囑子曰天津志
一書久無續之者本期繼先啓後以補缺當時奈何天津雖大
竟無同志之人為之刊刻也爾輩即不能任其責可好留之非
千金不與也諸生周楚良嘗有詩云天津縣志好修工雄甫先
生蔣玉虹書既編成難借取無人刊刻費青銅後聞殷商張某
以兩千吊錢購之並許註明蔣某著邀鄂崑源等為之纂修惜
咸豐戊午逆夷犯順未得竟其功焉爾
蔣雄甫先生曹借張西園先生津錢三十千中友係彼至契朱
芸閣也息錢按月不缺如是者多年西園先生物故後雄甫先
生守約彌篤未幾雄甫先生亦物故西園夫人慨然曰于家獲
息多多斯人已死無須再給也因將借約煩芸閣先生繳回雄

甫夫人決不肯留西園夫人對中焚之以明己志詎料死者之
心仍未息也芸閣先生一夜夢雄甫先生來戕冠大帶儼然上
古院中儀從甚衆坐而與談亦如往昔袖出一牒上有詩一首
後書幽冥使者蔣玉虹詩云未了西園三十千魂歸地府不安
然為儂還却生前債好結金山再世緣芸閣先生挽留之揮袖
而去芸閣夫人面上亦若有物拂之者夫人驚醒勸夫急為措
辦如數歸還西園夫人不留苦勸之止留其半一半送與雄甫
夫人不但三位先生難得夫人亦並有先生之風焉此道光初
年事
喬五橋先生字耿甫善草書頗得張旭真訣進學時宗師已棄
其試卷矣忽然風翻後頁草稿外見多如跳龍卧虎大異之遂
得入選及老壯名噪一時至今猶貴重之梅樹君先生詩序云
五橋以字名六橋以詩名天津逸傳有二喬焉語亦風韻
前輩六橋喬樹敷夫子天姿學問各造其極弟為人倜儻不拘
小節當考童時縣取第三家住錦衣衛橋由家而來覆試及到
署門已封矣自敲門而呼之曰第三到縣主憐其才又念門已

封鎖不可擅開特令差役提其門檻伊竟蛇行而入又逢歲考恰值中秋帶酒一大瓶寫作俱完傾瓶自吸已入醉鄉復自行閱文頗覺得意遂執筆而圈點之妥拍案叫絕曰若在考場准取一等第一旁觀覺之曰此何地也始豁然自悟繳卷後宗師出牌曉諭文筆固佳何須自行圈點發學戒飭之又一次題係朝與下大夫言四句分闢兩大比填寫當時大夫俱係何人與當時大夫何人言過自為靠切不移奈忽畧書文將上大夫用作頭比下大夫用作次比因此降為劣等又工於詩所作雪花萊七古極佳惜遺稾皆失記其遣懷詩酒甜似蜜寒方覺風吼如牛醉不知偶吟云雲開半墻月花落五更風及詠泥美人起句云自古皆黃土家三兄嘗珍愛之無如命運太蹇嘉慶某科簾官擬中解元主考欲置之散榜第五因此爭競遂置而不中從此潦倒不試惟以詩酒自誤或醉卧浮橋霜滿鬚眉而不覺或酣飲醉歸路遺衣服而不知偶一年值官長放糧先生扶杖而出以手招之曰小官何不給我糧喫官長問明地方乃厚贈之至今猶留為笑談

舉人郭瘦山家三兄至契也其為人雍容大度喜怒不形於色常因家兄性情太緊切諍之一年共游城隍會妥詠陰陽界云腹內止容人一个怪君黑白太分明每逢秋闈候同人多到金魚池閒眺一日家兄同劉駿通偕往又親戒之曰勸君莫共劉郎去恐到天台果遇仙以劉駿通年最少恐其迷誤不返也其待友可謂忠告善道矣

董梧侯才子也文章詩賦無一不佳第為人放蕩無歸耳其作讀書燈詩云心地光明借一挑作大旗詩云捲入雲霄作戰聲可謂得體至於偶爾寄興詠書中臭蟲云一生惟肉食幾輩托書香詩書子弟其霑祖父之餘潤者可戒也又詠斷屠云力欲迴天妥戒殺可憐猪死已先期至於詠河東娘娘出巡在藥王廟停輦云藥王到底緣何事留得娘娘住幾天詠時興高捲帽簷云不嫌兩耳風吹立猶自高高捲帽簷未免太傷風雅矣惟事母極孝高出人一等耳又詠大樹云桃李春陰皆後輩桑榆晚景盡兒孫

予家先師三與徐老夫子談笑不苟舉動自如頗精於文律一時之名士盡出門下如賀星槎張小梁王翊堂張雲卿丁朗齋

等凡來學者無論貧富貴賤皆一例視之貧如星槎朗齋尤先生所眷愛者師弟也直親同父子雖不甚精於詩律有時吟咏亦頗可傳其諷友人有云休矜文字薰朋友且積陰功與子孫其居心忠厚不問可知奈不善於持家戊戌科春闈落第家道日窘遂病歿家三兄從篋笥中得其改窠陸詩遺句云山窮水盡真無路柳暗花明豈有村及門捧讀共為泣下其窮苦之情形可想

梅樹君門生金朴亭諱淳詩頗有派惜中年染瘋病未能造其極其訪丁朗齋別墅詩時值雨後樹木陰濃有云水滿疑無地林深宛似村訪家三兄書舍云秋風茅屋罥罳士野水蘆花瑟瑟秋詩人吐屬迥不猶人

舉人黃雪岑予家兄故友也文章名貴品格清高雖由富而貧毫不干人卒至困窮而死其詩辭遺失不可復得猶記其代人作文昌序云非仙非佛乃聖乃神又有詩諷顯者曰只好捐青俸買山千萬錢人生行樂耳何必苦遲延顯者為之首肯密圍之死時諄囑家人但用葛袍竹扇殉葬足矣其清雅之致有令人難忘者

前輩李蓮仙予家三兄友人芋僧之父乙酉科舉人津邑吟秋集備載其詩其為人也善於恢諧貢生吳文煦字春涵自詡能文先生嘗誑之曰你既能文今歲考矣何弗代人傳遞春涵諾之及期覓一靜室館之私揑兩文題已作完矣又私揑一詩題係增草無春寒閉戶春涵問何所出先生大笑不止始悟先生之誑己而暗罵之也又廩生王鷺洲不甚精於文鄉試同往見先生曰我夢見瞎貓遇見死老鼠此土語也自以為已雖無能或亦可中先生笑為解之曰死老鼠無氣瞎貓無眼令科准無氣眼相與闈堂大笑蓋鷺洲綽號氣眼故戲之又嘗聚同人喫夢孫杏普獨不至先生寄札責之曰爾之不至豈因爾有海船乎予非吞舟之魚豈因爾係廩生乎吾非楚廩之象並謂家三兄曰你喜打燈謎我出一燈謎你打害病王八滿天飛打百家姓句一家兄笑應之曰得非溫別莊燕乎先生大笑乃罷

好色人之同情特不可流為登徒子耳天津廩生有漢武帝胃充公子之姓而名玉田者嘗隨同人逛金魚池遂屬意於同姓

之妓名係玉喜者偷間潛往交情甚密家三兄苦勸之其如不
聽何因作雙玉詩以諷之仍然不悟同寓葉紀山亦有詩諷之
云五百年前結夙緣張生喜接玉天仙深判其同姓相瀆也李
古愚春閨後詭言玉喜之念舊殊深伊亦蒙被深為感泣家三
兄與郭瘦山共為之編曲有醉游碎玉贈花合璧哭挽泣璞入
夢聯宗名目後並載雙玉之詩自慙倚玉類兼葭敢向瓊林妄
折花燕燕欣瞻公子範鶯鶯不出解元家畫眉深淺勞京兆執
手殷勤慰麗華從此藍田雙璧合尤期世世永無瑕

扶乩之說偽者頗多亦不盡然舉人于亦亭曾對家三兄云當
初念經書時嘗到城內火神廟觀同人請乩機動疾書子蔣玉
虹也現署雷曹因訪僧至此廟內老僧久已圓寂素與先生至
契各問吉凶後于因就問生平先書問師母好後書好自為之
及歸家後問及祖母纔知玉虹先生係先祖及門者

吾鄉以書法得意者遠年邵探花近年張狀元人固知之矣已
酉拔貢如王蓮溪馮朗清字體絕佳俱以七品小京官用等而
下之老前輩張壽齡先生少年清苦自不鄉試赴京充當膳録

辨神卷者爭訂之以當時主考多係紀文達公已字拙頗愛好
字文章因之增價由此而中者不少先生因此致富目下又有
請生武秋嵐者善寫區對書碑酬緣之盛舉恍見於今日焉津
邑以字名者並有高邁倫王香樹張桂圃孫子甘梅香坨張芑
州辛蕪田等

運用存乎一心凡事皆然吾邑李桐園丹青妙手也翎毛花卉
無一不佳出名尤在美人故津邑有李美人之目直藩顏公欲
與太夫人畫行樂圖為破唇之故經畫師多矣皆不中公意又
延桐園至拜謁太夫人後閱前者之所畫多有肖者私心竊揣
之曰分明肖矣何竟不中公意得毋欲掩破唇之醜乎因畫一
指拈茉莉作用鼻細聞狀乃巧掩其人中公見之大悅厚贈若
干從此聲名大振

燈謎小技也文人多以此消遣家三兄老友辭青黃先生酷好
此每逢新正遠與相聚以為樂焉如孟僖子猜敬叔父半山四
十屁猜矢詩不多家三兄所猜着先生者如未亡人猜雖存焉
者寡矣下韓非于猜猜斯害也已先生所猜着家三兄者及登

鬼部增生王慶元弔之曰失我黃叔度登場遂不歡又有專好此者係家三兄同學張小梁如家三兄所猜之燈謎十五觀燈係望望然春兼三月閏係猶益之於夏鼓打三更交夜半係是二天子也用心頗巧至於竈王爺過臘八係歇粥面深墨穩婆進了尼僧廟係按住葫蘆摳子皆其所談笑而偶作者

慶生曹人傑字駿豐家三兄至契也善說笑話每與曹友石金靜波等小集必往請之以博一夕之歡嘗說一家請一先生東家供餵極菲一日忽供一白煮雞先生喜甚遂大嚼而特嚼之旁有一小學生竊笑先生訝而問之實告此雞是墮糞坑而死者人皆不喫故此用以敬先生先生乃大嘔不止忽到門後拿一苕帚令小學生喫咸嚇之學生大哭東家出而問故乃得逼令喫苕帚之故極怒先生大聲而言曰先生既可喫糞難學生豈不可喫苕帚乎東家乃退而默然又說老西最好貪小便宜在京城開一烟錢鋪有小夥計跟學生意忍一人衣履脩整天天買烟亦偶爾與老西閒談從此相熟一日時方啟門此人乃頭草帽足履青布靴如新有子之喪者手執白銀十兩急呼小夥計曰合合可值多少小夥計告以掌櫃未起彼便將銀交小夥計曰我忙甚可將此暫存先借與五千文以充急需拿錢乃去少頃老西起漱口喫烟小夥計進白其故細視之假銀也因痛責之用烟袋撞其面門怒不可解忽來一長者足穿方頭新緞靴身穿湯紬大褂綢紬夾馬褂特來買烟而叱異之為之勸解曰彼千里來學生意不易年紀又輕何必逼之太甚老西云誆去錢文若干可算誰的長者慨然自任曰此何足掛齒乃與之京票五千取假銀玩之粲然笑曰作得真好我攜去與小兒玩少頃前之換銀者來矣問合出與否老西叱之指為假銀換銀者曰你說是假的拿來我瞧老西語塞乃按十兩銀換零帖以去又外換長者所與之票亦仍然假者也至於所作燈謎燒白係夫去然後行廬士元令徐庶西去係別敖朋友受燒以收作領係謂下讓於狨毛而佐之係犯不上亦皆有妙趣

家三兄舊與金靜波華筠莊共立詩社社長係華梅莊筠莊之胞兄也每月三課詩律日精一課命題係鐵硯磨穿家三兄詩云姓氏揚眉少功名淚眼多梅莊歡然曰佳則佳矣兄才如此

恐難得志場屋後科歲考屢屢優等至今未博一第梅莊之言果驗

華梅莊現任奉天教諭詩學李昌谷猶記其仿家三兄云村古猶存馬頰名是蓋巧為附會疑今日之馬家口即當日之馬頰河口也

無怪楊老先生名舉人也即信意游戲亦頗可觀所作先生怨一篇久已膾炙人口偶編一二燈謎亦每出人意表有云賦得偃武修文得閒字是一敗字其巧思迴爾一年在某富家教書學生既不聰明女僕之往來尤為繁雜標其門額曰櫚哉人問其所以然曰門裡摩木頭門外加許婦女非櫚哉而何

友人郭瘦山自言在別墅閒披隨園詩話閱到縊鬼詩眼如魚目徹宵懸心似柳條終日挂月明風緊十三樓獨自上來獨自下閨詩中懷惶恐毛髮森立心尚未定忽聞西鄰西牡兒婦自縊焉感觸之機有出不期然而然者

閻垣齋王雨香方雨香皆天津名下士尋常無事嘗共擬土語作工對有云胡蓋五座廟對以混念三官經胡炒包子爛炒麪對以撈下乾飯做下湯肫膊軸捽不過大腿去對以額坎眼伸出小手來皆妙對也

直隸學政杜石橋再蒞天津幼童入選者二人一係梅寶岩一賀兆魁年皆十二三考古試以風滾柳花毬極喜梅詩輕縈千點雪碎綰一團珠遂得古取及考正場試以陽貨欲見孔子于二人皆挑堂字號學政恐梅不解題特提到堂前示之賀性最靈未便往聽因將筆推於桌下借拾筆近而聽之乃得題寂並進之惜梅得瘋疾未幾三十歲而卒賀則文章詩賦由此並進書法亦佳科歲考屢屢冠軍繼之挑款習中經魁加捐同知至今津門多念其賦者

籍青陳老夫子諱際清其為文頗近項宮詹特年少放蕩自誤功名不少一科頭二場業已中矣因宿娼流連三場未進一科題係和而不同詩失粘僅中副榜一科文批深刻之筆入木三分亦因三場未進見穢至乙酉科年已五十餘矣為周房官之所賞擬以元主考挑尚未足意置之散榜周云若非老手斷不能作是文與挑打賭撤闈後質之韓社乃知天津之宿儒也

周喜所賞之所誣及會試題係言必信行必果房官主考皆批文極老到詩處字欠穩終身未得中進士人可以聰明自恃輕擲其年華哉

天津探花郎中鄉榜後久任鹽務無志上進一夜夢遊城隍廟見中有榜懸是科探花係己名院考一等係某某並載三月某日小直沽失火醒甚異之乃決志會試赴京日告家人曰如某日小直沽失火我必中矣是日果火一等果係某某榜發名次在後自覺未必點探花而殿試果應其夢

家三兄至契華竹生心地光明文章豪邁性尤耽於吟詠題壁八首託言兩嶽兩箇和尚者即其詩也忽夢陷於井水起黃泡醒而惡之向友云將毋界到黃泉乎未幾半月果染病不起其長子乳名雲賦性聰明年甫七歲即能吟詩自名其集曰敲雲不祥之兆也果得逆症而殤未殤一月前家三兄往探其父適值董紫舟華誠之共談夢事雲曰大伯伯與我出一題家三兄示以舉居終日雲會意匿笑而出

觀廷張世兄言天津府考鹽山有應考童生所賃房屋距城隍廟不遠夜擇淨地出恭乃蹲於府城隍廟側遙聽廟內唱名與己名相符大駭而奔歸寓江訴欲治任而歸同人慰之曰是科得非該爾進乎及期果入泮乃知草芥功名亦有來歷況鄉會之大者乎

河東張霖若老學究也屢試不進同學友郭長清已由進士而點中書素與翰林陳嵩慶善翰林放直隸學政郭戲問之曰到我天津宜以何題試童乃笑而告之曰非子曰禘即子曰射郭乃密寄張令其早預備此題學政莅津郭已丁憂回籍學政至天津果係此題郭大喜自以為老友必進矣出場問之並未嘗作馮唾之使去

命中有功名欲辭而不能吾邑前輩甯老先生諱鶚窗小試未售已更衣多年夜夢院考題目有兵馬有虎有水忧然自悟曰此會院考題得勿係子行三軍至暴虎馮河乎先生因倩人捉刀果符乃進轉年鄉試題係物格而后知至又中衆異之及謁房師房師云文本不佳吾不知何由而薦主考不知何由而中刻硃卷時房師止留盈天下皆物也一句後挑二等以教職終

其身焉

家三兄與郭瘦山李古漁至好也二人同在土城劉宅教書家三兄嘗訪之聚談一夜甲辰科共聚於書房聽窗外鵲鳥聲喧斯科瘦山中式及丙午科夜復共聚鵲鳥又鳴古漁中式人共知鵲為不祥之物亦竟不然

隨搠而更生意者謂之騙客直有領出本錢帶無賴之侶到處投本處之業乎此者乃知某童可以愚弄某生可以智取或指之使其自投或引之使與相見如有進項按股均分並邀有名銃手與之偕行凡飲食日用皆為之供奉及事有成以其獲銀項扣作之絲毫不苟若一無所得亦必代籌資斧送還本籍可謂周到之至矣

于弟出考父兄送場最為善策揚柳青文童周廷標託名赴津考試帶錢數十千潛到西關蒲席店宿娼五六夜回家偽言已考後被伊父知之幾乎打死而青鎮又有游手好閑之徒每逢考試特為下衛勾引無知子弟偕與俱往或到西關或到侯家后逛旦宿娼從中取利尤屬可惡若有父兄送場為有此弊哉此尤考試者在所宜知

場前惡習莫甚於賭每年府考院考候有一種無賴生童不但勾人僱鎗傳遞等弊更誘同賭吾店中鄭客其于赴考曾受無賴者籠絡輸錢數十千鋪蓋衣服一齊當盡又不敢回家若非相好者留之投河落井俱未可知

考試之弊小場恒多南皮童生賃寓於學堂側主人有房兩間一房賃寓所一房留以自住中隔一紙墻梁上並無遮蔽一夜寓者未睡見梁上燈光射過二童裸起踏肩潛窺恰值夫婦雲雨方濃上者心動精流滴流下者面孔下者難於聲說情急一躍而上者幾類張生越墻而過矣下者轉憊巧智乃生急嚷曰我寓瘋了一人不知飛往何處上者亦會意滾地大喊曰玉皇台我被活祟所冲不得上南天門矣夫婦轉愧急為開門按之使出又有老友張體仁自言少年出考最惡噎嘩自賃房一間院頗幽淨方寫字數行忽進一素識之王某少與溫存伊竟耳語之曰有一姐好甚離此不遠公若有心可隨我而去乃叱之使出以索居獨處之少年以色誘之當時少一游移即入彼彀

中孰肯出而語人哉

天津鹽山縣李進士其父駿而行惡于成進士後分發河南為之父者樂甚家中衍戲招親友共賀酒如湩而肉如陵行路者羨之然其于頗良馴挨至夜靜自備一席引二三知己於複室中酒過數巡忽自垂淚人共怪之潛告知己者曰以我父之所為竟有今日塞翁得馬焉知非禍也父以為子既作官亦欲隨任自炫於是盡族偕行舟過黃河行至中流颶風忽起全家陷溺靡有孑遺禍福之不可測也如此

人之成全子弟必重之曰栽培是猶農夫之殖苗力勤而土沃者其生也勃然吾鄉有董姓者每延師不論束脩先領教先生深知先生一年所需多寡從中調劑之皆為從厚常曰使先生有內顧之憂何以專心教我子弟乎現任榆次縣董香巖其子也由進而中由中而迺多有機會天實有心報之也更有貢生田春農其父先富後貧獨能解衣推食以敬先生春農手筆有限連考兩次二等猶得食廩餼以養家焉

予嘗閱棘圍中報應必須寬者稟明本地城隍稟通都城隍乃得入聞以雪其冤己酉科家三兄至杭曹駿豐人品學問無一可摘十一日入二場夜方靜坐忽有一男鬼來擾數不可解忽見故父排闥而入來與理論鬼理屈乃去故父亦倏忽不見其中令人莫解

孤貉縕袍相形見絀恥心生焉友人孫子甘名蔭棠喜讀書工寫字絕無上進心一日風雪天寒舉人華梅莊進士徐芝卿往邀小飲于甘敝袍破履挨肩並走神色自如及到酒館高坐首迺不多謙讓斯時家三兄與王荊室兄亦在此飲相見甚驩大喝大嚼中夜醉歸後為芝卿邀請入川代理公務斯邑大治並聞今亦貴矣

家三兄附館於陳先生日館中同窗者有二十餘人適遇師出大家相聚搖會以賭輸贏共搖十五六次家三兄外直無一人勝者事雖甚細亦奇矣哉

舉人于香谷先生設帳於侯家后科歲考必進數人一夜夢天津題係于適衛因以此課及門作者十三人皆為之改正宗師下馬已扣門試天津文童先生善請乩問所夢之題是否乩仙

書以由也果乃無厚望焉開場問之仍係于適衛先生恍然笑曰所由者果然也是科由改正之文而進者共十一人

庭訓兼資圃教古今多多秀才田寶書十三四歲應童子試考古題係行馬賦闔場不解獨田作起段云一望横斜幾處交加餘雖不足觀尚知為鹿角木也遂入選宗師詢其故實母教也

現任主事王蓮溪名維珍者亦多由母訓成名

舉人陸東啟頤有韻思春正愛出燈謎紙上忽寫鴻禧二字其式樣類新年所挂之壁燈上寫打一獸名觀之者皆不解有一小優笑而猜之曰鴻禧打一獸名准是箇兎子以當時優中最著名者有一相公名係鴻禧也又畫一猪一狗作交媾狀旁立一狪狪看之是打琵琶記句一打細端詳好賽我雙親模樣其寫人太重矣宜黑牲摔其架以報之

予先人世職事於御苺塢故予先君平如公亦善識水一日覓友於河北過大關浮橋見一人失脚落水命在須臾旁觀若堵直無一救之者先父不忍立視其死因脫衣躍下牽其手而上之半晌乃甦叩而謝之言已係茶商請先君上船與談出銀百兩敬以與之先君面却之曰我非以命換錢者流不必多為費心撒手自去追問姓氏居址亦不告焉

嘗閱孟師竹言吾邑累商某歲屆除夕賬目頗多受攜僕役往覓素欠於己者僅得銀四十兩尚不足抵欠項十分之一掃興回家心頗不快但見北城根矮屋中燈火昏沈小兒啼聲甚苦悄聲告僕曰此必有困盍窺窗視之僕曰爺今自顧不暇尚管人事乎某乃破窗自視之見夫婦二人雙繩已結將並就縊以足踢門而進問厥緣緣知夫係貨郎欠鋪賬百餘吊不還人錢買賣即散度生不如死耳言訖大哭商慨然自任曰我止有此四十兩即不還人尚不至於死你得此即可重生解與之弗受乃固與之使其勿辭並坐催其急還鋪家貨郎之生意從此沛然無阻矣後此商被抄貨郎奉養於家親如父子所報亦良厚已

聽訟不難難在心欠斟酌耳王玖坡知天津縣事有賣雞人來控秘雞人口血淋漓尚未止也自供小的賣雞在府署前雞越籠而去雜於米鋪摩雞內鋪內人秘之不與之理論適遇府

尊回門因此受責斷云若大鋪面馬能秘你一雞故含冤來控縣尊稍為沉吟言斷此不難差傳米鋪人諭帶此雞及米鋪一雞來問責雞者你雞喂何物對以食糟問米鋪人曰你雞喂何物對以俯啄雜糧縣尊大笑曰可將此雞送與本縣喫命庖人割之一果係糟一果係雜糧當堂驗明米鋪人情願受罰因罰灰三十斤叱令往修府巡墻馬府係李蕙字吉人者

膠州都閫府孟公諱澤厚廩生序賓之叔曾祖也六月署中熱甚夜間支窗自卧忽見對面房上有一人馬其行如飛驚而起招之使下諭以爾之技能如此何太不自愛乃爾對以家有老母朝夕之食暫為升斗計耳公瞿然曰我將提拔爾約以明日來特補馬兵錢糧他人皆不知也未幾三年官至千總及公解印歸里跪而送之自云小人身家皆君之賜也願來世銜環以報

聽讒言以薄骨肉人宜知戒矣詎知推磙骨肉枕畔之言尤甚城內翕成琥邛牲共昆仲四人寬忍相濟和氣盎然無如兄弟怡怡家人嘻嘻妯娌之間不堪問矣長兄某聚諸弟而私謂之曰我家之情形如此若不早為圖維骨肉必至分散非如其願以攝服其心也不可妄設一分巽之局各令歸而謀諸婦明朝詰之果皆以情願告之遂將家中之器物四股均分每日按室僅給百半兄弟在鋪共食依然則為之婦者各抖精神各出氣力向則偷閑自逸至此亦親井臼馬向之掩户自奉至此亦安粗糲馬以協力共成之世業一絲一粒不肯交通第小兒輩嬌養已慣口腹之際輒爾不如其先心實難忍兼復牽衣索食啼泣隨之慈母之柔腸不知若何輾轉也於是各為躊躇隱遣所生就食鋪內為之父者見兒輩紛至沓來不但不共為禁之反喜而招之今日嚼肉明日食魚凡餅餌等物食訖有餘各令袖之歸遺弟妹未消月餘兄弟回家均有難色問所由來俱言買黃大不如先每天日用說明減半癡婆子信以為真極之典釵環質裙褲以敷所用尚勉強支持及諸兒就食來家問及所食反較前轉豐內有彼此不甚介意者就而訴其故此言未出彼言已吐皆因此衷多委曲也於是奮然共語曰爾家父子兄弟縻飲如故獨偏心於我女流是宜與之理論而稍有知識者為

之默然思恍然醒因赧然告衆曰人家好好骨肉我輩欲為之
拆散茲墮伊兄弟術中矣尚不自覺乎於是大家焚香祝天矢
以如有再生二心者宜遭惡報至晚實告諸夫夫皆笑而不答
次早急請長兄至仍願同爨度日長兄對衆言曰爾等各愛自
家骨肉奈何於我家兄弟視同仇讐乎言訖大哭羣皆為之感
泣從此猜嫌不再啓矣鋪之匾額曰翕成家道亦以既翕而成
無怪其後人有入武學者

妻為夫守節人盡知之詎知夫亦有為妻而死者吾邑舉人于
亦亭胞弟行五聰明雖不及兄而英挺過之元配忽死泣告兄
曰弟已與亡妻矢終身不再娶斷不可為我續弦兄等不忍暗
為媒訂之伊怒然曰予已有言在先奈何復為此舉及合巹有
日乘諸兄俱未在前謂家僮曰我出走走先不必代為稟明僮
亦尋常出入視之毫不介意日晚弗來問及家僮始得其故亦
亭潸然淚下已知弟十有八九矣親莊卧所見弟之手巾烟袋
依然在几床下所存錢數並寫明若干遂放聲大哭曰吾弟死
矣因到親友處遍覓之並沿河打撈卒無所得此雖近愚可留

此一節為天下之烈婦看

鹽山縣會元王穀庵諱慶元其為人忠正不阿嘗云事君能致
其身良能也奈人多昧之補刑部主事後　成皇帝歲察倉廒
着旗官主之穀庵為之副無如倉米之不敷積弊已久直無着
實辦公者上諭一出場官即為走動獨穀庵怫然曰朝廷用我
輩何為至死亦不敢欺君未幾五日穀庵之凶信聞焉且言穀
庵死並有書遺其子因病魔不堪自盡上聞差員驗之亦無異
說其子自認係其父之手跡祇以為沒於王事而已後其親家
某親告家三兄云場官見事不諧特令善書者摹仿穀庵筆跡
設法以死之吁人果因病魔自盡何暇他及乎其奈穀庵無子
何為臣不易千古之定論也已

李公之任太倉州也不愧幹員民衍其德政作為小戲八出稟
明公不敢當其尤著者在審尼姑一案巨室有一處女起居樓
上授受不親忽有孕母詰之不知其故壻家鳴於官問其所與
居絕無男子相近惟其母好佛尼僧某與往來若逢天晚借宿
女所傳尼究其故亦無別情因交官媒察其身居然一女子也

公究問不已見女與尼皆為之色赧細看尼僧情形又畏於非男非女之間乃令巴狗舐其陰從挺然而出狀如狗具其故乃得逸以謀姦例正其罪

友人張曉洲旭兄王紹溪諱錫鵬官至總兵殉節於廣東當其由武舉軍營効力時隨大帥征張格爾大帥命張某往探賊營消息張精於周易每卜必靈又奉是命故卜之泣告紹溪曰此行殆不免矣占係大凶又代為紹溪卜之乃得小吉曰兄前我後或者得免此災前行十餘里紹溪覺迎面風來急避之聞背後人倒張已中砲于死矣急埋其屍歸而復命夜宿軍幕中心頗不快方交睫見亡者來矣身向幕高徐縮如平生泣告曰我死命也妻子何依我幕中潛埋銀三百兩託兄歸遺我家可也言訖驚醒在於似夢非夢間此曉洲親與家兄言者

我朝大憲杜授田之坐師韓鶴莊諱大信其祖乃鹽房役也當時鹽禁甚嚴在縣犯人極多其祖望而憫之日以豆粉之餘腐數盤以救鹽犯之死如是多年臘月封篆日即與鹽約私放兩回開篆再來至期無一食言者

割股醫親世不多覩況孝行萃於一家乎已亡長嫂揚氏妹適南門內沈氏其姑病篤醫言非人肉不能療此症氏暗割股肉合藥食之病立愈後其子元瑞長成止一安分之庸人耳祖母舊病又犯亦效其母之所為病又立愈孝行竟萃於一家事雖近於愚要亦人世所罕聞者

大都天性未漓者恩怨必真鹹水沽王善所自言在河東鹽關亭後街上見一賣蘿蔔小兒年方十二三忽讓一大漢食蘿蔔大漢俯取之時小兒乘間捉其髮用小刀遍體刺之連刺十餘刀大漢躺地亂滾地方為之力解已成一血人矣聞之道旁人云小兒之父先被大漢毆死故小兒設智以復仇焉俾而未死縣主憐其孝隱遣隸役和解之訟乃息為人臣子苟不失赤子之心烏容天下有橫逆之人

人命至重陰德關焉門人孟小帆之九世祖宇亦若曾任山西平鄉縣推官斯邑多棚匪橫甚大憲恐日後作亂共擬奏明將閻邑聚殲之亦若先生慮有玉石俱焚之悔稟明上憲頼以全家保之閻邑得免斯厄棚匪聞之遠徙他地閻邑德之送入斯

邑名宦祠

鄧善沽朱貞女葛沽劉處士所聘之室也未及過門夫亡女稟明堂欲親自往弔母不許遂以剪刀刺頸急以雞皮護之乃得不死夫家亦煩人勸止卒莫能奪其初志遂歸夫家紳士多送之至五六年後翁姑並死夫弟授室已乃不食而死

周躍淦之四子理夫先生諱大綸珣節臺灣邑乘備載之矣相與共死者有其僕陳德隨主至諸羅先生被執德左右弗離賊甚怒先生之罵已也牽至西門外教場德翼先生脇先生麾而去之曰我死分也你何必然德泣涕隨之及賊以刃刺先生德抱持以護之衆刃齊下德被傷而踣公逐遇害德見先生已死奮奪賊刃向將台擊賊賊衆斫之德亦支解如此義僕天下有幾人哉

女以貞潔為貴即失於倫亦可曲諒吾鄉汪某之女適上園張洛雙之弟家有園田數畝夫逝世年甫三十上下自不能鋤園僅一老成長工代理之頗為出力以養二女一日種麥無資轉與夫姪代借姪家婦女勸之曰爾擇人而嫁可也何必乃爾意

蓋有所在也汪女味其言不敢再生矣急往夫墓痛哭自陳終日乃歸竟易糟糠而食翌焉令二女飽食各睡中夜忽聽其長女驚啼不止少頃婦又自哭夜交四鼓聲乃寂明日巳刻門尚未啟夫姪大驚越墻探視其牖自縊以死二女亦被擋勒死屍橫炕上架上雞亦一並掐死為之大哭鄰人聞知皆為之悲泣而往拜之往告汪姓汪令張厚葬之自行謁官息訟嗚乎自殺二女誠然忍矣然留此窺諸孤仰食於不義之本家九泉下恐難瞑目也故忍心為之此咸豐七年事

西沽李烈婦周氏小家女也內蘊聰明喜怒不形於色適李生一子夫染勞症勢不能支氏朝夕勤勞不敢少息適因他出兒哭夫伏床招之曰盍暫弄弄吾兒殆言氏將為他人婦故外之也氏亦毫不介意乃舉其兒與嬉笑而嘱之曰此兒焉能跟我嫂可好撫之至晚夫病愈甚即自轉側而不能氏候人定堅閉房門用帶自勒於被架上面對其夫可謂從容就義矣及夫喊出人氏早到泉台靜候矣未三日夫亦死小家女如此人可不知自愛乎

嘗訪友人於白塘口見杜梨一株頗古茂友人告予曰此即夷匪之挂趙某樹也予因恨夷匪之狠而憐趙某父子所死之寃友人意以爲不然究問之乃曰此樹之挂人不止一次先有遠方布客在近海一帶村莊貿易回家時遺一布袋內有賬一本銀一封再四搜尋卒不可得妥乃匍匐膝行繞村而寃求之曰如有拾我布袋者內所有之銀予情願奉送若不欲親交僅將此賬繫於樹我尚可轉達我東家也如是者三晝夜而拾之者終不肯與三日後忽聽人相驚曰有人在某樹自縊趨視之即三日膝行之布客也曾聞父老傳聞當年有在趙某家親見此布客之賬者吁事隔百年祖父之所爲子孫終遭此報其所死如出一轍焉可畏人也

流賊犯順偪人亂倫儒林羞道不意知縣沈分明爲民父母矣納治下郭女爲妾知府錢分明爲公祖矣納治下張女爲後皆成事人人盡知聞沈知縣係蓮姨出故以此命名殆以其出身微賤名分不必再講歟又聞錢知府之妾在鈐押房與人共卧吸烟自遇之恬不爲怪豈其家庭倫理之間俱有出人意外者近有人言其次子某癖犯龍陽未始非欺君之一報

狎優之習最不可長富如六吉店郭商家道由此而敗同慶班苑老少年玩票者也面目韶秀頗覺可親郭小桃招之密室座置雙寶顧而誘之曰你能順我將此拿去苑老從此失節往來甚洽所耗甚多其家又有郭六瘸狎優人宮翠蘭天津縣鄒佩旌令差役買通其奴僕往爲脅之六瘸並在服中刑逼翠蘭勒吐真實倩人厚賄內外其訟乃解所耗已巨萬矣市井小兒暴有幾錢亦欲填此無底深坑也吾知其難矣

上帝以好生爲德下至禽獸不可輕傷予鄰右張姓行二善鳴銃所見狐兎鮮有脫其技者一日夢至土臺前見一老人特爲邀之曰我家密邇何弗少坐張乃隨之入但見樓閣重重如世家式樣往來小兒輩見之紛竄多有折足傷目者老人切爲囑之曰吾家子孫多遇你而夭折以爾無知不相責也嗣後斷不可爲及醒乃是一夢從此矢不鳴銃後得手足不良之疾予表兄姜亦善鳴銃見張二染疾自是不鳴銃焉

趙德山係縣學門斗之子而身應皂役者也專以强橫智畧騙

人錢財一夜陰雲四合雷聲不絕若有物入其室中天明視之帽鏡磁器擊如粉碎四壁上多燒燬之痕門仍雙閉窗仍簾幙護馬几上抽屜擲之院內為人役者斷不可欺暗室也特書之以為差役戒

吾鄉陳室宋孺人節婦也適悝國弟夫頗有文名不幸早死氏自二十歲撫孤自守其子娶婦張氏村庄富室女也入門驕慢下以姑為姑自奉過豐置姑不問夫幾亦為子娶婦新婦之種種不德如出一轍宋孺人歿後家道凌夷為之婦者愈悖綵不堪乖氣致戾勢所必然後家人多死張氏獨存往就養於弟家無人理焉身死多日終歸蒙葬僅餘一孫今尚丐食街上

殺人不見血者莫甚於刀筆張洛慶因欠番牡債被押在案不得外出所具呈詞實萬汀橋一人之力也鄉試臨邛汀橋北上至第三場五道策業已抄真就外飲酒及歸本號燭影垂紅尚未息也忽有一人搴簾入頭戴白頂身穿襍服細認之乃張洛慶也相與爭論一則曰與你何干竟置我於死地一則曰你自病死與我何干號軍聞之大喊一聲鬼形旋滅蓋張八月初旬已死持來索命汀橋驚定乃邀號軍作伴次早出場即買舟回籍精神恍惚總類有所見者又舟停紅橋開艙出溺張洛慶已衣冠脅肩在岸靜候焉未及半年亦辭世甚矣刀筆之為害大矣

鹽山縣大紳士孫穆棠也中壹罷後餘黨并斥當其在京當差時夫人潘曾探問之乃絕之不見有舊女僕翟氏先曾事過夫人後隨任事犀小見主人行事如此拚命諍之欲代主婦鳴冤乃得進宅一見謹駐七日即後被斥回籍夫人上稟太夫人兒婦已有兒有孫何用此涼薄夫為擬以不准進門毋領之而大紳士不知其非也儼然坐轎而來僕役趨從已到門首門忽閉叱令擊之夫人在內揚言曰夫婦敵體者也我今日之待爾亦如爾昔日之待我也現奉母命不令進宅孫不得已偕其車騎僕役往往南園客店次日親謁姊家乞代為緩頰始得入門夫人終白眼視之絕不與之共語若人今又起復 欽點江蘇學政我朝大員竟爾又此道光年事

天津大紳士梁某素係寒士由進士散館外用知縣不數年官

至布政由布政而陞山東江蘇兩任巡撫居官過儉除賄賂穆鶴舫外即一文不肯輕費有本族往謁僅與往來盤費而已罷官後積蓄足有二三百萬招募義勇猶從中取利院處丈戲弄之欲與伊各出數千銀以為招募之資幾乎嚇死于中烟壺陞焉一日家煮羊肉不知何人暗置紅砒於釜中事已經官不堪備述亦係我朝大員

嘗聞人于之生有來討債者吾鄉于君愛素與洋客巨商相交賬目中多有不清處從此交絕不相聞問一夜君愛忽夢巨商嬉笑而來次早得信知其妻已生一子乃愀然不悅曰是必來敗我家者因名之為敗家子嗣後家道果由此子敗落

河北趙某無賴徒也而張弁好焉彼亦以匪徒出身屢任運糧千總家中多有積蓄兼納一寵病危延趙某至在靈榻頓首託之曰孤兒寡婦俱交於吾弟命家人羅拜之其後趙某私通其妾設法以愚弄其子家業錢財多所朦混引為己有遂亦加捐衛千儼然一張弁也昆仲四人同居度日祖辦鹽務外又思獨霸烟行始罹大獄三弟定為外邊軍一日趙某與相好數人在

書房絮語忽見一人從房簷而下彷彿故友張弁急為趨視衆人皆隨之而出乃杳無蹤影張立良久撫膺自嘆曰我將死矣急趨入內移時凶信出焉其二弟聞之遂得癡化之症身不能動轉焉劇心之事奚可作哉戊豐九年事

大抵兄弟分居悉由於妯娌不和自恃己夫有能俯視一切勢必至分爨而後已予前鄰韓玉山身為長兄下有二弟日用裕如也其奈妻也不良不但恃其夫遠勝於二弟即其內親亦頗覺可恃於是立志分居兩弟懇求不已為搜下跪者屢屢終未能回其搜志至分爨後夫死于瘋當其初自以為可遠勝於二弟其後較二弟遠遜焉繼之家道日替並廬舍亦非其所有嗚乎視人手足直如仇讐猶欲永保其骨肉而不散也豈可得乎至今于孫凋零殆盡矣書此可為生心分居者戒

刀筆吏之害人也甚於刺客嘗聞先君云河東有段守慶者行三性喜抗上嘉慶初年蓋商蒙君作弊賄行當塗直無人起而爭之段則深知一切轉邀吳陳兩先生賄修呈辭跪都察院固之　上聞段老三之名遂震動一時矣綱總查小山到京走動

特至都察院望之曰我瞧瞧段老三何如人是敬而重之也段在獄大罵查怒甚我拚半副家當要爾一命於是賄賂通行到天津縣買案書役查某年月日段曾持刀尺前咬父告之並買通其兄署押以實之文書上行臬司竟將此案夾於大逆之間致 皇上概視為逆案一筆勾之而段遂死於刀筆吏之手矣嗚呼冤哉

造言亂民古有厲禁南鄉出一不孝子負質愚蒙為地主傭工不知信何人之妄談人過六十活埋送活埋其母馬一日陰雲漠漠冷雨淒淒同事者言及此無不為之傷心忽見公差數人手執繩鎖問某何在告以在窩鋪內因往覓之衆皆驚散走告主人及主人來視公差不知何往止餘一皮囊內裹幾條筋而已在活埋其母者忘厥本源固應有此悖報而妄造此語者亦罪所宜誅也何也世之造言亂民誤聽之而罹於禍人可不慎言也夫

青縣劉某富而不仁交通官長煊耀一時適遇 皇恩官長為之請孝廉方正業蒙 恩准造成匾額不日即掛清晨起早有

人用葦框糊紙依樣裝成上標孝廉方正四字下皆有註其言孝也說他孝他真孝逼他母親上過吊伊某年月日因母挈貼閨女大鬧不止致母自縊賴某人救之乃甦其言廉也說他廉他真廉放賬俱係八分錢曾放過某某利息係某某作中非加一則八分其言方也說他方他真方祖宗堂內窩過褐伊曾與妓女有舊臣之於祖先堂內被內人搜出其言正也說他正他真正為人調詞他駕訟某與某揣訟伊替某調詞為某所控有案可查劉某觀之愕然急令人摘下夾求官長代告病故其事乃寢未成大獄

張汝作接雍東西時私鹽衝斥有親王家丁率領多人每每到此販買張奮然曰我為 皇上辦公奈何竟擾亂若此乎無論何人宜鳴銃擊之役領其意旨果斃死數人內有二個藍頂者張得信急差心腹人到京營幹花銀數十億矣其奈親王怒甚無論若何情面一概不聽非令張某到院自行對質不可殆將設法以抵之也延遲日久火票速來張不得已驅車北赴行至半途心腹人秘信已到內云親王已震不必親來矣此案遂草

草而結錢能役鬼通神誠哉是言也後有人洩之王中五十日
漫毒而斃云

吾鄉有安某者以撿糞為生三敎堂中偶失佛臟人多疑為安
某也某夕出恭忽被拘咬出腸頭僵息兩月始愈其偷佛臟也
不問可知

家三兄曾聞丹亭先生云天津某舉人素性佻達每逢出會期
即攜二三暱友到街在看棚前偷窺婦女相與月旦焉值天后
出巡之日有暱友數人謂之曰你當自詡能脫坤履果能如此
大家旨酒嘉殽以奉之某諾而出少頃果袖一坤履而來大家
聚飲其樂陶陶忽家為之送信曰姑娘縊死某驚惶回家問厥
原由因坐轎看會被狂徒脫其一履含羞自盡噫造物何太巧
也

吾邑有一歧黃先生王姓者廣交游每逢媒家女子出相時早
到所相之處俟之以為平生美談一日在西門內華宅有欲借
地相如君者媒家抬一女來頗可先生代為問之曰你父以何
為業直對之曰行醫乃俛首自退亦奇矣至於身為歧黃見婦
女而生搖心宜其令愛之跟人逃遁也以事關風化不忍詳舉
其事與其人

宜慶阜温氏家三兄舊友也温氏有喪事時家兄往弔之見有
身體傀偉面目方正談笑不苟端然正坐之人温氏引近之曰
此予家先生劉東溪也相與盤旋數日自言山東某府某縣某
村人氏在京久寓被温兄邀請而來已多年未回家矣後府考
時又在府署前遇之握手久談轉年甲寅春三月温氏囘中之
咎忽生芽數寸共以為潮濕之故先生獨曰此祥瑞也府上得
毋出鼎甲乎是科温長溥果中狀元在温氏處館多年所得束
金多賞賜僕役共慫恿回家漫應之至九月初八日學生有與
先生同榻者時交五鼓後忽聞室中書架響問之先生云是我
言覓舊履到衛往訪劉小山登高也怪其所起太早先生不待
車馬竟飄然自去及黎明學生亦共往為登高到劉小山處問
候先生言先生並未嘗來訪問月餘蹤影全無所遺衣履錢財
甚多約畧計之止攜去零用錢數百文温長溥山東游擊也家
信到即親到某村訊問之此村中云我村中並無姓劉字東溪

者至今又五六年矣亦杳無信息仙耶鬼耶人而隱者耶皆未可知

鹽山縣甘草莊趙姓居多予家門生隋少圃言伊姻親趙某在外教書所生一子六歲不言然眉目之間頗覺靈秀望而知其非終於啞者一日其父回家偶吟唐律中間忽忘其子代為續之深異之又一日其父誦金剛經遺數句子復而證之問所由來仍簡默不言未幾身出痘疹已垂斃矣妥告母曰兒之新衣新履不必用以殉葬我本天津人隨某而至鹽山不知母許我否母許之哭一聲兒哭一聲天乃瞑目逝焉

風鑒之說予素不信親家周延年泥沽舊族也忠厚傳家其六世祖梅嶼公家中請一先生以訓躍滄衣亭蓮峯諸前輩又僱一僕役打掃庭院因其懦弱特令服役書房先生課徒忽見一學生文章迥出尋常疑其抄寫成文究問之乃知僕役代為捉刀也邀與共譚文理頗細自言姓沈名又炳身係諸生流落不偶故就賤役以養身焉先生急請東家告之曰此品學兼優之宿儒也情願以此館相讓成全諸郎東家未肯即允先生夜間潛去遺書切薦之以後兄弟三人均成名進士皆舊日先生所賜也又炳先生成館後即高中有稿傳世不但精於文並精於術東家乞擇一塋地先生云欲看塋中土先觀宅內人諸郎俱可成名因東指葛沽海岑一帶示之曰其中淑氣直撲泥沽之窪就此立祖子孫必大發後果應其言葛沽亦有善於堪輿者共立關帝廟以鎮之其氣脉遂隔

風水一說講地理也天理關焉吾鄉張義輔學堪輿之術十餘年擇海岑一段地强買之並不足其價值爰改葬其父後又見一海岑氣脉亦佳其母死不與其父合葬另在此海岑葬之果中戊子科經魁選挑一等而任湖北知縣曾不數年身死家敗其子孫凌夷殆盡人不可不講天理專以地理自恃也

天津有三叉河一通海河一通御河一通北河雖至嚴冬中間不凍或云中有分水劍人未之見也旁有老人云每逢嚴冬中有一物出焉狀如脩尾之白狗輾轉波間移時不見並云親見者三次矣終不解為何物

嘗與同人偶集有言及道光初年夜氣晴明上天有聲虺虺然

由東北而落西南彷彿擊鼓之狀予矍然起曰是殆天生惡人雷鼓以送之也嘉靖時流賊張李之降生亦然現今南方不靖干戈迭起其中大有惡人為之倡亂我朝有福宜早為殲之

八字之批評鮮有靈者廣陵王南陽春園落第由京到津僑居古廟善批八字友人佟洪凡持家三凡八字詭言係賣柴者先生異之曰非也此人已有大小功名兩步佟乃實告之其批姜表凡聚五和尚於安以及胡姓高姓申姓所云絕命之年皆驗惟言家三凡以後之進境尚未符也其中或不免於世故歟

鹽院署對河有草壩馬廒塌廒修聽人云下有竈窟直通城內東北角坑壩中腐葦坑內往往見之河干紫霞軒夜唱影戲近鄰張姓恒在此飲茶消遣隔座見一老叟領四五小兒面目清秀衣服華麗相習既久問家係何處自言即在其旁張姓私忖我住此多年從未見過此叟尾其後以究其蹤皆由浮橋入於河轉夜即不復至其為竈神無疑矣

天數不宜遭劫神靈默護之芥園未發水先有老人恒就碧霞觀哭茶自云有公幹言語隱約似令僧人早防及八月初一日水發兩埝齊開當衝之房屋皆傾惟碧霞觀綵毫未損天津一帶生靈賴此無恙當巨浪拍空之際常見水族千百首立森然老人殆其總帥歟此咸豐癸丑年事

造物之奇真令人難測吾鄉閻呂對河有孟姓者忽生一子前後俱有面目如廟中所塑送生娘娘狀貌婆嬸之又有盧家莊某姓亦生一子兩個腦袋穩婆亦驚之至於生而有力足係兩牛蹄可推千斤重之車又有一人左係人手右係牛蹄在鹽山縣開酒鋪左為挈瓶右提打酒之器其為牛托生也不問可知

劉家莊有沈姓者其子曾受業於家五兄具言其先人曾埋錢數百吊直忘為何代何年及道光十餘年間拆墻改作忽於墻基下土中透出銅臭因掘之見古錢盈穴互相粘黏近風多碎磨出細認大率嘉靖萬曆年號也較之藏金遺子其計尤左矣

予親家周新原當日赴津院考衣冠華麗僕役趨從送考先生係外祖輩蕭邁珩諱寶善忽有人偕僕而來問同年陳某居址何處邁珩云此亦弟同年居址距此遠矣相問姓名亦知係壬午科舉人自言來天津候友未得面遇現寓先人同寅徐宅無

意中而遇同年可謂三生有幸邁哉因係年誼明日迴拜見其寓所行李輝煌适甚談之許久明露馮逕園閱卷先生張某係妻舅弟奈來遲半日未獲面談一切止令奚奴往來通信始知為人辦幹功名而來者因給新原謀之某躊躇良久曰所商幸未確訂看年兄面上以令甥孫易之第約明來日即看銀色進出再行交銀必須本童自來暗遞關節明晚新原攜銀赴約看完銀色印以戳記方欲轉交伊僕忽驚告曰房東徐老爺來將銀急匿暗中來者相談數語即行退出某將舊包仍交新原並囑詩題得某字得字移少寫一點辭出回寓祖孫快甚明晨解銀視之俱係青銅錢再到徐宅覓之言貨房者昨晚即去並非同寅于弟也邁哉博甚後聞此人先曾在旁需索邁哉履歷土城村郭靜夫在葛沽設立一鋪作洋船生理適有西人來鋪買洋藥四包看明烟色講妥價值言明三日後取貨先交銀十兩乃顧靜夫而笑曰西人仔細人所共知恐有更換將此貨封而存之可也諾之又給一千文錢票託買洋布數尺爰借烟具自出一盒烟卧而自吸買布者來已晝膳睡去矣呼之應起而包之印以戳記置之榻上仍自吸烟候時乃起曰天已不早急忙到衛可也乃揖別而去至三日未來又越三日仍未來疑之啟視其貨皆土塊焉悔悔悔之至當作孽喫烟時已暗將洋藥更換矣

津門聞見録總目卷一終

津門聞見錄總目卷二

東園實紀　天津郝福森東園

予少時過李氏家祠見其垣墻頹敗區額猶存識者告予曰此軍門李公之所造也公門牙叠露人皆呼為李四牙年幼微賤家中僅有一母在兵備衙中當差歲除夕與母辦年費完仍歸道署同伴者皆回家過年彼僅沽酒一瓶坐大堂側自酌沈醉即坐堂上大轎驅去其聲如雷直達內宅本道偶然散步聞其聲以覓之見轎上如一黑貓盤踞近之入於轎啟而視之李公在焉大異之會本道領兵征大金川令李公從征軍中造飯衆已食完李公之飯甫熟輒聞賊至公傾飯覆釜於焉後焉熱疾驅直抵賊陣賊見一紅面大漢挺戟而來皆披靡而退公下焉轉調炮口望賊隊轟去賊斃若干並搴兩旗而還主帥奏明李某奪炮搴旗英勇可嘉以千總超陞補用未幾五年位列提鎮頂上虎現其殆猛虎所托生者歟

協台陳平川公微時一賭博徒也並無家室惟往來賭博場中一時輸急親友難以再找迫甚或私為告之曰某家人死出殃

闔眷俱避其中服物頗多盍取之以充賭費公素不信鬼聆其言夜往走取開室內云陳大人至矣宜早退避公聞之益無忌憚攫數衣而出從此殃絕後充當焉軍補授把總往征金川名係平川主帥壯之令其迎敵屢立奇功繼陞千總又陞守備終則以協台用其子考試未第加捐知縣分發河南

現城之說紀文達公曾載之吾邑兩有所見一係衛南窪每逢雨霽霜晴橫亘數十里直類城形即女墻亦彷彿似之或曰所現者黑牛城也其城久圮精氣猶存然由黑牛城望之其形仍然在南是又不可解至於河東塌河淀之城往往出現父老傳聞係宋朝蕭氏所都陷沒於地所現與南窪無異

予九歲時家娶元配五嫂前一夕席散樂作小兒女輩爭相共語曰別鬧這們聽拿天鷄的子方仰卧不禁起而謂之曰少頃還聽哭的了母怪其言不祥斯時先大伯玉山公卧病已久至夜半忽奄然長逝矣可見天機之動有發於不自知者

識語之應天津尤多土語有云斗是海爺的商人張錦文出身微賤曾跟過旗官海牡犀謂之海張五伊接鹽務多多及毛賊

來津所有軍需多出伊手是應斗是海爺的之識土語又云海來着海運既興夷船又至非從海來而何況又有疑會之土語天津土音惑字讀作會字夷人果來會我朝大寇也

予先父在御舟塢當差與張建亭皆善撒網得魚分食之亦少與於在塢之兵丁焉一日撒網水中重莫能舉下摸之脚踏龜蓋急上再拽之網隨手而出從此不敢多漁又在塢中見一巨蟒從墻內出蜿蜒上樹從樹上探首塢中半身猶在墻內急呼同伴共視之到則已失所在矣濕痕宛然猶存

夢中生子吉凶未易即測天津武生劉祉齋諱振聲生次子廷棟時祉齋之父在門旁小齋假寐忽見一赭衣犯人貌甚凶惡由外闖入驚而醒後宅報得一孫常告人曰此兒必不是佳兒及八九歲面甚陋其名為曰海怪頗有膂力令其繼父習武三年連捷名列會魁　欽點御前侍衛府究不知其收場何如也

婚姻前定確乎不移家三兄繼配搜陳氏少時多病其母曾許巡香之願蓋津門三月出皇會崇祀天后凡許願之文童梳道冠而隨之非家道小康難以措辦搜家少皆故較他人出巡差

長家家三兄與張雲卿等一同看會曾目覩而私識之過門皇好者同來賀喜中有雲卿在焉觀之駭然出告家三兄曰今日之三嫂殆當日之女道童歟問之果然

家三兄業師德山張老夫子係鹽山縣人初至天津夜夢海光寺側樹張氏之坊先生長以此夢告人其後夫婦相繼而亡俱浮厝於天津其子覲庭遂結親於天津而家之焉至咸豐七年覲庭夫人死八年覲庭兄亦死家三兄皆為之合葬而立塋地焉距海光寺亦不甚遠

審判阿拜帥南征上賜之阿比隆刀及到天津館於學棚內素善飲酒酣按刀起舞遇几斫几遇椅斫椅迎及而解座中無一完物揚聲大笑曰長髮賊焉能當此其舉動之輕佻如此識者早知其必敗也此帥一敗賊人愈橫深負　皇上錫予之恩此陳三元作剌之曰笑爾腸肥兼腦滿一腔俗氣未能刪洵然書之不可盡信也予知之矣隋季竇建德被唐主擒送於長安誅之縱有墳墓宜在山西等處張覲庭云鹽山郊外田夫耕地忽觸於石掘之係一塊青石板揭之而起中有一穴極深考若

幽室狀燭之而下見一墓門特書之曰竇建德之墓豈其黨竊其死屍遠葬於二千里之外歟抑當日未遭顯誅唐主假誅之之名以安集人心歟是皆未可知也後稟明縣主令掩其穴而勿動

人有云兵器之最古者其遇血也必饒予尚未之信家三兄告予曰大直沽菜春園家藏一剛叉語是從塌河淀所得一日猪踏菜園執叉擲之其快如風將豬釘於墻上後我家買一鎗頭賣鎗人云從雲南挑河得來形如柳葉家五兄因野狸常為雞害在屯紫處靜候之狸來以鎗擲之穿革而過古兵饒血之說乃驗家藏古兵器者斷不可輕用

家三兄嘗言夜在書房自睡仰視星辰歷落分明直如無屋隔之者如是者兩次轉瞬即不復見矣至於中宵睡醒書畫俱見與白晝無殊愈不可勝數矣終亦不解何故

予素不信夢家三兄告予曰夢亦有驗者河東李智溪童場之好手也在城裡舉人劉曉山家處館同家時過東浮橋船翻身溺未溺之夜夢有兩隸持票覓伊父興義公票上載四十千文

智溪夢中以為差賬旋又疑之焉有差賬載在票上者長起惆悵白其夢於母是日上學回即溺死計其葬埋之數恰四十千

云家三兄有詩弔之曰把酒論文纔幾日深深路隔水晶宮是夜有與智溪同夢者秀才顧琴江之三弟也夢與智溪五七人似為差人所並傳者行至中途差人謂之曰你不在數可急回當日亦由船落水人拯之得免一死

御舟塢禁地也予家先人世職其事先父自幼出入其中馬往往見靈異之狀嘗於兄輩等告之至今尚記數事一日同窗友羅姓在樹下粘雀見一少婦衣服鮮明而上安福艫船急趨而覓之毫無蹤影又閘塢內兵丁云夜聽擊柝者似在中流出而視之見擊柝者尚未上岸俯視之脚踏一大龜背上家三兄亦在塢內聽鈴聲清徹由船內而外來窺之狀如獅子狗然目視三兄久之乃回

從來人之不凡者其精華自莫能掩吾母年少時持家不但愛憐所生即於猶子三人亦勞倍切曾聽家三兄言方六七歲時夜隨母宿見床頭似母起而坐之者呼之不應諦視之母依然

酣睡也其珀精華出現也歟

俗有天姥送生子之說子姪孫二酉兒降生之夜本村有童某行八夢一老媼與一僕人抱一小娃而來年若數歲者面目極脩整手執數朵牡丹問郝姓何住童八夢中云此家好幾門你送到誰家去因指明龍爻姪乳名乃實告予家之居址家慈忽得重孫喜甚清早往娘娘廟焚香路遇童八之母伊曰三太太准得一重孫因白其子之夢云子次子十兒降生內人所夢彼佛似之

聞諸父老言金某與婦虔禮北斗年屆五旬膝下無兒止有一女已及笄矣並受聘於人夫婦祭婦歸燈下對語曰你我百年後先人墳墓無人理矣說畢泣然爰指女曰爾若男子我二人何必多慮飯後虔禮北斗如初是夜其女腹下作癢夜半扪之陽在下也大驚不止黎明白其故於母母轉告其父因共恍然曰昨夜以無子為慮神即知之故化女為男以報爾我也往告婿家遂更巾幗而衣冠焉後又聞人言即係靜波先人予不敢信以為真然其事實出於吾邑焉

咸豐四年我朝議鑄大錢有當十當百當五十之殊銅不足雜之以鐵與天津頗不便甫經半載柴米昂貴交通亦滯鋪戶私聚議斷大錢府尊石久知不便於民聽之而已縣主彭為大憲所迫屢傳鋪戶當堂威嚇鋪戶等叩頭大哭皆求開恩仍然不使從此永斷至咸豐八年春吾邑吳惠元官任給事中受信義號託代為調奏重使錢錢請自天津始衆論菲薄之幾乎行矣四月間紅毛從海而來府尊石對諸憲而言曰時勢如此何可再擾民心矣某徒受衆怨卒不行

吾邑汪某行七從大帥往征金川見賊當前髮欲指而眦並裂手拈長鎗直衝賊隊連挑數人賊長指揮圍之被擒而去不屈而死賊剝其皮繃於城壁以慘我軍之心豈知我帥氣憤填胸率軍直搗城下賊棄城而走汪之屍乃得焉遂焚其骨置之瓶中藏於古廟供桌下奏凱而歸同人各整行李忘其遺骸忽同人之頭昔痛衆悟之曰得毋汪七有靈怪我輩忘其遺骸乎於以帶之而歸世襲雲騎尉焉

天下奇士未必盡萃於官途予三家兄奉陸笠夫辦理海疆事

有一布衣進而請謁其爲舉陸立夫其囊內有平夷策三本並
夫與諸憲共商之辛以瘋迷斥之不知周公吐握以見賢其胸
襟亦如是否

道光癸卯二十三年二月初一日見白氣起於西南直冲天河
至三月初一日止或云殺于步雲之氣所致

道光丙午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時交午刻天氣晴明聽雷聲轆
轤而過焉

咸豐五年至八年蝗虫遍地江南河南山東直隸或有或無有
則望如風烟赤地千里秋禾柴草到處皆無七八年間尤甚可
知老子有云大兵之後必有荒年信哉八年時予避夷難在三
合庄居住斯時麥將熟矣陡見蝗如潮水而來頃刻間皆為之
食盡

天津地面極東北係軍糧城或曰元人屯糧之所土人劉姓挑
濠掘出石棺一極大上以三道鐵箍箍之前有兩大磁人跕立
此葬之極貴者也劉姓貪其中之所有因套九牛拉之其棺乃
啟遺骸皆化惟餘紅鬚數縷脛骨二尺有餘而已後有人云劉
姓從棺中得出真珠三顆又泥沽親家周延年在村外開稻田
掘出罈子若干其位置皆成對偶中有沉灰存焉此二者或以
石葬或以火葬終不免於暴露遇之者從而掩之則得矣

小辛莊車夫魏二家五兄在南馬集訓讀時往來多債其車一
日忽失約不至及遇而問之魏二云在衛躭隔久及到府上天
色已暝意君必不到暫因驅車自返行至梁家園窪內天交一
鼓濃雲籠月見一少年婦人紅褲魚白褂紅綉鞋懷抱小娃極
白旁有一十餘歲小女兒代為撲蝗欲雇車上灰堆講妥車價
少婦即令小女兒自回倏忽間已在車內自云年二十一歲係
灰堆人嫁與城裡某為妻夫賣假首飾並問我多少歲數言伊
夫與我同庚車行無幾少婦雙彎其手摩挲我前胸予以為不
節之婦也弗理之及到灰堆少婦又言家住白塘口予亦未懷
好意因驅車又走用手反摸之虛而無人返視大駭趨而回家
行到白塘口央求道旁飯鋪人曰快救命此處人素識我聲音
皆以我為戲言問明其故共送回家至今髀掌之處有數行青
痕此家五兄親聽其言並親覩其傷未幾魏二病沒

人有云運至孤為之聚運歿孤為之散素頗不信鄰人有王姓者外號細細最信狐供以為神除夕煮水角暈者忽化為素尚未親為見之也惟堂兄鴻逵公有事萬沽由海道回家路過黃家墳見數十黃鼠狼負米袋過叱之皆棄而去俯拾之後有疾聲呼之者曰勿動回視一無所見因驚而走至家猶喘息未定焉

人之溺死由鬼致之聞之素矣予鄉有一人焉善識水性可在水中久伏數个時辰一日在水中自浴忽寄語於岸上人曰移示我家快燒紙錢給我水中有拽我腿者我必不能免矣言訖即沈又聞施香宇云閘口旁船上有人夜眠隱約水中有兩白手攄之其人大號船中人皆起鬼乃鬆手去人亦終無恙焉

友人馬躋堂伏波裔也其高祖諱生某有祖傳古瓶一尊已經多世使婢投置他所忽失手墮地某氣極踢之誤傷身死及鄉試入闈信筆直書頗覺得意猝見使婢進號潭身血污哭泣不已某曰汝碎我瓶我豈不氣雖傷你命非有心置之死地也你來何為婢曰我死你不知懺悔草草葬我殊甚深恨業已訴明地府銷你祿籍在此徒自苦耳速歸葬我又曰我出不易可寫

一出字與我寫覺極小婢反掌印於試卷望之極大某歸而改葬從此遂無意於秋闈加捐儒學而出仕焉

家慈六七歲時外祖建章公在外訓蒙家中與叔外祖家止隔一轍適囊中無錢外祖令向叔外祖母轉借之亦遇無錢家慈遂歸見墻隅有錢一串適符所借之數遂含糊交於外祖母未幾又在舊地連拾數次數亦相符及說破遂不復見

外祖嘗借居於古寺側當衆睡獨醒時家慈見一女童挑紅燈兩个適歷衆人之身又到己身蒙被不敢外視如是者數夜終不知其為何物也

魂兮歸來騷人咏之予陳世兄之母郭孺人業殯葬於靜邑祖塋之側轉年五月間夜交四更時候啟門而傾小兒之屎夫婦起坐對語皆見張口噤少頃乃蘇齊聲而道之曰適見這娘倚門探望許久乃去相與驚訝不已天未明門外有人呼舅乃靜邑之古甥送糧者孺人殆隨甥車而來歟

御舟塢中隨手黃漢山與先君至契也無事時嘗偕家三兄與犍堂二兄往訪之時二兄皆七八歲兩小相商至後院中竊移

小樹斯時蘆葦盈地摠抑森天偶一舉頭見當前一長大人約四五丈許面目衣裳俱黑尚不知畏懼笑而外奔問之二兄竇一無所見

予家屯柴處原業係竇姓號玉山當日有自奉省來者言於沒溝營見一老者白髯尺許坐譚竟夕自言久寓竇家柴厥同家時務必替問竇玉山好此人回時具言一切玉山愕然久之乃悟以柴垛中往往見狐云及歸於予家尤有可異者健菴家五兄夜愛觀書嘗云三更許悄出見火光從東而來蓬蓬然勢不可遏趨而視之乃入於柴垛中搜之一無所見又言時方夜半見柴垛中兩道火綫冲空直逼雲漢問之識者此狐仙吐舍利子也

人之微者鬼每近之家五兄十六歲時在塾深夜觀書昏昏欲睡聞窗外有聲幽細而長出視之似較遠如是者三次毛髮竦然予家三兄亦在別所獨睡往告其故後遂寂然轉年家五兄病半年有餘

予家故友陳夢九楊柳青人也家三兄到青鎮時多宿其家一夜夢中見差役數人近而謂之曰票中有你可少等我等先傳齊某馮某去明早有人言馮姓已死又聽前鄰齊姓哭聲齊某亦死夢九色為之變未及三日亦物故矣此家三兄往弔聽伊弟親為告之者

陳印山之妹丈尹姓販烟土商也從山西回籍獨舒道取物夜晚貪程迷途莫辨遥見燈火一點就而問訊見短壁回環四望無門聽燈光之下有婦人哄小兒聲問訊之聲未訖見一人從內颺颺而出尹姓回頭急跑奔波十餘里遇有換糞老過其前乃敢少趨下次復到山西賣貨全行被劫鬼殆乘其運衰而揶揄之耶

予家曾祖中堂窪草地家五兄董理其事本村一老人供役自云年少無知在此地有所奇遇幾乎喪命究其故對以三十年前芟草此地草頭挂一紅繡鞋小纔寸許頗為之心動拾而置諸懷前見一清秀少女用手笑招遂隨其蹤而往同事操作者見我手執治草具直望前奔愈奔愈速並棄所執而不知似前有所引急欲就之者同人大駭呼之不應共為逐之忽失我所

在前見一穴窄難容身乃予之鞋底半露於外力為拽之半晌乃出人事不省矣移時甫甦又自云身隨女子業進大門方將就褥被爾等破我好事懊悔不已共指其穴而告之曰此爾美人所也忱然自悟因拜謝同人懷中之繡鞋亦消歸亡有矣卒不敢毀其穴

香河鹽店舊有房屋百餘間後係花園一所頗成款段是天津殷商王姓所造舉人閻勝珩為其兄作內外事與家三兄固有連手往住一月有餘竟夜長談聞有鬼聲唧唧兩人隨音而覓之就東而聲在西就西而聲在東究不知其何處至北廂房尤有可異者其房係明三暗四夜坐時無風而簾自動勝珩兄閻師竹潤商也膽特優易其床惟家三兄五兄居住亦無所異他人住之未有不頭痛而急為避之者屢經屢驗有宋姓辛姓俱耳聾者也宿此房即為驅去勝珩戲作二聾傳

袁仰翁書齋舊有狐同人不知也一日閻勝珩為雨所阻而宿其中輾轉未寐聞窗外人語唧唧一人云夜深泥濘何不就寢一人云中有關太爺宿勝珩因此頗自負焉同人遂戲呼為閻太爺後中丙午科舉人大挑二等因選期未到往省効力暫署青苴一席不知何日能為人父母也驗否姑待之

馬三父子素以狡詐為能嘗賃予房作生理每言屋有鼠患支木扳以待之期必獲鼠而甘心是欲逞其狡詐之術明晨視之見扳下新土墳起使扳不得而下是狡詐者偏為狡詐之所窘又嘗手執瓦燈燈之上戲忽斷他徒亦無非因其狡詐而愚弄之耳

蘆家莊李春元號杏橋予家三兄得意之受業者進學後於二月初旬延師夜飲師弟酣飲皆醉令伊弟送家兄回家家兄麾去之自度由村中走深惡犬吠遂從郊外散步而歸走至盧家墳園內四面旋望皆有已洋之水無由而涉仰視北斗方位船然近聽村中尚有聲息翻然悟曰是殆鬼狐戲我之醉故設此障眼法乎遂解褲撒尿以辱之故道乃復得見

上園王自立在衛做生意性嗜酒不醉無歸自言每夜過叢葬處有小鬼夾扶之人多不信一夜鬼又乘其醉扶之用手暗挽鬼髮到莊前急呼予捉鬼來矣鬼急掙而去手中尚餘紅髮數

根再歸不敢從叢葬處過

家慈之母舅盧三公歸時恒醉一夜自仗醉胆踏荒而走鬼追之每逼近撒一把錢鬼俯拾之得便乃走如是者數次囊已空矣鬼蹤又近幸遠寺鐘鳴鬼應響叩頭遂得脫酒之為累大矣哉

先達俞提督諱金鰲與其妹文錢陳學政共讀書於樓上家中一女婢供役其間一夕雲潑如墨風雨交加女奴倉皇上樓跪而言曰乞二位大人救命言訖伏於二人坐几之下一小狐也雷聲繞樓久之乃息女奴從內而出叩謝長逝其殆狐之避劫者也

鹽山三虎庄或云一狐產三子皆虎而冠者也故名之一日狐指兒謂其夫曰與爾為夫婦多年親戚絕未往來盍請其外祖飲夫備酌邀之果有一老人至鬚髮皆白情致殷然從此頻邀頻至老人醉後隱告其壻曰你婦與你異類也終必辭去非斷其尾也不可後乘其婦形現用利刃斷之藏其尾於他所一日又延翁至女私子曰你外祖善鑽鐔何不請為此戲翁笑而入女急封其口置之釜內以熱湯烹之啟視止存餘血數點而已女搜出斷尾蘸血續之飄然自去

予在三合庄避夷匪難嘗聞有老鼠奶奶之笑話究其所以然村人云遠年有一外縣少年來傭工絕無妻小之累主人令其在窪砍柴同事者八九人及除夕他人皆歸獨守窩鋪主人與之豚肉酒菜令其過年迢迢大野四顧蕭然未免有所妄想傍晚自理肉豚特為水角計閒户外遽辦聲響急起出視乃一素衣女子斂衽而入自云遭家不造身為未亡人獨處淒涼往就母家暫於此小憩馬傭工云夜深地僻何可獨行如不見嫌在此共為守歲女子微笑似乎首肯因上鋪代理水角傭工心動頗酒飯而戲謂之曰能飲是乎請與子偕飲女俛首匿笑於是就竈中藪之飲餘共咬水角挑之亦不甚拒遂解衣共寢枕畔喁喁言此非常策子家有餘粟十數石可趁明夜無人來叟駝而賄之蓋草房數間以篤百年之好明日復暢飲醉而形現乃一脩尾老鼠也傭工恐其仙去用鐮刀刳其尾驚起仍作女形泣而告之曰業為爾婦何必迴爾後生二子子復生子故

謂之老鼠奶奶

中堂窪薛先生自言幼時就師於海下之空宅師設館於東廂房薛靠門而坐西廂房無人居住每逢日夕對門牆陰遮地出一長者穿藍大袄戴白氈帽足係長鞾貌極黃瘦堦前跕立許久乃入率同人搜尋之但見塵土滿壁鼠糞盈床而已

薛先生又言有一姻親亦係居鄉死移時而復甦自言行至半途到八里莊地面見家親許多人來迎笑指我帽而示之曰胡為戴一綠帽可歸家易之家人聆其言詳審其帽殆因倉猝認綠為藍也轉縫藍布以為帽方為戴上已瞑目歸陰矣

鄉中無賴之徒被押在縣署前一夕風雨交作電光掣處即見一老媼頭用布裹身立牆陰怪之及晨起問諸同院具言此係某人之母即在爾等所寓之居室住曾被兒用碗搥破腦袋以布束裹傷未愈因病而亡可見人死陰魂未必即散殆因屋內嘈雜不避風雨而外立焉為人子者斷不可因親之已沒即以為消歸無有也可由此推之

見色而起淫心先哲久戒吾鄉有水地方吳姓者夜深巡察見一少婦獨行疑為淫奔者流尾隨之女自行如故逼近之女面墻而立因戲而牽其袖女乃回顧乃一舌吐寸許頭繫長繩之縊鬼也驚而奔望見豆旁頭撞風門而進人與門俱倒半晌乃蘇悉述一切未消半月病幾死

從來人為狐祟大抵由於自取也家五兄聞一相好者言曾寓居於城裡某廢宅中別院深閉頗覺清幽偶寓目焉入則見一老媼浣衣又進一層見兩年少女一方二八一方十二三少者拈烟筒以戲長者長者止之相與嗤笑目無旁人是人無意於狐狐亦無意於人兩無所擾焉

予家三兄少曾從父於御舟塢遇一狐過孛磚擲之狐回視若與之戲及長而業儒往往夢在御塢中不可悉載未進學先夢與蘭友金靜波華荀莊偕行御塢跳上筠莊跌而坐於中家三兄與靜波在先後焉斯歲筠莊領縣案三人同游泮水及補廩時家三兄又夢在御塢撿古硯六而亡其一是歲正場一等六名覆試陞置五名平生夢在御塢中居多然吉凶各半其殆素有仙緣歟

家慈夜勤女工聞有聲自南來者幽細而長問訊家嚴家嚴告之曰此鬼聲也周姓之子新死其殆斯人歟言未移時聞後鄰邵姓哭子聲後聞人云亡者夜半垂危自言自語曰周家娘嘴來叫我矣少頃乃死人尚以為無鬼也是何為者

鹽道彭玉雯未拆御舟塢先遥見紅燈熙熙由東而南聯過半夜猶未息焉又戊午年三四月間夷船尚未至又有紅燈從東來者亦連夜不息蓋狐性最靈一則知大厦之將傾一則知故居之難戀舍舊圖新勢所必至

家三兄故友張鏡吾係縣學廩生鄉試聯號彼此喜甚至三更後衆已息燭睡矣家三兄因解手而過其所聽其哈哈大笑復隱隱哭泣問之經管號軍號軍曰此位老爺哭笑久矣實不敢驚動家兄聞之拂然手掣號簾大聲呼之曰鏡吾纔行驚醒喘息定問其所以然曰適所夢不祥究亦不知其何夢與之相伴一夜回籍後未幾一年病故

張覲庭云族間人共赴津考試中夜相與論丈户外履聲索索共云好似堂伯某行蹤然隔户答之曰說然我昨日病故煩爾等學中報名所有花費與我兄要可也次日午後其子堂兄某從大沽倉皇而來哭云夜夢吾父病故言已託兄等報學令我帶錢二百以還之也計其時止三五刻耳人言秀才死若不報學陽世除名陰曹亦不須衣頂先生素行端方竟於此介介道光年間事

東門內學棚素有狐歷任宗師下馬一無所異也獨直隸總督訥春舫大人因海疆不靖奉　旨防堵駐住其中直如無事其應用服物或有或無猶其常耳每逢飲酒之期壺或空懸罇或倒置左慈之幻復見於今日矣豈狐早知有臨明關之遁故戲弄之歟

家五兄八九歲時嘗往泰山行宮廟前游戲廟旁舊有左氏浮屠卯子中留小口家五兄探視內有一傳粉小臉眉目清秀亦作向外探視狀因驚而走鬼耶狐耶皆未可知

慈母之愛兒女即沒後而不忘元配家五嫂馮氏素行仁厚道光丁未年病沒至庚戌年已經三載繼配嫂攜元配嫂所生次女宿因家五兄晚尚未歸雙扉虛掩二更初燈光如豆似有人

從外推之者次女見其亡母自門外探望忽失聲以被覆面繼母起視之狀如初亦閉目不敢言但聽唾唾數聲似為之啜泣也者少頃不復聞

張嘯岩諱虎拜身處紈袴偏愛讀書父體其志為營一靜院牙籤盈架雞犬無聞貝草琪花儼然仙境一夕開卷有所疑狐忽從空際示之娓娓清談語多入妙從此相得往來無間即搜一僻典難之莫不如響斯應兼通時藝凡有制作皆就正於狐及貴張語狐曰爾我交情可謂至矣弟總以不見尊容為憾狐曰空谷足音怯聞久矣曩者造府與談借此以了前生未盡之緣耳何敢再為沾惹乎苦求不已止現朱履一而已從此不再來矣嘯岩常追念之以告同人

秀才李小雲六世祖諱珏奉太夫人赴太倉州任及到應管界上宿旅邸中太夫人睡醒見房中頂蓋低近鼻孔仍然睡去少頃似有人輕為掖之者驚起見床下跪一男子通身血污七孔緜塞太夫人曰你有何冤宜為你雪不必擾我清眠叩首而答之曰小人死得苦即在此床下言訖不見次日抵任遂將所見告子爰拘店主至一訊即伏蓋店內宿一緜花客主人見客多金駝死分裂其尸埋於床下已經數年見州主太夫人至故鳴冤以雪讐也

予觀人之畫吸鴉片烟者或男或女無不作黃曜狀卧對小燈一盞手執烟鎗自為吹噓有幾个小烟鬼環繞其旁似為饞烟而來者素以為畫此以儆衆耳烏有此理及聞劉姓云有尤氏子名元烟痢頗大因病烟痢在床假寐置烟鎗於枕側濃烟外撲仍似有人吸之者令人悚然懼次日見之仍復如初纔知所畫之形相非無來歷數日尤元即死

嘗聞催科劉某所云知狐有為鬼死者某村夫婦度日少為角口婦投環自盡夫轉恚曰你自好此可自便也自恃胆壯出入自如是夜街鄰即聞鬼泣極道懸梁之苦其夫亦置若罔聞至次日夫方坐而飲酒見其婦自轉忽然繩斷直撲而來不知其夫早為備之也批面一刀婦屍遂倒晨視婦屍項有傷痕但血跡淋漓直達戶外異之隨其跡尋之見項有傷痕之一狐死於古墓窟中言畢予為之太息曰是狐也始則假鬼之泣以駭衆

似類哭廷以乞師繼則假鬼之威以嚇夫似類懸華以驚躍然不能自為出首往托諸無用之屍終亦不及防而敗世之弄巧反拙者大率類此

三七婆楊氏處家和睦頗愛憐兒女甲辰冬十一月病故至丙午又續陳氏三嫂中秋後一日攜元配所貽之二女同宿中夜犬吠揭窗簾探視之見一婦人由外而來速問之誰不答又疑家慈夜起行愈近始知其非人急倒而覆以被女問之含糊答之並不告以故明日家三兄秋試而回募其身體與亡故三嫂合陽算已終陰靈未泯殆不忍舍家人而復來歟

御舟塢禁地也往往有靈異塢旁住者姜姓嘗於夜黑時行竊其中及出騎墻不下被巡塢兵所獲搜之有舟上銅片妥送官究治之又剃頭陳姓發流於此匪脅同行小友就御舟搖之同家即得暴病而死

家三兄閒服時嘗到泰山行宮廟前院與柳萬興等小語忽聽後殿磬響數聲共往視之仍然寂無一人其殆狐之所為歟

唐家口下舊有行宮名曰柳堅其靈異不減御舟塢家三兄攜友往遊距巡幸年未遠也至釣臺內室見塵土有蓮瓣跡其為狐之所印無疑矣及鹽道彭祈特工人瘋者二人但秧不及於主使者爾或者曰時尚未到

鄰人胡姓曾與予言伊家正月間缸中所蓄之水忽竭者屢屢予問室中曾見異物否胡云兒婦入室焚香有七寸小蛇見人進跳躍几上自投於地倏忽不見予示之曰蛇龍屬也能小能大變化不窮水為其所吸也容或有之

觀聊齋而至念秧未嘗不歎誑騙之巧也家五兄親見一事彷彿似之有以包金釧偽為真金釧當於北門外際星當當價津錢一百八十千文均要錢鋪帖隨到協盛圍聽戲其人自謂曰孰謂老西有眼力我將包金釧在北門外作真金釧當矣適有多事之人持到當鋪當上布下細兩截大褂要津錢十五千文當者怪之伊曰包金釧可作真的當兩截大褂豈不可作通身大褂當乎當者怪其言之有因細問之乃得其詳又到茶園覓之尚儼然在座也進讓之反為其揶揄之曰我以為爾等眼力真也今竟若此乎錢票猶在可將原物換之當者換訖而去再

為兒號真栗俱成假帖矣即一幅包金釧仍設局誆去可謂巧之至矣

先父曾言有某甲與某乙相與恢諧甲不如乙之善辯甲病久未出乙在衆中愈津津自得俄見甲扶杖而來衆問候之自云病不可醫面目戚然因向乙號告之曰病勢如此有一事相託實難啟齒乙曰相好如此必能為力也乃笑起而告之曰牢盆于尚無人擇故相囑也衆為之笑倒其聲價遂出於乙上又家三兄嘗見二人玩笑一人從後面摟一人曰你要麼罷被摟者曰我要杪木棺材擺木底衆亦為之大笑不止雖此一時笑謔亦足供人一粲

聊齋栗鬼之說素以為留仙所揑造耳予家舅氏善於營生即一介不以與人而一介必欲取諸人及至與人對奕無論所營何事一概不知也間嘗私自忖吾舅之行為若此何竟使其坐耗精神自荒正業乎長者告予曰令舅若不使其有棋癖天算不會做天子聞之瞿然不敢與之辯

狎優者更以徐楊小梅為璧先生名舉人也為問津書院山掌兼管鹽院奏招子芝卿由進士即用四川知縣一時之聲施赫奕蔑以加矣素狎優凡有名旦角俱與之往來小祝華班內有喜官奎官二人年甫十三四面龐俊秀身體靈便是可觀而不狎者也卒引誘之歸龍陽路從此聲名大敗無人禮之矣後赴其子任致少年循吏以串戲免官可慨也夫

張雲卿秋試入場見一南皿人左手執水烟袋右手執火紙煤到各號捅中跪而請哭頗如賣水烟之情形本號幾走遍矣歸號自為哭泣幸龍門未閉號軍稟明監臨遣之使去出龍門無幾遂豁然醒焉再欲進場而不能

惡有惡報莫速於滛河東邢俊匪徒也其弟邢二尤甚武斷一方適有汪氏于移居其側邢二覬其婦美招賭誘其夫欠債不索反從而借之以重其息因此常造其家見其斷炊代營米柴來往愈熟遂無所避忌焉邢忽置酒邀汪酒至半醺佯醉謂汪曰尊夫人好甚倘能從我衣食無慮也區區賬目何足計哉我明日敬候佳音語訖倒床佯睡汪歸語其婦婦以為恥而不從中夜苦央之遍以其債難搪婦默而不言及明邢又置酒速其

往問之俱吐其實邢曰是不難爾今夜與之睡偽作出溺啟門外匿我乘其睡搖之事成伊必不敢聲張也如其計以行之婦果忍而不敢言邢併留錢數千代籌衣履往來益無忌矣汪氏妻兄微有所聞接其妹於家避邢醉迫汪接之汪不敢不從其兄確得其實往就汪氏族長家而告之曰家門不幸出如此兒女不如剪除之以掩其醜汪氏共曰杪甚至晚詬其夫婦來問實共溺之於河不屑與邢二較也邢二從此病狂飲食起居汪氏夫婦無時不在目前遂自言自語盡吐其實焉忽躍河以自盡天之禍淫何其速哉

岳大漢與穆六穆七皆匪徒也久相械鬬穆七業已發財不肯與之較而岳大漢猶時時尋隙忽率衆到穆七鋪內捽打穆七邀張秉智與之謀認為表兄弟代為投告捏辭岳大漢搶去貨物若干並買通內外滿掌下獄又買通獄卒上腰刑具不容少鬆一夜困睡於地獄卒謂獄中染痢疾者曰你能向他臉上撒屎我請你斯人果到其臉上撒之口鼻之間穢不可耐嘔之再四大聲呼之曰我死後必不容張秉智獨生也轉夜即死張秉智聞其死信尚揚揚自得晚飯後欲到穆七鋪內日方暝黑甫出二門忽見岳大漢在門首站立用手向張秉智頭上一按覺偏體涼生大喊旨倒少頃乃甦頭痛不止次日即死

勢力之不可恃也吾知之矣吾鄉有虞之裔先憲陰隲入贅宮而登鄉榜者十餘人始則兄弟三人而舉人而一貢元其為人皆有足取嗣後係出長門者有名舉人也文名頗著不免溷行且坑騙錢財即極之賣人錢文存伊鋪內亦瞞心昧己自肥己囊併陷無辜夥友於牢獄被賣人而被坑害者暗為之詛曰願他早選官出以償勢力之報及年過六旬果選江蘇鳳翔縣遂官死於任次子亦有名庠生也因爭財而病死長子郡庠生初試即進文筆超絶一時祖父珍愛之後屢舉不第亦相繼而亡後人亦無一再入庠序者至今其支派凋零殆盡至係出三門長則雄才大略即乾隆戊午科舉人由教諭而選知縣因家道豐裕不肯出任長子庠生早亡次子係武庠生三子由舉人挑教習父子三人府縣道三處如履平地家中有莊田數處海船八隻鹽船九隻房產一斤多由不義而來勢欲逼人閭津皆望

而却步自以為子子孫孫常綿其業於無窮矣曾無幾時仲子
貪浮報而亡未幾三子亦亡諸孫不肖狂者狂愚者愚特窮
蹇每途天氣聞有海船被災者人皆曰得毋某家之船乎果然
聞有鹽船被災者人皆曰得毋又某家之船乎果然一二年間
船隻損壞者僅存一二兼之三子至所出妄作聰明夜郎自大
從而傾敗之房產地業遂至皆非己有老夫子年過八旬夫婦
猶存衣食未免有缺矣家三兄見其式微至此借前人詠始皇
之詩而嘆息之曰蓬萊乞得長生藥眼看諸侯盡入關其寓意
深矣至其次子之浮報有與四岳之後直如出一轍者焉
報應不爽浮者尤甚吾邑有四岳之後排行在三者其兄二人
皆由秀才起家第所來不義人死財散無足異焉而斯人頗有
才能由鹽務而家成巨富頗以桑中之約為樂壞良家婦女多
多每逢奏鹽時坨下必需女工彼見有中意者秘託其友倩人
作幸頭其友匪他亦身在蠶門天津宿儒洪某之裔也因彼此
至契遂結成兒女之親男則賦性聰明年少入學遲至五十餘
歲並中經魁女則貌極韶秀連生二子品格極佳皆以少亡聞

詎料親家二人歿後家尚未敗而為其女為其兒婦者浮聲籍
籍遠近皆知迨至家道凌夷直引皂隸於中閨其淫亂之報未
有如此顯然者其親家二人死若有知相聚九泉不知復作何
語也吁可畏人也

泥沽王某家稱小康生女金姐貌極俊秀父鍾愛之後竟置其
女於極刑人謂其父心忍吾謂其由於家訓之疎也先是鄰有
胡媼者素與王某有舊遂認金姐為乾女夜恒宿於乾母家乾
母隱誨以淫遂與胡媼之二子私通後王某為其女招劉某為
贅胡氏母子猶不斷往來王某與其婿劉某均在奉省作生理
冬令回家胡媼招其乾婿劉某飲投信酒中劉某中毒腹痛昏
憤之間胡媼母子用繩縊死暗到王某家招金姐往視焉金姐
見之驚倒使金姐先期而發命尚可保奈竟受胡媼愚弄而含
忍不言胡媼母子候夜深時欲舁其屍投於河內冰窟中屢出
屢見有人因此不敢潛往時隔岸有夜而漁者見而異之履其
跡往窺焉胡媼母子之所為乃約略得其一二胡氏無奈將屍
分解之藏於坑洞街鄰因劉某之不見互相耳語皆疑為胡媼

母子所害後劉某之兄亦得其信詰其弟何往詭言誑錢逃遁
王某識厥原由先為赴縣出首劉某之兄與之並控周縣主訊
驗確實轉詳上司胡媼與其長子在津熱炊次子定為血流罪
金妲留省淩遲之王某之家由此而敗其長子亦抱愧身死甚
矣哉閨閫之宜嚴也

又泥沽韓姓家道豐饒有子三人設館延師特以中年女僕供
役送喪其子之品行兼敗其家焉女僕極淫遍誘其子與亂第
三子與女僕之交情尤篤後因三子娶妻李氏女僕訛索之與
錢百餘千乃結後女僕歸家又與劉姓號逸黑子者私通將本
夫劉姓謀設之事覺劉姓親戚証為韓姓主使相與訛索之其
端一開勢遂難遏因此興訟長子護庇二弟止自認私通並後
事一概推為不知摘其二弟出雖逸黑子亦聽人調唆屢証其
知情受刑多多卒不應允後令差役轉賄逸黑子與罪婦其罪
乃得免焉然前後已花銀八九千兩矣家由此而敗

家訓云奴僕毋用俊美良然我邑東門外有張姓者押一狡童
名之曰黏魚以其滑溜而順手也從此出入閨閫毫無忌憚逐
淫其妻女治遍張姓死後黏魚與其幼女潛商因其已有婿家
而竊逃其家焉穴地而居修飾妥貼遂儼然如夫婦焉張姓因
失女暗訪有汎役云某夜見一男子引一女從浮橋過方知其
女為黏魚所誘而出以黏魚本在河東居住因醉飲黏魚乃盡
吐其實其婿家遂與之斷婚訟興後委憲細為訊問張姓幼女
遂一一供其淫狀詩曰所可道也言之醜也可載此以為淫人
子第者戒

道光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天津大火延燒北門外水閣估衣
街針市街竹竿巷街等處

道光十七年丁酉歲終時黃風大作徹夜昏黑舒掌不見
咸豐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夜間北門外復大火至二十八日巳
時方止針市街竹竿巷水閣等處全行燒盡

天有定數人不能測自道光年間由骨牌變成簽子用竹筒盛
之天津隨在皆然名為數底實屬流賭陳縣主慮其有混亂一
統之兆出示禁止卒不能斷迨至咸豐元年刀兵四起其兆乃
應

天津父老傳說有云河水繞城流天津不住樓富貴無三世清官不到頭此言亦驗予幼時見天津商綱如查三店潘三店楊復泰李永盛徐店馮店貢張等家皆屬百萬巨富或買妾八九人或一飯萬錢奴僕婢女皆用俊美酣歌墨舞連日通宵至今十數年間高樓大厦皆非其有後輩均亦凌替直無一振起者貴如周衣谷徐晴圃等官至督撫可謂富且貴焉皆有始無終

俗傳劉青田先生云天津有水火之災無刀兵之苦今果驗矣

咸豐三年長髮賊林李二匪由南而北無往不克及至天津大敗而亡至咸豐八年英夷雖破海口船行入津直秋毫無犯及十年未入津先如甯河所屬新河塘沽等處皆被兵燹而天津又秋毫無犯及英夷北上出天津境從楊村以及通州村房多被火燬黎民塗炭直有不忍言者

我津童謠云山高路遠水又深誰是我煎湯熬藥人當時人多不解自道光年間以至咸豐初年廣匪一起兵勇征討直無甯日家室仳離山河迢隔童謠果驗

二鏖毛此北方俗語耳在道光末年至咸豐三年與長髮賊鏖戰至八年又與紅夷鏖戰可謂二鏖毛之應

我津上下數十年間俗語云都是海爺的相沿已久直不解何意至咸豐年間如賑窮民平強匪等事皆係張錦文一人任之因曾在海宅作事故名為海張五至此果應都是海爺語

支毛亦俗語耳應在英夷兩次至津商人張錦文立為支應局供付夷人非支毛而何

改透了亦係天津俗語在咸豐末年夷人在津邑橫行棍打官長下及士民真可謂之改透了

同治元年捐輸局有王秀才者於估衣街被火災後反欲捐房租並索前二年之租斯人一夕暴亡莫謂天無眼也

同治元年英法諸國在東門外上下園地方起蓋房間有無賴之徒私賣道旁荒塚每畝三十兩並有掘出老材抖露遺骸以覓金銀寶物者未幾有子死者有自死者或[illegible]所得之錢卒皆耗盡天道彰彰直一毫不爽[illegible]

子先兄采三縉榮有食大烟對云一罕竹槍殺偏亭[illegible]燒盡房產地業并無灰　同治九年菊月福森錄

津門聞見錄卷二終

津門聞見錄總目卷三

暎夷犯津紀　天津郝福森東園著

二十年庚子秋七月間天津大雨一月不休平地水深丈許

夷火輪船七隻停泊天津海口直隸總督琦奉命來津直

口登砲臺而望之髮豎眥裂欲自行然砲而擊之賴總鎮

陳金壽力為勸解謂我兵尚未齊集擊之以挑其怒何以禦之

後有白弁出為調停送牛羊遂許其和好至接　成皇帝赦旨

一味講和此由我　皇上好生之意未可厚非琦中堂也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暎夷火輪船數隻停泊大沽海口直隸總督

訥爾經額至天津天津道陸立夫諱建瀛賜進士出身特邀紳

士各立義民局捐鹽個錢以為義民之需共立一十八局家三

兄與曹鹿苹首倡此舉立夫宵衣旰食相聚直類家人父子到海

口身勸兵勇勉以大義俄誤報夷船逼近身先士卒登砲臺以

探真偽早樹殺身成仁之概夷船住數日而退

粵東懷清社昇平公所論此論廣東監生作事在道光二十年

欽維天朝大一統豈容裂土以與人而草野劾愚忠但知殺賊

以報國我　大清撫有區夏二百年來列祖列宗以聖繼聖承

凡食毛踐土久被帝德而洽皇仁即在化外窮荒亦戴天高而

履地厚四海澄清萬國掃航據中國數萬里外西南諸夷莫不

候日占風輸誠効順獨有暎咭唎國其主忽女而忽男其人若

禽而若獸山殘之性甚于虎狼貪黷之心不殊蛇豕恒蚕食夫

南夷輒夜郎以自大　乾隆嘉慶年間暎夷叩關納款賮諸舟

山兩　聖人洞燭其奸嚴行飭絕然自此勾串粵省奸商私往

澳門島上勝販鴉片毒我生靈傷民命奚止數百萬衆耗民財

豈僅數千萬金並敢屢殺粵人悪不交兇抵命萬民痛心疾首

蓋數十年於茲矣而暎夷之窺伺天朝其所由來者漸矣道光

十八年我　皇帝查暎夷之橫鴉片之毒急欲培養國脉祐息

黎元因黃鴻臚之奏而即如所請特命公正廉明之林尚書班

寄欽差大臣關防來粵查辦收繳烟而停市易堵交流以絕來

源猛以濟寬法中寓德暎夷不知悔罪遂爾肆逆稱兵黃閣主

合戎之議自撤藩籬島雲多蔽日之奸甘為謬醜以致三年以

來暎夷恃其船堅砲利由粵入閩歷浙入江據我土地戕我文

武滔我婦女掠我資財使四海生民罹遭鋒鏑九重宵旰備益
焦勞蓋暴其罪戾罄竹難窮洗我煩冤傾海莫盡寔人神所共
憤霄載所不容通者江南諸當事即用粵東故智甘為城下之
盟場百萬民庶之脂膏保一二庸臣之軀命誠有如金大理所
奏者夫嗅夷不過荒外一島夷耳其來動勞數萬里其衆不滿
數萬人我中國席勝之勢滅此跂狼妖魔何啻長風捲穢奈何
彊臣大帥惜命如山文吏武夫畏犬如虎不顧國仇民怨遠行
割地輸金有更甚於南宋奸佞之所為者此誠不可解者也吾
嘗歷觀其奏牘嗅夷本無能也而反張大其強橫北民本奮勇
也而反誣捏其渙散無非挾我君王以必合之勢而得幸逃其
欺君悞國之愆試觀金大理奏牘所稱借敵要挾一語真字字
嚴於斧鉞矣士民等伏讀　聖詔無可奈何之中而不得不勉
允所請又朕以重任付諸臣無非還朕以熙宇之旨仰見　聖
天子英明神武獨諸臣之無能念士民之忠憤暫為羈縻於目
前而急圖振發於事後將以示天下不測之神威夫嗅夷性等
犬羊貪得無厭和之真僞不問可知試觀上年逆夷寇粵自據

四方砲臺送而肆行掠擄若非憑清社衆昇平公所　等萬衆義
士殺其兵頭殲其鬼卒勢必肆無忌憚破城焚劫以大快其凶
貪何肯以區區六百萬錢即時解圍退去所惜者困魚入釜抽
薪來五馬之官放虎還山曳甲奪萬民之氣一日縱敵數省禍
延言念及此真可為傷心痛哭者矣竊上年合約之時原議退
出龍穴還我虎門港江亦是暫留兵端從此永息詎知曾不易
時而前盟頓背二虎砲臺未能難據正羊門户鐵牡難關於今
三年莫能收復其譎詐於嶺表更惶畏於江南惟我　大皇帝
手持金鏡心秉玉衡循以大事小之義而超順乎天防非撫敵
處之殃而密為之備恭繹綸照如日月當事者謂逆跡方收
甘作處堂之燕雀設復禍機猝發徒為入市之豚魚律以誤國
之誅一死奚能塞責流芳百世遺臭萬年青史流傳所爭止在
幾希之頃當事者苟念及此諒必亦知奮發也士民　等生當景
運世受生成讀書者圖報國恩擊壤者敢忘帝力早矢衷以勵
節願敵愾以同仇茲聞嗅夷將入珠海設立碼頭不惟華夏不
可並居人禽不可並立直是開門揖盜啟户進狼況其向在海

外尚多內奸今乃逼近闕前益增心患竊恐非常事變更有不可以言盡者若他國舉起勁尤更將何以策應是則逆夷不平誠為百姓之巨害國家之大憂前者伏讀上諭士民中果有謀勇出眾之才激於義奮團練自衛或助官軍以復城邑或扼要隘以遏賊鋒或擊焚夷船擒斬大讎或伸明大義開啟愚蒙能建不世之殊勳定膺非常之懋賞等因欽此士民中欽奉王言團練自衛仿軌里連鄉之制指顧得百萬之師按賞田捐餉之方到處有三時之樂無事則各歸農業有警則協義同戎踴躍同胞子弟悉成勁旅悅婺如玉婦女亦解談兵嗟乎昔日從容坐鎮豈知冦在門庭今茲慷慨指揮試看波航滄海無幾金湯鞏固舒 聖主南顧之憂鯨鯢鐵除雪渤海數天之恣鳴呼結同仇以明大節矢此丹忱申天討而快人心賴此義舉天神共鑒莫負初心

江南道監察御史臣陳慶鏞跪 奏為刑賞失措無以服民竭愚忱仰祈 聖鑒事臣觀行政之要莫大於刑賞刑賞之權操之於君而喻之於民所以示天下之大公也大學論平天下之道在於絜矩者何民之好惡是也民何好何惡好賢而惡不善耳倘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其端始於優柔寡斷其後遂以小人為國家病經意深微不可不察也逆夷滋事以來自總督將軍以至州縣巫卒禽駭獸奔紛紛藉藉惟知船炮之是懼誰復典型之是憶去年秋後逆船退出大江烽烟稍靜 皇上赫然震怒失律之罪法有莫逭始 命將沿海督撫一切敗將逃官詳察確核交部治罪於是最辱國之靖逆將軍奕山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文蔚兩江總督牛鑑浙江提督余步雲俊先就逮部臣按律問擬斬監後秋後處決余步雲情節較重即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奉 旨正法凡有血氣之倫者莫不拊首稱快謂國法雖未伸於琦善今猶伸於余步雲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而今而後前車之覆足為殷鑒誰復肯蹈必然之誅而不救生於一戰哉乃於二十六日即奉 上諭起用琦善為葉爾羌幫辦大臣矣邸報閱傳人情震駭既而徐徐解曰古聖王之待罪人也有投諸四裔以禦魑魅之法 皇上之於琦善將毋類是而今且以三品頂帶用為

熱河部統吳旋且用奕經為葉爾羌幫辦大臣文蔚為古城領隊大臣矣夫逆夷之敢於猖獗沿海兵丁之敢於逃竄馴至今日海鳥羣飛鯨鼇跋浪為所欲為莫敢誰何者實由琦善於逆夷入寇之始首先示弱以惰我軍心助彼毒燄今海內糜爛至於此極即罷斥琦善終身不齒猶不足饗人心而作士氣何況鞏帶再加脫俘囚而薰沐之乎至於奕經之罪較琦善稍減文蔚之罪較奕經又當稍減然　皇上命將出師若何慎重奕經乃庇郎自大深居簡出屯兵半載曾未身歷行間騁其虛驕之氣志盈意滿期於一鼓而復三城卒之機事不密貽笑敵人覆軍殺將一敗不支者不待別科其驟擾供億招權納賄之罪罪已不勝誅矣　臣亦知奕經為高宗純皇帝之後裔　皇上親親睦族推念同氣必不忍遽加顯戮然竊意即俾遽　寬典亦當圈禁終身銷除册檔無以貽　天潢宗室之羞豈圖收禁未及三月輒復奏恢録用且此數人者　皇上特未知見惡於民之深耳倘俯採輿論誰不切齒於琦善而以為罪之魁誰不疾首於奕經奕山文蔚牛鑑而以投畀之不容緩直道未泯公論可畏非　臣一人之私言也側聞琦善奢侈驕恣跋扈如常葉爾羌一行本屬快快今果未及出關即蒙召還熱河密邇神畿有識無識無不撫膺太息以為　皇上嚮用琦善之意當不止此萬一有事則蒙惑　聖聰者必仍係斯人履霜堅氷深可畏也頃者御試翰詹以烹阿封即墨命題凡百臣工能無惕息而令刑賞若此　臣愚未　皇上之所謂阿者何人即墨者何人假如　聖上高深儒或差忒而以即墨為阿阿為即墨得毋一言之誤有以滑亂是非耶北齊文襄令杜弼陳政要可為鑒誡者弼曰天下大務莫過刑賞二端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服服事得衷自然盡美文襄恍然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然則今日用刑用賞可不以天下之好惡為衡乎所望　皇上立奮天威收還　成命體大學衆拒之道鑒亟廷毀譽之真國法稍伸民心可慰　臣不勝激切之至愚戇之言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洞明訓示遵行謹奏奉旨已録　上諭本日御史陳慶鏞奏琦善等三人起用為刑賞失措無以服民等語前因琦善奕經文蔚先後辦理夷務未能奏効當將琦善等革

職治罪因思從前辦理不善總由朕無識人之明以致琦善諸人喪師失律迄無成功朕惟有返躬自責愧悔交深何肯委罪臣工以寬自解琦善等韜畧未嫻限於才力現在年力正强是以棄瑕錄用予以自新今據該御史劾切指陳請收成命覽其所奏抗直敢言朕非飾文之君用人行政一秉至公初無成見豈可因業有成命不便收還自存迴護耶琦善奕經文蔚均着革職飭令閉門思過以昭刑賞之平至黠陂之權操之自上本非臣下所能耳倘該御史所奏於情法未能持平朕亦不能曲從以遂譽爾中外臣民應曉然於朕撫馭行咎並納諫之至意欽此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夷船停泊海口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奉旨至津令天津府錢炘和辦理夷務送牛羊小菜伊曲意逢迎夷暫行撤去不知夷心仍未息也因此奏明頗邀 聖眷由府陞為道由道陞為布政皆賴此焉

咸豐二年壬子及四年甲寅夷船屢至天津海口竇窺伺天津而探海道焉夷人偏以投文書為辭我朝官弁敬送牛羊等物假傳 聖旨而遣之其遂釀為鉅禍焉

咸豐七年丁巳秋七月間夷船至天津海口停泊夷人遞過名片上云大唎欽命三十六島火輪官船列邦爾水師提督克爾克拉罕廣東浙江江南通省沿海等處通官賚華佗言前任廣東耆大人曾許過七個口岸通商當時之往禦唎人者布政錢炘和總鎮雙瑞邀伊等上岸理論之雙大人言爾國意欲通商宜從南方上奏章不可近踏內地設譏相待夷頗輕之雙大人因與之角力腳踢伊左膀手即不能舉送拜服而去

十一月間唎夷在廣東省城因官民不和夜間闖入城內擄總督葉名琛而去各官不宮城內立館城上築臺架砲來往文書夷先行看之從此驕橫尤甚

津門竹枝詞　天津　周楚良

元日翻書博古歡幸無熱客造門闌春光助我吟懷大萬象更新上筆端

新春元旦服鮮華名刺紛投戚友家筵會賓朋從此始請年酒曰喫年茶

潔敬財神杯醆羅朝餐攢餡是三和顧郎今歲豐財貨合于拐
彎得利多
兒女歡欣眄歲除娘娘宮裏衆紛如玻瓈缸子紅繩絡要買頭
盆鴨蛋魚
開春五日號新年拜賀賓姻服色鮮轎後跟班偏幼小緞鞾纓
帽黑羔穿
交相還往賀新年僕婢惟貪叩節錢小帖通紅二百五當前領
賞各欣然
開年淑氣滿城中人日晴和樂大同逢七水磨小豆腐加餐終
歲免頭風
男怕羅侯女忌都年年星象儘人殊新正八日書名祭水月菴
中接履趨
攢餡和成穀日中多參春韭勝秋菘要他合子還加八從此營
生獲利豐
新正十四撂花杆五色鮮明足壯觀結彩懸燈齊待夜當街先
抱小兒鑽

看燈佳節上元宵絃管聲繁華彩饒明月助人游興永滿街春
色遇多嬌
連天爆竹似驚霆火樹銀花走百靈十字街頭春意鬧雙龍舞
落一天星
男婦紛紛魚貫行當街擁擠賣疎狂文人只好猜春謎燈下沉
吟步懶翔
阿娘不慣舞鞦韆二月花朝興索然拾翠踏青寒料峭更無鬬
草質金鈿
草廠菴前草把燈烟花盒子獨紛騰須防十九觀音暴夜戲早
開商老僧
近郭西南饅首坟清明祭埽紙灰焚年年墓上培新土種得松
楸直接雲
十方弟子為祈兒香火船依水一涯三月上弦齊演會天妃又
是出巡時
中旛跨鼓列先籌高蹻秧歌待撚闔運署鶴齡偏引駕夜來舞
唱韻清幽

插空臺閣接仙曹迴邁揚青節節高劉氏楨坊又于會城門出
入最偏勞
駕前擺馬會蹺蹊列隊雙雙五色迷穩坐雕鞍衣服豔芳齡未
冠比肩齊
簇擁仙童羽士裳巡風幼女亦宮裝手擎蓮子角燈至馬褂全
披草上霜
德照輝煌恩照佳香亭廣照後先揆誰知寶塔高逾丈跑落街
前穩不佤
繡花黃繖占中央寶炬提鑪列兩旁夜半人聲忽寂靜駕來到
了請高香
子子孫孫滿膝前娘娘聖意倩人傳阿儂乏嗣關時命不是天
神與少緣
娘娘次號送生神哄得孩兒降世塵轉面猙獰相恐嚇防他依
戀不離身
痲疹娘娘舉世欽天花散處總無心全憑造化分存歿酬願焚
香但表忱

寶輦生輝第四行鑪烟繚繞氣清揚阿儂偏處銀花炷稽首人
羣拜眼光
五代林姑是海神天妃正號荷溫綸世人全不詢來歷乞子求
孫趁出巡
時行花好阿娘歡來謝娘娘戴道冠獻供更求長命鎖水哥豆
姐也分盤
府縣城隍此赦孤每當佛日鬧通衢九幽十八獄中鬼演出奇
形種種殊
當晚茶棚櫛比稠輝煌陳設炷清眸嘉興鑼鼓元宵曲預約十
番上戲樓
四月峯山競進香水車絡繹捨梅湯世人爭說孫思邈要到南
窪作藥王
四月下旬鑼鼓聲藥王幾處要巡行夜深怕閉南關裏偏是河
東不進城
賣花人到日烘窗小婢低呼手指雙芍藥一聲天氣暖向門偏
要撇京腔

沿門端午貼靈符懸起硃砂判子圖艾虎蒲人同逐疫雄黃倒
挂酒葫蘆
櫻桃桑黮薦時鮮端五出門院署前走索緣橦齊鬬巧單街疊
背看龍船
五月初旬是奏銷商家疲累欲潛逃運司昨日傳綱總拖欠嚴
叅定不饒
竹醉佳辰雨澤酣磨刀須賴水光涵要知闗聖威靈顯大旱難
過月十三
季夏偏當初六期鈴鐺閣上曝經時書箱衣笥家家曬穀秀佳
辰正合宜
月初七日摺花鍼向午瓷甌白水斟我欲天孫學織錦適同乞
巧阿儂心
節屆中元唪血盆法船河上火黃昏優婆姨與優婆塞合掌同
宣佛號尊
檢衽庭前跪阿儂中秋月下拜從容西瓜切作蓮花瓣一待蟾
宮玉杵舂

闗富誇奢逞貨財炎涼世態亦堪哀端陽角黍中秋餅一盒去
時一盒來
水月菴中拜斗來燒香化素費錢財半生作得諸般惡捱到高
年欲挽回
玉皇閣聳好登高小食家家棗作餻早飯偕來萬慶館快呼菊
酒醉酕醄
財神壽誕屬佳辰雞鯉猪羊薦各珍九月剛逢十七日一天爆
竹徹城闉
蠟花翦紙送寒衣十月初辰埽墓歸不獨人間備綿絮九泉亦
怕雪霏霏
時逢令節饌求精為祭先人表至誠冬至餛飩夏至麪歲除扁
食待三更
結緣拈豆念彌陀臘八粥香五味和棗栗雜粮菱角米大悲醮
建集優婆
竈王要見玉皇神臈月廿三屬下旬纍起糖瓜元寶樣多言好
事莫粘唇

翦彩窗花次飯花佛花金碧踵增華紙花不若絨花好世界花
花百萬家
先貼門神次挂錢撒金紅紙寫春聯竹竿緊束攢苕箒埽舍糊
窗算過年
代寫春聯楷字端讀書半世號窮酸當街揮就吉祥語要哄村
愚疊背看
臘盡冬殘百貨乖年年在此是招牌張家窩裏刋奇畫不到中
旬貼遍街
三更交子夜通明壓歲錢多兒女爭遍撒芝蔴楷滿地不愁神
過履無聲
運司院署廣推仁新作綿衣濟衆貧熟識當塗多得意更無請
託是窮民
延生刱社濟貧民紅秫窩頭足寶珍分兩半觔人一個參糠和
土要停勻
縣給塩牌大小殊月間支領姓名符托名瘸瞎黃家吏肥得一
身瘦萬夫

義婦貞姑志謹持名門況有式微時青銅月付一千五刱會多
年號卹嫠
西號育黎東育嬰老安少養荷生成月間道運支經費銀價雖
低有羨贏
棺木恒施不計年會名掩骼更周全西門外有赦孤塔不暴骷
髏毒日邊
埽祭澆荒出郭門西郊浮厝悞兒孫華家義地平於掌勸衆柳
移毛縣尊
字紙何人敬惜聞文昌宮裏巨鑪焚揆門斂取當街揀遇拾毛
藍與論觔
建興義學為孤惸運署六名縣四名不立書房圖省事束金留
待養餘生
憐孤恤寡廣施財苦煞年高腐秀才士本多寒況失館無人建
議築金臺
狀元起社勵文風閣屬攢成萬貫銅一自南皮得鼎甲積貲何
不奉張公

問津書院列條新兩課平分上下旬有限生童昭定數小封膏
獎付文銀
書院河東三取傳建修羣羨李公賢庫資節儉聽裁撤時在道
光己酉年
書院朝餐太不文譬如常素忽茹葷爭盤奪盞重墀下手口無
停是冠軍
火食文銀書院全廚人進饌太蕭然生童附課無膏獎欲向司
堂折飯錢
輔仁書院住文昌會課工夫總要長半世寒酸無發跡一當首
事便輝煌
授受文章溯本原清真雅正凜王言吾津甲第雖稱最獨讓南
皮奪狀元
重修武學勢輝煌馬上功名一旦昌甲第雲聯推獨盛探花郎
又狀元郎
甲榜津沽勝一方都言北閣接奎光昨因回祿新遭後果爾脫
科會試場

教讀先生最可傷一交冬至即心荒束脩四五十千數算向東
翁借學堂
宿師教讀有微名近日門徒太不情未敢文章多點竄恐他來
歲換先生
應考文童府縣堂幾回覆試又通場父兄頗有驕人意偏是外
行說內行
臨場士子比肩齊堪笑俗情巧取詆論孟不知讀也未人前亦
要講頭題
一入黌門阿父歡紛紛賀客造門闌小兒徼倖連聲答首藝先
稱截搭難
半世經商財發身食鮮衣美住房新稱心惟有功名缺先買文
生後舉人
救火水機伍善擡鯨奔豕竄號鑼催小旂大纛分先後會首扛
鎗緩步來
夜間失火小鑼鳴耳內喧闐一片聲各會燈籠花樣巧光輝五
色亘天明

議親全不問書香但有錢財便可商門對何如梢對好小媒早
已配停當
魚鴨雞豚拾盒擡粧成禮已到門催媒婆手把金花顫十字披
紅下轎來
涼蓆公雞花轎輕子孫燈燭欲常明自來北俗無親迎坐炕三
朝禮始行
鼓樂聲高執事新閉門耐性化嬌瞋蓋頭袱子揭初起打喜須
邀年老人
之子于歸鬢角開待隨貴客九朝迴儺騷窩在生兒後白鼻去
時黑鼻來
娶親作壽事紛騰綵酌珍饈水陸登近日交賓增色澤主人要
備大烟燈
修經開弔集親朋發引留靈晚挂燈鼓手亭旛分段落醋新紮
彩是綢綾
喪客憑籤來去同老人立會最平公罰他不向靈前弔保引難
饒數串銅

壯年暴富幼年窮荒冢纍纍認乃翁欲買良田新立祖起山種
樹費修工
商綱炫富最雄豪二秉歸山繼二皐占盡便宜欺盡世餘殃留
待後人遭
捐職充商綱總當一時奢麗衆稱揚吾津富貴無三輩淨洗雙
眸看後場
妙手空空要作商肩輿拜客起房廊滯銷偏遇塩多引難免羈
留縣右堂
繩蓆塩瓤運本微過關船隻勢如飛秋深不幸遭冰阻會賣鄰
封夥計肥
商夥原因代薦紅提標告運報東翁通綱醝務稱名手誰識當
年塩相公
海要河衝路四通繁華奢麗是津中妙年學喫學穿子第一商
家作少東
歸家商夥有存財日在笙歌錦繡堆面目忽更衣服改纔經失
事月餘來

土豪惡棍欲充商肥廣當家蕭蔭棠六品功牌橋邑宰板花呈
驗縣公堂
塩灘曬近大沽濱竈戶登場歲苦辛國裕商通民濟食全憑海
水換文銀
陡然暴發未添丁不惜金錢納小星產個嬌娃擎掌上覓來乳
母要年青
曬灘近海價因廉四十餘文暗地添口岸四門今廢弛閤城淡
食買私塩
茶末金缸荷蓋香紅榴四桶列廳旁瓦房二進新營建虎座門
樓一字牆
誰家巨第獨高超光亮門前女婢嬌懷抱娃兒小老媽斜欹嬾
撓腿單翹
鏨新被褥槅高懸銅磬錫燈供佛前若問起家堪絕倒私塩私
鐵又私烟
丁當時刻聽迴環曾製洋鐘挂壁間更有一雙八件裱出門全
付小跟班

元寶新梳髮滴油勝他高鬢與仙鳩邇來風氣大羊尾多買狪
羢作假頭
滿頭珠翠襯鉛華要戴纏絨翦紙花京草不如南草貴銅絲搖
躲鬢邊斜
三寸花邊繡百靈輕衫長短稱身形時興顏色娃娃臉要配中
衣鴨旦青
雙行纏瘦阿儂嬌趫捷堪憐是鳳翹不製鴛鴦挑繡嬾畫花鞾
靿淡金描
金綫銀絲鬼子欄衣裳炫麗飾華觀標藍小轎撩簾坐多惹行
人上眼看
王介山兼洪吉人文章理法本先民功名聯捷開風氣居易堂
存藁尚新
梅翁蘭竹得傳真拙石山房一老人近日寫生稱妙手錦波張
丈庶同倫
山水原分南北宗訪舟寫意墨花濃陳青立後無名手為憶師
承羅兩峯

花卉端推李老桐牡丹豔絶用洋紅寫生逸品天然秀司馬先生繡谷工

秦漢圖章鐵筆鐫文三橋後少眞傳近來扇股刊鐘鼎獨步端推徐子堅

搨成鐘鼎溯周秦薛氏何如阮氏新近日書家摹款識聯翩蚯蚓太無倫

疽疼家傳房氏工十三方已刻心中內科畢竟無名手還讓醫瘡朱慎功

圍棋賭勝集高賓橘蔭堂中設局新不是曹三無敵手果然一著最先人

顏柳真書摹仿精半由學力半天成十年前有王香樹獨冠三津得重名

書家近讓武秋翁筆筆中鋒世鮮同此腕何人能繼起臺端三昧得精通

有容歷下造純毫最屬藝林清賞高郎恰吾津佳製少金章各色付兒曹

雅士生涯硯一方蜀牋徽墨佐文房世人都道端溪好誤著老阮半混茫

購得良琴欲學之譜中字畫尚無知任君旦夕工句撥眞趣難言自得師

當年臨柳近臨王法帖難尋搨本良入手便稱樂毅論安知玉版十三行

幾見奇書滿屋藏長年流覽富縹湘空腸枵腹從文事筆下安能經緯光

芝蘇鵬貴價非輕客扇端推西鳳鳴近日燦興油漆股但求華豔不求精

欲劃玻瓈燙水銀施工藏巧粵南民靠居洋客因倫善做鏡而今亦有人

津沽風土本天成郎笑堪輿術太輕四寺七臺近繞郭畫蛇添足是眞評

當街談相半支離獨有單街河岸奇三字大書窮不怕往來過客競攢貲

農餘講武孟冬交鎮憲威風果不淆霜降良辰虔祭纛喜神迎
謁在西郊
耀德觀兵講武堂三冬操演閫威揚城南三里葡萄寺誰識當
年御教場
問卜求籤渡水涯心虔便覺路非奢著名院署後樓後靈應端
推三太爺
三杯火酒敬財神雞子香乾火灼均初二日兼十六日月間上
下兩佳辰
過渡嬰孩香炷然城門出入撒金錢侉娘娘在陳溝廟來換韡
鞋裝似船
廟中修補列名單客至先將飯票攢祇恐近來人性圖徒餔不
把分金攤
貪財好色是緇流窮極奢華鮮匹儔最羨大關甘露寺冠時獨
出一光頭
二三羽士借神光遂使財雄甲一鄉老乞兒孫少乞壽先朝天
后次城隍

道音姥姥戒齋期所供何神不可知夜聚唪經多得意佛稱喜
事命名奇
六字眞傳莫考詳白衣立教太荒唐但將烟酒留心忌便欲朝
天拜玉皇
三五青年結隊游侯家后裏跨包頭不聽吉慶聽同慶官座先
須貼戲樓
作戲端推鬍子生余三盛後是長庚在津演唱無遺憾一到京
都必得名
西皮競唱二黃無此調依然盛兩湖看到中場昏欲睡崑腔合
作困腔呼
相公下處盛名揚堪笑袁倉也是堂旱路而今人不走後庭花
下認眞娘
店設西關顧愷呼朱顏翠鬢世間無橫街不若侯家后豔絕核
桃樹一株
明月清音頗在行人情大半戀紅粧金華園裏蓮花落獨聽中
場雙順堂

曲名檣調小鬟優唱到中場改馬頭眉語目聽眞絶倒琵琶挑
撥指尖柔
最喜青年宋玉堂音容雙美炫華裳師承郭棟南城調哭邁當
時蝈蝈王
富春烟吸小銅鍋王郁然書悅者多說到丁郎偏挂坐明朝便
要打夯歌
黛玉悲秋子弟名說書招致瞽先生傲妻編就常時節最是孫
公透世情
酒筵入夜足風流三慶園中好挾優最愛多情小八海何須春
夢戀溫柔
花鞋五彩繡芙蓉衣服鑲邊髮辮鬆薰得滿身蘭麝氣青頭皮
嫩稱嬌容
山珍海錯佐香醅飯館尋常日兩回饟餡豆莛難下啖要他冰
核炸焦來
糖蟹糟魚列上筵江南風味代庖傳估衣街裏趙洪遠一飯尋
常費萬錢

明慶清烹縴版魛鬆肥全仗奏鸞刀詎知作腐尤鮮美竈上出
名手藝高
河東飯館一條龍傍岸高樓上兩重對酒推窗邀月色清光留
照醉顏容
東門北與北門東便飯家常小賣豐每到考前爭喫夢攤錢最
怕是公中
熘筋毒腦又炰腰饟餡加沙尾炸焦羊肉不羶劉老濟河清館
靠北浮橋
衛安門外有狗臺諸肉誤疑猪肉猜性與人殊死句下如何不
轉鼻梁來
館號素珍未必真落壺洞裏慣欺人那知葷酒由天戒第一南
街設市人
竹葉菊花容盡嘗紹興酒本勝時黃西沽佳釀尤醇釅誰解傾
囊飲老滄
釀酒燒鍋大直沽老乾曾飲二淋無任憑君量寬於海難免酕
醄一灌夫

結盟兄弟比肩齊蘭譜紛紛姓氏題中有良朋忽淪落大家合
口肆排擠
戚誼原須勢利均往來饋遺日和親阿誰中葉遭顛覆避逅相
逢是路人
私販興家衆贊揚出身根柢不求詳當時揑騙稱神手通譜聯
姻舉國狂
陡見衣冠笑語親雖然是假却疑真未須祿位高儕輩華麗裘
衫便嚇人
趨炎附熱綴賓姻時樣衣冠醋醋新半夜歸家妻子怨不知炊
斷已經辰
雄談巧辯鼓簧新悅耳娛心不厭頻被地鈀人當面捧陰陽翻
正兩張唇
官衙蠹吏半華居院署經承衆不如道運需資府縣剏舞文壞
法盡豪胥
三班馬步皂名揚府道何如縣役强運署出差尤得意扣收引
地實沾光

蟹青洋縐本魁梧可惜披身付匪徒要向東成綢鋪買時新花
樣月光模
當日淮民來販私河塩正是驢行時混星子與黑鎗笴詐語訛
言便得貲
講面說場集爪牙捐生替死大言夸任君空有千鈞力行事姚
窪不敢挐
鬬很歸來興愈豪冰盤攢盒盡情饕今宵鍋火人羣衆運瓦搬
磚算効勞
溲飯私塩械鬬爭替人幫打鮮芳名投充縣役歸收剏露臉讓
他小弟兄
鋪名押當靠民居獨讓土豪計有餘曲巷長街隨處是可知地
面太蕭疎
貸貲預要約還期利債十分不算奇逐日加錢名迸迸何如鞳
韉尚便宜
大烟行店是私充代賣酌留吊半銅護送計包三百個棍徒不
比鳥驚弓

大烟西土暗攙和膏著牛皮利更多設館當街官不問混星葛
鬧作收科
義森字號貨偏高十兩裝來黑土膏不過廿千堪置買何須四
串雇工熬
高低不論學吹烟宿癮難捱飯後前篆霧歕雲香氣結大家立
刻作神仙
吸死多人號老鎗只因熟舊價偏昂誰知海葯花能染瞞過青
年財主殃
烟斗何分公母形火門微小要通靈水東蓮合皆稱最較比銀
砂貴兩停
奇巧烟燈索價昂陳公名色始蠻方素玻瓈罩高三寸注滿白
油分外光
尺餘竹笥瓦猴頭半缺羹匙一滴油絕妙家俱人似鬼炕臺合
作夜臺遊
髮長一寸面如灰難免棲身乞丐堆衣食從來拋度外烟貲拚
湊日三回

吸罷潮烟又水烟紅條絲細號稱綿白銅自造雲南袋呼吸如
聞沸百泉
瑪瑙飄壺巧作分鼻烟茉莉要雙薰不如地道洋烟好味帶餘
酸請試聞
茶葉羣稱雙窨良宜興壺老有包漿濕淫下注高香片安化獨
能暖胃腸
典衣質物賭贏輸男婦拚錢鬬十胡近日九梭不出手四紅加
倍索青蚨
近日博場好耍攤滿翻帶喫立梔竿蔫劉盒子無人押閒煞出
名衆寶官
喚雉呼盧鑾廠開靠盆設座晾錢財慣家惟有賊王六一任諸
君打店來
博戲錢磨雜字明彎躬舒臂手高擎偏旁正轎蝦蟆眼得彩獨
多是大成
竹筩糊底用猪皮長柄牙牌卅二枝一拔三根滿帶巧小錐提
出預通知

鵪鶉隔歲老籠收迴邁窠雛及早秋同慶軒中堪賭鬬凌晨把
式集茶樓
鬬雞原要賭贏輸阬在南關近却無生小蘆花堪豢養兩頭尖
俏廣東雛
三秋蛐蛐甚勞形會鬬寒蟲仗混星綽號新奇標目異陳年瓦
礶要鐫銘
牽犬韝鷹縱獵朝彎弓健士馬蕭蕭地無山谷難藏獸只向荒
窪打野貓
書生結舘已殘年手挽絲繩放紙鳶一片箏弦風送響蒲弓曳
滿在遙天
春日朝晴放鴿奴半空響徹竹葫蘆雲中金斗翻尤巧絕勝平
沙落雁圖
蟈蟈經冬手上擎葫蘆鏤刻百般精肌膚緊貼聲微小知是懷
中咋嘴鳴
百種吟蟲叫夕陽林園風暖落花香蝍蛛頗有凌寒意五月炎
天喚伏涼

黑蝶紅鶯淺草邊老呵對對點波前兒童手把黏竿顫粘得蟆
蛟咯喙錢
財多骨月亦垂青似月高懸捧衆星一到無錢皆反目須知勢
利始家庭
祖父留遺欲自吞貧兄累弟失天恩他年依樣葫蘆畫看爾多
多育子孫
兄弟同炊者幾人祇因彼富此長貧枕邊長舌通私語立刻操
戈不待晨
朝朝計窘又晨興七事全無百感增天意教窮寒士甚不曾伸
托是良朋
巧婦難成無米炊囊空裘敝乏交知朝餐不乞嗟來食免得他
人冷眼窺
養子當知父母恩閨中雖溺莫聽言恐他依樣葫蘆畫兒又生
兒孫又孫
道路多年跴作河往時媳婦近成婆須知後浪催前浪瞬息光
陰髮盡皤

諺語長蟲刺蝟牛不堪褻玩與同儔誰知老虎神仙狗無異鶴
鶉戲子猴
四十八家當店齊貨奇頭櫃判高低曩年不識誰開剏獨有此
行儘老西
城中錢局少殷商領事當街得意揚若北塢頭成本大勢須巨
萬賀新張
小錢私禁最平公一串惟刓廿四銅九六不行行九八須知異
地莫同風
外行字號半飢荒一樣帖存人不藏掌櫃祇知貪小底暗刊錢
數靠圖章
南局開張范永和金陵貨物積屯多陳恒裕又陳恒泰其奈當
年閉市何
十字街前買賣宜日中交易不相欺估衣行裏徽宗語掉嘴鼓
唇衆莫知
全依京式製鞾鞋懶繡香絨與衆乖童叟無欺崔不響馳名哭
邁信豐齋

精奇鑪食製多佳天后宮南恩立齋遠近皆知劉八爸回回老
舖挂招牌
最是欺人古董行巧言詐語喪天良利增幾倍猶嫌少報應全
歸買貨廠
沿巷支鐺占一方油煎炸烙韭芽黃深秋惟有郭文煥餡餅出
名請試嘗
冰鎮梅湯注玉盂帶河門外道東隅小招牌寫張公道渴飲能
消熱念無
六月炎天暑氣團鑿冰喚到可加餐誰知涼粉除煩熱三個老
錢粹又酸
兩梢挑到路分歧賣水人來處處知忽聽一聲發喊至有音無
字始何時
火鎣火石火鐮包至寶三宗果不淆可恨居民多不戒燎原祇
用一星拋
靠城山積賣燒柴春葦秋蒿蜀秫蘸姥姥牙兼抓不了村農擂
拾跕南街

餅餌為炊麪去麩紅粮玉米是常需津沽地窄人烟密運粟
關東仗巨艫
京通灣衛號名區每歲粮船抵直沽浙撫無端更海運臨河買
賣立荒蕪
三伏淋淋雨似蔴荒窪到處長魚鰕南城新立漁鍋夥一字現
錢不肯賒
海珍最屬燕窩强全仗廚人對好湯雞鴨魚豚有真味英雄本
色食經詳
關外蘑菇產各營白毛温好價非輕村儂不識葛仙米悞認葡
萄大椀烹
葛沽歲產蜜窩窩其奈吾津莫嗜何勝似江瑶柱味美鮮蟶青
蛤不如他
金鉤銀米海鮮誇淡笴洋河判等差爭似春來新味好晃鰕食
過又青鰕
海蟹雙尖剝硬黃芽椿苗蒜醬瓜香葛沽新獲尤鮮美雌不如
雄衆賴嘗

螃蟹臍分團與尖清烹最美是雙鉗海河東岸掐窩好大若杯
盂價最廉
銀魚紹酒納於觴味似黃瓜趁作湯玉眼何如金眼貴海河不
若衛河强
蘆葦叢中二月梭不如迴網逐春波天然草壩堪垂釣記取單
街是御河
貢府頭綱重價留大沽三月置星郵白花不似黃花好鰓下分
明莫悞求
豈有河豚能毒人蔞蒿蒙蕢佐嘉珍值那一死西施乳當日坡
仙要殉身
玉釵忽訝落金波細似銀魚味似薰三月中旬應減價大家攤
食麪條拖
薺花魚美要清蒸出產因多價不增柳葉發生柳葉落一年兩
度曬魚罾
北岑雨後產山蛆海蟹河鰕總不如五月麥黃渾水至滿街爭
賣石榴魚

攄汁凝漿揚子魚煮湯鮮白果非虛飯香秈稻銅鍋做日食萬
錢定不如
河鯉金鱗挂釣絲掉頭搖尾作之而吾鄉也有江南號但比淞
鱸欠兩鰓
保陽甜醬歷城葱輭熘鯽魚味鮮同淀產從來身似墨白鱗肥
讓御河中
煮湯慈暖要鍋炰玉液金漿好代庖此味祇須沽上有勝他簠
簋侈嘉殽
麥穟蒿根徑寸長黃瓜魚小產深汪城南水利荒窪普直可開
田作稻鄉
雙雙游泳拆船釘蒲葉蘋花綠滿汀筵上偶逢不速客也應勝
似五侯鯖
黃鱔何如白鱔强蛇魚別號始他方人稱鮮美同迴網安得撈
來二尺長
兔兒頭比鯪條肥尺五銀鱗拂釣磯一網搬來魚子喜半留販
賣半攜歸

滿子呼來螞蚱香醋烹油炸費葱薑不須劉猛將軍捕食盡蝗
蟲保一方
蛙聲一片鬧斜暉剝脫田雞腿本肥差勝遼東哈什嗎健脾開
胃美攸歸
鎗排生長淀河唇野鴨羣轟落水濱香味尋常是滷煑何須瑪
瑙說時珍
水呷孤丁味太腥沙雞鬆姽待秋零盤山凍雪高三尺鐵脚飛
飛始展翎
老等波間翼嬾騰何如趫捷捕魚鷹年年打獵東西淀不向洋
河曬破罾
毛羽鮮明藍靛科也隨羣鳥噪晴和鳳頭阿拉魚鱗燕彷彿白
鴿言語多
畫眉紅脖馬蘭花百囀嬌聲巧足誇却笑籠中黃嘟嚕並無言
語拙於鴉
雞旦黃非百語靈虎皮翠是五花形大頭蠻子尤無謂最合時
宜號石青

芽韭交春色半黃錦衣橋畔價偏昂三冬利賴資何物白菜甘
鬆是窖藏
蘿蔔何分漢與胡冬青春白特相殊咬春曾薦辛盤味別種偏
教紫水呼
葛沽荸薺味多甘生熟挑來共一擔春日兒童宜買食能消積
滯化生痰
荷鍤荒原掘地梨味甜質姽徧春畦似丸未許宜僚弄棘刺森
森鐵蒺藜
荇菑苗根釜可蒸性寒難免腹生藤蔓菁疙疸尤無謂地芋山
藷最上乘
葛秔菰米一聲呼狀類南溪九節蒲六月炎天堪剝取趁鮮烹
煮味清腴
做粥葛沽稻粒長汁攄晶碧類瓊漿三秋可惜無多穫祇種東
南水一方
涼水茄包不值錢形如懸膽大如拳取名以海生偏嫩爛煑為
鬻蟹肉鮮

曩惟羊角姽堪嘗稚子拳矜淺淡黃近日咬秋新得種蝦蟆皮
是倭瓜瓤
絲瓜未若吊瓜强別種黃瓜半寸長秋後挂霜須摘取鰕油浸
透最堪嘗
芥園西去列茅檐香菜標名作價廉吳越不知缸蓄美大頭疙
疸買阬鹺
葛沽桃姽徧沙谿勝似北山梁果梨近日新栽李子杏移花接
木海東西
遮斷河隄薜荔牆賣花人盡住楊莊吾鄉不享蠶繅利多種榆
楊少種桑
東海名門菊本奇估衣街裏宅荒離花農全識徐家紫接得蒿
根貨重貲
他鄉罌粟善培滋攄汁凝漿趁曉曦非是吾津嬾布種祇因土
脈不相宜
費氏宮人有舊居非因刺虎耀鄉閭史編明載非津產大道貞
珉悞刻書

東南城角有高樓塑得魁星在上頭試看筆端斜指處雲聯甲
第巷名劉
三汊沽前望海樓紅窗四面豁雙眸重修變作游觀所最好開
筵在上頭
本是鐘樓號鼓樓晨昏兩度代更籌聲敲一百單零八遲速鍋
腰有準頭
城中四角掘深阬霖雨渟留水一泓惟有艮方三義廟經年不
涸地泉生
楊氏花園得雋聲問津行舘忽更名世間多少興亡事不過人
前一轉睛
家家土炕睡偏工四體全如暴火烘坏面未如磚面好七行三
洞活烟筒
海船出口大洋飄貨物乘除判長消懶向牛莊糴美穀但裝烟
土利增饒
春橘波梨橄欖香烏菱甘蔗也堪嘗年年上海沙船客頭進來
津得價昂

海船挂號費多貲悶定出洋護照持近日新添京字號往來祗
許下關知
閩廣商船輻輳多攔矼砂外待潮拖恐他夾帶夷奸至海口停
留不進河
比歲洋艘折析津海關稅務納商人廣船貨物皆精細置價高
昂百倍閩
洋船挾帶小私錢水上飄兼鵞眼圓購得每千需四百京通一
路廣流傳
陸公隄上酒帘拖正是梁家嘴對河柔艣聲聲船艤集柵欄板
跨往來多
北上通州人載船大紅橋外潞河邊裏艙稳便堪包賃三百餘
程吊數錢
最大南船號太平官艙寬濶好乘行尋常若放江河棹湖廣人
來划子撐
南運河中水色渾雇船須到永豐屯德州便是山東界直達王
營速若奔

三九冰床似御風高師作教屢彎躬終朝直可行千里獨惜長河凍不通

驟馬津中不憤乘軟紅塵氣日騰騰二人小轎各分口最是輿夫會奉承

人烟稠密地繁華遠道全通不算賒早路到京二百五正陽門外好停車

永樂遷都築衛城天津二字始前明升州降縣隨開府雍正三年溯我清

天津縣志好修工雄甫先生蔣玉虹書既編成難借取無人刊刻覺青銅

吾鄉名宿董梧侯百首竹枝乏唱酬我也效顰追後步工夫半載費冥搜

七十二沽到處知聞將風土譜新詩漫嫌鄙俚無精句入破聲是竹枝

楊枝詞又柳枝詞近復閒情唱竹枝堪代津門歲時記方言諺語且休嗤

庚辛年半得身閒手把新詩再四刪舉世茫茫窮措大閉門無異匿深山

挂一偏多漏萬識拾遺補闕闡幽微願將世態都描盡不管他人說是非

津門聞見録總目卷四

廣西二逆紀畧　天津郝福森東園

秀全廣西浔州府桂平縣大黃江之思旺墟人廣西浔梧一帶土著者少堅山貿易多廣東人秀全實廣東花縣籍現年四十二歲身材魁碩赤面高顴有鬚粗通文墨素無賴日事賭博多負亡命護送烟土洋貨為生往來兩粵及湖南邊界得商賈謝貨益事結納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皆其黨與初因剿辦英夷逆黨旁觀營伍廢弛欲行叛逆起首由馮雲山在桂平縣土豪胡以晄村內傳天帝教拜盟僮三十餘人嗣夷務平定遣散之勇多歸之漸聚衆至三百餘人曾經地方官訪拏秀全等伏匿深山蓄髮至尺許迄未弋獲未幾李沅發滋事廣西巡撫鄭祖琛招敢死之勇合勦即係此股應募打仗較官兵得力然坐是益驕楊秀清尤誕詐有才遂同羣醜密計詭稱天父下凡附體造言煽惑於庚戌年十月以三百餘人自白沙至金田村倡亂偽號太平天國首陷桂之南賀縣等處搜刮貲糧裹脇壯丁兼擄婦孺每至一村必盡焚房屋絶百姓顧念勢必隨行旋陷旋修仁荔浦諸邑勢日猖獗秀全僭稱天王楊秀清稱東王蕭朝貴稱西王馮雲山稱南王封博白富户韋正為北王封桂平富户石達開為翼王假其貲財起事故加以王爵官兵堵勦互有勝負惟脇從日聚窩敗之後不久復熾當踞永安州時困守半載誠釜底游魂詎乘間宵遁反施詭計偽我四鎮直逼桂林旋陷全州及湖南道州攻撲長沙我軍屢勝乃竄岳州水陸東下猝至湖北壬子十一月十二日陷漢陽十二月初四日穴地攻城陷武昌省分股陷黃州提督向榮軍薄城下楊秀清韋正石達開抵拒屢挫知武昌不可守癸丑正月初二日秀全等遂率醜類下竄佔踞武昌省僭一月聞初至湖北勢甚窮蹙既得漢陽所獲貲糧軍火不可數計自益陽至蘄州武穴所擄民船戰船約數千艘新擄男婦約五十萬人旌旗偏野帆幔蔽江至此竟成燎原之勢官軍衆寡不敵望風披靡正月十七日未刻賊前船至安慶戍刻即陷屠擄四日而去直奔江甯二十九日至聚寶門初十日外城陷次日內城亦陷駐防兵巷戰靡有孑遺二月二十二日陷鎮江府旋陷揚州秀全逆改江甯省為天京僭

立宮殿朝儀徧布偽書廣署偽官遣逆黨四出犯山東河南直隸山西五月再陷安慶圍攻江西省九月破田家鎮再陷黃州十二月陷廬州省甲寅正月復陷漢陽六月復陷武昌省湖南北郡邑多遭蹂躪賊船直抵常德七月再犯岳州水陸兩股迭為官軍所敗殲其渠魁痛加焚洗所踞之地次第克復逆黨惶懼乃竄踞九江揚秀清遣石達開救湖北不果退踞安慶秀全仍踞江甯省住總督署妻妾親族皆自隨粵來盛置膳妾僭稱妃嬪其子僭稱幼主秀全僻處深宮從不出戶人罕識其面自知詐力不及楊秀清一切軍務皆委之任其裁決秀清自恃功高朝見立而不跪每詐稱天父下凡附體令秀全跪其前甚至數其罪而扶責之造言既畢其為君臣如初夫古之叛逆末路受制於臣下篡奪者有之縛戮者有之襲殺者有之然未聞跪而受杖仍尊為王者荒唐兒戲真蜂衙蟻隊之不若至於秀全等狂悖殘殺之罪擢髮難數罄竹難書應別詳賊情諸條內此但叙其倡亂以來大概俟俘獲之日録記諸首逆供詞隨時補纂也

秀清廣西滇州府桂平縣人住大黃江金田村之花洲原籍廣東嘉應州世業農秀清獨無賴為隸為傭皆不稱意後同洪秀全結夥謨送洋貨積殖自封秀清年約三十餘身中人黃瘦微鬚現損一目識字無多奸譎異常當結黨謨送商貨時洪秀全信任之獲利常倍既聚衆至三百人於金田倡亂封秀清為正軍師東王詭稱天父下凡附體妖言惑衆一切號令皆自伊出官軍追勦數數窮蹙秀全及韋賊皆有散志獨秀清堅忍多施詭計籠絡韋醜敗而復熾自粵西至江甯秀清皆與洪秀全同行洪秀全每至一處必深藏不出秀清則盛陳儀衛巡行閭市凡有軍務議定奏上洪秀全無不准者每批旨准二字不時頒賜衣飾食物每奏謝必優語答之現踞江甯省初住藩署三日旋移將軍署後移皁西門前山東鹽運使何其興宅盛營宮室多立偽妃嬪窮奢極欲每數日必朝洪秀全所立而不跪往往據洪秀全之座詭稱天父下凡附體任伊造言煽惑自洪秀全以下各偽王偽官皆長跪聽受數行畢仍朝洪秀全然後歸偽第出行多用鉦鼓旌旗如賽會屬下偽官惟奏謝恩賞逕達洪

秀全其餘軍務悉稟秦秀清聽其裁處傳奏以取偽旨多任心腹密布私人邏察羣下有言行可疑或為官兵內應及一切犯偽令事皆默識之突言天父下凡附體指出其人所行何事立時訊服重則戮天燈五馬分屍輕則斬首枷連累累時興大獄以示威猛以炫神奇故羣醜畏悚又陰察其才能可任使者以恩結之有殿左五指揮唐正財者總管水營船隻癸丑二月偽北王韋正遣其殿前右二承宣張于朋乘船上犯湖北張于朋性極凶險因爭船隻責打水營多賊衆心齊叛欲盡開船上駛投誠抑或各散秀清得信立至北王府將韋昌輝杖責數百張于朋杖責一千並傳到唐正財重賜金帛加封丞相銜用好言撫慰水營羣賊悉聽唐正財指使唐正財調停羣下始無叛心其權詐籠絡人心類如此然自恃功高一切專擅洪秀全徒存其名秀清叵測奸心實欲虛尊洪秀全為首而自攬大權獨得其實其意欲仿古之奸權萬一事成則殺之自取又欲以假仁假義欺人一切誥諭動以不可害民為詞殊不知羣醜猖狂奸擄燒殺無所不至神人共憤不久成俘此又秀清自謂為智而旁觀深笑其愚者也

逆匪雜載

凡賊攻城必先布奸細於城中煽惑衆心大抵說賊匪替天行道只殺文武兵勇不害百姓照舊生理平買平賣破城後合家閉戶可保無事若幫官兵守城必屠殺淨盡賊倉卒直逼城下城中人多不知賊情故每為所惑不肯協助官兵守城逮城破則有執旗渠賊率衆大呼曰好百姓開門勿出路見行人不問誰何概行戕殺居民益恐懼閉關下鍵賊但至一條街則閭城街市皆寂無人任賊長驅即有忠勇將弁率親兵百數十人與之巷戰安能抵禦其畏懦兵勇則脫衣棄械惟恐不速能逃則縋城否則避匿民舍詭稱百姓除全州血戰城陷及江甯駐防死戰外其餘破城無不如是

賊既進城必放數處洞開數門任賊魚貫而入賊目據衙署戕官吏羣賊搜尋街市兵勇見街市無人始挨戶搜尋任意殘殺擄掠將女人盡行赶出另立女館以女百長司馬統之其未殺之男子概行擄去分送各館當聽使聖兵譬如一家父子兄弟

童僕十餘人必分送十餘館使各不相見蓋防其商逃及謀內應也

賊皆山僻粗鄙人其稍知文墨者皆充先生多不出館擄掠故挨戶搜括者皆排刀手性貪最愛金銀美服次之姑無論古玩書畫毫不辨識即貴重服飾亦生平所未見凡見彝鼎圖書賊尤不愛必打破而後快不識洋表為何物將內瓤刳去誤認外壳為真銀懷挾以去他如宋明磁器及宋元明名人書畫墨跡宋搨蘭亭各帖乃希世之寶薦紳名臣先傳手澤亦一家之寶一遇逆賊非燬即糜爛之至可恨則莫殘毀書籍賊教目我書為妖書近日沿江各郡邑藏書之家如漢陽葉雲素先生揚州阮文達公秦敦夫程穆堂先生各第皆子籤萬軸多人間未見書不啻瑯嬛福地而逆賊一至非付之一炬即用以薰蚊燒茶甚至遺矢後用字紙擦之毀褻斯文上干天怒故有雷殛之賊

賊婆皆粵西溪峒村媼赤足健步無異男子初至江甯即傳偽令婦女不准纏足違者斬首已纏之足忽去束練幾不能移跬步而賊黨督令挑擡其號呼之慘可以想見

壬子十二月賊陷武昌初十日於獵馬場設高臺賊目登其上曰講道理鳴鑼於市命闔城人往聽內有漢陽生員馬姓者擠出人叢挨至臺下云有要言關白賊目令其前問有何說馬生曰爾纔所說之言一派傷天害理犬吠之聲何道理之有試問自有天地即有五倫爾賊頭於羣醜稱兄弟是無君臣父子亦稱兄弟是無父子男女分館不准見面是無夫妻朋友兄弟離散是無朋友兄弟可謂五倫俱絕即依爾所述只有兄弟一倫況捨親兄弟不認而別呼他人為兄弟乎如此悖謬是真無用之狂賊也於是罵不絕口賊目傳令五馬分屍四肢各駕一馬辮髮繫一馬用人鞭捶之五馬四蹄攢躍皆不肯前馬生肆詈如故賊不得已用刀分裂其屍云

湖北武漢江甯江南鎮江揚州等處多富商大賈士文民逸享承平之福二百餘年其驕奢淫佚恣情暴殄匪夷所思莫可窮詰故此數處受害最久被禍尤慘至可憐者莫過大家子女錦衣玉食不離保姆一旦倉皇被擄男或用為公子老弟猶可偷生婦女則概歸女館隔絕親人分與有壳之穀令其舂煮有援

引者或入繡錦衙餘迫令放足役使挑磚背鹽挑濠溝削竹簽要皆夢想不到之苦一朝受之其不死也幾希及其死也却有數等上等烈婦閨秀不待入館先即自裁其次者勉强入館知事不可為乘間就死又其次則忍辱偷生因不耐折磨不服粗糲挫折而斃至下則甘為役使甘受捶楚甚至有背鹽美婦行烈日中滷汗交流肩背無皮如着紅衫者嗟乎天地間至慘安有此耶然亦見人之一死甚非易事罪業未盡真求死不能也

江甯城中有一婦背負嬰兒被賊驅逐入館此婦遲回不行賊罵之婦亦回詈賊遂挺矛戳殺此婦壓兒於肩下呼娘不絕呱呱亂啼而不知其母已死一婦行於道上懷綳數月之兒且走且泣忽袖出一剪將欲自刺其吭復以淚眼熟視抱中兒遂大哭擲剪於地仍向前行賊之殘虐致天壤間有此慘境真不忍下筆矣

鰲翻一法以火藥置地道內則克録云揭堅城如片紙賊慣用之賊盡擄梆桂挖煤人另立土營破武昌江甯皆用此法但能堅守各垛口皆有人便轟開一處仍可堵禦城內覺察或挖通或開內濠灌水其法自敗故行之長沙南昌皆不效而賊反喫虧也

賊見廟宇即燒神像即毀其毀神像者亦欲以威刼人也神祇在天土偶本自無靈賊黨被其惑鄉愚本無識妄以為神且砍頭折足何況於人神且不敢為禍人何敢違其燒廟宇者一則以火驚人一則防鄉民團練以廟宇為公所及官兵設伏於其中也

奸淫之禁賊令甚嚴謂之犯天條和奸駢誅强奸則殺行奸者賊匪非惜人名節特欲人人精壯耳殊不知犯者自犯而尤多不可究詰每踞一城時有擡人頭兩顆鳴鑼游行於市斬犯天條某人示衆或一女人牽一長髮出首指為强奸一見偽官斷無生者然男子强奸和奸之案則從無犯者蓋賊多無賴惡少此風最甚凡見俊美子弟如獲至寶或認為公子或帶為老弟同居一室雖有分床之令更深夜靜其誰察之況比比皆然互相回護耶若遇有器識童子宛轉拒之賊亦不敢明言必將其送於極險極苦之地借刀殺之而後快然孩幼何知啖以果餌

刼以刀劍其不從者殺帝坐是而坐奸之賊又往往為童子所挾制動云出首甘與偕亡則賊技窮而奉順無所不至矣嗟乎賊蹤所至數千里湘楚少年猶多樸素若江甯揚州一帶其粉粧玉琢之幼童何可勝計乃一旦供虎狼犬豕之愛玩畧無顧惜任意蹧蹋言念及此有時怒眦欲裂有時悄然而悲耳

江甯揚州才士被擄者最多逆黨肆虐不敢明言往往記諸吟咏甚至以香奩詩為寓意者惜逃出之人不能全記茲就其記憶者載之朝暉隱約逗擔端絳幘雞人促曉餐驚起睡魔呼去去歸來仙步惜珊珊蝦蟆坐上開新法蟋蟀燈前憶舊歡來日鴻消還有約暫謀將息到更闌此指清晨役使婦女挑磚瓦聽講道理及來日挑濬溝也其斷句云惱煞一灣衣帶水青驄隔斷小虹腰此指禁女人過橋以籐條拍打也三千怨女如花貌百八佳人墮淚愁此指偽王選妃得一百八人也手執筠籃循曲徑眼看桃葉渡迷津此指文秀人借買菜之便以逃也燕子紅襟矜寵貴鸞兒黃帕肋嬌羞此指名教人降賊考授偽官也居然少婢稱如願大有佳人號莫愁此指賤者為賊任貴者備受磨折也曉看陌上春如織背負花枝盡米囊此指役使婦女負米也絕少君苗楚硯志翻同臣朔上書時文章豈為科名設氣節都因衣食移此文人自傷不得已而赴偽試也他如霜拓菊花寒更艷風吹屍氣腐猶香死縱投心猶是草生非薄命不為花似皆有所指云

廣西梁賊授散職者居江甯城中無所事事飯後三五同羣騎馬游街有句云朝餐莆畢燕辭寒七尺吳綾馬上拋公子聯翩齊縱馬教人錯認試春郊詩雖不佳然可知其悉游之狀賊擄得有贏江甯升職檢點癸丑三月封恩賞巫相四月告病開缺七月調為揚賊薄書十月升秋官又正巫相仍理揚賊偽府事甲寅二月封鎮國侯旋以夫妻犯天條革職五月揚賊令在刪書衙刪改六經令跖江甯明瓦廊大街前戶部郎中梅曾亮宅

咸豐三年歲在癸丑正月二十九日粵逆洪秀全楊秀清等始至金陵其陸路分賊營二十四座每營多者約二三百人少者約五六十人老長毛賊不過十之二三餘皆虜諸湖北安徽及各省者倘不關城紮營城外賊必疑懼未嘗不可以少勝多且

賊亦不得在外任意開挖地道關城後南門外米行百姓齊心殺賊賊幾敗不意聚寶門城頭開礮百姓乃散祁方伯覩此情形嘔血死其水路賊船自新洲戴勝關上游夾口泊起至七里洲下游夾口泊止船雖數千號究之賊數男子約四五萬婦女約二萬幼童約一萬且船密排於夾江之中偽王船泊於中段設於上中下用船裝載柴草內藏引火之葯三路縱火則船不得開成灰燼矣老長毛諒亦膽落數必竄岸死戰然散亂不聚戰亦易敗其新虜及女弱等惟有赴水而已得逃為幸乃關城未計及此可慨也

賊在城外搭高臺於曠野賊頭目數人登焉謂之講道理大率言天父天兄救人生出各偽王教導你們衆兄弟姊妹好大福氣將來享福無窮等語做出無數醜態而不自知其醜嗣後入城亦然又說言不殺人有先來進貢者給貢單為記大隊始不相擾人半信之送銀及洋錢米豕猪雞鴨等取偽貢單貼于門前孰意賊見單益搜索知其不備疑其私藏之多也

二月初十日北城地道賊之礮發城崩扒城礮又發石飛起打賊跌落死傷甚多賊亡命踹賊屍上捷足先登復為官兵鎗礮擊傷無算官兵爭割賊首持赴總局獻功兵力單賊擁至急調南門水漢西門城頭兵至北城禦賊孰知賊大隊從水西門扒城入開門直進于是兵賊交殺屍橫地上不計其數大城乃破上元縣劉公朝服坐堂上罵賊趣殺已毋傷百姓賊憐之乃急投署後清水殉難其餘殉難者未及考城內紳耆衿民舉火闔家自焚及投水雜經服毒不計其數

將軍不得已率官兵進皇城禦賊滿洲婦女亦登陴助守次日賊衆至礮發傷賊及死無算奈賊有增無減而官軍連日不暇食難抵禦賊扒城入將軍暨闔城皆殉難婦弱未殺盡者賊驅出城至河下殺之棄諸水

賊初入城猶未敢遽入人家懼有官兵藏伏路遇人必殺十二日見人則捉使抬屍棄諸河否則殺如是者數日傳鑼令百姓貿易如故不開張將搜殺但各鋪面已擄掠一空賊藉查人又搜索罄盡凡壯者強為聽使前後衣著黃補寫賊銜謂之招衣幼童逼為假子或為打扇打扇賊之小僕名常持馬鞭洋傘及

扇隨賊後蓋賊最愛童子相與嬉戲而已並無所謂童子兵一說其時老病置弗問惟不使男子歸己家歸則謂與女子私犯天條當殺於是男子先分館聚處賊乃得肆志入百姓家搜掠無所不至且搜出銀十兩金一兩者謂其私藏犯法輒殺之

秦淮兩岸青樓大半搬避利涉橋北有妓女王某女不及行賊至逼與歡女笑迎曰妾等以陋質得侍大王何修而獲此顧家有酒餚盍飲以合歡賊喜諾大噱醉女抽刀殺賊而後自縊於樓噫妓猶不屑與賊褻吾知媿於妓者衆矣至於從容不亂尤見其難

東賊使賊衆陋鎮江後擬即赴蘇杭忽聞大帥向至金陵之淳化鎮乃大驚調回大股賊守金陵蘇杭以是獲無恙大帥為東南保障益信

賊屢破停柩獲金銀送至開花新塚上元縣署後龍王廟東偏磴階下有浮土塚縣尊劉公葬是其僕孫某守焉賊跡至疑有銀錠初下頭眩而倒乃相戒為妖弗敢再噫公之靈不爽矣亦鬼神之阿謏也

賊之偽號必假天偽王號又加牛鬼蛇神字樣以為奇偽侯號亦然偽丞相有正副又正副計二十四名偽殺前丞相四名檢點三十名指揮三十六名偽將軍及總制俱分金木水火土無定數每總制一統監軍一軍帥五師帥二十有五旅帥一百二十有五司馬六百二十有五此為偽正職餘俱為雜職偽恩賞係職銜守城有巡狩將軍帶信有疏附總制關隘有提關指揮逆賊偽府有偽侍衛九十有六以天干及二十四氣分名左右史侍臣朝儀詔書詔命各數名東賊偽府有偽尚書承宣參謀僕射各數十名北賊翼賊偽府以次減于東賊凡管理賊物俱為典官由永安以前附賊者均為功勳加一等賊之偽官職名雖多均未足數徒以誇糧於人也記此俾狩遇者知其虛偽不足懼擒獲者知其偽職無所隱

賊服色如偽王帽用龍鳳馬褂袍鞾繡龍鳳侯相帽用鳳捻指帽用麟馬褂袍黃色鞾紅色將軍總制帽用獅監軍軍帥帽用虎均紅袍黃褂鞾黑色師帥旅師帽用彪均藍袍紅馬褂司馬帽用鶴有偽職紮黃巾餘用紅巾記此見其偽服色即知其為

何等職無所諱以逃其罪矣

東賊造大牀四面玻瓈中注水養金魚窮極奇巧牀長四尺五寸即此可見其搖亂之一端

金陵廩膳生員張炳元倡內應與大營約初九初十一日乘賊慶賀年節不為備出賊不意進攻東門偽守城官陳桂堂許斬關相應不意賊于初八日調陳桂堂至七里洲之賊水營初十日官兵至城外見城頭無響應乃返

張炳元謀內應因前言未踐而陳桂堂又調往賊水營乃間道赴大營與將軍議約期同志充買物者出城至買賣街官兵扮賣物者五百如期亦至其處計相見後把持城門接應官兵入城大隊隨其後適微雨官兵大隊聲號起未及買賣街賊覺城頭破發同志轉至城門門已開矣官兵迟開門同志入賊由是疑於東城內接門砌瓦巷容五尺長箭餘兩頭設大木柵以鐵索繞匝焉

越日大帥令六品軍功田玉梅入城與同志議約期登城頭俟官兵至城下斬守門及守破諸賊開門接應議未定炳元意欲於南門再得一路接應至南門遇陳桂堂之書使張沛澤扯至偽侯黃玉崑衙出首自言前與張炳元同謀誘炳元使得欽差印乃有據自後未見炳元今路遇之得以扯至玉崑刑訊無據又易他賊訊備極慘毒頻死復活言沛澤吸食鴉片我前見而勸之今挾仇誣我賊搜張沛澤館得鴉片等具殺沛澤復調炳元至北賊偽府加刑訊之炳元自知必死認通大營曰我係江南人非有老兄弟為首救我我亦不敢送羅織老長毛數十賊盡殺之而未及同志一人

同志始猶冀炳元得免嗣見事實將就殺急與大營計約田玉梅等九人入城與同志五十人訂期至東門城頭斬關接應至日官兵聲號起城上田玉梅等急斬城門守更守破長毛賊十餘人將開柵鐵索及鎖重匝未及開賊聞城外喧呼及破聲率大隊賊至玉梅等不得動手乃散伏於各館賊見五十人內有若機匠及脾尾與菜園人乃搜脾尾及機匠與菜園畏得欽差藍印三四張遂鎖禁數百人又搜各館得數百人俱禁於寺院賊意欲盡殺之嗣傳偽諭如有廣西館長取保釋去計殺二百

餘人炳元亦遇難至是機匠僅剩二千人牌尾館廢菜園僅剩數百人

賊前有招用泥水木匠之令玉梅等即扮泥水匠入城內應破閉城三日田玉梅等尚匿泥水匠偽將軍孫知禮衙內不意知禮打扇幼童自投東賊出首具陳孫知禮引進玉梅等九人狀東賊密令賊官討拏幸是日城開玉梅等先逸但鎖孫知禮及統下偽總制等數人殺之由是收前用偽關憑另用翼賊發牌出城記人數於簿入城再查對而各偽衙人等均不許擅自出城

五月洋人至東賊不准入城乃送入城書問東賊言爾我同教何以爾分男女館爾言天父下凡請問天父肉身木身可能一見如此類者數十條先是癸丑四月洋人至入城見東賊囑不打仗十一月又至勸和東賊怒洋人遂去至是乃有此書候東賊復東賊使翼賊與黃玉崐閉戶三日作偽諭答之不知所言然甚畏之

賊各偽王生日先期逼人進貢院考試出題如東賊九千歲及真道豈與世道同等語取偽狀元榜眼探花傳臚各一翰林數十進士數百東賊為東試餘賊仿此而東賊偽狀元取纔三日即逃走不知所終可見人心自有在也

賊偽詔改書如聖改正上改尚至祭祀祖先俱為妖二帝三王俱為僭悉改之改字如國改国華改花火改亮老改考亥改開丑改好卯改榮等類謬妄令人不解

獨秀峯題壁三十首

孤峯卓立聳南天憑眺關河意惘然四境風遒傳鼓角萬山雲瞑接烽烟邊氛未靖勞宸慮將帥無謀致凱旋多少不平懷裡事登高執筆恨難捐

李花落盡撲楊花洪浪翻排水一涯粵西自李世德李元發平後逆匪洪秀泉楊秀清接踵而起青白旗分千隊列紫荊山險萬重遮賊由桂平之紫荊山起事干戈潦草常滋蔓歲月因循屢及瓜賊自庚戌起迄于今三年矣試向潯陽江上望虎狼到處已無家潯州所屬四縣民人房屋賊過無有存者桂平縣南縣貴縣武宣縣

羽書飛報蹴塵紅瘴海鯨鯢繫聖衷金幣遣勞頒國帑先後發餉千萬紫泥新詔起元戎林少穆則徐張軍門必祿均由家奉命來粵觀梅和靖先歸道林抵

粵未至卒銘斗桓侯未奏功張到潯州未久亦卒太息將星沉兩地賊氛纍起
望無窮
聞道周郎善用兵將軍小李亦知名周敬修天爵李右梧星沅先後兩制府奉命來粵
千行坐擁心原壯一戰歸來胆已驚好勇無謀花亂陣潛師不
出柳藏營膚功未奏飄然去縱賦歸田恥聖明李星沅觀望不進疾終柳州周天爵亦引疾去
三年零雨未班師戎事彌縫洞主知餘粟更從天府運後撥餉百萬
使旌重見相公持賽中堂奉命來粵督軍絕無豹畧誅蠻寇空有鴉軍振
鼓旗賽中堂來粵接辦軍務帶有禁旅如此大權歸獨攬寶刀何以靖邊陲上賜賽中堂遏必隆寶刀隨帶軍營大小文武聽其節制
劍影刀光列從官重重帷幕獨盤桓圍棋自許爭先著飛檄忽
傳失永安固壘深溝容賊據缺斨破斧轉心寒孤城在望無人
近半載甘從壁上觀去歲閏八月秋賊據永安我兵隔水為營相持七月無敢抵城力戰者
春風春雨又花朝戰伐經年壯志消大帥不須紆上策單于昨
已遁中宵二月十五夜賊棄永安去封章連日稱收復中堂奏報收復永安城郭無人
感寂寥賊去永安城內雞犬皆無一片焦土而已最惜羣師隨四鎮糢糊身死報當
朝賊退去至大洞其地險極不能進戰四鎮強兵以行遂致使全軍覆沒四鎮亦遁至半途墜崖而死
伴食名真宰相同持籌莫展笑羣公達人知命身先退達都統洪阿引病還
巴客登場曲便終巴都統引病還至平郡而沒望似姚崇都寂寂姚廉訪瑩為上取擢特來粵西兩年以來毫無建立才如嚴武亦空空嚴觀察因周敬修保荐來粵不次升擢亦無所長見
南天更有飛來鶴辜負君恩獎許隆鄒鍾泉鳴鶴由府尹升粵撫抵任桂林上曾賜之詩有嘉爾賽鄒才濟忠之句中丞抵任以後才具渺然終日張皇已耳
頻來旌節駐南關團練規條到處頒鄒專尚團練規條告示徧部給所屬并令紳官往勸
浪擲黃金招壯士鍾泉募勇五百間日賜賞勸賞數百金空憑黔首禦諸蠻四境守兵全無鄒公以團練為可恃高談鎮靜全無備二月十七日賊逼六塘地方募中有勸張示居民鄒猶秘機緘故作鎮靜以示人臨事張皇莫濟艱二月二十八日賊臨城下中丞登陴束手無策看爾腸肥
兼腦滿一腔塵俗未能刪
榕城雉堞認迴環二百年來莫叩關誰使雄師班馬嶺任教羣
盜控牛山賊圍省城據西占牛山屯營訛言半夜聞風起羸卒六塘帶月還二十七日中丞遣兵往救六塘中途遇賊黑夜棄甲而逃獨坐東城看癸水讖詩應向古碑
刪古詩云癸水繞東城永不見刀兵今不驗矣
角聲吹起萬山寒賊似潮來湧巨觀象鼻鳴雷爭擲砲賊在象鼻山中

架砲龍頭近日徧招團賊至城下事急翰臣龍啟瑞殿撰遍招居民登陴守禦誓師不少登
陴哭臨渴方知掘井難幸有將軍天上落葵心向日報平安賊及
荔浦向軍門榮知必撲省城遂由賊後迂道荷笠而來僅率六
人兩晝夜枵腹奔程形容疲敝抵省登城守禦人心賴以稍安
單槍匹馬走連宵耿耿精忠答聖朝老范甲兵真腹滿武侯心
事共琴焦孤軍聯絡張旗鼓層堞森嚴靜斗刁更有偏師能直
搗橋頭痛絕霍嫖姚賊據城外烏都統蘭泰率兵三百直搗賊
巢賊衆我寡全軍遂歿都統亦腿中砲卒
火光燭照滿城紅附郭閭閻一炬空二十九日夜間城外民房為賊焚燬淨盡疑陣
縱橫參婦女賊遇戰間以婦女執兵擁後戰聲遠近雜兒童賊每攻城常有兒童搖旗吶喊
梯懸取月真成夢賊屢架雲梯攻城不克車走轟雷莫奏功三月廿七日夜賊用呂公
車攻文昌門我兵槍砲先施車中火藥被然賊傷數百人而退賊勢猖狂開夜宴笙歌如在畫
樓中賊每日宴城外得月樓笙簫迭奏徹夜觀娛我兵竟不能以一矢相加惟守城頭瞻聽而已
固守金城共枕戈綸巾風度自安和向軍門主守不戰雲車夜降排鸞
鶴賊每夜攻城見神光呵護露宿宵寒肅鸛鵝向軍門號令森嚴城上晝夜寂無人聲臨敵不
嫌名將緩論功當讓楚軍多賊圍一月楚兵竭力抵守遂保安全邊隅無限簪纓
集誰為承平奏凱歌
儒生從未讀兵書請戰殷殷計已疎鍾泉中堂不諳武備立意出戰以致安徽兵三百一

陣而亡出岫無心虛發矢我兵每戰未見賊隊空施槍砲臨江觸目早迴車見賊即退
危場偏有音懷我每戰兵勇與賊必通言語餘子何曾勇賈余余軍門萬青奉派來援畏
葱不堪一望草根纏白骨馬前憑弔亦欷歔
堂堂練局敞朱門朱方伯韓台團練總辦設局於家別有三峯屹立尊陳桂舫鄧善甫
朱述之三孝廉在局辦事氣象昂然自得禦寇不聞工畫策持籌只在效潛吞井蛙
團坐官私話階蟻聞羶晝夜奔堪笑重圍城下日旂槍收拾渺
無痕練局門首旂牌羅列賊來之日收藏不見
度支隨處置糧台用似泥沙亦可哀當道幾曾償實用長官各
自積私財憑空樓閣由心造依樣葫蘆信手裁粵西軍務前次報銷有成案
最惜帑金千萬出簿書虛冒一篇開
團練無須仗遠鄉省垣門戶慎隄防文人各受登壇拜城中紳士率民
登城防守各分七段旂隊稚子權教禦侮方垛夫不足至有以兒童充數桂管營屯看比
翼花名輪轉似迴腸居民守城按戶分抽間日更替青錢贏得毛詩數笑殺諸
君半入囊民夫每日給錢三百董事者裁扣過半
請纓半是牧豬奴氣趾高揚類總殊貂尾裝新誇整肅馬蹄聲
急聽糢糊上台薪水多虛給捷徑終南各競趨若問奇勳何處

紀街頭中夜亂喧呼

募民千萬繫巾紅名號衣冠迥不同（各路壯勇萬餘皆繫紅巾）未遇賊鋒先氣短縱抄民物轉心雄（各路壯勇渡河搶掠民物殆盡）江湖盜冦成都會（投誠巨盜皆赴省垣）田里桑麻剷地空（附郭鄉民各勇掠盡）辱及蛾眉渾莫禁椎牛還望奏膚功（潮勇在省夜淫婦女官莫能禁中丞每日椎牛置酒大加犒賞猶殷殷勸之使戰）深宵鈴閤自焚香（中丞每夜焚香上禱）困坐愁城莫主張退賊但知懸賞格（中丞有退賊十萬之示）逆詞翻敢附封章（賊射偽示入城中丞封以入奏）牙槍自衛團貔虎幽谷頻遷畏犬羊（中丞畏居節署移榻新安會館）笑彼無才真肉食安排遺表奏當陽

束薪如桂米如珠城郭重圍費轉輸蠹食每多肥小吏狼吞到處捉民夫練丁成市通交易（壯丁所掠民物竟開市售賣）良賈居奇較寸銖（省垣物價騰貴至十倍）最愛風流京兆尹理煩才調重當途（桂守月卿首令籌辦守城物料著賢勞）

百金懸賞遍傳呼內冦纍纍各被拘（粮台出示拿獲內冦賞百兩城內連日盤查日拿獲數十人）自有荊榛應剪棄偏多薏苡訟冤誣榕城斗大傳宵柝茅屋然燈晃夜珠萬戶千門同守望邊陲何日靜萑苻（城中排戶然燈防守）

春歸漸近熟梅天困守危城衆志堅匝月環攻多失計薰風微動又經年聲傳幾處聞班馬淚洒前途誤杜鵑絕妙敵人渡江去諸君猶自枕戈眠（四月初一日賊去無有知者）

碧蓮峯（陽朔山名）裏隱旌旗賊去賊來坐失機（中堂聞賊圍省城擁兵數千遠駐陽朔山坐視不援）擁得精兵甘遠避任他羣盜合重圍登樓王粲空悲賦（王少鶴主政隨營怯甚急欲北歸）化鶴丁仙早退飛（丁心齋主政隨營見事不濟托故而還）傳到桂林烽火息兒童又指相公歸（賊去十五日中堂回省）

賊來袖手竟無謀事後爭功轉不休荐牘濫邀新翠羽封侯偏說爛羊頭苞苴贏得書中考瓜葛聯來重上游更有朱門安坐客高官五品糴同儔（朱奇亭孝廉賊來之日閉門不出賊去後竟以五品保薦）蔓草遷延去更難永安城破又興安黃巾不少衝關賊黑夜先逃守土官縱有援兵皆退縮最憐民物盡燒殘倘教執法無私曲應斬商鞅剖肺肝（興安商令賊未至先逃遂失守罪僅降革而已）

天南要隘劃全州賊衆聯帆據上流伍部同心支半壁曹公高節著千秋粮空連日皆枵腹城破無人不斷頭遙指蓬山離萬里劉郎觀望轉優游（賊逼全州兵壯寥寥逾值伍都司帶兵數百過曹理村刺史遂留與民誓守賊圍十

日粮絕兵民猶為力戰三日殺賊數百終至城陷盡遭屠戮而劉長清帶兵數千赴援遥隔數十里坐視不救都司與刺史均死於賊矣

諸公拖紫荷君恩濟世無才負至尊昔日乘輿懷鄭相鄭夢白中丞祖琛撫粵有惠政前途芳草感王孫孫渠田學使粵西軍務曾為核奏賊陷城下局外籌畫時深感慨自憐吳下風流歇謂吳方伯鼎昌不惜勞師晝夜奔謂勞方伯崇光聞道徐陵新捧檄邊疆端賴固籬藩徐仲升廣縉新奉命來粵解組歸來隱敝廬鄉關擾擾更愁余承恩未效捐埃報感世真同燕雀居家室無依勞轉徙兵戈莫息致欷歔長歌聊當窮途哭誰採葛蕘達帝除

粵西紀畧

我朝承平日久朝野乂安士樂弦歌民恬耕鑿固已大車書於一統登仁壽於萬年并見四海懷柔普天肅靜迄今二百餘年矣楊大朋者湖南衡州府耒陽縣民也

道光乙巳二十五年間因犯案擬斬邑宰並捕其子楊秀清同治罪秀清懼潛逃廣東轉入廣西匿鬱林州邊境與土匪蕭朝貴馮雲山韋振石達開李振法黃生才七人結盟起意為盜旋有宋日綱胡以晄陳承宗李俊章羅大剛韋俊韋濱何震川曾天養曾立滄蒙得恩吉文元林鳳祥李開方許宗陽陳世保曾釗汪得勝孫應山王明成張寬賢俞興發石貞祥石達英韋得珍陶八郎傅學賢吉成子黃玉崑吳如孝何新金李壽暉鄭春潤劉勝芳等陸續入夥互招亡命嘯聚成羣漸有千人在鬱林江漬上下刼掠賊之踪跡水陸無定彼拿此竄或東或西官亦無如之何如是者兩年初楊秀清石達開有義父洪秀泉者廣東花縣人先在紫金山繼至佛山鎮愛山寨為盜羽黨衆多楊秀清等頓萌叛念遂與石達開兩人於

道光丁未二十七年春間由水路潛赴愛山寨商同謀反洪秀泉留之數月謂楊秀清曰汝等仍回鬱林先相機起事我暗濟資財如事成我再下山事敗即來山寨安身楊秀清喜以為進退可以自如遂回鬱林與衆誓約由此廣招人馬製造軍器其需用半由遠近刼掠半由洪秀泉接濟如是者又兩年聚衆萬人皆楊秀清部勒分別等次管領焉時巡撫鄭公祖琛志在感化過於仁慈以致盜賊蠭起迨至

道光三十年學政無可按試始以小冠上聞而不知賊勢蔓延
早晚晚乎不可驟遏庚戌秋八月遂首陷平樂府據之從者前
後共有一萬二千人官兵圍攻不克戰輒負賊留二千人守平
樂餘皆轉圍鬱林州攻二十餘日不能破遂解去九月陷永安
州除殺擄外從者約四千人逆酋賊楊張益莫能制惟提督向公
榮初與賊戰屢獲勝仗副將馬公龍親然大破斃賊尤多後亦
寡難敵衆時前任雲貴總督林公則徐因病予告在籍
令上特命往勦甚洽衆望林公力疾遄行賊聞之膽落俱有歸
降意詎行至粵東廣甯縣境途次溘逝中外嗟悼有天喪元老
之歎前任兩江總督李公星沅時亦乞養在籍
上命馳往勦辦屢攻未克旋亦病逝惟遺摺以向公係多年宿
將特保之衆稱所保得人
上又命大學士賽公尚阿徵調官兵馳往圍勦賊勢已熾仍復
負嵎
咸豐辛亥元年四月賊將攻粵西省城內伏地雷火炮俟夜竄
時暗然藥繩而出向公聞竄即帶兵數千追之其時四總兵及

諸將皆督兵入城搜捕適地雷震發全軍盡沒向公在途偵知
賊衆赴省僅帶六人即繞道晝夜遄行先半日馳至入城會同
巡撫鄂公鳴鶴副將馬公龍倉猝開門登陴守禦布置甫畢賊
旋至即冒向公弁兵大呼開城被鎗炮擊退賊遂驅衆圍攻向
公遣將出城迎擊并用炮轟退時廣州都統烏公蘭泰亦追賊
至在城外安營單鎗匹馬帶數百兵勇直搗賊營困寡不敵衆
兵勇傷亡烏公亦身受炮傷中要害僅以身免回營越二日病
故優加賜卹賊用竹製呂公車攻城不克又挖地道被城內挖
溝用水淹塌百計力攻計三十三日終不能破遂乘夜解圍竄
入廣東境沿途裹脅者又萬人至廣東封佔據之經兩省官兵
會勦辛莫能制是年九月賊由廣東封竄回粵西復踞永安州
冬月楊秀清等率衆赴愛山寨請洪秀泉下山許之遂帶萬人
同至永安洪秀泉由此悖逆自稱太平國天王下令不准薙髮
以黃盤紅黑布裹頭着短衣并造經咒每誦必誦其咒曰讚美
上帝為天聖父讚美邪蘇為救世聖主讚美神聖封為神靈讚
美三位為合一真神真道豈與世道相同能救人靈享福無窮

智者踴躍接之為福愚者醒悟天堂路通天父鴻恩廣大無邊不惜太子遣降凡間捐命代贖吾儕罪孽人知悔改魂得昇天此等造言惑衆不過一市井伎倆耳膽敢封楊秀清為東王蕭朝貴為西王馮雲山為南王韋振為北王石達開為翼王宋日綱為燕王胡以晄為豫王凡各偽王族人曰宗職其時李振法早病故以陳承宗為佑天侯李俊章為補天侯羅大剛等為丞相魯釗等為檢點黃生才等為總制陶八郎等為將軍立各偽職曰侯曰正副軍師皆丞相加封曰春夏秋冬天地官正副丞相左右正副檢點正副總制正副將軍監軍指揮師帥旅帥百長司馬等官每司馬管領二十五人內一小頭目曰牌長百長管四司馬旅帥管五百長凡各偽王皆另設六部偽官其左右護衛之人曰叅護賊衆號令紀律極嚴初遇向公等接仗雖敗亦死拒不敢退必待官兵收隊而後已時洪秀泉雖自稱天王因好色多病不能主事大權悉歸秀清掌管秀清粗知文墨早蓄叛心凡行軍詭計極多自謂善於御衆其實全憑權術鼓勵凶頑以故賊目中隨時獎拔者不下數百人蕭朝貴桀驁不馴以膽畧自負馮雲山恃有見識妄贊機宜韋振石達開宋日剛胡以晄等復仗其很勇不避衝鋒均為秀清心腹其餘黃生才等同時起事之人因戰功未多難與數賊並列賊中論功受職總以冲陣破城殺人為能退後者立斬自洪秀泉下山驟添萬人聲勢益大官兵圍攻未能得力

咸豐壬子二年正月楊秀清口出妄言公然同馮雲山蕭朝貴聚議宣言於衆曰負此一嵎終非久計桂林既難得手不如出粵西由兩湖下九江經小姑山直撲皖省則建瓴之勢成即由蕪湖采石進搗金陵倘僥倖能取則鎮江瓜州廣陵三處悉在掌中趁此犄角相恃長江門戶全無阻隔再派人四出紛擾乘兵燹之餘由皖江徑取兩湖并襲巴蜀漸逼粵西以通巢穴似此則進可窺河溯退亦足保江南然後遣衆滋擾河南直隸山東牽掣北兵不能南下我等坐享漁人之利矣衆曰善遂下令各偽王及軍師丞相檢點總制等預備啟行老兄弟准帶眷屬餘槩不准犯者斬入水路舉所掠美女俊童悉裝載隨行待至江甯論功酌賞不准私匿犯者斬沿途首重裹人次重擄財并

搶奪粮草鎗炮火葯器械次重搜羅美女俊童傳令後即於二
月杪全數竄出永安州
上以賽公任賊竄越褫職即簡兩廣總督徐公廣縉統師往勦
賊即於三月陷全州入湖南境圍攻永州府不下攻衡州府又
不下五月初十日陷道州留人守之又陷甯遠縣乏粮適麥熟
仍回道州收割以供衆食七月初五日分股勾結土匪竄陷江
華藍山永明三縣二十五日陷桂陽州署刺史李公啟詔等殉
難二十九日陷郴州連陷永興茶陵醴陵等州縣其大股則自
道州竄出擁入嘉禾縣城即由嘉禾徑撲長沙省城圍之在城
南安營省城屢濱於危幸官紳士民商賈衆志成城日夜隄防
極為周密即被炮轟城塌仍督衆擊賊立將城缺補築完固相
持兩月賊無計可施遂去長沙而陷甯鄉縣沿途裹脅者約有
五六萬人先是逆匪竄楚湖南提督余公萬清總兵劉公長清
等赴援不前湖北提督博公勒恭武調守岳州十月初賊圍攻
岳州府鄉勇獻城博公遠避賊即陷之遂入湖北境連陷嘉魚
等縣余劉二公以是褫職博公復潛入京師奉　旨正法二十
五日進圍漢陽府二十六日城陷知府長白董公振鐸署漢陽
邑令會稽劉公洪庚等殉難兼陷漢口鎮鎮與漢陽武昌形如
鼎足湘漢滙流帆檣蔽日凡海內富商大賈多聚於此故天下
大鎮有四惟漢口鎮最盛賊入鎮搶掠財物粮草無算裹脅壯
丁十餘萬復將沿江大小船隻奪取派老賊看管又下令搜擄
美女俊童裝載船中即渡江圍武昌城內雖守禦甚嚴與長沙相
埒而地勢稍遜相持一月向公帶兵勇數千馳至紫營蛇山占
其地勢接仗屢勝擊殺賊數千人無如彼衆我寡賊復遣人扼
之使不得進向公兵少粮乏又無援兵以致十二月初四日賊
用炮轟陷武昌入城殺擄佔踞巡撫常公大淳學政馮公培元
前任鹽道王公東槐等殉難賊用黃紅藍黑布分別裹頭搜取
人衣其長者截去下半凡小賊胸前綴黃白布上寫太平二字
背後綴黃白布或寫聖兵或寫前後左右中一二軍等字方武
昌未失之先傳聞常公主守城之議聞賊至即撤兵進城令文
武大小各官及紳士商民輪流登城日夜守禦凡捍衛之具無
一不備賊屢攻未克旋遣奸細冒向帥弁丁呼城欲入云有密

計面約公知其僞用鎗擊斃賊送晝夜用炮轟陷之
上以粤督徐公軍行遲緩既難禦之於前又弗躡之於後因是
褫職時賊勢已大遂萌窺伺中州之漸
上命已革前任陝甘總督琦公善賞給都統銜帶兵馳赴河南
相機堵勦以直隸提督陳公金綬佐之賊又泝萬人由大江乘
船攻陷黃州府搜裹一空用船裝運送回武昌由此兎鋒益莫
之敢攖
咸豐癸丑三年正月初三日賊衆由武昌起行令五百人放火
五百人持刀將所擄少壯男女盡皆脅載上船水陸並進接續
數十里所過黃蘄一帶州縣及大小鄉村均被蹂躪先是孟冬
十月武昌被圍
上命兩江總督陸公建瀛為欽差大臣統帶舟師赴九江迎勦
陸公至九江遣壽春鎮總兵恩公長帶舟師先行適賊由武昌
順流東下恩公接仗失利舟師潰力竭投江陸公所帶弁兵開
恩總兵敗亡皆爭先由九江順流疾退僅存隨身數船公亦祇
得折回金陵凡沿江扼險先經布置之師全行潰散公同署後
密畫禦賊之策連日不出議事羣情疑惑各大臣連章糾參
上命褫職即以江甯將軍祥公厚兼署總督初九日賊到九江
府府城已閩無人賊無可留戀遂帥衆蔽江而下十七日進陷
安徽省巡撫長白蔣公文慶等殆難賊入城劫獄出犯各授刀
命逢人即殺後劫倉庫倉中係新兌漕粮米甚多藩庫存銀三
十餘萬兩悉為賊有狼山鎮總兵王公鵬飛值城陷帶兵遠避
奉
旨正法大賊目住三日留萬人守安慶餘從水路徑發二
十二日過池州府邊界設戳尚少次晨偽東王乘輿出境亦以
黃紬裹頭戴黃風帽着短黃衣至太平府邊界未入城以府名
太平與其偽號相同故也二十四日至蕪湖縣賊目黃生才首
陷城而入留賊踞之二十八日至江甯賊目韋振石達開爭先
攻之不克當是時賊早有奸細入城布流言貼偽示皆曰不殺
百姓及逼城下省垣各門皆壅土堵閉賊又繞城遍告曰百姓
毋驚照常貿易每購什物與倍其價見有乞丐輒擲多錢百姓
見之不知其詐愈被籠絡二月初十日賊在儀鳳門外十數武
靜海寺內暗掘地道用地雷火炮轟塌城墻支餘賊衆登陴師

潰旗兵奔內城江甯將軍署總督祥公厚副都統霍公隆武江南提督福公珠洪阿及前任廣西巡撫鄒公鳴鶴等殉難惟前總督陸公建瀛初傳自縊旋據江督怡公良奏據逃出難民僉稱於十廟地方遇害照例賜卹凡百姓觀望者皆被殺一日間屍積如山十一日內城陷八旗男女殺無噍類計官員兵丁及男婦遭劫者約三萬餘口十二三日賊在大城內外及遠近鄉村擄人為兵得農夫匠作強有力者數萬人又傳令進貢免其差役維時爭獻財帛牛羊等物冀免差詐料賊即視貢之重輕分人之貧富持此窮搜不容稍匿迨十四五日後則挨戶括取財物由是或縊或溺或舉宅自焚者悔不勝計此外殺者半降者亦半其降者男左女右母子夫妻不許同室男按二十五人為一牌管以司馬女按二十五人為一女館用廣西大腳婦管束逃出者甚少先是

上以提督向公由粵西跟踪追賊著有功勳賊亦憚之即簡授統帥之任公遂即日起程晝夜不息或恐疲乏公乃曰業已不及尚遲滯乎及抵江甯城果已失因離城數里紮營賊迹稍斂各

偽王又在內派人修城城外安營處處嚴守為久據計此金陵被難記所由作也揚秀清旋遣賊目帶數百人於二十三日入揚州府餘合陸續前進又遣賊目羅大剛等帶領萬餘人攻陷鎮江府分踞瓜州前

道光壬寅二十二年暎咭唎夷人由海道駛入圖山關陷鎮江府進擾江甯沿江各郡縣皆震恐揚州有江壽民者倡勸紳商斂銀十萬并備牛酒等物載數船親赴江甯呈送求勿擾暎夷如約壽民由此得名今又效前法勸衆斂銀物送江甯告以來意楊秀清等偽諾復紿之曰我等不似暎夷圖利今着爾等回可告大小官員權出城暫避并令各家挨門以黃帝寫順字粘貼我隨後遣頭目止帶數百人前往搜拿土匪察看情形凡貼順字者秋毫無犯不貼者拿送江甯治罪不過駐住數日事畢即回然後各官進城彼此相安無事只要百姓順我既無傷賊又免差徭任其安居樂業爾往言之銀則代我轉賞窮人僅收禮物已足壽民以為得計徑回廣陵遍告鄉里并邀衆力請各官出城駐避庶保億萬生靈官因衆心難拂轉恐激變出待援

兵霎時合城均貼順字所搬出者不過各官及大紳大富十之二三而已不數日賊果帶數百人至進城在各廟擾住秋毫無犯賊故意帶人往各街查看皆貼順字遇見乞丐遍給碎銀凡買物說一給二無不闗傳稱善間日又有數百人陸續進城均往廟中管束甚嚴居數日無一人上街滋擾並言係東王派往鎮江俟齊集即行到半月後聚有數千人適官兵赶到離城紮營賊衆聲如鼎沸將各城門關閉揚言百姓裏應外合設計陷害遂脅制壯丁上城守禦又逐戶驅令婦女散處各大屋派本地大脚悍婦管領男女不准相混又逐十餘歲男孩衆賊分派伺候其男女各編冊不許同室與金陵合辦且縱賊搜擄十室九空幷挑美女俊童數千驅令上船連財物派賊目送江甯進貢由此合城男女或自縊或投井投河或在船投江死者不計其數賊始命壽民在內安撫繼因圍攻甚緊復命上城誘退官兵壽民不肯責打二百幾死旋即自盡候補鹽運判周公貽候補鹽大使武公林候補批驗大使陳公大馨候補運庫大使張公式瑛候補鹽知事諸公嘉祿恩公善候補鹽經歷王公鴻漸

候補鹽經歷邵公錕同姪廩生邵公沅堉生員邵公鎮候補鹽知事孫公紹恒同子孫公應培康培嶺培江都縣教諭黃公元灝幷各眷屬家丁等同時殉難均賜卹

上命琦陳二公統帥官兵由豫皇馳赴揚專勦嗣又命剿鄂侍郎雷公以誠幫辦軍務復命川督慧公成統帶黑龍江及盛京官兵又命侍郎奕公經均赴淮揚一帶防堵命理藩院尚書恩公華統帶吉林官兵前往淮徐一帶進勦共計軍數二萬四千餘名恩公行至山東兗州府截留旋赴河南協勦餘皆圍攻揚州數月不克賊中所憚者惟肅州鎮總兵雙公來勇於接仗後因奪城力戰首先登埠奈後援不至受傷陣亡優加賜卹前江蘇巡撫揚公文定在江甯辦理防堵適陸制軍自九江折回遂移駐鎮江迨賊至城陷退守江陰至是褫職

津門聞見錄總目卷四終

津門聞見錄總目卷五

林李吉三逆北竄犯津紀　天津郡福森東園

癸丑三年四月逆首洪秀泉之黨林鳳祥李開芳吉文元左右丞相奉楊逆令由楊州（楊州江蘇省至京二十二百里省二百里）調回南投卜有遇僧則亡之占一出南京（南京江蘇省江甯府至京二十四百里）故逆等共告奮勇願帶四軍約萬人由南而北以擾亂中原過廟必燒至於殘害百姓與流賊無殊於四月初八日由六合浦口（江甯府北一百五十里）滋擾滁州（安徽省至京二千二百里省二百二十里）破臨淮關直趨鳳陽（安徽省鳳陽府至京一千九百八十里省五百五十里）二十一日攻陷府城縣訓導吳耀文陣亡縣主簿張士林罵賊捐軀衛守備王學海全家被害賊又竄踞無為州（太平府東南二百六十里）退後復由太平嶺（安徽省至京二千四百六十里省）暗撲巢縣（太平府東一百四十里）等處

上以撫軍李嘉瑞藩司奎綬布置無方均褫職凡係府縣受傷未死者褫職留營効力贖罪又以所派統兵大員必須事權歸一以專責成遂命奇善以欽差大臣統領江北各路官兵均歸節制滁鳳一帶命內閣學士勝保與周天爵江甯將軍托明阿貴州提督善祿等統兵合力兜勦時賊復由鳳陽分陷潁上（安徽潁州府東南一百二十里）霍邱（府東南二百九十里）等縣進攻亳州（府北一百八十里）五月初四日陷之署知州孫椿臨陣遇害吏目劉然被賊砍傷其子劉芬劉芳皆從死妾江氏自縊署哨官錢文獻陣亡賊留兩日初六日竄陷蒙城縣（府東北一百八十里）沿途裹脅入河南境初七日陷歸德府（河南省至京一千八百里省二百八十里）教授殷聚五商邱縣訓導汪錦衆將范正倫加同知銜候補通判章光熊加知銜前任商邱縣錢文偉加同知銜候補知縣孫惠霖前任永城縣呂贊揚并其子候選縣丞鍾堉加知州銜前任溫縣知縣錢世瑞等皆殉難惟候選通政司經歷陳勳及其妻媳子女等闔門遇害初九日賊由劉家口沿堤突至甯陵縣（府西六十里）陷之初十日又至睢州（府西一百里）并陷之至此其裹脅良民約有十餘萬矣遂乘勝直搗河南省城（京西南一千五百四十里）

上以巡撫陸應穀不能先事預防褫職留任并以賽尚阿徐廣縉不得以失律置身事外賽尚阿發往直隸交訥爾經額差委徐廣縉發往河南交陸應穀差委賊遂於十二日圍攻汴梁前勝

克齋早寄書於開封府令官民等務將城外房屋急早拆毀不然賊到城外必據住房屋暗施穴地轟城之法城必陷依言周妥十二日夜間忽大雷電風雨交注太平莊等處數十株大木皆拔賊營火藥盡濕城外濠水至數丈深十三十六等日賊屢敗退據衆傳說係護國伏魔大帝顯靈每當夜深攻城緊急時見一赤面長髯人手執大刀馳馬指揮前後隨從者不少又兵勇下城隱隱若有人指引行走如飛賊因是皆驚畏不前而汴垣防守愈嚴又無間可入於十七日賊遂散其零星匪徒隱匿

祥符縣 開封府附郭 附近村莊經邑令何懷珍親身督率役勇等總城而下赴鄉窮搜在東鄉馬頭鄉斬獲甚多并擒賊目董榮搜出偽功勞簿二本詳載各賊年歲里居偽咒語一本偽書二本是日解圍有小股賊由許州 陳州府轄至京一千七百九十里省二百五十里 撲鄭城 許州東南一百二十里 奔逐平縣 汝甯府西北九十里 經總兵指山督兵追勦殆盡其賊之大股復聚於朱仙鎮 河南開封府祥符縣所轄 鎮為四大鎮之一至則殺掠一空前癸卯秋間中牟河決鎮係頂沖商民蕩折今又罹寇氛民亦何辜至於此極

上以賊匪竄擾豫省山東直隸皆係接壤迭命恩華瑞昌與東省巡撫李秉衡辦山東防勦事命大學士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同直隸藩司張集馨大名鎮總兵董占元專辦直隸防勦事賊經中牟 開封西七十里 鄭州 開封南 鞏縣 懷慶東北一百二十里 於二十五日至汜水縣 開封西二百五十里 陷之渡河官兵北岸禦之大戰移時因賊勢太衆官兵不多勢難攔阻賊亦未能得志因乘隙從旁偷渡過河官兵散亂賊陷溫縣 懷慶東南五十里 復竄武陟縣 懷慶東一百里 經武陟紳士帶勇隨同大兵攻勦將賊逼逼至司馬集圍困之六月初

竄擾懷慶府 河南省懷慶至京一千八百里省三百里 初三日圍之初十日上以大河南北官兵雲集不可無人統領以一事權特命訥爾經額作為欽差大臣領給關防并令河南河北各路官兵統歸節制又命恩華托明阿勝保幫辦軍務并命河南巡撫陸應穀陝甘總督舒興阿山西巡撫哈芬山東巡撫李慈坶着督兵會勦時懷慶被圍甚急太守余炳燾與河內縣令裘寶鏞督兵民力守危城城本三面皆房屋止有一面靠水賊據民房連日攻城不下城內官民皆為之死守賊忽按兵不動衆方疑之有獄

中人上言賊按兵不動者必於城外偷挖地道用地雷轟城宜早為之防隋闔城大駭裘寶鏞急提出監犯任隨成等十五名設法察驗用水灌之先後破地雷十三處有一處從門洞穴入難以立辨賊用地雷轟開十餘丈致敵樓下如城道裘縣主因城被轟塌下體已陷坐墻中猶呼衆開鎗擊退於城之賊尸横滿地賊猶攻之城內婦女老少燒水燒油潑之大戰一日賊衆少却一夜之間破城修完斯時雖訥帥等帶兵皆至鏖戰未能即為破賊城內糧米短少未免心慌有一老人年過六旬從背水處用繩繫下暗渡而至大營面見勝保等跪而大哭曰闔城生靈十三萬有餘被圍兩月現今止有數日糧大人若不速為退賊一城性命難保勝保聞之淚下因代為籌畫將勝營號衣旗號花樣交與老人老人依舊渡水入城甫一夜間城內號衣旗號與勝營旗號相符賊見之大驚疑亞夫之軍從天而降勝保引兵前進城內兵民亦出為接應賊接城難為即下纔有去志七月二十八日賊解圍潛遁訥帥奏稱賊已勦除餘賊逃散功歸督憲

上厚賞之送令賊西過山西太（賊圍懷慶兩月有餘易危為安皆仗二公之力保全而裘公其最焉余公即加按察司銜升陝西鳳邠道旋升豫皋裘公加道銜坐升懷慶府八月初二日陷（山西絳州東南二百十里）河東道張錫藩督兵防勦被戕縣令晏宗望因防兵潰散猝不及備身受七傷殞命旋陷絳縣（州東南八十里）又陷曲沃縣（平陽府南一縣令丁璜教諭魏懸書訓道彭齡典百一十里）史仕忠運與在籍前池州府知仇恩榮等均殉難初十日直撲平陽府（至京一千八百里考五百六十里）陷之知府何維墀同知郭升均遇害兩郭公全家盡節為最慘賊有窺向太原之意勝保分兵三隊一隊繞遮其前以據險要大戰數日官兵勝少敗多然賊亦不得直到太原仍竄陷洪洞等縣（平陽府西北五十里）共陷一府六縣獨洪洞縣死人甚多

上聞震怒將晉撫哈芬褫職賊由洪洞東竄出山西擾及畿輔直督訥公奏請馳回正（七府至京六百一十里）防守上以各路要隘相距較遠勢難兼顧時勝保由懷慶追賊於八月二十一日特授欽差大臣命各路官兵及地方文武統歸節制頒給康熙年間安

親王所進神雀刀交新授山西巡撫恒春齎往仍命恩華托明阿善祿幫辦軍務春至隆馬二十四日賊由山西黎城縣（潞安府東北一百一十里）復擾河南涉縣（彰德府西北一百二十里）武安縣（府西北一百六十里）遂北竄直隸境

上以隆應寇未能預籌禦賊職而河南巡撫以署山東藩司英桂升補二十七日攻陷邢臺縣（附順德府至京一千里）屬之臨洺關（廣平府遊擊所轄至邯鄲四十五里）分防同知尚憲曾被害其妻妾幕友家人均殉難二十八日陷沙河縣（府南三十五里）邑令長白玉衡並其妻妾同時遇害

二十九日陷任縣（府東北四十里）教諭張秉廉殉難三十日連陷栢鄉隆平（趙州南六十里州南九十里）等縣正定郡城吃緊訥公出城巡避

上以訥公坐誤事機九月初三日特　旨褫職賊由正定迤南於初二日竄擾趙州（至京七百四十里）分股徑撲州城陷之初四日攻陷欒城縣（正定府南六十里）縣令唐盛被戕身首異處悚受多傷典史陳虎臣守禦北城亦被害旋即紛竄藁城縣（府東南六十里）陷踞之訥公因是役又發往軍臺効力並以恩華自懷慶解圍以後逡巡潰竄任意遷延亦特　旨褫職賊於初六日由藁城竄陷晉州（府東九十里）署知州揚雲鷟被戕幕友王長申並僕從二人同時殉難初七日撲陷深州（至京六百里）踞之賊進城時刺史陳希敬州判顏錫敏等朝服共坐公堂而飲見賊至大罵不止遂皆被害時有武弁黑姓者代兵千人屢次衝入如入無人之境傷賊數百人被擒枝絆住落馬賊得便殺之深州東門外景家莊至城三里有郭敬一年屆七旬素嫻武藝有子四人及門數十人忽見五六賊至莊擄掠老人殺之賊知之率大隊來攻老人與子弟闔村人等相抵一夜殺賊數百老人自戕於陣其子弟逃散勝帥督兵追賊於深州接仗多次賊於二十日全股由東南竄陷獻縣（河間南六十里）并陷交河縣（府東南一百十里）邑令孔慶鉌開賊至易服以待遣其子孝廉繁渥速行孝廉堅不去賊至重其為聖裔羅拜之父子同罵賊被戕並將屍身燒燬情極慘烈

上以一門忠孝照知府例賜恤二十五日已時犯滄州（天津南一百八十里）刺史沈如潮會同城守尉德成調駐防兵與民勇約萬人德公言曰我輩食

皇上二百年俸祿不准一人逃竄於是領兵勇出城接仗在距

城南二里餘龍王廟地面與賊相遇三戰三捷傷賊千餘名至申時因寡衆不敢火藥亦盡賊大隊皆到縋出官軍之後全軍皆沒獨德公自帶重傷同本處姜姓者復透重圍入城燒燬家口及城內炮藥德公投水自盡賊隨後入城沈如潮罵賊不屈全家十三口同時殉難而駐防官兵被難者共計婦女一千八百三十七口幼丁四百八十口漢人死者不計其數姜姓素以勇聞奉德公命殺出逃生手執德公所與雁翎刀一路殺賊四十餘名身無寸傷遂從西門沖出渡水過河因此得生又有武生劉鳳藻滄州巨族也因團練義勇全家被害賴有女僕偽認其幼子為己子纏得不死二十六日入青縣境（府西南一百七十里）縣主出城隱於荒窪狐狸窩因此得免二十七日陷靜海縣（府西南七十里）縣主江安瀾出城避於村莊被仇差役逼之投水而死二十八日清晨發天津（至京二百四十里）縣主謝子澄者蜀之新都人循吏也素賢能善團練甚得民心聞賊至即率兵勇離城西南十里稍直口相持賴天津兵弁王寶慶從勝帥營中失期而來擺列陣勢兩下鎗炮齊發被協鎮兵將賊首開山王禿子打死見我兵勢大欲從旁流喚船縣主已猜令義勇頭董姓等伏鎗排於中流相候出其不意抬鎗齊發斃死賊衆數百名賊方敗走屯據黃家墳賊困憊已甚滿地睡倒直如死人惜我兵不知虛實未肯深入賊從南京而來從未遭此大敗是日也賊後隊在靜海縣界為勝帥所迫川兵真奮勇直前幾乎將城打破可惜三更時收兵回營十月初一日賊據津邑楊柳青及靜海城獨流鎮勝帥委善祿達洪阿等帶兵攻打靜海城勝帥帶數人乘小船由後河至天津怡親王奉命帶京兵數千亦到勝帥至津募勇三千於怡親王合兵初五日攻賊於楊柳青（至天津三十里）賊衆退歸獨流（至天津六十里）官兵紮營梁王莊慶祺屯兵後河用水為壘是時上調蒙古各部兵於九月初九日命御前大臣科爾沁扎薩克多爾郡王僧格林沁將之並頒給訥庫尼素光刀令統領蒙古諸王及京營各將軍都統等馳往合勦與勝公等前後夾擊九月二十五日又派領侍衛大臣土默特貝子德勒克色楞統帶東三盟官兵馳赴勝營幫辦僧邸出兵紮營王家口各處大營出隊與賊相持亦無大勝負砲聲不絕至十一月二十三日勝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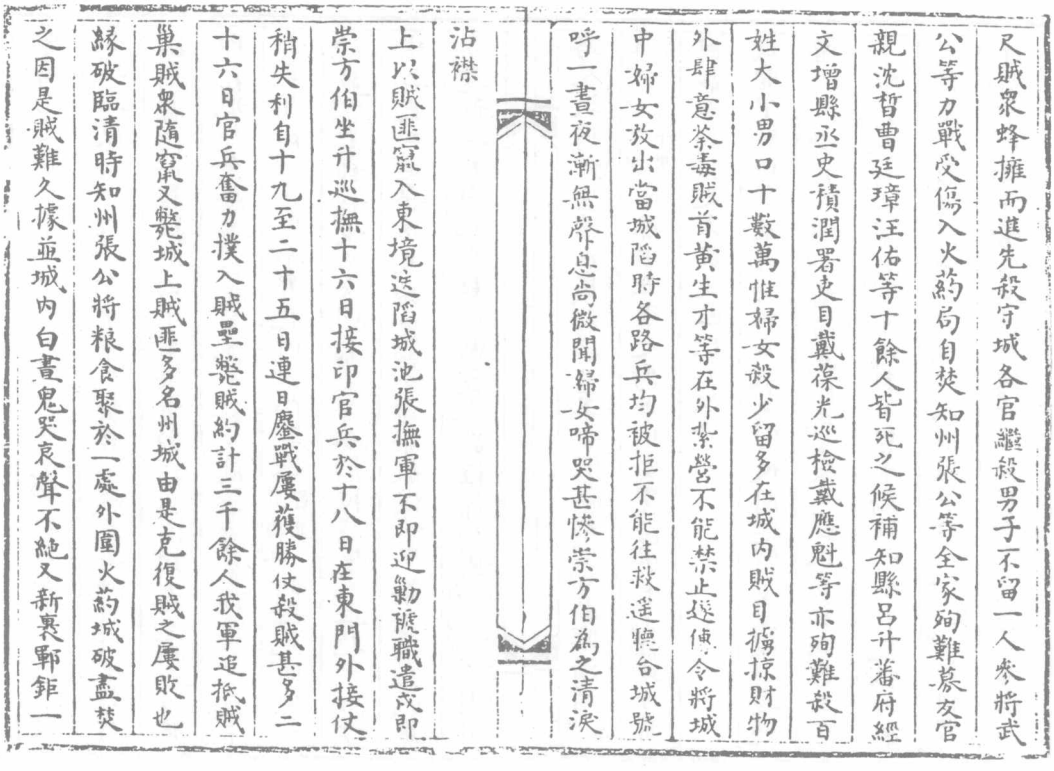
上後河會客達公與謝縣主佟都統出隊至酉時賊陡出接仗
我兵鎗砲齊發不分勝敗烟氣冲天賊暗用馬隊從獨流東邊
圍來官兵隊亂因此大敗神武五尊皆失佟都統抱砲而死謝
縣主被賊匪高剛頭搠傷投河自盡後得尸於河內津民無不
揮淚叩莫道旁同聲嗟惜

上聞加恃恩奉　旨賞其子五品頂戴及後補知府諸鎮因敗
自盡同時陣亡官兵義勇死者無數勝帥回營設掌旗者四名
殺本縣馬夫一名對達洪阿自揑滿口流血達公因此實降三
級明日勝帥親自出隊與賊大戰多時賊退回獨流死者無數
日暮官黑勝帥亦收兵回營又出隊與賊接仗天津武生徐亨
亦身告奮勇接仗時挺鎗直前連挑騎馬賊二名直抵賊營下
被賊擄去不屈而死官軍四集連日攻打又百日屢有斬獲賊
不能支潛通揚秀青信乞撥衆救援秀青隨於夏官正偽丞相
黃生才夏官正偽丞相曾立洛冬官副偽丞相許宗陽夏官副
偽丞相陳世保等帶領十五軍每軍五百人共七千五百人於
冬月赴皖聽候調遣歲終傳令命黃生才總管各軍會許陳以

下悉聽黃號令往北救援吉文元林鳳祥李開芳等黃生才率
衆於甲寅四年正月初七日由皖起身復陷英山六安州西南
三百六十里潁上潁州府東南一百二十里等縣初九日至桐城縣安慶府東北一百二十里十一日
至舒城縣廬州府西南一百二十里桐舒本為賊踞六安州至京二千九百五十里省四百四十
里土匪又勾結舒城逆賊誘其前來遂於十四日圍攻之至
十七日城陷殺戮萬餘人搶掠財物粮草無算並分擾正陽關
等處六安竹木茶麻為西南稅貨來源至是焚搶一空商賈畢
跡二十一日賊由六安起行陷蒙城縣潁州府東北一百八十里二十四日
至正陽關圍攻三日官兵潰破東門而入殺擄無算二十七日
從正陽關繞僻道行二月初五日陷河南夏邑縣歸德府東一百二十里
迭竟殺擄初七日仍由僻道至蟠龍集留五日遣人在豐工黃
河渡口搶大小船四隻分作兩晝夜渡登北岸二月十九日陷
豐縣江蘇徐州府西北一百五十里二十日行數十里入山東單縣曹州府南一百五十里
境時署單縣令盧朝安城鄉團練甚衆聞賊至會同營卒紳士
帶領兵勇迎勦賊知有備遂走邊界前起中起已過惟末起猝
遇傷賊數百人中起折回救助又傷百餘人賊怒傳令一併擒

仗兵勇不免傷亡幸濟城濟甯州東南一百六十里內另有設伏賊即遄行闔城始保無恙二十二日陷金鄉縣縣署令楊鄭白署典史葉國霖代理訓導兼教諭公戴東城汛把總何秉綸等均殉難惟楊公妻文幕友戚屬家丁俱被戕一城男女殺無孑遺二十四日陷鉅野縣曹州府東一百四十里樹雲梯入城署令朱運昌教諭辛本純典史孫駿把總張永隆外委傅君平均殉難殺戕甚多二十五日過鄆城縣府東北一百里署令王煊固領設汛兵單弱士民呈請酌改營制於二十日進省二十四日在省聞賊北竄星夜赶向途次知縣城失陷其妻在署罵賊不屈被縛於柱亂箭射死剖胸支解典史韓景昌被擄受傷二十六日由鄆城東北而行到張秋鎮鎮無預備賊誤以為順己也甚喜除戕壽東主簿韓怡陽穀主簿史榮曾外殺擄甚少留一日行二十八日進陽穀縣兗州府東北二百里破南門而入知縣長白文顓甫由商河撥調履任未三日被戕殉難典史徐厲嗜巷戰力竭與其子本林並戕於街殺戕甚慘搶掠一空二十九日至莘縣東昌府西一百里人民先期逃散典史一月前引疾邑令廖公先已撤任調署縣令適在半途患病而已撤令帶同丁役上城遥望見賊敵野而來丁役逃散合城止廖公一人一騎不得已馳奔府城告急賊追至中路幾隨馬帶傷加鞭狂走四十里傷重難行入沙鎮養息賊無可擄即在城外紮營黃生才等汴千餘人赴張曾集掠粮草大隊未去三月初一日由莘縣起行攻陷冠縣府西二百里知縣昆明傅士珍並其妻妹姪女及妾同幕友等合門被戕家人止抱一幼子出典史武進瞿濬夫婦罵賊不屈亦被戕城中荼毒備至殺無孑遺初二日由冠縣起行賊意本欲住館陶縣府西北一百二十里因引路人誤行遂至清水鎮初三日至李官莊初四日至臨清州至京七百六十里省一百十里在離城五里之馬市街安營遣數千先往攻城時因靜海獨流之大股逆匪已全數於咸豐甲寅四年正月初九日乘大雪夜間逃竄至王家口適遇僧邸大營在此僧邸督帶馬隊與王家口莊民合勦賊因大雪不能行落後者皆死官軍追殺至白羊橋殺賊數千級勝帥亦追殺無數竄至舒城村盤踞旋又竄踞東城至大城縣四十里各村官軍皆到四面屯營官兵與賊屢次接仗死人多矣於二月十二

日林賊大股又由富莊驛南竄占踞阜城縣河間府南一百四十里經僧邸與勝帥兴濠三面高壘重困之各官兵俱臨濠扎營互相聯絡賊數日數屢欲奪圍思竄不能按仗多次天津武王寶慶頗與國出力亦在此地陣亡東省方伯崇恩預帶兵勇在鄭家口防堵聞南賊直撲臨清先期馳至督派弁兵迎擊又飭令城內大小文武各員帶同各勇出城合力施放鎗砲時賊衆甚多攻城者僅十之二統計新舊裹脅者共五六萬人苟非內外夾擊則鋒焰逼人勢難制其北上初五日賊悉數詣城圍攻守城參將武殿魁知州張積功等嚴禦於內旋經勝帥善將軍祿德員于勒克色撈張撫軍亮基崇方伯恩各路大兵咸集於外賊分數股且攻且敵使我兵內外左右不能兼顧時北來有驍勇賊目名喚楊和尚恃勇出探為張撫軍鄉勇所殺梟首懸杆賊衆大驚歎惜不已賊因圍攻日久轟塌南門城樓不破遂於三月十二日暗令偽指揮帶人在南門外挖地道十四日安置地雷十五日夜二更傳令點放又派許曾兩偽丞相帶二萬人在南門外看守開地雷發動城陷即行入內十六日黎明果轟塌數



尺賊衆蜂擁而進先殺守城各官繼殺男子不留一人參將武公等力戰受傷入火葯局自焚知州張公等全家殉難慕友官親沈晉曹廷璋汪佑等十餘人皆死之候補知縣呂升蕃府經文增縣丞史積潤署吏目戴葆光巡檢戴應魁等亦殉難殺百姓大小男口十數萬惟婦女殺少留多在城內賊目擄掠財物外肆意荼毒賊首黃生才等在外紮營不能禁止遂傳令將城中婦女放出當城陷時各路兵均被拒不能往救遂馳合城號呼一晝夜漸無聲息尚微聞婦女啼哭甚悽崇方伯為之清淚沾襟

上以賊匪竄入東境迭陷城池張撫軍不即迎勦疲玩遣改即崇方伯坐升巡撫十六日接印官兵於十八日在東門外接仗稍失利自十九至二十五日連日鏖戰屢獲勝仗殺賊甚多二十六日官兵奮力撲入賊壘斃賊約計三千餘人我軍迫抵賊巢賊衆隨竄又斃城上賊匪多名州城由是克復賊之屢敗也緣破臨清時知州張公將粮食聚於一處外圍火葯城破盡焚之因是賊難久據並城內白晝鬼哭哀聲不絕又新裹鄆鉅一

帶捻幅各路土匪每人腰纏金銀不願隨賊接仗彼此暗約千百成羣乘間陸續潛逃賊衆往追轉為所傷前後受敵賊欲往北又被官兵阻阨火葯粮草漸少見勢不利偽丞相等先已暗商傳令於二十四日夜間分股退出黑夜中凡係裹脅者紛紛逃遁約計數千人及至官兵克復州城餘匪向南潰竄旋經勝帥會同德臬于善將軍等親督馬隊兵勇於二十五日追至李官莊見全股悉窩入村內紮營官兵知賊內訌且逐次解散遂直前接仗傷賊千餘人二十七日賊由李官莊退走清水鎮官兵緊追又殺賊千餘人賊至清水鎮因有四賊目誤傳號令以行作止黃陳許曹命將四賊目斬首衆偽司馬求情不准各喧嚷欲散賊恐衆離心送置不問由此號令不行衆司馬亦不甚管束任聽裹脅者潛逃賊留鎮三日迭與官兵接仗殺傷甚多尚有二萬餘人無食可掠悉皆忍餓曾立滄黃生才暗商以官兵沿途追赶人倦馬殆又連獲勝仗兵勇疲乏必能備遂沁南來老賊各携火毬名為先鋒砲於二十八日夜深黑暗中進官兵帳棚縱火火隨風烈各營盤頃刻延燒數十座官兵奔避聲

如山裂賊見火熾兵潰曾立滄謂黃陳許等曰稱此追殺不難將官兵一網打盡從此返輸往北直抵阜城絶無阻滯乃轉敗為勝之機也黃生才亦以為然無如許陳以下衆賊目堅不相從曾黃俱不能制待為之長歎不已是夜大兵潰散隨勝帥者止數百人猶能督戰不退繼則僅存數十名督戰如故幸有接應兵至纔得無處二十九日傳令起身衆謂官兵已散連日辛苦欲休息一日而行黃生才亦無如衆何三十日由清水鎮將到冠縣有鄉勇知賊敗回各持鎗械以待勝帥督馬隊官兵亦俱赶上前後夾攻不能支殺傷賊數千逃散者不少衆賊目勉强收集存紮營盤雖有萬人而無火葯粮草曾立滄不敢縱火時追撲坐失事機又因連令歇息官兵怕能追及若止鄉勇百姓尚易設法制勝何至一敗至此衆怒欲殺曾經黃生才勸止或曰曾即於此時自縱或曰曾於是日潛逃不知所之由此賊衆各生異心當夜暗約薙髮初六日由冠縣起身各頭目擅自分股每人或帶千餘人或數百人分路四竄各被沿途官兵鄉勇百姓處處截殺其餘四散者又經濟甯州黃良楷由鉅野追

至金鄉督勇圍勦被傷甚多投誠者百數十人惟黃生才逃至
羊縣以下尚有四五千人官兵聚追鎗斃無算賊即將黃祈及
所穿黃馬褂衣履并太平天國夏官正丞相偽印全行拋棄道
旁紛紛如鳥獸散不相顧是捷也勝帥沿途督兵晝夜追殺至
江南豐縣徐州府西北一百六十里勦滅而還厥功甚鉅四月十八日由八
百里馳告
上覽奏深尚之賞加太子少保銜並賞還花翎頒賞御用冠巡
幸褂等件天恩亦優且渥矣黃生才僅身逃往偏僻小鄉莊潛
匿後討乞至觀城縣山東曹州府北七十里孔家集被官差盤獲送縣經
署令彭垣訊係東來逆首解赴撫軍大營旋又解省審辦其餘
強半沿途窮蹙號呼投誠發各州縣安置亦尚有由豐上下游
紮筏偷渡黃河竄回安徽境內被官兵民勇沿途殺死者亦有
逃回皖省江甯者總之人數過多漏網難免也時阜城賊目盼
赴援聞已敗亡相率謂曰莫予援也已與其困守於此坐而待
斃何如奮勇殺出或有生機衆皆稱善於是并力奪圍屢被僧
邸擊退旋復冒鋒刀轉鬬直前奪過三壘勿稍卻互傷千餘人
僧邸以官兵被傷者衆人已疲乏傳令換隊賊即乘夜間用火
球向官兵營盤內放火於四月初九日合隊南竄連鎮河間府吳橋縣
西北四十里在東光縣南二十里僧邸追躡之至則已立木柵掘深濠連附近
各莊全行佔踞大兵追到攻打多日未破副都統達洪阿奮勇
爭先已進連鎮被銃子所傷退出因重亡身僧邸從此多召民
夫圍九十七里掘濠築堤將賊圍住築堤有未成處李開芳
帶馬隊三百人於五月初二日由僻道竄入東境勝帥帶馬步
官軍追去賊突陷高唐州東昌府東北一百十里知州魏文翰罵賊不屈
被戕吏目先二日經魏文翰委赴各鄉代閱團練聞警帶勇馳
歸州城已失時賊大頭目吉文元已被吉林甲兵金祥等射斃
林鳳祥聞在懷慶時身受炮傷仍在連鎮受困又偵知李開芳
等自佔踞州城賊衆皆百戰之餘盡係精銳守禦甚嚴詭計百
出晝伏夜動偷劫各官兵營盤互有傷亡多次大兵圍攻未能
得手據查獲出割草劫糧及逃出裹脅百姓等供城內糧食
緣城復立木柵悉用土壅周挖濠溝陷坑又挖地窟賊皆潛居
并有地道直通城外每黑夜偷營半由城門往還半由地道出

入旋經勝帥秦鑄萬六千觔大炮又鑄八千觔炮并安置地雷轟破三丈但見烟氣沖霄滿天盡飛磚土烟散大兵前進屢次樹梯極力攻打未能即克此城天津武舉張秉銳死於此地並賊皆藏地窟不能遽傷所塌城墻輒於黑夜修築完固祇得周挖深濠並築圍墻困之是時僧邸在連鎮仍周圍挖三濠築三壘圍困之又從河挖溝引水至堤令兵勇用水車灌之

咸豐乙卯五年時賊屢出不能又無粮食吃牛馬死人無死人有餓病者賊共爭吃經僧邸及察哈爾都統西陵阿等督率各營將弁攻克西連鎮後該逆全數竄避東連鎮死守巢穴僧邸令投誠義勇甯宗揚等分紮西連鎮運大礮轟擊林鳳祥雜去長髮意欲乘隙逃竄正月十九日僧邸督帶將弁四面攻擊無不踴躍用命先將賊巢木城焚燬火光燭天髭賊無算復將奔逃餘匪殲滅盡淨林鳳祥潛藏地洞內被我官軍搜獲並將偽總制偽檢點偽將軍等十一名一併生擒解京二十日紅旗報捷又將偽司馬等三十餘名送滄州令衆民凌遲洩憤林鳳祥等至京正法

上極嘉尚封僧邸博多啰台親王僧邸之少君乾清門二等侍衛伯彥訥謨祜命在御前行走餘皆賞賚有差

上以畿輔地方一律肅清即命僧邸等移得勝兵前往高唐督辦軍務並以勝帥勦辦高唐匪徒日久無功前已按去花翎並降旨革職茲因數月來仍復未能殲滅以致數百餘匪日久稽戮糜餉勞師著速京旋發新疆效力兩命高唐大營領兵大員自德勒克色楞以下均歸僧邸節制僧邸即日督兵馳抵高唐並調設大砲攢南面大站牆兵勇故作疏防之勢誘其出巢至

二月初一日李開芳等果率賊匪數百人由東南奔窜奔竄將馬匹拋在濠溝全數步行竄赴距高唐四十五里距茌平東昌府東北六十里十八里之馮官屯佔據之僧邸督兵跟踪追至屯外用馬步隊圍圍甚密詎賊先入屯早挾裹窮民夫用各種大水器週圍堵住內又遍掘陷坑排列鎗炮守禦綦嚴屯內半係豪富皆高樓大廈外面磚牆十分堅固炮不能入不料賊暗挖地道至官兵營壘地雷轟開官兵詐潰炮台失之投誠守備甯宗揚奮勇直前救出僧邸將自己馬與僧邸騎甯宗揚步戰被賊所獲

罵不絕口賊殺之僧即奏明乞立專祠僧即重帶大兵與賊大戰奪過炮台賊退歸巢穴賊目持旂登樓眺望見我兵近前即開鎗炮勢難驟進伏僧即以重兵圍裹晝夜嚴防一面相度地勢知非水攻不可即擬設法引運河之水以灌賊巢時金趕屯中地勢墳起恐非水力所能及而僧即內斷於心神機密運先將該屯週築圍牆牆外掘濠濠甚寬又以挖濠之土加培內牆布置周匝旋據已革廣西左江道張祥晉稟稱願捐資獨任其事僧即領之遂挑挖運河自東昌三孔橋起至馮官屯石橋止共計一百二十三里計長二萬二千一百七十六丈口寬一丈七八尺底寬六七尺深五六尺不等計需工價京蚨五萬二千餘貫自二月初旬始至三月初四工竣竟引水入濠僧即旋即飛飭催集民夫約計二三千人或用水車或用巴斗灌入牆內牆外築壩排列鎗炮一面令兵勇站立瞭望防賊突出挖牆倒沒一面督役晝夜輪流灌注不息由是漸灌漸滿牆內水深三四五尺不等賊穴糧草火藥盡被淹濕該逆聚居樓上我兵用砲不時轟擊柴米漸無勢甚窮蹙延至四月十三日巳刻逆首李開芳遣心腹賊匪黃大漢等共百餘人混入難民內泅水出降意欲藉為內應僧即知其偽除高唐莘平被裹難民外暗將賊匪一百四十餘人分撥各營當眩儘數伏誅遂令兵勇越牆逼近燒燬賊巢擒獲零匪十餘名李逆知事不諧萬分窮蹙十六日黎明僧即又令兵勇越牆四面進攻忽大風驟起飛沙揚塵瞬息不辨南北即命撤隊已刻李逆遣一賊呈送降稟僧即諭令限本日午刻先繳軍械方准投誠約半時許果來繳軍器遥見賊隊數十人高張紅纛擁李逆前進其意趁此突出脫身南竄僧即偕德員子崇撫軍西都統逆探其偽將計就計暗令馬步隊數萬人張左右翼以待李逆既入彀中遂同賊目黃懿瑞謝金生李添佑譚育貴劉明傳曹得相劉之隴等八　八人一至濠邊俱被擒獲僧即傳令黃懿瑞劉之隴等八賊撥入他營單令李逆進見該逆頭戴黃紬繡花帽身穿月白紬短襖紅紬褲紅鞋年約三十二三歲又帶伺候兩賊童身大紅繡花衣褲紅鞋年約十六七歲美如女子左右揮扇隨李逆直入帳中該逆僅向僧王貝子各大人屈一膝即盤腿坐於地下兩童東

西侍帳內總兵以下皆持刀環立怒目而視該逆與二賊童仰面四顧毫無懼色但稱罰能寬貸頻說金陵諸賊來降並求賜飯遂開懷大嚼說笑如常僧即知其心巨測亦不深究飯畢遣出又令八賊目進帳皆跪見求赦當即遣出即馳紅旗報捷旋令都統綿洵天津道張起鵬等帶馬隊數百將李逆及八賊目一并押解進京限六日解送明正典刑僧即又令查明連鎮高馮官屯三處陣亡官弁兵勇共八千餘人設立供案隨令將就擒餘匪八十人並二賊童一齊綑綁挖心活祭作祭文一道望空朗誦其大畧曰爾官民為國亡身沙場戰死英靈未泯天鑒爾衷寰我軍聲渠魁既殲賊黨悉捻剖其心肝慰爾忠魂宣畢僧即向天大哭各官弁兵勇無不墮淚連日搜羅餘匪並無一名漏網當林鳳祥等從南而北果應遇僧則亡之言旋奉

上諭僧格林沁等奏馮官屯首逆就擒餘匪殲盡軍務告藏厥功甚偉深堪嘉尚僧格林沁前經賞給親王著加恩世襲罔替並賞給肩輿伊兄二品頂戴臺吉朗布林沁賞給輔國公伊弟四品臺吉格林沁賞給二品頂戴並賞戴花翎貝子德勒克色楞賞給貝勒銜並賞戴三眼花翎察哈爾都統西陵阿賞給三等男爵其餘在事出力文武各員查明保奏現在馮官屯逆賊鴻平著僧格林沁挑選精銳官兵分起南下該大臣即驛來京陛見以慰廑懷合營歡聲雷動僧即將營務禮臺及善後事宜南北兩路防堵出力員弁交崇撫軍辦理查明保奏將各營官兵交西部統管帶僧即即於四月二十一日入都陛見喜動　天顏五月初奉

上諭察哈爾都統西陵阿著授為欽差大臣頒給關防統帶馮官屯得勝兵馳驛前往河南由信陽州一帶徑赴湖北專辦督勦剿又命新授荊州將軍綿洵幫辦軍務西帥起程時留弁兵一千四百餘名原擬飭赴黃河口岸防堵嗣因西帥行抵楚境所帶降勇二千餘名皆連鎮投誠之賊該匪反復無常一入楚境即逃歸賊巢西帥及綿將軍因是革賊留任旋調馮官屯所留弁兵均赴西帥大營聽候遣用時值山東下北蘭陽汎於六月十九日黃河決口曹州府係屬頂沖洪水圍城險甚經署知府王德寬荷澤縣令童正詩等晝夜率民堵護方保無虞其餘

水過之處低窪各鄉莊民廬秋稼隨波逐流遍成澤國被淹州縣約數十處海斃者不計其數馮官屯所調官兵因乘船至滄南離城十五里之雄口鎮始乘車赴豫此東省逆匪蕩平復遭水厄如此

津郡兵火紀畧

天津郝福森東園

天津總鎮長瑞本旂人也其祖父皆以節著賊起廣西奉詔討之與其弟長壽努力殺賊因賊從永安州竄出大霧瀰漫追賊于山洞馬失前蹄墜深澗中兄弟並死於難大憲奏明

皇上慟哭不止以為祖孫父子皆為國殉難良可慟也

天津道陸立夫諱建瀛道光二十年英夷犯天津海疆善辦軍務頗有可觀及升為兩江總督廣西賊由西而南九江失守退守南京賊破南京立志死難家人陳牲等共拽至竹林賊嚴為搜訪挺身自出不屈而死陳牲攜其少子二人北向焉諄之令人意慘當事者奏

上誣之殊不知先生之為人也

安徽知府加捐道銜署臬司金光筋年甫三十係天津舉人金

溶之子也領兵殺賊戰無不克後因兵少賊衆竭力而死衆論惜之然足為津邑增色也致今見其父者倍加敬重焉可謂有子矣

上諭袁甲三等奏陣亡道員援黨請建祠並給子封典一摺安徽署盛關道廬州府知府金光筋子咸豐七年五月攻剿正陽關擒匪陣亡業經降旨照布政使陣亡例賜恤並准於壽州地方建立專祠該部知道欽此

等奏捐設故員營保州縣歸葬請飭下原籍天津縣由本家具呈送祠隨同陣亡各員一併附祀並給予該故員祖父曾祖父母一體封典以昭忠蓋

宮香浦天津舉人楊小雲之姊丈也家有果木園田若干一年所進租價足得五六萬銀剖地變賣加捐南昌首府賊入城而被擄捆之如豚用木棍抬之往見賊首不屈而死使其在家穩坐常為富家翁焉詎不甚善胡為不安本分身死無嗣九泉下抱餘恨焉

天津穆大本係武進士出身差滿後由守備遞陞為江南游擊因平賊有功議敘都司奉大憲命駕舟探賊賊船四集穆度不能脫躍江自盡大憲代奏因殺賊過力落水而死未免多所粉飾爾孟某又云賊首吉文元非真吉文元也甫過黃河即臥病不起未能從賊北向被鄉勇擒之送於河南大憲望之愕然旬斃之相傳係安徽巡撫蔣某所聞異辭姑並存之以待考證

天津東門外王某城內武某同在趙州鹽店做事賊到趙州搜
必搜鹽店暗將貲財埋藏共躲避於店役之家移時各整衣冠
到鹽店探消息那知賊仍未離鹽店也因此被殺置之鹽槽內
可知命該遭劫斷不可逃也此店役藏在鹽蓆中所親聞之者
賊過黃河以來所過府縣望風披靡絕少迎敵者又到滄州駐
防兵抗之先打勝仗已褫賊人之膽矣嗣後勝帥敗之於靜海
謝縣主等復迎而擊退之屯於獨流不敢輕出焉滄州駐防兵
亦與有力焉

二十五日滄州駐防兵與賊接仗時內有民勇三千俱係同敎
人前隊尚未敗走回民先自散去以致駐防兵皆陷於陣直無
一生還者二十六日賊從滄州奔天津回民夜詐城內居民皆
為之逃竄伊等乃趁勢搶掠殺人放火無所不為異種之為害
甚矣哉

賊甫到滄州尚未入城城內王姓闔家二十餘口共議逃出有
舅氏某係老秀才素以道學自居言斷不可逃賊若來前我以
正言諭之可保無恙未幾賊入城矣秀才果在門外大言曰男
女授受不親不可入我大門賊廣西人不懂老先生言語見老
先生怒氣相向用刀殺之闔家皆死於難此老生誤之也

滄州城內有武生忘其姓名賊入城時叫子弟彎弓上房射賊
應弦而倒者不少賊急用柴禾圍房燒之闔家俱死使居民皆
能如此賊焉長驅直入也可嘅也夫

滄州廩生董夢齡賊進城時偕同兩弟扶老父外奔賊見之問
明來歷令伊父子回家特與一旗插門首他賊過其門者秋毫
不敢犯

當滄州城陷時有無知愚民四人在酒舖哭酒賊進酒舖並不
知稍避而談笑自若焉一刀一個盡皆殺死斯時酒保藏躲在
柴內親自聽聞者

鹽山縣東北鄉新莊有左六者有子五人皆武藝精熟素常放
重利息錢侵占地土從此致富相距七里係王許莊內有劉姓
者族戶三百有餘與左六地土相連因左六侵占伊地土屢次
打架劉姓族戶雖大人心不齊常為左六所敗後爭訟多年亦
富不抵左六每逢赶集時左六繞街辱罵直無一答聲者及至

九月二十五日滄州失守滄靜鹽慶民心大慌遍地搶奪斯時劉王柱劉廷科劉大倭等懷宿恨在心趁勢鳴鑼執旗糾合族人一千餘名載柴若干車各拿器械火鎗白晝齊到新莊圍得鐵甬相似左六率衆于上房自護用火鎗遥擊劉大倭用抬鎗將左六打落院内其子用缸埋于院中圍家男女用繩聯絡一處劉廷科等將柴圍住新莊用火焚之雞犬未留當劉姓聚衆特左六聞信將孫子八人藏在外鄉親家被劉大倭率衆搜獲計其年歲皆十歲上下一齊捆束擲入火内左姓共死三十八口止有一婦一孫藏在外家得免更有左六兒婦聞信從外家而回投火自盡左姓族人左二牛者有名大盜也在本縣出名控告劉王柱劉廷科暗帶銀兩隱藏車内進城為達塾官事計邪知守城門吏早知此事因車上垂簾揭住送官本縣尹某及本邑武舉劉大海帶兵勇千餘人左二牛引路齊至王許莊擒拿人犯二十多名其餘畏罪逃竄落水而死者不計其數所獲人犯訊明後或剮或殺挖眼挑肋盡行殺死後在他方拿獲十餘名亦皆正法獨劉王五未獲左二牛屢次在縣追究至後劉

姓及他人出為說合將王許莊劉姓等地百頃歸于左姓從此息訟

賊陷滄州一連數日天津滄州靜海鹽山慶雲等處人心皇皇搶奪頻聞惟鹽山尤甚凡聚衆搶奪者少則三五十人多則數百人沿村擾攘直有甚于兵者鹽山縣知縣尹某本無甚作用邑人共舉武舉劉大海佐之招募義勇三千人遍地擒拿挖眼挑肋然後殺之共殺二百餘名至二十九日民心甫定共設連莊會土匪從此乃息

鹽山縣孫姓與張姓作親後孫姓家道零落張姓聲言退親兩家互訟於官當滄州失守時孫姓曾趁亂率衆借米張姓咬人控告併以此為名呈明斷親托言我女不嫁賊子屢次興訟本縣猶豫未決張姓即欲將女另嫁別家孫姓父子聞知約會闔族數十餘人至張姓家搶親張姓之父赶集未回其子二人聞知在院内持鎗相待孫公先自上房被鎗所傷孫姓衆人皆入張姓院内將張姓二子打傷張姓之女本不樂父母所為及搜尋此女時先搜出此女之妹伊妹指明伊姊所在女亦自出上

車隨孫姓而回行至半道孫父身死後互訟于本縣又並府控府尊石襄伯准兩造說合息訟若非刀筆手勾串退親焉有此事哉可惡之至

靜邑毛姓舊書香也昆仲二人係縣學生員弟止有一子業儒多年及賊入城賊首逼其子入黨其父婉言央求言我子年輕恐難勝任並賊首不聽又煩賊中用事者轉見之卒未能脫於難及賊再竄東城或見其子作轎而行者連鎮破後其子終未逃回世世書香由此斷絕可嘅也夫

賊據楊柳青本鎮婦女大半逃走有宋氏女年方及笄舉人高靜汀之弟所聘之室也隨衆而逃未得脫身遂投水自盡此女中不可多得者也

賊到楊柳青所有錢鋪當錢一掃而空賊搶未盡土匪從而甚之惟萬通號張姓其子已攜眷先逃惟老者在鋪自行看守賊到鋪前忽聞其中有呼老張者望之乃係糧船之老官也素曾與之相識止索南酒數十罈而去餘秋毫無犯

賊據楊柳青有賊首數人復到馬家莊往覓雞豚等物馬姓之先生係予姻兄生員王靜齋本天津城內人也知賊到面見之勸以戒殺為是賊愛其幼子二舉認為螟蛉强脅之去及至船上二舉覩賊他出私自奔回闔家奔赴城內焉

賊敗往據楊柳青時村中土豪馬姓率衆跪迎手托元寶上置一筆以示必登大寶之意又有童生周姓勾賊到王慶坨搶奪因有備未得深入此皆不待教而殺之者也

天津縣主謝子澄號雲舫四川人中辛卯科經魁大挑一等於咸豐壬子冬蒞任焉斯時漕運未竣縣主身先民壯碎冰運船倍極艱苦轉年春季經理海運周旋大憲之前半載未嘗少貶數年前家三兄為勢家張姓所控堂訊十數次其案未結及海運告竣後縣主閱此卷而慨然曰此案所由未結者以前縣主關係情面也本縣今日必斷此案兩造上堂援例據理發言無多此案立結此係四月二十五日事也至六月間河水漲馬家口二道閘套堤將潰縣主聞信倏至對衆而問之曰此地有鄉紳否衆人共舉家三兄因代為賒柴草買木樁倩鄉黨為助力經營一夜之間此堤纔行無慮至九月間廣西賊犯境縣主團

練鄉勇直如父母之愛子弟於是修營壘平戰場奮勇爭先逐將廣西賊匪擊敗賊去天津撥靜海獨流鎮已越境矣猶告奮勇往從之至十一月二十三日主帥他出騎賊乘勢壓過縣主身中數鎗投水自盡明日屍托冰上豈神明致之以表其忠歟衆軍皆哭送升置入城遥遥數十里無論老幼男女沿路無不化紙焉上憲奏明

當今亦覽表大哭褒以布政衆司立祠蔭于千古不朽家三兄曾有詩弔之曰倘化杜鵑歸故國那堪血淚染庭幃又云借問西川誰得似馨香不減武鄉侯以其上有老親雖立祠故土亦必為之難堪耳

梁寶常字楚香天津人賜進士出身官至兩廣總督後被參在家

上諭命團練鄉勇以防西匪楚香乃同天津舉人汪彭進士吳士俊於十八鋪内捐銀數萬兩乃自入己囊一半有伊同夥劉姓曾握其賬相習本地曾造語刺之内有云内對不過祖宗外對不過君王

天津鹽運司楊霈字慰農進士出身當賊未至天津時自行出資造掐鎗五百根招勇千人號為蘆團習學精熟可謂思患而預防之也後賊至果恃此以制勝

三年八月初一日河水漲發沖壞芥園河堤衆官皆至商議修理河堤天津道張起鵬字子班甘肅人言賊已至晉地此水直可比十萬大兵其識見頗亦可取當未發水前衆官有心從馬家口挑河至芥園一河一壘寄敕無資乃止賊不能直入天津者水勝之也

天津地面係水旱交衝五方雜處之地闔邑人等晝夜盤查譏拿漢奸往送縣主問實殺之境内賴之少甫

鹽商張錦文字海澄係城内雙井人咸豐三年九月間賊至滄州時張公直入縣署求見本縣斯時縣主因措辦無資卧床問聽張公大言曰此何時也尚自穩睡本縣聞之陡起倒屣出迎極言無資僱勇張公從靴囊中出錢票萬吊交與本縣商議僱勇防賊言城外雖係大水稍直口有旱路里餘可挑濠築壘以遏之於是招募數千人踴躍爭先及賊至打敗之此九月二十

八日事也厥功誠空前絕後矣然斯時借此以冒功者亦復不
少餘于碌碌無足較量
九月二十六日天文戊時城東盧家莊訛言南窪有賊船數隻
南門外至馬家口等處人民皆鳴鑼聚衆設備鎗砲以待及天
明探寔乃係裝柴小船然津邑迭由此設備焉其關係誠大矣
天津地面宜興埠一帶以小船駕大鎗而打雁者十隻一排謂
之排鎗本縣募為水勇共二十排於九月二十八日賊至稍直
口深溝高壘鎗砲齊鳴賊被傷而死者無數賊不能前進欲招
小船從旁而渡不知小船實埋以待之者也趁賊呼喚即然火
先放一排傷賊無數繼之又放賊即大敗而退
二十八日鹽商倪虎榜招勇三千每人日給錢四百文共聚于
稍直口雖未經諳練賊衆遠望亦為之膽寒至初二日因資斧
不繼衆勇始散可謂巧於用人矣亦不可謂無功於世
二十八日賊與天津接仗直隸學院龔高門考天津及府學生
員宗師聞城外鎗砲齊發寄語於衆曰秀才無死難責無論完
場與否皆算完場闔署直無一不完場者家三尺及學生李杏
橋孟小帆皆取一等
九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天津衆民共拿漢奸十餘名在城
隍廟殺之二十八日午時與賊接仗至申時賊大敗而退一夜
之間賊適處放火以驚我兵勇之心幸謝縣主指畫有方斯日
紳士鋪户家家送餅于大營內號為得勝餅本縣又諭各家夜
間然燈人人不睡
賊由靜海到天津係並趨而走距天津城二十餘里軍民尚不
知覺忽有一馬者奔波至大營言賊已到黃家圪矣方觀設備
倏忽之間馬者不知何往豈天有以使之歟
林鳳祥行兵分為三隊前隊為龍頭中隊為龍腹後隊為龍尾
前隊係賊死于率領偽號開山王從南至北所殺州縣官長皆
死于爭先動手及與天津接仗中隊林鳳祥在唐官屯書房吃
餅聞聽龍頭已敗鳳祥尚不理會又聞開山王陣亡鳳祥擲餅
大嘆痛哭書房老先生幾乎嚇死及賊去後先生傳說此事
河東馬慶春家在河東開米麪鋪為業金陵賊到津前一夜病
篤譫語言陰曹用我造遭劾册子已催收去矣次日賊當未至

馬果死始知人之死生洵有定數

楊永係南窪大寺人本無知土棍也當賊至天津時同其黨于三禿等率領數十人各駕小船搶奪行路之人後被官長擒之亦未置之死地繼又放出至今猶不免故習可謂姑息養奸也

天津鎮特公係本京人賊至時偕伊少君同到稍直口傳呼殺賊雖未戎裝率衆然亦勇往可嘉也不知者以為臨陣退諉究甚較之鄉紳見賊大進調轎而回遜特公遠矣

賊之漢奸隱伏於津邑者不少二十八日捉一放火之女奸細又在北倉捉一放火之小禿子後並有從獨流逃出之人僱船回家船中遇見廣西賊之大司馬曾在獨流打仗打過此人寄信官兵從而捉之後皆正法

天津紳士梁寶常汪彭吳士俊皆尋常之輩及賊到稍直口時伊等與天津官長多有調轎而跑者及雨下接仗賊望[illegible]兵勇極其高大鳴銃砲皆向上打所以兵勇死者止三四人耳

九月初五日勝帥帶兵勇三千與宜王同至楊柳青賊見大兵到急退出楊柳青據守獨流有無知勇頭王姓者常言為國出力自稱為義勇見民逃賊去率衆勇搶奪衣服銀兩無數洵屬見利忘義後勝帥知之欲殺此人賴衆兵勇求之鞭背四十赶出不用

天津鹽院使文謙係京師後門內人奉

上諭督辦天津軍務頗得人心稍直口打勝仗其力居多特勝賊後限於情面未免保舉不公衆論薄之

勝帥從南追賊而北兵少賊多兼之軍需不足故不能繞賊前而拒之況賊所過之地擄掠一空其勢難緊逼賊後致令賊直搗滄州城內盡屠復出偽示曉之曰如有敢抗橫者以滄州為例其用心良狠已及到天津前有謝縣主後有勝帥兩相制之賊不能再得志矣

稍直口既打勝仗官長鄉紳各加議叙無論已有梁紳士內姪解開祥者仍為義民首事刻扣口糧義民等或堵門辱罵或在門首粘白紙並有飛語云梁寶常喪天良又有他內姪解開祥這教作蛇皮宰猪對了湯竟邀議叙而實授四川洪雅縣又有舉人張式芸廩生張星紀張式英皆係梁紳士姻弟止有張式

芸在家張皇紀張式英皆在外做事亦偽為守城而議教賊曾
為張姓牛姓控告又有府學生員受照為錢炘和鍾愛稍直口
打仗時伊尚未出門亦得頂鉤議叙又有馬得標者素行無賴
當打仗時伊以磁片刮破面皮自供為砲子所傷亦得頂鉤逍
遥街市得意之至其餘由梁門竊取議叙尤難以枚舉
賊由北而南亦多有臨陣亡者終未見其遺屍及在小稍口交
戰時應掐鎗大破而倒者不少被鎗排船烘死者尤多及敗去
後無一遺屍衆異之及退出黄家坟中多埋賊屍皆穿數層衣服葬
而埋者及退出獨流關帝廟後亦多埋賊屍皆穿數層衣服葬
之手上多帶金銀釧或曰其屍所由不見者之餘資皆歸於拽
者因身帶金銀人多利其所有而拽之
天津人烟稠密年年廢犯火災至少七八次自廣西賊由天津
窠獨流嚴加防範閉南門三月有餘南方屬火自開門後天
津果無遺同禄者豈以路阻丙丁天津遂無火災乎
余棟梁余鵬龍之猶子也叔桂同告奮勇跟謝縣尊田謝縣主
身帶重傷候余鵬龍欲身負縣主殺透重圍而出縣主將伊推
開投水自盡余鵬龍亦隨主投水自盡其桂余棟梁救出重圍
有人告之曰你叔尚未救出因返身復入救賊數人被賊所殲
死於亂軍之中至轉年冰洋後余鵬龍之屍忽從水而出殆精
誠之氣所感也與同時而死者尚有朱玉堂買平伍天津兵勇
將士陣亡者實難以盡載
天津舉人汪彭自稍直口倖獲仗願以功名及至死後門人王
曉林焦桂樵等往煩京師大憲寄書於府學老師請入祠焉僧
同職員梁六峯舉人金桂等共五十人衣冠頂鉤共舁文學老
師手執王檢之所具之稟帖請衆觀之衆皆靡然而散焉當議
入祠時亦有請家三兄同為具稟言及鄉賢家三兄誤聽為卿
愿至今留為話柄
古有兩軍對壘而答話者要不可授以為倒賊據靜海獨流與
我軍彼此放卡習以為常賊與我軍竟有敢哭烟而對火四川
勇設智誑賊直到賊壘之下而言曰我輩資爺告鴈請兄弟助
之賊亦傾囊相與終久不可為訓行軍者其戒之
敖諭朱石坨之叔靜邑老生也賊往據獨流伊移出隱居獨流

外三里之小村焉忽有賊到莊內往覓鞋子因不解南音認以
為要孩子作色怒罵賊殺之其子亦係文生同時遇害
滄州韓蛇皮初為賊在州充當馬快特勝帥麾下告奮勇言欲
夜入獨流往擒賊匪帥壯之伊果悄入賊壘至五更時用套白
狼法負一賊首來言初入賊壘賊尚未睡營中亦頗嚴肅至交
四鼓衆賊多睡此賊仗劍守門亦昏騰欲睡因此套出帥賞之
不令復入
廣西賊據獨流時陰雲慘澹連月不開其殆民間之怨氣所結
歟正西上並有白氣亘天數月方休天變如此豈偶然之故哉
賊據獨流百日大營有暗進賊巢殺賊頭目者有夜間同到獨
流坑內暗下紅帶者賊果藥死多多慶大人在後河北營令兵
放風箏帶書信招民民跑出數千尤可哂者賊以女肋斗為妻頭
帶雉翎身披盔甲乘馬前來罵陣勝帥見之大笑又有大膽無
知愚民暗繞到賊營賣菜賣黙心者賊窩去後尚存思立齊細
果子若干可見漢奸不少
物反常為妖廣西餘孽不惜親族之驅首冒犯君王倫理一無

所顧非妖而何奈伊等泥於耶蘇之教執迷不悟反以我國為
悖孰甚焉伊等並互相稱之曰新兄弟好兄弟全無君臣上下
之分尤令人不解
由南京告奮勇而來者林李二賊多有材能每掠地安營垡木
城李賊親為指畫雖大砲打之紀不傾倒法律極嚴在獨流賊
有犯淫條者殺之手拖首級以徇衆焉賊未到天津前屢打勝
仗李賊早有歸志及據獨流鎮又欲率衆當先衝出共回粵林賊
惜之以為已到天津距北京不遠若有援救直搗北京易之耳當我
朝大兵未集伊果衝出可俾免及到連鎮李賊自領馬軍三百餘出晚突然
林賊自接仗時無論我軍誠勇皆為之披靡真賊中之傑出者也
北藩入援慣使套馬杆適遇賊出隊套過數人勝帥訊有一人跪
而言曰上面坐者得非克齋先生乎帥異之問其為誰伊曰某
年月日先君提督某請客先生亦在所請之中予即代先君延
客之某人也帥怪其面皮不像解衣示之身白如脂叱之令押
後營後不知其所終焉由此推之盛京兵丁到深州誤入賊隊
隨賊復入天津亦出於不得已也

將軍達洪阿年雖老忠勇絕倫安營連鎮及陣亡後所領之兵分派別營營內空虛夜間往往見將軍領鬼兵出隊打仗即白晝時我營常見黃風冲天並擄投降之賊所供亦見達將軍帶兵出隊者其英靈之氣至死不沒先從廣西追賊至連鎮於賊接仗數百次皆身先士卒

四川兵弁行營中極稱悍勇遇敵爭先賊據靜海城時力為奪之前者死後者進絕無一毫畏縮之心先達胡向諸公皆四川人也並出身行伍當事者果善用之焉知今日之兵丁不即後日之將帥乎及唱凱後因其桀驁難支並遣其回籍聞其後復有為賊用者可慨也已

賊首李開芳善鳴見我營中有奮勇爭先者鳴銃打之百發百中我營武弁如白漢章哈金魁王寶慶張秉銳等皆死於伊手

大兵入連鎮之日賊首林鳳祥仍率兵督陣被抬銃傷其左肱始退藏不出有見長衣寬袖之徒面目不俗手執長烟管共投連鎮坑自溺焉賊由南而北所擄官長紳士頗多其殆斯人也歟

賊被圍高唐州大勢已蹙我軍苟慎為防之彼焉逞其困獸能鬬之志龔協領安營在賊壘之近中有炮台一座共有五六百人賊黑夜潛出止有百餘人營中不知其虛實共低首後龔協領死之因上搶炮台上僅二三十拆磚而下擊之有兩個時辰卒不得而上而迴

傳聞賊據南京有對聯云赤手擎天重整大明新社稷丹心貫日復還中夏舊衣冠賊據獨流時亦有對聯云任憑妖兵數萬揮旗而獻馘那管鬼百千見幟而潛形又云日談戎兵當虎賁夜教子弟習武功所作對聯雖皆不佳亦可見其志不小

甯陽地面拏獲臨清敗逃賊目偽職楊大海等訊供後解郡王法均稱蕭朝貴馮雲山先後在湖南炮斃洪秀泉已伏冥誅惟楊秀清等均在江甯秀清自封為歡慰師聖神風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千歲現在存銀無算珠玉綢緞洋貨衣服不下千箱所造各殿彼蒼不容於三年除夕被火燒毀先後兩次開科考試皆經咒中題亦有詩題第一次偽狀元係江甯人第二次偽狀元係揚州人狀元之外另有數等名目但取人多耳有某生者全家被擄賊艷其才逼令赴考詩題為四海之內皆東王其詩曰四海皆清土奚容此跳梁人猶思北闕世忽有東王文武甘尸素兵氏畏犬狂烽烟連郡縣戈戟遍疆場膽為紅巾破愁隨黑髮長傷心憐姊妹含淚別爺娘滅賊全憑向殃民總是惕避秦何處好搔首問斜陽賊以詩涉訕謗遂被害而詩早傳播遠近誌之以見一班賊人將各處進貢美女俊童挑上等者五千餘人先儘揚

秀清遴擇然後任各偽王分派其餘衆頭目亦各暗中竊取偽王知而罔問以致在外各頭目無不恣意效尤惟小頭目以下不准姦淫犯者即殺又各偽王及大頭目吸食鴉片者甚多但亦各人避諱彌縫甚密小頭目以下不獨鴉片即水旱烟亦槩不許染犯即杖凡係裹脅之人能寫字者不令出仗派司筆墨或寫偽告示或寫賊衆名冊呼之曰先生老弱胆小者令損擡物件燒火炊飯其餘給長矛刀鎗者驅令在前出仗老賊押後退即立砍每飯誦經能誦者誦之不能者聽之賊以二十五人為一百二千五百人為一萬每詐稱十萬者實祇二萬五千耳賊中夜間口號或曰讚美上帝或曰魂得昇天每夜不定何句作為暗號名火藥曰紅粉名炮子曰圓馬名抬鎗曰長龍名鳥鎗曰小炮賊不洗臉以愈污愈黑為上蓋取其面形凶惡令人見而生怖賊中赤脚居多間有穿鞋韈者即係偽職率皆短衣窄袖又新裹脅者見大賊目混稱王爺見中賊目稱大人見小頭目呼其姓曰某官賊呼其下曰舊兄弟曰新兄弟不等每有分付及許事祇准老賊往見大賊目凡新裹脅者俱不准往見以故被脅者不能深悉賊中事遣人南北送信或裝啞各營及各州縣盤獲甚多祇據其口詞從未聞得其片紙旋據供有密藏於節杖及所所穿舊鞋底內者一遇沿途盤獲即故拋落道旁以是均不得其確據

沽上奇聞

制軍潰走臨銘關

鹽政巡防天津衛

鬧小莊沙蠻逞凶焰

識大義水勇振先聲

捆青魚陳千總受傷

駐烏龍慶大人掩泣

諸紳士奉旨保閭閻

衆鄉民應募充義勇

遵首事三團分八區

散口粮一月點七卯

勸助軍餉廢員鬧心

派充董事廣文得意

江大令棄走靜海縣

蔣知府潛逃獨流鎮

練蘆丁運使教鎗
出藤甲洋商獻砲
海運官齊來送館
盛京兵大鬧戲園
議公事官集水月庵
遇偏灾河決雲霞觀
傳鑼聲蘆莊報警
開炮路芋屋遭殃
防火箭沿戶懸燈
設水機滿城擊柝

拿奸細鎗手遭殃
放獄囚回民用計
避樹林天神送信
買藥草地保傳聲
特總兵營中換褲
謝明府陣上搴旗
特總兵催船防患
張觀察出署議逃
述賊勢盥夥盡逃歸
結民心匪徒俱入隊
白衣庵犒賞同心勇

黃家坟殲斃大頭賊

因假成真賊婦被獲

叛順從逆滿兵為奸

大舖戶爭送得勝餅

小邨莊遍粘太平條

拔幟先登拴小禿

沿門求賞走犀腔

賢父母口牌載道

好兄弟首領出城

謝明府隻身冒矢石

特總兵兩腿彈琵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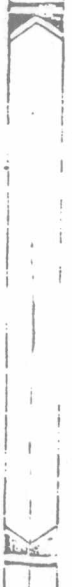
勝都統扃舟偷渡

奕欽差大兵到津

錢太守錢真如命

特總兵特不是人

龔大人貢院談兵



王先生書房遇賊

脫危險龔提學起馬

嚴紀律勝欽差進兵

死有餘辜旂員伏法

生同再造闔邑啣恩

大兵在後緊緊跟追
富室當先紛紛逃徙
林賊頭施放噴筒
喬副爺保護溺盆
張道台公堂責吏
謝明府大營犒軍
毛都司官衙耽覺
王知縣書院點名
倒行船宗師遲延
盼下馬閭署怨詈
窮學究一齊罷館

老宗師兩次登城
胡舉人搞區避難
張道士棄廟投親
入文場諸生警炮
弛武備委員竊尸
生員帶勇換白頂
掌櫃斂錢立黑旂
做布城商人獻策
攻土壘勝帥督兵
湧泉寺逢卯演武
望海樓同寅餞行

充衙內家丁仗膽
投軍營戲子同心
胡一峰摘匾避寇
郭五麻帶勇拏奸
莽少爺巡城查義勇
狂秀才挨戶寫門牌
罵陣是誰行城上兒童真可嘆
奏章無人管院署書吏盡先逃
逆賊頭火焚楊柳驛
鎗排手水戰葡萄窪

下南鄉武弁接官春
墊北道鹽商辦兵差
埋頂戴老舉人逃生
撕報條新秀才避死
避賊氛魏秀才開風逃走
練義勇解舉人指日高陞
遣嫁女回家橫遭炮火
護運司接印突起怪風

沽上告白

梁寶常沒天良家貲擁百萬不肯助軍糧義民局選是衆人的力量添上他內怪解開祥蛇皮窄豬對了湯把持團練局驅取義民糧惹得人堵門辱罵是尋常咳孽障呀玷辱了你的宗祖對不過你爹娘

津門紀事詩 咸豐三年四月十一日南船數百隻與小劉莊民人滋事鳴鑼響砲

序

天津郝縉榮采三

自笠夫陸道憲所設義民局撤後南船來津者復行專橫嗣後梁鄉紳雖承辦此事亦毫無紀律以致甯波蠻人與小劉莊人打仗將陳副爺擄去並面罵本縣謝雲舫雖新設義民紛來解救然虐及無辜擾亂居民目擊心傷之下因雜詠短幅以記其事云

陡驚紫陌撲塵紅征馬匆忙一望中只道南人不復反平戎人退又興戎 自道光三十年南人被懲後頗知自斂今復猖獗如故

威懾蠻氛已數年不聞鐵砲震連天漢家飛將歸何處牧馬單于又犯邊 東門外十五局撤後南人復橫

江上屯兵是耶非長官竟爾昧失幾良謀不用誰之過徒使豪傑淚滿衣 義民首事郝采三上書曾謂沿河一帶不可一日無備

水旱交衝係此區片章屢上戒疎虞無端撤去陰平卒佇見將軍作虜奴 陳副爺彈不聽反被擄去

孰將上策進公臺擁馬賊多路不開網得青魚隨水去闔津引出事端來 陳副爺綽號青魚欲走未得被鈎搭去

輕身見虜比中書太傅天威共仰餘其奈蠻荊真蠢爾善言不入反仇予 本縣謝公諭之不聽反相與揶揄

努目橫眉學作衙當場反欲挫烏紗怪他吳狗真無恥辱上翻將此號加 南人坐呼本縣為狗官可惡之至

凶如猛虎勢桓桓容易殃民禦賊難抱首紛紛如鼠竄不知何以對恩官 八班隨官皆紛紛散去

賴有揮拳却敵人連顛數子勇絕倫隱名不道真男子十五句中舊義民 係馬家口人氏仗勇稱絕

分明搶劫兩兵交直欲輕身擣賊巢此輩原非同紇比誰占利見大人爻 錢太守欲登舟見賊勸之方退

行軍步武有常經紀律全無犯重刑紛至沓來真似戲他年還欲靖邊庭 津郡義勇來時忽斷忽連竟無紀律

年老從軍興倍豪威風凜凜邁兒曹倘聯土匪為心腹諳練應推爾獨勞 宮南王功臣率衆先來

秀才到此亦從軍殿上威名世罕聞虎士由來人鄭重那知片

刻散如雲 劉秀才領隊而來聞鑼聲散去

武庫何曾展電霜統軍全仗小兒郎挺而走險身先遁奏凱偏能賺惠王 王某遁後反以全勝報梁鄉紳

金頂煌煌陣獨排南人環指笑盈懷道旁蒲伏成何狀敗走真如角戰蝸 胡武生避砲伏道邊

長樂羣將此老推權門高大效追隨牙旗倒捲歸來路得意揚揚在此時 馮某回時握牙旗自詡

真廼崑岡被火炎焚來玉石兩相兼瘢痕並結旁觀客難怪他人笑罵添 義民初來見蠻人即打成何體統

銅鑼幾面響連聲棄甲曳兵膽共驚踏破菜園休竊笑武夫怕死早逃生 蠻人鳴鑼一震武弁先走文官次之

莫怪民兵不整齊幾多文武步芳畦黃花歷亂香痕在指點人蹤沒馬蹄 官民逃走菜園踏壞過半

兵貴精來不貴多平蠻曾共唱長歌至今義勇增多少未接敵人早倒戈 道光三十年郝心齋率數十人赶走南人數百

督憲誰曾攝兩江何須角力效孫龐若能聞變身先至定使南人氣早降 梁鄉紳曾攝篆兩江身未自來

少年仗氣獨登舟好似龍驤下石頭救得四門千總出論功定共讓先籌 有年少欽差大人將陳副爺救出

闃然一散轉家園底事誰留此禍根義士依然邀舊侶大家一共作籬藩 義民散去賴舊日小劉莊首事率衆防守

強罷脂膏謁素封逃亡反勒戰功庸千緡領賞顏何厚直使旁人憤滿胸 次日梁鄉紳各賞義局數十緡義局聲價從此減矣

省識諸公慮患深恍如衆鳥暮投林身家念重城俱入局外無關局內心 城外官員聞變皆率家人入城

從來才俊出江南勇比獅兒戰倍酣莫謂南人甘退却老成共念聖恩覃 少年鳴鑼聚衆有數老人禁止之

諸君真否善平蠻但見江頭血染殷千里游魂歸不得傷心應唱念家山 刑官罪重趁勢搶者亦不得無罪

漕糧卸後便揚帆海口尤宜守護嚴平素乘船如馬疾防他奇禍啟非凡 甯波素行刁惡人多

藉端生事有何憑寃獄真同判李陵事到於今宜共諒南人刁

惡豈無徵 道光三十年郝杲三率衆平蠻反捏爲藉端生事

威權解却甚逍遥獨抱孤忠恨未消值此豺狼當道日拈來全

韻備芻蕘 舊日首事多告病自去

緣何相厄不相容直使英豪共斂蹤若使蠻軍還在職焉令部

曲亂交鋒 軍無紀律傷人若干令人不勝今昔之感

津門聞見錄總目卷五終

津門聞見錄總目卷六

戊午嘆夷犯津紀

天津郝福森東園

咸豐八年戊午二月末旬嘆米哦法四國火輪船共三十餘隻

停泊大沽口外直隸總督譚廷襄同布政司錢炘和奉 命至

津辦理夷務因錢炘和辦理夷多年所有軍機大事皆決之於

錢錢仍主和議與夷人講和多次提督張殿元屢諫言夷人多

詭詐陰謀必須設險嚴防乃可並炮位兵勇亦不宜羣萃於海

口一處錢笑而答之曰你還欲真打仗不過擺列軍器以威嚇

之耳遂不聽所諫先有小夷船來通信息假意講和實下岸潛

窺動靜布政不解其計屈意逢迎朝夕設晏相待不料夷人乘

我國無備四月初旬將其船挨次而進共十四隻直到炮臺下

暗探海道我大憲亦毫不介意復又退出及至初八日卯刻夷

人上岸來送紙條上寫午刻借炮臺五字當時總督在海神廟

吃烟聞信傳令齊隊但見火輪船烟起蜂擁而入兩下大炮齊

發火燄冲天先行打破夷船三隻夷船拽起白旗並下岸乞憐

我兵勇見之疑夷人步戰大兵一轟而散大炮粮臺器械俱失

捏奏　皇上海笑六十里因此退兵津邑至初九日譚錢張三
大員至天津西鄉屯住所有沿河近城內居民皆避躲遠村城
門大開僅有府尊石縣尊尹尚未離城初十日總督復領大兵
屯住葛沽聞夷船迭進大兵復退回南窪十一日夷船四隻至
南羊塢頭本縣尹夜間往見夷人以緩其進路夷人不聽十二
日夷人將黃宋盧庄所設攔阻沈船磚石拉開又將沿近民船
全行燒燬十三日進至賀家口望見黑牛城有馬隊營盤遙為
鳴炮以振之馬隊皆退至王關堤十四日夷船進住風神廟商
人張錦文着辛生往見夷人因奉夷令遍地插設白旗十五日
夷船停泊三叉河口夷王令前船北上至南倉因水淺而退是
時僧王奉　旨督軍通州夷船屢進據三叉河一共十七隻挨
至五月二十八日始行退出津邑六月初七日海口一無所見
其中詳悉載於津門對聯
直隸總督譚廷襄我朝之幹員也誤聽錢炘和主和之議一味
因循毫不設備將鎗炮器械粮台並置立大沽以壯其威提
督張殿元屢諫不聽又不設接應及紅夷搶奪砲臺時羣軍
皆散猶欲殺于俊元以遏衆心焉晚矣然退守海光寺猶能
斬搶奪愚民以弭禍其經濟足見一班
直隸布政司錢炘和伊展其故智依舊欲含糊了事所運去
大砲器械及糧臺重務皆列於海口以壯觀焉提督張殿元
曾屢諫之反以為不諳時務譚廷襄亦聽其所為及夷船乘
間迭進還不早為防備夷人大砲一響我軍力不能支所有
軍需錢糧夷人皆據為己有率衆而走勢所必然其罪不能
不有所專歸也
直北口提督張殿元揚宮保之宿將也破滑縣征張格爾久
經大敵及調至海口以禦暎夷進言於譚錢二大憲曰某處
可以禦敵某處可以接應某處可以屯糧是殆鑒於先達而
上此策乎錢憲哂哂謂朝廷命我輩而來真命我打硬仗乎
哄其去足矣譚公是之敗後期於必死衆軍護之渡河至沖
流躍身投水許久未沈衆軍救之而上徐蘇而泣曰你輩不
令我死是害我也交部議處拿問進京尚未議以死罪

津門實紀確對　天津郝縉榮采三

開海運原非常策
引暎匪頓啓異心
漕運之行由來久矣非前輩不知海運之捷便特因險甚而
不行耳吾鄉紳士梁寶常特上此策偶行之或可何可以此
為常也
長髮賊多出於漕運隨手因漕運不行身皆失業故此作亂
號為捻匪梁紳誠千古之罪人也並暎夷屢至天津海口
截官糧輪船橫海港
奉聖旨冠蓋集天津
咸豐八年二月間夷船三十餘隻皆橫在攔港外
滿漢大人有總督譚廷襄布政錢炘和提督張殿元鎮台達
年道員崇倫崇厚皆來天津
四國暎吉利佛蘭哂法蘭西哦囉嘶米立尖又名亞美利

駕又名花旗又名大合衆國心藏鬼詐至天津以通商為名

文兼武韜鈐歸總憲

女裝男帷幄隱小妻

譚制軍奉旨督師
錢布政挾小妻赴天津軍營打辦長隨樣矣
竹生詩云携二金釵貯大營風流最是孔方兄

審地勢不聽老將言

失人心在扣諸軍餉

張提督諫退據新城之策譚錢二公不用若兵砲退守別地一半可有戰有守台高夷船至近大砲不能打低而夷之砲隨其自便
兵勇一日止領津錢二百文

說因緣慣用牢籠計

通款洽深藏詭譎心

錢公見夷人屢屢言有緣千里來相會
夷人亦假意講和
健菴詩云自謂牢籠夷匪輩試思何物受牢籠
嘆國公爵額爾金提督一目西通官李太國威妥瑪法國頭目趨姓通官馬咭吐有列姓哦國頭普多雅佗通官晃明巴我明安二人在京住館多年米國頭目不知其姓名
通官魏廉士丁奉嘆國賓友章桐雲

借講和夷船迭進

疎防範軍法全忘

屢進烟火船小蜈蚣船駢集擱港沙內若進即開砲不至有失
譚錢諸公任其船來住毫不攔阻
小帆詩云諸公半為因循誤月黑草頭開戰聲

立烟局未遂通商願

借礮臺特陳交戰期

夷人歷舉十七條迫我朝必行一英臣駐京二隨意往內地行走三天津貿易欽差官駐扎四英國與各省總憲平行五輯修稅則並鴉片進口六各港口運貨往來無碍七在港口納稅不准重征八定各式洋錢九合同設法肅清海道十中土人遷居他國設法控馭十一請詔諭凡英人購買內地立契存案十二請詔諭凡英人身體性命財物妥為保護十三英人被誆騙財物或別屈抑立即查禁伸理十四近年加抽茶用每担二分應即停止在前已交者即在上海未納稅扣底十五前大臣著所立准入粵東省垣之約詔如約辦理十六新定之案有須變通者以十二年為期復為酌改十七前大臣林燒壞烟土作銀九百萬兩歸還
四月初七日陳克明上夷船番官言明日午刻欲借炮台交戰時勝舉紅旗敗舉白旗兩下息兵
小帆詩云罌粟花濃釀禍胎

隱軍情萬死有餘辜

接戰表千軍齊喪膽

陳克明回營時並不稟明告病不出敗後懼罪自盡
至初八日卯刻番官又送一紙條言午時交戰借砲臺
于勇頭無辜過鐵陳騎驥畏罪吞金于即俊元陳即克明

仗先聲力破兩隻船

賈餘勇音沈三通鼓

北砲臺沙劉二弁開砲打壞夷船兩隻並傷小船四隻人死無數

南砲臺將官見夷人狀白旗而下岸疑為打仗反轉然而散去陳克明罪下容於死矣

中礮傷先陷劉錡軍

聞鎗響難整常山陣

劉狀奎天津人武進士出身官至守備腿中砲傷在海四日未死其姪帶數人抬回十餘日而死

常榮慰天津武生亦中砲而死

沙游擊貴胸還正氣

達鎮海頓足失羣援

當南砲臺敗散後專河游擊沙春元猶自行開砲以致夷人專攻北砲臺將官死者多多古北口提督張殿元因敗投水不幸兵卒擄出可惜不死

沙游擊死後天津鎮達年頓足大哭自投台下賴隋清選捨命負出

策馬奔迫殊孟之反

曳兵走有愧岳家軍

天津武生孟兆熊棄頂翻帶子弟而逃

天津武生岳樹標搶到隊馬匹先行逃走衝壞後軍北南岸軍所由敗也

所失銅鐵大砲三十餘尊小砲數百尊共七百尊抬鎗小鎗器械無數官死十餘員兵勇死四十餘人至午時砲臺皆失

竹生詩云一潰軍威不再揚官兵逃散似飛蝗小帆詩云數千鐵騎歸何處四百青蚨送此生民勇每日給錢四百文多有陣亡者

健菴詩云海疆失守千秋恨鐵騎逃歸四路奔

隋小將負主出重圍

趙頴外殿軍折一死

隋清選天津人三營頴外員主逃出

清選去後天津趙建凱亦中砲而死

大兵敗後有病傷兵勇無數夷人以藥治之全愈令行還家好事者亦有對云 文哦大法不行大仁大義 逃智逸兵卒和難逃逃難

沿路逃共嘅腳心破

枕車遍偏宜脖頸歪

由四月初八日腕間至初九日辰刻軍勇紛紛而來其困隨之情形一言難盡

初九日早辰錢帝政倒在車上將紅頂安置胸下從海道而歸津郡人以歪脖呼之

龍文詩云紛紛婦女輦他卿擾擾軍氏卧道旁

跨駟騾五更奔百里

整鵾鸛再到又重逃

譚錢張三大員皆領長隨乘馬而來

初十日大員又領兵到萬沽聞夷船來迎復回天津

大兵敗後從大沽至天津百餘里並無人烟有大沽協都司張振熊奉督憲令上夷船夷人送以白帽戴上又令曳旗而下

無鞋軍士荒唐走

有頂官員老漢推

大兵敗後遍地跑掉靴鞋無數官弁無力逃走坐一人車而還

衆大員喪盡一赤心

諸小兒嘲笑三紅頂

欽差大臣皆良心何在譚錢張同行路旁小兒大家叫好

朱芾迴重新來夷鬼

白旗揷仍舊練商團

當事者十一日使南蠻朱姓王姓等往為說合鬼子盡得我國虛實因此放胆而來十三日張海澄雖換白旗仍上寫商團練

塞河流委員工肥己

探海寇本縣獨輕生

兵備道委員在黃宋盧庄十一日用石沈船塞河皆不認真辦理錢入己囊矣本縣尹佩瑲雲南人十二日率數役往距夷人于白塘口以利害說之夷人不聽

三公主擁衆據上游

一目西乘虛入重地

英國三公主在海外大船同候英國提督一目西得我國虛實故長驅直入

燒柴廠紅夷放箭

劫沙蠻白晝橫刀

沿河有柴垛處皆被夷人燒燬並燒河撥船及鹽船海船若干夷人所帶潮勇等到衆沙船搶奪

去區聯鄉紳懼死

釋縲絏囚犯逃生

毛船一上縉紳之家或摘去區額或刮去對聯喜報到處皆然

海口戰敗之日縣主尹佩瑲問獄縱囚因此被參免官周楚良竹枝詞云鄉紳摘去文魁區恐被猜疑作宦家

大官員收藏翠翎管

小女子蹴損鳳頭鞋

鄧善沽人拾花翎一枝東西沽道上棄置木頭底無數

宿荒村羣懷兔兒膽

搶富戶快逞狼子心

諸大員或逃在王來庄或逃在芥園直無一人有胆量者王來庄在城南三十里

大兵敗後大沽富戶高家李家當鋪等皆被夷人所搶

賀家口鳴礮驚馬隊

王闌堤演武立軍營

兵部侍郎國瑞領馬隊五百從大沽敗回在黑牛城安營十三日夷船至賀家口遥以砲擊之馬隊遁去賀家口在城東南十三里

馬隊從黑牛城遷營王闌堤在城西南二十餘里

救時難巧布牛羊惠

解方言願效犬馬勞

十三日夷船至賀家口張海澄遣馮萬年為夷人送牛羊夷人送以白旗而回

馮萬年東門外人頗解洋人言

竹生詩云求戒何預牛羊事斷送屠刀殊可嗟

畏禽拿既無進攻勇

工鼠竄尤失退守籌

兵勇潰散直無一人專往直前者

兵勇既敗或退守新城葛沽等處亦無不可

張商人出資安四國

石太守矢死保孤城

十五日先為送禮又設支應局以安衆夷之心恐其上岸搶奪

石府尊名贊清貴州筑縣人進士出身與民約定背城一戰並覓狗之時亦排隊相迎

十六日卯刻　欽奉廷寄准其通商着譚廷襄張錦文妥善辦理

便往還不治漢奸罪

懼拿問反捏海笑詞

天津陶六陰受鬼子賄引夷人進城

譚錢二公行文捏說礮臺被海潮水冲壞

貪銀錢白郎玩法

搶金釧黑姐伏誅

大沽白玉見明夷人買賣出海口每隻船索銀三十兩後被人告發送獄

河東鹽坨有少婦名黑姐者手韻絕倫販盜私鹽為業趁夷船進口率衆劫往來女春盧家庄一名侯家後二名河北一名同時殺之天津大定

大兵潰散之後天津土匪或三羣五夥搶掠逃避之人或聚衆索鋪戶人家銀錢殺黑姐等從此始定

健菴詩云土匪擾民橫白刃敗兵乞食曳青旛

費小琳捐資空糜費

錢香士臨難始拋錢

費蔭樟奉　旨團練捐斂海船每隻六十兩銀入己囊若干錢公總理糧台聞敗棄舍而去失銀三萬餘兩錢二萬餘吊自己還出

吸乳水紅毛認乾母

捧頭顱白髮哭嬌兒

紅毛在東西沽戲含樞乳
大兵之敗非于俊元一人而退費小琳素不相和在督憲前
一言殺之其父覓兒屍捧頭大哭

南北村四方人借塌

東西沽三更鬼叫門

夷船蜂蟻進津民大駭沿河兩岸鄉民城內居民逃者尤甚
健菴詩云沿河楊柳依然在冷落空村晝閉門
鬼子狂悖我兵潰散候盤踞東西直有昏夜叩人之門戶者
為監生殷翰臣率義勇赴在河內

伸公令難為殷翰臣

結私交便宜錢樹子

翰臣共團練義民三百人保護東西沽內有本地土匪數人
搶奪皆沉河而死
西沽錢糧三販賣鴉片烟土與鬼子素相識

三叉河外夷分據

十八鋪衆戶齊心

十五日夷船直入南倉因水淺而回共據御河北河海河為
水營共入內十七隻往來輪船晝夜不止其快如飛望海樓
富戶韓天成號宅子為夷所據津郡衆民相約如夷匪擾亂
大家以鳴鑼為號一齊動手
竹生詩云多情祇有潞河水潮落艨艟退不前
小帆詩云生憎三岔河頭水竟遣夷人泊戰
竹生詩又云竟容卧榻人鼾睡久怕城邊賊不辭胡越一
家萬古鬼孤四國雜三叉

金家窯腥風迷鬼窟

玉皇閣殺氣掩神威

夷人據金家窯為營多以牛羊為食腥臭難聞金家窯在望
海樓後
夷船從大沽至天津中夜起視一片殺氣亘天

諸大仙撫樓探視

衆小鬼滾地奔逃

鹽院署後樓有仙最靈土人呼為三太爺在署后立祠焉每
逢朔望焚香者紛至沓來多有靈驗夷船分踞三叉河商人
張錦文體大憲意著人往為說和情願讓院署為夷作公館
及夷人進署仰見樓上多人作探視狀急搜之但見塵土寸
許而已並皆頭痛似有人從後擊之者蹶而急下乃往從他
所焉

紅寺中捋鬚遷神出

白日裡仗膽看鬼游

夷人將金家窯廟內神捋出
夷人上街市屢屢排隊以示威武

用火攻未遂延燒志

從流上潛施智取能

金家窯老人乘風自燒已宅冀延燒夷人其願未遂
有竊盜二人暗上夷船頗去鐵錨等物若果用以刺賊有何
難哉

饒回民蒸豚留話柄

拿官長為狗作押包

回民以雜羊相送夷人以蒸猪還禮
五月初二日夷人在城上失一狗又被津民傷鼻並行縛住
夷人信到率衆相覓進東門行到西門汎撒去官與兵七人
馮萬年送回獅子狗還迎七人

竹生詩云尋盡斷猶官為貿索攔呼門上作奴

五月初二日夷人等拘進城時內門官禮問東門進呈大國來書十七日
酋呼門事問之夷人答稱以狗為質之語即英吉五百人進城時內門官禮
問東門進呈大國來書之語即英吉五百人進城時內門官禮問東門進呈
大國來書十七日酋呼門事問之夷人答稱以狗為質之語即英吉五百人
進城時內門官禮問東門進呈大國來書十七日酋呼門事問之夷人答稱
以狗為質之語即英吉五百人進城時內門官禮問東門進呈大國來書十
七日酋呼門事問之夷人答稱以狗為質之語即英吉五百人進城時內門
官禮問東門進呈大國來書十七日酋呼門事問之夷人答稱以狗為質之
語即英吉五百人進城時內門官禮問東門進呈大國來書十七日酋呼門
事問之夷人答稱以狗為質之語即英吉五百人進城時內門官禮問東門
進呈大國來書十七日酋呼門事問之夷人答稱以狗為質之語即英吉五
百人進城時內門官禮問東門進呈大國來書十七日酋呼門事問之夷人
答稱以狗為質之語即英吉五百人進城時內門官禮問東門進呈大國來
書十七日酋呼門事問之夷人答稱以狗為質之語即英吉五百人進城時
內門官禮問東門進呈大國來書十七日酋呼門事問之夷人答稱以狗為
質之語即英吉五百人進城時內門官禮問東門進呈大國來書十七日酋
呼門事問之夷人答稱以狗為質之語即英吉五百人進城時內門官禮問
東門進呈大國來書十七日酋呼門事問之夷人答稱以狗為質之語即英
吉五百人進城時內門官禮問東門進呈大國來書十七日酋呼門事問之
夷人答稱以狗為質之語即英吉五百人進城時內門官禮問東門進呈大
國來書十七日酋呼門事問之夷人答稱以狗為質之語即英吉五百人進
城時內門官禮問東門進呈大國來書十七日酋呼門事問之夷人答稱以
狗為質之語即英吉五百人進城時內門官禮問東門進呈大國來書十七
日酋呼門事問之夷人答稱以狗為質之語即英吉五百人進城時內門官
禮問東門進呈大國來書十七日酋呼門事問之夷人答稱以狗為質之語
即英吉五百人進城時內門官禮問東門進呈大國來書十七日酋呼門事
問之夷人答稱以狗為質之語即英吉五百人進城時內門官禮問東門進
呈大國來書十七日酋呼門事問之夷人答稱以狗為質之語即英吉五百
人進城時內門官禮問東門進呈大國來書十七日酋呼門事問之夷人答
稱以狗為質之語即英吉五百人進城時內門官禮問東門進呈大國來書
十七日酋呼門事問之夷人答稱以狗為質之語即英吉五百人進城時內
門官禮問東門進呈大國來書十七日酋呼門事問之夷人答稱以狗為質
之語即英吉五百人進城時內門官禮問東門進呈大國來書十七日酋呼
門事問之夷人答稱以狗為質之語即英吉五百人進城時內門官禮問東
門進呈大國來書十七日酋呼門事問之夷人答稱以狗為質之語即英吉
五百人進城時內門官禮問東門進呈大國來書十七日酋呼門事問之夷
人答稱以狗為質之語即英吉五百人進城時內門官禮問東門進呈大國
來書十七日酋呼門事問之夷人答稱以狗為質之語即英吉五百人進城
時內門官禮問東門進呈大國來書十七日酋呼門事問之夷人答稱以狗
為質之語即英吉五百人進城時內門官禮問東門進呈大國來書十七日
酋呼門事問之夷人答稱以狗為質之語即英吉五百人進城時內門官禮
問東門進呈大國來書十七日酋呼門事問之夷人答稱以狗為質之語即
英吉五百人進城時內門官禮問東門進呈大國來書十七日酋呼門事問
之夷人答稱以狗為質

津郡客商皆攜貨遠匿
夷匪夜間搶鍋店街衆民上房用磚頭擲夷無數一犬吠夷
不休夷殺之夷反為買材厚葬之
十二日河北藥王廟後夜間夷人搶掠米舖用刀連傷二
人又要雜糧店街息兵馮萬年以民食至重說之不用
楚良竹枝詞云犬名忠義喪蠻刀碎首焚身不肯逃文武
將官都激勸何愁夷匪有千艘

李太國貪昧負君恩

章桐雲折衝崇國體

太國我朝人所交夷人通使故意違難以貪取賄賂臨去四
國通使共得銀二十萬兩
章桐雲本假名實黃仲畬廣東人詩文絕佳係夷人幕友舉
凡夷人非分之求皆代為勸止之

趙臬政排解救羣生

耆中堂逃亡賜一死

臬政趙長齡山東人奉命來津當筵折倒夷人使夷人不敢
輕視
李太國欲將耆英誆到夷船故此潛逃蒙恩賜死

退匪船尚知認罪

還軍器亦算輸誠

將搶奪鍋店街夷船一併退海外
東西沽所失衣服等物一並奉上獨大砲未還

泯新仇隱用攻心法

聯舊誼何需角力為

夷人斷我糧道不得不屈全講和
朝中有上主戰之策當今不聽

諱先奔文官能護過

受重譴武將獨遭殃

譚錢諸公仍舊復用夷走後仍舊參辦
張達二將皆被拿問

應七條奉詔果真

限十日轉輪自去

夷人所求通商十七條我國暫應七條通商有鎮江登州沒
溝營台灣潮州瓊州又索前欠銀九百六十萬屢年以稅代
還奉　旨御覽夷人要依議二字亦從之
至五月二十八日退去又在大沽停泊數日不見
夷船如鐘表所造從天津至大沽水路往還六百里一晝
來迴初八日打仗十一日上海得信水路三千餘里

鎗挑賊雙雙從父死

筆弄吏一一瀆君聽

白塘口趙姓因父被夷匪五月二十八日搶牛刺死其二子
鎗挑夷人一名又將二子擄去害死
費蔭章字小琳天津人進士弄筆反參張海澄賄賂夷人後
亦被參發往軍臺
僧王從通州至雙港扎營十二座朝夕試砲有二小人拾
砲子皆得賞錢獻於僧王王問夷人來時看否小人說看
見趙家被夷人害三命王著總督慶祺速問詳細賞錢數
百吊以養爪寡

願當路宜防鬼蜮情
及是時早建神龍策
夷性反復無常雖難保不來宜思患而預防之
宜出入變化以退夷人

六月初二日

上諭惠親王等奏議覆御史吳倬奏請籌防各條一據該御史奏稱此次天津鄉勇死事者請予厚卹並免其家租稅若干著譚廷襄確切查明該兵勇等陣亡名數奏請優卹欽此譚廷襄片奏再砲臺失事又查無下落之大沽協左營都司訥勒和現經覆查並無確據顯係逃避應請旨即行革職嚴飭緝拿獲日訊明正法

六月初四日

上諭著派瑞麟馳驛前往天津查辦事件欽此

六月初五日

桂中堂花沙納由天津回京請安當日召見又著派桂良花沙納基溥善攜帶欽差關防馳驛前往江蘇會同何桂清妥議通商稅則事宜所有隨帶司員着一併馳驛欽此

六月十四日

上諭桂良花沙納奏請將天津出力員弁紳商懇恩獎勵一摺此次夷入天津經桂良等剴切曉諭現俱起淀放洋該官紳等或冒險奔馳或募勇緝匪均屬等著有微勞自應量予鼓勵直隸署大沽協都司張振熊著賞加都司銜並賞換花翎外委馮萬年劉榮貴均着遇有把總缺出即行拔補捐職府經歷黃仲畬著以知縣歸部選用並賞給同知銜監生梁植著以府經歷歸部選用二品職員商人張錦文著該地方官給予花紅匾額以示獎勵職員梁猷著賞戴藍翎欽此

六月十六日

上諭僧格林沁奏遵旨查參天津失事大員一摺革職留任獲軍統領珠勒享馬隊傷亡營盤不整刑部侍郎國端雖營盤未動為未能上前援應各有應得之咎珠勒享國端著交部嚴加議處已革副都統富勒敦太統帶各營砲位駐扎北岸竟將砲位營盤全失陷著即拿問已同革提督張殿元總兵達年副將德魁一併押解來京交惠親王載垣端華會同刑部嚴行審訊按律定擬具奏直隸總督譚廷襄有統轄水陸之責據奏兵力足恃布置皆妥乃一經開仗即失砲台實屬督率無方據僧格林沁查取國端等供是日該督坐轎奔走尤為惟怯無能大負委譚廷襄著即革任來京聽候查辦欽此

六月十九日

上諭錢炘和年力就衰難期振作著勒令休致欽此

七月初八日

上諭已革直隸總督譚廷襄防堵海口不能實力抵禦以致砲臺失陷夷船駛入內河前據僧格林沁查辦業經降旨飭令來京聽候查辦著惠親王載垣端華會同刑部訊明失事退避各按律定擬具奏欽此

上諭刑部員外郎段承寔著賞加五品卿銜前往上海幫同桂良等查辦稅則事宜欽此

上諭富勒敦太子家堡安營以為張殿元援應當夷人開砲時雖經極力抵禦擊傷夷船四隻轟斃夷兵多名惟礮臺失陷無可辭咎富張達德均擬應斬著監候秋後出決譚訊無蔥退避惟調度無方著發軍台所有武職各員均已參辦所有永定河道崇厚著吏部分別議處

硃諭前據惠親王等奏將耆英照軍法從事因命解京嚴訊嗣

訊其供詞復令恭親王等秉公定擬茲據奏稱耆英不候諭
旨糊塗冒昧酌擬為絞監候朝審時入于情寔所擬尚無不
協惟其聲叙獲咎之由殊非誅心之論不得不明白宣示耆
英以負罪之員復加擢用原冀其收效桑榆于事有濟況該
員陛辭時面奏力任甚難看奴才造化若何似非昧良昏憒
者且于四月二十七日抵津後即有寄諭令其不必與桂良
等附合稍涉拘泥俾其自展謨謀作為第二步辦法朕用耆
英不可謂不專保全之恩不可謂不厚及桂良等奏令該員
回京朕料耆英斷無不知之理尚恐稍涉游疑其時寄諭仍
留津自酌辦法耆英苟有天良能無汗流浹背者乎詎該員
拜摺後即擅自回京藉稱面陳機要試用果有面陳曷不單
銜密奏又云難于形諸筆墨何以接奏留京之旨又匆匆具
摺試問摺供之處尚有緊要乎屢次瑣瀆不過為一首領計
況該員供摺內亦盡無可採之語未深悉底蘊者尚覺情輕
法重不知所說辦法朕與諸臣早經議及況出諸他人則可
出諸耆英之口則不可何則蓋　英乃事中人既有所見自
可施為豈有同辦一事不能補救于事前反有成說於事後
若謂該員所懇懇辦正墜詭謀蓋耆英藉茲自白乃心不徒
盡滌前愆且欲諉過于人居心尤不可問自料擅離差次議
止罷斥正送其身謀優游于家庭久蒙知遇忍出此耶且跡
其心非特此也同桂良花沙納商議相對泣于窗下自云朝
不知夕死不聞其恪遵前旨另設良圖迨時與花沙納云恐
此去人心惶惑作為因差暫離津郡抵通接奉寄諭又不問
走緊拆回抽身惟恐不速視朕旨于弁髦處處巧詐有意欺
罔即立與駢誅百啄奚辭惟惠親王等原恭未免過重即肅
順所奏仍擬正法亦未為是朕之交議正因其罪重欲廷臣
衡情酌斷暴白于衆若仍予正法何必解京又何必定擬且
謂其苟延歲月倘以病亡獲保首領比擬更屬不倫此乃盜
案內斷語難妄加誅耆英朕數日詳酌欲貸其死寔不可得
即照奕訢等所擬朝審時必予勾決尤覺不忍棄之于市不
得已恩情法度兩全之道著派左宗正仁壽右宗人綿勳刑
部尚書麟魁迅即前往宗人府空室令耆英看朕硃諭傳旨
令伊自盡以示朕分紀加恩之至意欽此

夷在三叉河時親王僧邸在通州防堵夷退後親王委官在
雙港立大營拾座後大沽又立營五座留雙港營作為後應
矣

夷據三叉河望海樓夷所用物件吃食皆本地官潛約出張
商人立支應局以供夷人費用偽言衆民共出資財其實皆
係庫內銀兩夷退後共算花銀二十餘萬無款可籌衆官又
約張商人立義館出示捐銀所有報稅貨物先投義館上捐
後去報稅船車來粮米每石亦捐若干又捐鋪面房租至九
年春大烟有稅易名洋藥亦每包捐銀四分又重捐買賣富
戶分為上中下三等獨不捐有勢力家論天津梁鄉紳官至
兩廣總督同家積銀三百萬可知天下銀錢皆入宦家伊等
若盡傾囊上捐勝於捐衆人多矣

紅毛國形像衣服器械船隻圖說

夷人面皮有黑白黃三色黑如墨白似脂黃類土色鼻高
眼凹頭上毛寸餘其色又紅又黃又白錯雜其中皆淺而
上捲眼有淺綠色者有黃色者總而言之其形皆如羊眼
行走如鶴動如猴夷人聲音甚粗憨所穿衣服無論貴賤
皆係短幅肩盤黃如意樣色者是夷人之貴者帽有黑白
紅三色衣服亦然帽形如元寶倒扣狀上盤金花亦是夷
人之貴者足穿短皮靴如猪嘴式樣器械或使劍或使自
來火鎗鎗上復安銅刀光如秋水尋常下岸皆手執短棍
者或曰以備狗咬獨黑夷多下賤者最高者白夷紅夷船
如橄欖式樣浮上平穩無峭底如魚背其色黑多白少有
內輪外輪之別亦有黑白及紅色烟甬一船之上有一箇
烟甬有兩箇烟甬者有兩桅者有三桅者桅上無篷而有
篷兜烟甬烟起其行如飛又有上桅天梯皆銅絲所造船
內機關不得而知船行時其聲音有如水沖銅器之響有
似打羅之聲其聲可聽五里船上繩纜無數晝夜可行八
百里夷船進天津海口皆八九丈至十三四丈長者至夷

人大船停泊海口不能入內河者約有三十餘丈可安砲三層

唉匪入天津時志頗不小心亦過細凡河面之寬窄城碟之高低所有要緊地方無不寫畫而去尤可異者手執玻璃一塊上抹鉛墨欲像何處用玻璃照之完時鉛墨用水刷去居然一幅畫圖也如望海樓海光寺王皇閣皆用玻璃照去

夷人得勝後至十四五日時夷船迭進據三叉河口共十七隻來往哨船不斷船由三叉河而回者僅十餘人及從海口復來者船上數百人後河邊撈一水人紅夷狀可知夷人詭詐船上所來之人未必盡係真人夷人亦善於用兵矣

大烟啟釁論

天津郝縉榮采三

從來德以柔中國威以震四夷大烟之流毒不已雖曰天數豈非人事哉當林少牧之總理兩廣也痛大烟之為害燒毀牛皮之地以使其屯烟無所與黃爵之之切諫有同情焉我

皇上果始終信任弗疑以彼父子之神奇復有懷清升平之協理羣夷畏服久矣從此大烟之不得深入我境未可知也胡乃准紅毛國之控告允黃閣主之奏章一萬里之長城自行撤去十三行之義侶絕少依歸而夷匪乃得駕彼輪船長驅直入賴我港江破我粵城蹂踐我廈門等處全憑強戰之能巧結通商之利使我父老子弟耗精神而枯筋骨易人而為鬼也可嘅也已當時雖有宿將如關天培于步雲陳化淳葛雲飛王錫朋等亦先後敗死以朝廷之重責專歸諸濶少不更事之天潢則接少牧總理兩廣者除講和毫無善策遂使數萬里荒服之夷人窺我虛實占我地方不得已許其通商而大烟之流毒愈甚焉因之洪秀全等眇視我國無人蠢起於廣西紫荊山我

皇上震怒整我戎行先命賽尚呵次命徐廣晉詎意此二人者養癰成患任烏合數百賊匪積至數萬有餘縱橫於閩粵之間往返於江湖之郡縱有英勇之向軍門散髮酣戰能救國難以壯軍威祇憑隻手而保障一方舉國驚惶乃曰若有檀道濟在焉能使胡馬之侵越至此乎妥廼降詔新疆再起老臣匡佑我國家賊人聞之而心折將具香楮迎之以為歸降計何也以聚伏於紫荊山者不無義勇之儔淪落無歸相偕入黨奈

皇天不佑我斯民至中途而將星忽落賊猖獗如故焉況唉夷無道乘我國多事之秋屢停泊於天津海口名曰假地以通商實則侵凌以欺我干戈之迭起胥由此也而大烟之為患遂不可以復斷

西嶽兩箇和尚題詩八首　天津華長安竹生

一潰軍威不再揚官兵逃散似飛蝗四月初八日大兵潰于海口竊師精衛填東海以船載石橫河阻夷坐視夷人過北倉可嘆怡堂棲燕雀無聊展喜饋牛羊日犒夷師城西匿跡營三窟譚制軍隱于西方設榻三處一旅店一旅芥園一旅海光寺艱險周旋僅數商文官埋頭武官縮首鹽商張錦文率數商人周旋其間攜二金釵貯大營風流最是孔方兄錢藩侯藏二愛妾于營人民離散天容慘連日昏暗日月無光將士逃亡國法輕肉食無謀惟好貨去歲藉夷務猶勒索海口商船萬金指揮失策不知兵兵勇皆集海口孤注一擲前後毫無伏應河樓多日花旂樹猶奉綸音海口行四月十六日夷船泊東浮橋而奏聞猶在海口故十六日奉上諭著大臣桂花二公馳驛往天津海口

飛鴻載道亂哀鳴誰繪斯圖達聖明離民四散哭聲震天富戶逃生貧待斃文官請晏武求成欽差來文武始出日請夷晏夷艘北上如梭擲天使西來接轡行欽差十六日奉旨二十一日迂道從西而來莫怪制軍稱海笑捏稱夷船乘海笑進口波臣絕倒亦人情

魏絳和戎圖苟延無邊谿壑苦難填允通黑帽空憐鬼忍與紅衣共戴天夷人有黑帽白帽紅衣白衣者人盡獻芹求白幟衆舖戶紛紛送物求夷白幟免害

勢如破竹湧青煙火輪合轉曲突生烟多情祇有潞河水潮落艨艟退不前自大沽至北倉夷船縱橫絕無間阻水淺而退

初更寂靜礮無聲樓上晨鐘亦不鳴恐夷猜疑定更礮免焉晨鐘亦廢焉存鄭願為東道主來滕許作聖人氓夷船到津生員辛榮迎之願為東道請毋擾害居民欽差許其通商辛勤不愧承辛祀辛生在夷館將命朝夕供給可謂辛勤之至矣海濶無慚得海名鹽商張錦文素有海張之號今供給夷人一切需費與養勇千人巡拏劫掠皆張商一人出資辦理有助資者皆不受焉養勇千人防劫掠一時土匪肅然清

徒恨逆夷志願奢兵戈無數委泥沙鎗礮皆棄于河竟容卧榻人鼾睡久怕城邊賊不譁夷軍整肅不同兒戲胡越一家傳萬古鬼狐四國雜三乂英米法阿分泊三乂河口求成何預牛羊事斷送屠刀殊可嗟文武諸官皆仕而隱牛羊又日日見危授命

指示夷人爾無虞銷兵拔幟徧通衢鋪戶諸勇各陳兵刃樹旂幟今俱掩藏以示和好尋盧斷鎖官為質五月初二日夷人帶狗進城歸而失之遂率喚兵百人進城尋狗門官懼開東門通師李太國來津辛生先驅呼門弗開五夷登城斷鎖以納羣夷扭門官往至道署道憲辭未在署及南門又扭一門官為質曰獲狗放汝登南城行至東門是時石太守在北街伏劍率民以待防禦索驥呼門士作奴夷向辛生索馬八疋推却不准且曰無則縱火攻城其驅遣辛生若奴僕然呼門即初二日事切齒郡侯橫寶劍藏身相

國入庖廚初二日米夷遊小伙巷民毆辱之訴于夷長命數十夷往見欽差大臣理論而欽差一由穆氏後門遁一藏廚下三津婦孺皆思戰嘆息何人竊虎符

鯫生好作不平鳴磊塊難銷思一傾聖世大臣能以讓熙朝君子本無爭果然敗績京中震仍復求和城下盟局外閒觀譚不禮自四月初九日譚制軍奔隱西方置身事外不聞問焉靜聽冷露濕無聲欽差大臣桂花二公查辦至今無聲息

書事　天津孟繼坤筱藩

寰海澄清二百年無端南北起烽烟癡兒命好仍留後大將才疎敢鎮邊安得佐州皆白傅謂武弁白公係當年上夷船者是誰奉使學張騫謂同鄉張公錦文生憎三岔河頭水竟遣夷人泊戰船

簫鼓聲喧甲帳開寶刀光裏酌金罍芙蓉鳥小傳新語夷人所贈北倉倉使者罌粟花濃釀禍胎遼使豈緣和幣至淮夷如為獻琛來傳言葉制軍尚在夷船酒酣笑說當時事不借荊州更不回

沽水東邊憶舊遊予曾設帳大沽不堪回首日悠悠高臺拔地霧旂肅烈火轟天殺氣收望月有誰懷謝朓謂謝明府雲舫射潮無復繼錢鏐謂錢方伯當年勝迹消磨盡風捲白波驚海鷗

風鶴聲悲到曉停殘兵一夜散郊坰初九日兵勇皆散花翎處處拋雙眼皂纛家家撤七星戶勇皆撤皂旂自有鴻溝誰肯割祇愁蠻語不堪聽可憐別婦顏如玉斜倚肩輿尚未醒是日曉起婦女即有逃避者

水月庵前尚點兵庵為義民局海光寺外早移營錢方伯退守於此數千錢騎歸何處四百青蚨送此生義民每日例給四百文初八日多有陣亡者費長房仍尋藥餌謂賈小琳觀察石延年幸主蓉城謂石太守諸公半為因循誤月黑草頭沽名聞戰聲

豆子齕邊見巨航滿城士女盡驚惶十二日夷船進至鹹水沽天恩竟許開犴獄即日決獄罪輕者釋奇貨真宜鬻鳥鎗太守出示收買鳥鎗豪俠苦無才磊落大官全減氣飛揚生愁五夜哀鴻度半入荒邨半異鄉是夜逃者頗多文采風流渺渺兮揚園歌舞漫留題欽差文彩聞我師失利遂出城暫避後回問津行館東吳那復輸杭稻糧艘尚未全進南粵相隨動鼓鼙折木浪平無鷁退柳衙烟暗少烏棲聞鹽憲烏公出城暫避高樓終可停清蹕待是宸游玉勒嘶望海樓近為夷人所據

聞說彝艘入潞河富兒驅馬疾如梭十五日夷船進至西沽富都統在南倉聞信即騎馬遠遁威名但可驚狐鼠軍令何須肅鸛鵞為底紅毛偏種種轉嫌

白頂益多多高僧莫慰蒼生望空向沙場制駱駝謂僧王

遥指船頭換白旗大家相約例金卮十六日晚夷船忽換白旗村人有偽言議和者怪

他有目窮千里夷人皆以千里眼遠望未必無心撫四夷英夷邀結海外諸邦同來海口

玉漏銅鐘精制作素冠朱服亦威儀日斜溪上蕺林暗自袖金

鎗打雀兒夷人于北鄉一帶戲弋衆禽

花封寥落欲愁潘秦嶺蕭條孰識韓潘韓二氏舊宅悉為夷人據矣門外淒涼之至半

刷春聯如近制郡人多有刮春聯者全携家具勝之官有盡携家具遠避者為憐鵠

面心原熱道路流離殊為可憫纔聽雞聲膽已寒夷人於村間戲掠雞豚婦女無不畏者高

立朝端知幾輩問誰才可濟艱難

春去名園芥子紅有人花裏覓元戎制軍移寓芥園兵還尚可臨城下

護城兵不敢登城恐為夷人窺見敵至何妨入署中觀察都轉諸署夷人悉經游覽魚唄競傳

天竺國夷人於望海樓誦經一夕鴻勳空憶海澄公小民豈乏勤王念時勢

相遭奈不同

東望浮梁走火輪清譚何以濟斯民不諳戰法謀終絀任握兵

權令孰遵譚制軍欲於孟公橋開礮張錦文勸阻之倘從其議不知傷幾萬人靈矣梟首幸能懲土

寇土匪乘間搶掠殺數人稍戢雄心安敢制金人誰憐畿輔屏藩地一霎華

竟作塵

高閣清虛掩夕曛義兵義餉竟無聞清虛閣為義氏總局船停沽口三逾

月夷船自二月行抵海口人立竿頭半入雲夷人立桅頂穩極敢道和戎非上策

祇應橫海駐新軍中朝自有周公瑾轉盼艨艟一炬焚

托身廊廟竟何如謂托將軍轉恐英才未易舒謂耆英桂蕚豈真明大

禮謂桂中堂木蘭從此草軍書謂花尚書高飛君似驚弓鳥待活人同涸

轍魚誰念東南民力竭妖氛一例盼勦除

自從烽火照津門道路流離挈弟昆良友多情還入夢先塋遥

望總銷魂柳隄煙鎖愁千縷蓮泊風清酒一尊小折榴花過端

午故鄉景物且休論

津門居士題詩五首　天津郝向榮健安

紅頂花翎一品尊身榮責重荷君恩海疆失守千秋恨鐵騎逃

歸四路奔土匪擾民橫白刃敗兵乞食曳青旛沿河楊柳依然

在冷落空村晝閉門

文官武將似英雄海口安排作戰攻想是疾雷難掩耳行蹤無

定類飄蓬

魂飛膽裂返津門百里迢迢一夜奔竊笑兒童真解事馬前相
慰叙温存
不能戰守欲和戎饋食排筵禮節隆自謂牢籠夷匪輩試思何
物受牢籠
夷船猖獗恨無窮猶說通商見聖躬戰將謀臣無善策連營百
里一時空

徐壽莊諸將五首

家世申韓舊有聲公侯那便作干城寸心於國慙多負方面如
君枉此行百里身先兵卒潰一金頭被敵人輕滔滔海水流無
盡難與千秋洗惡名
五侯七貴珥金貂甲第巍巍接紫霄卅載封疆肩大任一門恩
寵冠羣僚幸離宰相迴翔地又值鯨鯢跋扈朝膽識安能縱萊
國邀盟甘讓島夷驕
丹詔親承屬望殷天潢派本一支分傳宣空自將王命畏葸還
思避海氛近見檻車徵鄧艾更誰寶劍請朱雲東隅已失桑榆
又何惜衰庸勵六軍

北門鎖鑰鎮邊疆十載逢迎列荐章可愧承平靡爵祿幾曾勲
烈著旂常騎奴亦有通侯貴走卒終輸上將良成縉南陽宜坐
嘯等閒無夢到沙場
紅巾僥幸攘天功誤保長城萬里同漫說登徒能作賦祇應魏
絳善和戎堪嗟犀甲如山棄可惜軍儲掃電空下士不須輕杖
策豈知捫虱有英雄

津門聞見錄終

[illegible]

少司空主—徐公奏议九卷

（明）徐恪撰

明嘉靖刻本

少司空主一徐公奏議

奏議一編今致政少司空主一先生徐公居給舍及巡撫湖汴二省時所上也實昔守許爲公吏屬每見公奏輒手録之後請于公得汴稿之全方欲集類而實別公以來及自南都考績又得湖稿始就兹編前後總若干卷若干首稿以一綱數目難於分屬不若仍用歲月爲序既備事原因著履歷視類爲便蓋志其時也公以進士起家司諫分藩終卿佐以老廉止淵文通達政體當世之志老而不衰凡其所至從容興革必歸于正雖有權勢沮撓要之行者恒什六吏民實有賴焉天下士夫亦皆推公爲重

若是編者乃其建明之迹而忠愛之心剛直之氣經濟之才執持之操悉於斯見之故每歲朝議往往寘公而其他章尤傳播人口蓋奏議之體儒則太文吏則太俗非文與俗之病也牽泥拘局理有遺缺則未能動

上聽備參覆以爲施行之地公之所陳儒吏兼濟出入唐宋上追漢人於錢穀則善計者服其精言刑名則善讞者服其允而況大於此者哉宜夫人之稱頌之也然知公者固在於是而公之所以運回於外不得畢其所有爲者亦或以是爲沮顧尤足以見公之節施諸後來其輕重得失必有能辨之者是編之所繫亦

大矣實無似辱公知愛誠有古人國士之遺而碌碌班序甚愧於公校録之餘僭附是說以露知公之萬一非敢勦衆論而自歸也公在

朝在外奏議尚多別具文集其論傳奉及辭謝諸疏繫出處大節故附之

弘治十二年己未十二月望奉議大夫

戶部郎中無錫後學邵寶序

題主一先生奏議

懋嘗論士不貴偏長而貴全才是以古之名臣以功顯者其脩詞造道多不逮而善于脩詞造道者或功業無聞焉不但逢時會世之殊而全才之產寔難其人若故少司空主一先生徐公獨非古之全才歟讀其詞考其功皆先王治世精要之道聖賢教民平易之方因是以驗其造道之深可謂有本之正學經世之全才也惜公當成化弘治之時給諫分藩秉憲司國遲進十載而其用之未盡誠如王端毅之所惜也公都憲時奏議邵戶侍國賢編集傳世尚有文集藏其家此集者取其在諫垣及湖洛崇正

風教其關係甚大且要是以采而録之
以爲正學之助翼賢尊聖之功淑惠天
下後世者至矣懋知公之深者敬題其
首

蘭谿章懋譔

讀徐公奏議

烏乎徐公考其卓邁之風節誠古社稷
之元臣驗其施行之事功寔理學有用
之眞儒世豈多得哉邵國賢儲靜夫喬
希大馮執之諸君其知所重矣

晉江後學蔡清譔

題少司空主一徐公奏議序

徐公奏議刻既成予取而讀之嘆曰豫
治其難矣哉三代以下論盛治者稱漢
文帝肆我
孝皇實侔德焉徐公撫豫當弘治中可謂千
載一時也廼奏議所陳以災傷乞蠲恤
以河役乞濟助以禄米不敷乞減殺以

軍儲多缺乞食鹽以京邊積逋乞停催
其他建列憫時憂世懇惻剴切其用心
亦勞且忠矣即其氣象視文景之世何
如也今去公五十餘禩聲容日盛供億
日增誅求日迫
宗室蕃衍什伯曩昔況重以頻年醜虜之
警哉君子達時體

國稽往籌今覽斯刻也可以知其難矣

嘉靖壬寅夏六月吉

賜同進士出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

勅巡撫河南餘姚淺齋魏有本書

少司空主一徐公奏議序

濂聞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也舊典之可稽今日之指南也昔魏相條漢興以來諸賢臣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蘇文忠公校進唐陸宣公奏議譬諸已試醫方謂不必皆從已出而趙忠定公編類宋諸臣章疏以資經濟君子以爲識大臣之體今巡撫河南大中丞淺齋先生刊刻前巡撫海虞徐公奏議其意亦猶是乎初徐公巡撫河南在弘治辛亥逾甲寅去汴迄今垂五十年矣其興革之蹟保障之功憂國愛民之心雖小夫賤隸皆能道之稱頌而不已間罹

宗藩搆誣賴
孝廟明聖浮毀不行且調湖廣以示弗疑公
聞
命即行兩河父老擁道攀留哭聲震原野蓋
公忠清直亮至誠惻悃苟利國與民必
行其志自壯至老夷險一致如貞松古
柏梃霜雪凌雲霄矯然獨秀而不可摧

折如此公蘇人也論蘇之人物謂本
朝吳文恪葉文莊吳文定暨公四人皆聞
范文正之風而興起者惜用之弗盡其
才爾嘉靖初先生爲御史按部姑蘇公
之孫某持其祖奏議數袠投謁行臺先
生嘉其適用之文政暇輒一披覽攜以
自隨者十餘年今撫公襄撫之地而事
之難處又有倍蓰于曩者經畫調劑之
間勞悴滋甚而較若畫一之規固在也
因撿藩司刻之以存故事備考閱廼屬
序于瀛仰惟
國家設巡撫重臣關繫封疆生靈者甚大
顧近年災診頻仍民力凋瘵賴先生拊
循煦濡之澤甚深又不自滿假博采前

人之善亟梓其奏議以傳其用心可謂
公且勤矣竊憶唐開成間起居舍人魏
謇獻其祖文貞笏而當時有井棠之擬
然則海虞斯編謂非中土之井棠可乎
先生撫綏吾省二年于茲爲吾民興利
祛害騰諸奏牘已積數冊比歲醜虜南
犯先生保障調度籌略措畫之疏凡數

十止皆封疆生靈至計亦爲時所傳誦然先生之奏議當與斯編並行于世無疑矣公自諫垣歷方岳都臺終少司空中外奏議甚多此獨刻其在河南者耳若夫出處言行之詳二泉邵公有傳今併刻之卷首以爲觀者先亦誦其言必論其世之道也

嘉靖二十一年歲次壬寅六月朔日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山西等處提督學校按察司僉事致仕大梁後學李濂拜書

少司空主一徐公奏議序

愚嘗莊誦少司空主一徐先生奏議至論傳奉乞休一疏廼掩卷三嘆焉曰嗟乎自直道之風微士大夫脂韋其行者多矣如公節槩殆晨星曉月僅見於胥漢者哉公由名進士敭歷中外所至有聲暨晉大中丞膺

簡命巡撫河南悉心經理諸凡張弛注措罔非經世遠猷獨以累觸親藩抗權宦至不相容賴孝廟廉知其賢改撫湖廣未幾特旨擢任南京少司空吁亦遇矣而公以非銓曹會推疑於傳奉也獨抗疏乞休克是心也非其義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

夫有是氣節斯有是學術有是學術斯
有是才猷有是才猷斯有是論議非可
以襲取而懿鑠之也故賈誼治安一策
通達國體矣或以其絳灌之不容遂病
其志大而才疎愚則以謂絳灌之不容
正賈誼之所以高出於公孫弘輩也陸
宣公奏議經濟唐室或謂其矢心悉慮

動合機宜千載而下讀之使人興起然
非其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以為之
根本抑何以致是耶世恒謂古今人不
相及如公者視古人何多讓焉今觀其
奏議若干卷前後數千萬言勤勤懇懇
無一語一字而非忠君利國之心讀之
真足以廉頑而立懦其尤彰彰者如裁

抑
宗藩褒表節義防禦河患均平徭役裁減
騶從蠲除逋負良法美政未可枚舉汴
楚之民至今歌誦之不忘故論公者曰
學術之正也才猷之懋也論議之忠也
愚獨以謂公之氣節有以植其本矣愚
生也晚景慕於公者有年每欲求其疏

草而不可得同寅鳳竹徐君栻公之姪
孫也由名御史謫推建州暇日出公之
奏議以示予讀之未始不三復興嘆也
予嘗見鳳竹君在南臺諸奏疏咸光明
磊落且以直言見忤當路雖謫今職而
志益淬厲每嘖嘖嘆服以為不可及今
觀公之奏議廼知家學之有自矣且又

捐俸壽諸梓弓予言叙之予末學何足
以序公之文茲喜其傳而託名不朽也
故特識其生平仰慕之私云
嘉靖戊午十月既望之吉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知福建建寧府事後學
安成劉佃拜書

少司空主一徐公奏議目録
計開
卷之一 諫垣時上
備省弭災疏
議 慈懿太皇后當祔 陵廟疏
救御史謝文祥疏
乞應天以實以弭災異疏
救給事中董旻御史胡涇疏
劾灌頂國師占悋不發金死卜疏
劾貴戚干請田地疏

卷之二 方伯時上
修治黃河疏
乞緩織造疏
卷之三 撫洛時上
巡撫河南謝 恩疏
地震疏
雨雹疏
乞因災傷免稅糧疏
水患乞寬免租課馬匹疏
修政弭災八事疏

河災拯救疏
地震疏
勸　徽王違法抽分疏
乞罷差官督徵積逋邮民疏
薦用風憲疏
勸臨淄王淫虐疏
卷之四
水災分豁稅糧疏
災異乞免追併疏
裁革冗官疏
議卽陽不宜建藩省疏
缺官疏
星隕疏
奏繳考滿奏啓牌冊疏
旌異賢才疏
參王府殘忍戚人疏
河患乞免田賦疏
地方六事疏
卷之五
災傷乞免稅糧疏

缺官疏
災傷乞留朝　覲正官賑濟疏
星隕修省疏
患病方面官員疏
保薦賢才疏
災傷乞停清軍疏
處置山塲疏
存恤操軍疏
災傷乞免稅糧疏
地震疏
祭告山川疏
論事忤觸當要奏乞休致疏
災傷乞免稅糧疏
保舉按舉官員疏
保舉遷謫官員疏
參劾湯陰王見準敗度疏
卷之六
時政興革五事疏
水患蠲災乞免糧草子粒疏
旱災乞寬減糧草疏

天鳴疏
脩舉徽子祀典疏
存恤操軍疏
脩舉范仲淹父子祀典疏
水旱災傷乞免夏稅子粒疏
矜恤民命疏
旱災乞免稅糧疏
陳言脩省八事疏

卷之七
給由疏
謝 恩疏
保民弭患疏
請 誥疏
大雪雷電疏
方面官致仕疏
薦舉賢能疏
會舉將材疏
乞 恩補蔭疏
薦舉風憲官員疏
星隕如雷疏

請改汝南兵備疏
病故官員疏
薦舉官員疏
定計謨以祛河患疏
災傷乞免稅糧疏
河決條陳四事疏
薦舉方面官員疏
撫安流民疏
辭明 王府訐奏陳情疏
卷之八 撫楚時上
調湖廣巡撫繳 勅疏
巡撫湖廣謝 恩疏
薦用賢才疏
乞留朝 覲官員以安地方疏
災異疏
陳國家大計四事疏
民患乞免稅糧疏
參問部司官疏
參問守脩官疏
參問方面官疏

覆審風憲官疏
草木災異上脩治五事疏
議衡州建　藩府事宜疏
安平鎮功成蒙　賞謝　恩疏
卷之九　少司空時上
改工部繳　勑疏
論傳奉乞休致疏
再乞休致疏
又乞休致疏
又乞休致疏
休致謝　恩疏
辭　朝疏

少司空主一徐公奏議目錄終

少司空主一徐公奏議卷之一

戶部郎中無錫邵　編校
建安縣知縣山陰俞　意
甌寧縣知縣南海黎復性　重校

脩省弭災疏

工科給事中臣徐恪謹

奏爲陳言脩省以弭災變事臣等竊見今春以來兩儀不位而變象作災四序乖時而夏慘秋熱或久旱不雨或大雨不晴雷聲違時不發過時不收或風聲中商或雨涉四塞水旱櫛比而萬物不育即今小民張口嗷嗷救死不贍妖言者屢出於中外反叛者盛作於秦野近彗星東見焰拂台垣人心洶沸甚是可畏按諸史誌皆陰盛陽微之應應在所屬夫凡士物皆屬陰陽語乎儉則君上屬陽臣妃屬陰語乎德則剛果屬陽柔愛屬陰語乎教則正道屬陽異端屬陰語乎疆域則中國屬陽夷狄屬陰槩屬如此餘可類推臣等待罪言路每因災異而考諸古驗諸今未嘗不爲之陳然太息口欲言而復訥者數四蓋以言出而禍必隨之然熟而思之與其不

言而得罪於　宗社不若力言而得罪於
陛下之爲愈也伏願　陛下憫生民流離之困苦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納臣等大馬拳拳一言以荅
上天垂戒之切則不勝慶幸之至仰惟
陛下仁同天地固堯舜湯武弗加矣何獨不裁以義
行以勇哉夫用仁而不裁以義則仁流牽溺不
行以勇則施仁不博仁雖爲發散陽德而中有
柔愛之陰德存焉義雖爲收歛陰德而中有剛
方之陽德在焉勇所以力行乎剛方者亦屬陽
之德也諸災異皆陽德不足而陰德浮之是豈

非　陛下不肯以義裁仁以勇行仁之所致歟
請以目前事論之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
得而參二者其幾雖微而天下至著之理基於
此其事雖隱而天神眷顧之意在於此此而不
序則幽明物理舉失其序將何以禮固萬民哉
故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
度恭惟　皇上作配
中宮爲生靈父母名分已昭於天下而天人歸與之
心亦久理宜　陛下日夕於　中宮雍睦同一
寢食同一起居以實布告之典以正天人之心

以定宮闈之分向者禮部尚書等官姚夔等亦
曾備情懇請蒙　皇上謂內事朕自處置欽此
彼時中外聞者莫不歡忻邇來屏息傾聽將及
半年而　昭德宮日進膳費仍前不減
中宮膳費不聞有增是有以知　陛下之於
昭德宮愛專情一夫宮墻雖深而視聽猶咫尺也
衽席雖微而懸象甚昭著也今
聖愛既專於　昭德宮而臣等且不敢以名分爲論
但　陛下富有春秋而　震位尚虛豈可以
宗廟　社稷之大計天下民物之至望一付於愛專

情一之所而不求子孫衆多以固本慰民哉考
之上古人君及我朝
列聖未必不時幸各宮但情愛一專於后禮義一出
於后各宮妃嬪則不過接見一時豈可使之專
愛以廢肅穆之風以失萬民之望以遺後世之
譏如漢不能正謹夫人同坐之禮遺史到今以
爲鄙談　陛下鑒陰盛之戒奮乎義勇自今以
往凡寢處一於
中宮則陽德斷可以回陰災而
宗社萬年之美兆必基於此此其一也近該天下州

縣去處奏來旱澇情詞在野無收在官無積生
民貧困日急而盜賊日盛如巡撫荆襄都御史
楊璿兩次奏稱流民因飢爲惡有兩日內而刼
殺人民二十四家者有爲大麥五六斗而殺死
三人者縱橫甚盛以臣等觀之事勢不爲不迫
蓋以今歲被災處所赤王千里而人心易爲搖
撼惟以得食貪生爲快意豈復計君臣之大義
哉且人君代天子民即民之父母也子有飢寒
疾苦父母必爲之寢食不安求神用藥無所不
至今　陛下作斯民父母覽此奏詞而不蒙省

懼以施惠布德爲急尚循故事付部施行戶部
尚書馬昂等視爲常事凡有告急情詞有順其
心則復本曰行移彼處斟酌設法有咈其意則
曰事有窒礙難以准行遇事徵有利害則曰伏
乞　聖明區處既不能分　憂達情乃敢蒙蔽
坐視終年累月不過作此活套語以爲經濟弘
才竟不知飢民之命朝不保夕懸望衣食如在
厨席猶以爲緩況可坐弄虛文以誤生民之身
家以積　社稷之大患是猶子訴飢寒疾苦欲
望父母極力一救而不理也彼若棄父母而不

顧則將何計以遏之今若仍於民間區畫況賣
官鬻爵徧及內外無可計者伏願
陛下擴天地之仁心行義勇之陽德首罷征辦之務
大發　內帑之財酌量各處旱飢之輕重逐一
差官齎去會同巡撫巡按等官作急糴糧賑濟
古云財散則民聚又云民飢則君不能獨富甚
不宜吝塞財藏視民途殍以增陰盛不測之戒
此其二也和尚乃異端之流棄父母而不養絕
君臣以自食忍去兄弟而誘啚異姓因無夫婦
而敗壞人倫搖唇鼓舌煽惑人心蒙迷世道故

每犯妖言者皆是此等異端之徒是宜迸諸四
夷弗使亂我正道可也乃蒙
皇上過於信待每遇生忌之辰費萬萬之資財建七
七之齋醮而西天佛子劄實巴等又蒙
封以法王等項名號賞賚不時極其隆厚轎制實同
於　御輦受用有過於　親王游言累技上動
宸極而下惑衆聽嚳民膏血傷世和風陰盛之應
抑在於此臣等思惟使和尚能回災異能救飢
荒是佛教有靈宜尊信之況死生同俗耶使梁
武帝享國長久子孫綿延是脩齋有福宜體行

之何喪亡無日耶事屬荒唐斷無此理伏望
陛下斷以大義即將劄實巴等革去法王等號追回
賞賜以濟飢民照依阿叱哩事例發回原處仍
勅各該寺觀今後不得以建醮修齋名色
上請以費民財許令科道糾舉陽德振動如此則陰
災其有不消者乎此其三也兩間之財不在府
庫則在於民不在於民必歸府庫此自然之理
勢方今之世民窮財乏皆由
朝廷賞賚不節玩好不除之所致或印經懺或塡
寫佛經或爲繪畫之物或造寶石之具夫自古

人君之於左右未嘗不賞但賞合於理則人心
喜賞俾於功則人心勸賞不易發則人心榮
陛下何不念時荒旱以義勇而行節儉絕玩好而罷
嬉賞特詔各監各局將一應造作之務悉罷
工收料必若是而後可回　天意仍乞
勅將浙江福建雲南等處採辦鐲塲官員取回以甦
民困不宜虛應故事增彼
天地示戒之切考之漢志有曰人君不能躬行節儉
則　上天垂象暴風淫雨水旱並作其應在此
此其四也且君之有臣猶父之有子大臣者冢

子之象而群臣則衆庶子也若冢子懷奸肆志
而衆子効尤使爲父者愛而不知治家必敗矣
臣之於君正猶是也今兩京文武大臣中有蠅
營苟禄者有坐視民患者有大肆奸貪者有無
功濫受
陛賞而肆爲蒙蔽者此等之徒皆能致
災此時不除將來之患不可測度伏望
皇上勿謂大臣禄重而不忍遽去勿謂
先朝舊臣而暫且寬容必須斷以大義行以勇決即
將曾經科道糾劾及年老不堪任事才德不稱
是位者許令自陳致仕以全大臣之體中間果

有當退者貪戀富貴不肯自陳求退者許科道
指實糾舉至如臣等皆以庸才濫居言路無補
於時有負委任尤望
皇上將臣等罷歸另選賢才以克任使庶政事可修
矣此其五也是五者乃救時之切務回
上天之首事惟在　陛下一念之轉移爾是念也
天地鬼神臨之果能轉移必行則義勇在此而災異
可弭矣且臣等所謂義非難見即某事可某事
不可截然分限者是也所謂易非難行即某事
可即行之某事不可即止之者是也推之以理

萬幾以決庶務亦不過舉此義勇以加之爾就
謂災異有不可弭哉否則雖欲弭災而反致災
也緣係陳言脩省弭災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成化四年九月十三日當日於　西角門
題奏奉
聖旨所言有理宮中事朕自處置其餘的該衙門便
斟酌行你每還勉於脩職不准辭
議
慈懿皇太后當祔　陵廟疏

臣恪謹
奏爲乞正
慈懿皇太后祔　陵廟事先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兼文淵閣大學士彭時等題
大行慈懿皇太后崩逝應特奉　梓宮祔于
裕陵　神主祔于
大廟等因續該禮部尚書姚夔等遵奉
欽依事理會同多官議得　大行慈懿皇太后即今
葬祭與　皇太后千歲萬歲後俱於
裕陵合葬　慈懿皇太后居左
皇太后居右一體　廟允合天下萬世公論等因欽
奉　聖旨卿所言固是正理但
聖毋在上事有窒礙朕屢行請
命不蒙俞允又令內臣往返數次懇請堅意不許朕
平日孝奉　兩宮如一若因此遣忤致有他虞
豈得爲孝今當於
裕陵左右另擇吉地安葬崇奉如禮庶幾兩全卿等
其體朕意欽此欽遵臣等欽奉
聖旨肉顫心驚不勝嗚咽切念父毋有過爲人子者
若不以泣諫務求其必改而後已是將陷親於

不義不得謂之孝子也人君有過爲人臣者若
不以死諫務求其必從而後已是將致君於非
禮不得謂之忠臣也二者之間其事相須關係
至重不可不慎仰惟
慈懿皇太后作　先帝之配爲
皇上之毋坤道克全慈愛兼至內無失德外無間言
今於壽終之後正宜奉
梓宮祔於　裕陵　神主祔於
太廟其名正其言順允合天理克當人心此萬古不
易之理雖有與之不共戴天者亦不得挾私意

而遠公議也今
皇上聞廷臣合葬之議
聖諭既曰所言固是正理又曰但
聖母在上事有室礙臣等庸愚未知所諭若以二后
並配非我　朝之制爲室礙歟則孔子有曰非
天子不議禮可以義起正當如彭時等所言
二太后方自今始則　陵廟之制亦當始自今日不
可以此爲室礙也若以無子之故不當合葬爲
室礙歟考之經典古無是議但夫可以去婦未
聞卑可以廢尊子可以廢母亦不可以是爲室

礙也　聖諭又曰朕平日孝奉
兩宮如一此　皇上行孝至情純一無間所以
宗廟神靈降鑒用禧海宇臣工儀刑承德然生既事
之如一今於　慈懿皇太后崩逝之後別欲安
葬是又將二而事之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
如事存孝之至也事親之道死生有間豈可乎
哉然此一事果出　皇太后之執意屢請不允
皇上正當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可未得
命而遂已內則曰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此
特爲一鄉之人而言耳等而上之諸侯不諫使
親得罪於國人天子不諫使親得罪於天下是
以寧熟諫也又況
朝廷綱常所關　天命去留所係
宗廟安危人心向背所屬者乎
皇上若慮因此爲忤致有他虞特阻公議曲循私情
非惟間　英宗皇帝夫婦之情遠
慈懿皇太后同穴之願且將陷
聖母於有過之地而不合於天下臣民之心以此爲
孝此臣等所未聞也又曰當於
裕陵左右另擇吉地安葬崇奉如禮臣等聞孔子又

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且禮者
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今欲置
梓宮於他所奉
神主於別室是以天理未安於人事未順以是葬祭
而爲崇奉如禮此又臣等所未曉也然此特據
理而言耳又恐天下姦雄乘機竊發以正名爲
辭又將安處是尤有不可勝言之患存焉臣等
既知其不可而不以死諍是又將致
皇上於非禮之地豈臣子愛君之道哉伏願
皇上起敬孝之誠致柔聲之道務求一

皇太后之必從而後已庶幾綱常不墜人心始安然此豈臣等獨荷　容納之恩而已哉而於天下宗廟　社稷亦未必無少補也臣等切以大義所關不覺激切伏願少留　睿思俯賜俞允天下幸甚臣民幸甚臣等不勝待罪之至謹題請　旨

成化四年七月初一日當日於　奉天門題奏奉　聖旨所言皆合朕意這事已施行了

救御史謝文祥疏

臣恪謹

奏爲乞容諫臣事近該監察御史謝文祥題稱追

究保舉僉都御史張岐官員欲使爲人臣者知所勸懲等因奉　欽依謝文祥言事多出私意轉換支吾排陷大臣好生無理錦衣衛打着問欽此續該錦衣衛問結明白欲送法司擬罪又奉　欽依擬了罪來說欽此臣等感戴意欲緘默自不容忍以此知

陛下欲杜絶言路以此知

陛下不容言官進諫切惟言路者　朝廷命脉天下公器賢才去就所關治道隆替所繫不可不重古之帝王求諫如不及納諫如轉丸諒直者嘉之許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尤慮善言不至忠言不聞於是又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無非開納諫之門廣求言之路也洪惟我朝　列聖相承咸用此道以致百餘年間雍熙泰和臣等伏讀　明詔有曰近侍風憲職當言路凡　朝廷政事得失天下生民利病文武百僚貪暴奸邪須直言無隱言或不切亦不加罪欽此　明詔又曰給事中御史職當言路今後凡　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直言無隱文武官員有貪暴奸邪者務指陳實跡糾

奏欽此天下之人莫不稽首頓首而言曰大哉　皇言一哉　皇心其求言納諫與舜之好問好察邇言禹之舍己從人異轍而同軌此億兆之幸

社稷之福也臣等切照謝文祥歷任未久恣其愚戇日因奏事累犯

天顏俱蒙

聖恩寬恕本官只宜勤謹欽來今又妄瀆

宸聰臣等但原其立心無非欲稱厥職

陛下若加之罪則有違前　詔求諫之盛意是以敢

諫之臣無不寒心解體臣等恐大臣有貪暴奸
邪阿諛苟容日積月累大肆奸惡或有妖人覓
火潛謀肅聚執獨鰥寡顛連饑困孰敢爲
陛下盡言哉諂諛之風日起忠直之言不聞則
陛下智雖足以周知明雖足以洞燭恐天下之大何
由而悉知耶謝文祥追究保舉張岐大臣獲罪
誤若
陛下脩德行政不當諫者如古叩頭流血牽裾攀檻
言之不已
陛下將容之耶將致之於死地耶夫大臣固所當愛

言官亦所當容若徒知愛大臣而不容言官則
大臣愈肆其奸若能容言官而以法治大臣則
言官愈奮其忠臣等與謝文祥職不同官居不
同鄉非有私黨非有偏愛去就與臣等皆無損
益但以言路所關　國體所係不能不深爲之
痛惜也古之有言曰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
惡所從至又曰諫諍者有禍而無福恬靜者有
福而無禍故人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爲
國者孰敢逆龍鱗犯顏色建一言進一說哉臣
等以此不避斧鉞之誅不畏鼎鑊之烹者無非

望　陛下開日月之明施天地之量以　明詔
爲重恕其狂妄從輕發落則下有以懲狂妄之
失　上有以全盛德之名豈不比隆唐虞增光
祖宗哉臣等凡庸叨居言路區區大馬之誠自不能
已緣係容諫臣事理謹題請　旨
戊化四年七月初八日次日奉　聖旨言官須
用公止的謝文祥懷挾私讐因此罪他怎麼說
是杜絕言路這厮再好生無理本當究問且饒
這遭

乞應天以實以弭災異疏

臣恪謹
奏爲乞戒遊樂節財用謹名分正天倫勤　經筵
窮道義進君子去小人以消天變事切見連年
以來災異之作略無虛歲今春抵夏風霾累日
黃霧障天狂風怒吼日月無光恒陰久旱陰陽
失序氣候舛差　天之降災莫甚於此得非人
事不脩之致歟昔董仲舒告漢武帝言國家將
有失道敗德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者此之
謂也如此見　天心眷佑我　國家仁愛我
皇上欲其恐懼脩省以享治安頃者見陳災變之狀

乞脩內外之政以圖消弭伏蒙
綸音內事朕自處置外事便斟酌施行此　陛下一
念應天之實心也是以　命下之日陰曀頓然
晴明又以久旱爲懼　躬率群臣齋戒三日以
答　天譴此又　陛下一念應天之實心也是
以　命下之日微雨應期卽降　天人感應一
何速耶然而自是以來風霾復作旱勢尤甚豈
陛下應天之實心謹於前而怠於後耶抑群臣無應
天之實心以助
陛下之格天耶不然何前日感應之易而今日感應

之難也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
敢馳驅言人君不可不致謹於天變也
天之怒而變也甚矣
陛下方且遊樂是從吶喊動地鼓砲震天其爲戲豫
馳驅何以加之所謂應天之實心果安在哉詩
又云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言人君不可不致謹於天變也今　天之難而
蹶也甚矣在廷大臣以及群僚方且怡然自得
恬不知憂惟務承順懼忤　聖情
陛下以爲可行彼亦曰可行

陛下以爲不可彼亦曰不可習成諾諾之風全無諤
諤之節其憲憲泄泄何以加之所謂應天之實
心以助　君而格天者又何在哉然則今日感
應之難非天道之難感以感之之心有未實耳
伏望　陛下念　天變之可畏憂民命之將絕
痛懲既往之失渙頒求言之詔篤格天之實心
脩格天之實德行格天之實政遊宴之樂非所
以克謹天戒也必實絕之而不敢爲無名之賞
乃所以暴殄天物也必實止之而不妄費內事
處置所以正天倫繁本支也必實謹其分而溥

恩澤之施　經筵講學所以明天理窮道義也
必實究其旨而求貫通之妙
君臣上下之情不通則天地之否也必曰
御便殿延接羣臣反覆治道而實以通之君子或在
野則天民之隱而當進也小人或在位則天事
之蠹而當去也必參之於衆驗之於獨而實以
進之實以去之以至一政令云爲之際一出入
起居之微無不實循乎天則之自然而無或違
焉復下　詔切責文武羣臣怠事廢職痛省往
失圖勉將來務盡其實不事虛文其或不改速

賜罷黜以勵其餘則
君臣上下同一應天之實心矣以是實心齋戒致
禱則必如成湯之禱於桑林而大雨數千里必
如周宣之靡神不舉而轉災為祥
天心有不豫　天道有不順　天災有不息
天澤有不降者臣未之信也臣等猥以庸愚備員言
責不能進盡忠言以裨
朝政致茲災咎罪不勝誅若復緘默則將來災禍
必不止此敢昧死具陳伏惟
聖明察納而躬行之則天下幸甚

成化四年十月初二日於　奉天門　奏奉
聖旨朝廷自有處置
救給事中董旻御史胡深疏
臣恪謹
奏為乞容諫臣以光
聖德事該給事中董旻等監察御史胡深等各題陳
言脩省等事俱節該奉
聖旨都拿了多官人門前問欽此欽遵臣等竊惟大
臣者
朝廷之股肱諫臣者
朝廷之耳目惟股肱耳目全具而後可以為成人
事關一體皆當保全故自天子必置諫臣於左
右宰相論事必令諫官俱入正謂此也考之歷
代諫諍之臣有連章屢疏不顧煩瀆甚至引裾
折檻泣血碎首者其所言未必盡公所見未必
盡是當時之君所以多霽雷霆之威平忿怒之
氣屈意聽納勉強優容者非愛其人而不加之
罪也蓋惜朝廷之耳目千載之美名不得不容
之耳故宋臣劉隨有言諫官論事豈得盡善用
捨之際在人君裁之而已此誠確論也乃者董

旻胡深等數人論事
皇上用捨裁決悉秉至公其於用人不貳之明決進
退大臣之禮貌保全言路之
盛心可謂彼此曲盡而無以加矣各官正當恪遵
聖斷靜以處之必如宋臣王旦所言人才難得多事
之際當為
朝廷愛惜以故不專彈擊惟如此為心庶幾知大
體却乃妄執已見繁瀆聽言論其狂愚固為可
怒但
朝廷設立言官正欲使之言耳今因之煩瀆深加

罪責流傳四方恐傷仁化憂國之人無不扼腕
臣等又思近年以來諫官論事固多未當大抵
敢言不顧率盛往時者豈昔日之不能言而今
日之盡能言耶實由
皇上即位以來擢用諫臣廣開言路言稍合理悉被
奬納言或乖謬亦多包容及奉
聖諭既曰勉於脩職又曰勉盡言責丁寧戒飭無所
不至所以不暇計其事之可否言之煩數人人
思奮勇於進言此誠
皇上作興士氣之所致耳況今

上天垂象人情驚疑
皇上齋沐祈禱節樂減膳大赦天下與民更新誠得
古之成湯遇災脩省之意今行未浹旬復有此
舉此誠非
皇上之本心但思
朝廷大體臣等不敢不言伏願
皇上念四方多事之秋值遇災脩省之際擴天地
之量溥造化之恩乞　將各官寬貸庶使爲股
肱者思報而奮屑爲耳目者感恩而益勵彼此
相安政體全美則天下幸甚臣等不勝拳拳爲

國之至謹題請
旨
成化四年十月初三日　奉天門　奏奉
聖旨重臣等已從輕發落了今後恁每言官論事務
達大體勿爲矯激
劾灌頂國師占怯不發金苑卜疏
臣恪謹
奏爲乞除異端以謹
天戒事頃者彗見北斗
陛下祗畏

天戒面諭文武大臣各脩職務時六科十三道各因
前事題稱排斥異端以爲脩省回
天之戒俱蒙
俞允續該禮部覆奏節奉
聖旨番僧在
先朝已有若發遣去恐失了遠人的心欽此近該
刑部題參番僧金苑卜犯姦情罪灌頂大國師
占怯不發緣由節奉
聖旨灌頂大國師罪欽此欽遵臣等竊惟正道異端
勢不兩立此盛則彼衰此衰則彼盛而安危治

亂之機體之於身而身脩行之於家而家齊推
之於國而國治達之於天下而天下平異端反
是不可以脩身不可以齊家不可以治國平天
下也故古之君天下者如堯舜禹湯文武國祚
綿遠子孫昌熾莫不以其崇正道而興也梁武
唐憲國祚短促壽年不永莫不以其崇異端而
亡也異端之禍人家國天下也如此故孔子曰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以今觀之異端日盛正道
日微且如番僧扎實堅參之流夷狄其人禽獸
其行鴆毒我人心腥穢我人紀汙染我華風毀

裂我衣冠禮樂上速
天變鮮不由茲天下人心皆欲剪鋤其種類而
陛下優待之重於遣者殆以
先朝以來曾有故事臣等雖至愚然竊有以揣知
祖宗微意之萬一矣蓋
太宗文皇帝御極之初干戈甫定與民息肩故於番
僧加以法王佛子之號國師禪師之稱不過使
居其地假以誘化其民以爲羈縻之術爾近年
以來流入
中國謂其法之靈異足以感人心也何正統已已

駕陷虜庭曾無一人能奉迎之歟謂其教之顯赫
足以動天心也何近時災變層見疊出曾無一
人能消弭之歟凡遇夏旱禱雨冬暘祈雪縻費
鉅萬竭民脂膏偶值
聖心感格
天心昭應遂冒爲已功更蒙厚賞欺
天罔人莫此爲甚一云遣去以爲恐失遠人向化之
心然遠人向化不于其威則于其德若曰留其
人可以結其心從古至今萬無此理豈不重損
我中國之大體哉夫以遠人之心爲不可失則

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其心不一獨可失之而不
念乎又況其徒金苑卜者肆行淫亂而灌頂大
國師倚恃
朝廷寵遇之厚公然占恡不發
陛下止治金苑卜而宥灌頂國師之罪夫占恡不發
雖勳戚重臣尚不輕貸此誠我
太祖高皇帝酌古準今著爲
大明律
聖子
神孫萬萬世當遵守而不可易者也今

陛下輕宥之不卽加刑是不忍於懲異端而忍於違
祖憲矣天下後世謂之何哉伏望
陛下畏天戒欽
祖訓恤人言隆正道將灌頂大國師明正其罪扎實
堅叅等遣還本土內有中國之人罔冒披剃從
彼異端者仍乞照依禮部擬奏事例查審還俗
以復我中國人民版籍然後　天變以回人心
以定延我　國家萬萬年隆平之治若復不明
而斷勇而行不忍於罷斥異端則
聖諭所謂非徒言之固將躬行之臣等恐亦涉於空

言而已矣豈不貽天下後世誚哉臣等職居言
路緘默之罪死不足贖輒有所見敢昧死爲
陛下陳之伏候　勑旨
成化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奉天門　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
劾貴戚干請田地疏
臣恪謹
奏爲乞嚴抑戚干　王法殘民命請求無厭事先
該左給事中丘弘等題前事照　北直隸山東
京師近係官草塲民間徵糧地畝已行開墾成熟

住成家業者今後不許內外官豪勢要僧道人
等妄指求討及依托投獻使民失所違者許科
道糾劾及該衙門追究治以重罪等因成化四
年三月內具題節該欽奉
聖旨是今後求討田地的都不准欽此欽遵
命下之日中外軍民莫不歡欣鼓舞有以知
陛下英明宸斷之言愛恤黎元之意臣等伏覩
英宗睿皇帝勑諭　京師天下之本而貴戚又四方
之所視效若貴戚未正何以示至正於天下近
聞　皇親中間多有不遵禮法有令家人强占

軍民田地者事發重罪不宥投獻者悉發邊衛
永遠充軍欽此臣等由此知
先帝之心軫念貴戚富貴已極而軍民貧苦萬狀特
嚴此法以防其患當時貴戚罔敢犯法軍民不
至流亡今我　皇上嗣　先帝之天下守
先帝之成法存仁厚抑貴戚鋤豪强恤窮民一
先帝之用心也奈何近年以來官豪勢要恣橫不檢
爭地殃民爲害多端錦衣衛帶俸指揮同知固
或翊聖夫人劉氏先年節次奏討順天保定等
處地土其頃數不可悉舉俱蒙

聖恩賜撥為業今周或又討武強武邑計地六百餘
頃劉氏又討通州武清地約三百餘頃
陛下先因周或之請差官踏勘續因劉氏之請特賜
俞允　陛下所以曲從所請但念及外戚不忍拒之
殊不知貪殘叢壑之欲蕩無足時故今日討一
田明日討一田雖田連阡陌而討者貪心無厭
今日乞一　恩明日乞一　恩雖
恩重丘山而乞者欲心益熾究其無厭之心益熾之
欲流毒生民侵奪田土
陛下雖與之以郡縣尚恐不滿其意耳臣等聚得武

強武邑通州武清畿邇　京師耕農小民承平
日久歲計糧差夫馬衣食皆藉土田所出未聞
有彈丸黑子之地不可耕稼沙磧不毛之田不
可廬居豈有百年之久尚有不耕不稼閒田哉
但討地者止憑投獻之人眼睜不察事之虛的
假空閒為名故遮相欺隱然小民可欺也天地
鬼神可欺也而
陛下神謨聖算光照八表何敢肆其欺耶周或倚托
慈寧親連　王牒　朝廷寵之家貲鉅萬莊田
千數人臣富貴至此為極為周或計者正當居

寵思危冀以保全可也今猶不知止蠅營於田
與民爭利至起大獄寧不孤
陛下親睦九族之恩乎劉氏保護
聖躬曾效微勞　朝廷報之延及夫子並列縉紳賞
賚金銀其數難舉臣竊榮幸至此何加為劉氏
謀者正宜恬淡守法安享太平可也今尚不知
足狗苟媒利營蓋官房買鈔中鹽寧不玷
陛下翊聖夫人之號乎稽諸上古帝王及我　朝
列聖豈無外舅之親乳哺之婦未聞有如
陛下之待周或劉氏過盛者

陛下將謂周或至親可特也而親親之恩不可以掩
病國之刑將謂劉氏有功可賞也而乳哺之功
不足以贖殃民之罪不誅其罪而賞其功則賞
罰之典不明何以激勸天下臣等竊惟天生萬
民不能自治故託之君君萬幾不能獨理故託
之臣是知君者為天為宗保民者也臣者為君
為民者也苟受其託不能使之遂生安業則是
逆天而遺祖宗之命以自戕其國古之聖王知
其然故一民之饑猶己饑之一民之寒猶己寒
競業業未嘗不以生民為重今

陛下紹　祖宗洪業為生民主豈可不體
上天生民之心　祖宗得民之難當保之愛之使不
至於饑寒凍餓之地如此則可以承
上天生民之心則可以答　祖宗愛民之意而
祖宗社稷無疆之福可以追美於三代矣地土者生
民衣食之本而民者又為邦國之本
國家府庫所以充足倉廩所以盈實動用所以遂
欲四夷所以賞賚無一不資於此今若遂彼貪
欲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使窮民顛連無告
流離他鄉凍餓而死方今天下地方災傷者多

邊報聲息不絕天道不甚協順民皆缺食盜賊
日生　陛下不可遂目前之佚豫忽經久之深
圖當熟思而遠慮之況周或等占奪民田皆鄰
被災地方人心憂惶洶洶不寧設法安之猶恐
未及今又奪其生業致於死地倘一動搖何以
靜弄兵潢池之嘯聚哉王畿之民係天下根本
不宜如此周或等佔強稔惡蠹國害民知其外
戚之尊而不知有　朝廷之法知有翊聖之貴
而不知有　朝廷之制且　先帝立法以貽
陛下　陛下守法以承　先帝民方受福遽被周或

劉氏之害豈不重可惜哉昔唐文宗問宰臣李
石曰天下何以易治石對曰　朝廷法令行則
易治今　陛下不准討田之令行方期年而累
更變不常法無定在人無定守若不復申大
命以杜請托臣等恐畿內官民田塲不出數十年之
外當盡為官豪勢要所有臣等職當言路覩此
勢要害民若依阿苟容畏罪不言是孤
陛下委任之意而臣等亦何忍焉伏望　陛下以
先帝之心為心以　先帝之心行法無以私恩廢公
義無以貴戚干王法獨運　威斷將劉氏討田

勅旨追寢周或踏勘官取回前項所討地土聽崔浴
與百姓起科納糧仍　勅該衙門追究投獻田
土之人遵依　先帝勅諭悉發邊衛永遠充軍
今後內外勢要官員敢有故違
聖旨而恣意恃強朦朧奏討地土者該科道官劾
奏治以重罪如此則豪強畏法小民被惠天下幸
甚社稷幸甚謹題　旨　成化五年八月二
十七日奉　聖旨依擬欽此

其餘待踏勘回報處置

少司空主一徐公奏議卷之一　終

脩治黃河疏

河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臣徐恪謹

題爲脩治黃河事據開封府申准本府知府衛英開據祥符縣看堤老人緩亮等連名告稱弘治元年八九月間黃河泛溢已將西北東南三堤盡行淹浸深者丈餘淺者亦不下七八尺弘治二年二月以來又遇桃花水漲狂風累作洪濤巨浪晝夜衝激致將西堤一十七里北堤一十四里東堤一十三里俱各又被損壞堋塌告乞

相計脩理等因到府轉行到職會同宣武衛指揮同知徐慶帶領諳曉水道人役李祥等親詣前項所告地方逐一相看得西堤自蘇家村至堤王馬頭堤脚堋塌計長二千九百丈闊一丈六尺至二丈三尺北堤自金村至焦橋堤身損壞計長二千五百二十丈闊一丈二三尺至一丈八九尺東堤自晏臺至紅船灣堤脚堋塌二千三百四十丈闊四丈五尺至八尺九尺又沿流而上至三九灣等處看得黃河之水其正流南去者不及一分漫流北下者九分有餘徧詢居民父老皆云先年黃河故道自汴城西北東流入淮後於正統十四年河身淤塞水不通流順其就下之勢將城西南八角杏花營一帶衝成河道已四十年後於成化二十三年又被淤泥壅塞河身漸高逼水仍復北下故道未通以此漫流爲患至黃沙崗有急水三道王衙蘇村野塲一帶至洛裏堤有急水二道正衝運花池高門一帶至四圪塔又有大水一道緊衝堤王馬頭此等數處最爲要害自堤王馬頭轉北順堤漫流至紅船灣俱各侵掃堤根其勢難緩但

渺茫無際一遇風起亦皆激浪衝堤及看得堤外週圍淤泥歲積比之堤內地形增高二丈有餘況磚城之內地勢尤下則打水平其低不止三丈傾瀉之勢急於建瓴即今堤內近河去處俱各水脉潛通深數尺既無所導又不能消崩決之勢易於及掌又看得河水東北漫流四十餘里至歸頭衝開缺口五處約有一二分流入沁河其餘仍復漫流經陳杞歸雎夏永等州縣直至南直隸鳳陽宿州符離等處入河查得上年因爲河水爲患申蒙奏　准起倩人夫三

萬名派辦樁木二萬餘根柴草十萬餘束脩築
完備不料今年水勢尤加數倍目前之患尚不
能保若至夏秋雨多水漲其患尤難捍禦合無
查照上年事例通行所屬府衛州所大起軍民
人夫多辦樁草物料委官提督分投疏通上流
八角等處淤塞河身挑淺下流陳睢等州縣老
河故道及將前項坍損堤岸捲歸下樁脩築高
厚務在堅完以圖經久等因備將相計過緣由
移關本府轉申到司行間隨據宣武衛亦呈前
因據此行該本司左布政使徐恪右布政使王

琮右叅政舒清會同河南都司都指揮使許
按察司按察使張文昭副使傅希說議得黃河
水性遷徙不常至悍難制所過郡縣無不被害
而於汴尤甚即今泛濫橫流衝繞大堤比之去
年十分危殆上自宗室下及軍民罔不震慴若
欲疏通上流八角等處舊河竊恐浮沙軟泥隨
挑隨淤未易成功若欲挑浚下流陳睢等處故
道奈緣水勢瀰漫雖有人力亦難措手況頻年
脩築官府匱於勞役又兼汝南等處俱有災傷
軍民不堪重併合於開封府無災并災輕州縣

量起人夫與同宣武等衛城操軍餘先將大堤
衝損要害去處支給上年餘剩夫價銀兩收買
樁草等料分工併力趁時脩築以紓目前之急
但恐六七月後水復泛濫上源既塞下流未通
必將縱其至悍之性四散奔衝脩築雖堅亦難
保其無患況汴城內外周府并郡王將軍二百
餘位府第在焉三司并府縣衛所等衙門在焉
錢糧文卷在焉軍民數萬餘家在焉若不預爲
之慮必待堤決淤外城崩於內然後圖之不惟
緩不及事抑恐所失不貲合候今年麥熟秋成

之際通行所屬各該府衛州所起倩人夫五萬
名人匠二百名俱每名日支口糧一升五合及
措辦樁木四萬餘根柴草三百萬束蔴麻二萬
斤熟鐵一萬斤都布按三司各委堂上佐貳官
一員提督一面再行相度地形之高下水勢之
緩急或於上流淤塞故道併力疏通以分殺其
勢或於下流漫散去處設法挑浚以順導其流
一面將四圍大堤外則捲歸不樁內則實土堅
築務要根闊十丈高五丈頂闊五丈以後仍照
先年事例於祥符及附近州縣額設看堤人夫

二千名總甲二十名俱各與免雜泛差徭每堤
設立窩舖五座每舖分撥人夫一百名總甲一
名就令管河叅政帶管提督各該夫老常川看
守無事之時各照地方不時培補遇有緊急水
患併力脩築及將週圍堤內地五丈堤外地十
丈密栽楊柳雜佈麻葦以爲護堤之用以備脩
築之資及查得成化十四年九月初六日水決
西堤圍浸土城幸賴東南堤外紅船灣地勢頗
低開堤泄水方保無事今堤外既淤高倘後水
再決堤別無低窪去處堪以通泄必須相度東

南堤外地勢稍下去處預挑乾河一道以備不
虞仍令管操都指揮弁祥符縣委官提督城操
軍餘民壯一體給與口糧將土城週圍外逐漸
挑掘壕塹闊十丈深三丈就所起之土幇築土
城亦要根濶七八丈頂闊三丈高五丈其種樹
挑壕處所如有干礙軍民起科田地踏勘明白
照數分豁稅糧俟有新淤地土撥補耕種再照
泌河接濟徐呂二洪運道所係至重其衝決缺
口亦合行令各處管河官員調取堡夫趁時築
塞如此庶幾備患有策可保無虞但前宋都汴

之時河流猶在滄景濟濮等處不獨開封每歲
雖勞海內郡縣供椿木護隄防然郡城之內猶
不能常免水患矧今大河衆流交會於汴其衝
決之患視宋尤急加以堡夫物料從前不曾設
備當此飢困彫敝之餘公私匱乏一旦併興大
役勞費實繁上下焦嗷猝難供辦若不量爲處
置將所屬州縣該年應合起運糧草內存留三
分之一以濟其急誠恐逼迫人難致生他患除
會呈　欽差鎮守河南地方御用監等衙門太
監藍忠等及行委各司右叅政等官舒清等脩

築外伏望　聖明軫念　國家宗室及地方生
靈之困特　勅該部計議合無將臣等所奏前
項事宜悉　賜俞允豈惟臣等獲免魚鼈之災
上而　宗室下而軍民亦皆遂更生之願而歌
詠　聖德於無窮矣理合畫圖貼說具本專差
某親齎奏　聞伏候　勅旨
弘治二年五月
乞緩織造疏
臣恪謹
題爲乞緩織造事據本司經歷司呈抄蒙工部委

官署員外事主事陳宣案驗奉本部劄付本部題該　內府承運庫事內官監太監龍綬等題查得二十三年以來工部進到段疋數少臣等已收弘治二年二月二十四日題奉

聖旨是拖欠段疋着工部便通行查數來看欽此欽遵彼時本部行移浙江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作急織造完備俱限本年以裏陸續解納如有不完參奏拿問外臣等參照前項拖欠段疋共一十四萬三千三百八十餘疋已過工部奏准定限未見進納等因抄呈到部參照前項拖欠

段疋等件俱係歲造供用并賞賜紫用物件雖稱地方多有災傷亦有陸續送納終是拖欠數多其各該司府州縣官委的不行用心上紫提督織造本當究問但恐問罪完日方行催織不無愈加遲誤合無本部給批定限差官分投馳驛前去會同各處巡按御史先將各該司府州等衙門拖欠經該官員俸糧住支督併匠作上紫織造俱以到彼日期為始拖欠一萬之上者限五箇月以裏一萬之下者限三箇月以裏俱要織完方許支俸仍照例辦驗堪中腰封包

差委的當人員陸續解部轉送該庫交納如限外再不完者就將各官提問如律奏請發落庶使人心知懼織造易完等因該本部題奉

聖旨是段疋拖欠恁部裏不嚴紫催儹也當究問且都饒這遺欽此欽遵轉行到司通行間隨據本司經歷司呈抄蒙巡按河南監察御史陳寬案驗亦為前因卷查先承准工部善字一千七百二十二號勘合該大監龍綬等題為缺少賞賜段疋事本部查得浙江等布政使司并直隸蘇松等府州自成化十四年起至弘治元年止各年

歲造段疋共拖欠十三萬五千三百七十二疋及查成化十五年并成化十八年拖欠坐派各色花素紵絲羅綾細錦六千三百八十疋本欲通行參究恐愈遲誤合無本部定立限期行移浙江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將拖欠段疋作急如法織造完備俱限本年以裏差委的當人員解部交納如再違延聽從本部參問照例發落等因弘治二年二月二十九日該本部題奉

聖旨是都着上紫完納如再違誤必罪不饒欽此欽遵備行前來為照內開本司拖欠前項紵絲一

千六百六十七疋未奉之先已將數內成化二十三年紵絲八百疋起解於弘治二年三月初九日到部本年五月二十九日納獲長阜本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又將弘治元年紵絲八百六十七疋解蒙驗出二十七疋不堪照數追陪聽候提問解補今蒙前因除將前項追陪紵絲差官及聽候提問外照得本司織染局歲造紵絲八百疋合用紵絲料每年五月間於所屬存留夏稅絲內派徵至七八月完方纔陸續解司發局織造計其工役非本年可完所以自前至今

俱是次年解納後因水旱相仍方始過期近蒙前號勘合行催俱已依限完解雖數內二十七疋被驗不堪亦已追陪起解別無拖欠今蒙來文開有本司拖欠紵絲八百二十七疋雖無年分必是弘治二年歲造并前驗出不堪之數竊詳該部原奏明爲弘治元年以前各處歲造坐派紵絲等項積欠數多動以萬計上年立限織造仍欠不完以此差官督併今照本司歲造紵絲止有弘治二年八百疋不係原奏立限拖欠之數若照每年解納之期扣該弘治三年解納亦與別省遠限積欠多處不同況該局匠作多非織手重以飢饉荐侵死徙幾半所造紵絲亦

難

上供僅堪克賞外夷而已敢與蘇杭等處較其工拙耶今經該官員既蒙一體住俸責限三箇月不完又欲提問官司懼責只得倍常督併而此飢困餘生又謂責限過嚴織造不及披訴紛紜尚未停止欲劾蘇杭罹倩工作而汴人素拙自來又無織造之家益用焦勞猝難爲計伏望

聖明軫念河南人民瘡痍尚在特

勅該部俯察今年該納前項紵絲不係原限欠數合無再加體量仍照上年奏　准事例令於本年以裏解納如有過違甘伏

憲典以後年分悉照此行庶使凋瘵餘黎得免逼迫之難臣等官吏亦可少寧怠事之咎冒昧瀆罪該萬死謹具奏

聞

少司空主一徐公奏議卷之二　終

少司空主一徐公奏議卷之三

巡撫河南謝　恩疏弘治四年二十四日

巡撫河南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徐恪謹題爲謝　恩事照得臣先任河南布政司左布政使弘治四年二月十三日准吏部咨爲缺官事該本部會同戶兵二部官推舉臣等俱堪巡撫河南地方等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徐恪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照所擬巡撫地方寫勅與他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赴任間本月二十四日節該欽奉　勅諭今特陞爾前職巡撫河南地方欽此欽遵巡撫外竊念臣質本凡庸叨居方岳顓愚自信戇直不回雖有志於事功而多局於才力誠未孚於　宗室澤未及於軍民屢致顛危曲蒙　矜貸德同天地報之消埃剜當旱疹之餘公私匱乏河決之後田野沮洳重以坤道失寧天津示警將引咎以退伏忽被　寵以超遷秩進憲臺任隆巡撫付託愈重惶懼併增伏念成命已行懇辭莫致鞠躬盡瘁敢忘報於涓恩正已率人誓益堅於砥節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爲此具本專差指揮同知胡琰齎捧詣闕謝　恩

地震疏弘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臣恪謹

題爲災異事據河南布政司呈備彰德府申弘治四年四月初二日卯初三刻地震有聲自西北而東南屋壁皆裂壞城上敵樓并垛口一十二處人皆驚懼當刻即止等因備呈到臣會同鎮守太監藍忠議得地震有聲係干災異皆臣等職未交脩政多闕失所致除省躬補愆用祈消彌及通行都布按三司轉屬一體痛加修省勉盡職業綏養軍民固守地方外具本順差承差王寬親齎謹具題　知

雨雹疏弘治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臣恪謹

題爲災異事據汝州寶豐郟魯三縣南陽府裕州并葉縣開封府洧川中牟二縣彰德府林縣各申弘治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申時分忽被狂風大作雨雹交下大如牆杵小如鷄子有者成堆薄者餘尺打傷人畜禾麥并桑棗等樹毀壞屋

瓦人民困苦不可勝言等因各申到臣會同鎮守太監藍忠議得灾異之來必有所自消彌之術惟在人爲修其德政則灾變爲祥忽於省修則患益難測天人相應捷於影響徵諸往古甚可畏也仰惟　聖明在上德政日新所宜陰陽順序雨暘時若乃猶災異未息如去冬寶豐縣今夏彰德府地道失寧皆在河南今又雨雹爲災實臣等職業未修所致除洗心滌慮省災補愆及通行都布按三司轉屬一體痛加修省勉盡職業省刑薄稅閱武繕城以固邦本以守地

方外具本順差承差閻鳴親齎謹具題

知

乞因災傷免稅糧疏弘治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臣恪謹

題爲水患雹災事據河南布政司等衙門呈節據開封府蘭陽儀封考城原武陽武五縣各申據里老民人侯容等連名狀告本縣地方邊臨黃河連年被水渰沒民無安居不得耕種春初水退方纔佈種二麥不料清明水發四散漫流所種二麥盡被渰沒無存逐處趁食實難聊生本年稅糧無從出辦告乞分豁等因到司行間隨據汝州寶豐郟魯三縣南陽府裕葉二州縣開封府洧川中牟二縣彰德府林縣各申弘治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申時分忽被狂風大作雨雹交下大如牆杵小如鷄子厚者成堆薄者餘尺打傷人畜禾麥弁桑棗等樹所有該年被災夏稅乞與量免各申到司轉呈到臣會同鎮守太監藍忠巡按御史武清議得河南地方歲屢不登民多告瘁重以河患未平勞役未息滿望二麥豐收又被信水渰沒及雨雹損傷衆口嗷嗷

咸乞賑濟該年夏稅委實無從辦納況愚民無知易動難安每遇催徵即思逃避今又罹此災變若非　朝廷加意撫綏量爲寬減誠恐被逼難堪愈加失所除行分巡分守督同府州縣掌印官踏勘外伏望

聖明深惟邦本之重俯恤民隱之私特

勑該部合無將前項府州縣今年被災夏稅再行布按二司委官從實勘明量與分豁庶使糧得易完民少蘇困未敢擅便具本順差承差閻鳴親齎謹題請　旨

水患乞寬免租課馬匹疏　弘治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臣恪謹

題爲水患事據河南布政司等衙門呈據開封府備歸德州并蘭陽儀封陽武封丘考城中牟原武尉氏九州縣各申據里老徐剛等連名狀告本處地方邊臨黃沁二河連年水患無收人民逃亡數多見在者十無一二雖蒙上司撫恤尚不聊生弘治四年二月二十日以來天雨連綿黃河驟發五月至七月間勢益泛濫衝決金龍口護堤洪水滔天一望無際致將各民房屋畜

產并所種夏秋田禾衝淹無存即今各州縣城垣被水圍透不退衝激城脚危在旦夕人民驚恐呼吟遍野中間有船隻者裝載各逃趁食無船隻者老幼男婦多被淹死其蘭陽陽武封丘儀封考城五縣原養官馬無處餧養若不告乞轉達分豁委的夏秋稅糧絲草無從辦納及各年備用拖欠倒死馬匹無力陪補等因備申到司轉呈到臣會同鎮守太監藍忠巡按御史武清議得開封府歸德州并蘭陽儀封考城中牟原武五縣俱當黃河下衝見被侵嚙城堤十分

危急不但鄉村田廬被水淹沒而已其陽武尉氏封丘三縣雖無圍城之急所種秋田亦被水淹近雖行委本府同知劉緒宗那移汴堤樁草前去蘭陽等縣相度水勢修堤護城及將被災人民加意撫綏淹死男婦之家驗口賑給仍候水退修築金龍口護堤尚慮八九月間水復泛濫力難堤備官吏人民罔敢寧處復念各該地方原係土沃民庶之鄉經賦所出不意弘治二年被水侵占遂成澤國去冬以來日漸淤高人心欣悅爭種二麥今春二月又被水淹非比舊

河退灘無稅糧也民既告災豈容坐視於是公同鎮守巡按會同特爲

奏陳該部慮恐不的駁令照舊徵納小民聞知愈益愁嘆尚冀秋稼有收截長補短今又罹此災患西成絕望高埠人民又罹旱蝗雖頗收成自救不暇豈有餘力更與下窪之處代納稅糧以臣觀之各州縣疲敝之民昏墊若此其甚非特今年稅糧難盡完納如備用麾欠倒失馬匹恐亦難盡追補伏望

聖明以保障地方爲念以培固邦本爲心乞

勑該部計議合無查照舊例行令按察司官將今年
被災州縣稅糧從公踏勘明白隨其重輕量與
分豁其蘭陽等五縣各年備用等項馬匹亦乞
斟酌事情緩急量爲寬減仍轉行張秋等處徑
自相度利害修築隄防以禦水患如此豈惟地
方責任之臣得以便於行事且使顛連困極之
民亦蒙　聖天子覆幬之仁瞻戀鄉閭不致流
移失所未敢擅便具本順差舍人牛春親齎謹
題請　旨

修政弭災八事疏弘治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臣恪謹
題爲修政弭災事准本院咨准禮部咨該後軍都
督府掌府事太傅兼太子太師保國公朱永題
前事本部議擬合無轉行天下鎮守巡撫等官
凡軍民利病時政得失有關於　國家大計者
務要切實條具以　聞等因本部官題奉
聖旨准議欽此欽遵移咨到院轉行臣行間隨准戶
部咨爲地方事煩將應議事件星馳具奏以憑
會議備咨前來竊念臣性本顓愚叨塵風紀深
懼弗稱有負　聖恩是用夙夜憂勤勉圖補報
凡可便宜者悉遵欽奉
勑諭施行茲又恭遇　聖明側席求言謹以地方民
情重大事宜參考輿論質以平昔見聞條成八
事昧死　上陳伏望　聖明以地方爲心以生
靈爲念乞　勑廷臣從長計議少加採納不勝
感　恩之至緣係修政弭災及地方應議事理
未敢擅便開坐具本專差承差牛成親齎謹題
請　旨

計開

一省織造以消災異臣聞有國家者多輕東南

而重西北及意外之患往往起自東南如漢之
劉濞唐之龐勛元之方谷珍輩是已仰惟
聖明天縱德政日新紀綱昭明萬無此理但去冬彗
掃天津正當東南分野天其或者以東南民力
之竭故出此異以示警歟謹按晉安帝隆安四
年冬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天津占曰災在吳
越晉不知謹後果有變具在本書可詳究也竊
惟災異之見天心仁愛所在惟先事修省以消
弭之於未然則災乃爲福異乃爲祥爾今之南
京弁蘇杭嘉湖等府即古吳越之境租稅之出

數倍於他州而綺紈錦繡之貢歲有常額上供
六宮之用下充四夷之賞近又差內臣往彼織造
乘輿服御所用無幾而工役科派所費不貲
禁闈近侍勢位尊嚴府縣奉承惟恐或後一應財
物非天降地涌皆民之膏血也若不早爲蘇息
誠恐民不堪命怨讟由之而起禍福倚伏不可
預測大禹惡衣文王卑服千載之下猶仰盛德
皇上臨御未久
春秋鼎盛方當躬行節儉以身先天下奈何以服
御之故遠遣內臣勞東南之赤子乎伏覩

皇上即位首頒 明詔特載蘇杭嘉湖等處織造內
外人員即便回京是以宣布之日遠近聞之莫
不懽欣鼓舞以謂 聖德之厚燭知民隱曾未
三載復此差遣無乃執事者之過非
皇上之本意也但愚無知罔測所自未免有爲惠不
終之嘆此微臣所以不避斧鉞冒昧披陳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仰遵 明詔俯察下情仍將差去
織造內臣取回餘剩絲料發與各府准作歲造
支用仍令彼處巡撫巡按咨訪輿情凡可以輕
徭薄稅息民養兵及防微杜漸之計悉聽舉行

不作無益與民更始庶幾應天以實而災異可
弭矣
一裁冗官以安小民昔管仲相齊官事不攝孔
子斥其不得爲儉然則官事貴乎攝也洪惟我
朝法古建官凡在外司府州縣等衙門皆量地方
廣狹政務繁簡命官分理各有定額當時政無
不舉令無不行事妥民安未嘗失誤以臣觀之
今日地方人民無異於曩時今日錢糧軍需無
加於舊額夫何添設撫民督糧兵備水利理刑
提學管屯管礦管河勸農捕盜等官比舊加倍

且設官分職皆爲民也今以撫民爲名其餘各
官獨不以撫民爲職乎如湖廣所轄府州一十
八處又有江山湖泊之險襟帶於其間所設布
政司撫民參議去歲已蒙
裁革今河南以區區八府州之民既添按察司管屯
田事兼管撫民而布政司撫民乃用參政其爲
冗散不言可知又如管河原係參議後改參政
近該前巡撫奏又於祥符等七縣添設主簿皆
以修治沁河接濟徐呂二洪爲職今黃河北徙
與沁合流由汴達徐滔滔無阻所設各官似亦

冗閒又如布政司職掌錢糧分守官自合催督
今既添官督糧分守官所幹何事按察司職掌
刑名分巡官自合問刑今既添官理刑分巡官
所幹何事况一官之來有一官之費食有俸糧
居有廨宇一分一毫皆取給於民額設馬夫皂
隸之外又有使用門子等項且如叅政一員皂
隸十名每名必得三四十丁馬夫十戶每戶必
得三丁通前計之不下四五百丁俱於殷實得
過之家僉充其一應科差不免累及貧難下戶
出辦以一官言之似無大費以司府州縣官統

計之其費何可勝言故閭閻小民貧者愈貧而
富者亦至於貧未必不由於此所以各處人民
一遇災傷流移塞路雖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然
官多民擾古今通患况修政立事係於人不係
於官之崇卑若肯盡心則一人足以常兼數事
如或憚勞則政日廢弛雖多亦奚以爲但各官
建議之初未之思爾乞　勑該部通查天下司
府州縣近年以來添設官員若干合無從長斟
酌何者可以存留原係叅政副使遇缺改調或
待滿日俱選叅議僉事替代何者可以革去遇

缺改調或待滿日不必銓註就令各該分巡分
守并本衙門官管理其餘府州縣官亦皆以此
類推如有誤事聽巡撫巡按糾治如此則官無
濫設民無騷擾得古人一人常兼數事之遺意
矣

一清稅糧以復流移竊惟有田則有租古之制
也我朝　定制典賣田土過割稅糧隨即推收
不過割者其田入官著於　律　令誠萬世不
刊之典也照得河南地方雖係平原沃野亦多
岡阜砂瘠不堪耕種所以民多告瘁業無常主

或因水旱饑荒及糧差繁併或被勢要相侵及
錢債驅迫不得已將起科腴田減其價直曲賣
與　王府人員并所在有力之家又被機心巧
計揹立契書不曰退灘閑地即曰水坡荒地否
則不肯承買間有過割亦不依數推收遺下稅
糧仍存本戶雖苟目前一時之安實貽子孫無
窮之害因循積習其來久矣故富者田連阡陌
坐享無并之利無公家絲粒之需貧者雖無立
錐之地而稅額如故未免縲絏追併之苦尚冀
買主悔念行傭乞憐直至盡力計窮迫無所聊

方始挈家逃避負累里甲年年包賠每遇催徵
被訴不已地方民情莫此為急除通查過割外
緣此等民害各處皆有不獨河南況弘治五年
造冊在迩亦當預為處置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通行天下司府州縣衛所及各
王府長史司但有典賣民間地土者各照原額稅
糧隨即推收過割若係　王府人員及衛所別
州縣軍民悉照造冊事例寄莊納糧如仍倚勢
恃頑挾制有司不於今次冊內明白過割負累
包賠向後事發斷還原主耕種惟復仍將賣絕

地土依律入官倘遇　親王　郡王并鎮國等
將軍亦曾置買民地該年稅糧絲草有司難於
催辦亦宜查照　徽府莊田包占魯山縣民人
蘇泰等地土事例准作本府祿米永為定規庶
使典賣稅糧各有籍著困窮里甲不致虧累雖
流移失業之民亦將謳歌思歸不待委官招撫
矣
一折鹽課以補軍餉照得河南所屬府州縣稅
糧自成化二年以來為因起運歲增存留歲減
重以旱潦相仍蒙

恩蠲免一歲之入不足以克一歲之用是以衛所官
軍并　王府人員俸糧經年缺欠軍裝資贍仰
給無由告給求哀匪朝伊夕雖行布政司陸續
補支計其通欠尚有數十餘萬幸而承平無事
遂皆苟安萬一有警將何倚賴近在腹心其患
有甚於邊患者故子貢問政孔子告之以足食
為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也查得開
封等府州縣官吏鄉民戶口共一百三萬一千
一百五十一口每年納過鈔陸百貳拾壹萬四
千四百三十四貫共該支鹽六百二十一萬四

千四百三十四觔其前項鈔貫雖行年年徵納
所有應得食鹽積年不曾關支成化十九年該
河南布政司
奏蒙將所屬州縣自成化十年起至十九年終止
納過戶口該支食鹽數目查照數本司差官前去
河東鹽運司關支續據本司稱成化十八年六
月以來節被天雨連綿山水泛漲地堰衝開鹽
花不結以此前項食鹽雖是奏奉勘合一向不
曾關支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查照舊例轉行河南布政司委差

的當官員於附近軍衛有司量起軍民人夫前
去河東運司將小民該支食鹽或照前項年分
或量撥四五十萬聽令撈辦驗數堆積在場公
同運司官員照依彼中時價變賣銀兩解司以
補衛所官軍各年未支糧餉庶使戶口鹽課不
致虛設官軍俸糧得以補支
一免差遣以便官民照得各處
親王并　郡王妃之喪　朝廷必遣內臣祭祀所
以隆親親之恩也成化二十年各省饑荒荷蒙
先帝深恤民隱務從簡便緣情定禮免差內臣止令

各府內官致祭
宗室軍民舉皆稱頌近因　周　趙二府　潁川溫
僖等王妃病故
皇上復申親親之意遣內臣致祭
恩至渥矣但　國家
宗支日以繁衍喪祭之舉靡有虛歲若皆自內遣官
誠恐　禁密左右不勝往復跋涉之勞所過郡
縣雖無他求亦有不勝供億將迎之費況今各
處地方俱有太監鎮守比與
祖宗時不同似此差遣亦宜稍更乞

勑該部計議今後遇有　親王并　郡王妃故合無
查照前例仍令本府承奉等官致祭如
聖心尚以爲歉或於　親王妃喪另遣鎮守太監行
禮如此則　恩禮兼隆而官民兩便矣
一禁科擾以固邦本伏惟　祖宗　舊制
親王軍校被革與　郡王校尉俱於民間僉撥鎮
國等將軍本該儀從跟用先年亦有乞
恩僉換校尉者俱不過給使令之役導引出入而已
如有病故奏行勘合僉替並無見面等銀科擾
民皆樂從成化六年因　褒城王奏將名

王府事故校尉俱令徑行本布政司轉行州縣僉
替免其奏　請誠爲簡便奈緣　王府官員罔
知禮法乘機射利不論年月遠近槩作老疾呈
行又將書畫等物饋送該州縣官免求妄勘日
用飲食悉累里甲支應及至僉解到府入見之
初每名勒送見面銀一百兩或一百二十兩少
亦不下八十兩應役之後每年索辦月錢銀十
二兩或十三兩少亦不下十兩其餘歲時等項
科擾名色又難數計雖殷實上戶不數年間骨
肉離散財產蕩然知其艱窘難以再遂所欲復

立退皮名色逼令出銀三十兩或四十兩否則
痛加責罰必待順從而後已仍以爲媒告攀僉
替故州縣每僉一名則闔境得過之家津貼盤
纏詞訟紛起大半由斯比及審定則舉家男婦
相聚號泣如謫遠戍推原其情奚忍復言及訪
郡王受　封之後亦有入繼
親王及病故無後者前項校尉俱宜退還有司聽
當別差今被各長史司仍容跟用因循歲久未
曾改正竊惟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
則其本傷當此凋敝之餘不思加意撫綏顧乃

竭民之財而弗之恤其傷　國本甚矣若不早
爲處置誠恐脂膏有限朘削無窮年復一年愈
難堪命雖曰親親之道在於同其好惡然所欲
與聚所惡勿施實
帝王得民心之本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
六馬言民可畏不可忽也臣跡在疎遠事涉嫌
疑非無禍患之慮直以地方責任之重不忍斯
民困於倒懸除河南所屬通行查禁外誠恐各
處亦有此弊故敢冒昧以陳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通行各布政司着落各府長史司

今後校尉俱選二十歲以上壯丁務當四十年
之上方准告替如未及期雖有疾病不許准行
設果病故務呈本布政司查僉不許徑行州縣
及差人前去守催因而賄囑官吏扶同妄勘仍
指盤纏爲名科歛民財津貼僉解之後親管官
旗止令導引儀仗隨　王出入再不許巧立見
面等項名色科取財物若仍科害先將應提人
員追問明白贓物給主撥置重犯照例發邊遠
克軍有司聽囑科歛者雖不入已仍照科罰事
例革職爲民輔導等官不行諫阻一體參問被

害之人即發寧家原坐名役永不僉補其鎮國
等將軍各照原定儀從名數跟用如有不敷即
行問刑衙門查撥毋輒比例乞換校尉紊瀆
朝廷中間若將已換校尉仍前科擾者盡行革去
止撥本等儀從跟用仍查　郡王受　封之後
若有入繼　親王并病故無後者原撥校尉悉
發有司聽當別差再不許容隱跟用如此則人
知警懼政不苛煩民心自安而邦本益固矣
一申　舊制以明贖刑照得先該法司奏行內
外問刑衙門今後問擬徒罪囚犯不分軍民舍

餘審無力例該的決者俱依律決訖所犯杖數照徒年限發遣做工炒鐵等項科擬若審有力與官吏監生人等例難的決之人亦將杖數徒年各另計算運炭納米等項贖罪發落除遵依外竊詳原擬徒杖囚犯審無力者決訖所犯杖數照徒年限發遣做工等項科擬允合律意及有力運炭等項贖罪係在京法司問刑則例臣皆不敢妄議惟在外囚犯納米一節例該備賑濟未明增改之由不能無疑謹查舊例官吏軍民人等犯該徒杖罪名審有力杖六十徒一年

贖米十五石每徒一等加米五石至杖一百徒三年贖米三十五石犯該流杖罪名比徒又重贖米不過四十石犯該監守自盜常人盜受財枉法絞斬罪名贖米不過五十石輕重之間各有等則奉行已久別無異議今將犯該徒杖人犯各另計數固足以懲姦慝但以杖一百徒三年納米四十五石比與絞斬准徒五年納米五十石少米不過五石若比流罪准徒四年納米四十石反多五石酌量律例似乎輕重失倫況各處連年災傷因是各項折納罪米加增數多

囚犯經年累月不得完納致令久禁倉廩無由充積乞　勑法司計議合無俯順民情通行問刑衙門今後問擬徒杖囚犯仍照舊例不分軍民人等但審有力與官吏監生人等犯該杖六十徒一年納米十五石杖七十徒一年半納米二十石杖八十徒二年納米二十五石杖九十徒二年半納米三十石至杖一百徒三年納米三十五石庶使罪囚不致久禁倉糧易得儲蓄一嚴禁約以惠商民竊惟生財本自有道取民在於有制人君不患財用之不足而患用財之

不節取民之無制也且以大江一帶言之荊州有抽分廠蕪湖又有抽分廠各該委官每以增賦爲賢如今年納一萬兩明年則倍其數又明年再倍其數商人崎嶇萬里深入險阻勞筋憊力砍鋸板木經年累月守候山水泛漲以漸推移到於水次編成牌筏乘風濤不測之險以求錙銖之利曾未得食其力而簒行數千里之間已二次抽之仰事俯育將何倚賴怨聲載路朝廷何由知之況洪武永樂年間內建　宮闈外展城郭計其勞費動以萬億所該抽分不過龍

江等七局取之又輕當時不聞其不足也今兩
京規模創建已定間有修理工料不多乃於龍
江上流增置二廠杭州下流增置一廠所易價
銀雖數倍於昔時亦未必盡爲經
國之用徒竭民財甚可惜也或者以謂
朝廷工作不取之於商則未免取之於民與其取
之於民不若取之於商然商亦民也所置簰筏
多在下江貨賣道經龍江等局必將依例抽之
肯輕縱乎故議者咸謂財者民之心荆州等處
不宜再增抽分重侵民利傷其心也然此等利

權猶歸 朝廷至於九江安慶鎮江等府未嘗
奏奉勘合乃亦私自勸抽每遇簰筏到彼即令
小船快槳攔截江中必遂所欲而後已
親王聞之亦遣內外人員於河南汝州魯山等處
私創抽分政出多門爲害愈甚撥之理體尤非
所宜嘗記成化十一年臣以工科給事中蒙
先帝陞擢湖廣布政司左參議赴任日有言及荆州
抽分之爲民害者左布政使錢昕即謂臣曰此
工科掌科之失也臣於是時忸怩殊甚若無所
容自後分守荆南及因事過九江安慶蕪湖鎮

江每聞商人怨懟不平之詞即戚戚于懷茲者
誤蒙 簡命進秩內臺深推既往之失不可復
貽後悔適汝州又申 王府人員在於魯山縣
地方搶奪商民板木則物等情除通行查究外
事干地方民患亦宜禁約遂敢併言乞
勑該部計議合無通將荆州等處增置抽分各廠再
行參酌事宜量爲革罷樽節財力不苟興工則
原設龍江等局抽分物料日積月累自足以充
國用如以臣言未至亦宜俯察下情量減輕則所
取民財少加愛惜以待緊急不時之需勿爲玩

賞無益之費仍將九江魯山等處私立抽分之
弊嚴加禁革以後但有乞
恩奏討抽分者立案不行如此則事體歸一財用有
節舉天下商民皆蒙惠矣

河災拯救疏 弘治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臣恪謹
題爲黃河水患衝決城池溺死人口事近據開封
府蘭陽縣申黃河先在縣南去城八里弘治四
年四月以來泛濫橫流徙逼城南相去一百餘
步又於城西二十里衝決城河分流縣北東至

儀封縣一槩漫流渰沒田廬圍遶城池人皆買
船以防不測申蒙上司委官措辦椿草板木分
投障塞頗爲堅固城郭人民幸得保全本年七
月下旬水漸消落地漸淤高河又南徙三百餘
步人心方安將種二麥不意八月初六日後風
雨大作晝夜不息水復泛濫河又徙於縣北距
城五里與前支派合流五六日之間又將城南
舊河淤淺至十一日五更時分直衝北門力難
支持遂被渰沒有船者駕船城上無船者緣屋
上樹求救各官駕船救濟轉送縣北陽岡集白

雲山幷長垣等縣地方依住其儒學倉庫六房
公廨布按分司居民房屋盡行倒塌一應文卷
倉糧亦皆漂失無存彼因倉皇救護不及被水
溺死男婦武鑑等八十六口等因備申及據歸
德州衛幷儀封考城原武中牟四縣各申黃河
泛漲遍野漫流圍遶城池十分危急軍民扶老
携幼逃外求生稅糧子粒無從辦納官馬無地
牧養睢州陳留杞縣祥符寧陵夏邑永城幷懷
慶府武陟八州縣宣武睢陽二衛亦申沿河兩
岸軍民房屋田禾盡被渰沒秋糧子粒申乞分

豁等因各申到臣會同鎮守太監藍忠巡按御
史武清議照黃河水徃遷徙不常蓋自陶唐已
有此患非　今日也但宋元以前河流猶在兗
冀瀛博之間不獨河南自正統十四年徙於汴
城之西南遂爲開封一府之患弘治二年又徙
於汴城之東北與沁合流遂爲蘭陽等十餘州
縣之患下及徐宿二州今秋八月風雨大作五
六日間又徙於蘭陽縣之城北五里橫溢南侵
城遂淪沒歸德州衛幷儀封考城中牟原武四
縣亦皆告急雖委河南布按二司左布政使孫

仁按察使樊瑩支領官銀六百兩親詣蘭陽縣
公同分巡分守官分投賑濟隨便安插渰死男
婦武鑑等三十五名口責令親屬掩埋及於本
城南門開通水溝戽乾積水修葺官民房屋仍
相度城南一段淤泥壅高堪以作縣即欲規畫
城郭街巷分列官府民居但該縣與儀封等縣
四外積水未盡消涸難便定擬及照睢州寧陵
杞縣陳留永城夏邑祥符武陟八州縣宣武睢
陽二衛水患雖未逼城緣瀕河兩岸秋田盡被
漫流渰沒該年糧草子粒委難完納不但先奏

蘭陽等九州縣而已況歸德州衛同處一城同被圍急衛雖直隸屯田子粒皆在河南今既告災亦當爲奏再照各該州縣俱係土沃民富之邦烟火相望　國賦所出遭此變故遂成魚鱉風濤之區即今田廬畜產淪漸無存疾痛呻吟厥聲載路張口待哺俯目望援民之困苦亦已極矣今冬十月至明年四月皆當賑濟修築隄防保護城池如或隄防難恃亦當擇地遷城以避其患所在倉庫率多空虛如此勞費將何取給昔人有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處今

洪水滔天城郭人民皆被淪溺實乃地方非常之患是以衆情喁喁亦望

朝廷處以非常之道若不俯恤民隱斷自

宸衷將今年被災稅糧子粒淹死馬匹量爲減免及將本省起運糧草量存三分之一以濟其急則此墊溺餘黎實難存活如或未然亦宜檢閱先年　恩典或給　內帑銀十餘萬兩或給徐淮鹽十萬引或給漕運米十餘萬石與凡一切救荒之政悉聽舉行庶於恤災拯溺之道爲得若止循常檢勘不少權宜處分譬如揖讓救災竊

惟緩不及事除各州縣城郭軍民應否遷徙候水退之日另　奏及將淹死男婦口數駁查外伏乞　聖明弘　天地之仁濡　雨露之澤特勅該部計議合無將臣等所言前項救災拯溺事情酌量可否早　賜施行以慰地方生靈朝夕之望緣係黃河衝決城池及乞

恩事理未敢擅便具本順差承差王寬親齎謹題請旨

地震疏　弘治四年九月初九日

臣恪謹

題爲災異事據開封府申弘治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未時初二刻地震有聲自西北而東南當刻即止等因備申到臣會同鎮守太監藍忠巡按御史武清議得地道屬陰法當安靜今乃震動有聲實臣等不職所致除洗心滌慮省躬補愆及通行都布按三司等衙門一體痛加省循勉修職業薄稅省刑練兵繕城嚴督巡捕固守地方外具本順差承差王寬親齎謹具題　知

效　徽王違法抽分疏

臣恪謹

題爲非法占地抽分事照得前巡撫右副都御史
楊　准本院咨該　徽王奏汝州魯山縣地名
上湯中湯等處山塲彼經三司會勘明白定立
肆至撥付管業認納稅糧後因山塲曠遠所產
板木被人偷採差人在於下湯隆興寺看守如
係本山放出木板量留公用不期客商汪璽等
捏告不容分留乞行巡按御史議差當地火甲
協同看守壹遇經過河道量爲分留等因奏送
本院看得前項山塲既經三司勘撥認量明白
必有壹定界至若　界內所伐板木量爲抽分

固不爲過若將別處山塲所出者一槩抽分未
免結怨下人引惹詞訟及要議差火甲協同本
府人役看守板木俱未審事體有無相應必須
查勘明白方可定奪合無行移巡撫巡按行委
分巡分守官員督同該府州縣掌印幷長史司
官拘集當地里老火甲人等幷看山人役及弔
先年踏撥文卷到官從公踏勘前項山塲曾否
撥與本府即今有無管業惟復委係民間有糧
山地彼時未曾給撥倘若先已撥與是的即今
應否於前項地方何可抽分板木及遣火夫看

守惟復另爲處置務要勘處停當圖爲經久若
事有窒礙難行亦要明白聲說通將勘處過應
否備細緣由徑自具　奏定奪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前來行委分巡分守等官會
勘間隨該前巡撫都御史侯英准本院咨該
徽王奏又爲前事備咨轉行併勘臣又准本院咨
准工部咨該　徽王奏又爲前事該本部覆奏
奉　聖旨是便行去着巡撫巡按等官作急勘
報來定奪欽此欽遵備咨到臣又行分巡分守
等官併勘間續據　徽府長史司呈該本司左

長史范政啓奉　親王令旨這山塲屢次奉行
會勘計議既不由長史不必去只行文書該道
查照　欽依事理施行長史司知道敬此敬遵
具呈前來爲照前項山塲原奉
欽依會同長史司官員勘處今却朦朧啓奉
令旨停止事難施行仍行查照會勘續據汝州備
魯山縣申據客人李華清告爲內使軍校違法
强打抽分捉擡陷害等事又據該州備該縣申
據本縣里老人等楊志明等呈爲官校倚勢窩
住流民擾害地方商民等事又經節行各官併

勘續又據長史司呈該本司左長史范政啓奉
親王令旨奏行山場尚未歸結州縣却又添捏多
事申擾除奏　聞外長史且不必去只在府中
聽候明文至日施行長史司知道欽此欽遵據
呈仍催會勘間據河南布按二司會呈各准本
司河南道分守右參政江璞分巡副使張曉咨
開親詣魯山縣待候長史司委官左長史范政
日久未到累經差人齎文前去守催本司申稱
啓奉　親王令旨停止難以前來等因及查得
汝州魯山縣不係府屬止督同汝州知州彭綱

魯山縣署縣事主簿楊宣拘集上湯等據地方
火甲人等孫剛等到官審據孫剛等伍拾名供
稱成化十九年　徽府將本縣迤南山嶺俱作
空閑山場開立肆至奏要採打柴薪蒙行巡撫
巡按并都布按三司等官踏勘得原奏至內俱
係軍民地土止有月落坪一處東至碾兒坪一
十五里西至掛旗樓二十里南至南召縣分水
嶺一十里北至李子峪五十里無礙奏蒙撥付
本府管業四至內因有剛等納糧地土共該稅
糧四十五石六斗有零無從開豁本府准作祿

米地土仍與剛等佃種辦納子粒成化二十三
年有看莊軍校李昂等因見界內上湯中湯下
湯隆興寺一帶河口客商人等撐放板木經過
就在隆興寺住劄將各商所放板木及小民所
採匾檐掃箒橡子楮皮等物一槩用強抽分又
招引流民杜宣等七十餘戶窩住將老戶李方
等逼逐出山占種各戶莊田及將剛地內搭棚
占作抽分廠堆放木植有徽州府客人汪璽等
受害無奈將情告蒙上司節次行文禁約不許
私自抽分本府不忍隱下原奏肆至混將上湯

中湯下湯一帶河道妄作原撥界內山場奏要
抽分及要地方火甲協同看守蒙行巡撫巡按
轉行分巡分守官會勘間有本府內官郎鳳并
李昂等不待勘結仍前越界攔截抽分隨該委
官寶豐縣知縣顧景宏會同右長史郭孟堅審
勘有李昂等因見顧景宏係別縣官員不知原
撥界至將下湯等處妄作界內供報申蒙分守
官處看得前項河口所放板木不係本府山場
所出駁委本州知州彭綱仍同長史郭孟堅等
方纔拘集剛等到官審看得本府山場設有

王莊在內自有軍校看守客商人等誰敢擅入採
取隆興寺河口所收板木俱係客商遠去嵩縣
沒大嶺等處採取背負一二百里繞至河口編
筏遇有水漲撐放出山貨賣以給衣食辦納糧
差竝不係本府山場所出地方火甲各有本等
糧差難令看守板木妨廢生理取供回報問有
長史郭孟堅不肯會案徑自回府去訖節催不
肯前來後本府又奏要在前項河口抽分仍行
巡撫巡按并分巡分守等官會勘又委知州彭
綱并左長史范政節到河口并拘剛等到官覆

勘與前相同仍取剛等供詞在官回報問有長
史范政亦不肯會案去訖本州申蒙分巡分守
官看得本府初奏止要採取柴炭燒用不曾要
立 王莊既得山場立莊復要抽分界外木植
長史范政明知前情不肯會案意圖遷延仍不
會案回報問本府又奏要在前項河口抽分仍
行各官會勘有軍校連剛等又招引流民楊寬
等一百餘户私編火甲及將老户陳良立為莊
頭老人幫助威勢專壹強抽板木賣錢分用遇
有本管州縣差人前去催辦糧差俱各抗拒不
服弘治四年五月間本府又差門副高清前來
抽分帶領軍校裴鑑逆民王聰等四十餘人仍
在隆興寺屯住本年六月內有江西客人李華
清汪拳等撐放板木到河高清因怪汪璽日前
告狀汪拳是汪璽兄弟就令裴鑑等將汪拳捉
拏綁縛赴府拷打攔馬等棍因見傷重恐怕致
命朦朧啓
王送在本縣一向監禁未放李華清因見高清等
將伊板木用强抽分及將汪拳扛擡拷打傷重
監禁不放將情告蒙本縣具申本州轉申巡撫

巡按等官處仍行分巡分守等官會勘問有本
縣里老人等楊志明等見得本府官校李昂等
節次寄住流民一百七十餘户私編火甲阻當
拘喚占奪老户莊田耕種强抽客人板木賣錢
分用誠恐積聚日久致成別患亦具呈本縣轉
申本州仍申巡撫巡按等官處亦行各官併勘
節行長史司提人占惜不肯發遣今蒙取供委
的前情是實據供查得別卷先為乞
恩事該
徽王奏稱在京之時累蒙

聖恩按月給賜柴炭每日燒用今到國以來絕無前項柴炭自備銀兩收買蒿草荊根供燒不及訪得魯山縣空閑山場一處竝無窒礙應可採取柴薪等因行該前巡撫都御史趙文博等委官踏勘得原奏至內俱有違礙難以給撥止有月落坪一處無礙定立四至堪撥本府管業奏該工部看得前項山場既該巡撫等官踏勘無礙給撥本府管業如有差去官校人等不遵法津越界占抽攪擾小民者聽巡撫巡按等官就彼拏問枷號示衆等因覆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今供前情看得前項上湯中湯下湯隆興寺一帶河口俱與本府月落坪山場界至無干彼處所出柞木係嵩縣沒大嶺等處客商人等用力採取之物亦不係月落坪所產若使官校人等守把攔截量數抽分不無虧損小民引惹詞訟其地方火甲皆係當差貧民各有本等生理若令協同本府軍校看守柞木未免被其拘占妨誤營生及官校人等招引流民一百七十餘户編立火甲幫助聲勢逐趕老户事方等在外寄住奪占莊田若不早為處置誠恐釀醞日久養成大患一旦卒然興起不獨地方擾害亦非

親王之利合行咨開本司轉呈施行等因備呈到臣會同巡按御史武清議照

本府先年奏討前項山場止要採打柴炭燒用荷蒙 先帝俞允撥給管業所以篤親親之仁隆友愛之道也今却奏要越界抽分柞木差撥火甲看守然

王國素無抽分事例火甲自有本等糧差若依所奏不無侵奪民利妨廢生業揆之事體實有窒

礙況今軍校在山招集流民數多肆無忌憚久而不治勢將日盛非惟為患地方抑恐玷累

本府履霜之戒宜審其初乞

勅該衙門計議合無請

勅戒諭

親王恪遵

祖訓謹守藩邦無窺小利有傷大體仍嚴禁官校人等不得仍前強抽柞木窩住流民及行臣等督發前項流民各還原籍安業經過官司量給口糧賑恤中間或有不願還鄉者許於魯山縣附

籍當差如有仍前依倚官校潛住者流民并軍
校人等俱發邊衛充軍干礙
本府內外官員問擬明白監候奏
請定奪如此庶彼此頗知警懼而地方可保無虞及
照本府門副高清內官郭鳳并軍校李昂等故
違禁例越界抽分結怨商人引惹詞訟又窩住
流民私編火甲幫助聲勢擾害地方內高清又
綁打平人妄
啓監禁并左長史范政右長史郭孟堅職居輔導
事實啓沃明知

徽王所奏山場不係界內地土却無片言規諫以
致屢次煩瀆及至承委勘事略不持公秉正或
偏執不與各官會案或朦朧啓奉
令旨停止姦謀寔出多端圖保抽分一事
親王為之熒惑公事被其沮撓又將提問犯人占
怯不發俱屬違法合提問罪絲高清郭鳳俱
王府內官范政孟堅俱輔導官及節奉
欽依是便行去着巡撫巡按等官作急勘報來定奪
事理未敢擅便今將審勘過備細緣由具本專
差承差郭資親齎謹題請
旨

成化丙午 徽王
奏欲併有開封數邑民地公時為參政承委查覈
引照
太祖高皇帝舊制議還之民
孝宗敬皇帝下詔歲加
王米一千石弘治戊申公為左布政使王 奏公
在 京朝
覲黨民囑托部長離間親親乞寘重罪
上詔勳戚府部寺院科道百官 午門前會議仍是
初議且言徐恪無他寔為培固邦本王宜謹守

藩屏毋虧大體不宜累致煩瀆
上賜書諭
王曰恪不宜罪又歲加米一千石親親仁民蓋兩
盡矣
王猶未已且令公置承奉司吏公考法制移文吏
部裁革
王怒又奏公專擅侮慢吏書王端毅公覆上
上又御書諭王曰恪遵守
祖訓諸王可不奉行申著為令左右榮惑又侵民利
事屬撫臣久而未決民益不堪公繼其任復沮

撓之宗伯二泉邵公有文曰公在藩叅覈疆有
田厥或脅之公不爲變稽逸有尉裁冗有吏雖
遭誣讒公執不二指此至是議上且言履霜之
戒宜審其初未幾紀善龔天錫列論
王諸僭擬
泰陵震怒特遣重臣及公處分議上
容納
王始感悟弘治間邵公集梓公奏議遺載者凡數
章此其一也乃今搜檢編次如右庶遺言舊述
並有考證云

乞罷差官督徵積逋卹民疏弘治四年十月初四日

臣恪謹
題爲乞　恩暫免催徵以保地方事據河南布政
司呈據本司經歷司呈抄蒙巡按御史武清案
驗奉都察院劄付准戶部咨該本部題近該京
畿道刷出并本部查出各年卷冊內河南布政
司所屬府州縣成化八年起至弘治三年止共
拖欠夏稅農桑折絹九萬四千九百餘疋夏麥
三百五十七萬一千餘石秋糧柴百八十萬七
千餘石折布二千一百餘匹馬草一千三百二

十三萬九千餘束戶口等鈔四千一十三萬四
千五百餘貫棗子易米一萬六千八百餘石紅
棗核桃黃蠟等料二萬七千餘觔切照此等錢
糧俱係本部每年會計起運供給京邊并存留
彼處備用之數惟是司府州縣官吏曠廢違悞
者多勤勞幹辦者少而布政司管糧官員奉
勑專一督理糧儲全不經心比較完納以致拖欠本
部合無差官馳驛前去督同布政司掌印并管
糧分巡分守官照依開去黏單各年拖欠錢糧
數目逐一查究比較清切先年弘治元年二年

三年該起運在京并宣府大同等處及成化二
十三年以前不拘年分但有曾經給批已解到
部納欠未完者俱要上緊起解及追原解人役
的親家屬前來完納以備緊急支用其餘未經
批解者免其遠運之勞成化二十一年二十二
年二十三年原坐京邊者改運布政司原坐布
政司者改運本府原坐本府者存留本州縣上
納其成化八年至二十年起運京邊糧料已經
年遠雖欲併徵起解終難完報合就存留該州
縣俱備彼處俸廩等項支用若是民情不便宜

從委官照依預備大同折銀事例每石折銀四
錢通類布政司交割自弘治五年爲始每一年
內務要帶追完五年如有故違於年終造到冊
內查出將司府州縣掌印幷管糧官吏提問等
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行到司轉呈
到臣訪得各處解户人等風聞該部差官前來
查追各項錢糧自度原價俱已花費無存本家
無可變賣陪償若到官司追微有必死之理無
可生之路無不忘身喪氣疾首蹙額或圖泣於
家庭或聚語於街市或携帶妻子先期逃躲或

典賣田產暫時觀望彼此扇惑遠近騷然雖經
用言撫諭亦皆見疑不信臣會同鎮守太監藍
忠巡按御史武清議照河南地方控制列郡拱
護二京誠爲腹心重地但自成化二十年至成
化二十二年頻遭荒旱荐臻饑饉小民無所仰
給逐至煎沛樹皮草子遍取充饑父子兄弟自
相殘食餓殍盈途聞者傷懷荷蒙
先帝給發內帑銀兩差官前來賑給地方雖爲無事
人口大半逃亡如開封府所屬長葛縣原額三
千七百七十四户今止有二千五百五十户彰

德府所屬安陽縣原額一萬一千九百四十四
户今止有九千八百三十二户懷慶府所屬河
內縣原額一萬六千八户今止有力千三百户
衛輝府所屬淇縣原額四千七百八十三户今
止有三千一百户河南府所屬洛陽縣原額八
千九百一十九户今止有五千八户其他府州
縣增減不一大率類此自成化二十三年至弘
治三年雨暘又多愆候水旱相繼爲災雖非大
凶之年亦無純熟之歲瘡痍之民未瘳呻吟之
聲未息其錢糧拖欠歲用缺乏者非各該官司

一怠於征科實矛遺黎民不堪追併至弘治四年
雖云雨澤霑足二麥頗收然得失不均災傷代
有如彰德府所屬地方則春旱開封府所屬地
方則秋澇南陽府所屬地方則雨雹河南府所
屬地方則蟲傷者是已臣等止將開封府所屬
蘭陽儀封陽武考城中牟尉氏原武陳留寧陵
及色永城祥符杞縣幷歸德睢州及懷慶府所
屬武陟縣被河水泛漲衝決堤岸圍遶城池淹
死人口淹沒田禾等情具奏而不及其他州縣
者蓋以其他州縣截長補短猶可辦納稅糧而

不敢輕率也竊念各處被災人民除徵輸之外
再無別項蠲餘候冬春之間宜當量加賑濟今
該部却以二十九年拖欠錢糧差官前來追徵
無非欲充府庫實倉廩足　國用忠乃事爾但
前項錢糧歷歲久遠併徵實難加於富足之處
尚有不可以此凋敝之民豈能堪命況中間有
小民拖欠遇例停止者有大户徵收年荒死亡
者有惟併緊急虛文倒解者有地方災傷那移
賑濟者該部未經查理槩行追徵小民不知事
體遽然驚悸衆口喧譁一方靡寧若不趁早處

置從寬安撫萬一有事咎將誰歸昔孟軻有云
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君子用
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
離今以積年重大錢糧而欲一旦追徵完足此
之謂用其二用其三者其勢充促所謂民有殍
父子離者於理必有伏望　皇上弘覆載之仁
憫黎元之苦特　勑該部計議合無免差官員
止行巡督同布政司掌印管糧并分守分巡官
將前項拖欠錢糧照依該部奏
一事例陸續追徵完納內有遇例停免虛文起解那

移賑濟并大户死亡者悉與分豁若大户雖是
見在其家道艱窘陪納不前者儘其家產盡行
變賣陪納如果家產變賣已盡并全無家產變
賣者許照依刑部近日奏行事例開具本犯情
罪并監追月日合追贓數具
奏定奪惟後將前項錢糧暫且停徵務候年豐時
和家給人足之際然後差官追徵如此庶地方
不至驚擾民心愈加仰戴未敢擅便具本順差
承差常宣親齎謹題請　旨
萬用風憲疏弘治四年十月十六日

臣恪謹
題爲急缺風憲官員事據河南按察司呈有本司
按察使樊瑩於弘治四年九月內
欽陞應天府府尹起程在遞所有員缺未蒙銓選等
因到臣會同巡按御史武清議待河南地方軍
民雜處詞訟紛紜官吏數多贓否不一其按察
司官員職在振肅風紀糾察姦貪爲民伸冤理
枉興利除害若非公廉慎重練達老成之人斷
乎難稱走任其按察使又係掌印正官總裁庶
務表正群僚責任尤爲至重今樊瑩既已陞遷

前職所據員缺不宜久曠查訪得本司副使張
曉僉事劉俊張鼐俱操持端謹讞問詳明行事
剛柔兼濟臨下寬猛得宜且又熟知地方民情
憲司事體宜當擢用以表賢能乞
勑吏部合無將張曉陞本司按察使及於劉俊張鼐
內推選一員陞本司副使各另補缺管事奮庸
治功如此非惟各官愈加感戴益思進修抑且
風憲得人民庶蒙福爲此具本順差承差閻鳴
親齎謹題請　旨
劾臨湍王淫虐疏弘治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臣恪謹
題爲信讒淫虐奪嫡事准本院咨該本院題該
周府臨湍王同鈞奏前事行間又該鎮守太監
藍忠等會奏據　周府臨湍王教授谷敏呈爲
慮謀防累事該本院看得　周府臨湍王奏稱
本府教授谷敏惟慮顧已不思輔導朦朧保舉
要行黜退及河南鎮巡等官藍忠等會奏據教
授谷敏呈稱　臨湍王前項事情見有指實干
係非小係干宮眷重情必須就彼勘問方得明
白欲行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徐恪會同鎮守

太監藍忠巡按御史武清督同都布按三司掌
印官先將事內有名該提人犯董敏等及干證
人與教授谷敏通提到官將各奏事情逐一從
公審勘明白其間干礙宮眷事情合無令太監
藍忠公同　周府承奉前去該府拘集合勘宮
人使女并嫡母馬氏及董氏姊妹三人并火者
任昂等備審前項情節有無虛實務見的確除
宮人使女外其餘合問犯婦就帶出府仍會同
巡撫等官徐恪等督同都布按三司掌印官將
有罪人犯依律議擬情輕之人先行摘發情重

人犯與教授谷敏監候及將已故宮人杜氏所
生長子大鎮國將軍并陳氏所生幼小子女服
食居處作何定奪其餘宮眷亦要安處停當責
令相應人員防守毋容仍前出外一槩溷雜干
礙　臨湍王及宮人董氏等連教授谷敏并情
重人犯通行備由奏　請定奪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前來案查先據
周府臨湍王教授谷敏呈爲慮謀防累事已經會
奏去後今准前因案行河南都布按三司掌印官
先行提人審勘間隨准本部咨該

周府長史司工正所匠人王鑑奏爲謀害違法
等事移咨會同鎮守巡按等官督同都布按三
司掌印官查照先今事理通提事內應問人犯
到官將所奏事情從公逐一審勘明白有罪人
犯依律議擬照例發落干礙
臨淄王及教授徑自通行奏　請定奪施行等因
備咨又經案行河南都布按三司掌印官查照
原今事理從公併勘續據各司呈准本司掌印
都指揮僉事劉勝左布政使孫仁副使張曉咨
開備將審勘過犯人于慶等緣由連人解繳到

臣會同太監藍忠巡按御史武清及督同都布
按三司掌印官都指揮僉事劉勝等查得
臨淄王已於弘治四年四月初九日薨逝大鎮國
將軍一向在府居喪將宮人陳氏所生幼小子
女俱送本府啓知大鎮國將軍收養供給服食
并其餘宮眷俱用心管束毋容仍前出外一槩
隔離外及會問得犯人于慶招年三十五歲係
周府長史司軍匠于寬戶內餘丁先年有堂姑于
氏選爲　周懿王宮人後生長子　封爲
臨淄王成化元年有陝西西安府咸陽縣已故民

人谷憲同伊今在官男谷敏前來開封府城內
住居成化八年八月內谷憲遇例要祥符縣惠
濟閘貳圖已故里長張獻下附籍告蒙本縣止
是給帖存照一向未曾收入正冊亦不曾當差
成化十一年　臨淄王宮人杜氏因生陽江縣
主呼喚今在官民人董敏母劉氏收生因而熟
識成化十三年二月內谷敏明知不係祥符縣
人不合朦朧營求　臨淄王奏保本府教授蒙
吏部行文前來河南布政司奏勘轉行本府縣
帖仰該里里老勘報有張獻并未到老人王福

各不合將谷敏冒作本里附籍當差人戶具結
呈繳到縣致蒙准信申繳本府轉繳布政司呈
繳吏部訖本年十月內劉氏同董敏不合貪圖
本府財物將女董三姐送與　臨淄王收用得
銀伍拾伍兩青紵絲三疋本年十二月內杜氏
又生大鎮國將軍成化十四年十月內劉氏又
將女董五姐送與本府收用得銀一十八兩羅
一疋成化十五年宮人杜氏病故成化十七年
四月內劉氏又將女董四姐送與本府收用得
銀二十四兩段一疋本年十月內董三姐生二

鎮國將軍以此姊妹三人俱得寵愛因而撥置
臨湍王將大鎮國將軍憎嫌呼爲囊包又節次將
宮人朱善壽郭添財段金錢盧雙兒打死馬妙
善李慶安王進財夏福壽陳二妮王小九逼令
自縊身死李慶壽薛進財張妙壽楊妙秀王妙
榮周添財孔妙榮陳氏周氏秦氏賈秋喜仙童
兒姚進保拳招得趙吉祥并使女王妙果崔妙
玉小錦兒吳春花李進財仝妮兒李添財張添
財崔美兒吳巧兒李妙貴魏巧兒小順兒孫福
壽張意兒小墜兒剛進財小牡丹小海棠小叢

兒二妮兒韓吉祥滿櫃兒張錦兒小葉兒彭妮
子楊妮春蘭俱逼打逃走不知去向其董敏與
今在官伊弟董浩董清姪董鸞妻李氏俱在府
出入肆無忌憚成化十八年十一月內蒙吏部
將谷敏除授教授到任管事遇蒙成化二十三
年九月初六日　赦宥谷敏又不合不行首官
改正及董敏董浩董清董鸞李氏甄氏仍不合
在府出入弘治三年九月內　臨湍王得患勞
嗽等病喚到良醫李春調治不痊董敏慮恐薨
後有大鎮國將軍見在二鎮國將軍不得承襲

王爵明知有例無籍之徒并貴戚家下役在於
王府撥置生事者發邊衛充軍不合故違謀同董
三姐董四姐董五姐各不合撥置　臨湍王要
將大鎮國將軍傷害意圖二鎮國將軍襲爵有
宮人王氏暗將前悄說與大鎮國將軍知會懼
怕潛到嫺子陳氏家躲住　臨湍王又將宮人
陳氏等所生幼小子女五位俱趕逐在於
永寧王府儀賓包璽等家躲住止將董三姐所生
二鎮國將軍并幼男一位在內存養本年十二
月內本府蓋起前殿一座　王喚董五姐同出

觀看各說好座大殿只好大囊包受用我每都
不得住等語　臨湍王聽言惱怒當就回說你
每既是這等說我還將這殿燒了本月二十七
日董三姐等暗喚董梭進府說知前情董敏又
不合不行阻當及乘機向　王誑說如今殿下
既要燒了宮殿莫若將印并銀兩牀帳冠冕衣
服等件預先般在我家寄放　臨湍王依允節
次將印一顆及冠冕衣服等件并銀二千一百
三十七兩白石牀一張令董敏叫同董浩董清
董鸞各不合依聽進府般到伊家弘治四年正

月初二日一更時分　臨淄王將宮殿燒毀誠恐一時火起躲避不及意要預先出外躲避令董敏董浩前去與谷敏詐說如今　殿下病重欲要出外躲住幾日令我每來與你說知等語谷敏聞知當喚今在官民校鄭英到府勸阻臨淄王不從就行逐出將門鎖閉本夜二更時分臨淄王并董三姐等令使女小枝兒將箱子等物放在殿內用火點着即時火發有在城府衛縣官同來救護止存中門五間前門三間其餘宮殿儀仗印匣并別宮人衣服等項盡行燒毀董

三姐等見得宮殿燒毀同　王出府前到今在官伊親董二姐家亦不合容留歇宿本府四更時分谷敏同典膳莊麟方纔到彼尋見本月初四日恐人議論　臨淄王同董三姐等又般在嫡子馬氏家暫住本月初九日　臨淄王同董三姐等回府董敏止將印一顆白石牀一張銀一千八百八十七兩與冠冕衣服等件送府收用餘銀二百五十兩董敏與董浩董清各不合詿分八已及董三姐等因　王病重又不合令宮人陳氏并火者任勇使女王氏前去各處尋訪大鎮國將軍各人不肯前去　臨淄王怪怒將各人用大筯遍身燒烙及將頭髮剪去本月二十三日　臨淄王嗔怪宮人王氏暗說事情以致大鎮國將軍躲避將王氏并所生幼女用鐵鎖鎖項使令董敏管押出外尋訪有董敏明知違法又不合依聽管押在街尋訪問遇見嫡子馬氏不忍向前救解得脫王氏并所生幼女就到伊今在官弟王鑑家躲住谷敏恐後事發貽累將情呈蒙鎮守藍太監巡撫錢都御史巡按武御史會議將大鎮國將軍送至

周府收養及將陳氏等所生子女令人防護會本奏送都察院行問聞知亦不合故違撥置事例進府向　臨淄王說稱谷敏好生無禮將大鎮國將軍轉藏莫若奏他具籍將他職事革了等語　臨淄王依允慶叫同董敏又不合前來喚到今在官宜武衛老軍葉勝亦不合依聽進府照依　臨淄王所說情詞寫成本稿慶仍拿出外又央今在官民郝謹亦不合依聽謄成奏本慶復拿進府用印了畢慶不合指以盤纏為由詿要銅錢七千文紂絲襖子一領葉勝郝謹各

不合指以寫本爲由誆要銅錢各八百文各入
已慶齋本到京奏送本院蒙通行河南巡撫徐
都御史會同鎮守藍太監巡按武御史督同都
布按三司掌印官先將事內該提人犯董敏等
與教授谷敏通提到官從公審問干礙宮眷事
情鎮守太監公同　周府承奉前去該府審勘
干礙　臨湍王及宮人董氏等連教授谷敏幷
情重人犯通行奏　請定奪行間有王鑑亦因
伊姐王氏幷所生幼女俱在伊家躲住日久不
得安生亦將前情具本奏送本院仍行各官併

勘蒙巡撫徐都御史幷巡按武御史俱案行都
布按三司掌印官先行提人將所奏事情審勘
明白具由連人解報以憑審問干礙宮眷事情
徑呈鎮守太監公同　周府承奉前去審勘提
人間本年四月初九日　臨湍王因薨逝谷敏
啓知大鎮國將軍進府奔喪本月十五日慶母
陳氏同今在官妻楊氏入府看望有大鎮國將
軍恠慶前項撥置具奏告敏情由將慶母逐出
不容進府慶聞知不忿又不合徑入本府理說
大鎮國將軍喝令校尉將慶責打慶又不合不

服谷敏在傍將慶採住用棍責打四十慶愈加
忿怒明知大鎮國將軍係是
宗支又不合用言毀罵有未到官宮人兄王鑑爲證
谷敏啓知大鎮國將軍將慶鎖送鎮守藍太監
處案發按察司問報蒙三司掌印官都指揮僉
事劉勝等會案行提谷敏董敏等一干人犯到
官幷慶審問明白因是干礙宮眷事情呈蒙鎮
守藍太監公同
周府承奉李通前去本府拘集合勘宮人董三姐
董四姐董五姐陳氏王氏嬭子馬氏幷火者任

昂等到官審得董三姐等委的撥置
臨湍王將宮人幷使女宋喜壽等五十餘人陸續
逼打身死幷逃走不知去向及恐大鎮國將軍
承襲
王爵要行傷害又因宮人陳氏幷任昂使女王氏
不肯前去尋訪將各人用火筯燒烙頭髮剪去
又將宮人王氏幷所生幼女鎖項逼令尋訪大
鎮國將軍在街遇見嬭子馬氏救解得脫一向
在馬氏家躲住及逐趕陳氏所生子女放火燒
燬宮殿等情各是實將情用揭帖開出送都布

按三司掌印官處又將董敏等取出到官研審
無異具由連慶等俱解鎮守巡撫巡按官處仍
會同都指揮僉事劉勝等覆審相同取問罪犯
外結得每銀一兩直鈔八十貫招結是實董敏
等一十三名口招同王鑑等四名口供同議得
于慶董敏郝謹葉勝董浩董清所犯俱除不應
內于慶董敏俱除違例及于慶又除詐騙等輕
罪俱不坐外于慶合比依罵祖父母者絞秋後
處決董敏郝謹葉勝董浩董清俱依詐騙人財
物者計贓准竊盜論免刺董敏董浩董清俱一

百二十貫罪止律董敏爲首杖一百流三千里
董浩董清俱爲從減等各杖一百徒三年郝謹
葉勝俱六十貫律各杖七十徒一年半谷敏除
革前罪名外與董鸞董二姐李氏甄氏胡氏李
氏劉氏俱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各
杖八十董敏等十三名口俱有
大誥減等董敏杖一百徒三年董浩董清各杖九十
徒二年半郝謹葉勝各杖六十徒一年谷敏董
鸞董二姐李氏甄氏胡氏劉氏各杖七十董敏
撥置事例發邊遠衛充軍谷敏係官董敏董浩

董清董鸞郝謹俱民葉勝係老軍董二姐李氏
甄氏胡氏李氏俱民婦董清董鸞并董二姐等
五口俱審有力與谷敏各照例納贖罪米并鈔
完日郝謹葉勝俱審無力各照例決訖所犯杖
數郝謹發衝要驛擺站葉勝發沿邊墩臺哨嘹
各滿日劉氏犯在革前免科與供明王鑑鄭英
陳氏楊氏各革職爲民寧家隨住應役內于慶
董敏董浩董清谷敏俱監候奏
請定奪照出于慶等原詐騙
臨湍王府銅錢八千六百文銀二百五十兩紵絲

衣服一件俱追送本府交收董浩并董二姐等
贖罪米鈔俱追送開封府倉庫收銷取通關庫
收附卷劉氏節次得到本府銅錢羅段等物并
王福罪名俱犯在革前並免追提除將情輕郝
謹等九名口并供明王鑑等四名口先行摘發
于慶等五名仍發按察司監候外參照犯人于
慶工役賤流葭莩末戚撥置
王府擅動實封乘機詐騙財物逞忿毀罵
宗支犯人董敏螻蟻小民市井無籍姊妹同進府第
男女溷雜往來凡事聽其撥置愛子幾至傷錢

同謀燒燬宮殿該計詎分銀兩及明知王氏乃
王府宮人幼女係
宗支所出廼敢領出閨闈之間拘繫市曹之上人情
共憤
國法難容其董清董浩出入宮門無禁詎騙銀兩
均分雖無變置之情亦有應得之罪咎敏詐冒
籍貫營求官職遇蒙
恩宥又不改正居官已及數年於事全無寸補寖曠
之罪雖輕欺罔之情實重臣等又看得
臨淄王府宮人董三姐董四姐董五姐濫進宮闈

肆行蠱惑離間至親傷害同類愛所生必欲富
貴崇高妬長子幾致身命不保營造宮殿浪費
千金撥置燒燬止憑一語且又因
王違豫不自檢束擅出中閨干預外事情犯頗重
均乞 聖裁緣于慶係重刑及係比附律條咎
敏係詐冒籍貫例該革職人改弁董敏董清董
浩俱係情重人犯及董三姐寺俱係
王府宮人俟未擅便今將勘
緣由具本順差舍
人牛春親齎謹題請
旨
少司空主一徐公奏議卷之三終

少司空主一徐公奏議卷之四

水災分豁稅糧疏 弘治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臣恪謹
題爲水患事准戶部咨該臣等題據河南布政司
等衙門呈稱開封府歸德蘭陽儀封陽武封丘
考城中牟原武尉氏九州縣地方邊臨黃沁二
河今年二月以來天雨連綿河水大發五月至
七月勢益泛濫所種田禾盡被淹沒該年稅糧
無從辦納乞爲分豁等因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該戶部看得所奏開封府

歸德等九州縣邊臨黃河若水勢泛漲不免衝
激爲災但州縣地方近則離河一二十里遠則
離河三四十里黃河雖泛高埠去處未必成災
其成災者或三五分或七八分止宜坐水淹村
疃不宜坐無水里分庶被淹者得遂減輕無災
者不得倖免移咨煩委按察司堂上公正官一
員督同開封府掌印正官親詣前項九州縣嚴
督各該掌印官拘集原告災傷人等指引前去
告災處所將今年所種秋田沿址踏勘逐一踏
勘要見某州縣近河低窪去處成災無收分

該免秋糧馬草若干遠河高埠去處無災有收
幾分該徵秋糧馬草若干定以的確分數徑自
星馳具
奏定奪等因備咨前來案行河南按察司委官督
同該府掌印官親詣踏勘續據本司呈將委官
副使吳雄公同知府衛英踏勘過前項州縣近
河有災并遠河無災該徵該免糧草分數開呈
到臣看得歸德等州縣委的邊臨大河每遇水
發即被淹沒田廬今年夏秋水益泛濫故衝決
之患甚於往年當此凝沍之日積水尚未盡消

遍野汩洳未堪種麥民之困苦蓋已極矣若非
聖明加意撫綏曲畀
實賛竊恐死徒餘生益難存濟乞
勅該部將按察司副使吳雄踏勘過州縣被災糧草
依數分豁庶使民困少蘇地方有賴除行河南
按察司將被災地方數目造冊
奏繳外今將各州縣已未成災分數開坐具本順
差承差常宣親齎謹題請
旨
災異乞免追併疏弘治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臣恪謹
題爲災異事據河南布政司呈據汝寧府備光州
商城縣申弘治四年十月十八日夜戌時初刻
有一大星紅光映天自南繞西至北而隕隨有
天鼓震動亦自南徑西絶響於北約有一刻方
止隨據光州申本年十月十八日夜戌時初刻
忽見一星大如車輪從西起落於東北霞光照
天又聞鼓鳴於東北其響如雷驚動宿鳥又據
羅山縣亦申前因及據光山縣申本年十月十
八日夜戌時一刻月明天清忽見西南一星紅

如電光飛往東北去訖隨即有聲如鼓約一刻
而止等因備申到司轉呈到臣會同鎮守太監
藍忠巡按御史武清議照前項州縣皆與湖廣
麻城羅田并直隸潁州等處封壤相接深山大
谷橫亘綿延而商城又有金剛臺之險元至正
間嘗爲妖人所據
國初平定汝寧方始歸附今星隕之後天鼓繼鳴
厥變異常誠臣等政多闕失所致除省災補愆
用祈消弭并行都布按三司一體痛加脩省勉
進職業省刑薄稅練兵守城嚴督捕盜以靖地

方外竊惟河南即古豫州密邇　京師實中原腹心之地四方有事則首當調發比之別省尤爲要害但當荐饑之餘民困未甦今歲雖頗收成而蘭陽等十七州縣皆惟河患實甚等七州縣又被雹災其餘州縣雖不近河亦有水旱未爲全稔況自去冬以及今秋地復屢震天意諄諄不爲無警通者又蒙差官前來督併積欠以歲計之則十有九年以數計之則一千一百餘萬石以卷案檢之則累蒙

敕宥被災

蠲免并存留賑濟小民拖欠之數居多經手人役亦多死絕逃亡一旦併追實難爲計閭里嚚分率多逃竄倘被不逞之徒乘機煽惑卒起蒙端其患可勝言耶臣等俱以菲才繆膺重寄覩斯民隱實切疚心雖嘗歷悉備陳未蒙明示今又聞此災變益懼弗寧是用不避斧鉞昧死再陳伏望

聖明以弭災恤患爲心以保邦固本爲念特

勅該部再檢臣等前奏從長議處早賜施行以甦民困更乞　聖明考究占法益脩德政不作無益與民息肩庶幾人心歡悅而天意可回矣未敢擅便具本順差承差常宣親齎謹題請　旨

裁革冗官疏　弘治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臣恪謹

題爲公務事准戶部咨該戶部等衙門題該巡撫宣府等處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楊謐等各將地方應議事件開奏抄出到部會同各部都察院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等逐一議擬開立前件具題節奉

聖旨准擬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除欽遵通行外查得內一件裁冗官以安小民該臣題昔管仲相齊官事不擇孔子亦其不得爲儉然則官事貴乎擇也洪惟我　朝法古建官凡在外司府州縣等衙門皆量地方廣狹政務繁簡命官分理各有定額當時政無不舉令無不行事爰民安未嘗失悞以臣觀之今日地方人民無異於曩時今日錢糧軍需無加於舊額夫何添設撫民督糧兵備水利理刑撰寫管屯管礦管河勸農捕盜等官比舊加倍且設官分職皆爲民也今以

撫民爲名其餘各官獨不以撫民爲職乎如湖
廣所轄府州一十八處又有江山湖泊之險襟
帶於其間所設布政司撫民叅議去歲已蒙
裁革今河南以區區八府州之民既添按察司管屯
僉事兼管撫民而布政司撫民乃用叅政其爲
冗散不言可知又如管河原係叅議後改叅政
近該前巡撫奏又於祥符等七縣添設主簿皆
以脩治沁河接濟徐呂二洪爲職今黃河北徙
與沁合流由汴達徐滔滔無阻所設各官似亦
冗閑又如布政司職掌錢糧分守官自合催督

今既添官督粮分守官所幹何事按察司職掌
刑名分巡官自合問刑今既添官理刑分巡官
所幹何事況一官之來有一官之費食有俸糧
居有廨宇一分一毫皆取給於民額設馬夫皂
隸之外又有使用門子等項且如叅政一員皂
隸十名每名必得三四十丁馬夫十戶每戶必
得三丁通前計之不下四五百丁俱於殷實得
過之家僉充其一應科差不免累及貧難下戶
出辦以一官言之似無大費以司府州縣官統
計之其費何可勝言故閭閻小民貧者愈貧而

富者亦至於貧未必不由於此所以各處人民
一遇災傷流移塞路雖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然
官多民擾古今通患況脩政立事係於人不係
於官之崇卑若肯盡心則一人足以常兼數事
如或憚勞則政日廢弛雖多亦奚以爲但各官
建議之初未之恩爾乞　勅該部通查天下司
府州縣近年以來添設官員若干合無從長斟
酌何者可以存留原係叅政副使遇缺改調或
待滿日俱選叅議僉事替代何者可以革去遇
缺改調或待滿日不必銓註就令各該分巡分

守井本衙門官管理其餘府州縣亦皆以此類
推如有誤事聽巡撫巡按糾治如此則官無濫
設民無騷擾得古人一人常兼數事之遺意矣
仍擬行臣查勘應留應革官員徑自具　奏定
奪等因臣復公同河南布按二司官查勘得河
南按察司僉事原額三員近年以來添設三員
一員提督學校一員管理直隸衛所屯田一員
管理本處衛所屯田兼管撫民且各官職皆五
品俸祿所費不多又其職掌有非他官可兼及
開封等府所屬州縣又多裁減衙門管馬管糧

等官俱令存留照舊辦事河南布政司參政原額二員添設三員一員管河蓋因先年沁河堙塞水脉微細不能接濟徐呂二洪有妨漕運以故專官管理近頼　朝廷洪福地道効靈黄沁合流沛然莫禦由汴達徐勢若奔馬接濟糧運不假疏導一員撫民蓋因先年鄭陽等處衙門未立四方流移趁食偷生徃来屯聚恐生他變以故專官管理今彼處地方既設府衛以撫治之又設行都司以統攝之河南要害亦多添設州縣等衙門上下相維德威並著流徙之民悉

為編戶生有産業死有墳墓安土營生料無他患以一員事撫之有餘裕矣一員管糧蓋因先年水旱為災小民失業慮恐糧運後期有誤軍國重計以故專官管理奈緣地方廣遠河山隔越終歲勤動莫能遍歷各道分守官又以責任不專姑息為心雖承催督不過虚文是專設一員有妨裁職所以各項積欠視舊愈多況左右參政職從三品每員一年俸米三百餘石柴薪銀一百餘兩其他力役所費不貲及查近例河南司府原額四品以上布政等官十六員裁革

柴薪銀不過二百四十兩今添設參政三員已費柴薪銀三百兩是所減者少所增者多雖養賢以及萬民不計小費然以近利揆之似亦損益失中由是觀之則管河撫民管糧之設皆為冗員誠可革也今管河右參政能佑已丁母憂去訖乞

勑該部再行計議合無將管河右參政住選其祥符等縣管河主簿查勘本處各縣有缺就行調補儻後有事沁河徐當別議撫民右參政朱瑄查與湖廣撫民參議馬銓事體相同馬銓既奉例

調用而河南積欠亦視別省為甚朱瑄與管糧左參政李濬誠為虚設亦宜更調以省俸資柴薪之費其催徵稅糧仍遵舊規責成分守官專一催徵務實倉廩不許分外濫受詞訟有妨本等職業出巡回司即照四川巡撫奏　准事例各將完過錢糧數目獲過關單字號送臣與巡按御史查考如違限不完住俸催徵務待完日方許復俸更道至於撫治流民惟當責成撫民僉事用心撫治如或苟圖自逸隳職不脩亦聽鎮巡等官參究其浙江等布按二司并直隸府

州應留應革官員非臣之明所能遴度宜行彼
處巡按各以類推具
奏定奪仍戒各官當以官多民擾爲心今後建議
務將有益於　國事宜　上陳如添設衙門官
員之類毋輒紊瀆如此則官無冗曠事易責成
其於
祖宗設官分職之意並行而不悖矣緣係節奉
欽依准擬行令查勘應留應革官員徑自具
奏定奪事理未敢擅便具本順差承差呂海親齎
謹題請　旨

議鄖陽不宜建藩省疏弘治五年正月十六日

臣恪謹
題爲建言地方[illegible]事准戶部咨禮部咨該巡按
陝西監察御史李興題開一流民貧苦本可矜
憐但久聚不散或生他患是滋蔓之勢不可不
早圖也臣竊見陝西漢中地方皆倚終南面看
巴荊其山之厚類七八百里皆草木茂密人跡
罕至蓋寇盜之淵藪也東南接湖廣之襄鄖河
南之南陽西南連四川之夔州保寧山多地僻
川險林深中間仍多平曠田地可屋可佃及產

銀礦沙金可淘可採考之圖志乃漢高興王之
地人性猛悍且運年豐收逋逃多往以故寇賊
竊發每在此中自
國初迄今凡幾作矣釋今不圖後患莫測臣嘗推
求其故兵法有云强弩末勢不穿魯縞今漢中
居陝西之末勢平時則政令以遠不易及有事
則軍馬以遠卒難到吾既有可乘彼又有可恃
則其嘯聚理亦宜然至於南陽之在河南荊襄
鄖陽之在湖廣夔州保寧之在四川皆末勢之
地也所以群盜前後倡亂不一大者謀逆僭號

如劉千斤石和尚至勞　王師而後誅小者叛
亂如野王剛粟端公亦動官兵而後勦其間費
損糧餉屠戮生靈不知紀極往年用事者已嘗
建白於鄖陽添設行都司及都御史提督撫治
漢中夔襄等處各添設撫民兵備等官論其員
數不減三司官愈繁而政愈紊卒未見有能散
遣流民以安戢地方者何也蓋此之設官雖多
而政出不一遇事則爾我推姦彼之末勢如故
而心合則一倉卒則就成大患蓋一則專不一
則雜專則簡雜則繁聞專可以制雜矣未聞雜

制專聞簡可以御煩矣未聞煩御簡倒持太阿
莫此為甚臣嘗跋履山川備詢耆老及反覆思
之而有以見其必然乞　勅該部會官計議將
陝西漢中河南南陽湖廣荊襄鄖陽地方四川
保寧之半及夔州一府割為一省就於鄖陽添
設布按三司照依貴州官不全設將前撫民等
官一切革去則添設之官適足以當革去之數
至於在彼都御史就令巡撫每年止是添差一
巡按御史爾事定之後將在彼流民可散遣者
仍令復還原籍應附籍者俱令編成里甲如此

則其地方之延袤實過山西官員之裁省略當
貴州不惟可以摧姦宄常恃之勢抑亦可以為
地方經久之圖若以後仍有他虞臣甘受妄言
之罪或當道設疑沮撓可容臣與之明辯然此
實關地方安危人心向背非尋常細故比也故
臣敢不避煩瀆懇言之伏惟
聖明留意等因開坐具本該通政使司官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部行間續准兵
部咨亦為前事合行移咨前去煩照備咨開去
御史李興所奏要將陝西漢中河南南陽湖廣

荊襄鄖陽地方四川保寧之半及夔州一府割
為一省就於鄖陽添設布按二司控制流民未
審事體應否宜從查勘徑自具　奏定奪備咨
到臣竊念臣嘗歷任湖廣布政司參議河南布
政司參政又誤蒙
聖恩濫此委寄其荊襄鄖陽南陽地方俱在所轄民
情土俗頗知一二若割南陽及漢中保寧夔州
荊州襄鄖陽七府州縣添設布按二司臣雖至
愚亦知其有五不可者荊襄流民自往年驅逐
之後逋聚復衆上廑　先帝軫念　命本院左

副都御史原傑往彼安集原傑仰承　德意親
率湖廣河南陝西都布按三司掌印巡守等官
登山涉水往來踰年相度地勢設立鄖陽等府
州縣張官置吏招諭流民籍其丁口編成里社
使就約束如鳥之在籠獸之在押雖欲放逸有
不可得尚慮反側靡常添設行都司衛所官軍
分布要害以鎮壓其邪心又以巡按御史吳道
宏熟知地方事情保留撫治其老成謀國之計
周矣後蒙　朝廷復用太監韋貴之薦以吳道
宏為大理寺右少卿提督撫治蓋　特恩也及

吳道宏以憂去始用都御史繼之十餘年來流
離之民俱爲土著生有產業死有墳墓男婚女
配各遂所願安土重遷絕無他慕即今撫民等
官俱在閑散故閭閻小民有天上仙人地下撫
民之嘲由此觀之其不可設一也若依所言一
如貴州官不全設撫民官員足當其數其經歷
司照磨所理問所司獄司官吏亦不可缺衙門
公廨倉庫牢獄必須創建所費不貲銀物或可
仰給他處其土木工程未克勞役彼民向因設
立鄖陽一府民間謠曰立了鄖陽害了襄陽蓋

措一府之民供二府之官民之嗟怨一至於此
今又添設布按二司并守領官吏供役浩繁民
或不堪因而激成他變亦未可知況上至兩京
戶刑二部及都察院亦須增置鄖陽司道內外
紛更何補於治其不可設二也假使立成一省
大於山西數倍不過損彼益此地不改闢民不
改聚其於一統輿圖有何裨益徒使錢糧軍馬
爲之紛更戶口版籍爲之變亂非若貴州爲雲
南門戶貴州不設則雲南不通一舉兩得者可
同日而語其不可設三也且如南陽北距汴梁

不過五百餘里河南都布按三司足以控制雖
無提督撫治臣亦可保其無虞其漢中保寧夔
州臣雖未曾親歷然以輿論度之鄖陽西距漢
中約有六七百里夔州保寧又在漢中之西南
約有五六百里荊州北距鄖陽亦九百餘里若
以五百里之南陽爲河南之末勢則保夔漢中
荊州之於鄖陽又爲末勢之末勢者饑荒所在
盜賊竊發雖通都大邑亦難保其必無況於偏
方惟在立法防禦而已如野王剛之稔惡乃被
守土官因循縱弛之故本於別省無干今懲其

失遂謂各府爲末勢欲盡分割立省真失火之
家三日不食之計也矧今天下如汀州之在福
建贛州之在江西處州之在浙江潮州之在廣
東亦皆常有寇盜倘遇好事者亦比例爲言則
紛更之弊何時得已其不可設四也至於鄖陽
僻在萬山糧餉之需皆仰給於別郡陸路則岡
嶺崎嶇水路則灘石艱險今輸輓之民既以勞
費疲敝撫民等官又以閑散被嘲若更增置藩
臬分理庶務則閑散益衆勞費愈繁雖曰無君
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然設官爲民非

以厲民若以閑散之官而役疲敝之民遠冒江山不測之險轉輸粒艱辛之粟以優養之適所以厲之爾於民何益其不可誤五也昔宋神宗因輔臣之言創制置三司條例等司司馬光皆力言其不便以其紛更無益故爾夫豈好爲沮撓哉臣之所論亦不過此孔子以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孟軻氏以可以言而不言爲穿踰之類臣雖不佞不敢得罪名教第恐所見或偏未協輿論又與河南布按二司官參考得失皆謂鄖陽僻小不宜立省故敢備述見聞披露心腹

以　陳伏望

聖明以地方民情爲念乞　勅該部從長計議合無欽遵　舊制將南陽等七府仍隸各布政司其鄖陽布按二司不必設立如有新聚流民督令撫民等官分授查勘應附籍者編入州縣里社可發遣者省還原籍復業以後賊盜生發所在守備撫民并行都司衛所府州縣掌印巡捕等官不行用心督捕縱令作耗如野王剛者悉照近年江西事例降調邊方叙用如此則人知警懼事不紛更民力自裕而地方可保無虞矣爲

此具本順差承差常宣親齎謹題請

旨

缺官疏弘治五年二月十六日

臣恪謹

題爲缺官事據河南按察司呈准本司按察使張曉關照得本職見年五十四歲係陝西西安府三原縣人由進士歷陞前職弘治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到任弘治五年二月十二日有母竹氏病故本職係是親男例應守制備關到司轉呈到臣看得河南按察使張曉既已丁憂去任員缺不宜久曠乞　勅吏部推舉廉明練達老成之人前來蒞政庶使風憲得人軍民蒙福具本專差承差聶録親齎謹題請

旨

星隕爲石疏弘治五年二月十六日

臣恪謹

題爲災異事據汝寧府光州光山縣申先於弘治四年十月十四日夜戌時一刻月明天清忽見西南一星紅如電光飛往東北去訖隨即有聲如鼓約一刻而止已經申報今訪得本州東北

地名上油岡店居民袁聰於前項日時在家菜
園中看守見一大星墜于園中光焰燭天聲震
入地而止次早掘看化為圓石大如斗當被隣
近居民擊破分取去訖今止尋獲一塊到縣申
送到臣案照先據河南布政司呈前事已經具
題又通行脩省去後今申前因看得前項災異雖
嘗備懇 奏言不過述其所聞而今隕為石又
獲親見其色外黑內青間有碎星明如金鈒但
被擊碎散失不敢輕
進除移河南布政司收貯外具本順差承差再録
親齎謹具題 知
奏繳考滿 奏 啓牌冊疏弘治五年三月初六日
臣恪謹
題為陳情乞俯垂寬宥事伏念臣原任湖廣布政
司左參議成化二十年四月二十五日九年考
滿備將歷任年月并行過事蹟開咨本司撰造
牌冊齎本起程給由聞本年九月初七日蒙陛
河南布政司右參政仍齎 奏 啓本牌冊赴
任轉繳不意中途遇雨致將 啓本一本水濕
有跡一向未曾 奏繳玆又荷蒙

聖恩累陞今職竊念前項 奏 啓本牌冊非私家
所得收藏第緣水跡有此遲遠若不備情
奏繳誠恐愈益稽留得罪非小伏乞
聖明俯垂 寬宥特 勅該部查照定奪臣不勝感
戴 天恩之至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李綸親齎
謹具奏 聞
旌異賢才疏弘治五年四月十五日
臣恪謹
題為旌異賢能事鄭該欽奉 勅諭官吏有能奉
公守法脩舉政務者量加奬勸欽此除欽遵外

伏見河南府知府姜昂名檢自勵幹濟得宜衙
輝府知府王儼勤慎老成政務克舉開封府知
府衛英廉靜寡欲民多感懷汝寧府同知梁澤
賦性剛果蒞政嚴明推官趙縉端慎持身公勤
濟事許州知州邵寶學行俱優政教兼舉陝州
知州孫賓端謹嚴明政聲遠播汝州知州彭綱
用儒飾吏約已裕民洛陽縣知縣李隆有為有
守政舉令行脩武縣知縣黃世經端謹勤能民
多悅服密縣知縣業預謹慎有為政平訟理汜
水縣知縣石玠公勤端謹政簡民安是皆著有

名實孚于上下非臣一人之私見也雖其材器
各有所宜要之守法奉公大率相似外此更有
數人資望尚淺俟有成蹟另當上陳所據爰昂
等敭歷有年若不　簡拔旌異何以勸勉賢能
伏望　聖明俯垂　昭鑒特　勅該部再行評
議如臣所舉不涉于私即乞量其材器稍加陞
擢庶使賢能知勸益自奮庸偷懦聞風亦思自
勵為此具本順差舍人牛春親齎謹題請
旨
參　王府殘忍馘人疏弘治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臣恪謹
題為殘忍馘人非法事准本院咨該本院題看得
河南巡撫右副都御史徐恪等所奏　河清王
更夜時分褻衣小帽引領宮人在街閑走一節
未審因何緣故及有無撥置之人未見明白合
無仍行右副都御史徐恪公同各官行提火者
陳順等并當夜跟從厨役人等左亮等各到官
從公審勘的確緣由于礙宮眷人等就令太監
藍忠親入本府拘集事內有名人犯逐一研審
是實仍會各官通行勘議明白將陳順等監候
連　河清王因何夜間引領宮人出府行走是
否何人撥置實情及將火夫許瘦厮兩耳剪落
有違　祖訓通行奏
請定奪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前來
案照先河南按察司將問過犯人傅山等招罪
開呈已經會　奏去後今准前因行據河南都
布按三司會呈各准本司掌印都指揮同知何
忠左布政使孫仁副使吳雄咨關備將審勘過
緣由連人解繳到臣會同鎮守太監藍忠巡按
御史王槐問得犯人孟宣招係開封府祥符縣

民成化十二年
周府河清王買到宣女孟氏在府使用後收為宮
人弘治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河清王因患瘡
疾喚今在先問發杞縣民婦韓氏進府醫治至
本日夜二更時分　河清王褻衣小帽引領宮
人李氏叫宣并今在先問發校尉傅山軍餘蔡
瑾各不合依聽隨　王在街閑走彼有坐鋪總
甲張成小甲韓和火夫劉敬張福時林許瘦厮
向前跪
啓夜晚請回　河清王嗔怪各人諫走使令宣

傅山蔡瑾叫同今在厨役左亮并先問發校尉陳澤及未到火者陳順各亦不合聽從捉拿張成等驚躲止將許瘐厮捉拿進府　河清王令今在妳于田氏不合依聽輒取鐵剪一把自喚宫人李氏孟氏各不合聽從李氏將許瘐厮兩手拏住孟氏用剪力將許瘐厮兩耳剪落當時錢鋪訖許瘐厮疼痛昏倒在地韓氏在彼驚怕躲避　河清王因見血流不止仍令李氏等將許瘐厮兩耳用紙封住着令陳順等送出府門張證等攙扶回家備情報知宣武衛夜巡百戶

方雄呈蒙巡撫巡按仍批本司併問提人間宣與左亮各不合懼罪逃走止傅山等到官審驗明白查得教授張珉於本年十二月初二日到任無干將傅山蔡瑾陳澤各問不應杖罪的决韓氏等七名口俱供明發落訖照出宣與陳順等有罪另行呈蒙鎮守藍太監巡撫徐都御史巡按王御史看得陳順等事寓滯法參

奏問俱遇蒙弘治五年三月初八日

赦宥後蒙奏行都察院看得各官所奏

河清王一更時分褻衣小帽引領宫人在街閙走

未審因何原故及有無撥置之人未見明白仍行巡撫公同審勘蒙案行河南都布按三司掌印官會勘宣與左亮各不合不行出官仍前在逃陳順亦不合懼罪逃走止將宣等挨拿到官再三研審得宣等執稱　河清王生性狂荡出入無常以此更夜帶領宫人在街閙走宣等止是聽從妄拿許瘐厮進府　王自令宫人孟氏等用剪力將伊兩耳剪落原無撥置情由因是干礙宫眷呈蒙鎮守藍太監親去本府拘集宫人李氏孟氏審問是實蒙將宣等備由連人解

繳鎮守巡撫巡按等官處公同覆審無異除將傅山等省令外將宣等取問罪犯左亮田氏二名口招同議得孟宣左亮所犯除革前罪名外與田氏俱合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孟宣係民左亮係厨役各的决田氏係婦人犯在革前免科各着役寧家隨住查得孟氏左亮雖無撥置情由緣係革前在逃人犯合仍監候奏　請定奪照得陳順轉行長史司挨拿至日另問除將田氏先行摘發孟宣等二名仍發河南按察司監候外看得　河清

王狂縱無節殘忍不仁挾宮眷出府嬉遊動招
物議恠火夫當道諫阻輙逞刑威宮人李氏輕
出閨門招搖市肆帷簿不設男女混行又與宮
人孟氏聽
王使令殘害平民幾致隕命雖不因人撥置實亦
生事害人揆諸　祖訓通屬有違況又褻衣小
帽出入無常昏黑之時人難辯識倘有不虞誠
非細故緣　河清王係　宗支李氏孟氏俱
王府宮人及奉　欽依會官勘議監候奏
請定奪事理臣等俱未敢擅便伏乞
聖明裁處爲此開坐具本順差承差牛成親齎謹題
請　旨
河患乞免田賦疏弘治五年七月二十日
臣楊謹
題爲黃河水患事據河南布政司呈據開封府申
備蘭陽縣申據里老王童等狀告本縣城南舊
有沁河一道弘治二年黃河北徙與沁合流渰
沒民田衝壞民居去歲八月風雨大作五六日
間又徙縣北衝入縣治浸失倉糧溺死人口幸
蒙上司賑濟稍得生存弘治五年正月間有退

出灘地小民播種春麥至四月初一日以來又
被水漲麥苗盡行渰沒秋田不得耕種夏秋決
無所望稅糧無從徵納又據儀封縣申稱本縣
地方自弘治二年以來黃河爲患衝壞民居溺
死人口漂流頭畜小民趁高依住水占四年五
穀不收人民缺食累蒙上司賑濟頗得存活去
歲八九月間河水泛漲勢同湖海今春仍被水
渰二麥無成秋田無處下種起科桑棗樹株悉
皆浸死絲絹之類俱各無徵又據考城縣亦申
本縣自弘治二年黃河爲患渰沒民田衝倒房
屋漂流頭畜浸死桑棗至今水占不退麥穀無
收幸蒙上司賑濟頗得聊生去歲九月間水勢
頗息小民各於淤灘地上佈種二麥今年四月
二十五日又被黃河泛漲將前項所種二麥盡
行淹沒枯死各申到府備申到司看得蘭陽儀
封考城三縣地界相接俱當黃河下衝連歲被
害上年尤甚民居多魚鼈之藪地土悉沮汝之
場民窮財盡見者悲心本司累發倉庫錢糧驗
口賑濟柰河錢糧有限民窮日深去冬水勢稍
退各於灘地播種二麥所望薄收少延民命不

料今年四月以來河水泛漲盡行淹沒所種二麥悉爲腐草民之饑饉已在目前夏秋稅糧絲草等項豈能辦納若欲一槩催徵不免逼迫逃竄等因到臣會同鎮守太監藍忠巡按御史王槐議照蘭陽儀封考城三縣原係平源沃野近因黃河淪決遂當下衝田野沮洳居民失業收成時月已是逐熟逃生豈有餘力更能辦納夏秋稅糧非特今年爲然如去年駁徵夏稅前年加徵秋糧恐亦難盡追併但

九重深邃下情未能上達爾伏望

聖明軫念地方墊溺之餘邦本未寧特

勅該部俯恤民隱合無將該司所奏蘭陽等縣今年被災稅糧查勘明白量與分豁其去年駁徵前年加徵之數亦係災傷暫乞停徵以全民命目今河勢又將遷徙二三年後民必復業另行督併府縣陸續補納惟復拯其困窮仍依原勘盡賜蠲免伏乞

聖明少垂矜察地方幸甚生民幸甚未敢擅便具本順差奉呈人牛春親齎謹題請

旨

地方六事疏 弘治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臣恪謹

題爲地方事准戶部咨該本部題欲行南直隸河南等處巡撫官俱免赴京將應議事件明白條陳星馳差人具奏以憑會議奏 請定奪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伏惟

皇上嗣位以來 宵旰靡寧圖惟至治德澤之敷無遠弗屆尚慮欝抑未宣憂隱未恤凡有建言悉弘聽納臣雖至愚每切思奮況地方利害生民

休戚及

國家政體分所宜言自去歲以迄于今雖嘗奏陳一二然區區大馬之私尚未能已謹述舊聞衆以輿論條成六事昧死 上陳伏乞

聖明少垂採納地方幸甚臣民幸甚具本專差承差呂海親齎謹題請 旨

計開

一清仕籍以杜欺罔臣聞孔子答子路之問事君曰勿欺也而犯之至哉斯言萬世人臣之律令也蓋人臣之節莫大於不欺一有欺心不惟

他美莫贖而其行事施爲之實終必至於敗壞
亦無美之可稱矣昔寇準舉進士不肯增年曰
準方進取可欺君邪李君行不許了弟貢開封
戶籍取應曰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然則士
君子筮仕之初乃終身履歷之本於此而或欺
焉不得謂之忠矣伏見戶部掌天下之財賦今
天下財賦之所出者莫多於浙江江西二省并
直隸蘇松二郡　國朝　舊制前項二省二郡
人不許任戶部官雖辦事進士歷事監生當該
吏典亦皆不許所以絕交通防隱匿者甚至但

二省二郡之人或因軍匠或因富戶寄籍他處
者筮仕之初明報原籍而兼寄籍者固多止報
寄籍而遺原籍者不少　命官授職或在戶部
或在本省所宜自陳改正乃猶隱忍冒榮揆之
舊制其可乎哉近如鎮江府推官陸巘本非隱籍不
自力陳卒以劾調是其一也竊嘗論之士君子
發身科目儋爵食祿隨所任使皆是王臣皆是
王事不在戶部豈他部皆非美官不在本省豈
他省皆非善地就使皆非美官皆非善地人臣
事君豈當擇而爲之乎況禮不忘本尤爲古人

所重故蘇轍生於眉山而題其集乃曰欒城朱
熹生於尤溪而稱其邑必曰新安此猶平時自
處然爾至於事君之際又豈肯因襲隱避如今
之人乎臣竊原各官不報原籍初亦無意後因
科場刻錄銓曹投狀已定遂忘改正至累大節
若不許其改過圖終將永無自新之路亦非
國家至誠爲治成就人才之意伏願　聖明以率
由　舊章爲念特　勅該部計議合無通行內
外各衙門官員有原係二省二郡人見任戶部
并本省官者許半月之內自陳改正如或不肯

自陳則是怙終在內許科道官在外許巡撫巡
按等官糾舉治以欺罔之罪仍降遠方叙用今
後出身人員赴部投狀者務報原籍寄籍明白
毋仍欺隱庶幾臣子忠實之風流布中外
祖宗經世之典亦不因人沮格矣
一節起運以充歲支臣聞截長補短雖巧匠亦
多苦心量入爲出在平時固所當講竊見河南
一省　親王　郡王并鎮國等將軍郡縣主等
儀賓三司并府州縣衛所長史司等衙門官吏
師生旗軍校匠人等祿米俸糧以一年歲支計

之共八十五萬四千八百九十石所屬府州縣
額徵夏稅六十一萬八千六百四十五石秋糧
一百七十六萬八千六百一十五石以一年歲
收計之共二百三十八萬七千二百六十石今
起運稅糧一百六十二萬一千九百七十九石
存留之數不過七十六萬五千二百八十石比
之歲支是虧少成化七年陝西黃河套用兵暫
將河南存留食糧改運榆林成化十九年北虜
犯邊又將京倉黑豆改運邊倉是皆一時權宜
非定例也因循歲久未蒙復舊其存留數內又

多逃移拋荒蒙　恩蠲免雖嘗勸募開耕未肯
盡從名額固存實多虛數加以水旱災傷年年
減免雖有屯糧不勾一歲之用且如弘治元年
存留有徵不過四十二萬六十八石弘治二年
存留有徵不過四十六萬六千五百八十六石
弘治三年存留有徵不過四十二萬三千四百
六十一石以三年歲支計之通少八十二萬八
千九百七十五石其弘治四年及成化二十三
年以前者又不在數是以　王府并衛所官軍
校匠俸糧經年缺欠告急求哀匪朝伊夕固嘗

設法補支尚欠數十餘萬查得天順七年夏秋
稅糧起運一百五萬四千四百五十石存留一
百三十萬九千六百九十七石歲支之外尚存
七十餘萬是以官廩常充民生樂業雖有水旱
亦不爲患比年以來起運歲增存留歲減上下
焦熬而公私日以困矣且先年分　封止是
周　唐　伊　趙　鄭五府今則又增　崇　徽
二府矣先年祿米不過七萬一千六百三石今
則增至二十五萬五千八百七十五石矣先年
兌軍不過十萬石以後增至一十五萬石今又

增至二十七萬石矣地不加闢民不加多賦不
加益而　宗支日蕃供億日衆起運存留不復
舊規而欲歲計之足倉廩之盈民生之遂軍伍
之充其亦難矣竊惟汴洛自古都會之所其地
四通八達表裡山河內可拱護兩京外可控制
列郡比之三邊尤爲重要然居天下之中有事
則首當調發所宜重農積粟養兵蓄銳以備不
虞比因承平歲久遂若無事凡閭閻疾苦腹心
利害多未之思是以起運稅糧比之先年增多
五十六萬七千五百二十九石今土地所產不

過禾麻菽麥之類而所徵價脚乃係銀錢又非
民間所有之物故催徵之際米糧騷賤以遠近
價脚計之大率三石以上方致一石民財既竭
軍餉亦空一遇饑荒即成流殍稍有緩急將何
倚賴近在腹心其患有甚於三邊者是又不可
不深慮也去秋七月臣以前項官軍人等缺欠
俸糧數多無從措給檢出布政司成化十九年
奏討河東運司該支小民食鹽未支欲望
聖明准令委官帶領軍民自去捞辦變易銀兩折補
俸糧　奏行戶部會官擬奏戶部行仰荷

聖明特賜　俞允今又七月矣未蒙明示且前項小
民食鹽例該關給非是分外希求敢再瀆及伏
望　聖明憫中州生靈之困廣一視同仁之心
特　勅戶部查照天順七年事例將本省弘治
六年以後夏秋稅糧少派起運多與存留邊倉
并兌軍糧仍改原派郡縣運納其前官軍人等
未支俸糧更乞檢臣前奏早賜施行庶使倉
無匱乏之憂道路省轉輸之費軍餉不缺而
力日以裕矣足食足兵莫此為急伏乞
聖明少留　神慮

一肅閨闈以正　宗支臣聞天下之治正家為
先妾媵無數教人以亂自古人君隆敎化厚風
俗者未嘗不以是為首務也洪惟
聖朝家法最正凡在賤流不許狎近所以明冠屨之
分嚴內外之別者度越漢唐遠甚故百餘年間
治隆俗美無間然也近者獲覩臣僚議處
慶成王子女之事欲候請　封之日令三司長史
教授等官從實保勘御史覆奏杜漸防微誠為
遠慮臣愚以謂治其末不若正其本慮其終不
若謹其初前代諸王就封嬪御皆有名籍貴稽

考也今　宗室嬪御既無一定之規　國家禮
制又無稽考之文比年以來多有不自貴重收
買娼妓并不良婦女以致閨門不清生育無別
物議悠悠職此之故若不因時立法預圖保全
豈　祖宗列聖撫大裕後之初意哉伏乞
聖明斷自　宸衷參以　廷議今後　郡王并鎮國
將軍中尉嬪御合無量其爵秩之崇卑限以名
數之多寡必選舊族清門必求家法女德本府
奏　請于朝下禮部勘明然後以禮聘娶仍具
名覆奏以後生有子女本府照例奏

聞要見某係某出仍下禮部轉行巡按御史公同三
司長史等官查勘如其毋不係曾經奏勘有名
之人另為區處若係媚妓并收買不良婦女所
生未不授　封庶幾閨閫肅清　宗支不紊嗣
續皆賢宗保天祿矣
一寬民力以脩馬政臣聞兵政莫急於馬然養
馬者民故欲修馬政必先寬民力則民得安生
而馬亦蕃息矣苟不恤民之儉而惟馬之求臣
恐二者俱失非計之得也謹按河南開封衛輝
彰德三府自正統十一年始寄養馬各年起俵

備用印記搭配買補陪償俱與北直隸山東無
異但直隸論糧養馬每一丁養兒馬一匹三丁
養課馬一匹就免應納稅糧之半又有草場供
其飼秣河南論丁養馬雖五丁養兒馬一匹七
丁養課馬一匹而糧差不減止是陳州項城縣
各有草場其餘州縣俱無收養之地加以
宗支繁衍府第衆多但有餘地即被　奏討合用廚
役校尉禮生樂舞生齋郎等役雖養馬之家下
兒僉充後占數多丁力日耗比之直隸人民輕
重不同山東府州縣養馬雖亦論丁然與黃河
隔遠無墊溺之災分　封　親王不過　曾
德二府而　德府祿米又係江南郡縣兼納而河
南開封所屬迫近黃河如蘭陽縣城一夕墊溺
遂成巨浸衛輝之獲嘉新鄉二縣南臨沁水北
枕衛河胙城縣沙鹼盈望生理蕭然輝縣與彰
德之安陽湯陰二縣西達太行土薄石厚滋州
東有滏河積沙成阜臨彰縣南有彰河泛濫不
常築堤防患在在有之合用人夫動以萬計雖
養馬之家不免借倩至於　王府供億尤為浩
繁皆出本省又無江南郡縣之助比之山東人

民勞逸不同所宜深恤民隱量分等則乃與北
直隸山東通例筭駒兒孳牧種馬一有倒失隨
即買補相因無窮孳生馬駒今年印記明年搭
配又明年筭駒相繼不絕筭駒之中有定駒而
未成者有顯駒而墜胎者總為虧欠俱在陪償
官吏畏責未免造併小民賣田産鬻男女以充
其數苦不可言且買補之例本為防奸立法然
倒失之中有老病而自死者虧欠之數亦有墜
胎而未成者事非得已情或可容論者拘於舊
例皆謂馬政宜然不思寬民之力則民得安生

而馬亦蕃息无馬政之善者臣嘗伏覩成化元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恩詔明載各處孳生種
馬三年收用一駒永為定例中外臣民罔不胥
慶曾未幾何又以臣僚建言仍復二年一駒之
例有旨　先帝子惠困窮之心甚可惜也矧今
河南旱潦之餘瘡痍未復所在荒凉又非別省
富庶之比若不因時變通預為休息誠恐民不
堪命愈益流亡其於馬政不無有虧伏望
聖明軫念河南不係原坐養馬地方特
勅該部計議合無將開封等府州縣原寄養孳牧馬

匹俱以弘治四年見在之數定為原額仍照先
奉　詔書三年一駒永為定例每年該俵備用
馬匹比之北直隸山東亦已量為寬減照依南
直隸事例每匹折納價銀拾兩若種馬年至一
十五歲以上因病例死即申太僕寺分管寺丞
驗實變易價銀入官於在群兒馬課駒內給與
領養免其陪補其虧欠馬駒若係墜胎而未成
者亦行本寺分管官勘明每匹量追銀二兩或
三兩傾成大錠轉鮮本寺收候買馬以備後年
調用庶幾與直隸山東輕重相得勞逸相停

力稍寬而馬政亦無不舉矣

一懲奸慝以崇名教切惟明刑弼教古之義也
國朝律令懲惡勸善固有輕重之殊而
祖宗　列聖刑期無刑之心實與古帝王同一致也
但律者國之常刑明以弼教萬世不易例者時
之變法權以濟事則當隨時以處中焉謹按舊
例武職有犯竊盜掏摸盜官畜產白晝搶奪姦
宿軍妻行止有虧敗倫傷化及為事脫逃者俱
問發原籍為民若無原籍并係外姻親屬者於
本衛隨住懲治姦慝扶植世教可謂嚴矣但人

心玩法恬不知戒遞犯之徒往往接迹於問刑
衙門無他以其發遣之後即許子孫承襲富貴
不離其門豪縱得以自恣故爾夫教以斁倫為
重故不孝不睦內亂之刑載於十惡常
赦所不原蓋為世教慮也今犯敗倫傷化至死者不
問罪之重輕悉許子孫原衛襲職若毆大功以
下尊長妻之父母篤疾毆兄姊伯叔父母姑外
祖父母至刃傷折肢瞎其一目者未曾致命情
犯稍輕猶之可也其謀殺故殺毆死姦淫并毆
罵祖父母父母者比之強盜情犯尤重今犯該

强盜者子孫雖許襲職仍調邊衛差操而前項
敗倫傷化重犯乃得原衛承襲似於世道無所
勸懲恐非　國家明刑弼教之本意也又按新
例武職有犯非法用刑打死人命者俱照文職
酷刑事例革職為民本人身死方許相應之人
襲職今犯該竊盜等項罪名者比之酷刑亦不
為輕若不待其身死就令親屬承襲揆之前例
似乎輕重失宜緣係名教所關故敢僭及伏望
聖明深惟化理之重特　勅該部計議合無今後武
職有犯敗倫傷化至死者正犯如律若係謀殺

故殺毆死姦淫并毆罵祖父母父母罪名者子
孫雖許承襲仍照强盜事例調邊衛差操原係
邊衛調極邊衛分若係本身獲功不許承襲雖
其祖父母父母自願息詞幸蒙
恩宥得全首領足矣應襲之人亦宜一體調衛若毆
大功以下尊長妻之父母篤疾毆兄姊伯叔父
母姑外祖父母至刃傷折肢瞎其一目者仍於
原衛襲職其徒流以下及犯竊盜掏摸盜官畜
產白晝搶奪姦宿軍妻行止有虧為事脫逃者
仍發原籍為民及本衛隨住應襲之人亦照酷

刑事例務待正犯身死方許起送承襲所貴法
令嚴明人知警懼雖其為惡之心未能遽革而
於　國家明刑弼教之意亦小補矣
一專將守以靖地方臣聞將必知兵兵必知將
古今之通論也蓋兵將相知則緩急可以調發
而無失機誤事之患使或將在此而兵在彼則
情志乖違不相知矣平居無事猶之可也有警
之際變化倏忽而欲循常以遥制之失機誤事
勢所必然洪惟我　朝邊防最悉凡有要害皆
設衛所守禦尚慮緩急失宜復

命大將以統御之如靖虜平蠻等將軍是也宣府大
同遼東榆林等處總兵官亦皆各守信地平居
則操練軍馬有警則相機策應
廟筭　神謨所以慮患者至矣書曰有備無患此之
謂也謹按湖廣一省地方廣遠鎮遠等衛接連
貴州永州等衛接連廣西郴州宜章等千戶所
接連廣東施州等衛接連四川俱係要害去處
往因邊備少嚴蠻夷乘虛入寇衛所官軍各自
為保遂被破壁圍城阻塞要衝動勞王師征勦
數年始克平定用是專設總兵官掛平蠻將軍

印在於常德府住劄欲其往來撫恤士卒操練軍馬遇警即應以靖地方非有重務應與鎮巡等官會議不輕到湖廣城內故事俱存可覆按也自成化十九年前總兵官王信始用布政司官銀買宅專在湖廣城內住劄繼其後者亦祖信計住劄湖廣相距各境要害近者一千五百餘里遠者二千五六百里間遇賊情緊急飛報不及衛所出軍截殺或以衆寡不敵或以常變無拳多致失誤如近日永州郴州賊是也況今貴州廣西蠻夷倡亂正係命將出師之秋接境

去處亦當戒嚴而總兵官仍在湖廣城內住劄臣愚以爲不便昔趙充國以漢廷元老將兵擊先零羌猶曰兵難遙度其不輕率如此今之總兵多係勳胄雖軍旅之學得於家傳然其料敵制勝之謀恐亦未能盡踰充國也乃擇便利以居欲於數千里之外遙制衛所機宜甚可慮也

臣嘗歷任湖廣布政司參議九年頗識其故今日之事不敢隱默伏願

聖明察先年建置之由鑒近日遙制之失特勑該部計議合無仍令總兵官專在常德府住劄往來前項地方撫恤士卒操練軍馬務使士識將意將識士情遇險守要常若對敵脫有緩急隨宜策應必若臂之使指無不如意矣

少司空主一徐公奏議卷之四 終

少司空王一徐公奏議卷之五

災傷乞免稅糧疏弘治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臣恪謹

題爲地方水旱災傷事據河南布政司等衙門會呈節據衛輝府所屬淇汲輝新鄉獲嘉胙城六縣彰德府所屬磁州武安林涉安陽臨漳湯陰七州縣懷慶府所屬溫孟脩武武涉河內濟源六縣并彰德府各申呈本處地方平坦低窪若少沙岡高阜者多弘治五年二月以來屢得微雨二麥頗收人民趁時播種黍穀黃黑豆等未

俱已出土滿望收成不意五月初旬以來正當吐秀之時天道亢旱將高阜田禾盡曬枯槁平坦去處亦皆萎黃間有低窪吐秀一二又被狂風吹刮不成子粒即今立秋已過後雖得雨亦難救濟人心驚惶俱思逃竄本年秋糧馬草無從辦納行間隨據開封府申稱祥符封丘杞縣陳留原武五縣自今年五月下旬及今八月初旬節被黃河泛漲衝決堤岸平地行船致將近河里分穀黍等苗盡行淹沒本年秋糧馬草辦納不前等因各申呈到司轉呈到臣會同鎮守太監藍忠巡按御史王槐議照彰德等府衛土俗民風最勤稼穡但多沙阜不耐旱乾故五六月之間亢旱苗即枯槁雖在低窪亦被傷損開封府所屬祥符封丘原武杞縣陳留五縣比之先 奏蘭陽等縣雖不當河下衝然亦迫近河次兩岸田廬常被淹沒今又夾于孫家口勢益泛濫困苦餘生已多流徙糧額雖存實難追併伏望 聖明軫念地方生靈之苦乞勅該部合無將該司所呈前項府衛州縣今年被災糧草行委布政二司官員從公踏勘隨其重輕

量與分豁庶使民困得以少蘇國稅亦易完納未敢擅便具本順差舍人揚淮親齎謹題請 旨

缺官疏弘治五年九月初一日

臣恪謹

題爲急缺方面官員事據河南布政司呈開本司左參政徐政弘治五年八月初十日蒙臣問發爲民所有本官員缺理合呈乞轉達銓選等因到臣案照先准刑部咨爲風憲官擅作威福挾勢受財有乖憲體事已經遵奉

汲輝新鄉獲嘉胙城磁州林涉安陽臨漳滏陽武安溫孟修武武陟河內濟源一十九州縣多係沙岡高阜今春喜得時雨耕種殆遍不意五月初旬以來亢陽不雨又被旱災秋成失望亦乞存留掌印首領官撫恤等因到司轉呈到臣會同鎮守太監藍忠巡按御史王槐議照開封府所屬蘭陽等八州縣委被黃河衝決淹沒田廬衛輝等府所屬磁州等一十九州縣俱被旱災赤地遍野即今民亦缺食張口待哺歸德等一十二州縣今歲災患雖輕不曾勘報然皆迫近河道見蒙 簡命廷臣前來整理合用人夫椿草動以萬計非得府州縣掌印等官分投賑濟設法處置誠恐緩不及事伏望

聖明以河患未平民生未遂為心特

勅吏部合無將前項被災彰德等四府掌印并州縣掌印首領官存留辦事止令本府首領官吏帶同各州縣吏齎捧須知文冊赴京朝覲庶使被災人民得遂安輯治水工程亦易就緒具本順差合人牛成親齎謹題請 旨

星陳修省疏弘治五年十月

仍俟事理將徐政問發為民去訖今據前因看得開封府所屬蘭陽等縣河患未平彰德衛輝懷慶三府所屬州縣俱有旱災撫恤濬治惟在得人所據前項員缺不宜久曠加蒙

准奏乞 勅吏部照缺推選練達老成之人前來管事庶使政務克脩民生有賴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李綸親齎謹題請 旨

災傷乞留官員賑濟疏 弘治五年九月

臣恪謹

題為地方災傷乞留官員賑濟事據河南布按二司呈據開封府申稱所屬蘭陽儀封考城祥符杞縣原武陳留封丘八縣俱近黃河弘治五年四月中旬以來節被黃河泛漲所種穀豆等苗盡被淹沒民不聊生乞要賑濟陽武延津二縣俱近金龍口衝決堤岸見要修築歸德夏邑永城虞城寧陵五州縣俱近飲馬池鄭州滎澤汜水河陰中牟尉氏七縣俱近馬家渡口渰塞河道皆當疏濬正係緊關用人之際誠恐各該掌印并首領官須知赴京不無誤事中乞轉達行間隨據衛輝彰德懷慶三府各申所屬淇

臣恪謹

題爲星隕事據汝寧府信陽州申弘治五年九月十九日戌時初三刻忽見大星一團紅光照天自西北行止東北而隕隨即消散有聲如鼓纔據守備汝寧等處地方署都指揮僉事董昇并汝寧府亦將前事各申呈到臣會同鎮守太監蓋忠巡按御史王槐議得星麗于天各有攸屬今隕于地而有聲乃臣等不職所致除省躬補愆用祈消弭及行都布按三司一體痛加修省勉盡職業省刑薄稅練兵捕盜以安居民以靖

地方外具本順差承差唐宏親齎謹題請 知

患病方面官員疏 弘治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臣恪謹

題爲患病事據河南布政司呈准本司分守河北道右參政江璞咨照得本職原有心疼病證爲因今年齎進 萬壽聖節表文赴京回還一路感冒暑毒前病復作氣不升降一向調治不痊至本月又行力疾出巡前病愈加日甚一日兼以心神健忘昏憒如夢雖間或有時清用於事十忘八九委的不堪任職居官切惟俸祿所以

待賢才必稱任使而後可今本職病疾交攻已是不稱任使若再留戀不忍舍去非惟有辜

朝廷任使之意抑亦虛糜俸祿自取伐擅之誚爲此今將本道原行文卷合行移咨本司煩爲轉

呈巡撫巡按照例放回致仕等因備呈到臣駁查間隨該總理河道工部左侍郎兼本院右僉都御史陳政行委本官相看鳳陽府河道就彼回還原籍去訖參照該司所呈右參政江璞咨稱患病要行照例放回致仕一節非臣所敢專擅乞 勅吏部查勘定奪具本順差承差馬寬

親齎謹題請 旨

保薦賢才疏 弘治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臣恪謹

題爲薦賢以便安民事伏惟致理之道安民爲先報 國之忠薦賢爲大昔伊尹以一夫不獲爲時予之辜孔子以藏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爲竊位臣雖愚昧自髫歲受讀即知服膺茲又荷蒙 聖明擢居臺憲 特降 璽書付以安民之責夙夜夔勤勉圖補報敢忘前訓有負 洪恩竊照河南地方水旱相仍而河北道

所屬彰德衛輝懷慶三府爲甚北連畿輔西接
太行缺食人民流離失業雖發帑廩所濟有限
民貧盜起自古爲然必得分守分巡往來安集
方保無虞今河南布政司分守右參政江璞既
因患病回還原籍新除左參政李崙又因原任
隔越未到雖經暫委管糧左參政李濬帶管奈
緣徵輸例嚴通省州縣皆當親歷終歲奔馳靡
有餘暇常守於斯未免有妨職務若待新選官
來誠恐又如李崙不即赴任倘有緊急不無誤
事看得按察司僉事張鼐宏遠之器敏達之才

操履謀爲皆出人表僉事劉俊律身清慎蒞政
嚴明雖遇艱險勁直不回之二臣者皆蒙
列聖甄陶之化發身賢科歷仕中外居風憲則激揚
得體在郡縣則撫字有勞夙績彰聞累經巡撫
巡按等官薦舉亦一時之賢才上不負 朝廷
下不負所學者也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勵精圖治進用人材惟恐不足按察
司僉事有陞按察使者同知知州有陞按察司
僉事者因能授職不拘常格真古帝王立賢無
方之高致也臣敢不仰承

德意以舉所知乞 勅吏部再加訪察合無比照前
例於張鼐劉俊二員內推選一員陞河南布政
司右參政及於臣先次旌異同知梁澤知州邵
寶孫賓彭綱四員內推選一員陞河南按察司
僉事俾之補缺管事奮圖治功不惟饑饉之民
得以就便安集而微臣以人事
君之忠亦庶乎其少盡矣具本順差承差馬寬親齎
謹題請 旨

災傷乞停清軍疏 弘治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臣恪謹

題爲地方災傷乞免清理軍伍等事據河南布政
司等衙門會呈抄蒙本院案驗爲地方水患事
准兵部咨該浙江湖州府知府王珣等奏稱本
府烏程等縣災傷乞將見徵一應錢糧軍需各
項勘合詞訟清出該解軍匠暫爲優容待豐年
照舊等因奏送到部照得浙江杭嘉湖紹四府
并南直隸蘇松常三府北直隸大名府河南彰
德衛輝懷慶三府并開封府所屬蘭陽儀封考
城三縣及山東布政司所屬委的水旱災重人
民缺食荷蒙 皇上軫念特遣大臣前去巡視

及降　勅巡撫等官督屬賑濟　仁惠普施民實仰戴方當待哺之際凡百征徭賦稅俱暫停止若將清出軍丁就令起解未免貪點長解措辦盤纏愈增困苦人不聊生必致逃移合無本部通行前項地方災重巡撫巡按及清軍御史各將清出該解軍丁并未清軍戶俱候弘治六年夏秋成熟之後起解清理其餘無災并災輕州縣照舊督屬清解等因題

准備咨案行到司除欽遵外切照所屬衛輝懷慶彰德三府蘭陽儀封考城三縣清出軍丁既蒙暫

免起解其餘河南等府洛陽等縣亦有災傷比因中報後時不敢通奏參讀見今黃河爲患蒙遣大臣修濬勘得地名孫家口楊家口車船口新衝河道并飲馬池新開河道合用人夫八萬名俱派所屬起倩里無虛户尚且不敷兼以所屬地方自八月下旬以來並無雨雪地土乾燥二麥俱未播種雖有黃河退灘間種一二又被連日風沙埋沒苑盡經今以後或得雨雪來年豐歉未可預期人心驚惶多欲逃移若將清出軍丁再令長解查補不無愈加困苦合無將河南等

四府并汝州比照衛輝等三府清出軍丁俱待弘治六年秋成豐稔之後照舊起解等因會呈到臣隨據　崇府長史司呈據汝陽等縣軍民等籍佃戶王聰等狀告本年正月至三月得雨二麥長成吐穗又被霧露傷耗至五月大雨河水泛漲多被淹沒已割在場亦被風刮無存至六月大旱所種穀豆又被乾死及蟲啃食傷有失秋望告乞分豁子粒等因啓奉

親王令旨秋夏子粒通共免四分欽此欽遵備呈前來會同鎮守太監藍忠巡按御史王槩議照

衛輝等府所屬淇汲等縣開封所屬蘭陽等縣俱因災重仰賴　聖明撫恤民隱減免糧差該清軍士亦免起解　恩至渥矣但浙江災傷止是杭嘉湖紹四府南直隸蘇松常三府北直隸大名一府清軍御史俱蒙取回今河南所屬不過八府州已是四府有災其祥符縣孫家口至銅瓦廂一帶地方原係沃野經賦所出自弘治二年衝成大河兩岸橫流常有三四十里上溢原武封丘下及陳留杞縣俱有此災已嘗備情奏陳未蒙踏勘至於歸德夏邑永城等州縣又當

黃河下流常被淤沒河南汝寧等府州亦有旱災但因近年蠲減駁徵之例似乎太寬雖奏災傷往往不蒙分豁累及官司遂不敢言以故閭閻疾苦未能上徹　九重非無災也臣等亦不敢一一引證且如　崇府莊田

欽賜有限歲計所入料亦不多若非汝陽等處實有災傷豈有便將子粒通減四分由此觀之則被災四分以下州縣不敢輕言也明矣況又調發大衆整理河道雖在中戶不免起倩椿草口糧動以萬計加之數年積欠一時併追官廩益虛

市價翔湧比之浙江等處尤爲繁難矧自八月下旬以來雨雪俱無所在二麥尚多未種間有種處又被風沙吹壓就使明春得雨已非全稔而況不雨又未可期將來之慮尚難逆料若令清軍御史仍舊清解困苦難堪必多流徙及照祥符等縣被災地方近因相看河道親見居民廬舍猶在水中衆口嗷嗷亦當爲之處置非但各司所呈而已伏望

聖明以地方爲心生靈爲念特

勅該部計議合無比照浙江等處事例暫將清軍御史取回其汝寧等府州縣該清軍士亦照衛輝等府俱候豐年清解仍將原奏祥符等縣被災糧草照例行委按察司官從實踏勘隨其重輕量與分豁庶使民生有賴糧運易完未敢擅便

真本順差承差馬寬親齎謹請　旨

處置山場疏　弘治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臣恪謹

題爲裝詞恐嚇巧造人罪擅革

欽賜莊田事准本院咨該本院題該徽王奏稱　汝州魯山縣地名上湯等處出產柴薪已經奏

准擬付管業本府差人在河道下湯隆興寺遇有商放出木板量留一分與收買木板俱在寺內河岸梁放被縣丞張珩容隱老引客商汪壽等久住山澤任意爲非偷採山場木植貨賣分利肥己養成大惡將梁放木板放火燒毀及將般運木板并顧人銅錢食米口袋搶奪去訖又設計暗令汪壽等將門副高清採打陵辱其知州彭綱通同豪商汪壽等狀持教官張珩添飾浮詞妄擬恐嚇等情未奉

旨王所奏的事情　着都察院便看了來說欽此

欽遵本院看得所奏事情合當勘問但原撥山
場稱係河南都布按三司曾經委官勘結事理
今奏燒毀搶奪板木毆打門副窩隱流民等情
干碍人衆俱各在彼其分守分巡事有嫌疑難
以委勘必須就彼另委無碍官員會同勘問方
得胡白合無本院備行巡撫都御史徐恪會同
巡按御史武清督同都布按三司無碍公正官
各一員即便親詣彼處提弔事內干問人卷及
提縣丞張珩并商人汪璽游廣等及校尉裴鑑
連剛等各到官逐一審勘務秉至公斷以人義

其山場地土應該 王府管業者仍前收管不
必更張應該民間原有者照舊執業不許虧損
其抽分商民板木有無事例應否存革及燒毀
搶奪板木毆打等項一應事情是否虛實從公
勘結干碍內外官員應提問者就便提問應參
奏者徑自參奏有罪人犯依律議擬情輕之人照
例發落情重及係 王府官員通行奏
請發落等因題奉
聖旨是山場已撥付王府管業這 厮每如何逞兇
欺毆內官燒毀搶奪板木好生無理 着各官

務要從公勘問不許偏徇欽此欽遵備咨行間
續准本院咨爲乞 恩處置山場事該本院題
看得巡撫都御史徐恪巡按御史武清各奏前
事緣與 徽王所奏事干一連合併勘問但各
官又奏稱要將原窩住流民行令督發各還原
籍安業中間不願還鄉者許於魯山縣附籍當
差如有依倚官校潛住者發邊衛充軍及參稱
本府門副高清內官郎鳳軍校李昂等左長史
范政右長史郭孟堅俱合提問一節緣
徽王所奏即今已經奏行彼處巡撫巡按等官會

問未報難便擬奏施行合無本院仍行彼處巡
撫巡按等官公同鎮守太監藍忠查照先今事
理督同都布按三司原委官員將先後各奏情
詞併勘明白其山場應該
王府及民間原有者各照舊管業抽分板木并火
甲看守及窩住流民應該禁革發遣附籍并各
項事情逐一從公議處停當不許偏徇干碍職
官應提問者提問應參
奏者參奏提問有罪人犯依律議擬情輕之人照
例先行發落仍將審勘議處過緣由連情重犯

人并干碍内外應提官員通行具
奏定奪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又行備咨
前來案照先為前事已將分守分巡右參政等
官江璞等會勘過本府官校人等招集疏民越
界抽分擾害商民等項緣由會
奏去後今准前因公同行撫河南都布按三司呈
各准本司委官都指揮僉事王杲左參議顧餘
慶僉事常軌咨開會問得犯人李方招係河南
汝州魯山縣軍籍成化十九年間
徵王將本縣迤南明山口等處山地俱作空閑山

塲廣開四至奏要採打柴炭蒙工部奏行巡撫
巡按并都布按三司等官踏勘得明山口等處
俱係民間祖產止有本山月落坪一處東至碾
兒坪一十五里西至掛鼓樓二十里南至南召
縣分水嶺一十五里北至李子峪五十里空閑
奏蒙撥付本府管業成化二十二年有本縣今
在官民彭讓未到官泰和等一十二戶思得原
撥本府地界內有各戶納糧地土共該稅糧四
十五石六斗一升有零未蒙除豁且告本縣倘
申本布政司轉行長史司
啓蒙准作祿米地土仍令彭讓等佃種就行立為
王莊差今在官校尉李昂裴鑑連剛跟隨內官郎
鳳前去看守莊田成化二十三年月日不等有
今在官江西上高縣民李華清直隸休寧縣民
汪璽同弟汪拳并木到官伊縣民游廣各給文
引前去本縣地方并嵩縣沒大鎖等處收買板
木販賣俱在上湯中湯下湯隆興寺河口經過
有郎鳳李昂連剛裴鑑明知界外地方各不合
要行私自抽分就在本寺住劄將汪璽等所放
板木及小民所採匾擔掃帚橡子楮皮等物俱

指作本山所產用強抽分又不合將方等逐趕
出山招引流民杜宣等七十一餘戶為佃戶種
各戶莊田及將今在官本縣民孫剛臨河池塔
捌占作抽分廠堆放木植方等不由節告上司
行文禁約弘治元年月日不等有汪璽汪拳等
具告本縣寄籍西十里保當差本年十二月內
有已問發軍校李英盧仁見得抽分有利各不
合妄將上湯中湯下湯一帶河口俱作原撥山
塲界至及要將經過板木存留一分并差地方
火甲協同看守撥置　本府就令李英為本府

仁齋棒　奏送都察院備行巡撫楊都御史巡按文御史案令布按二司守巡等官行委寶豐縣知縣顧景宏會同本府右長史郭孟堅審勘李昂等因見顧景宏係是別縣官員不知原撥界至將下湯等處妄作界內供報申蒙分守官處看得前項河口所放枋木不係本府山塲所出駁委本府知州彭綱仍同郭孟堅踏勘問郎鳳幷李昂等各不合不候勘結仍前越界攔截抽分後各官會同拘集孫剛幷未到官崔剛等到官審勘得本府山塲設立

王莊自有軍校看守客商人等誰敢擅入隆興寺河口所放枋木俱係沒大嶺等處採取背負一二百里纔至河口等候水漲撐放發賣以給衣食辦納糧差並不係本府原撥山塲所出地方火甲各有本等糧差難令協同看守取供回報間有郭孟堅見與所奏不同不合不肯會案徑回本府致蒙又將前項河口抽分緣由奏行巡撫巡按案令巡守等官仍委彭綱及改委本府左長史范政同到河口拘集孫剛等到官覆勘相同有范政明知前情是實亦不合不肯會案

歸結弘治四年正月內本府仍將前情及又將沒大嶺等處俱係原奏地方不料踏勘開除郎將月坪作數撥付奏行巡撫巡按仍令巡守等官會勘李昂連剛各又不合郎將未到不知貫籍流民楊寬楊清等一百餘戶及將杜宣與一般佃戶王宣戴剛崔仲得等私編火甲又將今在官老戶陳良亦不合依聽立爲莊頭老人幫助抽分本月二十一日夜被不知名人將本府原抽枋木暗行放火燒毀一向訪無顯跡證驗本年三月內方亦將前情幷不合添捏鎮撫李

廣內官郎鳳每年問方等一十二戶并杜宣等七十三戶共收銀八十四兩外餘銀八兩四錢每田四畝草錢四文共錢一萬六千八百文絲二十斤木耳八十二斤黃麻一百六十斤臘肉收錢八千四百文名雖公用其實侵欺等項虛實情詞親自寫本奏行按察司轉行分巡官勘問提人間本年四月二十八日本府差門副高清前去管莊令裴鑑先打前站到於本縣報知今在官比時署印縣丞張珩要宿布政分司就行辱罵張珩因懼本府威勢不敢回言有今

在官主簿鄒文顯勸送公館住歇次日起程帶領今在官佃戶王聰并未到姬得成等四十餘人俱到隆興寺住坐仍行抽分本年六月初二日李華清汪璽汪拳等共撐放板木五十弔在前河口經過高清裝鑑李昂連剛各不合强將各人板木每弔抽揀好板一塊李華清板八弔不肯依數抽分止與七塊高清惱怒將伊打罵汪拳不忿高清因恠伊兄汪璽日前告狀不合就令裝鑑等亦不合依聽將汪拳綁縛赴府拷打逼令妄供汪璽李華清并方放火燒毀堆垛

板木等情監禁不放本月初四日本府差佃戶王聰姬得成及已故李政將原抽分板木五弔運至鈞州城南先將二弔送府收用其餘二弔被水沖漲衝無下落本月內李華清汪璽因見高清等將伊板木抽分及將汪拳扛擡本府拷打傷重監禁不放李華清將情不合添捏內官高清使令軍校裴鑑等搶去板木并銀磬網帽汪璽不合添捏裴鑑等搜搶汪拳隨身文引盤纏銀錢各等項虛詞混同告縣張珩不合不審虛實輒便申州通行家巡撫巡按等衙門具行

巡守官併勘有今在官本縣里老火甲榜志明等見得李昂等將流民栁寬等私編火甲恐被阻當糧差不服拘喚因而聚衆生事將情呈縣申州有知州彭綱亦恐流民積聚成患要行處置通申巡撫巡按蒙行守巡江參政張副使節行長史司提人占恪不肯發勘本年八月二十五日該司因見汪拳傷重恐怕致命啓知本府將前取供虛供連人攙扶帖送本縣仰差人挨拿汪璽李華清一同監候有江參政張副使親詣本縣差人守催委官范政啓蒙不令會勘

偕由回報各官督同彭綱并本縣署印鄰縣主簿栁宣拘集地方火甲里老孫綱等審勘得隆興寺一帶河口與本府月落坪山塘界至相離寫遠今要抽分并令地方火甲協同看守俱未相應客商所採板木亦係嵩縣山內採取與本府原撥地至無干及審得汪璽等並無放火燒毀板木驗得汪拳委被本府打重省令在外聽理通將勘處過并李昂鄧鳳高清范政郭孟堅等各有罪緣申會案咨關本司呈蒙巡撫徐都御史巡按武御史回奏間高清聞知懼罪又將

前情不合添稱本府原在隆興寺抽分用價買
到木板在彼堆垛俱被刀商汪璽等帶領人衆
盡行燒毀蒙行魯山縣追究不期掌印縣丞張
珩與汪璽等交結情熟公然不理差清前去管
莊就行訪察放火之人不期張珩發怒將
令旨擲碎在地罵稱徇畜內官油嘴火者又來打
擾及喝皂隸里老人等將校尉裴鑑等拏採要
行收監主簿鄒文顯勸解清見人衆只得躲避
隆興寺又被張珩暗令汪璽等糾集李華清等
百十餘人入寺行兇將清欺毆打傷看莊校尉

連剛等又將本山板木偷採編成簰筏一擁放
出隨將汪璽等拿獲送府審擬供稱原有官木
板寄隆興寺被汪璽李華清李方盡行燒毀又
捏張珩教令汪璽李華清誣告官校搶奪財物
及令地方火甲白玉等帶領汪璽李華清周習
云等將本府運至中途木板五百九十五根并
顧覓人李政等銅錢二百八十文食米一石有
餘布袋五條斧鑿三把盡行搶奪等項虛情朦
朧啓蒙本府奏行勘問間隨蒙巡撫徐都御史
巡按武御史各將前項會勘過緣由奏送都察

院仍行巡撫巡按公同鎮守藍太監案行都布
按三司委官併勘間又蒙戶部會官將巡撫徐
都御史應議事內所言各府私創抽分緣由奏
蒙　准擬通行革罷流民楊寬等聞知事發俱
各陸續回還方等俱遇蒙弘治五年三月初八
日　赦宥有本府紀善龔天錫亦將李英盧仁
撥置本府奏討前項抽分等情奏蒙司禮監等
衙門李太監等官勘問是實將各犯奏發充軍
范政郭孟堅郎鳳參提間節蒙本府乞
恩住提續該巡撫巡按看得前項抽分雖已革罷其

事未曾歸結行委王都指揮顧參議常僉事同
到本縣將方與李昂等一干人卷提吊到官會
審前情明白回報間本府疑是張珩駕空偏說
誣入府中人罪長史司備呈各官親詣鈞州提
弔方等人卷前來公同逐一查審得張珩並無
駕空偏說誣入人罪是的方等亦各輸情無異
實招罪犯外結得銀每兩值鈔八十貫招結是
實張珩等八名鄒文顯等七名招供相同議得
李方所犯除奏事不實輕罪外若告鎮撫李廣
每年問伊孖杜宣等收銀八十四兩等情得實

李廣合坐以非因公務科斂人財物入已者計贓以不枉法論各主者通筭折半科罪有祿人一百二十貫之上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今虛依誣告人流罪加所誣罪三等罪止律減等杖一百徒三年李華清汪璽若告裴鑑依聽高清拾伊銀錢扳木等物得實裴鑑合坐以白晝搶奪人財物為從減等律杖九十徒二年半折杖一百八十今止告裴鑑杖八十是實俱依誣輕為重反坐所剩杖一百減等各杖九十係剩杖依律收贖張珩李昂連剛裴鑑陳良俱依不應

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李方等俱犯在革前免科與供明鄒文顯汪拳彭讓係剛王聰楊志明姬得成各還職着役寧家生理照出本府原奏幷汪璽等各招搶奪扳木銅錢食米布袋及李方原奏李廣等每年科收銅錢絲麻等物俱虛捏贓未到范政郭孟堅鄧鳳高清等俱革前免科人並免參追倫招各呈到臣公同鎮守太監藍忠巡按御史王槐督同原委官員勘議得原擬

徽王月落坪山塲介于嵩召截長補短將五十里

物產裕饒足供歲用管莊人員常住莅着守人皆畏懼孰敢擅入偷盜其沒大嶺上湯中湯下湯及隆興寺河口等處山地俱係孫剛等各民祖產不與原撥界至相干合令照舊管業營生及查工部原奏事例如有官校人等越界侵占攪擾小民聽巡撫巡按等官拏問如律拗號示衆正恐撥給之後官校越界擾民以此立法防禁今商民所採扳枋等物俱係界外沒大嶺等處出產經年累月守候水發販賣亦欲少求錙銖之利以為科征養贍之需顧乃招集流民

越界抽分致令嗟怨已經

奏蒙會議革罷流民聞知事發亦皆陸續回還復業至於地方火甲本為弭盜安民遠慮自有本等糧差皆當應辦若令協同看守未免就彼役占有妨生業甚非理體所宜其隆興寺河口原堆抽分扳木因是差去人員擱怨流毒遂被不知名人暗行燒毀今看得汪璽等既非火所捕獲又無顯跡証驗況運回之數已至鈞州城南自被山水漂流亦非汪璽等搶奪及照內官鄭鳳門副高清幷校尉李英盧仁等貪圖小利越

界抽分結怨商民引惹詞訟高清又因張珩不
令歇宿分司小忿誣譖擲碎
令旨重情左長史范政右長史郭孟堅明知
王國素無抽分事例所奏不係原撥山傷阿順苟
容不行規諫承委會勘惟務撓延疑惑
王心屢瀆
聖聽論法原情固皆有罪但撥置情重人犯李英盧
仁先已問結奏蒙
聖斷發遣充軍長史范政郭孟堅內官郎鳳又該本
府乞

恩奏免提問未到門副高清與見問校尉李昂等俱
係犯在革前免科人犯別無議處事情除將原
問供明人鄒文顯汪拳彭讓孫剛王聰楊志明
姬得成先行發落仍將有罪免科人張珩李昂
連剛裴鑑李方陳良汪璽李華清羈候外緣係
節該奉
聖旨着各官務要從公勘問不許偏徇及本院題
准審勘議處具
奏定奪事理未敢擅便具本專差承差常宣親齎
謹題請

旨

存恤操軍疏 弘治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臣恪謹
題為分豁地方存恤操軍事准兵部咨該彰德衛
都指揮僉事鄭俊等奏稱地方災傷要將春班
官軍量為存恤及本衛旗軍王信等奏稱在衛
家口缺食不能度日等因各奏送到部合行移
咨查勘本衛地方有無前項災傷曾否具奏減
免該徵稅糧見在并京操旗軍是否因災困若
家口流移其月糧委否不得按月關支查勘明

白如果地方十分災傷旗軍備急困苦應該作
何存恤徑自議奏定奪若是災傷不重軍士可
過止是月糧不足嚴督該管有司務要設法措
置本色糧米或折色銀兩齊足公同該衛軍政
官員臨倉給散令其養贍家口衛所軍政官員
仍要時加存恤不許剝害致有流離及將春班
京宣操備官軍點補完足與領操官員管領依
限赴操不許托故等因備咨准此行據河南都
布按三司會呈各准掌印都指揮同知何忠左
布政使孫仁按察使高銓咨關議得彰德衛地

方去歲災傷甚重隣近州縣該徵稅糧已蒙差
官踏勘減免七分比與山東災傷相同其懷慶
衛守禦衛輝前千戶所被災尤重官軍雖未奏
言然困苦流移甚於彰德況一冬無雪至今春
三月將終尚未得雨致將高阜平坦軍民田土
二麥一槩旱傷又兼晝夜風沙吹壓低窪處所
間有一二麥苗亦皆萎黃不能長茂地土乾枯
秋禾未種四野赤地人心驚惶老少啼泣罹乞
賑濟若仍赴操不無逼迫流移愈加失所合無
照依成化二十二年河南等衛災傷事例將京

宣春班官軍存留本處操守俯加存恤庶使官
軍困苦得以少蘇及照彰德衛官軍俸糧例應
彰德府官倉關支本府地方連年被災倉廩無
積該衛官軍俸糧多未開支弘治四年布政司
已於巨盈庫一次放支官銀一千六百一十八
兩九錢五釐三毫潤布一千八百九十七匹有
零補作六箇月俸糧弘治五年本司又於該庫
二次放支官銀四千一百四兩七錢四分潤布
六百一十四匹五尺又行安常縣放支小麥一
千四百石零共補一十三箇月俸糧訖餘待派

徵今年夏稅存留該倉小麥內支補等因到臣
公同鎮守太監藍忠巡按御史王槐議得彰德
等二衛所地方上年被災俱重饑困流移委與
山東無異今又遭此旱荒赤地遍野非但夏麥
無成秋禾亦將失望所派彰德府倉夏稅小麥
亦難盡必有徵若將京宣春班官軍仍舊赴操
養贍資裝將何取給逼迫難堪必致愈加失所
況比來憨少冒法輕生往往糾合流逋窺間竊
發捕獲雖多未見弭息思患預防亦不可不爲
之計伏望 聖明軫念地方生靈之困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查照先年事例將前項衛所京宣
春班官軍暫留本處優恤守禦城池庶使窮困
少蘇警急有備具本順差承差常宣親齎謹題
請 旨

災傷乞免稅糧疏 弘治六年四月十五日

臣恪謹

題爲地方水旱災傷事據河南布政司等衙門會
呈節據開封衛輝彰德懷慶四府并汝州各申
本府州并所屬許鈞睢鄭四州祥符陳留太康
原武通許陽武滎澤河陰長葛新鄭陽翟縣汝

縣淇縣弁宣武彰德衛衛輝高縣守禦二千戶
所里老旗軍人等千生王興等連名具告稱本
處地方自弘治五年八月以來天道亢陽地土
乾燥不堪翻耕未得佈種二麥滿望冬雪可種
春麥不期三冬已滿一向無雪延今三月將盡
雨澤愆期地土高阜平坦者已無所望低窪去
處一二下種在地或間有萌芽或全未出土雖
有一二次微雨地土燥裂隨濕隨乾加以晝夜
狂風根科刮露沙土擁壓即今民間已是缺食
雖蒙上司賑恤已多逃竄若不告乞轉達分豁

該年夏稅絲絹子粒無從辦納又據開封府蘭
陽儀封考城三縣各申據安仁等鄉坊里老徐
剛等連名狀告本縣地方連遭黃河水患五穀
不收百姓艱難家業多被水衝房屋盡被泥淤
冷沙地土不堪耕種十分缺食民不聊生已經
節次告縣申　奏未蒙分豁弘治五年七八月
水勢稍退四野俱是淨灘寡地小民間有復業
搭菴存生今春正二月內又蒙本縣給與種子
於縣南一帶佈種春麥稻子纔生萌芽不期三
月初九日以來黃河水發圍繞縣治狂風吹刮

漫溢橫流又將春麥稻芽盡行渰沒三春已過
二麥無成人心嗷嗷陸續逃走在家者日夕憂
惶不能存住若不告乞憐憫小民困苦稅糧從
何辦納等因各申到司看得河南之民以二麥
為一歲之計前項地方委的連遭水患人民饑
窮流徒未復瘡痍益困自弘治五年八月以來
天道亢旱地土枯乾加之一冬無雪三春不雨
長日風霾四野赤地高阜平坦盡為荒蕪低窪
所種不過一二間有萌芽出土又被晝夜風沙
吹刮擁壓和氣乖隔祈禱無應縱後得雨已是

過期非惟二麥無成秋禾亦不可望及照蘭陽
儀封考城三縣俱當黃河下衝常年被水渰占
一望俱是低窪更無高阜平坦居民失業莫此
為甚雖則多方撫存奈何倉庫虛竭重以弘治
三年加徵秋糧馬草拖欠數多未蒙分豁若不
預先開陳及時拯救誠恐流移者愈無歸期見
在者展轉溝壑萬一致生他變為患匪輕等因
會呈前來行間隨據懷慶衛歸德州弁虞城縣
亦將前項旱災緣由各申到臣會同鎮守太監
藍忠巡按御史王槐議得河南開封等五府弁

汝州地方教屢不登民多難食所賴以濟急者惟在二麥今又遭此天旱赤地遍野非但二麥無成秋田亦將失望憂及明春不止今歲其蘭陽儀封二縣又當黃河下流四野沮洳並無高阜平坦之別所種春麥俱旱去將何之雖發帑廩所濟有限無賴惡少肯遽甘心就死狎三司所慮不為無見伏望　聖明以中原重地為心以生靈困苦為念特　勅該部計議合無將前項府州縣衛所稅糧予粒照例委官踏勘如果成災量為分豁如有不實依律懲治其弘治三

年被災加懲糧草魯經委官勘明雖
恩詔未載然弘治四年逋減之數已蒙
蠲免今又遇此重災亦乞停止俾知
朝廷一視同仁之心初無彼此先後之間庶幾有以
導迎和氣銷去旱災凡在軍民舉獲更生之願
而地方可保無虞矣具本專差典史楊能親齎
謹題請　旨
地震疏弘治六年五月十五日
臣恪謹
題為地震事據開封府申弘治六年四月初十日
卯時初三刻地震二次俱自東北而南及據延津縣申本年四月初十日卯時地震動搖房屋器皿當時即止等因各申到臣會同鎮守太監藍忠巡按御史王槐議得開封府連遭水旱災傷疮痍未復今又地道失寧皆臣等政多闕失所致除洗心滌慮省躬補愆及行都布按三司并轉飭一體痛加修省勉盡職業外具本順差典史楊能親齎謹具題　知
祭告山川疏弘治六年五月十五日
臣恪謹

題為豫祈雨澤以冀豐年事准本院咨禮部咨本部題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馬文升題前事本部看得自古　國遇旱荒則索鬼神而祭之蓋以為民之急莫甚雨暘時若而惠濟一方也今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馬文升所奏亦是此意見今畿甸之間山東河南山西等地方自去冬及今春三月雨雪稀少土詠乾燥有妨種藝何以望其有秋在處流逋深可憐憫況致祭
嶽鎮海瀆等神用祈豐年本部節有奏
准奉行事例合無准其所奏照例行翰林院撰寫祭

文太常寺支領香帛吏部差辦事官八員責令
齎赴各該巡撫官員無處就令本布政司掌印
官員各於所在官司庫內支給官錢買辦精潔
祭品親詣　嶽鎮海瀆等神處誠致禱冀其大
沛甘霖惠澤庶類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院轉行到臣行間隨據禮
部原差辦事苑瑾齎捧　祝文香帛前來臣有
以仰見　皇上畏　天愛民不遑寧處之
誠心非區區崇飾儀文以徼惠於
神者臣於四月十三日即親齎

祝文香帛西行詣濟源縣以二十一日祇奉
成命齋戒越宿祭告　北海之神　濟瀆之神畢畢
又南行詣登封縣二十五日祭告于
中嶽嵩山之神禮如濟源事畢又南行詣桐柏縣
以五月初四日祭告　淮瀆之神如登封濟源
禮禮成是日晚風雷欻作驟雨奄至然不及半
時雲即開散自後汝寧南陽二府雖有雨澤未
得均勻所種二麥災熟相半其開封等五府并
汝寧州雖屢得雨既少且遲非惟二麥稿死秋
禾亦未盡蒔恭惟　皇上盛德至誠格
天感　神今茲之禱未即大應罪在微臣夙夜當循
不勝恐懼隕越之至為此具本轉差承差常宣
親齎謹具題　知
論事忤觸當要奏乞休致疏弘治六年五月十五日
臣恪謹
奏為乞　恩休致事照得臣由進士歷任工科給
事中湖廣布政司左參議河南布政司右參政
左右布政使茲又荷蒙　聖恩濫陞今職故自
受　命以來夙夜憂勤雖一飯之頃罔敢豫逸
惟恐弗克負荷有孤任使凡可便於軍民者悉

遵欽奉　勑諭便宜舉行其干係地方及
國家政體重大事宜有非臣下所得專者則必參
考輿情胥咻論列亦欲少竭犬馬之微誠以圖
補報之萬一但臣愚戇罔識時宜誤觸當要每
被沮抑仰賴　皇上明見萬里曲賜　優容再
許議處而渝渝訾訾卒莫之行雖黽勉從事不
敢告勞以勢分言之宜思退伏加之開封等府
旱涝頻仍汝寧等府災異迭見以古義言之亦
宜辭免昔宋臣范鎮與王安石論事不合即乞
休致青史書之以為美談臣雖駑劣每亦希慕

古人所疏事宜既與當要不合則臣之疎繆可
見久竊非據不即勇決慚鎮多矣況比來數日
旱沴愈甚觸熱循行積憂成疾豈敢更忘在得
之戒重貽清議之譏伏望　聖明以弁包
天地為量以曲成萬物為心憫臣孤危放歸田里另
選賢能以充厥任庶幾有以導迎和氣災變為
祥而微臣得與老農老圃擊壤鼓腹以歌太平
之盛皆　皇上之　賜也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為此具本順差承差常宣親齎謹具奏
聞

災傷乞免稅糧疏弘治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臣恪謹
題為地方水旱災傷事據河南都布按三司會呈
節據開封河南衛輝彰德懷慶五府并汝州各
申本府州并所屬鈞許鄭睢磁五州祥符陳留
太康尉氏原武通許陽武中牟延津扶溝洧川
封丘鄢陵杞縣滎陽滎澤河陰汜水新鄭密縣
鞏縣嵩縣汲淇嘉胙林縣武安河內寶豐郟縣
并都司樣田屯宣武睢陽彰德三衛里老旗軍
人等張瑞王全各連名狀告本處地方自去年

八月以來一冬無雪三春不雨所種二麥俱已
枯死滿望夏月得雨可種秋田補納稅糧養贍
家口不期一向無雨及今五月中旬仍前亢旱
夏麥乏收既已絕望秋禾之種亦復後期田野
嗷嗷無不缺食舊稅新糧督徵未已軍民艱難
各思逃竄若不具告轉達該年秋糧馬草子粒
從何出辦告乞分豁隨據蘭陽儀封考城三縣
各申據里老徐綱等連名狀告本縣地方連遭
黃河水患家業多被未衝房屋盡被泥淤冷板
沙地不堪耕種夏麥既已無成不料三月以來

晝夜狂風河水泛漲所種秋水盡被水渰沙淤
根科無存目今五月將盡田地仍在水中委實
秋成無望小民憂惶難以存生告乞分豁又據
各府所屬陳歸陝鄧裕五州商水項城西華虞
城永城寧陵鹿邑柘城盧氏新安永寧沔池魯
山泌陽新野南陽淅川葉縣唐縣并弘農陳州
歸德潁川四衛洛陽南陽二中護衛鄧州唐縣
趙府群牧三千戶所各申據里老旗軍人等馬昇
齊成等連名狀告本處地方去冬無雪今春少
雨地脉乾燥間有麥苗又被狂風烈日晝夜吹

晒不分高阜平坦低窪一槩枯秕即今五月將
盡日益亢暘秋成失望民心驚惶俱思逃竄夏
秋稅糧馬草子粒無從辦納告乞憐憫轉達分
豁等因到司看得河南之民所望者麥今二麥
枯死猶望秋禾不意自春及夏日旱一日雖是
修省祈禱不能感召和氣縱後得雨已是過期
流離死亡漸不能止及照蘭陽儀封考城三縣
俱當黃河下衝常被水渰占冊內雖有高阜平
坦其實一望俱是低窪軍民失業莫此為甚不
早為分豁誠恐展轉溝壑致生他變為患匪輕

等因會呈到臣會同鎮守太監藍忠巡按御史
徐昇議得河南州縣今歲大荒數千里之間赤
地相望比與每年小小災傷不同流移人民已
是道路相屬雖令所司驗口賑恤加意撫循然
夏秋稅糧俱出生民脂膏若得此有彼無猶可
截長補短今一歲之中兩災相繼饑餓困窮死
亡難保誠恐民命無救民心日離萬一强梁之
徒不肯甘心就死加以催徵患生不測有如三
司所慮者伏望 聖明軫念地方生靈重罹非
常災患乞 勑該部將前項府州縣衛所今年

被災夏秋稅糧子粒踏勘明白量加 蠲免以
繫流移之心以活垂死之命固本安邦不勝幸
甚為此具本順差承差孫錫親齎謹題請 旨
保舉提學官員疏 弘治六年六月初二日

臣恪謹
題為保陞官員事據衛輝等府申各處本府并所
屬儒學申據本學廩增附生員路環等呈前事
竊照河南按察司僉事車璽性資純厚處事詳
明由進士歷陞前職自成化二十三年六月到
任以來持守 憲綱敬敷德教議論淵源文章

清粹教條詳備考校嚴明河南一省文風丕振
人才輩出皆其造就之力也今本官六載秩滿
例該給由近聞通報與列陞遷誠恐本官陞擢
別方有失衆望乞賜轉達將本官陞任本司仍
督學校便益等因備申到府轉申到臣看得僉
事車璽學行俱優堪為師範士類多歸儒風日
振況已歷任六年著有政蹟若不量加陞擢無
以顯其賢能乞 勑該部查照事例將車璽量
才進秩仍留本處提督學校以慰士子之心以
成教育之功具本順差承差常宣親齎謹題請

旨

保舉遷謫官員疏弘治六年六月初二日

臣恪謹

題爲保陞官員事據河南布按二司呈各准本司汝南道分守右叅政朱瑄分巡副使吳雄咨關據汝寧府光州軍民籍王仲名等連名狀告切見本州判官丁隆由進士自弘治元年八月內到任以來律身廉潔處事公勤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本州所屬四縣一應詞訟剖决如流無有淹滯連年饑荒設法救濟全活甚衆他如作興

學校教課諸生開濬塘陂積水灌田修理城池防禦暴客禁治盜賊良善獲安如此善政不能枚舉如蒙准告伏乞爲民轉達將本官量加擢用實爲便益等因各咨關到司轉呈到臣訪得判官丁隆曾任御史著有能聲雖降今職操履不移委署信陽商城二州縣事則政平訟理爭相挽留委署布政司理問所事剖决詳明獄無淹滯非但各司所呈而已顧乃久屈下僚常懷奮激臣聞先正有言善用人者於其凌厲頓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則雖尋常之人皆能自效於尺寸况負才器如丁隆者得蒙

進擢設施措置必有可觀伏望

聖明以才難爲念乞 勑該部俯順輿情合無查照河南按察司僉事張鼐事例將丁隆量陞憲職庶使賢能知勸益自激昂若循常調臣竊惜之具本順差承差常宣親齎謹題請 旨

叅劾湯陰王見準敗度疏弘治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臣恪謹

題爲淫虐敗度事臣據 趙府長史司呈弘治六年五月十三日該門副莫旺傳奉

令旨着長史知道據 湯陰王府三鎮國將軍見溶等具 啓伊兄 湯陰王見準前事隨將三鎮國將軍見溶等所啓原詞并

湯陰王見準認罪 啓本各一封已行差官封

奏去訖着長史司便行文書呈稟合干上司知會敬此敬遵備呈到臣看得所呈前事情干碍

王府宮闈非臣所敢擅便爲此具本順差承差孫錫親齎謹具題 知

臣恪節該欽奉

勑諭該 趙王奏據 湯陰王府鎮國將軍見溶等

啓稱伊兄　湯陰王見準欺　淫亂宮闈敗倫
傷化　參照犯人葛明袁文禮朱表劉景通皆
無賴小人逞兇不畏法度違例撥置王府生事
害人無故强奪平人鞍馬設謀挾騙居民銀物
肆無忌憚情犯深重再照見準妾宋氏明知
固不敢直詞諫止却又通謀召人治　平昔容
止昭然可見亦當重治又看得　湯陰莊禧王
以寒族女配　宗室　不守節且失身
湯陰王見準叨享王爵罔遵禮度輒肆奸淫濁亂
宮闈敗壞倫理遂使穢行彰聞路人爲之含羞

實情敗露自已慨然承認則其辱　先玩法醜
大惡極無甚於此何況聽人撥置多方挾騙人
財恣情姦淫樂婦又其餘事若於
聖祖明訓全不遵守及看得鎮國將軍見潲既知穢
醜自當密諫却乃使酒沿街訐罵并與將軍見
溶見溥見染見渰先時隱忍不發具啓亦有不
實揆之　祖訓亦似有違緣葛明袁文禮朱表
劉景通俱情重人犯宋氏係見準妾　見準係
郡王及與鎮國將軍見溶見染見渰俱
宗室伏乞　聖明裁處　奏議卷之五終

少司空主一徐公奏議卷之六

時政興革五事疏弘治六年八月初七日

臣恪謹
題爲地方事准戶部咨該本部題欽行南直隸河
南等處巡撫官俱免赴京將應議事件明白條
陳星馳差人具奏以憑會議奏
請定奪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前來
臣有以仰見　皇上側席求言保邦圖治之心
實欲深知政務得失軍民利病之由非特舉行
故事而已臣雖庸劣敢不祗承

德音少竭心思圖報萬一謹述見聞條陳五事伏
乞　聖明採納地方幸甚臣民幸甚具本專差
呂海親齎謹題請　旨
計開
一興水利以備旱荒臣聞歲事無常稔旱荒居
多荒政非一端水利爲急先王疆理井田溝洫
之制遍及中國雖有旱溢不能爲患其利博矣
下至戰國魏用史起鑿漳河秦用鄭國引涇水
亦皆富國强兵卓有成效此宋儒朱熹水利之
說胡瑗水利之教所由起也竊照河南郡縣自

去秋八月不雨至于今夏閏五月赤地相望流
移載道和氣乖隔祈罔應所謂旱荒無大於
此伏念　天意所在固非人力可回而水利之
興乃吾人所能致力者然與其徒悔於既往不
若預圖於方來訪得河南府有伊洛二渠彰德
府有高平萬金二渠懷慶府有廣濟渠方口堰
許州有蔡河渠南陽府有召公等渠汝寧府
有桃陂等堰自此之外故渠廢堰在在有之浚
治之功灌溉之利故老相傳舊志所載不可誣
也但歲久堙蕪難於疏導間有談者率多視為

迂濶臣嘗以為當此大旱時月若得一處之水
可濟數頃之田不致袖手待斃如是之無策也
豈可憚其難而不為乎比雖行令分守分巡官
提督修舉然百責攸歸未免顧此失彼兒中間
經行去處多被　王府屯營侵塞及勢要之家
占作碾磨非專委任而止付之守巡更代不一
臣恐難以責成也看得河南布政司撫民右參
政朱瑄素有才謀不避艱險委之專理其事臣
愚竊以為可合無請　勅朱瑄不妨撫民親詣
前項渠堰再行相度尋古之迹酌今之宜量起

得利并附近軍民次第興舉原置閘處仍舊置
立以時啓閉各道缺官不許輒委分守俾得從
容往來展盡心力期以三年必能就緒仍將得
利之家地土頃畝逐一勘明籍記在官遇旱則
官為勘酌驗畝分水以杜紛爭其豪強軍民敢
有仍前截水安置碾磨占作稻田者依律究問
枷號示衆以後堤塞就令得利軍民併工開濬
有潰決處亦就培築隄防務圖經久如此雖不
泥於井田溝洫之制將見遠近聞風爭求水利
而旱荒不足憂矣

一均祿俸以節糧儲切照河南所屬府州縣地
畝稅糧實徵額數無甚增於　國初各府
郡王并將軍中尉郡主等儀賓食祿之家乃十倍
於　國初以其所入供其所支已不相當況稅
糧之起運京邊等處者俱係得過人户輸納至
於存留本處者多貧難人户或逃亡遺下之數
雖嚴督追併竟難完足而水旱災傷十常六七
所在倉廩率多空虛以故　郡王將軍祿米不
得當年全支往往先期預責取給目前遂致日
用不敷上孤　朝廷篤念親親之意臣自受

命以來是慮是圖竊念天之生財不在官則在民在民者決不可法外加增在官者豈可不於數中裒益今查得　郡王將軍祿米本色折色中半　鎮支如郡主儀賓與輔國將軍祿米俱八百石今支本色五百石比之輔國將軍及多二百石縣主儀賓與奉國將軍祿米俱六百石今支本色四百石比之奉國將軍亦多二百石且儀賓之選多是富室子弟囊有餘財廩有餘粟經營貿易生計百端作賓　王家榮幸已極豈圖厚利以附益之況葭莩之末比與　天潢之派不同

賓支祿米不宜過多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通行河南等布政司將各府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該得一半祿米比照　郡王將軍事例本色折色俱中半　鎮支儀賓該得一半祿米比之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各減一等本色四分折色六分惟復不須減等一體中半　鎮支庶使疎不踰戚廩亦有儲而各府歲計不敷之數亦可少補矣

一處拋荒以蘇民困據河南布政司呈照得開封府鈞州拋荒地二千九百一十餘頃該糧二萬五千八百餘石河南府陝州洛陽等一十四州縣拋荒不等共地一萬九千五百六十餘頃該糧一十七萬五千二百八十餘石懷慶府河內等六縣拋荒不等共地一萬一千六百一十餘頃該糧六萬六千八百餘石汝州郟縣拋荒地共二千四百五十餘頃該糧一萬九千六百六十餘石蓋因連歲災傷人民離散外來軍民畏懼糧差不肯盡數承佃以致田地拋荒糧額如故及照彰德府湯陰縣硝鹻地一千二百九十餘頃該糧一萬六千七百六十餘石衛輝府

輝縣金章沙岡等十五社石沙壅壓地七百五十餘頃該糧六千八百五十餘石俱不堪耕種又有汝城縣新增地二百九十一頃該糧九百六十石三斗先前踏勘之時被人多報四十八頃至今挨無下落此等地糧未免包累見在里甲陪補年復一年民力愈困稅糧之入原額漸虧乞行查照事例將前項拋荒等項地土稅糧具　奏減免等因備呈到臣竊惟古者因田制賦今硝鹻沙壅之地種植不生而稅額如故是有賦而無田矣古者因民受田今逃後拋荒

處皆有雖照原擬輕則召人承佃多懷疑懼不
肯盡從官不得已乃攤稅於一里之民分耕代
出負累益多相率以逃茲又一切洒派通攤一
州一縣之民户口減耗歲計愈虧是有田而無
民矣臣聞中人一家之産僅足以供一户之稅
遇有水旱疾癘不免舉貸逋欠兄使代他人賠
出乎夫使一家代出一户之稅有識者尚以爲
憂今又責令賠出三户四户甚至有六七户者
民何以堪若不早爲之慮誠恐數十年後逃者
遺數日增存者攤數日積非但民不可以爲生
而官亦不可以爲政矣該司所呈不爲無見查
得景泰年間以來府州縣續報起科稅糧比之
國初已增一十二萬石其水衝沙壓拋荒之數飾
奉　恩詔許令踏勘開豁及
蠲免所司執礙未遑舉行有孤　列聖子惠困窮之
心甚可惜也昔人論取民有竭澤而漁之說誠
時事有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尚征苗之
句以臣觀之於今亦然夫國以民爲本民以食
爲天使民失其恒産至於饑困流離恐非
朝廷培固　國本之初意也乞

勑該部計議合無行令布按二司分巡分守等官親
詣前項州縣將所呈拋荒等項地土從公踏勘
明白各照見行事例有人承種者每秋糧米一
石折銀二錢五分草一束折銀二分夏麥小麥
雖未定擬然比之米價頗輕每石量減銀五分
無人承種者不分夏秋每石各減銀一錢待業
主回還照舊承納其硝鹻沙壓堪耕種者每夏
麥一石二斗秋糧米一石各准開綿布一疋俱
存留本府收貯以備衛所儀衛司官軍校匠人
等俸糧支用若民果散亡産無下落及水衝沙
壓不堪耕種者亦乞查照飾奉
恩例量爲除免臣之所言似於
國計少損然以續報起科稅糧通計乘除實亦無
損於　國初原額且使疲憊之民得免攤稅之
患安居樂業生聚日繁逃者聞風亦將謳歌思
歸而　國本益以固矣
一清校餘以靖地方竊見先年　趙王之國之
時原有隨侍校尉俱在彰德府安陽等縣置買
田産已成家業後蒙　裁革止將校尉正身調
取錦衣衛遼下户丁尚多仍被居住既不管束

於本府又寄籍於有司兩相影射脫免差徭甘
成山野罔知法律或窩藏各處逃民及犯法亡
命之徒或仍假校尉名目欺騙良民搶奪財物
强占地土少不如意輒以人命誣賴事發到官
無憑提問及至責令地方火甲挨拿急則拒捕
緩則脫逃卷難杜絕有傷理體節該伏覩
大明律內一款凡軍民驛竈醫卜工樂諸色人戶並
以籍為定若詐稱各衛軍人不當軍民差役者
杖一百發邊遠充軍欽此欽遵仰惟
祖宗立法初意版籍所以別戶口律令所以齊人心

差徭稅糧咸有定額上下安分姦偽不生今前
項校餘版籍不載律令不加一任自由譬如馬
無羈勒豈易控御非特 趙府為然其餘
王府遺下改調户丁恐亦有此乞
勑該部通查各處 王府改調護衛等衙門軍校人
等遺下户丁如有似前兩無籍貫脫免差役者
果係在營無丁起解補役其在營有丁與多餘
之數盡發所在有司寄籍當差貼裝聽繼如有
仍前脫免不當軍民差役者此依前律問發邊
遠充軍永為定例庶幾人有定志而姦詭無所
容矣

一省餽送以全使節伏惟
祖宗以來凡 冊封 親王 郡王必遣廷臣為使
持節將 命及其有喪復 遣廷臣掌行典禮
皆所以篤親親之仁也使臣至其國
王必盛設宴享厚其餽送蓋尊
君命重王臣亦禮之宜然者但帑廩盈縮各府不同
其豐盈而有餘者餽送銀段等物不勞自集其
歉縮而不足者則必數月經營或減直賣祿或
倍息稱貸苦心焦思始克具辦以成享禮遂致

帑廩日虛歲用常乏逋負增積益難為繼
英宗皇帝軫念及斯嚴立禁例雖有餽送不許接受
然奉使之臣人品懸絕固有剛方清介却而不
受者亦有不拘繩檢以為分所當然受而不辭
者甚則執贄私覿務求滿意如或未饜又復執
幣干謁 郡王其當而好禮者則延以酒席贈
以綵段否則辱之以疾拒而弗容實由艱窘使
然非吝嗇也昔晉韓起聘于鄭求一環焉子產
弗與其言曰君子非無賄之難而無令名之患
及其買諸商人子產又以為不可曰吾子得玉

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起辭之夫韓起列國之大
夫也私買玉環子產猶以爲不可而況
天朝之使豈可違例公受餽送乎餽送且不可受可
執贄以謁之又可乎哉臣愚竊以辭受取與士
之大節於此一虧他美莫贖欲預保全須申戒
飭且　國體所關不可不慎乞
勑該部計議合無查照前項事例再行禁約庶使奉
使之臣得以永終令名而
王國之費亦可少省矣

水患蟲災乞免糧草子粒疏弘治六年八月初七日

臣恪謹
題爲地方水患蟲災事據河南布政司等衙門會
呈節據開封彰德衛輝懷慶四府所屬鄭睢磁
歸德四州祥符郾城西華寧陵臨潁中牟鄢陵
封丘尉氏扶溝商水洧川蘭陽儀封考城陽武
延津滎澤通許杞縣安陽武安臨漳湯陰林涉
汲淇輝胙城新鄉獲嘉修武三十三縣宣武睢
陽彰德歸德四衛并衛輝潁上二守禦千戶所
里老旗軍人等花能何榮等連名狀告本處地
方去年秋冬雪雨全無今歲春夏亢暘連月二

麥顆粒無收百姓饑餓溺死直至六月初旬方
得小雨各處人戶俱於地濕去處佈種穀黍黑
豆等項在地頗得長茂不期六月二十三日以
來大雨傾盆晝夜不絕平地水深數尺勢同湖
海民間房屋多半倒塌所種禾苗盡皆淹死間
有存者又被蟲傷即今七月將終雖欲再種已
是過期民心驚憂西成無望秋糧馬草子粒無
從出辦告乞轉達分豁等因各申呈到司會議
得河南地方連年荒歉軍民歲計全在夏麥二
麥既皆旱死猶望有秋今又遭此水患蟲傷秋

成絕望困窮狼狽情實可憐前項衛所州縣秋
糧馬草子粒委的無從辦納等因會呈到臣會
同鎮守太監藍忠巡按御史涂昇議得河南之
民以二麥爲歲計今當旱潦之餘十不存一所
幸六月大雨時行人皆喜於有秋舉貸以事田
作不意垂成之際霪雨不止加之河山水發一
舉害之雖在高阜亦有蟲傷此皆臣等巡歷郡
縣見居民遭此歲凶其困苦之狀殆有甚於三
司所呈者深用憂惕故敢備述以陳伏望
聖明軫念此邦之民荐罹饑饉特

該部合無查照舊例行委按察司官將前項被災
糧草子粒從公查勘明白量加
蠲免以慰閭閻困苦朝夕之望爲此具本順差承差
呂海親齎謹題請　旨
旱災乞寬減糧草疏弘治六年九月十二日
臣恪謹
題爲旱災乞寬減糧草事據河南布政司等衙門
會呈節據河南府并汝州各申本府州及所屬
陝州洛陽靈寶閿鄉盧氏新安沔池永寧宜陽
登封偃師孟津嵩縣鞏縣魯山伊陽寶豐郟縣

一十九州縣弘農河南二衛嵩縣守禦千戶所
各申呈據里老旗軍人等劉鐸許福等連名狀
告本處地方去歲八月以來天道亢暘地土乾
燥自春徂夏久無雨澤二麥絕望尚期有秋五
月二十七日已將下情具告未蒙踏勘分豁目
今七月初旬雖得小雨隨濕隨乾秋禾不能佈
種高阜平坦之處俱難下種低窪去處耕種一
二多未出土間有出者又被旱乾枯死欲種蕎
豆晚田節令已過猶恐不出秋田委實無望小
民少能存活誠恐坐派秋糧馬草無從辦納不

無逼迫逃竄告乞轉達分豁等因各申呈到司
行該本司左布政使孫仁右布政使陸淵之會
同河南都按二司都指揮同知何忠按察使高
銓會議得河南地方東北郡邑已遭水災西南
州縣尤苦旱沴饑饉流離莫此爲甚雖是累發
賑濟奈何倉庫空虛今歲秋糧馬草子粒委的
無從辦納等因會呈到臣會同鎮守太監藍忠
巡按御史徐昇議照河南地方頻年災傷今又
雨暘不時併罹旱溢軍民困苦不可勝言雖已
量給麥種督令勸耕而閭里焦熬惟乞賑濟災

重去處尚仍拋荒豈有餘力更爲糧草子粒之
計伏望　聖明俯恤民隱特
勑該部合無將臣等先今奏報水旱災傷糧草子粒
照例委官踏勘量爲　寬減庶使糧運易完民
生得濟具本專差舍人楊淮親齎謹題請　旨
天鳴疏弘治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臣恪謹
題爲天鳴事據南陽府桐相縣申弘治六年九月
初九已時分天道晴明忽聞東南空中有聲如
雷震嚮良久乃息備申到臣行間隨據河南按

察司亦呈前事會同鎮守太監藍忠巡按御史
涂昇考之文獻通考有曰無形有聲者謂之鼓
妖今天道晴明有聲如雷厥變異常誠臣等政
務闕失所致除省躬補愆用祈消弭及行都布
按三司一體痛加修省勉盡職業者刑薄稅練
兵捕盜以安居民以靖地方外具本順差承差
常宣親齎謹具題 知

脩舉徵子祀典疏弘治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臣恪謹

題爲脩舉祀典事據河南開封府歸德州儒學廩

增附生員周鎧等呈竊見本州儒學東偏原有
古祠一所自宋元以來祀殷上公微子之神歲
久祠壞祀亦廢缺每遇春秋二丁本學於兩廡
內分肉一方酒一鐏私用奠獻鎧等考得微子
周成王時受封於宋以奉湯祀今歸德實其故
都祠無完屋祭非專享竊有未安查得城東二
里許有臺一座相傳孔子與弟子講道於上名
曰文雅近因水患暫爲小民所居若即前臺脩
建祠堂一所奉安微子神主更乞具
奏照例改祭便益備呈到臣臣嘗巡歷歸德檢閱
圖志思念古昔爲之慨然惟微子克孝之德無
愧作賓有靖之心不顧行遯周室封之備一王
之典孔子論之列三仁之稱蓋天下萬世所共
景仰而其分土立國之地顧不得享一邊一豆
之奉豈 朝廷崇德之意哉況以始封則泰伯
有祀於吳以同時則比干有祀於衛考禮按章
理宜祠祭而守茲土者未遑舉行誠爲缺典伏
望 聖明俯察輿論特
勅該部載稽禮典合無行令歸德州於前文雅臺或
本城空地脩微子祠堂仍照泰伯比干事例一

體春秋致祭庶幾遠慰仁賢九原之神靈聿新
士庶一時之觀聽爲此具本順差承差常宣親
齎謹題請 旨

存恤操軍疏弘治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臣恪謹

題爲地方災傷乞 恩存恤操軍事准兵部咨該
弘農衛京宣領班指揮同知等官楊綱等奏稱
地方災傷月糧久缺要乞寬免班次等因合行
移咨查勘本衛地方有無災傷即今雨澤有無
霑足田禾有無播種西成有無可望其月糧是

否久缺不得關支備查明白如果地方災傷不
重見今秋田料有一二分收成止是月糧未關
一面催促依期赴班不許在家延住一面嚴督
該管有司務要設法措置本色糧米或折色銀
兩責令該衛軍政官員公同給散令其養贍家
口其本地方如果十方災傷官軍貧窮不能赴
操者宜從徑自具 奏等因備咨行間又准本
部咨彰德衛都指揮僉事王秀等弁懷慶衛操
軍袁林等節次爲分豁地方災傷存恤操軍等
事各抄送到部備咨前來行據都布按三司會

呈各准掌印都指揮同知何忠左布政使孫仁
按察使高銓咨開會勘得弘農衛屯田俱坐陝
州及靈寶等縣自春徂秋雨澤常愆禾田多未
佈種委無秋成及勘得彰德衛地方今春亢旱
二麥無收閏五月間頗得時雨所在秋禾種植
幾遍不意六七月間霪雨兼旬山水驟發高下
俱災其懷慶衛地方雖有災傷比前二衛頗輕
該班官軍先已催促赴京訖所據弘農彰德衛
官軍俸糧雖量補支緣係災重去處委的十分
艱難合無查照今年春班災傷事例存留本處

優恤等因各咨開到司轉呈到臣會同鎮守太
監藍忠巡按御史余昇議照弘農彰德二衛地
方旱澇相仍夏秋二災俱比別處爲重所存稅
糧又因勘災分豁若令該班官軍仍赴操備養
贍資裝實難爲計伏望
聖明軫念地方災傷之重軍士苦困未蘇特
勅該部計議合無照例乞將前項衛分京宣秋班官
軍暫留本處存恤儻至明秋仍舊赴操庶使疲
敝餘生得蒙 休養之惠贍戀屯營不致流移
失所具本順差承差牛春親齎謹題請 旨

備舉范仲淹父子祀典疏 弘治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臣恪謹
題爲崇祀典以勵士風事臣竊見宋贈太師中書
令魏國公謚文正范仲淹并其子贈太師許國
公謚忠宣純仁墓皆在今河南府城東南萬安
山下自葬迄今且四百餘年其守與祀皆託於
所謂褒賢等僧者元至大間裔孫國儁如自蘇
來展掃至正七年國儁從弟文英遣其子廷方
復來展掃時守臣郭文昭等聞之乃以先賢遺
墓在其治內不克時享深用愧赧於是備禮致

祭每歲春秋率以爲常迨入
國朝雖堂舉行然未經 上請著於祀典丘圯不
封道弗不治臣嘗巡歷至此躬謁墓下竊獨傷
之謹按仲淹爲人剛大清純學問得於聖賢論
說本於仁義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者故至誠
許國始終不渝而文武經綸備於一身自秘閣
登諫垣守郡帥邊多所涉歷及參大政曾未期
月而勳業德望之盛視彼久於位者不啻倍蓰
同時名臣若韓琦富弼等每事推重異時大儒
朱喜亦謂傑出之才爲天地間第一流人物後

之君子有志世用者莫不以爲冠冕臣嘗論仲
淹將相之才著於出入之際君民之志見於憂
樂之間三代而下鮮有及者誠所謂百世之偉
人而非特一時之士也比于純仁世濟忠直秉
道不回綽有父風今其葬處丘壠依然而歲時
香火之奉顧於山僧野寺是賴此豈
聖明崇賢勵士之意哉伏惟
皇上即位以來嘉奬直言用圖治理
朝廷之上藩省之下皆嚮風而趨固將上比隆古
蓋有不屑乎慶曆之朝者然宋史所稱感激論

事奮不顧身爲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之倡
如仲淹者亦宜表章顯白以勸 清化且氣氛
固無不之而體魄所藏者尤切今仲淹肆業從
政之地如蘇州慶陽等府既皆有祀則其體魄
所藏之地可獨缺乎伏望
聖明以褒賢顯忠爲念特 勅該部轉行河南府於
仲淹墓所祠堂比照蘇州等處事例一體春秋
致祭仍以其子純仁配享著在祀典如此不惟
崇奬忠賢及泉壤亦可風曉士類益自激勵
臣不勝大願具本順差舍人牛春親齎謹題請

旨

水旱災傷乞免夏稅子粒疏 弘治六年十一
月二十七日

臣恪謹
題爲地方水旱災傷事據河南布政司等衙門會
呈抄蒙巡撫河南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
恪案驗准戶部咨前事仰本司將所屬各州縣
衛所弘治六年夏稅子粒除平坦低窪無災有
收已經巡按監察御史先行徵納外其餘高阜
平坦全災及低窪分數不等俱照例量免一半
以蘇民困乃徵一半以充

國用該免之數止許存留糧內除豁不許將起運
京邊之數一槩混免致誤供給該徵之數作急
徵解原定倉庫上納取實收繳照等因蒙此案
照先據本司經歷司呈抄蒙巡按河南監察御
史徐昇案照奉都察院勘合劄付前事行准本
司管糧帶管分守大梁等道左叅政李濬等并
河南按察司分巡河南等道副使等官鄧庠等
各親詣開封河南等府州縣宣武彰德等衛所
督同各該掌印知府等官衛英等踏勘得弘治
六年夏田陳留縣高阜平坦全災低窪成災八

分五釐六毫鄭州高阜平坦全災低窪成災八
分一釐祥符扶溝原武杞縣許州睢州襄成陽
武通許寧陵登封武陟十二州縣高阜平坦全
災低窪成災八分獲嘉縣高阜平坦全災低窪
成災七分六釐臨潁縣高阜平坦全災低窪成
災七分三釐六毫郾城脩武二縣高阜平坦全
災低窪成災七分二釐延津臨漳汲新輝胙城
六縣高阜平坦全災低窪成災七分中牟封丘
二縣高阜平坦全災低窪成災六分七釐歸德
州高阜平坦全災低窪成災六分六釐七毫虞

城縣高阜平坦全災低窪成災六分三釐六毫
孟津縣高阜平坦全災低窪成災六分六釐鈞
磁二州湯陰縣高阜平坦全災低窪成災六分
五釐溫縣高阜平坦全災低窪成災六分四釐
榮澤縣高阜平坦全災低窪成災六分三釐汝
州寶豐縣高阜平坦全災低窪成災六分二釐
伊陽縣高阜平坦全災低窪成災六分河內縣
高阜平坦全災低窪成災五分八釐三毫安陽
縣高阜平坦全災低窪成災五分五釐孟縣高
阜平坦全災低窪成災五分三釐郟縣高阜平

坦全災低窪成災五分二釐洧州新鄭滎陽永
城淇縣魯山六縣高阜平坦全災低窪成災五
分偃師縣高阜平坦全災低窪成災四分五釐
三毫濟源縣高阜平坦全災低窪成災四分二
釐長葛商水夏邑三縣高阜平坦全災低窪成
災四分涉縣高阜平坦全災低窪成災五分太
康縣高阜平坦全災低窪成災八分三釐河陰
縣高阜全災平坦成災七分五釐葉縣高阜平
坦全災低窪成災一分七釐三毫汜水鞏縣武
安三縣高阜平坦成災九分陳鄧二州西華鹿

邑二縣高阜平坦成災八分裕州鄢陵林縣南召三縣高阜平坦成災七分項城縣高阜平坦成災五分尉氏縣高阜成災七分內鄉縣高阜成災五分密縣高阜全災平坦成災六分洛陽縣高阜全災平坦成災九分三釐八毫鎮平縣高阜全災平坦成災九分三釐嵩縣盧氏縣高阜全災平坦成災九分舞陽縣高阜全災平坦成災八分三釐五毫汚池縣高阜全災平坦成災八分二釐宜陽縣高阜全災平坦成災八分浙川縣高阜全災平坦成災七分五釐唐縣高

阜全災平坦成災七分四釐陝州高阜全災平坦成災七分二釐南陽縣高阜全災平坦成災七分新野縣高阜全災平坦成災六分八釐拓城新安永寧三縣高阜全災平坦成災七分六釐靈寶縣高阜全災平坦成災六分六釐閿鄉縣高阜全災平坦成災五分一釐蘭陽縣高阜成災二分五釐低窪全災儀封縣高阜成災五分四釐平坦低窪全災考城縣低窪成災八分河南衛高阜平坦全災低窪成災五分懷慶衛高阜平坦全災低窪成災七分六釐六毫衛輝守禦千户所高阜平坦全災低窪成災八分九釐陳州衛高阜平坦全災低窪成災一分八釐二毫潁州衛高阜平坦全災低窪成災七分四釐趙府群牧千户所高阜平坦全災低窪成災六分八釐八毫彰德衛高阜全災低窪成災七分六釐林縣守禦千户所高阜平坦全災低窪成災三分弘農衛高阜平坦全災直隸歸德衛高阜平坦成災八分緣由前來已經呈報巡按河南監察御史余昇覆勘是實將有收分數行令坐

派徵納具　奏去後今蒙前因照得前項各府州縣衛所地方連歲水旱災傷夏麥顆粒無收軍民聞此加徵一半之令舉皆興動逃竄之念然軍民逃竄其事雖小萬一致生他釁其患非輕食祿之臣雖皆置之死地其於地方何益會呈到臣案照先准户部咨前事內開民隱固所當恤　國計尤所當慮等因已令徵收去後今呈前因會同鎮守太監藍忠巡按御史余昇議照　國計誠重遇凶歲亦難取盈民隱方殷在今日尤當俯恤竊念河南地方自去秋八月不

雨至于今夏五月千里之間赤地相望凡有耳
目皆共見聞食祿之臣豈敢枉有徵兌自速欺
妄之罪哉所勘災傷分數悉出輿論之公今復
加徵實難堪命徒使疲憊軍民委籍溝壑其於
國計恐亦無有絲毫之益伏望
聖明軫念此邦饑饉之餘瘡痍未定乞
勑該部再檢原奏夏稅子粒被災分數特
賜寬兌地方軍民不勝幸甚具本順差承　呂海
親齎謹題請　旨

矜恤民命疏弘治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臣恪謹
題爲矜恤民命事臣准本院咨該刑部等衙門尚
書等官彭　等題該河南道監察御史史英等
題前事節該奉　聖旨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
又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翟　題爲應
詔陳言事節該奉　聖旨所言有理准行該衙門知
道欽此欽遵移咨抄呈到部查得先該巡撫貴
州等地方都御史鄧　奏爲塡實邊衛軍伍事
節經欽遵去後今右副都御史等翟　等又各
奏前因合無再行各處巡撫都御史都布按三

司官將各衙門見監重囚從公審錄如果情真
照舊監審決其人命無屍可檢盜賊追無贓仗
或情法不相當情罪可矜疑或累訴冤枉而有
詞或久挨證佐而未獲各備開緊關情節具
奏發落等因節該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
前來已經通行各該衙門遵依會審去後續據
河南按察司呈及開封等府所屬尉氏縣等衙
門各將見監重囚李瀚等人卷節解到臣會同
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涂昇并都布按三司掌印
都指揮同知何忠左布政使孫仁按察使高銓

從公審得犯人李瀚等一百二十七名口俱情
真罪當照舊監候轉詳待報處決徐瓚等五名
俱招情有可矜仍發各該原問衙門監候外緣
係議處審錄重囚具　奏發落事理未敢擅便
爲此今將會審過各犯緊關情節緣由開坐具
本專差承差王智親齎謹題請　旨

計開

一名孫玉原係山東濟南青城縣軍籍由吏員
任河南開封府虞城縣典史查得先該大梁道
間得本犯招稱弘治四年正月內是玉署掌縣

事告人劉鉞要得營充書手不合將銀二兩送
王嫌少退出另受民人趙恭銀五兩將伊收充
前後本年四月十九日五更時分王令鄉人馬
聰推車上載木櫃內盛皂靴綿紙行李等物送
回原籍行至地名唐家集劉鉞聞知喚伊已故
父劉拳各不合趕上將車攔住聲言告狀馬聰
回縣與王說知前情王就不合使令馬聰捉作
強截告縣差人捉拏營供截奪等情問擬白晝
搶奪徒罪申詳大梁道未示間本月三十日晚
王要得故勘劉拳等致死不合下監喝令皂隸

將劉拳用竹篦扁責不數昏沉上捱當夜因傷
身死續蒙駁提到道研審明白將劉鉞問擬不
應杖罪發落訖照提問王就不合詐喪逃回原
籍因蒙　赦宥王又不合捏詞奏行本道查勘
明白問擬孫王官懷挾私讐故勘平人致死者
律斬監候至詳問孫王又奏行按察司轉行本
州勘檢得劉拳生前委因伊男劉鉞不得應充
書手挾讐中途邀截王鄉親馬聰小車告縣是
王捉拏到廳責打三十後因下監點閘於舊瘡
上又責打十數下皮開肉爛因受疼不過自行

撞頭打滾磕傷幷前後棒瘡舉發身死等因今
會審得本犯執稱相同臣等查勘得劉拳邀截
馬聰車輛行李亦係有罪人犯比與平人不同
孫王雖招將伊責打係受刑去處依律處斬情
有可矜
一名王嵩河南衛輝府獲嘉縣民查得先該本
府問得本犯招稱弘治五年正月內與父王義
各因包攬驛站蒙本府問擬徒罪遇革發回本
縣追贓弘治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本縣將贓追
完批差防夫帥仁郭遵解府交割本月二十八

日到府嵩與熟識軍人馬春商說我因包攬事
發本府問了遞回本縣追贓完足解來我要整
理一箇批迴本縣銷繳將贓下盤纏馬春回說
我去尋塊印紙你自擺布一同到軍人張文家
內詐說小兒出痘要求印紙一片燒灰喫張文
走入洪縣工房內尋得本縣封皮印紙一片與
嵩等拏到歇處嵩買黃臘一塊按成板定將前
印紙貼上用小刀割成僞印一顆又央軍餘劉
昂將原批上書寫衛輝府經歷司批迴用新紅
抹上僞印鈐蓋就將原解贓銀與馬春等各分

入已帥仁將原齎申文嵩將原造僞印俱丟入
衛河水內回到太縣將批銷訖本年五月初十
日本府牌催原追贓銀本縣將嵩等拘拏到縣
嵩怕重罪捉詞具狀令弟王隆赴巡按御史處
告批本縣行提嵩等到官審出前情將贓一塊
令嵩復刻僞印一顆收照問擬王嵩僞造諸衙
門印信律斬監候呈詳間今會審得本犯執稱
委因艱難不捨贓銀僞造印信鈐蓋批廻就行
丟棄不料誤犯重刑等情臣等切詳王嵩本以
無知愚民吝惜入官財物僞造蠟印鈐蓋批廻

就行丟棄別無行使重情依律處決情有可矜
一名張萬良可南彰德府安陽縣民查得先該
本府問得本犯招稱弘治三年九月初九日因
怪民人丘英攙換驢頭與兄張瓚上門叫罵丘
英出門攘鬧有伊姑夫陳宣勸說言語相激就
同丘英將張瓚採打萬良不忿採住丘英到張
瓚房內將瓦盆一箇并內盛磁碗掇起砍打誤
將陳宣叫陳倉兒頭臉鼻梁等處砍傷倒地血
流不止陳倉兒叫罵萬良不合用脚故向陳倉
兒腦後心砍等處連踢數脚傷重醫治不痊至
本月二十五日氣絕身死陳宣告縣捉拿父張
寬要得買和使令兄張本邀請刑房吏王鶴郭
讓奉朗將銅錢一千八百文送與各人均分入
已又將莊屋四間賣銀二十四兩銅錢六千文
青綠段共一丈八尺藍羅一疋大小布三疋生
絹生綾共五尺共尺共作銀四十兩憑親人王
彪等交與陳宣私和了當將陳倉兒身屍埋訖
本縣典史王大紀聞知要將萬良等捉拏父張
寬惧怕將銀九兩銅錢六百文送與王大紀接
受老人周勝里長李通乘機索要銅錢六百文

入已後縣丞張剛查出前狀將父張寬拏獲收
監張瓚因怪王大紀王鶴等受錢不與方便具
狀赴巡按御史處告批本府將萬良等提問委
官檢驗明白問擬張萬良故殺律斬王大紀等
各問應得罪名發落訖今會審得本犯執稱彼
時委因掇盆碗誤將陳倉兒頭臉等處砍破因
而傷風醫治不痊身死伊父陳宣已受銀四十
私和塋坦訖今問償命究枉等因臣等切詳張
萬良先掇盆碗誤砍破陳倉兒頭臉等處後又
用脚於腦後等處踢傷因而身死二者之間委

的欠明況又破產私和因事發露今坐前罪情有可矜
一名尹遠河南開封府扶溝縣民查得先該按察司問得本犯招稱有已故鄰民高名祖地被黃河淹占退出是遠不合侵占於弘治四年正月十七日五更時分率領姪尹明文等各不合依聽背拏種子農器弁椿棗柳木等棍趕牛齊去耕犁間高名聞知叫同伊弟高深等到地攔當互相毆打遠就不合原拏棗棍將高名頭上儘力打訖一棍骨破血流昏倒在地姪尹明文

亦不合用椿棍將伊腿脚等處亂打各散告縣准拘醫生路恕驗得高名傷重破骨依律責令遠保辜調治本月二十二日高名因傷氣絕身死被伊男高遂赴府告檢明白查出辜限問擬遠除破人骨輕罪外依本與人鬬毆因而奪去財物減等徒罪係在革前免科呈蒙巡按涂御史駁行按察司查得見行事例凡鬬毆破人骨等傷辜保限內平覆纏綿至限外而死者情真者仍擬鬬毆絞罪奏　請定奪再問明白擬得尹遠依鬬毆殺人律絞監候呈等奏　請裁令

會審得本犯執稱彼時更夜與高名毆打俱各人衆不知委被何人下手致死今獨坐遠抵命情實可憐等因臣等切詳尹遠雖招將高名打死緣已出辜限一十五日於例該奏　請定奪況又聚打人衆兇犯未的依律處絞情有可矜
一名秦環河南都司懷慶衛後所百户王宣下正軍見在懷慶府濫縣屯住查得先該河北道問得本犯招稱天順年間有堂兄秦玘買到澱地三十二畝與民人吳傑祖地相連後因黃河水占退出有秦玘同堂姪秦仁秦顯因失迷邊

界將吳傑祖地侵占二十畝至成化二十年五月十六日有吳傑堂兄吳淨吳素商說叫同吳英吳傑吳恭至十七日早各拏木棍趕牛將秦玘原侵地畝奪種有父秦方母田氏攔當環拏缺鎗一條兄秦裕秦玘及嫂崔氏各拿棍棒陸續到田因與吳英等爭鬧吳淨等與父秦方等互相亂打是環不合用原拿缺鎗將吳英心坎并腹根各刺訖一鎗昏倒父秦方母田氏吳素亦被打倒在地當有本屯軍餘鄰政民人張清吳志賢見證吳傑見環刺倒吳英向前將鎗奪

下有環恐怕吳英身死當日晚在地尋見堂姪秦顯要得故殺抵對又不合用棍將秦顯頭額等處亂打氣絶身死在地次日早有嫂崔氏看見疑恐吳英打死亦報總小甲曾林等得知到地看驗各家具告本縣驗鎗封收在官吳英於初八日因傷身死吳爭將情要告環不合捉稱吳傑等各用鎗棍將姪秦顯遍身劄傷等項虛情各告蒙巡撫趙都御史批行河北道委官檢驗明白問擬秦環除革前鬬毆殺人等罪坐以尊長故殺堂姪律絞監候呈詳駁問間今會審

得本犯執稱彼特吳英將秦顯打重將吳英失棍戮傷因是人衆亂打下手之人委的難知若果秦環打死秦顯是實伊母崔氏豈不含冤告狀況又犯在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初六日　大赦以前鬬毆殺人者尚皆放免毆殺堂姪者反坐以死情有可矜

一名孫威河南開封府尉氏縣民查得先該本縣問得本犯招稱弘治三年閏九月內威逃住長垣縣掏摸過路人銅錢四十文事發逃回本縣問擬掏摸杖罪右臂刺字弘治四年十二月內又有通許縣掏摸銅錢三十文事發逃回本縣問擬掏摸杖罪左臂刺字弘治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威又掏摸通許縣民王玘褡褳內銅錢二百三十文被總甲捉拏送縣問擬孫威竊盜三犯較罪呈詳監候審録今會審得本犯執稱艱難節次為盜誤犯重刑等因臣等切詳孫威三犯盜罪止因饑寒迫身若處以死情有可矜

二名崔珉康錢河南開封府許州襄城縣民查

得先該大梁道問得崔珉招稱弘治五年正月內珉與在官康錢已故徐玘俱充看監禁子本縣將問完斬罪焦舉較罪王淮周洪田寬發監珉等看守本年四月二十日焦舉將銅錢二百文布一疋送與康錢徐玘周洪亦將銅錢六百文藍布半疋送珉與徐玘接受分用各不合就將焦舉等肘鎖放鬆本年七月二十日周洪將肘取脫散行本日晚焦舉等又央珉與康錢徐玘各不合將伊滾肚繩解開至二更時分康錢不合將桶塞打開放起各囚珉不合將鉄鈴與

焦舉王淮周洪田寬取開肘鐐各囚將榧板竪放上墻脫走珉等揚呼反獄本縣知縣王玹爲科舉行取汴城聞知稟蒙巡撫巡按案行分巡官查提珉等追問明白除玘俱罪逃走自縊身死相埋訖問擬崔珉康錢受財故縱與囚同罪至死者律各絞監候呈詳間今會審得各犯執稱俱均徭新僉新役誤聽焦舉等將錢布送買照顧設計脫走等因臣等切詳崔珉康錢等本以愚民一時貪圖小利不意罹此重刑若問處死情有可矜

一名王清河南開封府鄭州汜水縣民查得先該大梁道問得本犯招稱弘治五年五月內本縣發下問完鬬毆殺人絞罪犯人羅顯到監清與已問結思中魯名王義等俱充禁子看守月久情熟弘治六年二月二十日羅顯將錢八百文送清與田中魯名王義各不合接受本月二十六日羅顯要得越獄令妻張氏用罈盛酒二十餘壺送與王義轉入監內至晚清等因要同飲令羅顯拳起兩腿將毯襪虛榧清令羅顯起身寬放肘鐐同坐飲酒羅顯推故不飲清與田中魯名王義等各飲醉睡熟羅顯撥開監門越墻逃走本縣審問明白備申巡撫巡按批行本道問擬王清受財故縱與囚同罪至死者律絞田中等爲從減等徒罪先行摘發具招呈詳監候間今會審得本犯執稱均徭新僉身役實被羅顯設計嗔弄脫罪等因臣等切詳王清本以愚蠢鄉民貪酣酒食誤遭重刑情有可矜

一[illegible]陳才河南彰德府磁州民查得先該大梁道問得本犯招稱成化二十年間才不合用銀學得火輪黑虎避刀等邪法弘治六年五月內

有鄭州王福莊地陷水出約有四畝才見久旱祈雨指此誆錢不合用前法制一物黃色形狀如蛇見於水中稱爲黃龍却將刀砍自己頭額等處假稱黃龍神下降妄說某日當有雨某處不當有雨迷使傍人亦各降神四外聞知俱來燒香請水誆得銅錢羊隻等物費用被許州捉獲問擬師巫假降邪神扇惑人民律絞申蒙巡撫批行本道仍問前罪呈詳間今會審得本犯執稱習學邪術止爲圖財用度不料犯此極刑虧枉等因臣等切詳陳才本以檢邪小夫所學

邪術本欲動搖人心以取財物初無別故論法
處死情有可矜
一名康喜河南都司陳州衛軍餘查得先該本
衛問得本犯招稱有喜家東原有水渰官坡地
一段三頃弘治五年水乾荒閑弘治六年正月
二十五日喜與姪康和康仲等各拏棍鎌趕使
牛俱耕犂地塘種麥次日被餘丁韓洪已故韓
秀等各拿柳棍亦趕牛俱耕犂喜等攔當與韓
洪等各不合互相毆打康和用鎌將韓洪額角
砍破韓秀奪搶喜不合用棍亦將韓秀頭額打

傷倒地攙回二十七日韓秀因打傷重身死韓
瑾告衛帖撫問理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喜將銅
錢布絹馬牛等物并典賣地土共輳銀一百七
十兩俱與韓瑾等收受韓瑾韓政另外又受銀
與銅錢馬疋共作銀三十五兩韓真亦受銅錢
五千五百文馬一匹韓秀妻李氏受銀三兩五
錢通共銀二百二十七兩私和了當將韓秀身
屍埋塟訖李氏不忍具告按察司批衛行間韓
瑾亦連贓首發巡按批衛審問間姪康仲在孟
病故委官檢驗明白問擬康喜鬬毆殺人不問

手足他物金刃律絞監候呈詳間今會審得康
喜執稱韓秀等因與喜互相毆打韓秀久病姪
康仲助打傷身死不係打死究枉等因臣等切
詳康喜止因爭地不忍小忿豈料傷人輒罹重
刑況破產私和康仲已死足償其命若又問康
喜處死情亦可矜
一名郭端河南開封府歸德州夏邑縣民查得
先該本縣問得本犯招稱弘治三年三月內端
不合掏模民人閻杲銅錢一十三文事發本縣
問擬竊盜杖罪刺字的決弘治四年五月內端

又掏摸客人劉敦夏布二疋事發本縣仍問擬
竊盜杖罪刺字的決弘治六年七月內端又不
合偷盜客人周成褡褳一條內盛銅錢梭布等
件事發本縣問擬竊盜三犯絞罪監候呈詳間
今會審得本犯節次爲盜只因貧難不料罹此
重刑虧枉等因臣等切詳本犯雖稱三次竊盜
所得錢物不多況爲饑寒所迫若處以死情亦
可矜
旱災乞免稅糧疏 弘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臣恪謹

題爲旱災事據河南布政司等衙門會呈抄蒙巡
撫河南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恪案驗准
戶部咨該鎮守太監藍忠等題前事仰本司將
汝州弁魯山郟唐原武四縣弘農河南二衛弘
治六年秋糧馬草子粒盡數徵解原定倉庫上
納取獲實收繳照蒙此案照先據河南府并汝
州及河南弘農二衛各申呈去歲八月以來天
道亢暘至今七月中旬雖得小雨隨濕隨乾秋
禾不能佈種蕎豆晚田節令已過猶恐不出秋
田委實無望已經備呈轉達去後續據鈞許一

州原武唐縣各申本處地方先因久旱二麥顆
粒無收秋田不能佈種至閏五月中旬方纔得
雨各佈種穀豆等禾不料六月以後霪雨連綿
晝夜不息將平坦地畝俱皆衝沒低窪積水三
四餘尺高阜去處稍有成苗又被紫蝗等蟲食
傷等因行准布按二司管糧帶管分守左參政
李濬分巡副使鄧庠等各咨牒親自踏勘得汝
州弁郟縣弘農衛俱成災九原武魯山唐縣俱
成災五分河南衛成災六分鈞州成災四分許
州成災三分隨蒙戶部員外郎楊奇按臨因是

未蒙本部明文不曾親詣各州縣衛所踏勘今
蒙前因照得前項州縣衛所委係災重地方秋
田無收糧草子粒無從出辦若要比照往年災
輕依數徵納誠恐軍民人等糊口不過盡皆逃
竄地方之患難保決無等因會呈到臣案照先
准戶部咨前事已令徵收去後今呈前因會同
鎮守太監藍忠巡按御史涂昇議照河南地方
和氣乖隔一歲之中連遭水旱所謂凶荒莫甚
於此今被災糧草子粒雖已踏勘分明而饑饉
軍民尚多流徙若再督令盡徵不無愈難存濟

伏望　聖明軫念此方水旱相繼民不聊生乞
勑該部查照各司守巡官所勘前項災傷分數
准令免徵雖不發廩賑濟而民困亦少蘇矣緣係水
旱災傷民患事理未敢擅便具本順差承差呂
海親齎謹題請　旨

陳言修省八事疏弘治六年十二月初八日

臣恪謹
題爲陳言災異脩治事近據南陽府桐栢縣申稱
弘治六年九月初九日巳時分天道晴明忽聞
東南空中有聲如雷震響良久乃息已經會議

具 題今又考之文獻通考無刑有聲無雲而雷謂之鼓妖其占類爲上不恤下而致之今玆災異若與相符臣聞事作於下象動於上天人之際各以類應故災異之來也有大小其應也有遠近要在消弭之何如爾仰惟

聖明即位以來法 祖敬 天遇災知懼宵旰靡寧圖惟治理至誠之感宜莘休祥而儆告之勤乃示災異斯固 天心仁愛之至實儆臣失職之咎也利害休戚必有所關錐加省循痛自克責紊行官屬一體脩治竊念應天以實不以文徒

托文移恐亦無補復會鎮守太監藍忠巡按御史岑昇分都布按三司官議得河南地方當四方之要衝爲 京師之藩屏表裡山河實爲重地所以息兵養民培固 邦本奈何比年以來荐罹水旱饑饉流離殍瘵未復有災稅糧未豪盡減民常苦於加徵所在倉庫率多空虛軍尤困於之餉重以 宗藩罔恤 國本刁蹬祿米結怨鄉民加之河患未平勞役未息靡費不貲日難堪命又有別省轉頇越境撓政滿籍含餘逞兇害民茲州子粒薄運艱難大行險隘守禦

缺軍此皆臣等目見而心痛者災異之來殆以此歟足用不避斧鉞採集輿論條成八事昧死上陳伏望 聖明軫念地方俯恤窮困少垂 宸覽特賜 裁處然臣等所言乃河南一省計爾今各省地方皆有災異更望

聖明戒飭中外凡可以消災弭患之術悉聽論列次第舉行庶幾 天意可回而災異亦少弭矣臣不勝隕越感戴之至爲此具本順差承差王智親齎謹題請 旨

計開

一折俸糧以恤軍士竊照河南衛所共二十處官軍俸糧歲該三十八萬八千四百三石有零往歲豐稔支給不缺近年連遭水旱災傷夏秋無收有徵稅糧先儘起運及各

王府祿米以致存留之數不勻歲支衛所俸糧有缺八九箇月者有缺一二年者又有缺三四十箇月者欲補之以本色而各倉米麥全無欲給之以折色而各庫銀錢大乏官軍張口待哺有司縮手無措此地方之人患時勢之可憂而災異之所由來也查得先該臣奏行戶部題

准將河南軍民戶口食鹽自成化十年起十九年止共鹽六千五百五十五萬二百二斤八兩每二百斤一引共該三十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一引行令本布政司自行撈取變賣以補官軍月俸等糧之用依蒙差官前去河東運司止撈得鹽三千九百引在彼堆放因無引目難以支領奏行戶部方纔准令委官前去運司關領引目支出變賣今因數少酌量分補各該衛所俸糧或一箇月或二三箇月者聊使困窘官軍暫濟艱急奈何連欠數多不能補足前項題

准食鹽仍有二十九萬三千八百五十一引未撈即今差官前去用工撈取誠恐又要具奏方與引目展轉往復豈能便得濟其饑餒之急哉且撈取食鹽補給饋餉上不費朝廷之錢糧下可克官軍之食用揆之人情似亦兩便乞　勅戶部轉行河東運司將前未撈食鹽二十九萬三千八百五十一引盡數關與引目執照依數撈取支出變賣補足官軍俸糧如此則衛所無饑餒之患朝廷得軍伍之用而地方可保無虞矣

一寬加徵以還逃亡竊照河南地方連年災傷軍民疲敝今歲夏災尤重各府州縣衛所比比皆然間有薄收亦不克口已將開封等六府汝州等一十一州祥符等七十九縣并河南都司樣田屯宣武等十八衛所委官勘實分數具奏寬免以甦民困夏災纔過秋災又臨戶部奏差員外郎楊奇親詣各府州縣衛所沿垃履畝踏勘明白定擬有災無徵分數行令造冊繳報止有汝州并魯山郟縣原武鄢縣鈞州許州弘農河南二衛共九處因無戶部明文不曾踏勘然各處災傷分數本官皆已備知近該戶部來文要將前項夏災州縣衛所止免一半加徵一半及將秋災汝州等州縣衛所盡數徵納軍民一聞俱興逃竄之念切惟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今河南地方一歲之中夏秋兩災俱重若再督令加徵軍民逃竄固不能免萬一致生他變雖將守土之臣依法處治恐於地方無益

上天垂戒其以此乎乞

勅該部將前府州縣衛所加徵稅糧子粒仍照原勘分數悉與　寬免庶使饑困軍民得蒙蘇息不

致流亡而邦本益以固矣

一假勸借以備河道近該山東布政司差官齎送空頭冠帶劄付一千道要行召人納銀賑濟雖已分給府州縣衛召人上納延今月久十無一完盖由地方災傷軍民疲敝故也竊惟山東河南俱係　朝廷之土地二省軍民俱係　朝廷之赤子災傷所在不彼有而此無困瘁之民不此輕而彼重今以河南軍民遠爲山東出銀賑濟此固　朝廷一視同仁之心春秋恤災救患之意但黃河爲患常在河南修築頻年僅克

保全汴城而蘭陽縣一夕衝決遂成巨浸荷蒙　聖明軫念　國計特　勅大臣前來修理今上源係家渡口等處南岸支流雖已疏通而水勢趨北尚難逆料又按賈魯故事擬塞黃陵岡北注河口疏導南流使下徐泗所過州縣皆令築隄防患合用椿草粢麻等料并夫匠口糧之費動以萬億官府倉庫在在空虛軍民積儲十無一二如此大費將何取給食祿之臣晝夜焦熬今又遇此災異益懼匪寧思患預防誠不可緩且修理黃河所以保全運道疏通血脉

國計所係非河南一省之利也目今山東災過地方頗有收成而河南夏秋二災俱比山東爲重有徵稅糧盡令起運并合不留況前項冠帶銀兩俱係河南軍民脂膏修理黃河又係天下公共之計欲望　聖明借留本布政司官庫收貯以備修河之用庶使民不告勞功亦易就而於經國大計可保無虞矣

一便輸納以息民怨竊照河南地方親王七處民間運納祿米祿麥到於各府有令隨

即收納出納通關者民得歸家務農官得錢糧一完畢官民上下不勝感激本河間有刁頑留難不肯便收者只得看守經年累月不得完納且如　周府歲用祿米祿麥共一萬石各該州縣批差大戶雇車裝運到於本府暫在東門地上堆放該倉　啓知不令收受有看候三五月者有候半年之上者甚至守候一年之上者輔導等官不敢　啓請以致風雨濕爛雀鼠耗食負累陪償數亦不少非惟傷損民財抑且妨誤農業怨聲沸騰頗傷和氣合無行令布政司但有

此等運納大戶守候經月不收者許赴本司具
告令將原運米麥暫寄開封府軍儲倉另厥收
貯候本府要用自行差人支領其餘
王府祿米官攢有似此刁蹬留難者亦令暫發有
司官倉寄收庶使領運之人得易完納不致大
段陪償久妨農業頒聲作而然聲自矣
一清查餘以役遊惰竊照河南都司陳州等衛
指揮千百戶等官弟男子姪義男女婿一官名
下有三四十丁者有七十餘丁者又有一二百
丁者俱稱舍餘名色遊手惰業不行報冊間有

報冊者不過十中之一二耳安分守已者少倚
勢行兇者多昏夜放火白晝殺人習以為常事
發到官往往駁調因無名籍有礙追究官府被
擾小民被害誠恐積歷歲月丁力浩大未易制
御亦地方之患也合無通行河南布政司着落
清軍官員親詣所屬督同掌印官拘集各官舍
餘到官逐一清查驗丁造冊或撥補屯種雜差
或編發守城操練如有情願食糧補當正軍者
就令收伍止終本身敢有隱蔽不報者正犯發
邊衛充軍本官參問如徒罪使遊惰之徒各就
約束行伍克實遇警亦有備矣
一專責任以靖地方竊照直隸大名府濬縣地
方與河南陽陰淇縣交界先年盜賊生發蒙降
勑書着落河北道分巡官兼管濬縣地方督捕盜賊
接受詞狀以故彼處官吏頗知警懼盜賊屏息
今照汝寧府信陽州地方接連湖廣應山等縣
兩省窩民相攙居住盜賊竊發互為往來此處
劫掠彼處藏匿彼處盜賊此處發覺又有一等
姦詐之徒將無主人命遠年盜情捏改年月裝
誣官吏一蒙上司堆提就逃彼處躲住以致被

劫之家被誣之人經年累歲有屈無伸近日星
隕天鳴俱於此地
上天垂戒未必無由乞　勑該部查照濬縣事例請
勑一道着落河南按察司分巡官提督彼處守備府
衛等官撫安軍民操練兵馬修理城池督捕盜
賊其應山等縣地方盜賊詞訟俱許督捕受理
庶使盜賊少息詞訟易完地方事情彼此供便
一存操軍以固城池竊照河南地方北拱京畿
而彰德最為要害彰德地方西控大行而林縣
最為要害洪武年間於彰德設衛於林縣設所

不但保障生民其實固守要害一憂深慮遠之
意也夫何歷年既久衛所凋敝軍士逃亡而林
縣千戶所尤甚本所正軍除宣二班操備外止
餘空閑疾軍四名餘丁屯種守寨等項差使外
止餘城操把門五十五名城池雖設隊伍空虛
況大行之險自古多盜儻有不測民誰與衛思
患預防誠爲可慮合無將本所京營班軍一百
九十七名宣府班軍一百一十名存留本所與
見在餘丁守城操練責令巡守等官時常較閱
庶使盜賊知警小民安業而城池可保無虞矣

一便收納以給俸糧竊照各處屯種子粒俱於
本衙所附近府縣官倉上納以備官軍俸糧軍
得免於轉運民亦省於饋餉爲
國遠慮誠至計也今磁州守禦千戶所雖屬山西
潞州衛所種屯田俱在磁州所食俸糧亦在磁
州官倉支給每年子粒却赴山西布政司上納
往復艱關不得食用非惟事體不一抑且有失
且耕且守之意合無查照歸德等衛事例將本
所屯種子粒送磁州官倉就近收納以備官軍
俸糧之用庶幾收支兩便事體歸

少司空主一徐公奏議卷之七

給由疏 弘治七年正月十二日

臣恪謹

奏爲給由事照得見年六十三歲直隸蘇州府常
熟縣人由進士成化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欽除工科給事中本月二十五日到任成化六年正
月二十四日三年考滿本月二十三日
欽蒙復職成化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丁母憂服滿起
復到部成化十年四月初九日復除工科給事
中本月初十日到任成化十一年正月二十八

日陞湖廣布政司右參議本年七月二十六日
到任成化二十年四月二十五日九年考滿給
由間本年九月初七日陞河南布政司右參政
成化二十一年三月初二日到任弘治元年二
月二十二日陞本司右布政使本年三月十八
日到任本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陞本司左布政
使本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任弘治四年正月
二十二日 欽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勑巡撫河南地方本年二月十三日到任扣該弘治
七年正月十二日連閏實歷俸三十六箇月三

年考滿例應給由緣臣奉
勅巡撫地方未敢擅便具本順差承差常宣親齎謹
具奏　聞伏候　勅旨
謝　恩疏弘治七年正月十四日
臣恪謹
奏爲給由事准吏部咨本部題該臣奏前事本部
照得右副都御史徐恪三年考滿例該引
奏復職見奉
勅巡撫河南地方合無行令本官免其赴京給由候
滿日就彼復職管事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除
欽依滿日復職管事外竊念臣學本荒疎叨塵風紀
朴忠自信戇直不回雖奮厲以激揚政聲罔著
徒夙夜以勤恤民生未安任及三年慚無寸補
天顏咫尺　請給由　恩命寵綏祇承復職雖
天地之量曲示含弘而臣子之心恒懷兢惕官守有
限望北　闕以拜
恩感激殊深自中州而馳
謝臣敢不厲匪躬之節誓全始終竭盡瘁之勞勉圖
報稱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游奎親齎謹具奏

保民弭患疏弘治七年正月十六日
臣恪謹
題爲地方驚疑事准兵部咨該分守通州等處地
方署都指揮僉事王宣題前事本部看得止訛
在於自修防患在於預備合無通行北直隸山
東河南巡撫官督令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并各
府官員各要不時前往所屬地方饑民當賑濟
者設法賑濟必使得所盜賊當擒捕者多方擒
捕務在盡絕庶可以利國保民濟時弭患當舉
行者宜從舉行當具奏者作急具
奏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切
惟利　國莫先於保民濟時莫要於弭患書曰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
備無患然則自古帝王之欲制治保邦者皆以
是爲急務在　今日豈可忽乎仰惟
皇上御極以來側席求言厲精圖治每遇水旱　宵
旰憂勤或降　璽書戒飭臣下或頒
內帑賑濟饑寒養兵息民培固邦本居安慮危務臻
康阜眞與古帝王制治保邦之心同一揆也臣

本凡庸謬膺重寄感時遇事恒切奮懷雖保民
弭患之道未克究其指歸然輕徭薄稅賑饑恤
孤繕城練兵省刑督捕抑強扶弱之類未嘗不
拳拳於念慮間也故自受
命迄今夙夜祗慄延訪官僚講求利害凡有便於軍
民益於地方者悉遵欽奉
勑諭次第舉行至於重大事宜有非臣下所得專者
雖嘗論列一二而區區犬馬之私尚未能已謹
摭四事條具
上陳雖或私憂過計然求之本心實欲勉圖報稱而
已伏望
聖明以地方生靈爲計少留 宸思特賜
俞允臣不勝隕越感戴之至具本順差承差游奎親
齎謹題請 旨
計開
一治黃河以保運道臣謹按黃河之水源於絶
域自積石入中國至大伾而逸放神禹治之其
害始息自周以降禹跡湮浸泛濫旁決其變非
一但漢唐皆都關中宋都汴梁雖有溢決不過
爲瀕河數郡之患其於國家無大利害猶且訪

求群策汲汲治之洪惟
聖朝定鼎幽燕因元之舊開會通河漕東南之粟以
供軍國之需而四方
朝貢賓客輸將絲使道出於此者居多惟是黃河
趨海之勢橫亙其間小則淤澱大則隨之而去
阻絶糧運不獨決南岸河南被災決北岸山東
受害而已此所以上厪
聖衷有今日治河乃是恐妨運道致誤 國計之慮
天語丁寧臣民警悟凡有識者莫不欲効尺寸之勞
以分 九重之憂況臣雖愚劣謬應任使又親

親其事者哉臣聞治河之法古人論之詳矣大
要不過疏濬塞三者蓋迭相濟而互相成不可
缺一者也由今觀之孫家渡口等處南流支派
雖經起倩夫役疏濬成功然夏秋水發尋復淤
塞今冬十月復疏濬矣但水勢趨北卒難挽回
又按元賈魯故事擬塞黃陵岡北注河口因其
舊河疏導南流使下徐泗不意十一月間陵凌
水發河復淤塞若不併工疏濬以殺水勢則黃
陵岡口功亦難成張秋之患何時而息然黃陵
岡口既塞河必南決而封丘儀封蘭陽考城河

武陽武六縣俱當下衝城郭人民必將墊溺若
止保全運道不及地方生靈恐非
朝廷以仁治天下之本意也故南北兩岸隄防決
口皆當修築於其中必遺川澤之分使夏秋水
多左右游波得以寬緩不迫三者之功缺一不
合用椿草等料并夫匠口糧動以萬億然當大
役之興少一夫欠一料卒難成事且隳前功誠
宜預爲之備也今河南山東地方洊罹災傷人
民失業譬如久病之人雖安閑優養尚不聊生
若加之科差必難堪命昔齊侯問災晏嬰對以

布惠魯君問異藏孫荅以緩役河患之來是所
謂災異之大者爲
國修治顧以厲民豈古人布惠緩役之意哉爲目
前計除人夫量於上中戶內起倩椿草等料支
給見在官銀買辦聽用外繼有所需何以待之
考之賈魯治河內降中統鈔一百八十四萬五
千六百三十五錠我
朝徐有貞塞張秋決口大發浙江等布政司銀兩
故雖勞於調度而無區畫之費用是各著成績
伏望　聖明上念

國計之重下恤民生之艱特
勅該部查照徐有貞塞決事例從長計議或借撥九
江淮揚等處鈔關折銀或借撥荊州蕪湖等處
抽分料銀各數萬兩運發總理河道都御史劉
大夏委官秤驗明白寄放所在官庫收貯聽令
斟酌給發兩省修河去處買辦椿草等料應用
庶幾河患可除而
國計民生兩無所損
一計儲積以便軍民臣切觀大易以損上益下
之卦名之曰益蓋上約已而裕於人則人心說

而奉上矣故其傳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昔魯
哀公以年饑用不足爲問有若欲其行古徹法
說者以爲得損上益下之道推其所謂百姓足
君孰與不足者而論之則是善益上者莫過於
此豈但益下而已哉洪惟我
祖宗以來取民之法一合古制上無可損下無可益
誠有不待臣之喋喋者竊見方今政務莫重於
漕運稅出於民而轉輸於軍軍民相須
國用以足良法美意萬世無弊奈河近年以來漕
渠淤澱剝淺之費廣閘座數多挨次之日深遇

又甫則泡爛遇暴風則沉溺陪償借貸軍於是乎貧矣由是而有加耗之議始焉每石加耗不過三四斗今則加至六七斗通前糧里徵收斗頭斛面計之所加不知幾倍則是每田一畝率徵二畝民於是乎貧矣倉廩雖富其如軍民之貧何運正軍每船十名今則逃走有過半者遺下船隻俱撥老幼餘丁撐駕軍不足矣黃冊正額每里百户今則逃走有過半者遺下稅糧俱於見在人户攤陪民不足矣糧運雖足其如軍民之不足何貧者日益貧不足者日益不足臣

恐釋今不圖後難爲計也況大河爲患又有非常之變哉伏望

皇上鑒大易益下之文乞

勑廷臣從長會議先儘京儲如有數年之積暫將糧船分作四班三班運糧一班休息其該運糧米量折輕齎先期定與則例每石折銀若干轉行該府州縣徵完傾鎔成錠委官押解仍令運船帶赴太倉交割每遇收成時月照依時價與米兼支如此則二萬餘軍得以番休二千七百餘船得以修艙小民五十餘萬石耗糧得以量減

官倉八萬餘石行糧得以節省一舉四得上下俱益無疆之說復見於今日矣

一定事例以紓民力臣嘗伏讀

宣宗章皇帝御製五倫書至於唐太宗與侍臣論宗室力役之多即曰朕理天下本爲百姓非欲勞百姓以養已之親者鞭欽服不已蓋先王之世有事役民歲不過三日知人情莫不欲逸節其力而不盡也

宣宗章皇帝有見乎此故載唐太宗事以垂示萬世其慮遠矣洪惟

聖朝 宗室之盛漢唐以來皆莫能及

祖宗推親親之恩定

封建之制所以尊位重祿者雖三代之隆亦不是過 親王 郡王并鎮國以下將軍郡王以下儀賓府第相望布滿列郡歲用祿米無慮數十百萬石雖遇荒年亦必取盈歲復一歲枝葉漸繁所入有限所用無窮臣愚切恐難乎其繼矣況河南山東乃

朝廷腹心之地而山西陝西廣西皆切近邊方湖廣江西又係東南財賦所出尤不可不爲節省

也竊見　郡王等府已有給價自造之例近又奏行軍衛有司起造者儀賓等府原係自造近又定擬工料價銀及

奏討起造者此端一開遂成事例後有援乞何以止之費財勞力民將不堪命矣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本之所在常加培固猶恐動搖今各王享有重祿力足以營宮室況又給與工料之價而儀賓皆富室之子作賓

王家榮幸已極推其所有自造居第亦不爲難乃往往分外陳乞不爲

朝廷培固邦本臣竊少之查得　周　唐等府儀賓居第俱係自造不曾給與工料銀價其餘

王府例雖不同然當民困竭之時亦宜裁省以一事體伏望　聖明軫念地方撫恤民隱特

勅該部今後　親藩乞　恩蓋造

郡王等府各照原定則例給價自造其郡主儀賓等府照　周　唐等府事例不須給價令其自造此外凡有所求非定例者一切沮抑雖奉

成命仍許該衙門執奏毋輒施行俾知

朝廷大中至正之道不以親親而廢公義非分之求不可倖得則政不紊煩民力日裕而邦本益以固矣

一量存留以濟難急臣聞孔子荅子貢少問政以足食爲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說者以爲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責其爲善故先王之世庶人在官者與下士同祿若今官吏師生旗軍俱係在官之人理當優養祿可缺乎在官者之祿既一不可缺

宗室之祿又可缺乎切照河南郡縣連年災傷奏

免糧草俱作存留以故倉庫空虛官吏師生旗軍俸糧廩米無從支給有守候一二年者伏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今俸廩不繼養贍無資是以官吏師生常有屢空之嘆自非素有定力能不隳守廢業者鮮矣折衝禦侮惟在於兵荅饋餉不足凍餒是憂雖法令嚴明不敢遽興柱林不逞之謀然亦怨聲騰沸欲其臨敵致死難矣況親親之道在於尊位重祿今

宗室祿米亦皆不勾坐派如去秋災傷存留糧少分派　周府郡王將軍祿米至有七萬五千餘

石不及原數日逐遣人在於布政司紛擾不得已乃以別項官銀折支否則動以祿米為詞出府出城雖有禁例亦難止遏食之不足一至如此其於地方深有可慮臣嘗以河南歲入不勾歲支之計皆因起運太多存留太少欲照天順七年事例量入為出少起多存瀝懇具陳未蒙淮信雖該戶部奏存大同折銀小麥九萬六千餘石不勾　周府一年歲支之數況今歲夏秋俱災升合無存求哀告急在在皆然雖經設法量為補支年復一年計亦窮矣故敢不避斧鉞冒昧

再陳伏望

聖明不忽幽遠不遺細微念起存皆為

國儲積散皆為　國用乞

勅該部再檢天順七年起存事例將弘治七年以後夏秋起運稅糧除京邊倉場外其保定等倉米麥量存三分之一以備前項祿俸糧廩之用仍乞　斟酌京儲多寡於今年起運糧內量存一二以濟目前之急若謂京儲重計不宜存留查得成化二十一年河南秋災不為甚重倉庫亦有積儲未為匱乏侍守臣吳節等以歲用不足為言荷蒙　先帝軫念雖光祿寺

上供錢糧亦准留用又查得弘治三年河南加徵有災糧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俱解戶部收庫大

國家貯積本為地方所加糧銀又係民間枉徵膏血當此調發治河之時公私匱乏就以前銀照依時價准作今年起運却將原京儲改存本處

上不虧損

國計下可量補歲支臣愚竊以為便伏乞

聖明斷自　宸衷早賜施行地方幸甚

宗室臣民幸甚

請　詰疏弘治七年月十六日

臣恪謹

奏為請給　誥命事臣係直隸蘇州府常熟縣人由進士成化三年二月三十一日

欽除工科給事中後丁母憂起復到京成化十年四月初九日　欽蒙復除工科給事中成化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

欽陞湖廣布政司左參議成化二十年七月二十日

欽陞河南布政司右參政弘治元年二月二十二日

欽陞本司右布政使本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欽陞本司左布政使弘治四年正月二十二日
欽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勅巡撫河南地方今已歷任三年奏奉
欽依就彼復職管事外竊念臣本以庸劣遭遇
明時叨列內臺撫巡中土驅馳三載愧乏寸長仰
荷 洪恩復職管事所有臣祖父母父母并妻
室未曾請給
誥命伏望 聖明茂隆
孝治俯念秉誠特
勅吏部照例給與應得

誥命永光家世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開坐具本順差承差常宣謹具奏
聞
計開
祖孟明不仕
祖母鄒氏
父敏叔贈工科給事中
嫡母周氏贈孺人
生母張氏封太孺人 故今
妻許氏封孺人 故今

大雪雷電疏 弘治七年正月十七日
臣恪謹
題爲災異事據河南布按二司分巡分守汝南道
右參議陳以忠僉事陳嵩呈據汝寧府申稱弘
治六年十二月初三日巳時一刻初四日戌時
三刻初五日子時二刻雷電交作隱隱之聲若
在西南百里之外且大雪連旬積地約三尺有
餘會呈前來行間隨據本府羅山縣申本年十
一月十五日以來雪雨連陰至十二月初一日
夜半大雪電光閃爍雷震數聲初二日戌時雷

電復作大雪不止平地約深三四尺畜多凍死
民不聊生及據南陽府鄧州申本年十二月初
二日夜二更時分雨雪嚴凝忽聞雷聲轟自東
南而西北中有電光至初三日夜三更時分大
雪未止雷電復作等因又據汝寧府并 崇府
長史司各將前事申呈到臣會同鎮守太監藍
忠巡按御史涂昇議得汝寧南陽二府所屬州
縣與湖廣黃州德安府等府接境彼處竹山
等縣又係流通聚集之所當此積雪凝寒之時
雷電交作陰陽失度必人爲有以感之臣等仰

以庸愚謬膺任使聞此災異震懼弗寧除洗滌心思痛自克責及案行官屬一體修省外緣係災異事理具本順差承差常宣親齎謹具題知

方面官致仕疏 弘治七年正月十七日

臣恪謹

題爲方面官員致仕事據河南布政司呈據開封府醫學申勘得本司左參政顧餘慶兩手陸脉沉細寒熱往來脾胃元氣虛損飲食少進係是原患瘧疾等病隨用清脾湯等藥調治後加吐

血泄瀉又用補中益氣湯節次調治不痊兩腿虛怯行步艱辛已成痼疾緣由具結轉呈到臣案查弘治六年十二月初三日據本司呈准本官咨稱由進士先任工部郎中陞今職因分守河北道行至溫孟等地方陡遇嚴寒舊病舉發調治月餘未見痊可虛糜俸祿罪實難逃煩爲轉達放回致仕等情已經撥醫調治去後今該前因查得見行事例各處巡撫巡按等官遇司府州縣等衙門官員告稱老疾不堪任事等項依例就彼放免原籍致仕類

奏稽考等因除遵奉外今看得本官居職以來著有才謀因病侵尋遂求休致雖嘗再肆慰留而羸弱日甚除行本司再查無礙照例放回致仕外緣係致仕官員事理具本順差承差常宣親齎謹具題知

薦舉賢能疏 弘治七年正月十八日

臣恪謹

題爲薦舉賢能事節該欽奉 勑諭官吏有能奉公守法修舉政務者量加獎勸欽此除欽遵外竊惟先王之治資賞罰而後成中人之材待勸

懲而後勉故洪範曰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又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所以然者蓋先王知中人之材必如此而後勉於善也仰惟 聖朝自考績常典外復以獎勸之責付之巡撫等官所以厲世磨鈍成就人材以熙治功抑具與先王致治之典異世同符矣臣本庸愚備員巡撫惟恐弗稱有負 洪恩故於一省官屬之賢否靡不咨詢誠以政之得失民之休戚所係不可輕也苟知其賢者能者而不能舉使 國家賞罰之典木白勸懲之機未張臣之罪也況

天命赫臨敢不祗若頃者常以河南府知府今調浙
江寧波府姜昂衛輝府知府王儼開封府知府
衛英汝寧府同知今陞懷慶府知府梁澤本府
推官今行取風憲趙縉許州知州邵寶陝州知
州今陞南京刑部員外郎孫賓俱各奉公守法
修舉政務已經　奏乞
旌異多蒙擢用止有王儼衛英邵寶三人仍舊供
職今又看得衛輝府同知金舜臣端謹嚴明抑
强扶弱彰德府推官張拱慎以律已恕以平刑
鄢陵縣知縣王時中譽播清芬治優列邑內鄉

縣知縣袁佐勤慎有爲吏民信服寶豐縣知縣
顏順壽修廢墜之政著勤慎之名洛陽縣知縣
楊滋持身端謹敷政勤能汝陽縣知縣陳懷經
政不苛棘民多感懷雖其才器各有所宜然與
前數人俱已著有成績爲布按二司輿論推重
以臣所見誠爲不誣若不具實上
聞不惟微臣蔽賢之咎無所於逃而上之賞罰勸懲
下之得失休戚亦有大可慮者是以敢瀆言之
伏望　聖明以用賢圖治爲念特
勑吏部將臣先今所舉知府等官王儼等再加檢察

果協輿論亦乞一體旌擢庶幾郡縣之間相觀
相勸趨事赴工官有激昂之心政無廢墜之患
群黎百姓將受無窮之福矣爲此具本順差承
差常宣親齎謹題請　旨

會舉將材疏 弘治七年正月十八日

臣恪謹
題爲選將事卷查該前巡撫本院右副都御史楊
理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照得將乃國之輔求稱
任使實難其人合無仍行內外衙門官員從公
各保舉一二員明開職銜畧節脚色送部照例

會官評議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着各官務從
公各舉所知毋得推托延緩仍不許偏採虛名
委無實材及曾經敗事將官一槩濫保欽此欽
遵備咨已經案行布按二司正佐官欽遵訪保
未報隨准本部咨爲急先務以消變異事本部
看得太傅兼太子太保英國公張懋題要將各
處將官行巡撫巡按訪察賢否棄短取長平昔
果有謀勇功績今以小過閑住者亦許舉用合
無通行內外應舉將材衙門官員務要各盡所
知作急從公保舉具名送部以憑通類會官評

議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這舉將材事前既有
旨如何各官有不舉的還行與他每着上緊舉
保再不許遷延推避欽此欽遵備咨仍催二司
訪保間又准本部并本院咨俱爲催保備用將
材事又經通行查催去後續據河南布按二司
會呈各准本司左布政使孫仁右布政使陸淵
之按察使高銓咨關會訪得河南都司都指揮
同知何忠都指揮僉事王杲宣武衛指揮同知
徐慶直隸歸德衛指揮僉事陳璜俱年力精壯
操持勤慎弓馬熟閑軍士悅服俱堪任偏將及

准右參政朱宣副使吳宏咨關訪保得歸德衛
掌印指揮僉事陳璜持身廉慎幹事勤能撫恤
軍士謀略過人堪任偏將等因各咨關到司轉
呈到臣公同巡按監察御史涂昇議得都指揮
同知何忠都指揮僉事王杲宣武衛指揮同知
徐慶歸德衛指揮僉事陳璜才謀智術雖各不
同然皆膂力方剛善於騎射委的俱堪任偏將
[illegible]　勅該部照例再將各官評議可否如果相
[illegible]少加　甄拔庶令益自激昂遇警亦堪調用
緣係會保將材事理未敢擅便開坐具本順差

承差常宣親齎謹題請　旨
乞　恩補蔡疏弘治七年正月二十日
臣恪謹
奏爲陳情乞　恩事臣係直隸蘇州府常熟縣人
由進士歷任工科給事中湖廣布政司左參議
河南布政司右參政左右布政使弘治四年正
月二十二日　欽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勅巡撫河南地方任盈三載例應給由奏奉
欽依就彼復職管事竊念臣猥以庸才叨塵仕籍洊
歷中外幾三十年南北奔馳未償萬一感

恩慄愧恒切戰兢伏覩見行　恩例凡在京文職三
品以上官員歷任年久者許令一子入監讀書
子有事故者則及其孫誠曠世之　盛典也臣
思先任湖廣參議之時長子子綎與其妻相繼
夭閼止遺一孫徐瑑鞠于臣妻許氏許又繼逝
遂失所依煢煢孤立殆及十年今已一十九歲
有志讀書伏望　聖恩憐憫恃
勅禮部查照本院右副都御史朱英孫朱龍事例將
孫徐瑑送監讀書以圖補報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爲此具本順差承差傅元親齎謹具奏

開伏候　勅旨

薦舉風憲官員疏　弘治七年正月二十四日

臣恪謹

題爲急缺風憲官員事據河南按察司呈稱本司僉事常軏得患蠱證醫治不痊於弘治七年正月二十三日夜在任病故及照僉事張翀近該巡按監察御史涂昇保陞布政司管河參議所有汝南等道缺官分巡乞轉達銓選等因備呈到臣竊照河南歲屢不登民多艱食重以河患勞役併興閭里騷然流亡日甚盜賊間起詞訟紛紜必須得人分理乃克有濟今僉事張翀既已保陞去任常軏又以病故汝南等道委實缺官分巡欲俟新選官來誠恐原任隔遠未能即到倘有警急不無誤事今看得開封府許州知州邵寶汝州知州彭綱俱爲人清勤好學有文用儒飾吏約已裕民雖不汲汲以干譽然譏徵詳明上下推信士俗民情尤所諳練以臣所見若寶若綱俱蒙　列聖鈞陶之化通練古今用之風憲必稱激揚況又累經薦舉僉謂相宜伏望　聖明以地方生民爲念特　勅該部再行查訪合無乞將邵寶等二員量陞河南按察司僉事俾令就近補缺益奮治功非特成就各官之材而實可爲士類之勸雖在流亡亦蒙福矣緣係急缺風憲官員事理未敢擅便具本專差承差常宣親齎謹題請　旨

星隕如雷疏　弘治七年四月十六日

臣恪謹

題爲災異事據河南府陝州申弘治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戌時初刻天氣清明星辰稀朗忽見一星大如斗光芒照地起自東南良久乃息及據

本府靈寶縣申亦於前項年月日時初一刻見有一星大如碌碡赤光隨之明照地起東南隕西北有聲如雷復往東南至戌時初二刻方止各備申到臣行間隨據河南按察司亦呈前事會同鎮守太監藍忠巡按御史涂昇議照陝州并靈寶縣地方去秋旱荒民多艱食今又星象垂警皆臣等失職之咎除省躬補愆用祈消弭及行都布按三司一體痛加脩省外緣係災異事理具本專差承差趙文廣親齎謹具題　知

請設汝南兵備疏　弘治七年四月十六日

臣恪謹
題爲陳言災異修治事准兵部咨准戶部咨該臣
等題前事併奉　聖旨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
欽遵抄出開咨到部看得河南鎮巡等官太監
藍忠等因見所屬地方天示災異省躬思咎條
陳合行事宜冀補缺失以回　天意詳其所陳
俱係憂國憂民思患預防委於地方軍民有益
理合議擬開立前件具題奉　聖旨准議欽此
欽遵備咨到臣除欽遵通行外查得內一件該
臣等奏專責任以靖地方本部議照河南汝寧

府信陽州東連南直隸鳳廬等府南通湖廣德
安黃州西南接襄陽三府山勢險惡林木茂密
自昔及今誠爲盜賊淵藪分巡等官隨到隨回
不肯久住所以盜賊生發少知警懼詞訟蝟興
累及無辜比之其他地方誠有不同況近來自
廬州府直抵南陽府桐栢等縣俱有地震星隕
等項災異且變不虛示必有其應思患預防不
可不慎若不從宜處置未免貽患地方今既該
鎮巡等官會奏要照河北道事例請　勅敎專
一員專一在彼撫安軍民弭捕盜賊等項誠有
所見合無行移巡撫河南都御史徐恪會同巡
按御史於河南按察司僉事內推委有風厲一
員前去汝寧府或信陽州居住不妨分巡提督
彼處府衛等官操練軍馬修理城池緝捕盜賊
禁革姦弊若有盜賊生發係干湖廣軍民者俱
聽差人前去緝拿本處官司即與協同擒捕不
許推調有誤地方事干詞訟行文本處官司問
理有當徑問者徑自提問候委官已定仍將職
名作急具奏以憑請
勅一道具載前項責任齎付本官欽遵行事以後地

方無虞另議定奪等因臣復會同巡按御史涂
昇推舉得河南按察司僉事劉俊律身清愼涖
政剛明雖遇艱險勁直不回委有風厲堪備任
使合無請　勅本官前去信陽州居住照依原
擬責任欽遵行事庶姦惡知警良善獲安而地
方可保無虞矣緣奉
欽依會推委官具　奏事理具本順差承差趙文廣
親齎謹題請　旨
病故官員疏　弘治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臣恪謹

題爲病故官員事據河南布政司呈稱本司右布政使陸淵之於弘治七年五月初九日申時在任病故乞轉達銓選等因具呈到臣照得布政司官列郡表率爲之使者責任尤重當此墊溺之餘民生未安而右布政使陸淵之又以病故地方事情缺官理辦乞

勑吏部於群僚之中推選老成練達堪任右布政使一員前來補缺管事非但政易責成民亦受惠具本專差承差夏輅親齎謹題請 旨

薦舉官員疏弘治七年五月一十八日

臣恪謹

題爲舉保官員事據河南布按二司汝南道分守右參議陳以忠分巡僉事劉俊呈稱汝寧府信陽州知州陳閏近於弘治七年五月初三日丁父憂去訖竊惟本州與直隸潁州湖廣應山等縣封壤相連山川險固林木茂密軍民雜處詞訟浩繁非得能幹官員未易治理今訪得開封府許州同知施文顯持身端謹涖政勤能居官已久民情熟知觀其才器堪任前職要乞保用等因具呈到臣會同巡按御史涂昇議得許州同知施文顯爲人端謹歷任有年士俗民情識所諳練州正之舉僉謂相宜乞

勑吏部再訪本官平昔果如所呈就乞陞補前缺裨益奮庸政亦當舉具本順差承差夏輅親齎謹題請 旨

定計謀以祛河患疏弘治七年六月十二日

臣恪謹

題爲定計謀以祛河患事竊惟天下之事有不可緩之勢有不可不恤之情大要在於保全國計慰安人心而已而慰安人心又爲保全國計之本夫黃河之水萬里而來奔激走徙古今不常天下之害莫加焉

國家財賦倚重東南去海道之艱危即會通之平穩天下之利莫加焉惟濟寧臨清一帶水源短少易得枯涸往往置閘築堤積水行舟今河決而北直趨張秋又決而東長奔入海將使運道中絕東南財賦恐難遽達

京師今日疏濬扼塞之功誠不可少所謂有不可緩之勢者此也然河南地方三四年間天鳴地震星隕冬雷盜災迭示人心危懼加以饑饉

荐臻死徙殆半賦役頻繁貧窮輸納仰事俯育皆無所望故復業之民旋復逃走恒產之家亦少固志於斯之時可靜而不可動可養而不可一用所謂有不可不恤之情者此也夫勢不可緩而情在所當恤茲欲兩全而無害處之必有道焉謹按地誌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縣下達山東濟寧州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縣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縣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於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滎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

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缺而張秋運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北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來漸西而北又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橫衝會通河長奔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千里之內散逸瀰漫似非人力所能支持乃者上厘

聖衷軫念運道之阻艱生民之魚鼈特

勅本院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前來修理功雖略施力猶未竟不意伏流潰溢遂爾中止或者以黃陵岡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謾提復壞遂謂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至有爲海運之說者臣嘗歷考史傳黃河之患古今有之而惟漢匏子之決其患尤甚其功尤難二十餘年塞之不效當時貴臣田蚡又以封色之私倡爲不可塞之說厥後武帝躬勞萬乘臨決河沈璧馬禦神祇又令將軍以下親負薪卒塞決築宣防河在武帝時不過爲數郡之害雖不塞可也而武帝必塞之若夫今日之患關係運道之通塞尤事之不可已者烏可以一噎而廢食哉且黃陵岡口不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顧以修築隄防之功多疏濬

分殺之功少河身淺隘水無所容故其湍悍之勢不可遏回耳議者以滎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縣南頓猶可消消之流計其於淺之處僅二百餘里必須多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州丁家道口足以分殺水勢訖能成功今觀梁進口以南則淄淄無阻以北則淤澱將平計其工力之施僅八十餘里今春雖嘗用工未得竟力必須再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徐入淮以殺

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但既疏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既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論事者必從而嘗其後故任事之臣未免畏首畏尾而不敢竟其策也以今觀之百年運道穩於衮陸一夫之牽挽過於六龍之驅馳一旦阻絕則舍逸就勞出易入難民力必有大不堪者計其所費比之今日之修河又不知其幾萬倍也況成大事者不惜小費就遠圖者不計近功要之不可不先恤民也昔勝國時東南財賦俱由海運其於河道無甚相關及賈魯

建治河之策內降中統鈔一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凡傭工物料衣糧醫藥賑濟之需皆賴以給故魯無區畫之費而河患以平今國家漕運既由張秋比之勝國尤爲重要與此大役其得已乎但合用樁草鐵石船埽等料并傭工口糧動以萬億所在倉庫既多空虛內帑錢糧又難輕動如此大費將何取給若不早爲之處誠恐又似今年徒勞無益臣於去冬十二月嘗以治河三法缺一不可工料口糧皆須預備又以水勢不殺則塞決難成塞決難成則運道有阻欽照景泰年間張秋塞決事例盡撥九江等處鈔關荊州等處抽分料銀各數萬兩運發劉大夏收用瀝懇具陳不爲無補寥寥數月未蒙議行今自五月以來水益泛濫決口日深運道日阻所幸水勢趨南十有七萬一盡徙而北計將安施雖已側聞

廷議未悉其詳臣每北顧心切憂之雖在疎遠不敢自外所有愚見合再瀆陳伏望

皇上斷自 宸衷衆以 國是檢臣前奏早賜裁處如以迂遠不切時宜更乞深念

國計俯恤民艱但係應起人夫今年稅糧不分河南山東直隸每名量免二石以充口糧之需小民聞知必將感念

聖德歌詠載途而趨事赴工無難色矣且役夫十萬日費浩繁所免稅糧不過二十萬石幸而成功實乃萬世之利以今日天下之大

國計之重何惜此二十萬之稅不一慰安人心哉仍乞再 勑劉大夏專理其事合用錢糧悉聽計處戶工二部力與替襄俾凡樁草等料得預爲計臣雖庸劣亦當仰體

德意少竭心思待今八月以後秋水消落[illegible]行相度
利害斟酌緩急與劉大夏議處起[illegible]人夫各從
近便如孫家渡口至南頓河道俱起倩河南等
處人夫黃陵岡至梁進口河道俱起倩山東兗
州府人夫各分工疏濬比之舊河務加深廣使
能容受所謂樁草等料尤宜多備如黃陵岡塞
口人夫於開封大名二府相兼起倩張秋塞口
人夫於東昌等處起倩各刻期興工併力築塞
官吏軍民中有負智能善扼塞者悉聽取用俾
罄巧思並詘群策用工人夫加意撫恤不亟不

徐勿傷其力遇有疾病撥醫調治人心歡悅則
用工必力毋計日月必求成功小有僨敗毋輒
沮挫誠以今日治河
國家大計事至難處功至難成其可易而視之哉
伏乞 皇上再 勅在廷群臣議處而行必求
萬全又按古禮水旱癘疾榮于山川之神今
大河之神著在祀典配享 南郊炳靈
西瀆患久未平亦宜祭告伏望
皇上齋明以格 天心靜一以契 地道仍
勅翰林儒臣撰告文一通 內降香帛專遣大臣前

來致祭如漢武帝沈璧馬故事庶幾
神人協相而成功可必矣緣係定訐謨以祛河患
事理未敢擅便具本專差承差馬寬親齎謹題
請 旨

災傷乞免稅糧疏 弘治七年八月初一日

臣恪謹
題爲地方水旱災傷事據河南布政司等衙門會
呈節該懷慶衛輝二府各備河南等一十二縣
并汝磁二州安陽一縣各申稱本處地方連年
災傷逃亡未復地土多荒弘治七年二月以來

雖得微雨二麥薄收趂時播種黍穀黃黑豆等
苗俱已長茂滿望收成不意六月以來天道亢
旱將高阜田禾盡行曬死平坦低窪去處間有
一二又有蟲蝻生發食毀者多後雖得雨亦難
濟事本年秋糧馬草無從辦納申乞轉達分豁
等因隨據開封府備祥符封丘考城陳留儀封
蘭陽歸德七州縣各申稱黃河北徙經過地方
無不被害將徵糧地土衝成河道自今年五月
初九日以後上源水發一槩瀰漫致將穀黍黃
黑豆等苗盡行淹沒考城縣又將上堤衝開水

圍縣治危在旦夕近河民居悉在水中實不聊
生該徵秋糧馬草委的辦納不前等因各申到
司行本司右布政使朱瑄會同按察司副使吳
宏議得河南地方頻年水旱相仍人民困苦未
蘇加以去冬大雪堆積凝寒人畜凍餒發廩賑
恤稍得存活又值今年夏麥薄收常賦全徵民
已不堪往歲災免夏稅見蒙加徵三分立限追
徵法不可緩以一年之所出僅足以供一年之
所需兩稅併取逼迫已甚即今天久亢陽田禾
枯槁又有蟲蝻毀傷田稼雖已差人打撲終不

能盡滅其種委實秋成失望糧草無措其考城
歸德等州縣地當下衝黃河泛漲田廬畜產多
被渰沒漂流誠可憫惜況蒙差官修理運河起
倩人夫動以數萬縻費增倍災傷之餘疲敝之
民豈能勝此若不量將前項被災州縣該年秋
糧馬草減免分豁一槩徵求竊恐凋瘵餘生愈
加失所致生他患除行分守官踏勘撫安外合
無將所屬該年秋糧馬草斟酌輕重量與分豁
庶使民窮少蘇地方有賴緣係水旱災傷分豁
糧草等因會呈到臣會同鎮守太監藍忠巡按

御史閻价議得河南地方連年災傷今歲夏麥
雖云薄收一二除全徵今夏常賦之外復加徵
往歲災免之租較其所收其存能幾即日懸望
秋成以濟饑渴豈意仍遭水患蟲蝻以致禾稼
傷損人民衣食將無所圖況復黃河爲患運漕
被阻修理之工既不可廢夫役之累豈勝其繁
烝黎有疾首蹙額之憂道路多乏食缺衣之嘆
視此疲敝誠如瘡疣少愈而隨發膏火初出而
復墜者也民日益艱殊可哀憫設或該年糧草
若不量與分豁切恐苦被徵求之迫難保終無

意外之虞臣惟民者邦之本也食者民之天也
禾稼損則食必缺而養民之天無所賴徵斂頻
則民必窮而保民之本有所傷自昔禍患之生
未必不由於此伏望
聖明軫念民隱　俯賜矜憐特
勑該部合無將臣等奏報合屬災傷照例委官踏勘
其該年糧草量爲　寬減庶使民生得以有濟
地方可以無憂便益爲此具本順差承差楊雄
親齎謹題請
旨

河決條陳四事疏 弘治七年八月初八日

臣恪謹

題爲地方事准戶部咨該本部題欽行南直隸河南等處巡撫官俱免赴京將應議事件明白條陳星馳差人具奏以憑會議奏

請定奪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除欽遵外竊惟保邦之道兵食爲先經

國之計漕運爲急今河決而北直趨張秋又決而東長奔入海將使東南財賦不得遽達

京師誠天下之大患也臣自去冬以及今夏曾兩具疏潛抒塞之由塵瀆

聖聰在廷之臣必有爲 國深謀以祛河患者難再喋喋所有覈屯田以祿

宗室改衛屬以便責成平贖法以恤無辜定實支以別親疏四事比之治河似爲可緩然地方利害民情休戚歲計盈絀所關於時政亦有小補但誠之所積非口所能言慮之所及非筆所能文然亦豈敢飾冗泛以塞責哉伏望

聖明不遺疎遠不忽芻蕘少留 睿思特

裁擇臣不勝隕越頓幸之至緣係地方應議事宜敢擅便開坐具本專差承差馬寬親齎謹題請

旨

計開

一覈屯田以祿 宗室竊惟田以出賦而欺隱者法不可容祿以親親而有田者租亦可抵是故漢有覈田之詔唐有祿田之制而況養生於先年之因循食乏於今日之支用苟無善處之術何以清 國稅而厚親親哉伏覩

皇明祖訓 親王

郡王將軍中尉皆有常祿無給賜莊田之制其護衛屯田與各衛所屯田事體相同亦所以廣儲蓄以轉輸足兵食之計非爲

藩國之私比年以來

宗室日繁供億日多而田賦有限支用歲增故户兵二部以軍餉爲慮相繼 奏陳要將衛所及親王改調護衛屯田清查還官正欲覈實遺漏以補不足今河南彰德等衛所被人盜賣侵占屯田俱已清查明白撥給旗軍舍餘種納惟原設安吉寧國二衛河南等三護衛於永樂年間改

調別處遺下屯田俱無撥給卷冊可查今
周府并　原武　遂平　胙城　永寧　汝陽
鎮平各　王所奏則稱護衛屯田先已撥給附近
軍民領種納糧　封丘王所奏則稱本府莊田
即是護衛屯田以臣觀之各郡王皆出
周府當其分　封之初祿米定於
朝廷而莊田之名猶未有也　周王憑何給授而
能分與各府若是其多其爲占隱屯地無疑
封丘王所奏頗自首實但歷年已久傳及子孫享
有歲收似乎世業一聞清查如失固有節弔卷

查又無一字憑據及至乞
恩分豁却又彼此矛盾況　王府祿米官軍月糧俱
在存留稅糧又屯田子粒內支用若不隨宜處
置未免積弊難革歲用難繼查得
徽府莊田包占尊山縣民人地土該納稅糧准作
本府祿米今照各府占種屯田與
徽府前項莊田事體相同若以輕則起科准筭祿
米撥諸人情似亦頗便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仍行各處按察司管屯僉事督同
長史等官將各　王府占種屯田從實踏勘明

白仍令照舊管業每畝三升起科俱照
徽府莊田事例准作本府祿米正數若有多餘分
給本府鎮國等將軍中尉郡主等儀賓餘下歲
派存留糧却備官軍支用勘有不實罪坐各官
若糧有增益仍照該部原擬量加陞擢如此則
王府不失所有而無分擾之　請
國賦又得加增而無不足之憂
朝廷於覈實之典親親之
恩又兩得而無遺矣
一改衛屬以便責成臣聞民生有欲有欲則有

爭有爭則有訟其勢然也今天下兵民雖分二
途而不能不聚居一處聚居一處則欲而爭爭
而訟者尤多我　聖祖制律固有會官約問之
條矣然彼此不相統攝文移往來桎械拘繫動
歷歲月不得斷決大抵強弱相遇則強者勝衆
寡相值則衆者勝不公不平馴至謀害人命者
有之況州縣衛所一隸乎彼一隸乎此其事之
難抑有百倍考之
國初河南都司所屬堅城祥符二衛皆設汴城洪
武二十二年以開封府所屬歸德州睢州皆係

要地將堅城衛改名睢陽調睢州祥符衛改名
歸德調歸德州俱直隸中軍都督府而歸睢二
州仍屬開封意在犬牙相制景泰元年以兵科
都給事中葉盛建言睢陽衛官軍搶掠民財恐
貽後患仍改隸河南都司凡百爭訟會官約問
綜攝歸一人皆便之比因歸德盜賊竊發河南
鎮巡等官復以地方爲慮瀝懇
上陳荷蒙　朝廷　准差河南都司都指揮或京衛
指揮在彼守備惟是經畫謀猷彼此異宜互相
牽制不得歸一臣愚以爲歸德衛開設改調之

由皆與睢陽衛同南距汴城僅三百里與其添
設守備不若查照睢陽事例仍將本衛改隸河
南都司俾之就近統攝豈徒地方政務易於責
成雖在兵民亦得兩便而無衆寡强弱不公不
平之患矣乞　勑該部計議少加　裁處
一平礦法以恤無辜竊惟盜賊起於饑寒惟拒
主者其情重財物産於山野故竊取者其罪輕
因情罪之輕重而制例則懲戒昭彰而仁惠流
浹於無窮矣照得河南嵩永等縣一帶地方山
險人稀石多土少間産銀砂亦甚微薄官爲封

閉不許偷竊先因歲饑流民聚處律無正條盜
採日衆故户部左侍郎原傑奉命巡視河南首
先　奏行禁約但係偷礦人犯不問軍民舍餘
初犯枷號三箇月滿日發遣哨瞭擺站再犯免
其枷號俱發遼東邊衛充軍弘治元年巡按河
南御史文貴又以再犯之人改易鄉貫姓名難
於查究　奏行新例但有糾集兇頑百十爲群
盜採銀礦不分初犯再犯免其枷號徑解原擬
衛分充軍自後所在官司於山洞捉獲此等人
犯或搜檢近山之家或盤詰行路之人俱各不

論多寡問發充軍且又展轉指攀蔓延追捕動
歷歲時殃及鷄犬夫立法之意本以懲兇頑禁
盜賊安集小民今使近山之家行路之人舉獲
重譴不能安生雖是應捕之人倚法行姦亦有
前例不分輕重故也竊詳盜礦之徒皆因饑寒
迫身出不得已冒險入山私竊採打窮極晝夜
所得無幾或至不遇餓死窮谷者有之至若近
山之家所收或遠年藏蓄行路之人所得或他
人遺棄推之人情似亦可恕况大江之中販賣
鹽徒據險拒敵爲害尤甚及查禁約事例鹽至

二千觔以上方始問發充軍其肩挑背負者俱照常例發落不許展轉攀指今獲礦徒不分多寡及在洞在途在家搜獲一切問擬充軍似乎太重若至百十為群方始開發則不及數者雖再犯三犯亦獲倖免似乎太輕乞

勅該部再檢前後事例斟酌輕重合無今後將盜礦人犯但係山洞捉獲曾經持伏拒捕者不分人之多寡礦之重輕及聚衆至三十人以上分礦至三十觔以上者不分初犯再犯俱照新例連當房家小發原定邊衛充軍若不及數又不拒

捕仍照舊例初犯枷號滿日哨瞭擺站再犯免其枷號充軍其私家收藏道路背負者止據見獲審問來歷照依常例發落不許巡捕人員逼令展轉攀指擾害軍民有違犯者一體問罪如此立法雖不能盡革改易鄉貫姓名之弊然輕重適宜足示懲戒而無辜之人不至枉受挾害矣

一定實支以別親疏臣於去年八月曾

奏均俸糧以節糧儲大畧以為府州縣地畝稅糧實徵額數無甚增於　國初各府

郡王并將軍中尉郡主等儀賓食祿之家乃十倍於　國初以其所入較其所支已不相當況稅糧之存留本處者又多貧難或逃亡遺下之數雖嚴督追併猝難完足而水旱災傷十常六七以故　郡王將軍祿米本色折色中半兼支如郡主儀賓與輔國將軍祿米俱八百石今支本色五百石比之輔國將軍又多一百石縣主儀賓與奉國將軍祿米俱六百石今支本色四百石比之奉國將軍亦多一百石且儀賓之選多是富室子孫囊有餘財廩有餘粟作賓

王家榮幸已極祿以百計養贍亦厚況葭莩之末比與　天潢之派不同實支祿米豈宜過多欲將各府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該得一年祿米比照　郡王將軍事例本色折色俱中半兼支儀賓該得一半祿米比之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各減一等本色四分折色六分惟後不須減等一體中半兼支誠以經費不足利害所關朝夕講求方始具　奏意望

朝廷篤念親親使疏不踰親祿不繼富稍節冗費以補缺乏既而廷臣議擬戶部查行奏蒙

皇上特賜　俞允有識聞之咸以爲慶意謂此議必
將裒多益寡朝上夕行今又數月矣不蒙施行
伏惟親親之仁各有等殺經
國之計亦有重輕今
宗室日繁姻屬日多而經賦有限祿俸日增在民者
既不可額外加徵在官者又不即數中裒益更
數十年將有不勝其難者矣於今節省已爲太
晚若更遲疑則雖四海之富經賦所入豈能供
此無窮之冗費哉況　周府各
郡王教授出給儀賓祿米領狀有依今擬中半減

支本色者有依原擬仍舊全支本色者雖已省
令布政司徑呈戶部未經畫一合再僭陳乞
勑該部檢臣前　奏合無將各處
王府郡主以下并儀賓本色折色祿米斟酌時宜
著爲定例通行各布政司遵依施行所貴輕重
適宜支用有節一歲之間冗費之省當不下二
十萬石積以歲月數其可量況又推之以篤親
親於歲計不無小補伏乞
聖裁

薦舉方面官員疏　弘治七年十月初一日

臣恪謹
題爲急缺方面官員事據河南布政司左參政李崙有父李海於弘治七年八月十八
日病故緣係親男例應守制所有河北道缺官
分守呈乞轉達銓選等因到臣會同巡按御史
閻仝議照河南地方連年災傷收穫未稔黃河
爲患決溢靡常百姓租稅徵輸多未完結河道
修築工役又復大興千緒萬端簿書繁劇千態
萬狀詞訟紛紜衆官分理尚不能周一官或缺
其何有濟及照本司舊有管糧參政等官已經

革罷即今雖有參政王珣參議康紹宗陳以忠
張霈各官俱有分守管河等項事務難於兼理
今左參政李崙既以守制去任遺下該道政務
委實缺官分守欲候銓選官來誠恐原任隔遠
未能即到萬一有急難保無誤臣等訪得衛輝
府知府王儼河南府知府劉璵俱各持身清謹
處事公勤學問優長才力豐裕明決並施讞獄
無冤滯之囚寬嚴兼濟牧民有循良之譽六事
修舉百弊剗除兇狡斂跡善良安堵民情土俗
皆其素諳宣化承流亦所能任況各官登庸甲

第殆今餘二十年屈抑下僚即目已非一日且
又曾經旌奬政蹟卓異公論攸歸臣今薦舉實
非私見伏望
聖上俯念地方見今多事方面官員不宜暫缺乞
勅吏部再加詢訪果如臣言合無將王儼劉璽内
簡一員就近陞補李崙員缺非惟政務之分理有
所付託抑且仕途之淹滯知所勸勉矣爲此具
本專差承差孫錫親齎謹題請 旨
撫安流民疏弘治七年十月 日
臣恪謹

題爲撫治流移事照得節該欽奉
勅諭有流民到彼務要善加存恤密爲關防使其自
在求食度日若有餘糧去處亦要量加賑濟不
許一槩逼逐致令失所因而聚集爲盜釀成他
日患欽此欽遵行據河南布政司呈稱先抄蒙巡
案驗爲處置錢糧以備賑濟事内一件處置流
民河南汴鄭省地方連年水旱流移人民隨處
趁食關津渡口不許阻當及揩勒船錢所過州
縣亦當推廣一視之仁隨便安插量宜撫存有
碩復業及逐熟逃生者每口於預備倉量給口
糧一升等因續抄蒙巡案驗准兵部咨爲陳言
弭災事行間又抄蒙巡案驗撫治流移事仰本
司查照前項欽奉
勅内事理欽遵分投撫治有餘糧去處量加賑濟依
奉督令開封等七府并汝州自弘治六年五月
以來各處撫安過流民孫鑑等共五百五十八
户男婦一千九百一十一口賑濟過流民張鑑
等一千一百一十四户男婦四千三百九十一
口支過口糧多寡不等各民俱陸續回還原籍
去訖備呈到臣除行令布政司造冊徑繳户兵

二部外所有原奉
勅一道理合具本專差承差董善親齎
進繳謹具題 知
辯明 王府訐奏陳情疏弘治七年十月十六日
臣恪謹
奏爲陳情乞
恩認罪事臣由進士歷任工科給事中湖廣布政司
左參議河布布政司右參政左右布政使弘治
四年 欽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勅巡撫河南地方竊念臣質本凡庸才非經濟列職

中外幾三十年仰荷　恩寵之隆謬承
付託之重思惟報稱而未能勉竭憂勤於不已矧臣
奉　勅巡撫燕理稅糧事有因革又　許便宜
天語叮嚀重在民也臣豈敢求免中傷坐視民患而
不加之意乎是以每當旱涝荒歉之餘公私困
乏之際政事之施文移之行苟可裨於
國家利於生民者則遵原奉
勅諭便宜施行惟知為　國保民奉公守法其他利
害曾不顧慮至於　宗藩勢家固不敢有所私
附亦豈敢有所偏欺第緣愚戇遂罹中傷獲罪

之由實根於斯臣不勝恐懼干冒
天威謹述事因昧死論列伏惟
皇上憐而察焉竊見河南即古豫州密邇　京師誠
一朝廷腹心之地然居天下之中四方有事則首當
調發其可不加子惠培固邦本以為
宗社萬年之計哉今以郡縣地里計之延袤不及千
里而　親王封國已列七府其間
郡王將軍共三百四十七位郡主縣主郡君縣君
并儀賓共二百九十九位員合用祿米已該二
十六萬六千三百五十六石所設長史等衙門
俸糧又該一十一萬一千五百八十九石合用
校尉廚役齋郎樂舞生鋪排夫等項力役又難
數計皆出民間雖有水旱災傷不在減免之數
將來出閣又未可量供億之繁寧有紀極臣茲
忝竊前後十年民間利病講究頗明欽奉
聖諭既許便宜未免有所處置且以周府言之
郡王將軍共二百八十八位比之
唐　伊等六府殆五倍焉經賦有限而祿米歲增
每年歲收不勻一年歲支之計稍遇饑荒民即
告瘁雖　京邊緊急糧儲尚難及期輸納況於

存留祿米所司官員計出無奈只得查照戶部
設法措置勘合斟酌時宜截長補短如近河州
縣及在二百里之內者令納本色每米一石定
擬耗脚席草之費多寡不等運赴開封府倉收
候支合如遠河州縣及在二百里之外者令納
折色粳米每石折收銀八錢或七錢粟米每石
折銀五錢或六錢或六錢五分解赴布政司庫
收貯各府有額折銀者則照市城時估陸續支
給粟米每石折銀三錢五分或四錢粳米每石
折銀五錢或六錢餘剩耗脚席草價銀仍作祿

米正支以補歲計不敷之數如仍不敷另將別
項粮草餘剩等銀支補是豈得已而然哉夫立
法雖由於臣而行事則由於布政司一收一支
自有卷簿臣何人斯敢低昂尅減於其間耶且
如該府今年祿米布政司原派糧數已少五萬
二千一百七十五石使臣不與便宜處置截長
補短則此等歲支不敷之數從何措給至於校
尉之役本給各府使令之役導引出入非為庫
藏計也今有司查食公文纔發該府已差人坐
守索要見面等銀一百二十兩或一百兩少亦

不下八十兩本户出辦不前只得告擊貼户出
銀轉數方敢進見着役之後每年索要月錢銀
十二兩或十三兩少亦不下十兩此外又有歲
時婚禮等項科率不數年間傾家蕩産故州縣
每食一役則闔境得過之家靡不受害臣覩此
宿弊不勝憤痛嘗因議事奏
准今後校尉病故務呈布政司查食不許徑行州縣
及差人守催因而賄囑妄勘仍指盤纏為名科
斂民財津貼食解之後親管官旗止令導引儀
仗隨　王出入再不許巧立見面等項名色科
取財物若仍科害先將應提人員追問明白贓
物給主撥置重犯照例充軍被害之人即發寧
家原坐名役求不食補其年巡撫湖廣右副都
御史今任工部右侍郎謝綬亦因
岷府科索校尉　奏行禁革公論所在人心同然
非臣一人之私見也自後各府校尉有被索拜
見錢者俱送按察司并大梁道照例問革始知
所警臣又訪得　郡王進
封親王并薨逝無後者原食校尉俱該退還有司當
差今被各府役占亦曾奏

准查理今查得比先年間　伊府郟城王進
封伊王原役校尉俱退還有司　唐府舞陽王進
封唐王原役校尉俱改撥本府　新野王
鄭府新平河陽信陽三王俱薨逝無後　新平
河陽二王校尉俱退還有司　信陽王校尉俱改
撥　周府鎮平臨汝二王例皆見行臣但申明
而已適開封府杞縣申稱蒙司府劄帖派食
平樂王校尉四名乞行定奪并歸德州民人武洪
因食　平樂王校尉告稱艱難要另食營臣查
得本府　宜陽

汝陰三王俱薨逝無後原貪校尉見後未退行令
布政司住貪照例查撥彼因
平樂王不用舊役仍令開封府驗解
汝陽等王亦各 奏稱 周府典仗所隱下薨逝
無後校尉緣由行臣查得 周府方將宜陽等
三王校尉退還有司其祥符 通許
睢陽三王進 封周王校尉至今占役後因 定
安聊城二王繼薨無後遺下新貪校尉該按察
司等衙門查例申呈依擬改撥
平樂等王以寬民力事體當然臣何容心於其間

哉臣又查得近准戶部咨該兵部
奏稱軍餉不足要將 親王改調護衛遺下屯田
清查還官戶部覆 奏備行臣與巡按御史案
行按察司管屯貪事等官分詣查勘各該委官
因見前項屯田歷年既久無冊可查各王雖奏
先年 欽賜又無明文可據具由呈臣只得令
拘種田人戶審勘候完日造冊
奏繳取自 上裁因碍 王府至今未清臣豈敢
擅撥與民領種但平樂等王見臣前項所行有
妨私計及慮清出屯田撥與民種要行沮撓遂
假千戶田浩責打校尉為由
奏臣違法推原所自蓋非一人一日之謀臣固知
難必及身每以為戒然臨事不能自回此臣所
以獲罪也荷蒙
皇上日月之明不即加辟特
命給事中等官前來會勘所以 優容遠臣之意厚
且至矣然各 王 奏臣事情不一其是是非
非自有公論臣亦竊比古人自修止謗之義不
敢逐一辯論但臣愚昧信道直前心雖切於忠
愛事多失於固執疏淺暴謀誠該萬死然臣忝

列內臺撫巡中土政體所開責任頗重三司具
僚率在統屬往籍 寵靈方能節制今豪推勘
愧悚已極更加沮抑愈難行事臣之一身固不
足惜但恐自今以始人皆以臣為戒畏懼首尾
委曲奉承政日廢弛小民將有不能堪者非臣
所敢言也伏望
皇上弘 天地之量敷雨露之仁
察臣愚憨憫臣孤危曲 賜
保全非獨臣一人之幸而凡任事之臣皆知勸勉
臣不勝戰慄待罪感戴

天恩之至為此具本順差承差董善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少司空主一徐公奏議卷之七終

少司空主一徐公奏議卷之八

調湖廣巡撫繳　勅疏（弘治八年正月十六日）

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徐恪謹

題為千戶附勢欺害　宗支事准刑部咨該本部題前事節奉

聖旨徐恪免提問罰俸三箇月調湖廣巡撫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除欽遵望闕謝　恩及就道恭俟新　勅赴任外竊念臣孤立寡援昧大雅明哲之道顧愚自遂中宵人排擯之謀馴致顛危

曲蒙　矜貸　聖恩洪大　天地莫量剖膚刳心未足為報今當遠行不勝瞻戀所有原奉巡撫河南　勅諭一道理合具本專差舍人徐顯齎　進繳謹具題　知

巡撫湖廣謝　恩疏（弘治八年五月初一日）

臣恪謹

奏為謝　恩事臣先奉　勅諭巡撫河南弘治八年三月十一日節該欽奉　勅諭今命爾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欽此除欽遵前來於本年四月二十六日到任外竊念臣本以愚戇誤

膺撫巡信道直前罔知顧忌仰荷
聖明俯垂　虞察於其黨而觀過事或出於爲民就
所短而求長心不忘於報　國改授重鎮曲
賜保全　聖德含弘名言莫罄微臣私懇惟有朴
忠誓不移於死生庶有補於萬一臣不勝隕越
感戴　天恩之至具專差承差劉經齎捧詣
闕謝　恩謹具奏　聞
薦用賢才疏　弘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臣恪謹
題爲舉用官員事竊見湖廣按察司提調學校僉
事王純爲因風疾難痊先乞致仕今年應試生
員雖已暫委各道分巡官考試緣提督學校人
才風俗所關必得正人以專責任臣會同巡按
御史鄭惟桓訪得原任福建按察司僉事章樸
見任南京吏部驗封郎中莊昶毓秀翰林養恬
立堅剛方朴懋闓敏清溫聲實夙重於流品名
姓常登於薦剡用之督學必能陶鎔善類鼓舞
淳風乞　勅吏部覈實上　請簡命一員授以
本司副使提督學校非但官服得人而實可爲
士類之勸未敢擅便具本順差承差祝文智親

齎謹題請　旨
乞留朝　覲官員以安地方疏　弘治八年六月十五日
臣恪謹
題爲量留朝　覲官員事據湖廣布政司呈照得
弘治九年天下諸司官員例該朝　覲今看得
本省地方連年旱潦民多艱食加以修造
王府工役繁多臨邊郡邑又被苗獞不時侵擾民
窮爲盜勢所必然意外之患必須預防查得長
沙德安安陸三處解府物料俱係武昌府買辦
轉解支用即今衡州又蓋　雍府物料夫匠不
止萬億若非經手人員卒難管理其臨邊附郭
州縣供需百出備禦多方官不得人事罔有濟
欲將後開武昌等府安陸等州江夏等縣知府
等官員照弘治六年事例　奏留在任
管事止令首領或該吏赴京應　朝庶幾地方
可保無虞工程不致有誤等因備呈到臣會同
巡按御史鄭惟桓議得天下諸司三年一朝乃
臣子述職之禮　國體所關敢不祇若但臣等
緩膺地方重寄責在弭盜安民今湖廣地方歲
屢不登有災稅糧多未減免重以土木大役調

發併繁軍民財力俱已困竭間有惡少冒法輕生往往糾合流逋竊間竊發捕獲雖多未見弭息近邊州縣又被苗獞越境流刼必須得人分理庶克有濟況修造工料通派一省以數計之動輒萬億雖委三司堂上分詣催督然皆責成府州縣掌印正官而武昌府知府昌政江夏縣知縣陳祿實承買辦德安等府知府翟能劉鏞劉濟安陸州知州趙文又合收掌支用長沙等縣知縣黎吉黃佑張性彭宜俱係　王國所在供需百出既經首尾難輒改更至於永州等府知府姚昺江漢武岡等州會同等縣知縣等官劉遜等俱在邊方密邇苗峒設法撫治責在各官該司所呈不為無見伏望　聖明以地方生民為念特　勑該部查照前例合無將原呈府州縣知府等官昌政等量留在任分理庶務若係全設衙門止令首領官帶同該吏赴京　朝　覲若係裁減衙門止令該吏非但工作易成遇警亦有備矣未敢擅便開坐具本順差承差蔡永親齎謹題請　旨

計開

武昌府知府昌政　江夏縣知縣陳祿
長沙府知府劉鏞
善化縣知縣黃佑　長沙縣知縣黎吉
德安府知府翟能　安陸縣知縣張性
衡州府知府劉濟
衡陽縣知縣彭宜　藍山縣知縣汪英
臨武縣主簿翟舉　酃縣典史曹廣
安陸州知州趙全
寶慶府知府江漢
武岡州知州劉遜　新寧縣典史陳輝

永州府知府姚昺　永明縣典史吳瑾
江華縣知縣吳叙　典史黎海
寧遠縣知縣梁振
郴州宜章縣知縣舒陞　興寧縣知縣盛連
桂陽縣知縣況景　桂東縣典史潘軒
靖州知州余成文　會同縣知縣曹鑰
綏寧縣主簿沈盛　典史秦榮

災異疏　弘治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臣脩謹

奏為災異事臣據湖廣布政司呈據長沙府申

長沙善化二縣申竊照本縣地方自弘治八年二月以來天雨不降四月中旬雖得微雨入土不深高阜去處未曾翻耕即今山林苦竹開花實如麥米楓樹生李實黃連樹生黃瓜及地名白鶴樓園圃內有苦蕒菜開蓮花七日方纔彫謝緣係地方災異乞賜轉達等因各申到府備申到司轉呈到臣會同巡按御史鄭惟桓議得凡物之生各有常性今當地方旱沴之餘土木併興之際而山林園圃多開異花生異實矣性之常厥妖甚異斯固微臣失職之咎亦由民力

難堪怨聲沸騰有以致之也靜加省循深用兢惕除洗心滌慮思過補愆及行都布按三司一體痛加修省外緣係災異事理具本專差承差蔡永親齎謹具題　知

陳國家大計四事疏弘治八年七月十三日

臣恪謹

題爲地方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稱四川湖廣鄖陽連年災傷合無行移巡撫等官今年俱免赴京議事各在地方修舉本等職業若有重大應議事件益於政體便於軍民者明白條陳差人

齎奏照例會議奏　請施行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前來臣聞先王之道因時通變爲法有要而行之可久用之無弊天下所以大治後世習於固陋膠於一定不能因所遇之時而通其變立可行之法而有其要是以日入於弊而爲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仰惟

皇上端拱穆清勵精　宵旰求賢如渴納諫如流功光　祖宗德邁往古四海稱頌親見太平何其幸哉顧臣庸陋濫膺撫巡雖蚊力不足以負山而葵心實切於向日但湖廣地方自頃以來賦

歛煩苛人民流移府庫空虛力役疲困商賈狼狽物價騰踊災異迭見盜賊未弭風俗益偷人情漸乖百孔千瘡隨補即漏繭絲牛毛日積月盛加以　親藩並建工作繼興塗膏釁血蕩產傾家民不堪命此臣所以中夜三起仰屋竊嘆恐上無以副　委託下無以盡撫綏博訪群議細察下情凡事有關利病皆勉策駑駘次第興革盡力所至不知其他惟

國家大計廟堂長策非臣所得便宜者不敢不以

上聞謹露腹心條列四事伏乞

聖明察臣愚懇特賜　裁處久而行之以解倒懸書
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宋蘇軾亦曰人主所恃
者人心而已惟
皇上萬機之暇加之意焉天下幸甚臣不勝惓惓開
坐具本專差承差于鑑親齎謹題請
旨
計開
一遵
祖訓以定　封國竊惟先王分封列國錫之山川土
田俾食其利則祿在其中矣未聞土田之外而

有祿米也我　朝酌古定　制　親王歲支祿
米一萬石餘各有差俾世其祿即山川土田之
所出者亦未聞祿米之外而復有土田也近年
以來分　封之國往往　奏封山川湖泊蘆蓆
陂塘軍民田地商稅課程等項罔有止足節該
戶部題稱各　王府莊田原無
欽定事例蓋緣　國初地廣人稀各府或因鄰封拋
荒或因舊封遺下自行
奏討多寡不一今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寸土尺地
皆為軍民世業辦納糧差縱有一二空閒亦
王府搜括殆盡後　王分　封繩繩相繼有則
奏討管業係出　特恩無則守其常祿亦足供用
豈能一一均其所　賜滿其所欲誠經
國之嘉謀遠慮也且以湖廣言之分　封
親王已列八府其間
郡王將軍中尉共二百一十五位郡主縣主　君
縣君鄉君并儀賓共二百一十九位員歲用祿
米已至二十八萬四千五百八十九石所設長
史司等衙門俸糧又用二十萬二千五百一十
八石雖遇凶荒亦必取盈將來分

封出閭又未可量供億之繁寧有紀極況所在山
川湖泊蘆蓆陂塘鵝鴨食田商稅課程之類又
多為各府承管或為奸民投獻立作
王莊過為租額奄聚斂之人操漁獵之具既利其
所養又奪其所業田野荒涼閭閻嘆以致轉
徙流亡姦盜竊發在在有之語曰民富財君不
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誠有國者之所當
深念也況親親仁民貴乎兩盡若不申明
舊制早為定奪日復一日互相援引以有限之疆域
供無窮之　賜與民生日蹙

國用日耗意外之釁有難言者伏乞　聖明斷自
宸衷裁以大義特　勅該部自今分　封之國一
遵　祖訓　欽定祿米舊額不得　奏討山川
湖泊蘆蓆陂塘軍民田地商稅課程等項雖奉
成命仍許該衙門執奏毋輒行勘明示中外永爲定
規庶　成憲不遠邦本永固

一通財用以濟艱急伏惟天下之事莫勞於工
役而工役之需莫急於財用蓋工役肇興則財
用百出況加之以頻繁因之以饑饉而欲公私
之不匱竭軍民之不嗟怨斯亦難矣竊見湖廣

頻年以來旱潦相仍加以長等處修造
吉　興　岐三府工料價銀無慮數十萬兩俱出
官庫動調夫匠又無慮數十萬衆俱出軍民重
以接　王修醮運木等項起倩短夫數或數千
少或數百日往月來絡繹道路官庫銀兩收貯
有限而各府工作費出無經近因物料不敷又
令夫匠出工價以助之則所謂出於官者今亦
出於民矣疲敝已極而役不休度支無措而用
愈急農桑並廢凍餒交侵疫癘流行死亡相繼
民窮財盡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今又相度衡州

增造　雍府前工未訖後工繼作揆其勞費寧
有紀極公私俱匱將何取給萬一城中告饑邊
陲遇警民食何給軍餉何供　國用何措士氣
何振況荊鄂襄郧素稱重地易動難安往事在
鑒興言迨此可爲寒心伏望
聖明軫念地方生靈之困特
勅該部計議合無通縣融有無將荊州蕪湖貳廠抽
分及不係造府布政司官庫銀兩量爲借撥荊
州二年蕪湖一年別省官庫十萬兩俱解本布
政司收貯以備各府工料之用更乞將該派所

屬硃漆油蠟銅錫藥材牲口皮張等料暫行停
免或改派別處得過地方候
王府畢工民力稍裕照舊徵派如此則財用有資
而工作易完民困少蘇而地方亦有賴矣

一正祀典以節繁費臣聞自古國家之所以事
神者凡爲民也歲有常祀祀有常典春而祈之
祈民之穀也秋而報之報歲之成也其他凡有
功於民及能捍禦大災患則祀之皆所以爲民
也後世不知出此事神無節祀典無常山川之
神本非人也而土木形像之釋老之神本異教

也而金碧殿宇之一寺一觀之工一齋一醮之費與夫供應之繁接遞之擾或破萬家之產捐萬鎰之金不足以供之修用徒勞傷財害民有不可勝言者豈先王爲民事神之意也哉竊見湖廣均州　太嶽太和山奉祀玄天上帝蓋冬之令水之神猶春屬木曰青帝夏屬火曰赤帝秋屬金曰白帝中央屬土曰黃帝禮有功於民則祀水有濟人生物之功故祀非爲能降福祥作殃禍也有是神無是像後世不察狀以人形謂之真武沿襲崇奉其來已久今廟

貌森嚴金碧輝映　賜以公田衛以羽士範金作像鑿石爲壇降香設醮送袍掛旛中使頻繁里數稠疊迄無虛歲以故均州一帶人民疲於供送怨咨載途自恨住鄰神居曾莫能爲之庇顧復深爲之害近差太監扶安等前來修醮勞費視舊十省七八但應辦醮料故事用銀不下千數以漢文帝念百金之費可中人十家之產遂廢露臺則此銀用以濟貧又不止十家之產而已夫以濟貧爲心則民用足民用足則天下安福莫有大於此者臣以　人君之一身

天地由之而位萬物由之而育百神由之而貢乃天地人神之主德自我修福自我集災自我弭理必然者若夫德之不修事之不治而徒勞民以媚神冀神以僥福烏有是理哉由是言之與其求福於神不若求福於民也審矣伏望

聖明以先王爲民事神爲法以後世勞民媚神爲戒不必修醮及捨鑄金容虛費財物庶幾事神有常而財無妄費事體靜帖而人不徒勞矣

一申律例以懲軍職竊惟議法必本於中以彰朝廷懲艾之典立例不可過寬以啓小人倖免之

心而況受贓之官律所不貸世祿之家尤當遵守今乃寬之以必貸之條示之以可解之路是率天下而貨也其可乎哉伏覩　大明律一款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笞者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敘用該罷職不敘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若建立事功不次擢用欽此除欽遵外臣惟武職之始皆因冒犯矢石百死一生以有祿秩　太祖高皇帝知其建功艱難特令子孫世襲中間雖有所犯苟出於公不拘罪之輕重俱得贖還職所以厚其

報也至若罪出於私則是蔑　朝廷之法恣一
已之慾不為之防則姦弊日滋軍士受害故分
別笞杖徒流或許收贖或得降級或罷職克軍
各有等差所以彰其罰也厥後　累朝
詔書因時敷布各官效職隨事建明遂使問刑衙門
止查近例施行至將此律不復引用夫例而適
中則曰是奉　累朝因時制宜之令以左右律
猶之可也苟或過於寬貸而人得以玩之則於
聖祖制律之意有違其不可也明矣且如軍職犯該
竊盜等項謂之行止有虧俱發原籍為民於理

為當若夫監守常人盜及犯入已贓罪至絞斬
方始立功雖係滿徒止得解任帶俸徒不至滿
連任不解此輩視立功如啖飴視納贖如輸賭
曾何介意而執法之官循用此例以為當然臣
所謂寬之以必貸之條示之以可解之路者此
也況近年以來妄報功次者居多間有軍功亦
與開國靖難百死一生者不同濫膺陞賞未愜
輿論且經賦有限而祿米歲增若犯贓私又不
遵依正律稍加懲戒則　國法何由而彰
國用何由而足耶乞
勅該部從長計議合無今後軍職有犯除公罪及真
犯死罪并本條各有正律外其餘所犯但係贓
私俱係名例律條如該笞者附過收贖罪該杖
者照今事例贖罪解去見任各降一級於本衛
所叙用犯該姦盜等項行止有虧敗倫傷化而
罪止於杖該為民者仍照例行餘皆照律降充
本衛總旗若犯該監守常人盜倉庫錢糧受財
枉法不滿貫及竊盜掏摸盜官畜搶奪恐嚇詐
誘騙賣詐欺詿騙拐帶求索科斂詐偽該徒流
者不必贖罪俱照地方遠近發各衛充軍其贓

至滿貫罪該絞斬者俱發邊衛永遠充軍若建
立事功不次擢用本犯身死例該承襲者若各
人祖父係開國靖難功臣許令子孫襲授原職
若係近年新陞者各降一級蓋以文職犯該贓
私雖在絲毫罔不革職枉法滿貫亦必充軍今
檢此律施之武職實為刑罰適中非但稱節
國用而已伏乞　聖明少加　裁處
民患乞免稅糧疏　弘治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臣恪謹
題為民患事據湖廣都布按三司呈據長沙府申

備茶陵瀏陽長沙潭湘陰善化益陽寧鄉醴陵
九州縣各申據里老古鼎等呈并細民王道武
等連名狀告弘治八年五月初旬頗得時雨民
間早晚二禾俱各佈種不料中旬至今七月仍
復旱乾田疇折裂禾苗枯黃秋成無望乞將弘
治七年量徵并今年被災稅糧轉達分豁等因
行間隨據武昌漢陽岳州三府各申稱所屬江
夏通山蒲圻漢陽巴陵平江六縣地方一向春
旱至五月初旬方得大雨佈種秋禾不料六月
終間又旱盡行枯稿及據常德荊州衡州三府

各申所屬龍陽沅江桃源武陵公安長陽酃縣
安仁來陽衡山一十縣并茶陵岳州三衛各呈
軍民所種秋禾俱因六七月亢旱車救不及以
致禾苗稿死該年糧米通乞分豁各申到司備
呈到臣會同鎮守太監劉雅巡按御史鄭惟桓
公同都布按三司掌印官議得湖廣之民不事
商賈以農爲生比因旱潦相仍牛畜凍死耕桑
失業流徙居多今年二麥雖已薄收然亦播種
不多今於本年常賦之外復徵上年災免之租
較其所入僅可以供一年之需若令併徵兩稅

何以爲情所幸五月得兩人心欣欣倍息舉債
以事田作滿擬豐登少濟艱急豈意六七月間
仍遭旱沴禾苗俱稿大失所望縱使低處薄收
僅能自給豈有餘力更與高處代納稅糧況復
並建　宗藩大興土木工役相繼延及四年財
力已竭休息無期民生於斯若蹈水火今繼以
大旱苦不可言所有上年量徵并今年被災稅
糧將何辦納除行守巡等官加意撫恤及將有
災田糧從實踏勘外伏望　聖明軫念湖湘之
民久困未蘇特　勑該部合無將各司原報災

傷府州縣衛照例行委按察司官分詣踏勘其
上年量徵并今年有災稅糧均乞量爲寬減庶
使疲憊之民得蒙　休養之惠瞻戀鄉邦不致
大段失所具本順差千戶趙昇親齎謹題請
旨

參問都司官疏弘治八年九月十七日

臣恪謹
題爲口糧事據湖廣布政司呈備理問所呈問得
犯人彭安兒招係湖廣都司岳州衛左所餘丁
先年本都司署都指揮僉事柴皞明知有例

下都司不分管事管操都指揮軍伴六名先儘
餘丁摘撥不合故違要行多用將安兒與今在
官餘丁安官音保王受宗李伏夏普兒未到官
餘丁夏宗周王官保王江喬伏王灸鋤取作伴
當跟用遇蒙革免柴嶂不合不行改正仍前違
例多占餘丁四名不肯退出弘治五年七月蓋
造　王府蒙鎮巡等官委柴嶂德安管工本官
就帶安兒等前去跟用本年九月安兒等因見
軍夫盧長仔等告闕口糧各不合要得多支倉
糧食用具告柴嶂亦不合依聽通將軍夫并安

兒等混呈前巡撫謝都御史批行布政司轉行
柴嶂先將軍夫每名日支口糧一升不曾開有
軍伴柴嶂不合不行查明輒將安兒等與軍夫
花名通行德安府倉闕支以致安兒等十名共
盜支米二十七石八斗弘治七年五月柴嶂患
病告替回司仍留安兒等跟用本年九月又蒙
委都指揮僉事李玉接管前工不合亦違前例
要討軍伴十名跟用呈蒙巡撫韓都御史批行
本都司查例摘撥有今故中都留守司留守正
高俊先任都指揮使之時亦不查例就令武昌

左衛撥在官餘丁萬虎兒王仕中賈志景黃清
三王典武昌衛撥在官餘丁段雲二楊泰李志
和李道典彭如隆俱隨本官前去德安跟用於
內亦多占餘丁四名本年拾月李玉到工有萬
虎兒等各亦不合要得盜支倉糧具告李玉亦
不合輒准行倉以致萬虎兒等十名各盜支米
九斗後被本府查無軍伴支糧明文不准關支
李玉仍呈韓都御史看得各官跟隨軍伴不該
十名今又縱令混支倉糧批行本司將安兒等
行提到司撥發本所查審前情明白問得安兒

等各減等杖罪名照出柴嶂李玉另行備招轉
呈到臣詳允合律除行該司先將彭安兒等發
落外參照湖廣都司署都指揮僉事柴嶂武昌
左衛帶俸都指揮僉事李玉各不合違例多役
餘丁及明知跟用餘丁不該關糧輒便准告施
行致被盜支倉糧食用俱屬違法律合提問緣
柴嶂李玉俱係方面軍職未敢擅便具本順差
承差于鑑親齎謹題請　旨
參問守備官疏　弘治八年九月十九日
臣恪謹

題爲建言縱苗入境殺死軍民急救地方便益民
患等事據湖廣按察司呈准本司分巡湖南道
僉事黃祥關准總司關抄臣案驗據寶慶府申
據武岡州申據儒林鄉老人鍾友斌等呈前事
仰行本職親詣武岡等處地方從公逐一審勘
前項苗賊今春以來流劫鄉村的有幾起聚集
徒衆的有幾人被害人民的有幾家殺傷男婦
的有幾名虜去牛畜財物的有若干件隻失機
誤事官員應該參　奏提問者的有幾員通查
明白作急備細開報以憑施行等因依奉前到

武岡州行委寶慶等府同知等官李昌隆等押
帶原呈老人鍾友斌等各到被害地方惟塘花
園田心銅鼓崖等處拘集被害人民潘禄等里
鄰孟文信等到官審據本州儒林鄉地名惟塘
被害民人潘禄供稱弘治八年五月初六日夜
黃昏時分忽有峒不知姓名苗賊一起約有三
十五人各執鎗刀前到惟塘墟市吶喊勇入禄
家打破房屋殺死叔潘俊打破籠箱三箇劫去
冬夏長短衣服三十五件内銀耳鐶二雙重八
錢銀釵一雙重一兩隨即上山回巢去訖又勘

得本州萬安鄉地名花園被害民人李九工等
供稱本月初七日辰時又被前賊約有四十五
人吶喊進入九工家打破木箱五箇劫去寒暑
布絹長短衣服四十件次到李子文家打破木
箱一箇劫去冬夏長短布衣八件白綿布二疋
續到本地劉九工家打破木箱二箇劫去寒暑
長短衣服一十二件白綿布三疋又到吳必浩
家打破木箱一箇劫去紵絲女衣一件白綿布
長衣二件上山回巢去訖又勘得本鄉地名田
心被害民人龍汝富等供稱本月二十三日辰

時分仍被前賊約有三十五人吶喊進入汝富
家打破木箱二箇劫去寒暑長短衣服三十五
件鼎銅二隻次到王均禄家打破木箱二箇劫
去寒暑布絹衣服一十五件白綿布五疋截死
母子騾馬二疋將伊弟王均浩左臂膊上第婦
劉氏右臂膊上各殺一鎗又到藍忠叟家打破
木箱二箇劫去寒暑長短布絹衣服一十五件
白綿布一十疋捉獲伊姪藍禧追要銀兩無與
將藍禧左臂膊上殺傷一鎗又到地名銅鼓岩
打劫義官劉懷家打破木箱二箇劫去銀耳鐶

四雙銀簪六根共重三兩青綠段各一匹青白
綿苧布長短衣服四十件銅鑼一面銅桶一隻
錫壺三把各從原路回巢去訖又勘據原呈老
人鍾友斌等各供稱本年六月初二日有叅將
史瑄巡邊回至本州友斌等將前項地方被苗
刼害情由具呈本官公然不理至初六日本官
回還靖州有守備都指揮曾鐸於初五日晚差
長沙等衛軍人馬瑛劉敬等六人挑擔食籮下
程前去地名山口做飯候史瑄到來食用本日
夜三更時分劉敬馬瑛行至惟塘舖官路下陡

遇前賊約有五十三人復來本地打刼被將劉
敬馬瑛當時殺死前項食籮下程俱各刼去當
日早前賊往平頭嶺下住人粟祖裕家打刼捉
獲伊妻蔡氏用鎗殺傷左腰用刀破傷左額各
一處打破木箱二箱竹籠二隻刼去男婦寒暑
衣服三十件內銀耳鐶三雙重八錢銀釵三雙
重一兩并殺死大小猪羊各三隻急挑回巢次
日辰時分行至綏寧縣地名威溪突入民人于
文俊家打破竹籠五隻刼去銀首飾二副共重
四兩寒暑長短衣服四十五件銅盆三箇錫壺

五把捆縛于文俊等在地追要銀兩無與將于
文俊于萬洪于萬聰于文亮于五保于文鑑于
林妻陳氏各殺傷手背太陽左臂右腿等處當
又到劉政家刼去長短衣服一十五件捉住伊
妻孔氏將右乳殺訖一鎗當時身死又到楊泰
家刼去長短衣服一十五件銀耳鐶二雙共重
四錢殺傷伊叔楊泰眉鼻一處及審據潘祿等
供稱前項被刼軍民俱係左叅將史瑄分守布
政司左叅政章銳分巡按察司僉事黃祥守備
都指揮曾鐸長沙衛指揮使郝旻衡州衛指揮

同知趙賢寶慶衛指揮同知馬鎮長沙衛右所
正千戶李謙副千戶趙洪中正所千戶李聰端
厚前所副千戶陳綱後所正千戶李震衡州衛
左所正千戶王真副千戶蔡能右所署正千戶
江漢副千戶倪瑩前所正千戶魏輔朱經副千
戶劉文朱瓊後所正千戶喻瑛守鎮常寧中所
副千戶胡銓寶慶衛左所副千戶顧昇武岡守
禦千戶所正千戶管雄長沙衛後所百戶劉俊
右所百戶張善衛州衛右所百戶王紳李芳中
所百戶蔣必富沈銓後所百戶馬綱朱勇寶慶

衛左所百戶曹瑛周宣尹璧各管轄備禦地方等因具供開呈到道本恐不的本道又行親詣前項被害地方重復拘集被害民人潘祿等并里鄰孟文信等供說相同等因備呈到臣案照前事已經案行本司轉行本道從公查勘回報去後今據前因查得前項地方被劫之時左參政章鋭僉事黃祥俱因本司缺官該臣暫委黃州府等處候接　岐王之國不在除會同巡按監察御史鄭惟桓將應提撫前官員人等另查提問及將前項賊盜行令該管官司嚴督撫苗

官員用心撫捕外參照守備武岡地方湖廣都司都指揮僉事曾鐸率領官軍職專守備平時既不能撫馭苗夷臨事又不能設策截捕致被入境劫殺人財及照備禦管操長沙衛指揮使郝昇衛州衛指揮同知趙賢寶慶衛指揮同知馬鎮長沙衛右所正千戶李謙副千戶趙洪中所正千戶李聰端厚前所副千戶陳綱後所正千戶李褒衛州衛左所正千戶王貞副千戶蔡能右所署正千戶江漢副千戶倪瑩前所正千戶魏輔朱經副千戶劉文朱瓊後所正千戶瑜瑛守鎮常寧中所副千戶胡銓寶慶衛左所副千戶顧昇武岡守禦千戶所正千戶管雄長沙衛後所百戶劉俊右所百戶張善衛州衛右所百戶王紳李芳中所百戶蔣必富沈濬後所百戶馬綱朱勇寶慶衛左所百戶曹瑛周宣尹璧

方面與郝昇趙賢馬鎮李謙趙洪李聰端厚陳綱李褒王貞蔡能倪瑩胡銓江漢劉文朱瓊魏輔俞瑛朱經顧昇管雄劉俊張善王紳蔣必富沈濬李芳馬綱朱勇曹瑛周宣尹璧俱軍職未敢擅便具本專差承差于鑑親齎謹題請　旨

參問方面官疏弘治八年十月十二日

臣恪謹

題爲強賊打開城門勇入縣治劫囚虜庫殺死人民燒毀居屋等事據湖廣布政司分守湖南道左參政章鋭呈稱彬州桂陽縣申弘治八年八

月三十日寅時分忽有强賊一起約有一百餘徒各執鎗刀弓弩兇器鳴鑼吶喊打開城門勇入縣廳將巡風弓兵歐茂深甲首何貴英殺傷打開牢門將賊囚蕭容黃宣鍾全敬等脫放劫去官庫均徭贓罰等項銀兩又將典史李勝妻梁氏學官李顯男婦四名口生員何友能孫原宗已故朱都御史孫男朱梁兒等俱各虜去有廣安守禦千户所官軍不以保障城垣爲重預先各帶妻男躲避不行救護彼掌印典史率領民快何友琳等何前對敵被賊將典史殺傷右

額一刀右手一鎗殺死火甲朱永亮何益掠殺傷火甲李興鄒思常歐志箕朱鑾朱守傑何容等退出城外馬坎嶺立營住劄刼虜民財殺死民人朱守良妻鄧氏曾方泰男曾保仔殺傷民婦張氏李氏彭正才等至九月初一日午時移往本縣長樂鄉地名大坪駐劄流刼鄉民虜去人口姦污取銀收贖燒毀民人祝守恭等房屋等因行間隨據湖廣按察司分巡湖南道僉事傅金呈據彬州桂陽縣儒學申准本學訓導李顯闕本年八月三十日卯時分忽有强賊一百

餘徒勇進城內將本職印記并各衙衣物鞍馬等項盡行刼去又將男女五名口并生員孫原宗何友能等虜去十分苦楚思設廣安所保障城垣豈期預先逃走不行守備救護致賊入城駐劄二日任意殺虜茶毒生靈等因備呈到臣查得前項被賊地方係守備署都指揮僉事王震兵備按察司副使馮鎮布政司分守左參政章鋭按察司分巡僉事傅金管轄除案行湖廣都布按三司轉行各官嚴督州所縣掌印捕盜及巡司官兵人等上緊設法緝捕并將各官俸

糧照例住支及照各官呈報事情彼此不同中間恐有別故行委按察司別道分巡僉事黃祥親詣被賊地方從公查勘有無隱匿別項重情另行外參照茶陵廣安守禦千户所掌印副千户蔡隆管操副千户葛霖捕盜副千户路永高職專守禦不行嚴設隄備致賊生發却又棄城在逃任賊刼掠失機誤事罪難輕恕及照茶陵衛指揮使周昌彬州知州陳常平時既不用心防範臨事又不設法擒捕所據各官俱合提問再照守備永道等處湖廣都司署都指揮僉事

王震整飭兵備湖廣按察司副使馮麒布政司
左參政章鉞按察司僉事傅金號令不嚴防範
欠密以致盜賊肆行刼庫刼獄殺虜人民亦合
究問緣王震係方面軍職馮麒章鉞傅金俱方
面官周鬲蒸隆葛森路永高俱軍職陳常係在
外五品文職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張
浩親齎謹題請　旨

覆審風憲官疏弘治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臣恪謹

題為風憲官大肆貪酷打死人命受財枉法等事

准刑部咨本部題該巡撫雲南地方右副都御
史張誥題前事本部看得都御史張浩所奏湖
廣都司都指揮僉事李玉在任欲行巡撫都御
史就彼行提李玉到官查照原招問擬如律監
候奏　請發落謝鳳黃訊原買俘獲人口追出
差人解京另行具奏定奪等因節該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行據湖廣按察司委官
副使周南呈問得犯人李玉招係湖廣都司武
昌左衛帶俸都指揮僉事弘治五年貴州都勻
等處苗賊倡猴鎮守等官議欲征勦奏奉

欽命湖廣總兵官顧溥克行軍總兵鎮守貴州太監
江惠同監督軍務都御史鄧廷瓚提督軍務兼
理糧餉新任右都督王通協同統軍巡按御史
今陞南京大理寺右寺丞黃玹隨紀功各官會
行起調貴州前等衛已問結指揮徐璘等湖廣
鎮守等官亦亦武昌左等衛各選調王與已問
發沔陽衛指揮同知謝鳳等各領官軍土兵前
去貴州聽調王明知已問發武昌左衛小旗黃
訊係御史黃玹同戶姪男要得奉承希望軍中
照顧不合帶領黃訊不合不行赴官告明迴避

軷跟王前去貴州黃玹不合容留在營納米冠
帶弘治六年八月十三日總兵監督等官與紀
功御史黃玹等俱起程至都勻地名落乍劄營
分撥王與徐璘俱跟隨各哨黃訊等撥在總兵
等官各營聽事弘治七年正月二十九日各哨
官軍人等自進兵日為始至本年正月終月日
不等各陸續攻打山寨王斬獲首級四顆執赴
黃玹處驗實紀功與謝鳳等各賞銀牌銀碗不
等黃訊時常在總兵與伊叔黃玹營內往來答
應不曾出哨後訊不合用銀八十兩挾買首級

五顆執赴黃玹處捉作攻答干等山寨及攻擒洞山箐共斬首級五顆開報黃玹明知黃訊買來首級不合替伊混報在冊黃玹會同監督等官將各軍領養俘獲苗婦小男幼女揀選堪中人口差人解京不堪男婦出給告示坐委都事陳紀變賣銀兩入官黃玹不合縱容黃訊用銀一十五兩買幼男七名婦女一十二口謝鳳亦用銀一十四兩五錢買幼男三名婦女七口黃訊謝鳳各不合央求黃玹亦不合出票差已問發軍牢皎舟保不合替伊沿途起夫扛擡送至

鎮遠上船仍帶皎舟保回營將票繳還黃玹訖本年四月內黃玹具本將冊進繳本年七月二十一日兵部查照紀功文冊奏奉欽依苗賊陞授冠帶總旗黃玹因先被人讒說已問發監生倪寬父兄瑛富豪害人後因倪瑛領養苗女脫逃將伊問罪發落病故倪寬不甘將情具本奏行巡撫雲南張都御史行令雲南都布按三司左布政等官薛綱等親詣貴州地方勘提卷冊會問明白具招呈蒙張都御史奏送刑部參詳覆奏備咨湖廣巡撫徐都御史將王提

問黃訊謝鳳原買俘獲人口追出差人解京蒙行湖廣按察司周副使提王前來查得黃訊等原買幼男婦女未到除追取至日另行外將王取問罪犯議行李玉所犯合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有

大誥減等杖七十係軍職照例納米完日還職緣李

王係刑部題本　欽依查照原招問擬監候奏請發落人犯合發按察司監候待報發落照出李王折紙并贖罪米石發武昌府追完官倉上納以備賑濟取實收繳照黃訊原買俘獲幼男七名

婦女一十二口謝鳳幼男三名婦女七口追取至日另行備招連人呈解到臣覆審相同仍發按察司監候及將黃訊謝鳳原買俘獲男女追取到官另解外查得李王先該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張詰參稱阿諜紀功官員枉法帶其家屬今黃訊功次既係妄報則李王功次豈能盡實但係刑部題

准查照原招問擬監候奏

請發落人犯未敢擅便爲此具本順差千戶柴晟親

齎謹題請　旨

草本災異上脩治豆事疏弘治八年十月十九日

臣恪謹

題爲陳言脩治以弭災異事邇因湖廣地方菜開異花樹生[illegible]實厥妖戾常已經具　題訖竊念災警之示雖在一方而休咎之徵實關天下驗諸往古甚可畏也仰惟　皇上纘紹丕圖恢弘治道一德格　天下茲八載所宜休禎駢集而今者草木之異乃世所未見之災有識之士靡不寒心臣以庸劣待罪撫巡感事奮懷雖嘗罄竭愚懇顧職業多曠其責信有歸矣然變不虛

生必有其故消弭之術惟在人爲用是博訪群議細察下情條列五事特獻　九重蓋將下拯民瘼而上荅　天譴爾伏望

皇上特加　裁處俯賜施行昔程子云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真西山云異衆而戒未必不安臣以此見　上天譴告之中寔寓仁愛之心惟

聖明留意則地方幸甚天下幸甚開坐具本順差承差張鑾親齎謹題請　旨

計開

一定規制以建　宗藩臣惟　封國之制始而宏壯者事之不得已繼而裁損者勢之所必至蓋始而不宏其規則無以壯　國勢繼而不損其制則無以紓　國用均之爲不可也臣不暇遠引諸古伏覩我　祖宗分　封立法之意槩可見矣洪武初年深惟重計封建　諸王各擅形勝其宮室城垣之制彷彿　京師　賜以甲兵盛設武衛非故爲侈大以傷財也緣天下甫定財用有餘不大樹藩屏無以鎮服中外勢不得不然當時有識者猶以太盛爲憂厥後分

封規制漸小甲兵衛士亦減三分之二迨至永樂

宣德年間各府護衛等項逐漸裁減其宮室基址各隨土地之宜量爲營建未嘗過侈以臣所見如　唐　伊　趙　梁　襄　鄭等府規制最爲豐儉適中或不用琉璃磚硊或不用金碧裝飾樸素渾堅不輕改作非故爲儉約以惜費也蓋分　封日廣民力日疲工作無窮財用有限亦不得不然爾今觀　郢　梁二府舊基東西僅闊七十九丈南北長一百八丈之國之後未聞　二王援引　秦　晉等府式樣復增拓也夫何近年以來新　封王國多援　德

崇二府式樣奏煩其匠作等官阿諜承順以圖賄利往往附會加增描畫大樣圖本殿宇等屋幾及千間多破工料任情增造在外委官不見原降式樣無從辯証如　吉府宮室營建未久勞民繕脩已經二次今又鼎新造作於舊規之外復增石欄干并廊房等屋況周圍磚城皆因潭府之舊其規模宏大又非求樂以来　封國可比恐遂成例後有援乞何以止之民力将有大不堪者適今未完猶可以處又如　梁府軍校營房基地多係業主自置累經典賣今　興府

又欲查出修造自興工以来殆及五年動調夫匠靡有息期上違

天時下失農業蕩析民居竭勞民力糜費民財天傷民命不可勝計若不斟酌時宜稍加蘇息誠恐禍福倚伏猝難逆料乞　勅廷臣從長計議若

吉府累經修造者合無行令布政司止将未完料價量宜估給俾令本府軍校等役自行修理其

梁府營房有主管業年久者仍聽軍民居住不須查究若見造　雄府及以後　封國俱乞查照

伊府等府式樣量城廣狹隨宜營建凡多餘空閑之屋高廣太過之制少加裁省使豐不過侈儉不至陋者為定規永守遵守後有損壞仍照見行事例於五十年後自備工料修理其各府軍校營房除已造完外餘令自置不得幷勞軍民如仍分外援求亦乞　諭之以理裁之以義庶幾可以息奏擾之紛紜省無窮之勞費上有定式下有定守軍民各安地方可安

一守　成法以清　國賦臣聞論事非難立法為難法必周詳事乃克濟使守法者不少慎重有一罅隙竇則天下之弊隨以生而萬事日

以墮矣此無他法難成而弊易滋也夫戶口田賦倉庫錢糧有國者之永圖為政者之急務苟法有所遺則弊乘其隙固不可以不周詳而慎重也我

朝洪武初年渙頒號令一新天下之耳目更造天下之版籍乃用　廷臣之言於新收開除實在之外增置舊管名目自是戶口田糧截然明白而毫髮莫能欺矣著之甲令永為遵守夫何近年以来查盤倉庫遞相因襲止将前次查盤以後收放見在數目為主其於舊管二字不暇升

思以致官攢人等特無稽考每遇糧里納欠本色私折價銀却盜舊管糧斛抵數放支而奸弊日以滋矣此蓋法有遺漏其弊因滋而生者也乞　勅該部查照凡遇差官查盤倉庾行命恪守　成法務將舊管新收開除實在錢糧查盤明白造冊　奏繳庶幾國賦可清奸弊可革

一明贖刑以濟工役臣竊見湖廣分　封諸王營建府第工費萬億動踰數年財力俱竭嗟怨並興加以　郡王將軍中尉各有居第價銀稽

諸禮典皆所當給至於驛傳本以傳　君命報邊情其於地方關係不小今歷宇多頹使無止宿萬一有警必致遲遠欲與脩理又非民力所堪謹按見行事例在外問刑衙門問擬笞杖的決徒罪民犯擺站軍犯瞭哨有

王府去處徒囚例該發充儀從者審其家道頗過查照工部做工囚人事例每日追銀一分每月追計銀三錢送府雇人服用其犯笞杖亦有事例如笞一十者做工一箇月二十者做工一箇半月三十者做工二箇月四十者做工二箇半月五十者做工三箇月又如杖六十者做工四箇月七十者做工四箇半月八十者做工五箇月九十者做工五箇半月一百者做工六箇月每月俱出工價銀叁錢所以斟酌重輕體人情恤工役者蓋已至矣臣愚竊以爲金作贖刑本無間於中外當此民窮財盡之時百凡庶務苟可厚民生利

國用者皆宜舉行況此等罪名人多易犯做工則例又可擾依推之天下使皆比類出銀以助工作寬民力爲利多矣今各處巡撫等官每遇饑

荒亦嘗有此權宜然未經奏　請終有未便乞　勅該部斟酌時宜合無通行在外問刑衙門將前項笞杖徒罪各照儀從納工價銀事例分爲有力頗有力無力三等除有力者照舊納米無力者的決擺站瞭哨其頗有力者各照等則如係徒罪每一年納工價銀三兩六錢如係笞杖每一月納工價銀三錢其總徒四年者亦照此行就於原問衙門監追完足除量撥儀從外其餘解送布政司并直隸府州收貯以備府第驛傳修繕之需庶使事有定規工得濟用

一定事例以均勞逸臣惟居重馭輕者當處以
仁而裁以義以逸均勞者在揆其理而體其情
此則久安長治之道天理人情之宜也自天下
大分論之　朝廷爲尊是處其重自天下同情
言之人皆欲逸當使之均且郡邑百姓
朝廷之百姓也護衛儀衛司群牧所軍校　宗藩
之軍校也
朝廷之待　宗藩篤念親親而　恩典有加茲固
仁也百姓之與軍校尊卑攸屬而勞逸當均此
亦義也仁義要當兼舉輕重各有權衡通達

國體者所宜知也今軍較恒處其逸百姓獨任其
勞體之以情誠有不堪揆之以理殊爲欠當逸
者常逸而勞者常勞輕其所重而重其所輕則
是委根本以滋枝葉舍腹心而養指臂豈計之
得哉竊見　郡王初封例有校尉廚役近因各
府侵害湯產傾家故在　廷大臣咸以爲慮議
奏校尉廚役俱於民間及本府護衛儀衛司群
牧所人戶內中半僉撥荷蒙
皇上特賜　俞允休養生民　恩至渥矣但分
封日廣僉撥日增爲吾民者徭役稅糧額辦科派

年逋月負晝夜奔馳其勞費艱苦不可勝言爲
軍校者安居樂業老子長孫無差後調集之煩
無賦斂追併之苦作息自由生聚日衆比之百
姓安逸良多如前所擬民猶告瘁而況所司怵
於勢者又多未行且　宗藩軍校餘丁與
朝廷都司衛所官軍餘丁均是人也今衛所餘丁
俱清在官補征戍備漕運而軍校餘丁止免
郡王校尉廚役遠不離鄉又無征戍轉運之勞於
情甚便於理最宜今乃不然而必欲盡取諸民
則是逸者常逸而勞者常勞也人心不平嗟怨

由興宜加體恤量爲之處乞
勅該部從長計議合無將各　郡王校尉廚役俱於
本府護衛餘丁內與民間中半僉撥其無儀衛
司群牧所如　周府者亦有存留軍校等役三
千餘名俱隸長史司管轄自永樂年間以米生
齒日繁比之新　封　王國奚啻倍蓰本府
郡王廚校亦當與民間中半僉撥其間有革爵爲
庶人者原撥廚校亦乞查照無後
郡王事例退遠有司當差庶幾內外輕重遠近勞
逸各得其所而無彼此不均之嘆矣

一節財用以寬民力臣聞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誠以財乃軍國之需民令所關不可少缺惟制度有節則財用恒足而民斯受惠矣伏蒙

修理　萬春宮特

勅工部署郎中事員外郎汪僎前來湖廣荊州府抽分廠揀選堪中木植起運赴京如或不勾將不堪竹木變賣銀兩易買或支給司府州縣在庫官錢買補務要輳足原派之數責令民間僉觧戶覔水手編簰筏雇舟船遠涉江湖上泝洪閘程ㄣ有阻不得自由其爲艱苦何可勝言自非

假以歲月給以官錢資其路費則亦豈能迦達京師以濟　國用哉但念湖廣地方頻年災傷加以並建　宗藩勞費萬億各庫官錢支用幾盡一磚一砨民膏民脂雖嘗　奏討抽分等項官銀乞止各部派辦物料未蒙明示况武岡等處時有邊警不爲無事若將在庫官錢盡行支用何以防不虞備賑濟乎乞

勅該部從長計議合無行令員外郎汪僎先將抽分廠堪中并易買木植責令湖廣人民運赴儀真甎廠南京工部委官處收候運糧船到彼免其帶甎重令順帶至京其餘不勾之數仍乞再查南北兩京內外官廠如見在木植頗勾支用免令有司買補如或不勾乞將脩理姻戚之家并一應不急之務暫且停止就將原擬木植改作脩理　萬春宮之用待　王府工畢年歲豐登另行議處如此則官錢不至於匱乏有司不至於科征非徒疲憊之民得少蘇息而　萬春宮作亦易告成

議衡州建　藩府事宜疏弘治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臣恪謹

題爲盖造　王府事臣據湖廣都布按三司呈備經歷司案呈抄蒙

欽差內官監等衙門右少監等官楊信等案驗節該奉　勅令於湖廣衡州府盖造王府一所特命爾同工部署郎中事員外郎張勛馳驛前去會同湖廣鎮守巡撫巡按官員督同都布按三司掌印正官各委堂上的當官一員公同親詣衡州府帶同本府掌印官於本城內踏勘相應地基照依齎去式樣如法盖造欽此欽遵備抄轉呈及准工部咨前事該　雍王奏要於衡州造

府本部覆奏備咨到臣會同　欽差內官監右
少監楊信鎮守湖廣太監劉雅工部署郎中事
員外郎張勛巡按御史鄭惟桓督同都布按三
司委官都指揮僉事常玉左參政章鎰僉事傅
金帶同衡州府知府劉濟欽天監漏刻博士高
禮公同踏勘得本城周圍七里人家雖密東西
不過二街比之德安府城南北雖覺稍長而東
西逼近城垣尤爲狹隘加以軍衛有司衙門
文廟儒學倉廒寺觀居多止是衡州衛南雍和坊
北地勢居中風氣攸萃用之建府最爲相宜當

令工作量城廣狹取中立標以定至向其至內
布政分司永豐常平預備三倉并古塔寺尋真
觀俱該動移臣等又看得近北數丈形稍灣曲
合作橫街一道就將布政分司永豐等三倉遷
彼盖造及將古塔寺歸併花藥報恩寺尋真觀
歸併靈寶觀以城內逼窄無所展移故也其該
動官軍士民之家別撥無礙官地兌換仍量給
工錢助其遷移如有不敷並給價銀俾令置買
房屋隨便居住雖未能盡洽輿情亦可少息嗟
怨除行各委官於前項擇日興工外緣係奉

勑踏勘相應地基盖造
王府及處置該遷衙門倉廒官軍士民房屋并歸
併寺觀事理謹將地基丈尺并衙門倉廒寺觀
及房屋家數開坐具本順差冠帶小旗劉永親
齎謹具題　知
踏勘相應盖府地基長闊丈尺
南北長一百五十丈　東西闊一百二丈
動移衙門倉廒寺觀共六處
布政分司　永豐倉　常平倉
預備倉　古塔等　尋真觀

動移指揮等官徐昉等房屋共三十三家
動移軍民人等龍斌等房屋共四百二十三
家
安平鎮功成蒙　賞謝　恩疏弘治八年十一月初八日
臣恪謹
奏爲謝　恩事竊聞安平鎮等處河道工完仰荷
聖明念臣先在河南巡撫曾効微勞特　賞臣銀十
兩紵絲一表裡隨該鎮守河南太監藍忠差舍
人藍傑齎捧至臣已於弘治八年十月二十八
日在衡州府望　闕謝　恩訖伏念弘治二年

以來河決黃陵岡北侵安平鎮又決而東長奔
入海阻絶運道上廑　聖衷特　勅太監李興
平江伯陳銳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前來脩治仰
賴　天日晴明河流靜伏人心歡悅疏塞並行
不一載而堤埽皆成河復故道　國計民生萬世永賴此誠　皇上盛德至誠格
天感神各官効謀不惑群議之所致也顧臣何人濫
膺茲　寵省躬揣分益懼弗寧身寄湖湘雖未
獲覩　清光以伸私懇然心懸
魏闕敢不益勵匪躬以報　洪恩臣不勝恐恩感
戴　天恩之至具本專差承差祝文智親詣赴
闕謝　恩

少司空主一徐公奏議卷之八終

少司空主一徐公奏議卷之九

改工部緻

勅疏弘治八年十二月初一日

南京工部右侍郎臣徐恪謹
題爲傳奉事弘治八年十二月初一日准吏部咨
該太監常泰傳奉
聖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恪改南京工部右侍郎
通政司右通政王珣改太僕寺少卿左參議韓
鼐改南京尚寶司卿吏部知道欽此欽遵備咨
到臣已即日望

闕謝
恩訖竊念臣學本無術愚至不移謬膺撫巡兩及五
載耳目雖無他念而聰明不及前時夙夜雖不
敢忽而事業有負初心荷蒙
眷知固無他慮然知足知止古昔名言加以長沙等
府水旱相仍災異迭見將援漢臣故事引咎乞
歸而湖湘父老眷戀猶勤重以邊陲時有小警
遂將工料科差等事斟酌處分與之解紛失誤
官軍亦加詰責俟有次第即伸私懇豈意遽沐
洪恩復此轉除聞

命之日震驚不已陳情致辭已具別本謹離湖廣前
往鎮常等府伏候
勑旨所有原奉巡撫
勑諭一道理合具本專差驛丞趙鑛親齎
進繳謹具題　知
論傳奉乞休致疏弘治八年十二月初一日
臣恪謹
奏爲陳情乞
恩休致以全晚節事比蒙
恩命改臣南京工部右侍郎者竊念臣才非適用識

昧隨時仰荷
恩私濫膺巡撫政尚寬簡雖頗得於士民性本戇愚
或少忤於勢要故去汴之日兒童父老擁道攀
留而排擯推擠幾致顛覆荷蒙
聖明遠照曲
賜保全改授湖湘乃臣前十年宦遊之地村落荒凉
全非昔比詢諸故老成謂工役併繁以致民生
無聊有泣下者臣亦爲之傷心雖嘗盡心撫綏
未能副望遽此遷轉殊所未安伏惟
皇上臨馭以呆凡兩京堂上有缺必

命廷臣推薦方始
簡仕未聞有傳奉而得之者風教所關其可少忽
顧臣何人敢干清議自惟立身與衆稍別循資
以進初非有所攀援也今者之擢雖荷
日月之明俯察微勞又勤外服俾就冗散以便優閒
然非愚臣之本心也況比來地方旱澇相仍草
木戾常妖異迭見以古義言之宜思謝免平生
自厲本欲奮立臣節以報
君恩豈意賦命多奇積憂成疾以事理度之亦宜退
伏若仍貪冒

寵榮虛糜廩祿恐亦難免伐檀之誚伏望
聖明以弁包四海爲量曲成萬物爲心憫臣孤立寡
援許仍舊職致仕其南京工部右侍郎另乞推
選賢能以充厥任庶使微臣之去就得以保全
始終而官不輕授於
國家治化亦有小補干冒
天威臣不勝恐懼頓華之至具本順差驛丞趙鑛親
齎謹具奏
聞
再乞休致疏弘治十一年四月十一日

臣恪謹
奏爲乞
恩休致以全晚節事竊念臣先任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奉
勅巡撫湖廣誤蒙
聖恩改授今職已嘗具疏懇辭未蒙　俞允欽遵就
列又踰年矣每慚庸劣之才無以仰報
天地覆載之德夙夜究思惟有節財省費爲
國保民可以少報萬一而臣性愚戇又弗能奉以
周旋其於財用猶未之節而見忌者已側目矣

臣聞古人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又曰祿
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今臣大
馬之齒六十有七不為不暮去秋疝作彌月始
出不為無疾而況仕至今餘三十年　寵祿踰
分尸素多矣雖委致之誠自矢不易而止足之
分在所宜然此臣所不能自已復申前懇也伏
望　皇上俯念衰誠特　允休致以全始終臣
不勝感戴頲幸之至具本順差辦事官張傑賫
謹具奏　聞
又乞休致疏　弘治十年八月十一日

臣恪謹
奏乞　恩休致以全晚節事竊照弘治十年四月
十一日臣以年近古稀用慰渥分曾具封章乞
請休致五月十三日臣當六年考滿臣是月暑疾作
不能赴京給由遂從便道歸鄉請醫調治跧伏
田里恭伺　恩命近准本部咨謨吏部覆奏謂
臣精力未衰復蒙　恩旨不准休致者臣聞事
君之節雖以盡瘁爲期然量力而行知分而止
故古之人臣欲行其志而力有不能者必致懇
以辭君亦嘉其志尚憫其憂勤不勞以事而優

以禮俾之歸榮里閭以爲臣節蓋爲世教慮也
臣本書生叨塵仕籍出入中外固已有年每懷
沒齒以驅馳欲報
君恩於萬一盡力所至罔恤其他而志術凡庸辛無
一事可採加以憊宜屢致推擯若非
聖慈委照曲賜優容則憊拙孤臣日以危矣矧自去
秋以來衰病日侵量力揣分誠宜知止以此備
述衰懇預圖保全俯歷肺肝不爲不至然
天聽尚遠未蒙　允俞此必　至聖至仁謂臣才力
尚堪驅使不以疎遠遽棄棄也　恩深感極更

有何辭但當憂患之餘積慮日深雖鞠躬盡瘁之勞所宜益奮而忌盈惡滿之戒實更切懷兢前疾纏綿未易痊可今得乞　請已是遲遑若更強列班行恐亦無以善後此臣所以不避斧煩復申前懇也伏望　聖明俯回　天鑒察臣累懇衷誠非是矯飾疎遠去就又於

國家無所重輕特

允休致俾就安閑臣亦少竊知止之名以為晚節之幸受　賜多矣苟有見聞亦當論報于肖天威臣不勝隕越待罪之至具本順差舍人許文親

齎謹具奏　聞

又乞休致疏　弘治十一年四月十一日

臣恪謹

奏為乞　恩休致事係直隸蘇州府常熟縣人由進士歷任工科給事中湖廣河南參議參政布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前後奉

勅巡撫河南湖廣地方以至今職恭事　先帝及我　皇上叨竊原祿三十餘年雖夙夜黽勉思效犬馬而才不逮心　恩常踰分實竊愧之以是臣於去年因歷任三品兩考例當給由節該具疏陳情

懇乞休致俱蒙　聖恩留臣辦事臣誠懷感激不敢終辭遂於今年勉強驅馳赴　闕聽命又蒙　聖恩眷臣復職不意謝　恩之後偶感痰氣等症伏枕經旬醫藥罔効起居飲食大不如前以勢觀之決非時月之間便得平復伏望　聖慈憫臣疾病不能任事照例容臣致仕回還原籍調養氣體以終餘年下以遂臣勤悃請老之私上以免臣軀蹇妨賢之咎臣不勝幸荷之至為此具本令家人徐安親齎謹具奏　聞

休致謝　恩疏　弘治十一年四月十五日

臣恪謹

奏為謝　恩事准吏部咨該本部題該臣奏乞休致欽奉　聖旨徐恪既情詞懇切准致仕看馳驛回去欽此臣伏枕聞命不勝感激竊念臣愚遭際　聖明歷官中外三十餘年徒竊　寵靈無少補益而　聖恩洪大不加譴責又　簡擢之至於卿佐臺祖榮養　恩數稠疊臣雖愚亦知以身報　國之義比來照例給由實頒馳驅以畢臣志叨蒙　恩旨復職之後尋與進階臣之感激倍百恒品誠不

自意疾病沾危有此辭懇仰荷
聖慈賜以餘生復置馳驛之
命道路無虞鄉邦有慶臣之始終獲遂保全皆
皇上優渥之恩也臣退伏林泉幸得須臾無死當訓
率子孫學以效用耕以供賦以補未報之
德但臣今行履艱難瞻望　闕庭近在咫尺不能躬
謝感激之餘不勝悚懷為此具本令家人徐安親
齎謹具奏　聞
辭　朝疏弘治十一年四月十六日
臣恪謹
奏為辭
朝事臣近以疾奏乞休致荷蒙
聖恩特賜俞允臣誠感誠忭除具本謝　恩外今
欲回還本當　陛辭乘行履艱難不克赴
闕於禮為缺於心為歉伏乞
聖慈憫臣有疾不錄其罪幸甚幸甚臣杖輿就道無
任恐悚須越之至緣係辭
朝事理為此具本令家人徐安親齎謹具奏
聞
少司空主一徐公奏議卷之九　終

（明）王元翰撰

未焚草二卷

明万历三十九年刻本

來焚草自叙

古人諫草多避人焚燼
惧章君過他厥意良厚
矣余不佞中年始第叨
厠史館改授諫垣伏邱庭
命者二年餘嘗局外冷眼於

國是之肯竅畏途之伏機与
乡師之線索窮有所窺破
而亡有所奇中一時同改兄
弟又一往一心靡三日不期亦
簪之幾合簪不譚時事往往
獨出襍呈參佐于盃酒碁

枰間神飛義激致喚者
怒者歡歎泣下者狀不一而
足歲乙巳抄得從諸兄後
持筆侍
天子於是乎移批鱗犯
鄉之戇為覆窟勇奚之勇

如今者病暇必欲盡吐之而
後已蓋
冷上垂衣四十年為面亦多變
矣萬曆二十年以前
上勵精下任事
廟堂舉動上下分變之

万曆二十年以後
上深居靜攝不示臣下以
顏色就中瑕釁莫可究詰
以敬
上運於無原不能不嘿有所向
而嘿向處則授奸以柄

上藏于無形不容不旁有所
藉而旁藉更刈張奸以隙
天子有厭易士大夫之心而又不
必然其衬亂之說窜臣隨
行其自便之計而又自逃躲
於乾淨之地差刈歸已至刈

歸君衣鉢流傳以人之盡墮
其雲霧為復勤攻
主闕開縱奸罔讀其詞貌昏
鯁抑其衷實敗然此曩者
杜欽谷永輩所為臣子固
蹈之乎不佞生平痛恨誠

不亟以彼易此第更度慮
不得於葵不衛足自分今日
亦已久矣已酉春讒言盡其
至遂挂劍神武暴白破囊
與都人士共見因縱游長
河南北大江東南守西名

山勝蹟半生襟襄百二囊
中詠草之散佚十之二三所
至友人索覽無無以應何
檢笥中所遺得若干首支
寃於
主德嚴于取本則爲草不必焚
以此効里即以此興詩則爲
草又不可焚古人其有此諒
我哉於伏思士固多有所
宜余拙者之效乃尔故帶
雲之典東園無芝之与列
日解駐鳥之与待漏多極其

所至而止則身將隱矣焉
用文之終亦必焚焉而已矣
萬曆辛亥長至後二日遺
緣居士王元輔去於浮玉
山房

未焚草上卷目錄
欽逢　主德更新之會直陳天下愛憂之由疏
輔臣支吾求去援引亂真疏
政本虛人廷推難緩疏
時事日蔽：天聽轉高疏
銓衡選舉宜公兩省獨遺非體疏
根本重地痛苦剥膚疏
關便道以利萬世疏
稽積弊以裨實用疏

救卜萬難再緩推舉務得至當疏
廟堂清議宜明部臣持論無別疏
政本重地不宜恕納匪人疏
聖躬靜攝日久天下伏機可慮疏
未焚草下卷目錄
巡視疏
防奸大典一旦決裂疏
聖澤誕被困商偶遺疏
縣令為民被逮疏
兩省司官奉　旨設處久未題覆疏
公同禽商紛紛營免可駭疏
滇患孔殷維桑慮切疏
滇民不堪苛政疏
陋惡撫臣生事誤國疏
惡璫抗　旨毒商疏
天下望治甚殷銓宰得人最急疏
災異重大加派不前乞停三殿工程疏
再陳厥庫未盡事宜疏

天心譴告甚切人事挽回宜早疏
巨奸塗面喪心比私害國疏
言路重地不宜自蠲廉恥疏
豪璫倚勢踞廠橫噬剝商疏
奸輔挑釁誤國疏
附書抄目錄
上朱閣下書　上楊少宰書
與毛選君書　上葉閣下書
上葉閣下書

未焚草上卷

梁南王元翰著

謹題為欣逢
主德更新之會直陳天下受病之由懇乞
聖明亟賜省覽以策勵臣工以光贊
聖政事臣寂謭劣誤蒙
皇上作養史館改授諫垣遭際可謂厚倖每思古人
云得志不為宰相則為諫官謂宰相能行其志
諫官能言其所行之志也今待罪吏科將已逾

月追惟候補跧伏時見天下景象大壞極敝幾
至不可收拾切欲進一二不識忌諱語又恐出
位招尤曾三易草而不果於上頃者伏覩
皇上斷自宸衷沛發
明詔割愛改步渙焉忽焉使日月重輝乾坤再造數
天臣庶罔不舉手加額頌呼大聖人之作為直
超出尋常萬萬因念
祖宗垂澤閎遠逆睹
國家永永太平之祚端在此一舉矣書曰皇天

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詩
曰令聞令望四方為綱以質今日吾
皇舉動即詩書所稱何以加也顧在上之轉移則甚
神而在下積弊有未滌恐非所為上下勤恤共
迓天休也臣敢以聞見最真時事寂切者列為
數欵為
皇上陳之冀少垂聽焉一曰責法令之行
祖宗立國規模超軼近代傳至于今承平日久兵紀
頹廢也而強不如前代財用罄竭也而富不如

前代虛論日滋也而功業不如前代有識之士
堪為痛哭乃天下猶晏然無缺者凡以祖法極
備盡美如犬牙相制犄角互持用是有亂端而
卒無亂形是
本朝全以法制立國者也可一日弗守乎邇年以
來各衙門漸覺苟且之念遷就之私牢不可破
一事之來漫無成畫及事覆敗也又無以歸其
咎一官之缺衆為射的明知奔競也猶姑以應
其求是以至有昨日之令今日發閣而弗問矣

今日之請似昨日之令而實非矣凡此苟且遷
就總之起於顧皮面耳皮面公行法令盡廢尚
知有
朝廷乎此打乖之術大亂之根臣愚以為當責行
者此也二曰專會推之權
國家罷中書省設六曹曹各專司
祖宗慮為至遠邇年來凡遇大僚銓部缺則九卿卿
貳皆得執筆各推一人名曰會推夫會推之行
也豈無心切急公內不避親外不避讐者乎會

推之久行也又豈無居為奇貨乘以樹恩藉以
償得者乎此欲以示公反以濟私至使天官柄
衡者反化為旁觀畫諾甚可咲也不如罷衆人
會推使權總歸之於吏部其舉之而當也我得
以考其明舉之而不當也彼不得以分其罪況
乎要津之地神通畢聚鋒鏑縱橫一開分散之
門大啟鑽刺之路所係非淺臣愚以為當專一
者此也三曰慎名器之重國家勵世磨鈍惟此
名器故繁纓小物也孔子惜之郎官卑僚也明

帝難之蓋其重也何況
制誥之詞人得片言以為榮者今且長篇闘麗溢美
市歡甚至叙及家世之私惟取排對之合瓚屑
斐亹下等平交四六大非簡重之體也
皇命不既輕乎
天子稱卿舊止於內閣六卿憲長而已何可假借今
且南部卿貳俯而卿之矣甚至總戎武弁亦冒
而卿之矣此陵夷之漸大非稱謂之體也
王言不既褻乎然此猶曰無甚關於治亂也至若京

堂之濫則尤近事之可駭異者舊制臺省遷轉
一內一外內者固優外者非得罪于清議亦不
為劣轉也竊見兩年以來科臣之內轉猶止五
員臺臣之內轉業已二十餘員矣一時京堂濟
濟摩肩接轂至藤棍為之價高其間固多品才
卓犖素厭人望者亦有借資俸為詞不得不已
者夫京堂之可貴者為其少也假令入不復出
人盡京堂則京堂亦何足重其必欲得京堂者
為其去開府近也然節鉞之寄必兼採聞望之

陰物極過多多亦成壅塞矣惡能必外轉之皆
鈍而內轉之皆捷哉則又何必專借京堂為也
明借壅塞之機渾濫清華之秩今日以苟且得
之安知他日不以苟且失之即諸臣自為計亦
非也臣愚以為當慎重者此也四曰廣賜環之
詔國運之盛衰本於人才之虛實故隆古之世
必曰野無遺賢者以遺之則朝廷不得用小人
進禍亂隨矣頃讀
恩詔起廢一款有除永不叙用外一語竊以為似未

大也夫諸臣謫遣有分別總因觸犯
聖怒有重輕今
聖怒既霽則天度自恢同一建言得罪何忍使覆載
之中有棄物不得與于光明之耀哉如其人而
不肖也則亦已矣如其人而賢也乞
勅吏部分別起用盡展其能不然天生有用之才使
之養賁丘園枯槁巖穴甚為盛世惜也臣愚以
為當推廣者此也五曰嚴奏辯之妄
國家設科道兩衙門專司言責凡天下之利病百

僚之奸邪咸令其以白簡從事一人之耳目難
徧人情之隱微豈無一二風聞言事過當者竊
見近年以來一經論劾必紛紛辯擾一辯未已
繼以再辯再辯未已參以詛詈如此必盡糊言
官之口不彈一人乃為快乎夫刑賞聽之
朝廷是非歸之公論若盡待揭辯而後昭明豈言
者語語俱屬鑿空辯者事事粹無可議乎殊非
省愆自修之道也惟此風不已小臣倣傚有至
上書自頌其功者矣又有至上疏指缺欲自陞

其官者矣壞士夫隄防損
朝廷威重日新月盛成何世界臣愚以為當禁嚴
者此也抑臣猶有說焉往古國家長治久安必
其元氣厚而不屑神氣張而不弛元氣在一人
之天機
皇上天機既自為轉動願永堅此念則培植自遠臣
不憂元氣之不厚神氣在臣僚之精神臣僚精
神無人提掇恐漶漫之久盡化為灰頹臣寔憂
神氣之不張乃提掇天下精神則又在吏部與

都察院耳自李戴溫純二臣去國懸缺未點仰
窺
聖意淵遠必簡在有人為慎重其官故慎重其人但
此官進退人倫風表百司所謂提掇精神以振
張神氣之人最為喫緊者況
朝覲在即外察不遠尤不容遲則銓臣之宰與憲
臣之長宜亟下也臣遠方下士念亂熱衷雖不
識時務亦不敢摭拾浮辭如一得可採伏望
皇上檢發施行或于士風吏治不無少補矣臣無任

竦息待
命之至 丙午正月初十日

謹題為輔臣支吾求去援引亂真謹據事直陳
以昭是非以清
聖覽事臣惟大臣與小臣不同出處進退自有法度
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周任
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盖明以止之一字折大
臣不割之心塞鄙夫患失之路詞嚴義正真萬
世相天下者之法舍此皆邪逕矣臣頃接邸報
見首輔沈一貫于求歸疏中因辯御史蕭淳譏
其觀望遂牽引去位已故二三輔臣自解臣初

讀之方謂展墓詞窮借以措語再玩之實摭辯
之巧用意之深不敢不據疏推隱為
皇上一剖陳焉其曰昔申時行王錫爵之賢人之譏
刺猶不遺餘力故王家屏寧抗
皇上之威嚴拂衣以去終不能濡忍以當衆口之騰
沸人言之可畏勝于天威之可畏如此夫是非
自有定衡人品付之公論一貫牽已去之人形
今日之事已屬無謂何又顛倒其品譸幻其說
其于王家屏不曰僉論之極為推崇而曰衆口

之將有騰沸以明諍直節之士加以畏言先去之名不惟寃其人且併枉天下矣其無是非之心一至于此一貫得

君行政可謂不又乎方獨相之時形跡未露人亦在疑似間或以為夫夫潛移嘿奪之妙用不假辭說也或以為夫夫希容容之福視國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不相關也乃于萬曆三十三年間忽有撓亂京察大典之舉保留私人錢夢皐平生心事至此一盤托出是以公論不平言者

蠭起馳書規之則有今應天府尹徐申矣公本刺之則有南道御史孫居相給事中陳嘉訓矣因辯折之則有吏科都給事侯慶遠矣露章彈之則有候補主事劉元珍兵部主事龐時雍矣上書極詆之則有戶部主事張五典刑部員外錢一鶚矣是一貫被論之顛末如此果自取乎抑人求多乎人之心術各操如陰陽之異其用學術各適如燕越異其轅豈能強引以自寬而自便臣有以窺其微矣方今紀綱陵遲法令盡

廢處處阽危人人思亂幸賴

皇上方寸炯然是非洞照故邪正現形翕張在手不反于亂如一貫顛倒混淆之說進希冀

皇上覽而心動必將疑曰從來內閣入所求多之地不論賢否不論是非一都政府身為射的如此乎建言之不足信也建言既不取信於上則言路斷絕奸宄縱橫危天下以自安亂天下以自治而天下尚可為乎是此說一出其凶害于國

未小也朝廷以耳目之責寄之言官故謗之使其言寬之作其氣猶恐欺蔽不得盡開焉故曰主聖則臣直乃謂人言之可畏反勝于天威之可畏是何言歟建言者犯忌諱招怨嫌總之為國一念朴忠如使人人肯言正所以尊

朝廷重

天威也寧有與

主威爭勝之理哉以為主之言而為勝主之威倘非聖明在上必震怒流毒箝制衆口從此誰敢望九閽而吐一辭乎此說一出禍不可言又不止于人

言不足惜之意也臣觀自古奸邪誤人家國者
審忌天子英明必顛倒賢否以眩瞀其聰明則
真是涸而已有餘地自古奸邪剥擊善類者善
激天子怒惱因憑借機鋒以恣流其慘毒則正
氣短而惟其所為一貫而無此心哉則臣之所
不敢信也夫明主可理奪天道審惡盈一竇身
都卿相年逾古稀囊橐敵國恩塵滿前更復何
求為今之計只倒身早去以謝天下而已矣何
苦巧辯射影脩腹中之鱗甲露紙上之戈矛哉
雖然大臣被人言固當決退朝廷待大臣不可
無禮一貫自杜門以來屢疏乞休鴻臚宣諭不
出中官宣諭不出兩次頒詔不出乃至加上
聖母徽號異數大典又不出雖其處心設謀或別有
神通然更無復施頰入閣之理其不能再出也
審矣
皇上亦當允其休致勿使疏數十上徒為套語則政
本地重而朝廷待大臣亦有體矣一貫于臣有
一日之長況將去之人駁之有何風力唯是非

邪正關係匪輕義不容默默已也願少賜
省覽宗社幸甚　二月十九日

謹題為政本虛人廷推難緩謹獻一得以備簡
任事
高皇稽古建官有監于胡惟庸之失也遂罷中書省
設部院分曹頡頏而事皆
朝廷總之且不許臣下奏立丞相著為令嗣是又
以吳伯宗宋訥等進
殿閣學士亦不過備
顧問而已沿積至今竊見閣臣貴重地望之隆崇
眷注之殊特百僚不敢望焉是無宰相之名有宰相
之實矣朝紳士庶與走卒兒童莫不指曰某相
公云云是無宰相之制併有宰相之名矣以一
身係中外之重朝廷所不可行之于天下者閣
臣能止之天下所不能得之于朝廷者閣臣能
請之此何等地位也而可不極其選哉頃者
皇上一日之間並罷沈一貫沈鯉兩相舉動駭異其
間是非可否當罷與不當罷舉朝竟不敢為沈
鯉而伸一詞焉夫至於是非可否所在能使舉
朝不敢言

皇上不得聞大非有國者之福也乃輔臣朱賡揭請
廷推至再至三毋亦謂獨力難勝衆舉為當乎
臣思廷推在即則爰立伊始一退一進之會實
一否一泰之關所謂
社稷安危在此一舉古人云人主之職在論相茲
政
皇上論相之日也天下無事之日雖模稜伴食之輩
猶不可假坐鎮之空名矧今方多故之秋非識
治捄時之才豈足堪調燮之大任
陛下以今天下為無事乎為多故乎士風深巧入神
法紀廢弛殆盡堅行不典之弊政苟且賄賂視
為當然力戰難枉之公道倒置是非必欲取勝
國不止無三年之積也而且泥沙用之於不可
稽核之名民不止於九室之空也而且豺虎驅
之於靡一乾淨之地甚者材官之智勇盡萃結
交朘削必釀倒戈之毒禍正直之精神無人提
掇徬徨常有短氣之英雄以堂堂
天朝不自強反寄緩急於衰顏之虜婦區區市賞

何足恃惟伺動定於老病之夷王盖天怒與人
怨交深內修與外攘俱救識者念及于是每恨
生不逢辰而食不下咽誠岌岌乎殆哉時也尚
可令政府重地致援引邪類參用匪人以誤國
耶嘗考覽古今見國之理亂全由相之賢奸故
古之善觀人國者惟視其相之何如人宋之仁
宗知人善任當時如杜衍文彥博司馬光韓范
富歐諸君子皆相繼秉政釀成慶曆四十年平
盛之治其實非無夏竦劉沆輩小人謀搆卒不

能勝善類故不能害治也王安石佐神宗原不
知富強之術而天性執拗過人創立新法引薦
群小反為呂惠卿輩所賣天下始騷然不寧而
元氣削矣自是奸邪接踵蔡京章惇輩用而汴
都破汪潛善黃伯彥輩用而宋祚南丁大全秦
檜韓侂胄史彌遠史嵩之賈似道輩用而宋運
終衣鉢相傳皆醜正為讐助天為虐其實非無
司馬光李綱崔與之趙鼎趙汝愚諸君子孤忠
拮据然卒遭貶斥不能勝邪類故不能救危亡

也夫此輩平居則嫉賢罔上利盡歸己有變則
或還或逃禍獨歸君故權奸欺蔽惟宋室最多
乃遭夷狄之禍亦惟宋室最慘至若
本朝相道在永宣間則推三楊在成化間則推劉
謝在弘嘉間則推李楊雖忠信氣節之士不乏
而相業遠不逮古說者謂宋室有相而無君
本朝有君而無相亶其然矣昔王禹偁為待漏院
記其中有曰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
民朱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賢人在

野我將進之佞人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合災
眚洊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清欺蔽日生請
修德以釐之憂心冲冲待旦而入相君言焉時
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其
或私讐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金
寶玩好思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用之直事抗
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搆巧詞以悅
之群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惱
惱假寐而坐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

黎哉帝位以之而危矣此其義正其言中臣每
愛誦其詞總不如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
廣忠益四語尤為萬世相天下者之鵠耳然小
人易與君子難合縱彼及乳之主豈必好用覆
國之人哉蓋不知而誤用之也皇甫鎛程异之
相也雖市途負販亦唾而嗤之而憲宗獨以為
賢王安石秦檜之相也惟呂公著晏敦復大以
為可憂而舉朝方慶得士人固不可掩而亦甚
難知大抵光明正大近側不延譽者其人必君

子也陰晦柔忍為宵小所引援者其人必小人
也以此察之可得大槩矣是故今日之舉謂宜
以才識為最有才識而忠實端潔者其上也才
識不足不失為忠實端潔之品者其次也不惟
顯掛物議者不當濫列即益虛名而闇大體者
更有覆餗之虞不惟才匪經邦者不當溷推即
才足稱而實不能容者亦有僨轅之慮又必兼
南北而用之合內外而收之何謂兼南北才生
原不擇地勿持曲意偏南勿狃私見重北蓋納

牖遇卷南人所長而長材大器多出西北可不
兩盡其能乎何謂合外內立賢原不以方起家
翰林者宜倍用一人取其德性閑鎔以備碩問
起家別衙門者宜參用一人取其世務周練以
備緩急豈可使空與會推之名獨遺欽點之實
也況
國朝殿閣名臣不從中秘發跡如楊士奇夏言楊
一清輩者固多也可不兩得其平乎乃點用務
在會推之內以防他進之途恐一人之薦拔未

必當衆口之議論乃為真不得不公也會推必
坐舉主之人以杜私交之路進一君子天下受
其福進一小人天下受其害不得不嚴也故是
役也非
皇上採至公於廣衆之中行神斷于毀譽之外幾何
不輕軍國于一擲哉凡此皆重始進耳及夫簡
用之後更欲仰藉天語叮嚀勅其同心輔政一
德迓衡不可分南北而膠未化成心使畛域愈
牢而不可破今天下政如同舟遭颶必協力若

左右手猶可望濟假令鼓楫柄柁者復分馳異
嚮則胥溺之術矣不可持廟堂而與清議為敵
使意氣愈激而不相下今天下政如久病百虛
之人惟賴清議一綫不斷保為生氣而庸醫者
嘗試復以耗氣之劑投之則不起之症矣第與
其捄之用後而盤踞堅固去佞嘆拔山之難何
如捄之事先而斟酌去取黜邪若脫距之易乎
臣言官也嘗耻毛舉細故以塞責茲目擊大典
如舉之而當也臣僉題以成美如舉之而不當
也臣不難持白簡以從事然總之無如
皇上睿鑒妙簡得天下第一流佐今日中興治使正
人至叫號以為歡邊夷以生事而相戒自無庸
臣等喋喋而子孫黎民尚亦有利矣伏冀
聖明
省覽臣無任竦息　八月二十二日

謹題為時事日敝
天聽轉高謹痛哭流泣以瀝愚懇以冀感悟事伏惟
國家有朝常惟英明之主能振之而亂政則多變
體矣變而任其變雖變者亦習以為常
祖宗有明法惟知恤之主能守之而流弊則漸陰蝕
矣蝕而忘其蝕則蝕者終必致于盡天下至此
雖十管子無能為也我
皇上臨御垂四十年靜攝居半初猶處晦以觀明處
靜以觀動默察其機應物而作乃近年以來精
神別繫厭玩士夫于國有不聞也于家有不見
也致使君臣堙鬱上下猜疑小大溷慢于
朝廷大機大害所在相顧推委悠悠汎汎若不繫
之舟任其所之而之焉夫情急呼天誠可格主
此雖諸臣苟且相師之過乃
皇上之自為
社稷計則亦大左矣易曰地天交泰其詞曰上下
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
交天下無邦無邦者雖有君臣廟社而亡國之

形已具矣故至治之極至于小民皆能自通大
亂之極至于近臣不能自達頃見輔臣朱賡以
缺官要政揭至再三不蒙報可雖閣中近日密
揭煩碎不持重以操必得之術然
陛下固可概置而不問耶周書曰三公論道經邦燮
理陰陽三孤貳公弘化寅亮雖聖神在宥未有
舍公孤而能獨運于上者自二相去位曠焉未
舉會推未下臣仰窺
聖意豈以曩吾之所以枚卜敦請而來者皆犯天下
之公議而不潔以去若是乎人之不足任耶不
知天生大為之主必生名世之佐從古開國守
文令主皆不借才于異代在選之得人用之何
如也未可以此便輕天下士耳賡辦閣三年尚
未睹
天顏一面
皇上試思從古有如此之君相否乎使其憔悴奔走
以隻身而佐萬機不惟力不勝恐日亦不足矣
則亟簡二三輔臣商確大政同心濟險今日之

第一義也不然人失心膂厥疾為狂宰相非人
主之心膂乎臣所為痛哭者此也六卿憲長曹
分臚列總天下之政以歸之天子一官曠則一
曹無所秉成今六卿強半成空懸缺至數年而
不補或以一卿貳署篆兩曹扯拽支吾成何世
界況此何時也去大計群吏之期不過數日而
冢卿與總憲猶未點用臣觀此局面將來必待
事急時迫苟且那借一人以了此察事耳不知
冢卿百官之統必得精明端亮粹然無議之賢
總憲風紀之標必得稜層踔落挺然不回之士
當此進賢黜不肖之時苟漫然以借用不端之
身臨于其上何以服天下之心塞群吏之口乎
至若各省直監司知府皆宣澤承流之人今一
監司必手綰數符各知府多出佐貳此世間一
變也夫專屬無人則責任無着利所在競馬攘
臂害所在托言代庖是
皇上吝授人一官實與人以兼官朝廷潤省官之羨
百姓遭被刦之慘于國計民生兩不利也人失

股肱厥疾為瘝內外諸臣非人主之股肱乎臣所為痛哭者此也諸侯有諍臣五人則不失其國天子有諍臣七人則不失其天下故祖宗設立科道兩途即古之諍臣也列聖相承靡不備員足數蓋人各有口然後朝無伏奸今南北臺省寥寥若晨星斷鴈而被召而來鱗集闕下者積年累月曾不得沾一

命以吐其奇以至解館分留閣中大事不宜無故而自亂常期

陛下豈以其中亦有科道故爾遲遲乎夫既召之又姑置之必待其喪氣而後用之使士大夫得一官等登天失一官若喪命此衰世消磨英雄之餘烈

皇上何見而出此也是故御史雖代天巡方不過風厲一時之官也若閉門枯坐仰屋興嘆重巡則故無此例報命則相代無人威令不行于強督之末舉劾漸更于盈篋之投勢熟人頑事久變生上下紀綱陵替始盡此又世間一大變異也人失耳目厥疾聾瞽科道非人主之耳目乎臣所為痛哭者此也廢棄諸臣淪落山谷蓋亦有年矣雖奉詔起用未見連茹彙征夫天于賢才生之甚難保之良厚故蔽賢為不祥也姑不遠引如

本朝天順間尚有安車蒲輪辟徵谷治今何忍培植有用之才望河清之難俟睹天霽之無期若再數年不起竊恐少者壯壯者老老者死人之云亡邦其殄瘁則亦大可惜也

皇上乘飛龍以御天使賢人君子不得相應相求在下位而無輔得勿動而有悔乎臣所為痛哭者此也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四夷為我守也茲者班白二酋敗盟犯順尋飽載而歸蓋原志在刮剥耳國不患外警而患內虛故曰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今九邊糧餉缺至八十餘萬處處告急轉借無門內請弗應平居則凍餓切身必釀脫巾之變有事則怨恨入骨安有死綏之志幸賴

國家無治人而有治法無治道而有世道無人謀
而有天意我固不産英雄彼亦不生豪傑故二
百年来安瀾凈氛小警輙殲大變不潰耳豈盡
一人之威靈哉今京師列十二大營言兵則十餘萬
衆矣計餉則每年二百餘萬矣兵不可謂不多
餉不可謂不費矣
陛下試問此十萬衆中能戰者幾何不過選鋒數百
而已其餘兵則今之班役市棍負販是也或以
空籍而支實粮或以一人而冒兩餼輓東南膏

血養此無用群蠹漸積有年人人熟知欲因循
之流害無窮一振刷之奇禍立見國事至此亦
可寒心矣萬一卒有緩急可驅此班役市棍輩
為
陛下出死力衛神京乎臣所為痛哭者此也
皇上既陰拱自晦天下不得望見顔色所恃以與臣
僚往来者獨此區區章疏耳數年以来臺諫封
事一切
留中如以石投水者然夫

朝廷所以待臺諫者惟二事言當則行不當則禁
除事干機密人主所當獨聞者須留不發外並
宜降出行遣若不報是非不問来歷則是者既
不見之施行非者得乘以搖惑言路斷矣
皇上得非厭封事之多乎宋任伯雨為右正言半年
上一百八疏尚不足救宋之危亂則謂今為緘
口可也故今之慷慨建白者莫不曰吾知無濟
于時事第存此一段議論在天地間以盡吾職
耳夫使言事者惟空存議論甘心無益世道可

知矣是故封事者發蔽破奸人主之利刃也不
行則不利挫其銳鈍其鋒一頑鐵而已一旦有
奸人朋比鼯鼪誰為
陛下横口談事横身當事斬城狐而斷國狗乎臣所
為痛哭者此也聖人治天下權以聚財財以施
智智以敦信信以保位故國無邪教府無淫貨
我
皇上摧稅之使徧天下民間轉壑炊骨賣子市妻以
供無底之蹊壑髓骨俱盡矣寃聲怨氣上通于

天致災異迭見方且指
三殿以為名猶未蒙有分毫之捐賜方且借停止
以悅衆何嘗明示止罷之日期是天以回祿警
陛下陛下政借回祿以剝萬民也非情矣夫善政之
行猶必數年一更況虐政可堅行不變乎此其
于守財為不智于出令為不信于保位為不仁
竊謂當此離心畔德之會亟宜為收竿罷釣之
舉臣豈敢阻
皇上之財哉盖留不盡于閭閻政所以保已得于帑

藏也不然財能潤人亦能食人如有宋覆轍城
下之盟捜黃括白輸赴虜營亦可醜矣故與其
為人散毋寧我自散乎詩曰大東小東杼軸其
空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臣所為痛哭者此
也
皇上蒞政初年
郊廟必親朝講時御斯時朝野殷富皆歡欣舞蹈之
象故萬曆十年以前與二十年以後天下又一
景象矣二十年以前與三十年以後天下又一

景象矣所以然者
郊廟之庭絕跡則天地
祖宗血脉不相聯貫朝講之席生塵則伏機隱禍壅
蔽不得上聞古今未有如此而天下無事者
皇上何不年一再出與天地
祖宗聖賢一相對越以受茲景福也青宮教範宋臣
至欲選端人正士與之起居內殿今
皇太子講讀經年不舉屢疏不報親昵宦官宮妾疎
遠賢人君子何以遵倣聖王周練世務雖天質

粹精不無虧損智德語曰胡越之人生而聲同
長而語異者習使然也況天下大器〻與手不
相習異日必隔礙而难舉詩曰貽厥孫謀以燕
翼子若是則且無以貽子謀矣此固大根大本
所係最喫緊者臣所為痛哭者此也
皇上試思天下誰家之天下臣民誰家之臣民邊事
誰家之邊事子孫誰家之子孫章奏誰家之章
奏紀綱誰家之紀綱必有惻然不寧于衷者臣
愚願請

皇上乘此一陽来復之後盡埽前非亟下一哀痛罪
己之
詔頒行天下使老幼見者相頌感泣咸曰
主上未忘我輩也如輪臺奉天故事則民心愛戴天
意自從俟明春煖暢先御朝講或平臺煖閣時
一召見大臣商確時政又使臺諫諸臣得面陳
可否一飛沖天一鳴驚人吾廢之吾能用之吾
取之吾能舍之吾塞之吾能通之吾弛之吾能
振之濟濟鏘鏘雖穆穆動靜相乘闔闢相禪

休否運以迓泰衡此固君道之至樂何嫌何疑
而不為也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
又曰寧豫成有渝無咎今已陂矣已往矣已成
矣尚不能動
皇上艱心貞念而不一渝改乎故曰明主治治庸主
治亂既已亂矣又何治焉臣于昔日恭遇加上
聖母徽號時仰瞻
天顏豐粹舉止端凝出語二三同志曰諸公可勿慮
已

主上英明森發見于眉宇福祚無涯我輩自不及于
一一亂各相舉手慶幸有如近日所為迷而不復日
甚一日則又竊慮有不可知不忍言者厠乎其
間矣用是哭泣不已繼之以血他日勿謂臣等
養容不先言也臣無任干瀆
天威之至惟
明主省覽裁行宗社幸甚 十二月十二日

謹題為銓衡選舉宜公兩省獨遺非體懇乞
聖明亟賜啓處以平人心以均吏治事臣惟
國家用人惟銓司最重以銓司乃用人之人也故
遇缺必會推遇推俟欽點誠重之也然又內外
齊收遐邇兼舉曾不以一方一隅見遺者孟為
本地之人習知本地之才品借其斟酌而薦之
朝廷然後下無偏枯之歎上有公普之利
祖宗規制所從來矣雲南貴州僻處西南解額雖少
合之每年八十人焉不可謂不多進士雖少合

之每科常十名焉不可謂無人其間文物之漸
濡與山川之苞孕豈無精明恪慎之士堪佐銓
叙而不負天子之任使者哉故以雲南吏部就
臣所記憶者試為
皇上陳之在成弘間則有張志淳授文選郎歷官至
户部侍郎者矣在嘉靖間則有趙汝濂授考功
郎歷官至副都御史者矣則有張合授稽勳郎
者矣在正德間身都宰輔兼吏部尚書出入將
相為安攘名流者非楊一清其人者耶至我
皇上御極初年位登冢宰清品重望迄今為士林景
服者又非嚴清其人者耶由司官言之昔何以
接踵今何以絶嚮由大臣言之既可以為宰輔
冢宰不可以為司官乎此臣之所未解者也自
萬曆三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吏部一本為兩廣
雲貴缺司官一員其實推舉者會用升李延大
二人乃李延大即有點矣是役也推舉之人雖
盡出廣東然題請之語猶並書雲貴臣思待即
楊時喬清真公慎此舉必不草草或者將次第

行之耳但據奉
旨至今又幾二年所矣日月云邁堙欝殊深殘局未
結地方有賢才而見遺
朝廷有缺典而不舉臣叨言路不吐一言梓里亦
安用臣為哉臣敢借箸畫二策一謂欲一次舉
兩廣一次舉雲貴使其更番而有定序彼之不
得入此猶此之不得挽彼也一謂竊聞驗封一
司員缺可補欲於兩廣之外更為雲貴添設司
官一員誠為至便不爾無得於兩廣且無妨於

雲貴也說者曰若是雲貴不太便宜乎臣以為
不然何也添設之後如有人有缺則推而上請
如有缺無人則懸而待後惟以人而就缺不以
缺而就人此又於添設之中絕無偏勝之弊者
也盖合東西南北之士以共事
一人何地皆賢何地皆不賢萃耳目手足之力以同
衛元首何可獨用何可獨不用士氣不平人心
不服治道不興所係誠非細故也伏望
皇上亟下臣言勅下該部從公勘處庶於吏治不無

少裨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奉
旨下吏部 丁未二月十二日
吏部題為查復銓部冊庫舊制專註司臣管理
等事等因奉
聖旨這本深得補偏救敝之意凡關係本部職掌的
不妨率屬舉行雲貴司官久缺委屬不均着從
長設處其輪管冊庫及省刑部一員以益吏部
事係更置還會同該科再議來說

謹題為根本重地痛苦剝膚謹循職掌杜鋪墊
以急救倒懸事竊惟都會之地
國家
宗廟社稷陵寢倉帑具在凡此商民當其無事則必
問疾勞苦一旦有警藉以禦灾捍患所為惠鮮
懷保視他省直尤宜加意故
祖宗朝徙天下富户以充實京師誠為根本慮至遠
也臣待罪工科有廠庫之役時至公所見群商
羅跪垂泣號呼告銀自稱差重人少家空勢迫

每於支放時見少加百兩則歡若再生或停減
百兩則痛若就死竊嘆曰明明
天子赫赫宗周豈宜有此景象及察其受累之由詢
之公共之口始知商人之困憊者為鋪墊多也
鋪墊之過多者為惜薪司之內官多也而內官
中窮兇極狠威取刑偪如楊致中其人者尤為
罪魁焉鋪墊之名臣不知所自起但該司內官
舊不過二三十人故其數猶少其欲易辦今朝
進一人暮進一人聞幾十倍于前矣

陛下試思此輩群爭力懇必得此惜薪司者意欲何
為不過為柴炭商人皆殷實之户錢粮之藪易
於需索肥潤耳人數易多則谿壑愈濶谿壑愈
濶則填補愈難聞上萬兩柴炭至用九千兩鋪
墊矣取數稍有不足非刑異法又隨而及身揚
致中飽欲坐視衆閹宦攘臂取盈不知銀至九
千在商人竭借經幾主在庫藏給放經幾月而
尤不足滿群視之躭躭也一人之使用如此合
衆人之使用不可言矣一季之使用如此合四

季之使用不可言矣是以京師數萬金之家一
掛四司鋪户之籍無不蕩產罄貲投河經瀆之
慘挈家載道之狀酸鼻刺心孰非鋪墊二字流
毒哉語曰十羊一虎勢無全羊況十虎一羊羊
有不頃刻立盡乎且鋪墊既入手凡一應錢粮
必張寡為多掩惡為美一舉而虧國敝民彼獨
居間受利非所以為計也書之信史傳之萬世
謂德政維新之時厚縱掃除以魚肉百姓非所
以為名也頃者滇秦之變越在萬千里外

皇上立斷從寬中外悅服況
輦轂之下門堂之前有此極弊重苦忍令痛楚決
裂不一引手乎昔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鐸曰
繭絲乎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反簡子之子出
走晉陽智氏引水灌之城僅三版灶沉生蛙而
民無叛志卒能滅智興趙由此言之民未有不
撫育于先能使保障于後者也今京師重于晉
陽而鋪墊慘于繭絲四方自有採歛而心志俱
離幾輔復以剥削而髓骨俱盡脫有緩急將何

所恃焉為保障臣竊惟
陛下危之夫此亦匪朝夕矣
陛下知之而不問天下事可知矣如此輩負國橫行
陛下實出不知顧俯採臣言亟
賜乾斷痛裁抑而盡滌洗之要使該司官有定數不
得因乞濫入鋪墊止循舊例不得額外多求庶
雕疲之命少延根本之地可固矣幸
聖明留意焉　三月二十四日

謹題雲南會試舉人楊提等一本為闢便道以
利萬世事臣等惟利不百不舉害不十不更盖
權利害輕重而為行止者也雲南雖僻處西南
高帝手闢
列聖漸濡迄今聲名文物形勝貨財庶幾與中原爭
埒所稱西南上游雄鎮也乃往來之道僅僅黔
中一線穿羊腸躡鯨背百舍重趼四閱月後始
達
神京兼以貴州一帶盜賊公行虎狼截發經于其

途者莫必生命宦于滇中者多規避以去人心
灰冷法令疎濶至于臣等計偕觀光必破家蕩
產一遭垂翅難再戒行茹苦負痛尤有不堪言
者此其不便商賈貽害仕宦流毒百姓大非天
下為家萬里賓王之景象也查得雲南別有新
路一條由廣西府入廣南府由廣南府徑入粵
西田州由田州入富州至三江口可以水道下
留都可以陸道達湖廣常德不惟寬夷足容九
軌且較之走貴州者捷近三千餘里誠至便也

臣等思惟此途一開有五便馬士夫往來商賈
出入舍險就平舍遠就近願仕其國願出其途
其便一貢金貢石一切賫奏不必西涉長江東
防巇嶮其便二貴州責之錢粮賴滇楚蜀三省
協濟以故每至入覲年分驛遞罷苦不支至移
文雲南布政司願開新路如此途開則人多由
新路貴州物力民命大半節省受賜無窮矣其
便三苗賊充斥皆垂涎商賈負載商賈既由新
途自阻絕諸苗窟穴不待勦戢而賊自無矣盜

賊息地方免跟捕賠償而民亦安矣其便四雲
南遠出貴州所以唐末五代有宋皆不與中國
相通者為其止此一路迂廻于萬山中也天下
萬一猝有緩急而窺伺之徒以丸泥塞貴竹之
阨要雲南不待王斧畫自斷為異域矣如新途
聞則東道者由貴州西道者由粵西並行不悖
聲勢相聯西哽則東通東哽則西通滇可世為
國家藩籬滇存則黔亦可長存一舉而兩省土地
也其便五有此五大便而不即慨行者或者錢

穀不數心志不協故耳不思滇每年協濟貴州
不下三四千金那協濟以闢新途三年可得萬
金又或微加派于通省之錢粮或裁減于永昌
開泰之兵餉皆可從長設處以堂堂天朝富有
天下豈難得三四萬金成千萬世之大利哉衆
輕易舉一勞永逸何必狃于惜小費縮手不為
也臣等身經其苦公見其利敢昧死冒瀆天聽
原非為一身一省之私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如果臣等草野之言可採乞
賜施行遠方幸甚代作三月二十五日

謹題為稽積弊以裨實用事臣待罪工垣巡視
節慎庫匳甲王恭二廠業已年餘矣每思國家
害空虛之病急可緩之工苦非巧婦矣又當無
米之炊既張空拳矣又饒無名之費如每一興
作庫藏發百萬金
朝廷止得十餘萬金之用馬庫藏發十萬金
朝廷止得萬餘金之用馬所以然者題請出自
內廷取數不由工部以故財之生也非徵之吸髓
則得之鬻爵乃財之耗也既上不在官又下不

在民朝廷以煩費而窮事功不當古人之半百
姓以剥削而窮膏血不佐公家之急誠非一朝
一夕之故也竊意雖有管仲劉晏不能理今之
天下矣夫財者國之命脈也譬之人身命脈浮
游而漫無所着則羸扁望之而却走如此景象
皇上可置之而不一問乎臣敢以身經目擊庫藏事
宜調為數款伏冀
施行

一議題復凡遇興作修繕內監題三分該部會同

踏看後題復辦二分存留一分為朝廷節省美意但所辦二分其中冒破已不貲矣臣經收橋梁與感思殿錢粮二次合計該十萬餘金而橋殿得實用者不過二三萬金焉不惟掩少為多將惡抵美即一木一縷具足具精纔過眼即化為烏有矣可見足數欠數統歸無用今後合無原題三分只派辦一分儘可足用則會收者差可解嘲而朝廷實受節省之益矣

一議兌同凡會收錢粮訖則本工移文列款於巡

視衙門取其相兌而同也夫兌同既出於會收之後則會收不久自當速出兌同使舖商得實收関領如臣三十四年三月內會徐范二主事收楊璋橋梁錢粮其實在木料不過萬金彼時衆口嘖嘖謂此番錢粮費用多要領銀四萬餘金臣已呀其言之過當直延至八月廿五日方接本工商同閱其數則五萬三千三百餘兩矣比舊聞又增一萬三千矣夫以萬金工本而舖墊與別費多至四萬餘金不大可駭乎臣雖裁去其八千兩而五千餘兩竟不可窮詰矣凡此皆為兌同出遲之故今後合無會收一月後即出兌同一可以杜吏胥之那移一可以蘇罷商之痛苦

一議僉派查得先年舍報舖商十餘名衆輕易舉公事不悞蓋因庫銀充足隨到隨領舖墊使費輕少故各役樂於趨事近因舖墊太重庫銀如洗一遇僉商京師擾動如就死地即今見役舖商傾家逃竄止剩六名工役繁興年例柴炭每

年動經數十萬而

大工題辦不與焉以六名之疲商奚能供一部之重役此僉商之所必不可免者但商臨時惟憑舊商口報不行拘審以致奸商騙詐不遂即行讐報又將職官勳戚生員的名混報及至具題而彼題免告退逃竄者已去十之五矣紛紛煩擾不成事體合無查照萬曆三年節年事例責令舊商將殷實人戶開報到官臣等逐名審的即行五城兵馬司掌印官行拘申解會同四司

逐名面審如報不的即同原報面質釋放若真
正殷實一面題聞一面押解着役如有恃玩阻
撓者即行參送
議覈實收查得各工鋪墀灰車等户夫匠等役
做辦遇一應工料銀兩多因實收稽遲官吏吏
代增那作弊今後實收掛號容巡視仍移文該
司轉行本工查回數目相同方准掛號其夫匠
等役向係土著與流寓殷實之家應役近有無
籍流寓投充數多今後夫匠該司會同本科道
查係土著殷實之家方准收著如不係本著殷
實投充冒名者不許著役領銀

一議
奏留本部應解銀兩自有成數近因各工繁興入少
用多寧不數用又兼各處奏留甚多即如南京
例銀銅商赴彼徑領以致庫藏如洗今後各省
一應錢粮盡行解部過有緊急錢粮該省自行
設處不得仍前奏留致紊舊制
一議止煩擾查得預支一節通狀到部批司行本
工查回方給周折煩難及至查回給領掛號已
十費其二矣到庫守候不能按數給領本工責
比錢粮揭債辦納銀未領完而費已十之四五
矣各役烏得不困累乎蓋物料之美惡工程之
遲速本工職掌題辦物料出批數目該司職掌
況既經會估該司業已給批派辦則執批關領
豈係詐冒可知又何必復行查本工以滋一番
之擾今後預支本司掌印徑自擬數呈堂定奪
批准即給手本領狀掛號赴庫關領不必行查

一禁冒濫查得各工委官鑽求用至十數員每員
下書役數名坐匠坐夫需索各役苦累不堪今
後委官查係本部屬官及各衙賢能經歷方准
差委其十庫候缺大使及省祭等官不得一槩
濫委無分大小工程差委各官俱要知會本科
道如踵前弊即行裁革
一覈夫匠日工夫匠工價經年不出實收職官更
之時以一作十以千作萬多方滋弊名為王岡
今後不分大小工程委官將上過物料做過日

工查開的數造冊一本每月親賫呈遞案候稽
查
一議木商兌支應領價銀該司徑自兌給出咨不
由本科道查覈相沿有日今後各商應領價值
將該司印給領狀并援例庫帖俱先赴巡視衙
門掛號候下庫之日俱要到庫公同標註領狀
及庫帖作收作放方發驗給庫收次日仍赴科
道銷號將庫收隨投該司驗實然後出咨如庫
收未經銷號先行咨出者即以虛冒論如此兌

支清白虛冒無由　三月二十六日

謹題為枚卜萬難再緩推舉務得至當懇乞
聖明亟下廷推以採公論以捄燃眉事頃者輔臣朱
賡以獨力不能肩重揭請
皇上點用二三閣臣情詞痛苦迫切我
皇上亦洞鑒其衷
天語溫慰有枚卜閣員朕知道了之旨矣臣等復何
說焉惟是靜聽月餘未見動定審時度勢則卜
相一節方今吃緊急着會推一節又卜相吃緊
急着推而當也仰體

皇上慎重之心天下於此卜熙明之會推而不當也
愈堅
皇上輕玩之心中原未免有陸沉之虞臣意既謂之
會推也當於臨推之時九卿各陳所推之人取
裁於冢宰商訂於科道酌量可否允協物論然
後落筆呈請賢也與衆共登之不肖也與衆共
棄之豈不至公而至當哉乃今之推法則大可
異矣臨時一揖漠不相聞各書所舉矻乎不拔
雖冢宰秉衡不得而雌黃焉監視科道逐班畫

諾不知誰為誰舉如閃電過前目不及瞬焉則抑何取於會推為也且如近日南都缺吏部司官推至五六人不為不多矣而江北絶不許一人掛名豈四府皆不才也而長安有吏部不放渡江之謠廣西缺巡撫推者八人盡出各省左轄豈内堂無一人也而長安有當香絹送人之謠故一司官缺得一正一陪足矣何必人人闌入以滋奔競一巡撫缺得二三才望足矣何必盡數薦收以顧面情凡此皆會推之流弊也夫

統百官均四海者銓部也取數多寡

聖天子有何成心繼自今當一身肩任採不厭博收必拔尤豈散權以示公衆政以脫擔使一兎在野衆夫引滿而人心士氣為之大壞也若乃會推閣臣此何等事今何等時中外想望之切天下治忽之関在此一舉尚可邪正並進以俾中外節見堂省次第論列明刺暗指不堪爰立者亦既彰彰於人耳目此豈求多於諸臣政慮會推不當恐一時誤及之也往者二相去國之初即有詐揑揭沈鯉密薦李長春揭帖傳播長安故為倒置以亂聽聞及托病托差者雄心示退以希大物

聖明在上天日在頭可雜投而襲取乎蓋才品自不容掩國事寧堪再誤昔包孝肅清正絶俗及其欲相知者猶謂天下從此多事王安石負一世才名舉朝方庶得士識者逆知此人相必誤天下蒼生今先論剌諸臣自顧與孝肅安石何居則亦可為之奚然矣地位優崇則副答難稱其

職天下多故則任用必極其選與其黜後而攻擊傷體何如事先而極塞倖門固非好持人之短長也臣記萬曆十九年九月吏部尚書陸光祖一本為申明職掌以重閣臣之選事内言蘭谿新建不宜内降入閣辦事有

祖制決不可廢内降決不可啟等語隨奉

明旨云原不為例後還着會推未幾蘭谿新建一以庸鄙敗一以奸貪敗矣蓋内降既斷不可行而勢不得不預防於未然之會推也今諸大臣中

不乏老成端亮矢公矢慎同咨同謀舉天下第
一流挽國家方蹶運奉行
皇上美意俯荅天下衆心如是臣等之言亦贅疣矣
抑臣猶有請焉會推時不貴多而貴精不利緩
而利速如舉非其人臣等不難露章以冒怨如
舉得其人仰懇
皇上就中即賜點用若復遲回不決而曰再推幾員
来看則小人由此進君子由此退矣何也天下
止此数人首事猶存公道況邪人常巧正人常

拙一推不效萬技畢投是
皇上明藉邪人以巧逕又為之揃其拂而張其局引
類連茹賊害正類天下之事去矣勿謂臣等不
先言也臣憂亂熱衷干冒
天聽倘蒙
省覽施行
宗社生民幸甚　四月初六日

謹題為
廟堂清議宜明部臣持論無別仰懇
聖人勅下原疏從公勘報以彰國是事臣惟天下有
真是非發于士人之公議論所謂清議也清議
在人為良心在朝為國是朝廷採之以行其黜
陟則好惡不拂乎人君子持之以無恐是朝廷
與清議宜相符不宜相敵也相敵則清議不行
而國隨之矣譚者依之以別其雌黃則脉線一
歸于正君子望之以為的是士人持清議宜憑

理不宜憑氣也憑氣則清議不明而言反輕矣
臣嘗攷覽漢唐宋末季治亂興衰靡不由此而
今天下百度俱廢此脉獨嚴是固不可使犯乃
可使溷哉臣頃接邸報見户部主事田一井一
本懇乞
聖明鑒臣愚直容臣祿仕以勵臣節事中間指摘户
部尚書趙世卿吏部侍郎楊時喬兵部尚書蕭
大亨及遼東稅璫高淮臣卒業再四見其援引
襍出詞旨多岐及細尋其立論之由始知為解

大同餉銀二萬兩錠數外又重四十兩而發也
夫部臣得于目擊臣實旁觀安敢遙度彼中是
非但侍郎楊時喬雖無人倫之鑒而清介徹骨
不淄尚書趙世卿夙有氣節之名而調停一時
稱善此二臣者皆未聞顯過也乃詆以引類逐
孤縱云不識節省亦近世理財學術原未講貫
耳何遽以大奸目之乎夫人心術才品如薰蕕
不共器玉石不相侔安可同類而共訾之也即
以重銀一事言之在省直解京必有火耗數至

二萬豈無贏餘在庫中支放稱兌取平即有積
餘總歸正用非所云竭百姓之膏血亦不容該
部之染指一井豈其未之思乎致惜四十兩金
錢痛詆兩部大僚與大亨高淮等則發端亦何
小也臣以為論事于公道大明之世則魏公之
言為是而善惡黑白不可大分論人于頑鈍無
恥之時則大易之訓甚明而邪正消長急宜早
辨況今六曹尚書止世卿一人六曹侍郎止時
喬二三人廷推愈急

天聽愈高禍亂岌岌調度政苦無人復令二臣效顰
乞去則曩者猶病乏人今不絕無人乎一井于
臣為同年臣嘗與之交契每見其感時熱衷義
激垂泣竊誦之壯之忽興言及此心實無他言
似過當矣臣後友誼先國事義不容嘿伏望
皇上檢發一井原疏三臣辯疏
勅下九卿科道秉公會勘孰干議孰不干議某當留
某不當留不得一槩杜門躭延誤事庶清議明
國是定而救時急務莫大于此矣臣無任竦懼
待
命
四月初十日

謹題為政本重地不宜恕納匪人謹遵
旨糾叅以消後患事竊惟會推一節臣等慮薦舉不
當誤國不小言之幾至焦唇敝舌先奉
聖諭吏部折衷衆論務求至當方許疏名其或舉非
其人科道官即行糾正勿得點後纔說欽此蓋
恐誤推誤點欲臣等言之方推聽之既點至哉
言矣乃本月十七日得
旨會推閣員六七人有屢掛彈劾如侍郎李廷機者
又列名其中矣正

明旨所謂未點糾正時也臣可無言乎夫廷機之有
今日臣知之久矣微詞諷之矣法語折之矣多
言攻之矣俱不蒙處分
皇上試思從來南北交章即在位者猶當罷斥矧未
用者而可闌入乎諸臣與彼官職不偪德怨超
然何若群鷃競逐一雀毋亦謂人如廷機叨散
秩或可而居要地則必播惡辦瑣務或可而斷
大事則必僨轅故朴忠激切防其舉引今日豈
其不幸言而中耶相天下者必相識相度相才

兼然後堪以平章軍國廷機有一于此乎竹頭
木屑之識非相識也剛愎執拗之才非相才也
褊隘忌嫉之度非相度也必欲以小廉小勤似
忠似信妄覬大柄竊意國家縱乏才亦勿令為
歇後鄭五所咲耳往者灾異譴告部上修省一
疏舉朝方意發捄時要言回
天動
上乃竟緘嘿夫吾以青衣角帶塞責公論至今鄙之
近日

青宮輟講經二年餘舉朝切切不寧彼若恬然事
外之人不敢發一語懇請該部職有大于此乎
望其緩急擔肩不可得矣聶雲翰故良有司也
直言觸忌正宜借為諒友竟憾恨刻骨秉察典
中之鬱抑以死戕賊善類此非一班乎遷轉司
屬悍然紊序致銓部數為往返牢不可回今司
官甚為不平安望異日以人事君也徇私亂法
此非先兆乎若乃風聞可異者被論時輔臣朱
賡造問流涕叩首乞哀不虞司官從旁共見班

揖時答語倉黃失措又有時對人曰吾輩當隨
世以就功名天下事混而已夫隨世浮沉之術
而混與捱二字今宦奏大病廷機入之膏肓不
覺吐露本相也二事果真近于無耻矣即以大
體較之現今南北交章彈墨猶潤若彈者自彈
用者自用脫再有奸邪向用人知言不濟事轉
相結舌是用一廷機而二百年來言路從此斷
絕矣會科道推閣員明資糾察酌為去取如十
人與之而一人否之縱意見不同自當從否去

名以防奸也昨聞諸臣互為推諉未肯書名相
持日久竟以原單粘上勿問賢否則糾察無損
益於會推是用一廷機而會推之臺省又可不
設矣噫廷機而果賢也言出多口猶當少俟論
定以存國體顧可犯清議拂公非隣而收之哉
昔王安石才名學行當世無兩聞其入相通國
方慶得士而呂誨袖携彈草雖賢如溫公亦駭
以為未然未幾事權到手任意紛更新法行而
元氣索釀至徽欽及誨之言驗而趙宋南矣假

令當時同心合口阻之宋祚未遽斬也況廷機
之名行不逮安石萬萬而執拗過之一朝得志
凶害而國豈不晚耶臣忝言責生平自矢不忍
以曖昧點人不敢以影嚮射人如廷機者斷斷
乎知其不可相也參照得禮部左侍郎李廷機
濫盜虛名密授衣鉢腹中鱗甲今日業暫露於
司官手上兩雲他年必肆毒於士類似乎剛勁
也然硬于下御而輭于上承若謂執持也乃得
之鴻毛而失之九鼎此其在寅清之秩且足為

典禮之羞若復據燮理之尊豈不貽廟社之禍
乎伏冀
陛下罷斥廷機更加議處于無所指摘諸臣亟
賜點用勿復遲疑則政本得人股肱有托矣臣無任
竦仄俟
命
五月十八日

謹題為
聖躬靜攝日久天下伏機可慮乞採公道以固
社稷事臣觀自古帝王臨御天下頌聖神者何修
得此不過聰明剛斷並用不悖而已惟聰明則
是非獨照而浮議不能眩惟剛斷則賞罰必行
而疑貳不能乘用以撫盈成之運垂奕世之休
皆此物此具也
皇上御宇三十餘年歷世最久練事最熟中間幺麼
小醜弄兵跋扈乃斷自

聖衷旋剿無噍類而臣下不能借一箸此
皇上之剛斷而運以聰明者也中間邪正消長幾經
變幻幾經喧囂乃酌自
聖衷始為天下注之旋為天下割之而盈庭不敢議
其後此
皇上之聰明而行以剛斷者也由今觀之凡國家大
機大計有一不先定自上先決自上者乎群臣
望風拜旨相顧驚嘆始知吾
君真聖人也睿謀妙識微獨駕出廷臣萬萬即文明

如周文果如大舜無以加也然豈
皇上獨用一己之見哉亦不過採滿朝之公從天下
之是而已公自生明而明不容煬竈公自生斷
而斷不及掩耳豈其行之屢年廢于一旦用之
初服膺于末路則深居靜攝有不可恃為常法
耳靜攝之初猶有嘿綰天下于
宸衷之微靜攝之久潛有隔天下于萬里之漸是故
大僚任其缺而不即補也榷稅任其毒而不即
罷也臺省任其不可支吾而不即考選也章疏

任其置之高度而不即報答也廢棄任其淪落
而不即拔置也邊事任其恣相破濫而不即禁
核也紀法分義任其頹蕩凌亂而不即整頓飭
刷也方今時事孰大于此乃諸臣至焦唇敝齒
不得一報可
皇上果違天下以自用付時艱于東流乎為深居不
出似于明決之中勢必借持重之術計旦莫間
有不可測之恩威不踰時之法令煖幽谷之寒
沃久渴之心無俟臣言之畢矣惟是持重之過

皇上藏于無原天下即于無原中出沒其機緘
皇上運于無形天下即于無形中窺借其蹊徑明為
阿附之私也乃借會推之大典以盖之詰之曰
吾為大典重耳而呼應之敏捷何其神實為臭
味之投也故假皮面之謾語以掩之問之曰吾
為國體惜耳而却掃之肝膈已若告彼亦一露
章此亦一露章語近踵襲而岐徑遂判于燕越
矣此露章亦不報彼露章亦不報兩見遲疑而
公道決不勝私情矣豈非進退存亡之一大機

括哉臣讀史見齊威一伯國之侯王耳一日召
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即墨也毀言日至
然吾使人視之田野辟民人給東方以寧是子
不善事吾左右以為助也封萬家召阿大夫語
之曰自子之守阿也譽言日至吾使人視之田
野不辟民人饑餒趙攻鄄子不救衛取薛陵子
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容也遂烹阿大
夫并譽者于是群臣聳懼不敢飾詐齊國大治
強于天下即此推之浮游之口未必真而公共

之論乃為當又況乎以不毀為毀巧用其毀以
不譽為譽巧用其譽此尤不可方物也苟不稽
衆口採輿論安知不以冥冥決事誤天下蒼生
乎夫進退者人主之操柄也臣下不得而干也
是非者言路之職掌也
皇上亦不得而罔也進退而下符于是非治世之休
徵也是非而上忤于進退亂世之弊孔也今日
之事在
皇上寧可矜憐之曲庇之以顛倒進退之權在臣子

不可昧其目昧其心以變亂是非之實在
皇上寧可洞燭未徹持猶豫之見自有白黑較著之
時在臣子不可閃爍不光重幽邃之疑以養邦
國殄瘁之禍凡此皆為
皇上深居不出故正出者旁溢者勢必襍進不知真
小人之門固多荊棘似君子之門亦有陷穽附
真小人者固為小人附似君子者亦非君子士
君子以中立褆身不黨報國獨來獨往正正堂
堂肯俛仰于人無益而取損哉獨其一段是非

之真浩大之氣原自横天壤沛江河耀日星世
界可壞惟此不可磨滅耳臣願
皇上定極思動乘秋爽
親朝日進閣部大臣商確急務令科道官得隨朝見
面陳天下利弊是非
皇上從中決發數年美政一旦舉行數年弊政一旦
改革灑然與天下更始如大明當天幽闇悉耀
為光明矣不然昔人謂奏事司馬門三日不報
則天下事可知可不為明鑒哉臣五年庶常七
月給諫非不知緘嘿取榮依違免禍然薑桂之
性葵藿之心自分已定苟持議論佐國毫毛即
捐頂踵碎身骨所不辭也伏冀
聖明垂神　六月初四日

09939

木鐸草下卷

梁南王元翰著

謹題為巡視事本月初六日據燕山衛指揮董
良相稟稱東華門外北六鋪至七鋪城墻坍塌
三十餘丈將六鋪寄住荅應長隨吳相家人馬
尚武房被城倒打死等情具稟到臣臣等不勝
驚駭於初七日約會親到本地方踏勘六鋪至
七鋪坍塌城墻三十餘丈壓倒紅鋪二處打死
馬尚武屍軀被城磚壓蓋止露一足在外隨撥
守衛官軍晝夜嚴加巡邏其屍責令軍人擡出
掩埋外看得天雨連綿至損禁城切近
宸居上廑
聖慮乞勅下工部作速修理完固毋得延遲臣等竊
惟變不虛生必有所召事天以實不在虛文今
自閏六月一十日以來陰霾蔽日大雨傾注閭
閻為沼秋禾沒溺而長安門外一望巨浸洪濤
撼城稽天壓死無數家家啼號詢之父老皆以
為目所未見此誠

國家二百年僅見異常之大灾也五行志曰皇之
不極厥罰恒雨書曰肅時雨若又曰王省惟歲
總之雨乃陰象陰氣盛而蔽陽故雨不時而恒
若我
皇上智勇天錫何難作肅以樹極惟是目前一四喫
緊政務當斷不斷當行不行如撤榷稅以暢天
和補僚缺以佐天工荅章奏以宣天鬱下僉報
鋪商以消釋天戾人心企望之深即天心仁愛
所在乃其最要者又在嚴忠邪之辨分良佞之

品稽之節目之大察之毀譽之隱使忠不溷而
為邪佞不亂而為良則真憲天聰明披雲霧睹
天日天不回祥而反霽者未之有也不然禱祀
祈晴一切崇飾浮文臣等恐
上帝至神無益也 七月初七日

謹題為防奸大典一旦決裂懇乞
聖明自為
社稷以保治安事臣聞食人之食當事之事衣人
之衣當憂人之憂臣最不才叨食
皇上之祿忝
皇上之言責遭遇
大聖人御世神明英斷迥出近代人主萬萬若以
嚴旨之下遂養交緘嘿置國家大故大弊不發一言
則竊

上祿而孤
上任使曾犬馬報主之不若也用是謹據事披瀝
陛下試垂聽焉本月初四日廷推部院諸臣臣在科
接單見吏部右侍郎又首推黃汝良南京禮部
右侍郎首推全天叙臣切訝之按
祖宗制度會推大僚凡被人言犯清議者不得列名
防小人之進用也今汝良天叙係南北交章弹
墨尚未乾也何旋劾旋推以壞
祖制溷清覽乎臣謹列其一二顯著者頃者汝良為

南京科道所劾展辨輔臣朱賡票擬有黃淡良以文學協詹事等語見而不平曰有一邊沒一邊蓋指有文學而無德行也此舉朝盡知者及後次辭疏見有才守字而後為快夫為臣子者得王言以文學褒之可稱榮幸乃猶不足乎而侈然欲頼閣游夏合為一身反之寧不內愧況被言不思引咎輒造播流言一晉江傾兩晉江以同縣三侍郎獨揚道賓免于議論謂道賓謀

居宰滁指授言官露章其實証道賓以自解拉道賓以自全也豈有方正言官肯捨自己名節代人傾培人乎今日觀之誰高張誰鬱抑誰真去誰不去誰為誰傾可自見矣此市井抵賴之行何忍于大臣中見之天叙為人鄙薄不齒于名流居鄉立朝無一善狀如南臺省所論贓穢闕節種種狼籍其他風聞不暇毛舉以傷雅道夫少宰何官寅清何秩何前輩推禮部侍郎尚畏公道不敢濫列今固哀然而首舉也如以為調停而並用自當俟議論少定以存糾駁之體豈可重面皮私情輕變一定之制乎秉筆推敲者趙世卿也盍思持正精詳主爵秉衡者揚時喬也勿事一意忍受天下事無兩可而有至是如始倨而後恭外拙而中巧歸非而又似是歸是而又實非其何居焉然會推之壞非自此舉始也前推閣員時臣恭駁李廷機不報政本之地特開頑鈍之端其流不至於盡失隄防不止此後繼汝良天叙而推者又不知幾許矣今廷機踞輔臣朱賡出矣伏冀

天語明諭令其滌慮洗衷敬仰副
皇上持簡使臣等之言幸而不中則國之大幸也抑臣猶有請焉國家紀綱法度廢弛殆盡賴有清議一脈綫其良而鞭其後所以匡紀綱法度之不逮也今政本之地動與清議為水火一事也清議以為是
廟堂心知其是也而必反以為非一入也清議以為不賢
廟堂心知其不賢也而必反以為賢豈不顛倒則

邪正相形不便己私故排之抑之擒之縱之識
者相向久為扼腕不圖今日遂大開混推之途
剗斷糾駁之脉使言路不禁而結舌羣小無忌
而彙進借公典為私門仇清議為芒刺凶禍而
國莫甚于此
皇上可視為細故而漫不深思也
陛下天縱聰明緣靜攝日久近年以來多為宰臣分
過下之布設已密機局已成乃反旁觀晦跡遇
大利害所關與清議有悖礙者致

皇上自任其事而自搦其管恩利歸于下而下又逃
壞清議之名咎過歸于上而上不覺壞清議之
害流傳已久通國憤鬱若非我
皇上翻然忽然破此關頭
嚴諭輔臣朱賡主持公道收拾人心臣愚恐太平無
日也臣興言及此非不知言出無濟而適速二
臣之用但念其勢必用而皆必不言則壅蔽愈
甚成何世界臣心實苦矣臣不勝竦仄待
命
七月十六日

謹題為
聖澤誕被困商偶遺懇乞
聖明亟下僉報以重根本重地事臣等叨差廠庫不
惟金錢之出納得以稽覈即商役之甘苦亦得
而調停蓋職掌也頃霪雨為灾
皇上克謹天戒一日之間盡蒙
留中諸疏使滯者通鬱者鬯固已歡聲塞道協氣徹
天矣而又捐十萬金徧賑坍塌之家豈非為
京師在卧榻之前何忍見其仳離之象聞其號泣

之聲哉此
上帝好生之心哉
皇上仰體之臣等誦服無已惟是僉報鋪商一節臣
等業久請之矣該部復屢屢請之矣猶未蒙
發下更僉
皇上意以諸商人領
朝廷錢糧辦納物料豈真至于不可支耶臣請列
其五難之狀
皇上試垂聽焉往年諸役多者三十餘名少亦不下

三十名今自三十一年僉派後脫者脫逃者逃
甚至薙髮遊方赴河斷頸市子割女零星殆盡
惟遺張清吳應期等五六人矣以三十餘人之
事責付五六人能乎不能乎則獨力之難往年
庫藏贏餘尚可先給後辦今工作日煩壓欠日
久縱朝夕賣官鬻爵亦倏來倏去致諸役不得
先期如數預支事後如數關領虛聲威令能行
乎不能乎則接濟之難往年錢糧鋪墊如千金
正供不過數十餘金而止今則千二百金薪炭

鋪墊用至千金數稍不敷非刑異罰備極楚毒
故都人士掛商籍舉家痛哭若蹈沸湯而數萬
金家一二年立罄矣則賠累之難往年興作減
損猶可那緩定喘今則帑藏如埽百作湊偪而
大工都城又處處見告矣此之徵逐未完彼之追
呼踵至一窮民也雖什百其身乎則分應之難
往年京師多殷實之家此輩尤可私貸而取償
于官今則戶窮家盡貲魁者扼其吭而摧其息
諸役不得不干之干之不得不燋爛則稱借之

難夫以五六罷乏之商役使之稱借無門應派
不暇賠累不堪接濟無策臣愚以為非繼逃則
俱斃耳
皇上明徹萬里慮周窮簷雖梯山航海之夷猶懷狹
而煦育況
聖心轉圜之時敷天胥慶之日乃輦轂之下有向隅
之悲割膚之害不可不首先注念格外施仁也
語曰萬斤之石十夫引之則難動千夫轉之則
荅響而馳何者衆擎易舉也今

國家之役無啻萬斤而五六困商蕩產引動業經
數年勢極事窮即民命可別論其如誤
國之事何哉伏冀
皇上一視同仁將張清等六家慨行蘇放
勅下僉報新商應役庶民力少甦
國務足辦便國便民計莫急于此矣夫京師安則
四方安京師危則四方危此根本重慮臣等無
任悚仄待
命
七月二十八日

謹題為縣令為民被逮懇乞
聖明垂宥以作臣忠以從民願事臣惟人主御世惟
賞罰二柄故賞必當功罰必當辜賞當功則人
知勸善罰當辜則人知畏威頃者陝西稅監梁
永誣奏咸寧知縣滿朝薦刼貢殺人等事致干
聖怒逮繫至京矣中外衙門連疏捄解業已數十上
矣
皇上豈以諸臣統此氣類也自相黨救故概不報乎
臣竊以為過也夫永奉命搉全陝之稅朝薦亦
受
命牧百里之民我
皇上原為
大工不忍加派於民始有礦稅之役是故撫卹百
姓者為忠剝削百姓者非忠奉行
朝廷德意者為忠假借朝廷威靈實自己谿壑者
非忠凡永所為罪狀擢髮難數與高淮陳增楊
榮號為四兇自知惡極生變欲飽載脫身芊心
朝薦不誣以刼貢殺人不能動

上心而激
上怒也朝薦一書生耳筮仕為七品郎上有郡守有
監司有撫按凡事稟成刼貢何事截殺何罪至
冒然為之耶今西安士民劉恩藻如王等扶挈
哀籲心目為酸又聞緹騎入秦時萬衆遮遶見
朝薦荷械就道哭聲震地雖緹騎等亦為之掩
面墮淚可知朝薦平日治行必有戀戀於秦父
老子弟之隱衷者豈有平日不得罪於小民一
旦輙無憚於
君父哉永敢於說謊欺罔不知視
皇上為何如主永罪不容誅矣
皇上試一清問原差駕上官校彼地方光景與人情
立見而知臣等之言匪欺也況朝薦繫械至京
朝廷偏護之威已伸若朝薦覆盆不燭三秦樂生
之心頓喪賞刑倒置所係誠非細故臣願
皇上推伴送梁永之心以寬釋朝薦使之感厲　職
則挈回稅使為民保全縣令亦為民百惡歸之
梁永特恩出自一人於不忍加派小民之初心

益光昭於天下矣中庸之頌舜曰必得其祿必
得其名是名亦人主之所亟收也惟
聖慈省覽施行臣不勝竦竢十月初二日

一謹題為兩省司官奉
旨設處久未題覆懇乞
聖明早定以完大典以息爭端事先是臣於二月間
為雲貴久缺吏部司官上疏請補吏部侍郎楊
時喬又題為查復銓部舊制專註司官管理以
公選法事中為本衙門釐清宿弊詳哉其言最
要欲為雲貴添設司官一員斯舊制復議論定
也隨奉
聖旨這本深得補偏捄弊之意凡關係本部職掌的

不妨率屬舉行雲貴司官久缺委屬不均着從
長設處其輪管册庫及省刑部一員以益吏部
事係更置還會同該科再議来說欽此仰窺
皇上亦洞見兩省不可一日無司官也明甚竟又見
吏科回吏部手本欲于每次推選特兩廣列其
三雲貴列其二如同推不便聽從該部奏請添
設無列並推並設二途以待該部自定是吏科
之會議仰體
聖裁亦謂兩省不可一日無司官也明甚乃兩廣於

會議之後復議論紛紜謂四省合之非舊章而
雲貴前之推舉為攙入臣思四省間用乃二十
六年該部劑量地方建議者今按時喬疏中稱
引舊制為當添設必有真見他如以為攙入則
一臣鄉司官四三相映而楊文襄嚴恭肅直都冢
宰此時又誰為慫慂而亦可謂之攙入乎久假
而不歸疾足之堅據才一推動便滋多口又何
怪乎前輩之懈于汲引也總之兩廣雲貴各為
香火統為朝廷也則數十年斷絕之故可知矣

兩廣臣為兩廣雲貴臣為雲貴兩廣三年得進
士不滿十人既欲專得一司官雲貴三年得進
士亦不下八九人何故拒之粉署之外今日之
事兩廣固不欲雲貴之附其間雲貴亦不願兩
廣之食其後盖合之不可勢必分分之為當勢
必增臣反覆思維惟有為雲貴兩省增設一員
於封司斟酌年數以為出入如是兩廣自兩廣
雲貴自雲貴各銓叙本地才品効之
天子方於
明旨所云委屬不均從長設處為不悖耳夫事不得
其平則必爭爭不得其平則必處臣計奉
旨迄今且十閱月矣若隨言句為轉移以孤寡為易
與使大局未結紛囂靡定不惟於國體有傷且
於
明旨有稽也彼雲貴之臣何負於國哉臣不知該部
何所見也伏冀
聖明省覽早賜施行臣愚不勝戰悚俟
命 十月二十二日

謹題為公同僉商紛紛營免可駭事萬曆三十
五年十月二十日該工部題為
內供時不可缺僉商勢不容緩等因奉
聖旨這內供商役偏累五六疲民殊為可憫着遵屢
旨皇親戚畹縉紳錦衣衛及世職駕校俱皆優
免不得擅聽讐誣報派依擬酌定人數會同僉
報來說其間覈虛實杜囑托減墊費禁需索等
項俱要從公執議加意體悉務使人心樂從稱
朕愛養畿民之意欽此工部四司移手本于巡

視廠庫與巡視大工科道二處臣等遵
旨于十月二十九日黎明會同工部司官應汝化范
鈁杜日章潘陽春等四臣合臣等通共七人隨
喚舊鋪商張清等六人面為分付
明旨森列不比尋常又恐愚民不識
天言將旨內應免人項逐欵講說明白隨據張清等
連名出揭帖七紙上開殷實人戶堪任役者約
有二十六七名臣等又恐中有誤犯與貧寒者
即牌行五城坊官于三十日拘集質審因勘得

有真正駕校或生員或世職或貧戶五六人公
同釋放又有行拘不到者七八人因念題請人
數不敷難于竣事乃責令張清等續報五人湊
二十二人之數于三十日向暮面回手本該司
上疏訖盖二十六日得
旨即于三十晚上疏者恐稍有洩漏即開騙局與本
役逃亡勢不得不速完也故先審而後上意免
一番紛擾也不料一月以來諸富家相繼進本
旋上旋下今前後得免者如吳廷賢魏良勳黃

玉劉閏奎等計十一人矣于二十二人中已去
其半矣其中尚有逃去者二人拘不獲者二人
貧而有說各衙門移文議免者三四人則所遺
下實在者不過三人而已夫舊鋪商六人充役
三年尚蕩產賠命今以二十二人之重負着令
此三人任之其能勝乎臣等當僉報之時再四
研審原非一耳目一心思之力其間有一二貧
戶與重役者盖為拘未至與未經審者何乃人
人營鑽倖免各借有辭也且

京師富厚之家多以錢買職銜備脫此役如鉤臭
納級即可指金吾以備免涵等世職則都人無
官職者能餘幾何況又橫生枝節巧立名色規
取
明旨如索諸寄大非有國者之體也
皇上試思凡免者必大有力則不免者必窮使當者
盡以錢神倖脫窮者以無力含命無論紛紛瀆
免非體而將來
朝廷重大錢糧無人措辦其誤國事信非小也臣等

職掌所關不敢默默伏冀我
皇上大奮乾斷收回成命下部議復酌酌去留不得
一槩優免庶舉動光明于愛養黎民之
初旨不相刺謬可省再行禽報以滋騷動矣京師幸
甚
宗社幸甚 十二月初五日

謹題為滇患孔殷維桑慮切懇乞
聖明垂念以杜禍本以奠遐方事臣惟天下大勢相
人之身
京師心腹也中原肩脊也滇黔一帶手足也心腹
君手足如手足受病則心腹為之不寧馬頊者
雲南土酋阿克鄭舉突發破州郡屠邑井殺知
縣焚會城挾印信禍可謂烈矣而臣以其人無
能為也其志在挾復故物故擄掠飽欲揚揚去
耳尋甸東葉大理保等通謀馮險至圖郡城殺

指揮及土官其鋒可謂憸矣而臣亦以其人無
能為也其志效鳳賊所為以浔官耳今撫臣
陳用賓報捷疏則官兵甫集旌旗初指賊克即
棄武定遁之克梯龍三藏矣蓋不走江外而走
克梯意者江上有兵截其歸路也若是則進退
無門腹背受敵釜魚穽獸旦晚授首其局可結
而大理保等聞克賊敗遁亦必破膽奪氣鼓聲
死而狂鋒鈍竊謂亦一戰可下夫此么麼小醜
原無足比數之賊也當未叛之先一縣令足制

其死命即長驅之日猶一鼓可殲其鳥合今一旦猖獗使二百年来生聚樂土倏忽灰燼縱殲其類磔其身如地方之破壞者不可卒復生靈之遭戮者不可再生何哉盖承平日久武事怠弛乘我不備觸境生心故一發決裂乃爾然猶不止此也近聞臨安澂江新興嶍峨一帶群盜蜂起千百成營刦搶城市燒掠村屯居民亂竄百里無烟而晋寧與河西等州縣至土封城門出入幾斷大小凛凛莫必生命此何景象也而

衆口同辭咸呪怨叅將張名世謂前河山交阯之役抄奪土司捆載鉅萬屠民抵賊殺人如麻故有手蒔秧苗頭已斷而屍猶未仆有躬親負販貲見奪而命與俱傾含寃喪軀不可殫述而江右與四川兩省人被殺尤多嗟嗟凡此無辜赤子身為良民既苦有司驅迫化為盜賊其有真正盜賊又為將官庇護反戮良民則民何恃何懼而不為盜乎盜之所以日多而不敢問也以故六詔之間無一片乾淨之地而臨安一路之賊皆名世一人釀成之耳若乃全省招亂之由則弊政公行六詔皆不祥之氣天日遼遠小民無控訴之門監司上官也嫌遠多從規避甲科三途也選任竟無一人紀法蕩弛因循養亂誠非一朝夕之故矣而其最為害者莫如貢金榷稅兩者為甚地不通舟楫貨有幾何耳乃大稅之外有小稅正稅之外有私稅土産金無幾勢必需別省也乃

朝廷得十有司攘伍府庫給全百姓賠半髓骨俱

罄追剥無已是以室室空虛人人喜亂蘇鮮無期聞會城刦焚之日多乘閧縱火之人盖有不盡出於賊手者故今日之大可慮者誠在此不在彼也

皇上試思民不堪稅而後焚採監今採監已焚矣而徵榷不罷貢金不能如數而後請減例乃因請減矣更增至五千一樹十斧一羊十皮離心結怨使賊酋借為師名即二賊撲滅而虐政不湔滇之為滇未可知也昔南詔喪師天下從此崩

解可為殷鑒矣我
皇上君萬邦富四海何難捐毫毛之利撤去榷稅併
復貢金原額二千生養休息為滇民續殘命乎
臣料
明詔一布歡呼如雷此無所驅而彼無所借賊勢自
解必有縛而獻之者所稱戰勝於
廟堂之上者也若猶冥頑悍鬬則我元氣已固人
心不搖更遣一名將提兵搗剿如總兵劉綎威
名素為諸蠻憚服使其將師壓境則先聲所至

夷酋自相顧飲泣不出一月可懸數賊之首於
藁街矣抑臣猶有說焉雲南去京萬里往來之
途僅僅黔中一線鳥道羊腸丸泥易塞倘中原
稍有緩急則鞭長不及馬腹滇黔兩省必斷為
異域如唐宋故事不問可知也臣計滇境西有
金沙江可一葦直通四川馬湖東有西粵路由
普安至田州不過添設數驛途平水便可以達
金陵可以出荊襄計莫便於此者此時政在咨
行或以兵興暫歇事定之後亟宜嚴限疏闢勿

空為話柄則入滇之道中由黔東由粵西由蜀
水由江四途並進百脉貫穿此梗彼通諸酋不
剿而自失其負固之勢矣如此滇可長存黔亦
無恙而萬萬世地利地機國家常握之矣蓋徵
之今日亂形推之日後事勢知關路之關係信
非淺眇也臣鄉土之誼哀痛呼
天萬非得已伏乞勅下該部如臣言不謬
採擇施行宗社幸甚臣鄉幸甚　戊申四月十三日

謹題為滇民不堪苛政謹籲
天湔豁以銷顯禍以奠
皇圖事臣鄉僻處西南夙稱樂土承平日久紀綱頹
弛官貪民斃兼以虐政堅行
天日邈遠小民罔訴臣前疏畧言其概矣武定之變
由百姓苦於有司之剝削而狡黠如鄭舉為和
曲知州黃榜橫索不已是以挑調阿克弄兵作
逆焚殺之慘生平僅見幸而其志不遠止於挾
印若具三分賊氣當閉城鼎沸之時薄印不屑

滇之為滇尚忍言哉錦繡封疆壞於一無用賊
手則亦大可惜也我
皇上深居高拱不遐夷遠方止出金錢五萬轉餉萬
里又念捄焚拯溺需人至亟留舊按臣周懋相
點新撫臣薛夢雷矣夫此新撫臣宦滇最久滇
人德之最深調停礦稅賴其苦心實多臣等痛
一方湯火禍患迫膚不敢以其身在事中掩其
平日惠民之政也若謂以閩代閩恐相成相恤
則

天威在上衆論在下輕
朝廷以重香火恐義之所不敢出耳摠兵劉綎臣
前疏薦起者蓋傳聞二賊連兵擾險旦夕難下
則師老費煩前所輸五萬金當立盡矣其可再
乎故於南將中當借其勇以結局近聞書報部
科賊首阿克大理保楊禮俱就戮業已函首轅
門即鄭舉亦目下受擒矣渠帥既殲則脅從易
散將安用劉綎為哉但以書報而不以奏聞賊
之死生未定料必鳥竄獸匿杳無蹤跡灰不復

燃以臣愚見止須留千人設購攜黨即大兵可
撤一意與民生養休息又何用劉綎去以滋一
番勞擾也凡此緩急是非在
廟堂自有碩畫無庸臣之喋喋矣然臣之所憂不
獨用人實在今稅稅銀原取之商賈滇地不通
舟楫貿遷微末百姓包贍髓骨俱盡至甘心
天子使臣投之烈焰中矣此而尚堪稅耶例金額止
二千地之所產猶不足數乃因為民請命反加
增五千數年於茲矣初猶括璫銷釧今則鬻子

市妻繼之以命矣此而尚能如例耶臣惟
皇上自興礦稅以來民間之膏血無日不輸之
內帑民間之怨氣亦無日不積之內帑嗟怨觸天
亂敗紛至楊榮焚矣高淮逃矣陳增死矣梁永
幾不免矣損國威而辱
君命使天下萬世謂
皇上英明軼往代乃多此一着為
聖德累雖寶貨丘山何益我現今滇中干戈滿地肉
骨塗野民不因避稅而成盜則必由辦金而附

賊一夫首唱千夫鬻應臣愚謂鳳賊縱平不可
云滇無事以此耳我
皇上聚寶十餘年理窮勢極何不少厭睹益亂形誠
沛然罷榷稅復金額則滇不見前日剝削之苦
而惟知今日寬邮之恩轉危為安易易也若嗜
財難割以臣言為迂竊恐楚毒之下慈父不能
有其子
陛下安能使讐民帖然惟我魚肉而不動我險遠滇
疆易為割裂併前之金稅而亦不可得矣語曰

天下之治常由近以及遠天下之亂常由遠以
及近不可不慮也幸
聖明留意臣無任懇切　六月初五日

謹題為陋惡撫臣生事誤國謹據事糾參以正
法紀事臣惟
國家設巡撫官授以節鉞一方之安危實倚之則
封疆重臣也故必得老成俊偉之人然後可勝
遺大投艱之任如遺譏清議顯掛彈章夤緣據
位甚且強顏而保留地方官員若兩廣總督戴
燿福建巡撫徐學聚則奪職留身頑鈍污穢誠
宇宙間一大蠹也此外有妄議開疆啟屬國携
貳之志堅意割地貽西南深遠之憂則遼東巡

撫趙楫貴州巡撫郭子章其人者統之生事統
之誤
國尚可容其一日在封疆哉臣敢列狀為
皇上陳之幸少垂聽焉朝鮮為
本朝屬國世稱不侵不叛之臣曩者遭倭殘破
廟社丘墟
皇上不難勞中國士馬破千萬金錢兼其弱而拯其
危則國朝之邦翼朝鮮可謂肉骨而生死朝鮮
之啣感國朝矢之世世子孫無敢忘耳縱彼國

中遭有少長嫌疑議立未定
朝廷自諭以大義使其處分趙楫何乘此移揭部
科欲取而郡縣之乎此語一播則朝鮮君臣各
相揣恐掩屢
朝字小之恩解遠人忠順之漸實楫之一揭階之
禍也楫果有長才大略何不施為境內剪建酋
之雄心銷高淮之雹焰乃致遼左岌岌識者寒
心敢出此大言以欺人也不過見地方兆亂防
人識其無能故示據鞍趨距之意于關土拓地

之中由前言之不義不智由後言之大詐大欺
臣謂趙楫可逮也土舍安堯臣越據鎮雄致蜀
撫兵偪奉
旨歸黔此固知有
天威也前征播微功以知府官之待之可謂不薄矣
郭子章政宜曉之以
天恩讐之以國法割斷了局乃計不出此更陰陽其
間二月間臣見其報堯臣歸黔請恩授職疏尾
屢千百言不為安隴註家譜則為土婦慮岑寂

至以千餘夷民重遷為辭且曰目下保無他虞
日後不能無慮此何說也是明為堯臣樹幟明
為堯臣得隴栽根以去為取謀之定矣竊嘆曰
子章意指若此堯臣其肯罷乎鎮雄不久報警
矣乃五月廿四日果見蜀撫喬璧星揭為違
旨聚叛殺命事內言安堯臣使喳多等抄殺鎮雄夷
民逐隴正名不得承立等因夫自二月至五月
目下乎非目下乎抗
旨弄兵有虞乎無虞乎伏機于前而發難于後且揚

揚幸其言之中也子章果深德安氏不如即以
全黔拱手獻之則功高開國何必割輿圖以媚
人種巴蜀以奇禍使朝廷操之縱之兩無用其
柄也況子章放肆無忌尤無人臣禮其貪婪負
販之行縱賊戮民之狀臣姑不毛舉以傷雅道
近見其新著三論刊印傳京一曰宰相論陰頌
沈一貫朱賡一曰秦晉論末為楚府辯冤皆以
趨媚為主不知世有羞恥事而婦寺一論尤屬
可駭可恨明指人主當與廷臣隔絕自重臣親

臣儒臣一切大小臣工俱不可接見惟一意親
就宦官宮妾乃相保無事夫非病狂喪心何無
故而反親近賢人君子之案逢
主上堅卧之心堅
宮闈專房之愛舞文搖尾破經裂閑不顧天下萬
世唾罵臣謂子章可斬也此二臣者一則爭張
太甚一則奸狡入神一則以不可得之山河而
輕取開隙一則以不可割之土地而輕予市私
誤人家國莫此為甚伏懇

勅下會議如臣言不當先斥臣以謝二臣如臣言實
中乞將趙楫郭子章盡法究治以儆撫臣之壞
疆事者仍望亟出
詔旨二道一
諭朝鮮勿為疑懼朝廷決不用邪言郡縣海邦一
諭安疆臣兄弟恪恭保爵不許垂涎作孽自取夷滅
庶邊境曉然知中朝舉動而帖然無事矣臣不
勝激切俟
命
六月初十日

謹題為惡璫抗
旨毒商漸不可長事臣待罪廠庫凡工部之鋪役亦
在巡視之中年來為辦納錢糧苦于鋪墊致諸
商賠累髓骨俱空繼之以命以故每經一番僉
報都民震驚惟恐掛名于中舉家若陷虎口而
就死地不憚捐數千金紛紛營脫者豈非以內
監之鋪墊無厭而楚毒難禁哉三十五年十一
月間該部疏請僉報鋪商奉
聖旨這內供商役偏累五六疲民殊為可憫又云減

墊費禁需索等項俱要從公執議加意體恤務
使人心樂從稱朕愛養畿民之意欽此
明旨昭如日星恩同雨露臣等方慶疲商苦狀上屢
哀衷自今以後干涉錢糧內臣決不敢違
旨如前橫索也決不敢違
旨以用非刑也決不敢違
旨剝下借口進上也頃見工部揭帖為內臣背旨橫
虐疲商苦毒難堪事內言館戶王梁陳漢被供
用庫內官李進忠吳進等假以偪辦錢糧索取
鋪墊墩鎖拶打縛之暴日中命垂旦夕等因臣
一見之不覺心動髮指夫王梁之柴炭已完過
倍陳漢未派方議折處李進忠等安敢實自己
谿壑魚肉畿民弁髦
明旨乎前者新商三十餘人盡蒙豁免而該部各項
錢糧重大事務盡責辦于四五疲商已屬不支
至鋪墊為害臣等屢疏自愧不能感悟
皇上裁抑群小今何忍坐視其罹此痛苦而不代一
呼

天也錢糧自有定額百端措勒出何正供國家自有
常罰格外異刑出何法律蓋刑不異則不足以
威衆威不刑則不足以飽欲也況鋪商原隸役
該部令甲內監止于收納錢糧不惟不得加刑
且不得勾攝有之自近日始作俑流毒皆惜薪
司楊致中為戎首矣楊致中為臣等屢參俱未
得
旨是以李進忠等敢于抗
旨渺法無所顧忌至此不知視我

皇上為何如主也若再呼之不應糾之不報臣恐
華轂之民終無見天日之期都城人人自危根本
搖動萬一猝有緩急誰為拱護所關不小伏乞
勅下厥衛將楊致中李進忠等拿送法司追贓盡法
庶城社之奸少息而都人之憤泄矣臣無任激
切竢
命 六月二十四日

謹題為天下望治甚殷銓宰得人最急恭繹
明綸宜慎所舉事國家之有吏部尚書即周官之冢
宰也統百官均四海厥任至重鉅矣自李戴去
位懸缺未補統均無屬提掇無人遂使士大夫
精神渙散意氣交阻國之空虛郤為珍瘁識者
謂方今大害極病此其第一義也頃者該部以
尚書缺請奉
聖旨會推急務待點尚書右侍郎來說其尚書還再
推一二員并前推的併寫來看會推事但秉公
推舉務在得人不必推避缺此臣仰窺

聖意慎重茲官欲會推諸臣矣公矣慎勿使匪人濫
預耳臣言官也值此太典不平心張膽千秉點
用前一別白陳之則
朝廷安用三臧之諫議為哉用是敢指南北大僚
久玷清議不堪預推者辜
皇上垂聽焉兵部尚書蕭大亨莞樞日久貪聲大著
通朝無人不知以致債帥充斥武備廢弛邊事
決裂大可寒心前內察欵列皆實錄也猶夜行

不已望蜀日切乎未有懸車聚溷之身可儼然
列于六卿之首者而太常少卿申用懋以紙糊
泥塑之才工媚竈埽門之術職方無狀為科臣
徐成楚叅劾回籍未幾復補職方士論譁然不
平說者謂在兵曹時能却苞苴門稍清楚然却
之京邸受之吳門何其巧于受也近且挾貲不
訾用謀深遠則大亨之貪肆使國家之神氣索
然者實用懋之入幕誤之也南京兵部尚書孫鑛
一味乖張滿服兇狠妖帖一事既不能弭之于

先又不能善之于後芟刈良善慘不忍聞搖動
根本幾危社稷南北交章彈墨尚未悉也良心
稍露多命何辜況其立論偏邪制行堅僻必欲
與公論為敵與善類為讐人人所聞者此而猶
聽其靦顏而據位乎未有濫殺名變之人可依
然立于百僚之上者而太常少卿唐鶴徵趨媚
則九尾狐莫方其諂傾險則兩頭蛇莫喻其毒
鄉評詆其賣友而致遺書以絕交公論鄙其縱
奴而投稅監以致富科道萬國欽王德完俱露

章何愧遁多年一旦營復敗甑說者謂其人老
誖不足辱白簡乃名器何物寅清何秩可使梟
獍與鸞鳳同鳴也則孫鑛之酷殺使國家之元
氣大傷者實鶴徵之運籌成之也此二臣者前案
未結論罪尚當奪官人言沸騰奧援更欲晉秩
則臣之所未解矣然臣于侍郎楊時喬猶有責
望焉時喬清廉端謹臣切服之曩者枚卜閣臣
時臣等連章直指李廷機不堪燮理狀甚悉時
喬以平日交好不用臣等之言竟列其名以請

尋即對人悔恨至形之疏云彼都人士咸謂數
人被論當去今人言紛至灾異頻仍則臣之言
不幸驗矣夫冢宰喫緊不讓閣臣天下大事豈
堪再誤敷陳清議昭事一人使不得混進而仇
點則時喬報國之忠大矣不然平日既與正人為
仇變白為黑一朝事權在手則必中傷善類國
家之禍尚忍言哉臣于諸臣夙無嫌隙其中多
未睹面惟採輿論感時事故論大亨與鑛而及
用懋鶴徵實其一體相比非好持人之短長也

臣無任待

命　六月二十八日

謹題為灾異重大加派不前乞停

三殿工程以甦民困事臣惟事有利害勢有緩急後其急先其緩規其利不顧其害則國不舉焉頃者大工之役咢建三殿與殿門中外臣民所為効終事睹落成誠至願也而臣以為

殿門之工小而易就況百物具備所欠者金柱明楔而已以分稅之半與鳩庀之材不出三十七八年間可巍然樹萬國之觀瞻誠不容已者也至于三殿工大而費不訾不啻十倍于殿門者如我

皇上以礦稅之設原為大工慨捐內帑數百萬金錢以助工乎其興也勃然矣若猶未也臣竊謂三殿之工雖二十年絕口不言可矣何也殿工非協濟于各省直則坐派產木地方今留都江浙大水稽天禾苗浸沒顆粒無收而中州赤地千里流離滿道夫此數處皆財賦隩區

朝廷外府也被灾重大盜賊叢生則協濟之不前可知四川派大木板枋二萬四千六百一根堀

照往例詭用銀四百萬兩湖廣派木一萬九千
九百七十根堤詭銀四百二十萬兩貴州派木
一萬二千二百九十八根堤該銀一百九萬七
千九十一兩零大約三省派木共五萬六千餘
根共銀九百三十萬餘兩在川湖雖有料價料
銀贓罰事例積穀與缺官薪俸茶鹽等課俱議
留用貴州止有先年商人土司未經交木應追
還官銀四萬九千四百兩零總之三省所留所
得纔十之一二其餘七八百萬金盡欲加派錢

粮併取給于他處之協濟乃今楚中又以水患
告矣湯居枵腹方議賑給安能取必留十年之
稅銀可坐得六十萬金也黔中自供不贍原無
錢粮可派蜀自遭播役之後瘡痍未起喘息未
定凶荒相仍髓骨俱竭苦不可支聞大縣派木
百十餘株小縣二三十株大縣加派三四千兩
小縣千百餘兩今就大縣而論釐所派之銀尚
不足市大木十株其餘八九十株將神輸耶天
降耶即一縣而洛縣如是也即一省而三省如
是也則坐派之不前又可知國家有殲我以來
天下之財半入大內半歸群小上不在官下不
在民百姓僅存者皮骨也尚可以三殿浩大之
工重累此不堪協濟坐派之民哉況九邊軍餉
缺至一百餘萬舉國皇皇恐禍生旦夕罔知所
厝而殿上頂石一顆計西山轉至長安門外約
用腳價萬五千金而出土去粗之費不與焉是
一頂石不差可救一鎮爭四頂石不差可救四
鎮爭舍庚癸而事壯麗非採亟之策也該部議

止頂石不轉誠有見矣伏乞
皇上垂霈
明詔罷停殿工曉然與天下休養生息則歡聲雷動
天變可回元氣自復不然朝廷之停採不下有
司之追呼不已天怒于上民怨于下政苛于中
恐三殿未必成楚蜀之間俗多輕剽自此騷然
多事矣故臣愚感時之急計事之害謂欲二十
年絕口不言殿工以此耳區區一念在工言工
之悃也惟

聖明採擇
勅下會議施行天下幸甚　七月十五日

謹題為再陳厰庫未盡事宜事臣以承乏待罪
厰庫坐差矢心竭力斤斤營奸剔弊業已三年
所矣敢以聞見最真關係利病者酌為四款以
補前陳未備惟求
採擇施行一議減銅價查得鑄錢買銅原官價每一
斤給銀八分後因榷稅告增每斤加至一錢二
分較前加三之一矣利孔羨饒人人奔鶩凡遇
買銅則奸商蓄賈上下交通多方賄囑或更易
姓名或巧立名色多費不惜弗得弗已所以然

者皆由價多利重也是以每一領銀輒至數萬
甚至銀支兩年銅未完結如銅商沈全前年買
銅十八萬斤臣今年始經手收驗當同戴主事
融化稱兌共折銅二萬四千餘斤羨該價二千
五百兩零曾票催不補希冀延脫臣于八月入
庫時眼同監督陳主事將沈全大工名下應領
預支銀內按數扣起二千五百兩入匣封識以
還衡司訖又如吳舉王自省二人營買橋梁悖
岸銅斤打點囑托不遺餘力臣以庫中銀少而

錢稍贏業已移文不行矣安知辭差後不又易
名而得手乎總之不清其竇難塞其謀合無今
後凡買銅每斤止給九分或一錢待停稅之日
議復原價八分則可杜小人營鑽而庫中所省
者多矣且銅市自南京即當于南工堪動項內
給價不必始而自北而南既而自南而北以滋
勞擾也二議報鋪商諸商惟工部紫炭最苦一
經掛名非殞命則破家皆鋪墊之為害臣屢疏
詳言之矣夫

京師四方雜居之所亦四方共焉生意之所則鋪
商一節安得獨累京師人乎同為
朝廷子民致同利而不同害是為
輦轂民不若為遠方民亦大不均矣臣以為人不
必分南北家不必問有無惟總計在京之鋪面
而等則之總計貲本之厚薄而酌徵之倣順天
鄉會兩場編鋪上中下則例推而行之宛大兩
縣徵收銀兩四季彙解該部以為鋪墊之費如
是則民安心貿易樂于出息應官以息之所然

而應官既匪剜心割肉以展然貿遷而得息又
可薄往厚來何至于苦累一方一家也臣有此
議曾密訪人情不獨京師百姓喜其分痛鮮新
即四方商賈流寓咸謂規制一定則衆擎易舉
致省一番僉報卷貲閉舍罷市驚逃去留靡定
也然必
皇上嚴諭痛裁鋪墊盡照舊規乃敢行此不然昔之
鋪墊猶為橫索今日鋪墊且為有名昔之鋪墊
取之京師今日鋪墊取足天下害將何時而已

乎臣反覆思惟計莫便此目下又當僉報新商
若不早定預示則必如三十五年僉報紛紛營
免殆盡畿輔痛苦根本撼動不可再誤也三議
收例銀庫中收納事例銀兩較計部稍為寬假
相沿已久說者謂微示招徠之意流弊遂致吏
胥包攬成色低假使關領人役大生怨聲臣以
朝廷真爵乃以假銀博乎大非體也因示自今上納
必足色細絲方准收入一切人情關說盡為謝
絕行經數月上者與領者兩稱大便而吏胥不

得染指矣然必奉有
明旨乃可永永無變也四議補匠役盈王二殿額設
小匠一千四百四十餘名每人月支太倉米一
石此單原不能製造盈甲火器不過以支領石
米半貼造匠半以自肥虛名占籍不入廠局每
遇五年清選刪退三百餘名新補四百餘名大
都情分填送視為泛常輕細所從來矣臣謂既
名造匠自有本分工食可無用貼如必用貼合
無人每明加米五斗餘五斗扣還貯倉總計此

千四百餘名每年可省五千餘石十年可省五
萬餘石推之數十年所得將不貲矣國家漕運
飛輓粒粒膏血剜今東南災潦太倉如埽邊罕
枵腹以其養虛籍何如那以飽戰士乎但沿習
甚久窟穴甚深非得明旨嚴禁不能頓破積習
也統候
聖裁此四事拈之似小算計實大旱一日都民得一
日之安省一分國家得一分之用仰祈
皇上勅下該部會議務在必行其于民生國計非小

補矣臣無任俟
命 九月初十日

譴題為天心譴告甚切人事挽回宜早懇乞
聖明亟召還忠直以答災變以杜亂萌事臣聞變不
虛生亂必有兆凡國有失政天心仁愛先以災
異譴告之一告之不已則為屢告屢告之不悟
天以為此迷而不返也于是仁愛之心轉為厭
棄而亂亡隨之矣天人相與古今類驗歷歷不
爽竊見本年以來災異疊奏南詔之白骨暴天
劍門之烽火傳警則夷變矣吳中大水稽天江
浙荊楚蕩為沼澤則水變矣京師七月內一日

地震兩次地變矣頃又見南部科各一本八月
十四日晚忽聞天鳴如風水相薄聲如泄水聲
良久方已直至九月初二日後始收聲不鳴萬
耳共聞相顧駭愕以為二百年來自未曾有占
者曰臣強主君憂百姓勞夫天道常清常明無
聲無臭此何為而鳴哉況留都為
高帝飛龍之地戊申歲又洪武改元之始以地以時
可思可懼意者天假鳴聲有呼醒
陛下之意乎

陛下事
聖母至孝也待臣下有禮也賑百姓至仁也固宜天
以祥瑞應之而忽示此大異者臣有以窺其故
矣蓋陰盛陽消小人盤據君子屏退國步危亂
之徵也何也君子陽類小人陰類陽氣不足故
天鳴陰氣有餘故地震水澇夷狄戕華而犯順
也姑無遠引
皇上之下考選原為開言路輔臣朱賡私憾科臣汪
若霖屢刺其隱逐借考選

旨下以調外處之謀謨數月決策私人意謂吾攘命
下以市恩逐異已以泄忿人方感恩者衆必不
求多于我不知若霖嘗觸賡之鋒攻賡之短通
國所知也而賡之欲甘心于若霖非一日亦通
國所知也
皇上容臣下批鱗輔臣不容言官諷過通國所恨也
今觀若霖諸疏原未指斥
秉輿得罪
君父如

皇上厭之即處之矣何始而以部寺相訐嘗之既而
因其去也又添一部科寺相訐嘗之乎此等着
數以為至漸至巧飜為極顯極拙平日肺腸與
醜正手策自首自供矣臺省新臣一時叅劾賡
者幾五十餘疏此豈獨為若霖一人哉盖為國
惜賢也為國發奸也
朝廷有直臣而可借事中之則言官無所措手足
輔臣有夙忿而可罔上以行之則主權惟以報
怨私信非為若霖一人耳賡之不當處若霖而

竟處與若霖之不可去而必去天實有意乎使
從前奸狀自若霖身上發出耳叅政姜士昌入
賀疏刺朱賡李廷機此忠義所激賡巧借註籍
使廷機出手以降三級處矣臺臣宋燾申捄士
昌天下直之乃降罰不已而票旨曰本當扭解
何以平士氣范汝梓疏請出講已久與部臣鄭
振先直發賡廷機權奸狀兩不相侔乃處汝梓
竄附于振先疏中何以服人心臣嘗謂
皇上御極以来政本之局屢變輔臣新舊更代大抵

意念相左一時趨附者勢熾高張未幾論定褫
斥矣觸忤者暫焉淪落未幾起還任用矣惟自
申時行傳之王錫爵錫爵傳之沈一貫一貫傳
之朱賡皆函盖相投臭味契合或随言随處或
随處随錮雖剛複出手陰忍填衷彼此神通各
有專用乃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先後肺肝原即
一揆即時用一二虛名之士以塞人口要不過
色厲内荏之徒以為已用以故氷山化為太山
趨炎赴焰談者笑永無覆巢之日空谷險于幽

谷建言嫉邪者羽毛終無用儀之時論者謂見
在過去未来三身工巧聖神不可思議誠洞垣
也
陛下三十年作養之人才一半埽除于時行錫爵之
手一半禁錮于一貫朱賡之手近者勿論如鄒
元標顧憲成趙南星錢一本高攀龍逯中立薛
敷教等皆抱經邦濟世之才補衮捄時之畧使
之徜徉山水淹埋巖穴國家不得藉其用而展
其能不亦大可惜哉甚者選司間一推起則

如于玉立劉元珍龐時雍王士騏黃正賓等反
不列名而背名義陷正人之周玄暐忽焉離奥
渫而賁弓旌愈致公論不明善類喪氣夫此正
人君子乃天之篤生而憐惜者也皆逐之錮之
老之死之不得與
皇上弼違服采傷割天心莫此為甚則天安得而不
鳴也地安得而不震也水安得而不澇也夷狄
安得而不犯順蹂躪中國也朱賡處此可知熒
理明驗矣為今之計直有引身避退一着可以

息群言可以平衆怒若念接引未就則牽累實
多若思發毒未盡則子孫當慮若圖作一二善
狀以遲延自盖則人不信從且賡雖娟嫉猶不
似賊臣沈一貫之殺機慘忍反覆借妖書題目
害沈鯉郭正域全家為正人君子痛心切骨即
一去未必有身家之禍何俟踵一貫之贓私狼
藉而後行哉古今無不散之筵禍患當自我而
止不可以有盡之年預設無窮之局也微獨此
也今天下紀法蕩廢兵食空虛極矣兵卿蕭大

亨贓穢如山鬻爵使鬼聞者掩鼻彈者倦舌而
一經白簡反尤人之求多嘆世路之嶔嶮則視
糾彈如鸛雀之過前如此巨奸不拔
皇上何以詰兵戎左副都詹沂柔若無骨憸以濟貪
止知說分過錢全匪揚清激濁谿壑已滿蜂蠆
時露值茲豸繡飛霜之時安用庸鄙聚溷之長
假使公論早明安得叨躐今日如此巨蠹不除
皇上何以振紀綱戶卿趙世卿夙負時名起家氣節
惟是末路以來操術甚巧鑄心甚邪鈔關吏大

為括削怨聲罔聞縱任子四出摧關衙門何例
且倒身迎歡政府援筆屢薦私人越俎不直于
同鄉之譏納賄不能為乃子之諱以氣節始而
以趨媚終藏頭露尾意欲何為兵數日減而粮
餉日匱刻書送人豈足了事如此大巧不斥
皇上何以清兵食總之非有忠言奇謀奚取屑屑焉
久據大位不過患得患失以致戀戀焉不肯避
賢灾異之來當分痛自決何恠人言也今日之
事臣願

皇上自為
社稷大奮乾綱將新舊廢逐諸臣亟勅下吏部銓
叙起用布列有位克享天心倣古灾異策免三
公之例即速輔臣之去以全其體又另簡本兵
以張皇六師別選憲章以提掇風紀慎擇計臣
以實心足國又下哀痛之
詔罪己求言遣使四出問民疾苦大為整頓一番庶
幾反灾為福不然豺狼當道則麒麟不遊于郊
鴟隼充庭則鳳鸞不儀于室臣恐新舊逐臣決

不能見
天日國家決不能捄空虛天心決不肯悔禍人情決
不得寧帖臣故敢冒進收拾人才為此時珥灾
之第一義也乃臣更有極慮二大變又不在此
天鳴地震洪水夷狄之內焉視官如命咲罵由
人孜孜富貴衰老愈濃不知止足不知廉耻者
大小臣工之變也一人言之弗問舉國言之弗
問天下人言之弗問甚至天告地訴而亦悍然
弗問者近日

主上之變也有
主上之變斯臣工之變因之矣有臣工之變斯天地
洪水夷狄之變因之矣故今念亂者僉謂挽
聖意與臣工之變難挽天地洪水夷狄之變易也雖
然
皇上為
祖宗守疆宇當全而歸之
皇上與天地相呼吸當感而應之值此灾異頻仍臺
省敢言之時翻然勃然于一切章奏裁閱批發

于一切是非邪正決定用舍則吾心之變回而
臣工之變回臣工之變回而天地洪水夷狄重
大之變亦回只在俄頃一轉移可造
宗社無疆之慶矣夫何難哉臣無任竦懼待
命 九月二十八日

謹題為巨奸塗面喪心比私害國謹循職糾叅
懇乞
聖明嚴收
成命以杜亂萌以定國是事竊惟
祖宗設立言官原付以發奸拔邪之責必明目張膽
論別是非然後魍魎現形權奸奪氣此社稷之
利而非言官之利也若徒循資守嘿持祿養交
使
天子蒙蔽於上而不知天下陰受其害而莫救此言

官之利而非社稷之福也兩者相較其數甚明
頃者舊輔臣王錫爵乘起用之機借旁觀之會
用暗揭告密秘投
至尊前陷害忠正一朝漏泄人人唾罵識者固知其
屢出局外生力奇兵以應援輔臣朱賡之急久
矣南科臣段然直發其揭而暴其隱錫爵良心
未絕自當愧死乃見事機已露掩覆無門強口
遮辨噴血肆毒臣不覺髮上指冠曰錫爵至是
而亂臣賊子之名定矣人人可誅矣方具疏駁

正忽接
聖諭嚴切又不敢瀆聒而濡忍至今然臣正耳目之
官也若不仰遵糾正百僚肅清中外之諭明明
正正逐欵駁之何以服老奸之心定今日之案
乎臣非得已也惟
陛下垂聽焉錫爵疏曰臣疏發之日手開手閉不知
何人傳泄何人改添且辨其無所謂奸黨字樣
與姜士昌名臣思錫爵以私謁行害必付之心
腹之僕何人可見何人得改密揭於君父而漏

泄於私人尚謂不使一人知乎夫其添改與否
聖心自洞然姑不必較即質以今日之疏揭率皆醜
正解嘲瞞心盡語有甚於奸黨字又不止於詈
正人姜士昌一人已耳國家設閣臣以啟沃君
心設營諫以論列國是雖崇卑殊秩而綦重則
[illegible]待言官不知自居於閣臣於何
物近來言事諸臣矢心自頌咸知
皇上有堯舜之資輔導皆陰忍之類使
朝政隳頹邊事決裂災變頻見故連篇合口為

皇上發奸邪為
皇上正欺罔無非劾沈一貫朱賡李廷機之輩今諸
疏盡在
御前歷歷可稽從來無一語指及
天日從來無一語敢斥乘輿而錫爵加捏指天詈日
總斥
乘輿則以已為天日乘輿乎以一貫賡與李廷機為
天日乘輿乎臣謂即同惡相推不宜擁戴至此
危明憂治杜漸防微三代盛軌止輦受諫折檻

旌忠晚世不廢錫爵何所見而云誣指清朝為
叔季決危亂於崇朝失聖主不諱直言保邦當
圖未亂即使諸臣果批鱗引裾其忠可原何況
未曾片語隻字觸犯
君父何謂叫呼翹君過矢口以求忤及其主聖臣直
而曰容直言曰主辱反其諍臣報主而曰招疑
曰無禮曰受匹夫之侮種種軟阿迎媚之態淋
漓毫楮則
本朝諂諛無耻大臣當以錫爵為第一也且錫爵

得君秉政不為不久矣當時引君何事進用何
賢惟今日逐一正明日處一良甚致開彌天罪
釁從吏三王並封幾危
主器幸賴詞臣馮琦力諍臺臣薛繼茂抗疏然後計
窮焰息以自認罪而止若追論並封一事何辭
兩觀之誅此委曲引君乎抑觀望逢君乎年來
章疏
中留全借諫草一脉驚惕宦邪有何得意欲誇炎於
已錫爵股肱大臣自當歸善於主何往時數篇

竊名疏稿不自焚匿致為人刊之奏議傳行此
為宣諫草乎為藏諫草乎一貫家貲百萬父子
忿爭為同郡士夫唾罵朱賡窩藏礦稅棍惡為
逋逃主天下膏血半輸其家現今撫按擒拿未
結即此贓穢筆舌难罄他可勿論矣錫爵非兩
耳盡聾雙目俱瞽何謂望影空無一証若謂不
宜撼已仆之木則蔡京章惇不必追論矣若謂
不宜折始抽之芽則呂誨不袖彈文逆剪安石
之奸矣政府憑藉

陛下威靈恣行一已胸臆欲逐則逐欲留則留欲顯
擅則顯擅欲巧中則巧中
皇上不及知天下不敢問其權勢妙用正在暗中巧
借可謂不赫奕乎科道不考察壞於一貫之留
錢夢臯不年例壞於朱賡李廷機之內姚文蔚
此通國共憤節年建言諸臣自請舉行年例舊
制錫爵不責之一貫賡而問之
皇上又何心乎效婦寺牛耕之語以欺罔
至尊工市井抵賴之術以抹殺公論且曰外庭憂國

之臣必有歎息泣下哀臣之忠者臣惠庭臣惟
賡廷機共趙世卿同類狐鼠輩自棋餘泣此外
無一人不欲生啖其肉誰哀之也賡手書以招
錫爵錫爵會稿賡宅然後密揭飛来無人不知
錫爵乃曰恐賡至今尚未知臣之有揭試令賡
心口自語恐終不容自欺也諸臣交章議賡而
省臺間有矛盾總之為賡而發適以見諸臣之
不黨賡驅借科道互相攻擊語躲閃於乾淨之
所彼時諸臣蓋已逆知其必借互攻之說以蔽
惑上心會極力破之今果一旦掃入
聖諭中矣且以喜怒為威福以好惡為機穽皆諸臣
攻賡大指賡乃借
天威以還中諸臣反覆神通益徵廣大錫爵代為之
解曰閣臣不得申眉論辯為攢鋒聚鏑之地困
窮無告之人曾不思七品言官循職忤權有何
威福閣臣節宣
天子之善行之四海公則天下快睹之私則天下共
唾之諸臣何德於王家屏沈鯉不加一矢何仇

於一貫賡與廷機刺無完膚政恨賡之引奸邪
自代毒天下至深故賡不避鋒鏑以去國家必
遠荊棘之虞賡不因偪迫以行正人必無嚮用
之路事勢不兩立蘭棘不並味錫爵忍於負國
恩不恐負私交推其意必欲權奸萬年
朝廷粉碎言官瘖啞恣其所為而後快於心歟嗟乎
錫爵之非人也久矣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錫爵
敢進詭言詆正為邪變黑為白潛易士夫之肺
腸顯抗萬世之清議是無是非之心也羞惡之

心人皆有之錫爵愛女被魔乃粧捏曇陽黙活
仙佛身執弟子而不辭同人羅拜而不顧此心
可忍何所不為甚且近日家室間事錫爵計窮
至請救於兵道禱靈於城隍為四方傳唉錫爵
不縮頸咋舌被髮入山尚施顏面論天下事我
是無羞惡之心也大抵錫爵為人老悖昏悍處
房闥之內則堂簷外之事不知也處堂簷之間
則門庭外之事不知也無是無非無羞無恥無
天無地無耳無目凡錫爵所為真所謂禽獸不
食其餘耳天故使之長年叢穢敗化傷風受人
間至辱至垢不即盜名以死其報施錫爵不既
慊乎近聞錫爵見段疏叫號謂其家曰我事已
泄顧不得你輩定要上京驅逐此輩夫以若人
而再使之平章軍國豈不辱
朝廷而羞當世之士耶未有不能齊家而可平章
天下者也況錫爵在政數年誤國之罪業已暴
著今又使之再誤哉臣以知其斷斷不可也抑
臣猶有說焉合東西南北之人共吐赤心昭事

陛下其言甚公朝廷不惟不用其言反欲部院參治
箝制其言防口監謗使諫邪橫行恐非
聖朝宜有之事臣等恐此後剛腸化為繞指正論變
為獻諛則正中錫爵與賡等之奸計國家之禍
將有不忍言者矣臣非不知與錫爵為年家然
而為國家更重於年家非不知發錫爵之隱為
傷雅道然而為世道即為存雅道故一腔熱血
嘔向雷霆之下惟望
皇上大奮乾斷照破妖魔嚴斥錫爵收轉
編命亟譴賡與廷機聽其棄去勿以金甌天下墮缺
於數奸之手
宗社幸甚　十一月初七日

謹題為言路重地不宜自蠲廉恥謹據實糾參
以儆官邪以存衙門體面事臣惟科道為
朝廷明目達聰之官廉恥為士人安身立命之本
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
亡夫寡廉鮮恥不過士大夫之罪也而其弊能
使覆國亡家者何也廉恥從良心而生清議由
廉恥而重昧良心則輕清議輕清議則決閑檢
士而至於決閑檢有何君父分誼而亦何所不
為哉故自古及今未有用無所不為之人而國

能長治久安者也若是乎廉恥之維繫國脉為
至重矣頃者天地神明嘿啟宸斷忽下考選科
道一時諸臣發奸指佞搜窟批根負嵎豺虎既
捋其鬚而扼其吭依草精魅亦各描其相而搒
其形可謂際不諱之朝伸敢言之氣矣乃其間
有吏科給事中喻安性四川道御史管橘其人
者則大可異焉安性為權門護法人久知之乃
當朱賡正橫擅之時特加以廢弛学樣而沒[illegible]
之矣突及中璫成敬何也臣豈謂中璫必不可

糾哉蓋糾中璫之心非也逐拙而為用巧地使
宮府貫穿表裡合筭借鮮嘲以收強援安性之
詞似正而其計則太巧而毒矣橘當官無行人
久薄之乃托詹沂有實授之請及楊銓部侍郎
時喬以躁進見誚含沙之口遂中時喬何也臣
豈謂銓部盡不可駁哉蓋駁銓部之心非也干
人而為傾人地使黨蕕共狃清濁不分假建白
以圖反射橘之疏自狀而其跡亦太彰而險矣
夫此兩人者亦考選中人也諸臣痛恨其敗群

深譏其躍冶或顯刺而斥名或力詆而誅心甚
且見之交章列之公疏臣意兩人具血性必閉
閤思過杜門求歸以聽
皇上處分也今跡其所為在安性則扯原參諸臣痛
詆以自雄在橘則借二三公惡入疏而求勝不
惟不思過而且悻悻于稠人廣衆之中不惟不
引去而且揚揚于清廟明廷之上良心至此而
喪清議至此而窮矣夫臺諫議論人者也非議
論于人者也臺諫而被論其輕重罪狀止有[illegible]

身決去以俟公論之定別無法度也若猶而
面于豸繡之中他日何以糾劾奸邪安性而強
顏于瑣闥之地遇事何以論列
國是人將指之曰夫夫叢穢也夫夫恐詬也更可
開口以責人之廉恥哉豈不褻臺諫而輕言路
也二臣不自惜臣甚為臣衙門惜二臣也年來
政本頑鈍大臣熟軟臣嘗私語同調曰觀此景
象異日必有被參而公然不閉門者人以臣言
為過然臣此言方意數年後驗之不料今日目

擊之矣方意大僚中有之不料小臣亦用此法
矣方意他曹中偶一為之不料言路官亦作此
俑矣嗟嗟貪華戀膴滅廉埽恥此衰世頹風今
聖明在上公論嚴明安用此無忌之輩為哉伏望
皇上發下諸臣參駁之疏將安性與猶亟為罷斥以
為言官不知耻之戒則用舍決而仕路清矣若
不問是非不論邪正一槩留中使諸臣身進言
塞國家不得收一人之用雖下考選抑何益之
與有臣無任竦反待 命 十一月初八日

謹題為豪璫倚勢踞廠橫噬剝商乞
賜寃處以正法紀事臣惟
朝廷設各草場招商辦買芻豆以備儲蓄不意沿
至於今盡為宦官之窟穴矣尚恃有巡視衙門
得據事指名以摘其貪而糾其橫故凡各場宦
官蹈此一掛彈文
朝廷即下部分別處治無少假貸然後此輩有所
顧憚而商民稍得蘇鮮
祖宗法制至嚴也乃有天師菴掌廠內官王道者則

亦無忌之甚矣王道原係故司禮馮保名下官
借保勢熖累積貲財無筭先年掌場贓穢狼藉
自知惧罪已辭廠在閒三年矣乃復投勢要仍
掌場事以積書文思學等為心腹百計剝商致
偪兇貼場同官韓慶勒要商人林桂見面銀三
千兩為桂等告發在萬曆三十四年曾經前巡
視科臣呂邦燿所參列距今謹二年餘
旨雖未下事尚未結臣以為王道必抱頭遁避以
聽

皇上處分也何敢咆哮蹲踞揚揚掌場之如故哉臣
竊訝之因踪跡其在場近狀則較前益又甚矣
見面索錢矣而上草又復索之上草索錢矣而
堆垛又復索之鋪墊之外復有鋪墊磕頭之外
更有磕頭少或未滿其欲則異刑怪罰為耳目
所未經
朝廷所未用者備加其商是以偪其破家即立破偪
其捨命即立捨掌場十四五年來坑殺多少民
命盜賣多少官草戕民誤國罪難縷數語曰養

饑虎不如養飽虎臣恐幾民斃盡為此輩終無
飽時耳況未經巡視參劾彼猶慮一朝被言
皇上之威靈不測若參劾之後安然掌場則其惡已
宣公行橫肆不惟目中無臣等且不知有
皇上矣當此新商辦納之日痛苦就死之人安忍再
嘗其牙吻而厚其毒邪伏望
皇上勅下法司如所言不謬將王道盡法寃洛仍與
前參貼場楊奎一同罷斥庶首從明法紀肅不
然是舍豺狼而問狐狸亦臣等溺職之罪也臣

等無任待
命
十二月初三日

謹題為奸輔挑釁誤國業有明徵懇乞
聖明亟行究斥并議處桀驁貢夷以尊中國以保治
安事臣按輔臣李廷機斗筲之器鄙瑣之才聞
愎之性熟軟之腸臣久知其非平章之手矣豈
惟不堪平章即伴食亦非其質焉故未枚卜之
先曾一具疏糾之我
皇上竟違忠言採邪論使廷機卒據揆席而臣等之
疏未知一一具塵
睿覽否猶望廷機拜

命滿欲之後或者小心改步寧臣言不驗何期一事
不諳一票不中更加謬舛濟以奸詐種種罪狀
為諸臣摘發已盡無俟再指惟私交建夷一節
始雖無心終成辱國廷機縱百口難自解矣我
國家御夷不兄弟不和親不歲幣雖兵馬錢糧幹
理非人極弱極匱然而戎索在手操縱自如蓋
祖宗法制之善與氣運遭值之隆故較之秦漢唐宋
稱得上策焉廷機雖漆桶中人當亦稍稍知
中國之體何以些微車價始而不奉

旨專擅遣官既而思脫罪邀求補貢致令建州海西
諸夷一闖而入關隘者千五百人開路費比舊
更甚車價比舊每輛更增五兩堂堂
天朝與外夷較訂誅兩體統已傷而畢竟所節省者
安在乎自有此一搆狡虜知
中國無人遂輕藐我易與我是以敢衝
御路投抵印文有你中國我外國之稱詞語悖慢
氣勢猙獰幾致蹀血
禁闕震警

聖躬
本朝二百年來四夷惟稽首聽命而已有如此之
跋扈否乎廷機安乎不安乎惟奉表稱臣而已
有如此之稱謂否乎廷機耐乎不耐乎夫爾汝
之呼恒人耻受我
皇上至尊無對為用一廷機致么麼商夷轍以你我
稱謂加諸其身嗟嗟廷機之罪至是上通于天
矣聞李維葵入建州時其酋相待踞傲有你家
天下原是我家的物等語臣等未敢深信今觀

向
闕你我之詞益信前言不妄盖廷機以札文通之
夷酋以印文報之何足怪者昔宋相司馬遼人
戒不犯邊及相秦檜金虜恃以無恐
皇上為
高帝以守天下莊中國而撫四夷乃褻體屈尊含尤
忍詬庇一荒悖無耻之夫為哉近聞王錫爵申
時行沈一貫三賊串謀授計廷機堅卧圖燃又
傾貲行間廣布流言蜜蜚

禁秘無事不借無人不汚以熒惑
上心中禍正類夫悠悠之談自絕于智者之口况以
皇上聰明神武肯以蔓菲之讒口輕天下于一擲哉
臣竊謂
祖宗有靈必不使諸奸伏處湖海遥制
朝廷必不使廷機久據腹心不利
社稷故廷機之逐不容再緩廷機之罪不容不問
是在
乾斷之一決而已雖然廷機本一無用小人原為

朝廷寵遇之過若建酋之敢于無狀則今日必不
可隱忍者臣查大明會典一款建州左右毛憐
衛每歲貢夷衛許百人其餘二三衛站總計十
六七人不知何年新定海西千人建州五百人
十月初驗放十二月終止乃近例也臣以為例
宜變通總之
祖法無弊宜遣官宣諭奴兒哈赤或令遼東撫按移
文與知除往事不較此後差來貢夷須用小心
卑遜不得似前無禮自取罪咎以示

天朝字小之恩包荒之度仍裁減近例倣
祖宗時朝貢止許三百餘人一切賞賚猶照千五百
人名數如多增一人定拒關外不許放入盖裁
人不裁賞彼既不苦于來貢之少而此三百餘
人又換去來我亦以夷少而節制之易庶寡隙
永絕體統常尊
祖宗全盛之天下不致玷缺于奸人之手矣乞
賜省覽施行國家幸甚 己酉二月初二日

上朱閣下書

日以奔走不敢伏謁瀆溷清嚴罪罪近為廷推冢宰事関係治亂上疏呈揭蓋亦遵前　聖諭科道官即時糾正勿得點了纔說之　旨此固老師票擬亦翰等職掌非敢求多也南北兩司馬同有物議而北樞公則身掛拾遺勿庸喋喋惟是南樞公末年以来乖張兇狠大非人情謂今天下不太平盡言官生事之罪至欲舉建言廢棄諸君一掃而蕩之嗟嗟此何說也然非轉相傳聲也為文送趙司寇貽書與李總漕

今其文與書傳播南北一問可知夫言官發言不同自各如其人而建言廢棄諸君者必人人盡君子豪傑也而真君子豪傑不居多哉今天下百孔千瘡臺諫打乖結舌百不發一乃不憂壅蔽反以為生事即以此立論不至一網打盡善類不已識者知白馬清流之禍不遠耳凡此猶姑不問也即以妖言一節輕易果敢殺戮無幸怨氣干和召致留都水災重大平心而論假令非此公奥援之力使朝廷之法果得獨行一司官之降罰已哉夫劉宇鷹犬也嗾鷹犬[illegible]

良善者此公也重重罪案尚未完結更欲推而置之百僚之上真視朝廷在掌股間眇天下無一人矣二百年来國家有此賞罰否乎閣下執賞罰以佐天子似不可倒行逆施使罰自已亂也今外論嘖嘖咸謂老師力為此公揃拂必欲吏部列名兩請不得不休過此廷推一大関取銓宰有如索寄蓋積歲之謀謨與平日之神通專為此一着翰則以為老師必照顧公論未必堅執到底決不肯犯顯跡貽口寔也若老師以推否在銓部點未在主上我求去之人何得而

預如是則群疑滋甚何也閣下所居何職所受何恩一日此身未去一日宇宙在手果不為此公地何不力言該部去名上請早完此局堂堂乎揭日行天為國家存一綫公論何難之有哉何難之有哉今機套已成事勢已定識者心力已竭技倆已窮惟屏息以待此老之柄用屏息以待此老之驅除屏息以待此老之圖報屏息以待此老之流毒天助之運属之又何說焉然而脉脉仰冀閣下之心終不敢以已成而遂灰冷也東西南北之談最鄙之言也誠可掩耳邪

正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其可昧乎翰恃門墻誼不揣
妄進一言不敢塗面逢惡倘亦閣下之忠臣也皇天
后土照燭此心無他統希汗度涵鑒不宣

上楊少宰書

前小疏呈覽想達記室矣不知會推尚爾遲遲豈又
有中變耶北司馬身掛拾遺自不得再推冢宰不較
而明而翰叨言職奉前　皇上吏部折衷衆論務求
至當方許疏名其或舉非其人科道官即時糾正勿
得點後纔說之　旨則先期叅駁自其職掌而謂有
所猜忌窺測非也南司馬虛負時名翰非不知乃末
路功名念重奥援力深痛恨言官遂敢倒行逆施如
朱御史則逐之孫御史則詆之陳給諫則詈而傾之

杖一二煩言植私反以豪傑加之為文送趙司寇謂
天下不太平悉言官之罪貽書李總漕欲將建言廢
棄諸公盡掃蕩之總漕回書力闢其非今兩書傳播
南北人人鄙其為兇手且天性剛愎酷烈動輒加人
百板立斃杖下者甚多妖言獄起輕率張狂不問真
偽羅織濫殺無辜被戮者不可勝數既而見事決裂
乃陳兵自衛掩罪叙功令人絕倒一時南北彈章連
篇累牘業經勘寔題覆而司官劉宇降三級矣則
公之叅劾無虛枉也明甚夫司官之奉行者誰也

發縱指示司官者又誰也今奉行者既加降罰而
縱指示者反安然無恙不惟不處又從而晉以統均
則凡操兵柄者何苦不濫殺人以圖大物耶竊意朝
雖多亂政不可令賞罰倒置至此極也況今年留都
水災異等財賦隩區化為巨浸此豈常患撲厥所因
安知非此老濫殺干和所召故不譴此老且無以謝
多命回天變也何推舉之足云也聞選君毛向人極
口賢之定欲列名兩請此又前日枚卜之轍也此老
學行方之荊公何如荊公素履鱗然無議止以學問

偏頗心術剛褊好引用奸邪遂耗盡宋室元氣致有
靖康之禍然則誤人家國豈必無名小人哉不可不
深長思也若以未奉 明旨不便除名則此老原亦
未奉 旨入名今何故欲得 旨去名近年以來曾
見有某某必自上除名而後不廷推者大可笑矣蓋
渠不難於點而難於推不難於內而難於外線索機
關中外洞曉一之謂甚其可再乎付屬情深香火念
熱堅塞兩耳不顧輿論真未如之何也已矣 社稷
之靈安在哉即山陰閣師雖力為之地亦必顧惜外

論為行止而何奉行者之太甚也國之安危運之消
長誠在此一舉若翰有一毫嫉妬私心請 二祖
八宗之靈先殛其身殃及子孫有如皎日翰言及此
血淚逆集環顧中朝無可告訴惟有再陳白於老先
生耳老先生清公端正通國誦服所少者力量擔當
一着子也浮言雖易撼青史亦可畏使萬世後指某
某誤國為某所引進某某誤國為某所糾駁猶為某
所引進況其謀畫最久圈穀已就特借老先生清正
之名以固上而愚衆勝於忽從中出露斧鑿痕耳老

先生何苦以身之察察為人簸弄受推轂兇邪之名
哉嗟嗟功名易盡流傳不朽何不竪起鐵脊為國擔
當上以報主知下以全公論庶不墮人雲霧中也即
主上萬一有切責吾亦於此決去就遂初心矣豈不
快哉坐此敢冒昧瀆嚴幸賜裁詧臨穎竦仄

言溢狡公案未銷自非推擬別議之日則其他可知
門矣假令臺下秉成判案平氣虛心較量首從止於
罪職方乎還當遡而上之乎恐百喙難為渠解也貪
穢之夫不容於公論其禍顯而易見拂戾之士見攻
於眯目其害大而難堪大抵如此公種種破綻凡具
肉眼不難靜照而臺下極口賢之過矣臺下自謂學
聖賢之學具丈夫之志不佞誠所欽仰又謂不佞不
知臺下之甚敢不媿屈但不佞雖謬劣於學問理路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王柔奏稿不分卷

（清）王柔撰

稿本

按察使湖南辰永靖道臣王　為跪

呈

硃批、恭謝

聖訓事、竊臣於本年正月內、以籌畫治理邊疆等件、

繕摺陳奏、蒙我

皇上不棄蒭蕘、俯垂

天鑒、至於臣識之庸鄙、有過於瑣屑之處、更仰邀

聖恩訓示、臣跪讀之下、愈感激難名、今將奉到

硃批原摺　件、理合跪封呈

進、臣謹

奏、

87522

按察使湖南辰永靖道臣王　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於六月十五日、接閱邸抄、見臣父臣王

。仰荷

皇恩、簡授太常寺卿、仍兼理光祿寺卿事、臣伏念臣

父子何人、而乃叨沐

硃恩異數、若此隆盛在臣、斯寵榮逾分、感戴無地、惟有益竭忠誠、

亦以圖報以上答

報靡涯隆恩、臣父之

天恩於萬一

天寵頻加、愈覺感戴無地、臣父子、惟有殫竭忠誠、盡

心出力、以上答

聖恩於萬一、所有臣感激微忱、理合繕摺奏

謝、伏乞

睿鑒、臣謹　奏

按察使湖南辰永靖道臣王　爲恭謝
天恩仰祈
睿鑒事臣於五月間接閱邸抄見山左東兗二府歉
收叨蒙
皇恩散賑減糶復
簡命臣父臣王蒞同本省人員前往查賑此誠欲民
隱無藪賑恤周徧實屬曠典繼於五月間又接
邸抄見直隸山東兩省地方雨澤愆期此時由
兩省民素行多忒故
上天昭示儆懲凡籍隸該省者各當隨分修省冀補
缺憾乃至上煩
聖心恩准廷議於凡被災與歉收地方俱散賑復征
兼通商便食籌畫周詳則凡直東兩省人民蓋
當感愧無地悉爭思自激仰承
君德之溥博上感
天和轉災爲祥而西成屆期可望豐熟臣本籍山左身
受
殊恩蓋時凜報稱未至因思奮迅自矢以冀俯仰之
無慚再查賑鉅任臣父臣王。身叨
簡用蓋仰見我
皇上信任之隆恩臣隨即寄字臣父務期查賑周密
俾飢民無一戶之或遺庶無負我
皇上委用之至意所有臣感戴微忱理合繕摺奏
謝伏祈
睿鑒臣臨奏不勝感激之至謹
奏

按察使湖南辰永靖道臣王○為據實奏

聞事、臣查辰永靖各屬州縣、及新闢永綏地方、自春

迄今咸仰邀

天福、雨暘時若、蕎菜二麥與早稻、俱獲十分收成、即

中稻之吐穗（結實）晚稻之秧苗（吐穗及雜糧秧苗豐）俱極茂盛、現今米

價、計官斗每石、不過七八錢、四境民人安寧、惟

於閏五月二十日後、大雨兩三次、溪水稍泛、頃

刻即平、俱於田禾無傷、所有年景雨水情形、理

合據實奏

聞、臣謹

奏

按察使湖南辰永靖道臣王○為奏明邊務事

臣查得辰靖兩屬地方寬廣、臣自蒞任以來、為

辦理永順與六里事務、未獲迎歷周徧、惟嚴飭

該州縣、勤慎供職、今於本年四月後、復於各屬

地方、親身徧歷、詳察情形、及水陸道途、其中猶

有防範疎略、與水路阻滯、尚須籌畫之處、謹抒

管見、為我

皇上陳之、

一辰州協營、既設副將（與軍部司駐劄府城）、又設都司、存城、而左營

守備、亦住城內、實屬曠閑、查辰州府、西南邊

隅、有沅陵縣之六堡、與瀘溪縣之六堡、兩界

交聯、多係崇山峻嶺、與永順苗疆接壤、土民

凡此係

愚悍每多孛牛拿人為非拒捕與頑苗無殊
請將該協守備酌帶本營兵丁（移設）于六坐六僅
之適中地方駐劄再將（請）鎮筸浮設兵丁攢給
五十名以資彈壓兼為永順旦武營之犄角
則官兵皆得實用而頑民悉知顧忌矣

一沅州地方延袤千里多重山峻嶺苗猺雜處
上接滇黔下通辰常實為楚省西南之緊要
門戶向設偏沅巡撫及總兵帶兵二千餘名
駐劄此原為毗連黔省各苗彝邊界故設大
員重兵彈壓迨後巡撫移駐長沙而總兵又
移設鎮筸該地則改設副將至今查額兵則
僅六百九十名除分防水旱七十六塘及各
官親丁公費等項外而存城兵丁則僅一百
七十餘名（兼多變遷差遣）雖從前各副將屢有添兵之詳請
俱未准行但臣因查黔邊北面一帶苗彝寬
廣多與沅界通聯揆諸形勢殊覺單寡不得
不懇請我
皇上俯察黔楚兩省交界輿圖則沅州疆圉之有關
緊要及營制之單寡與否自在
聖明洞鑒之中再沅屬西南之晃州地方（遠）去州城一
百二十里請於沅州協營添兵五百名並設
守備千把各員以資（分布）協助並於晃州地方酌
撥守備帶兵分防以為楚省邊地之籓籬更
為黔疆各營制之犄角況官兵更無需增添

臣查湖廣提標五營俱駐常德城內且東有
長沙撫標與協營西有辰陵鎮營北有荊州
滿兵與襄陽鎮營東北更有武昌省撫各標
兵而東南又有永州鎮營與西南之鎮箪鎮
營六處官兵分地駐劄其形勢俱極聯絡而
兵威更甚雄壯是即於提標官兵內按數抽
撥沅州駐防非惟提標不覺其寡少且黔楚
兩界更獲大彰夫
國威
一靖州協營分防本州及會同通道兩縣幅員
幾二千里地多崇山峻嶺苗猺雜處南與黔
省黎平之苗疆毗聯東南與粵省柳州之猺
獞接壤實屬險要及查該營額兵則僅四百
八十五名除分布水陸塘汛四十餘處僅用
兵二百五十餘名至存城兵丁除親丁公費
外連守識各役則僅存一百六十五名汛守
俱屬單寡現任該副將詳請增添尚未議准
臣兩念該協營係楚粵黔三省苗猺極邊不
得不題請我
皇上俯念該地情形
勅諭楚省督撫提將鎮箪將弁浮設兵丁內裁給二百
名以資靖協之分布防守則一轉移間而兵
獲實用其極邊地方永受寧謐之福矣
一靖屬一州三縣城多殘廢靖州舊係石城今

垛口[illegible]（殘毀）者過半、城牆傾圮者、十之二三、至綏寧會同兩縣、亦係石城、高僅丈餘、[illegible]其城垛則俱全無、城牆歷來坍塌、僅用碎石堆砌、其接縫處、並未[illegible]（灌灰）灌漿、皆不完固、再通道一處、原係土城、並無城垛、今更坍塌過半、查此各州縣城垣、俱經該員[illegible]請修[illegible]未准（余等）懇請我

皇上、俯念城垣為倉庫監獄之防範、且邊城、更為內地之藩籬、關係匪淺、

勅諭楚省督撫、令發公項修造、並嚴飭該州縣、確實估計、[illegible]致浮冒、至通道城垣、圍圓不過里餘、地近山嶺、取石甚易、（其修築）費用不繁、懇乞亦令建造石城、庶垂久遠、

一靖州河道、上至黔省黎平府屬地方、下通辰常大江、現今黔省古州採買軍糧、皆由此河裝運、今查有會同縣界內之大鼎小鼎十步亂石等灘、極其陡險、船隻最易損傷、懇祈

皇上勅諭楚省督撫、立飭該州縣、確實估計、（請發道）開濬、以（務期寬平）利舟楫、

一靖屬綏寧縣、地處苗邊、歷來盜案堆積、自雍正五年、於黃桑坪添設遊守官兵、分布彈壓、而靖屬頑苗、近多遵[illegible]法、惟鄰界寶慶府屬城步縣之長坪大寨[illegible]等處兇苗、越境焚劫、肆無忌憚、及追緝而兇黨則多拒

捕、與關移而汛官又多推延、此實由該管文
武、歷置各兵苗於化外、從不於該地、議設營
汛、居中彈壓、故致有恃險猖獗之積弊、且查
城步汛地、係武岡營屬、該營額兵四百餘名、
僅防此一州一縣、且該州北居城步腹內、民
多猺少、平素安靜、而該遊守、則帶領多兵、駐
劄州城、至城步、則懸寄武岡南面之極邊、兼
與粵猺聯界、奸宄潛藏、勾通滋事、素稱難
治、今僅令微弁、帶兵分防、此本布置錯繆、邊
患安得消除、懇請我
皇上、勅諭楚省督提、於城步之長坪大寨（等處相度）地方、將武
岡營遊擊、令酌帶本標兵丁移駐、分佈彈壓、且
西北（餘）八十里、更有新設之黃桑營、近為犄角、
聲氣聯絡、威聲（勢）愈震、則城苗、亦自無不畏法
而歸化矣、
以上六條、臣謹繕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按察使湖南辰永靖道臣王　為奏明事臣查
楚南各府州所屬地方多山嶺重複產鐵之處
甚廣採取最易凡農民耕耘器具與窮黎之衣
食皆藉資於此雖歷來飭禁而刨挖難以杜絕
臣伏思我
皇上子惠元元凡窮民得取自然之利以資生者恒
多
恩施不禁但查新例嚴禁廢鐵出洋而楚南產鐵各
地方外來射利商販悉於就近設爐錘鍊下船
裝運赴湖北漢口發賣或由漢口而轉運兩江
遞販臣為念江海通聯若不設法稽查則奸商
圖利或私販出洋亦未可定不得不懇請我
皇上勅諭楚省與兩江督撫嚴飭於各關口處
所嚴飭該員稽查俾不得私販入洋至楚南各廠收買鐵
觔應否輸稅之處更乞
皇上勅部查例施行庶公私兩得其便矣臣謹
奏

按察使湖南辰永靖道臣王　為敬陳管見仰
祈
睿鑒事竊臣閱邸抄見直隸山東各地方雨澤愆期
其成災與歉收之處俱叨蒙我
皇上至仁如天緩征賑恤既周且溥實欽詠地人民
無一夫不得其所今臣更有一得之愚不敢不
為我
皇上臚列陳之仰祈
睿鑒
一山東登州各屬地方自上歲歉收以來凡無
業窮民多陸續跟隨海船渡往關東覓食但
念
盛京係我
朝發祥地方請
勅諭管大臣嚴飭州縣官務於東省逃荒流民設法
稽查酌量安插毋令失所或聚集為非而地
方自威撫寧誼之福矣
一被災地方既通商而不定價則商米自非雲
集復穀價平糶則米價自不得騰貴此誠救
荒之要策但倉儲各有定額既經減糶遠
無散賑恐或有不敷以至奸商囤利累一時
之缺少高擡米價窮民難堪況秋成更難預
必其買補還倉一項更不可不為預籌懇請
我

皇上於被災鄰省之豐收地方有可通水運者即令
該督撫動撥帑項按照時價多為採買即速
撥運被災地方以為平糶之資而商米不得
騰貴以為倉儲之備而原額得以補還
一荒歉各地方米價既經騰貴其各營兵丁糧
餉俱有定額則雜貨資生勢必不敷兼營兵
內多愚悍於鄉里中每有借無還自絕通
融之路況常守行伍更不得別尋生理衣食
維艱終之而易於為非嚴之亦易於滋事請
勅令該省督撫轉飭地方官會同營員查明各標營
之貧窮兵丁戶口據實造冊令與該地平民
一體散賑則兵心戢而軍旅整矣

一東省地方每遇荒歉凡富家糶糧皆要制錢
至窮民鬻產則俱給銀兩故制錢多歸聚於
富家因而流行者少錢價漸昂無之當商同
利平素銀錢無用迨一見錢貴即將制錢扣
住至售當則只用銀兩因此而錢價愈貴故
每至紋銀一兩僅換制錢八九百文迨閒亦
然是富者多獲兩錢之利而貧者愈受錢少
之病甚屬未便懇請我
皇上勅令東省督撫切飭地方官出示勸諭各地方
酌平錢價銀錢對用不得低昂兩利即在官
平糶如有存錢亦令平價發賣銀兩存貯此
實為流通制錢之一法

一各地方百姓其馴良者雖飢寒亦知顧忌惟游手匹賴之徒平素專恃酗酒賭博勾引殷戶子弟以資魚肉近奉

聖諭嚴行飭禁善輩故智難用但放蕩日久不事耕鑿一遇山歉即多怨尤罔知王法雖父兄族黨亦莫能禁約每多覬覦溫飽之家盛氣強借稍拂其意即糾聚愚民夥衆搶奪凡良弱人家惟有忍受雖在彼事出無奈然此風實漸不可長請

勅該省督撫嚴飭各地方官令於各飢民中設法稽查如有頑者當善為約束毋令釀成事端致有意外之虞

一兩省既經捐賑自必動帑買補用度浩繁兼西邊更多軍需之費則

國帑亦不可不為預籌查京師現開營田事例凡外省殷實小戶悉屬鄉愚多因去京師遥遠惜往來路費且見託人代捐者恒多誆騙故皆逡巡不前有願莫遂兼時值荒年凡積糧小戶悉以糶賣致富更急圖上進懇請我

皇上將直隸營田捐納貢監及考職各款暫准於山東各荒歉地方一例遵行令其司印造空實牧分發各府州縣俾富民之願捐者悉得親赴該府州縣就近援例具呈交納銀兩並嚴禁各胥役之一切阻滯需索等弊該府州

縣即將本人姓名籍貫與所捐款項填入實
收給發即註入印冊按季造報藩司該藩司
轉請督撫咨部聽隨各人赴部換照如此則
起捐者自衆而於實補運倉之項亦未始無
小補且糶糧富民悉因捐納功名各出囤錢
買銀交庫則制錢愈得流通貧民俱獲利用
更為轉通制錢之一法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採擇施行臣謹
奏

按察使湖南辰永靖道臣王○為披瀝愚衷仰
祈
睿鑒事竊臣自雍正六年正月荷蒙
天恩簡任苗疆歷今五載仰叨
聖訓隨事敬謹辦理不敢稍有疎忽除六里開闢業
經二年凡該管文武驟悉風土兵苗相安地方
[illegible]臣復於所屬辰永靖各地方徧歷查
勘其於治理事務又有須籌畫之處今更另摺
奏明倘蒙
聖鑒如有可採惟懇
勅諭楚省督撫公忠為心切飭各該管文武實心奉
行以專責成而地方自無遺憾但臣惟念受

恩深重、罔報心切、每懷惟日不足、且近閱邸抄、見有
準噶尔小醜之跳梁、致以調兵選將、上廑
聖懷、臣每中夜徬徨、跼蹐靡寧、此正為臣子者、各當
殫精竭力、奮往罔報之日也、但念西域之地
勢、與逆賊之情形、臣[illegible]、兼我軍之所以
料敵制勝者、臣俱未得與聞、罪欲獻管窺之計謀、
實阻於難以遥度、詭譎
天恩、准臣馳驛赴京、匍匐殿陛、敬聆軍務情形、臣
亦得竭陳芻蕘、如無可取、而愚悃已盡、臣無後
悔、倘有可採、即跪請
聖訓、折中機宜、試諸軍政、俾臣得効犬馬微[illegible]致
逆賊之敗亡、以上
[illegible]
聖主之知遇於萬一、若夫僻處而安居者、實微臣之
所深恥也、至軍國大事、臣非不知位卑言高、罪
有難逭、然以顧罪而罔思上慰
天心、更為微臣愚衷之所不安、臣謹瀝忱具
奏、伏乞我
皇上睿鑒施行、臣臨奏不勝戰慄待命之至、謹
奏

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二日上摺六月二十三日奉

發回摺匣將後三摺并圖俱

留中

此次請

安

十二年五月十二起身廿九日上六月廿三日回鄂

湖北按察使臣王　為跪

呈

硃批恭謝

聖訓事竊臣於本年二月初十日在容美奉到

硃批奏摺十件臣跪讀之下汗流浹背伏思臣以東齋

鄙陋愚蠢性成凡直抒悃忱每多粗疎之失清夜

捫心抱慚無地乃蒙

聖主天恩以臣尚肯實力將臣一切荒謬之處不加嚴譴

復多方

訓誨以示警惕臣不識何修而叨荷

聖慈提命諄切若此也倘再不加修省則是安於下流自甘

暴棄臣惟有細心體貼夙夜敬慎力改前非以仰副

我

皇上裁成之大德耳所有原奉

硃批理合跪封呈

進臣曷勝激切屏營之至謹

奏

湖北按察使臣王　禹奏

閒事竊查湖北地方自春交夏雨澤霑足二麥春蕎及
雜豆菜子俱各豐收田禾以次栽插甚覺秀茂江
水平穩現在武昌米價每石不過一兩再臣因查勘
恩施所轄各土司地方經過湖南永順之龍山縣過
界見田土開闢人民樂業並聞永綏一帶雨水調勻
兵民寧輯理合一併奏
聞仰祈
聖懷臣謹
奏

湖北按察使臣王　禹恭謝
天恩事竊臣奉委辦理容美改土事宜於四月十一日旋
至襄陵州地方接閣部抄禹請禁各營長支之弊
等事一案奉
旨據禹柱奏稱楚省各營請領俸餉銀米歷來扣除
小建今王柔乃奏不扣小建滿領滋弊所有王柔妄奏
之處請勅部議處等語王柔前奏扣存小建銀兩係
請通行各省之事非專指楚省而言今各省尚未將有
無坐扣之處查明而禹柱即遽以王柔為妄奏題參
未免尚早王柔着暫停交部該部知道欽此臣敬讀
之下不覺感激涕零捫衷自問皆由臣賦性粗疏
於檢點不能善事上官之所自取方且愧悔無地乃蒙
聖慈格外寬宥是微臣之愚衷無待剖白早荷
聖明洞鑒臣惟有遇事益加詳慎不敢稍涉輕率有負我
皇上屢賜矜全之至意除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謝外謹繕摺恭謝
天恩伏祈
睿鑒臣謹
奏

湖北按察使臣王　焉

奏明事竊臣於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督臣檄委前往襄陵州會同荊州道姜郡湘辦理容美一切善後事宜將泉司印務暫委武昌府知府馬靈阿護理臣即檢查各案件交代清楚於二十六日輕裝減從星夜前往至本年正月初五日抵襄先即委員張示宣布

皇仁曉諭土衆各安生理去後隨會商鎮臣治大雄派撥遊擊守備各一員千把六員帶兵五百名陸續前往以便彈壓佈復因容美田多荒蕪米穀出產稀少兵食全資外運隨於附近之長陽宜都巴東等縣派撥粮運催趲就緒臣等即於正月十八日自襄起程由長陽縣所轄之漁洋關前進至二十九日抵容美之中府山勢險峻多羊腸鳥道而該地土民夾路歡迎莫不感頌

皇恩咸慶更生之樂臣等俱一一撫慰安業并將田旻如從前苦累條列諸弊縣行革除隨查點旻如家口及一切違禁鎗砲等項封貯冊報復遍歷大崖鄔陽奇峯各洞隘逐一親加查勘分佈各路塘汛計容美四至疆界約共幅幀一千五百餘里及查各村寨烟户僅二千三百八十餘户稽其男婦老幼大小不過一萬一千四百餘口皆緣旻如平素貪殘暴虐以致民不聊生户口率多潛逃今一聞歸流皆欣然思還故里其深林密箐與荒蕪田土將来可漸闢湖臣與道臣姜郡湘相度形勢擬於中府設知州一員吏目一員五里坪設州同一員北府設巡檢一員再於五峯司設知縣一員典史一員分任管理更於適中之清潭地方設同知一員就近稽查彈壓其營制則擬設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兵丁七百名分佈操防遊擊與知州同駐中府守備與同知均駐清潭仍歸襄陵鎮臣無轄查容美土司舊係荊州府管轄但荊郡遠在東北中隔長陽宜都枝江松滋四縣至去襄陵則僅隔長陽一縣且襄陵西楚蜀水陸咽喉設有重鎮城郭亦甚寬敞而歸州已東與山長陽等縣又皆附近況未改土以前容美邊防事宜原責成襄陵鎮控制今文武事應畫一莫若於襄陵建設府治改襄陵州爲附郭之縣將歸州改去直隸併巴與長三縣及容美議設之一州一縣悉隸新府管轄再查巴東所屬之勸農專駐縣二百餘里荒僻窵遠山勢遼闊易藏奸匪應請設通判一員駐劄其地管理捕務如此分設管轄則地界聯屬郡城扼要一切便于治理至歸州所屬之恩施縣管轄十八土司遠處西南地甚廣闊儘可建設一府五縣現在諸土司呈請改土歸流臣更易摺

陳奏再查長陽所屬之漁洋關遠處該縣之南相距百有餘里為容美五峯出入要路今五峯議設縣治將來漁洋關即為水陸通衢應請設巡檢一員稽查防範即撥歸議設之新縣就近管轄又容美大崖關外即湖南澧州所屬之慈利縣界其白果樹山羊隘皆遠距該縣三百餘里鞭長莫及從前漢土攸分經界區別今既設流則楚屬南北皆為內地兼山羊隘現有河道而容美境內不通舟楫請將附近大崖關五十里以內地方撥歸容美議設之新州管理則在慈利無窵遠難治之虞而在容美更得通商運粮之便至容美地方事務現有督臣檄委之安陸府通判毛峻德及枝江縣知縣傅埰并揀選佐雜人員在彼料理查毛峻德向任苗疆素稱諳練傅埰熟悉該地情形臣更教以撫綏之方蓄威彰德務期寬嚴得中諸事敬慎辦理鎮靜彈壓勿負委任目今官民相安地方甚為寧謐臣於四月二十三日回至武昌將容美事宜又面為與督臣再四酌議定有成局現在會詳聽督臣核明題達所有查勘辦理過緣由理合奏明併繪具輿圖呈

進伏祈

皇上睿鑒再照臬司印務已於四月二十四日准署司事襄陽道魯之裕移交到臣業經接受辦理合併奏明臣謹

奏

又為

奏明事竊查田旻如在日僭越多端心存不軌招納妖僧邪道燒丹煉汞除經督臣參奏各款無庸贅叙外近復拿獲旻如門客匪類劉奎趙打虎劉安太等審係傾銷假銀及拳棒端公大槩俱係詭托誘騙之徒現在按律究擬又有脫逃之吳金枝一犯訊據土目向日芳等僉供該犯年約三十餘歲原係無賴遊僧雍正九年隨趙打虎進司皆呼為陳和尚後忽稱姓吳自云係逆賊吳三桂之孫吳應熊之子山東江南伊都有兵馬旻如令其還俗給以族人之女田氏為妻已生有幼子上年九月間旻如差向應時同金枝往各處招兵則皆毫無影響金枝遂中途逃匿已據向應時赴督臣衙門投首發司訊供羈候查金枝妻子尚在容美業經解省收禁惟金枝本身未獲臣思吳逆殲滅五十餘年豈復尚存餘孽其為假哄誆騙顯然但該犯胆敢自認逆種情狀叵測不敢以事涉荒唐稍為忽視除經差撥員役帶同認識該犯之人四路查拿並懸賞緝捕務期弋獲外理合奏明臣謹

奏

湖北按察使臣王　為奏明遷土向化情形仰祈
睿鑒事竊查湖北西南一帶環繞十八土司均屬恩施縣管轄地方三千餘里內忠建東鄉二司已經歸流施南一司現在改土臣因辦理容美善後事宜必得查勘周遍方可以佈全局隨於三月十二日自容美起程前往清查各地界即於經過各土司地方宣揚我
皇上惠愛遷民一視同仁之至意詳晰開導令其加意撫綏若仍踵科歛殘虐之舊習勢必有干
功令後悔無及隨據忠峒宣撫司田光祖同長子田邦盛散毛宣撫司覃煊忠路安撫司覃樟楚高羅安撫司田昭木冊長官司田應鳴唐崖司譚理田氏大旺安撫司田正元金峒安撫司覃士英東流長官司田堯封臘壁長官司田豐疆忠孝安撫司田璋龍潭司譚理黃氏卯峒安撫司向舜百户向權沙溪司黃正爵等俞云自近年以來永桑保六里等處苗土均沾
聖化安官設汛無一人不得其所鄰近土衆莫不聞風嚮慕皈依恩後且弁等山野不通律例平日相沿土習不合於
國法者甚多無昔年屢遣容美擄掠人户凋殘因招窮民填實以致漢土雜處奸良不一倍難約束弁等愚昧實不勝任倘不早請安官設汛日後子孫不肖或舍把滋擾必致貽悞地方在土弁身家本不足惜而有負
皇上生全之大德弁等死有餘辜惟有急懇改土歸流俾得息肩卸責庶不至自罹罪戾凡弁等之老病者情愿退守田廬墳墓耕鑿安生以輸
國賦其年力尚强及子弟之精壯可供奔走者願隨標効力以竭犬馬惟懇免其遷徙異地流離失所各願造具戶口冊呈請附入版圖前來臣因土司事件係督臣主政未便率准當即諭以俟請總督示行而伊等又懇請隨臣赴者因即帶領抵鄂齎赴督臣衙門具呈自願呈繳印信號紙委牌等項俱聽督臣酌
奏外臣查恩施所轄諸土介在川東與楚省南北之間遠距武昌二千餘里環繞多崇山峻嶺壤境甚為遼濶奸匪易藏似不宜棄置於疆域之外且伊等相沿土法一切用度悉取給於土民至舍把過事需索更習為常按若經
國法典未有不違犯者今臣以理法訓誡伊等感慕
聖化咸自知土習之非急請歸流實屬天良不時倘不准其所請勢必仍踵覆轍身陷法網轉恐有負
聖主矜恤保全之深恩臣於諸土司及恩施縣之大田支羅等處既經遍歷已悉壤相度籌畫約可建設一府五縣其應設武營文治及一切善後事宜臣俱已創有成局但未

經請
旨不敢冒昧瀆陳倘蒙
俞允臣即當另繕清摺並繪具輿圖進呈
御覽謹將各土弁向化情形先為奏明伏候
聖裁臣謹
奏

雍正十二年七月十五日上摺并圖　本年九月初七日奉　督部院牌開為欽奉
上諭事雍正十二年九月初五日准　吏部咨開雍正十二年八月十六日內閣奉
上諭湖廣土司改土歸流一案乃揔督道桂委令按察使王柔辦理者其建立
府縣營汛添設官弁兵丁及一切善後事宜關係甚為緊要王柔踏勘計
議之後應就近具詳督臣候督臣悉心籌畫酌其可行不可行妥議具題請
旨不但事無歧悞即上司下屬之体統亦當如是也乃王柔屢次具摺直達朕前其
中建置各條未經督臣等公同詳議豈可遽以為準且地方此等重大事件
亦無據臬司一摺而即批發施行之理揣王柔之意必料督臣已有定議將欲
借此一奏將來諸事該後可引為己功以誇耀於衆識見甚屬卑鄙且數年
以來王柔條奏苗疆事件甚多內中不可施行者十居八九孟浪粗疎有忝

十二年七月十五起身

方面之任著嚴行申飭並將所奏各摺悉行發還欽此而此各咨前奉欽遵施行

湖北按察使臣王　跪

奏為奏
聞事竊查湖北地方自入夏以來雨澤調勻早稻業已豐收
晚禾悉皆成熟白叟黃童交慶年登大有此皆我
皇上德盛化神感召
天和之所致也現在武昌米價每石不過七八錢江水安瀾堤工
穩固至湖南永綏等處臣於來鄂官弁詳加詢問亦
俱稱雨暘時若百穀豐稔兵苗綏輯理合一併恭摺
奏
聞仰祈
宸鑒臣謹
奏

為敬陳土疆改設事宜仰祈
睿鑒事竊臣於本年五月內將忠崗等十五土司感慕
聖化公請歸流情形繕摺陳奏并聲明諸土司及恩施等處
臣俱經徧歷相度籌畫約可建設一府五縣倘蒙
俞允臣另摺繪圖進
呈今接邸抄奉有
諭旨俯念輿情准其一併改設所有微臣謬擬善後事宜
除俟部文到日具詳督臣聽其籌酌繕疏具題外謹
將改設府縣營汛畧節另摺開明并繪輿圖恭呈
御覽臣謹
奏

議設府縣清摺

一恩施縣去彝陵六百餘里現今已改諸土司俱附處於恩施之東西南三面應請改建府治以便控制議設
知府一員　經歷一員並司獄務
同知一員　查忠崗老司距恩施二百五十里為容美商販往來要路中隔深林密箐易藏奸匪應請設同知駐劄稽查彈壓分管議設施南縣治及恩施縣以北捕務
通判一員　查唐崖係楚蜀接壤並居散毛與忠路之遼中四面多崇山深箐奸匪易藏應請設通判駐劄稽查彈壓分管議設大田散毛忠路三縣捕務
再查恩施縣有附近之忠孝司及施南屬之粗石茅針龍崆夾壁與東鄉鎮之鵞影塘水田塤等處俱應撥歸恩施為附郭首邑約計週圍九百四十餘里查恩施舊有城垣只須脩補原設　知縣一員　典史一員　教諭一員　訓導一員　今議新改附郭縣務紛繁需員佐理應請添設　縣丞一員　官渡塤設巡檢一員　崔家塤設巡檢一員
一施南東鄉忠建忠崗高羅五處應設一縣約計週圍八百四十餘里查施南可建縣城議設　知縣一員　典史一員　東鄉原設巡檢一員　忠建原設巡檢一員　查乾塤係木冊忠崗高羅等處之通衢應將忠建巡檢駐劄乾塤以資巡防
一散毛木冊東流臘壁大旺卯崗六處應設一縣約計週圍七百六十餘里查散毛之桐子園可建縣城議設
知縣一員　典史一員　大旺設巡檢一員
一大田鎮唐崖龍潭金崗四處應設一縣約計週圍八百三十餘里查大田舊有城址尚須修築議設

知縣一員　典史一員　張家坪設巡檢一員
一忠路沙溪兩司並附近恩施屬之老支羅南平堡等處應設一縣約計周圓九百餘里查忠路司可建縣城議設　知縣一員　典史一員　建南設巡檢一員
南平堡設巡檢一員
一查此連恩施東北四川夔州府屬之建始縣去恩施不過百里地列川江東南其距夔府則三百餘里從前楚者由恩施以達巴東內有扶桃園至楊柳荒等五塘約計百餘里悉借川屬建始地方安設每多呼應不靈之虞查該縣田土插入楚疆者約有十分之七而在蜀界以內者不過十分之三似應將建始一縣撥歸楚省新設之府就近管轄庶聲氣聯絡事權歸一諸凡便於治理但事關兩省疆界除另詳督臣題請
勅下川省督撫委員會勘秉公妥議奏請
聖裁外理合一併陳明

議設營制汛防清摺

一恩施議改府城請設
副將一員　中軍都司一員　千總一員　把總一員帶兵二百五十名駐防

崔家埧把總一員　新支羅把總一員
施州塘外委一員　下營埧外委一員
以上四汛名應設各塘需兵二百四十名
一施南議建縣城請設　守備一員帶兵八十名駐防
忠峒老司千總一員　東鄉鎮原設把總一員
高羅外委一員　忠建鎮改設外委一員
以上四汛及應設各塘需兵二百二十名
一忠路議建縣城請設　守備一員帶兵一百名駐防
建南把總一員　南平堡把總一員　官渡外委一員
以上三汛及應設各塘需兵二百六十名

一大田議建縣城請設　千總一員　帶兵五十名駐防
唐崖把總一員　大埧外委一員　窰王牌外委一員
以上三汛及應設各塘需兵一百八十名
一散毛議建縣城請設　千總一員　帶兵五十名駐防
大旺把總一員　涼水井外委一員
以上二汛及應設各塘需兵一百七十名
通共需兵一千六百名查施州營原有兵六百六十名今應請添兵九百四十名　再查施州營原設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外委三員今既議請設協其各員弁應調應改及酌量移駐之處統聽督臣定議合併陳明

奏為附陳未議事宜照湖北各土司公請歸流仰荷
皇恩俞允從此邊土黎元咸沐
聖化之廣被而永享樂利之弘麻除建設武營文治事宜另
摺陳明外茲就臣目擊該地情形查有堪荒及食鹽
二事急須舉行謹倫陳於後
一荒土亟宜招徠開墾臣親歷各土司境內見可開水田
之處甚多因土人稀少更無愚黔惟知刀耕火種不
諳引泉灌溉之法以致膏壤率多荒棄目今既議建
設文武將來官役需食以及兵丁餉米尤須早為籌畫
庶不致外事採買盤運糜費價腳且查襄鄖兩府
及歸州等處現在奉
旨開墾今各土司既經歸流即與內地無異以臣愚見該地
曠土既多亟宜招徠內地有家室之農民遷移安插以
填實其地即分地給照管業以免日後爭端其於本
地土民更宜教以引水栽插之法悉盡力於稼穡庶容
箐深林俱可以漸開湖墾成田亦倘遇無力農民請於
本省公項內酌量動支借給牛種俟開墾成熟後按例
分年還項仍寬以陞科之期則地利不致拋荒閭閻日見
富庶而官役兵食一切均可取給於本處無待別為籌運矣
一食鹽宜就近增行川引臣查新湖各土司及恩施等處
地列川省之巫山西南一帶與川東地界毗連去雲陽黔
江產鹽處所僅三五日之程通計鹽本腳價每觔不過
二分內外歷來皆食川鹽從未設引今既歸流則戶口已
入版圖籍自應設引行銷官鹽惟是楚省向例均食淮
鹽今新疆議增引鹽淮商自必一力把持承認加課斷
不肯容川鹽入楚彼蓋謂川江順流而下川鹽一入楚境
恐淮鹽必多壅滯有碍通綱
國課藉為口實牢不可破抑知江淮一水通連此在腹內
濱江州縣食淮鹽誠便至新湖土疆地處山僻不通舟
楫一切商販貨物俱用人夫背負及牲口馱載倘全食淮
鹽則由漢口溯流而上運至襄陵一帶其鹽本水腳每
觔已需二分有零再上而歸州已東歷諸險灘更須多
夫挽緯兼進山陸路所需人夫騾腳費更不止加倍每
觔必須價腳五六分方能運至在淮商斷不肯拋五六
分一觔之重本而運赴不能行銷之地即或竭力運至
彼里民又安肯舍二分一觔之輕價而反買五六分一觔
之貴鹽故現今已東食鹽雖經淮商增引加課而淮
鹽實並未行至該地民人仍私食川鹽蓋以楚地行銷
淮引其綱商總聚於漢口分裝悉聽各路水販等買

赴各州縣散賣雖塩觔有不能運赴之地然際此昇平日久生齒繁衍其食塩戶口較往昔加數十倍而有餘新引加增無幾即腹內各州縣儘可於額引之外代為勻銷而裕如此在商家本利毫不虧折但既設淮引而淮塩終不能運至該地若行川塩又屬私販是食淮無塩食川違禁奸宄之輩勢必勾通販私壟斷網利塩價騰貴小民自難免淡食之虞兼川塩窃銷亦於

國課實多遺漏官民均有未便臣愚以為新闢各疆應於建設府縣後飭令該地方官各查明戶口數目約計食塩觔數詳請移咨川省於就近產塩處所加增引額按例行銷則裕

國便民均有裨益至川塩私販只須於彝陵江口原設塩卡巡查堵截不令於水路侵越則別無他虞其於新闢各州縣之陸路崎嶇若多一日之程即多一日搬運之費川塩由山路而遠運內地無異夫淮塩歷險灘而負運山陬脚費數倍於塩本腹內民人又安肯舍賤價之淮塩而反食貴價之川塩是淮塩不因行川引而有病者更為較著則新闢之黎民更自不當因淮商之阻撓而令受食塩之艱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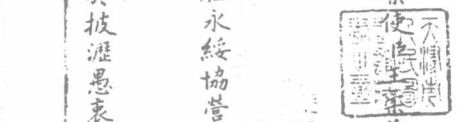
以上二條就臣管窺之見實為至切要務除另詳督

臣聽其籌酌定議外謹繕摺附陳伏祈

聖鑒臣謹

奏

湖北按察使臣王[illegible]為跪



呈

硃批恭謝

聖訓事切臣於上年九月初三日在永綏協營奉到

硃批原摺跪讀

聖訓觀汝有些下愚不移之景又於披瀝愚衷一件

蒙

硃批實可謂思出其位大言不慚也欽此伏念臣賦

質愚魯陶淑未深因於陳奏之處上煩

聖心俯賜警惕臣既感激無地更加愧悚難安但臣

返躬自問時覺

天恩高厚迥逾於常格之外則報効寸心又何得自

域於本分之內是以恪矢愚誠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固不敢稍用機巧[illegible]亦何敢有意

浮夸[illegible]今幸叨蒙

聖訓頻賜裁成臣惟有益加兢業虛衷循理冀無負

我

皇上造就玉成之至意再臣前為據實奏明事一件

奉到

硃批言之督撫着酌定議奏又為奏明邊務事一件

奉到

硃批亦言之督撫欽此臣當即敬錄

硃批並抄原摺密齎督撫聽其酌議又鎮筸紅苗地

方善後事宜一件臣於未奏之先業經具詳合

併陳明今將接奉

硃批原摺拾一件理合跪封呈

進臣謹

奏

87522

湖北按察使臣王柔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於上年六月內因臣父臣王　奉
命前往山東查賑繕摺奏
謝奉
硃批汝父此差深負朕恩處不可枚舉又因臣父仰
荷
皇恩簡授太常寺卿繕摺奏
謝奉
硃批降革陞遷正在未定欽此臣跪讀之下汗流浹
背惶悚無地伏思臣父叠荷
隆恩雖竭蹶圖勉尚慮無以報稱乃於查賑重務不
能仰體
聖懷分應立即罷斥復蒙
皇上俯賜矜全臣愈覺感激難名當即寄字臣父備
頌
天恩高厚迴逾常格臣父子益當洗心滌慮隨事備
省以冀稍贖前愆所有感戴下忱理合繕摺奏
謝伏祈
睿鑒臣謹
奏

湖北按察使臣王柔為恭謝
天恩跪陳愚悃事竊臣謬以菲材仰荷
聖慈畀以苗疆重寄幸蒙
聖訓屢頒敬謹遵循得免隕越臣於上年八月內奉
委兼理永綏[illegible]副將事務於十二月十一日接
到部文欽奉
諭旨授臣湖北按察使之職聞
命自天感激無地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謝
天恩訖隨將副將事務及辰永靖道印務節次交代
署員束裝起行於本年正月十八日抵武昌新
任伏念臬司為通省刑名總滙職守愈大責任
愈重臣惟有仰體我
皇上欽恤之
聖心敬謹辦理但臣每憶自雍正六年春月瞻覲
天顏歷今五載犬馬依戀之私時不能釋從前兩次
陳請未邀
俞允今又何敢再瀆惟是臣材識庸愚刑名更多未
諳不得不跪懇
聖恩准臣赴京引
見俾得跪聆
天訓開啓茅塞庶不致有負
簡用更出自
聖慈之鑒憐臣曷勝戰兢待
命之至臣謹
奏
硃批 不必

湖北按察使臣王柔為奏

聞事臣於上年十二月內未離道任以前徧查辰永靖地方冬季瑞雪應期米價每石不過八九錢苗土新疆俱各安靜寧謐迨歲暮臣由常德長沙於正月十八日抵武昌新任見一路雨雪霑足及二十日節屆驚蟄恰得雷雨農民欣喜咸稱可卜豐年現在武昌米價每石不過一兩理合據實奏明臣謹

奏

湖北按察使臣王柔為敬陳苗民感化情形及現在措置事宜仰祈

聖鑒事竊查六里地方自蒙

恩開闢以來俱各嚮化維穀輸誠恐後[illegible]安耕[illegible]悟熙久在

[illegible]洞鑒之中無庸瀆奏臣於上年冬月間復徧巡各里村寨親見苗民悉歸馴順凡向之荷戈執械日以防仇報冤為事者今俱出入無阻彼此相安鎗刀棄置不用即如近奉

恩旨許令兵苗結親其已完姻之苗女俱自幸有余枕衣履之安且鼓樂迎娶伊父母更欣以為榮而旁觀村寨苗婦因咸以赤足露體為恥是以

苗人等、爭先央媒、樂與兵丁結親、往來歡洽、多
兵苗之相親時。
本計較財禮、臣每見苗民來至營汛、兵則分讓
飲食、苗感兵情、亦各持蔬菜餽贈、大相水乳、此
時我
皇上大和翔洽、德洋恩溥、兵苗俱仰承而胥化也、至
諭協營有奉
旨准存苗糧二十分、為賞勸辦事苗目工食、臣即率
同文武官弁於六里大小各寨、分別苗目等次、
均勻散給、每十寨道漏俱知感戴
天恩、急公踴躍、各行分管約束、已得振衆挈領之要
矣、惟是苗俗崇尚巫鬼、宰牛還愿之積習、牢不
可破、臣仰體
聖心、屢以勿宰耕牛、詳晰開導、伊等亦頗知覺悟、但
據稱若不宰牛、恐鬼祟難脫、近見內地、多有菩
薩廟宇、傳說鐘鼓聲響、鬼多聽聞遠去、懇求建
立廟宇、請供菩薩懸置鐘鼓、以驅逐鬼祟等語、
臣見其敬佛之誠、因迎其機化導、即為相度
地勢、捐俸購買、并與土庀材、建造寺宇、延請禪
僧朝夕焚修、講解輪迴、懺悔、俾知茹素持齋、可
以消災延壽、諒行之數年、苗民不信鬼祟、則宰
牛惡習自除矣、統俟梵宇告成之日、當即恭請
硃批一此舉甚屬可嘉、賜名可以不用。
欽賜嘉名、俾得萬世瞻仰、再六里苗目、向臣悉稱從
前阻隔邊隅、與禽獸無殊、今蒙
皇恩、安官設汛、得見天日、感戴難報、聞知有採辦

萬年吉地木植伊等俱於該地山林查有合抱楠木
急圖恭
進但因不諳河道水運維艱臣見苗民一片血誠
不便壅阻已與督撫言之聽其酌議合併據實
奏
聞伏祈
聖鑒臣謹
奏
為具進獻之說當嫌詞却之汝与督撫臣酌量其木植如果可用給
[illegible]此可以不必者汝等酌量為之如有所需當給以厚價
以厚價酬之為是

四六 湖北按察使臣王柔為敬陳管見仰請
睿裁事竊查火藥一項衝堅擊遠最為利用而防守
此方尤資禦侮寧使萬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
者也臣謹
聖恩莅任苗疆每見黔省咨調湖南兵丁策應俱令
多派鎗手而需用火藥必取給於湖北因湖南
向無藥局其各營火藥又皆存貯無多不敷接
濟臣伏思腹內地方悉有城池倉庫防範宜嚴
其沿海沿邊尤關緊要火藥一項與其約籌於
臨事何如預備於平時與其調撥於他方孰若
取用於本處遠近遲速之間所關匪細且楚省
如此他省可知仰請

皇上勅部、行令各省督撫提鎮、查明各地方險易、酌
定存貯多寡、轉飭各府州縣、會同營汛、查原存
火藥若干、及應須酌添若干、如有多貯之處、准
其均勻移撥、如無存貯、則請動正項置備、每於歲
底、令營員造具實貯冊結、呈請報部查核、庶為
有備無患、誤遇一時需用、更無緩不及事之虞、
再查各處礮位、率多收貯不謹、而淋日曬、每致
銹朽無用、臣愚以為亦應查照地方險易、酌量
多寡數目、勻撥存留、飭令加謹收貯、勿致銹朽、
整飭公備、詳檢軍實之一端也
似亦作戰周密、慎固疆圉之一助也、如果窮堯
可採、伏乞
皇上勅議施行、謹
硃批 言之督撫二臣奏

湖北按察使臣王柔為請定代驗託故之處分
以杜推諉事竊查民間呈報人命悉係本邑印
官相驗無可推諉惟遇印官公出例由佐貳移
請鄰邑印官代驗無如狡猾州縣性耽安逸厭
避凶穢兼恐蹈驗屍不實之例議藉以事非本
屬率多巧為推託或稱一時抱恙不能前往或
稱別有要務不能分身及佐貳接到回文再請
別邑印官往返需時或五六日八九日不等每
至身屍腐變傷痕難據甚且後請之官效尤推
諉輾轉更延時日屍肉潰爛無憑相驗因而屍
親藉命索詐訟棍包攬賄和諸弊叢生狡供百
出遂致非檢不明生死負屈揆厥所由皆因代

驗不赴向未定有處分之例故得任意諉卸也

臣請

勅部定例嗣後州縣官如遇鄰邑佐貳移請代驗人命隨到隨行不許藉稱他故遲緩并將接文及起程時刻於代驗通報文內逐一聲明如有託故推諉及遲延時日者作何分別議處其或一時患病果實將不能代驗情由出具印結并取同城官不致扶同押結通報上司存查設有虛捏詳叅議處至據報人命之佐貳官於移請代驗之時亦即一面報明該管府州查核庶諉卸之弊可杜而屍傷早有確據命案亦易審結矣是否有當

伏乞

皇上睿鑒勅議施行臣謹

奏

硃批 該部議奏

湖北按察使臣王柔為據實奏明事切臣在辰沅靖道任內因辦理苗疆事宜需人協助查有臣之舊屬原任黔陽縣知縣王作人明白老實堪以驅策隨於雍正七年三月內繕摺具奏奉

旨准臣留用歷今四載有餘該員於苗土新疆事務俱隨臣跋涉冀辦寒暑莫避允屬勤慎臣查該員革職之案係因前任叅革知縣武弘登開報

皇賞老婦銀一十五兩零屢喚該家屬未到存貯庫致以不先查首附叅其銀兩隨經解部今臣奉

旨陞任湖北所有新疆事務俱已告竣謹將王作人幫辦勤慎緣由據實陳奏懇請

聖恩可否念其急公微勞准令赴京引見恩出

聖裁伏候

皇上批示謹遵行謹

奏

硃批 詳明該督撫將王作人送部引見可也

湖北按察使臣王　為跪

呈

硃批事竊臣於本年三月二十七日奉到

硃批原摺共四件內有奏明六里苗目急圖恭

進楠木一件奉

硃批此可以不必者汝等酌量為之如有所需當給以

厚價可也又條奏火藥砲位一件奉

硃批言之督撫二臣欽此臣當即敬錄

硃批並抄摺密齎督撫聽其酌議辦理再奏明原任

湖南黔陽縣知縣王作人幫辦邊務一件奉

硃批送部引見欽此除給文該員赴部聽候帶領引

見外所有接奉

硃批原摺理合跪封呈

進臣謹

奏

湖北按察使臣王　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接到家信知臣胞弟王檢中式新科二

甲進士

欽授翰林院庶吉士臣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祗

謝訖伏念臣父王以革職之員仰荷

殊恩歷階卿亦臣以邊隅同知疊膺

宸眷畀以通楚北泉務今臣弟王檢少年新進更蒙

聖主洪慈准令讀書中秘臣一家父子兄弟不識何

修而叨沐

天恩有加無已若此也惟有矢竭悃誠力圖報效并

字囑臣弟通勉學習勤謹行走以仰副我

皇上栽培之至意臣曷勝感戴悚切之至謹

奏

湖北按察使臣王　為奏

聞事竊查湖北地方自入夏以後二麥普收田禾豐熟雜糧亦俱茂盛通省年歲均稱大有惟五月間雨水過於霑足遂遇川江泛漲襄水湧滙六月初間荊堤稍致潰漫江陵監利兩縣低田被淹其高阜仍俱豐收即被水之處從前春麥亦屬倍穫目下水勢漸消再俟涸退堤工便可加築現在武昌米價每石不過七八錢再湖南新闢苗疆凡官弁因公至鄂臣俱留心細詢咸稱兵苗和輯年景豐登昨四月內臣因查催六里建廟工程差人前往永綏於各寨苗目每名俱帶給涼草帽一頂以慰數載之依戀合併奏

聞伏祈

睿鑒臣謹

奏

覽

湖北按察使臣王　為奏明事竊查湖北贖鍰銀兩例係各屬申解臣衙門貯庫其題咨案件聽候部覆彙批搭解若係督撫批斷追貯之項名為外結或動用修造救生船隻及給水手工食或修葢監獄或賞給捕役等項悉屬地方公務詳請督撫批准支銷從不報部但臣查康熙七年五月刑部議覆御史徐旭齡條奏嗣後凡州縣等官自理贖鍰歲底造冊申報臬司查核藩臬自理贖鍰造報督撫查核督撫彙造清冊俟題報到日查核如有折多報少並隱漏等弊該督撫查參治罪等因具題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今湖北從前外結贖鍰悉於本地會

務動用、未經報部、實與原題定例不符、此係臣
衙門經手錢糧、何敢因循緘默、理合奏明、請
勅下督撫嗣後一切外結贖鍰、務於奏銷時、彙造簡
明清冊、將公務動用各項、悉於冊內註明、報部
查核、庶與原題定例相符、并可杜日後侵漏之
弊矣、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臣謹
奏、
此係任內事、洋明
[illegible]
題請。方當今宜。

子十二

湖北按察使臣王　為請定審案報駁核批之
例、以省拖累事、竊照
欽部案件、以及命盜重情、州縣審招解府之時、一面
將供看開造方冊、先行通報、名曰樣招、其州縣
審擬未協之案、經知府駁回、知府審擬未協之
案、經臬司駁回者、各將駁由、通報立案、此現行
之成例也、若即將駁語、與樣招兩相比對、則招擬
之是非、與駁飭之合否、固已洞若觀火矣、乃今
之報駁者、或止云供情可疑、引擬未協、已經駁
飭等語、或全錄駁語、止用驗文申報、而院司衙
門、每將樣招與駁文、置之高閣、不為核其是非、
及至府解司、而司始駁查、司解院、而院始駁飭

其未經到司到院之先、率皆因循怠忽、更或有
所瞻顧、於解到後、藉端苛駁、以致案件不能速結、無辜枉
受拖累、甚非大吏公忠辦事之道、且身我
皇上勤求治理之聖心、臣請嗣後、凡知府駁州縣之
案、令將駁語、改用詳文報司、即取州縣樣招、與
駁語細加確核、將應駁與不應駁、并未及駁到
之處、秉公批示、則案經知府報駁之後、便有成
規、其知府審定解司、亦令將樣招通報督撫、如
尚有情罪未盡允協、及犯証口供、互異、臬司必
須駁審者、亦將駁語詳報督撫、即將知府樣招、
核明批示、則一經解院覆訊、便可立時具題、庶
案件易於速結、而人犯免致拖累矣、是否有當、
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臣謹
奏、
該部議奏。

湖北按察使臣王　為敬陳通裕民食之法仰
請
睿裁事竊照米穀價值秋成糶賣者多自必平減一
值青黃不接、每至昂貴、雖各省倉穀原有存七
糶三之例、但地窄人稠之處恒慮不敷、伏查楚
蜀江浙一水通連、上游產米地方、秋收米價每
石約五六錢多亦不過七錢若於八九月內糴
買存貯待至次年四五月間即在本地價亦長
至一兩以外至若江浙米價每貴至一兩五六
錢不等兵民不無艱食與其價昂而始為計及
訖若先事而預為籌辦也臣請
勅下湖廣江浙等省督撫、於每年秋收之際、查本處
約計該省需米若干

年登大有即酌動正項銀兩照依市價買米存
貯倘本處收成稍歉則確探上游豐收之處差
員領銀前往採買由水路裝載順流而下運回
存貯悉於次年春夏之交比市價每石減一二
錢糶賣所賣銀兩除歸還原項及修建倉廒併
運費外倘有餘剩存為地方公事之用每年造
冊報部查核永以為例如此則借盈補歉而食
米得轉運流通既不致商販閉糶擾價兵民可
免艱食之虞且遞年銀米更換亦無久貯紅朽
之累似於地方稍有裨益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聖鑒採擇施行臣謹
奏
該部議奏 此摺未奉發回係見邸抄

五十

湖北按察使臣王 為請禁各營長支之弊免
致虧缺攤賠事竊查兵餉馬乾例應扣除小建
每季各營差弁請領藩司率將全季餉乾悉照
滿數給領回營存貯名曰長支有於下季請領
時將上季小建扣存銀兩抵作應領正數者亦
有賄通藩司書吏拖延壓捺至數季而尚不扣
清者每致不肖營員任意侵那虧缺一遇事故
離任水落石出於是經手錢粮之弁目事出無奈
往往以甜言好語婉勸闔營代為攤賠分認實
於兵丁不無貽累臣思月建大小頒曆昭然儘
可預為扣清毋庸長支以啟侵蝕之漸請祈
勅部通行各省嗣後按季給發餉乾之時即將小建

銀兩、扣存藩庫、如有書吏、通同受賄、營弁仍前作弊
長支者、查出嚴加治罪、庶營員不致侵蝕那兵丁
永免攤賠之累矣、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該部議奏
此次請
安
朕安

湖北按察使臣王　為跪
呈
硃批、恭謝
聖訓事、竊臣因胞弟王檢、
恩賜翰林繕摺
奏謝、奉
硃批
諭旨、但顧一身、不必牽繫弟兄子姪親友、此即懷私
之窠窟、不可不慎者、欽此、臣跪讀之下、感激難名、
伏念臣以東齊愚陋、仰荷
聖主特達之知、自顧菲材、毫無報稱、惟守此迂拙硜
執、孤立寡援、素叨

宸鑒、茲奉
訓示精嚴、開導諄切、防微杜漸、至密至周、反覆細繹、
臣何人斯、得蒙
皇上天恩、賜以提撕警覺、不致墮入岐趨、欣幸曷既、
且自服官以來、夙慕古純臣風節、每思追步
未能、今得仰承
聖訓、愈信人品心術、實於公私之介、分別人獸關頭、
絲毫難紊、臣惟有益以公忠自勗、
絕去一切牽星縈繫、慎之又慎、不雜一使念慮之間、稍
毫私意、庶幾無有負此身、以仰答
聖主之知遇於萬一耳、所有接奉
硃批原摺五件理合跪封呈
又臣奏明湖北矯傳一摺事現在繕詳、告之督撫、聽其定議、
進、臣謹
奏、
覽應切記者

湖北按察使臣王　為奏
聞事、竊查湖北地方、秋成歲登大有、經臣奏明、兩月
以來、雨水調勻、百物暢遂、通省境內
咸欣萬寶告成、豐穰有變其樂利、蕎豆蔬菜雜糧亦
各成、現在武昌米價、每石不過八九錢、江水以
次涸退、荊堤漸可施工、兵民樂業、地方安和、臣理
合謹據實奏
聞、伏祈
睿鑒、臣謹
奏
覽

湖北按察使臣王　為恭謝

天恩事、臣接閱邸抄、奉

上諭、山東巡撫岳濬奏報、東省解司耗羨、從前因公

動用、條款紛繁、多有浮濫之弊、自雍正六年、經前

任督臣田文鏡、逐一查核應補應銷、分別清楚、此

後凡有動用、皆係地方應辦之項、並無浮濫、茲據

布政司鄭禪寶報稱、歷年耗羨銀兩、現存庫七十

五萬四千兩有零、理合奏聞等語、前據孫國璽奏

報、豫省存庫銀七十萬有零、朕已降諭旨、將豫省

本年地丁錢糧、蠲免四十萬兩、以加惠通省百姓、

今東省亦應一體加恩、蠲免四十萬兩、即以存貯

之耗羨、照數撥補還項、該省督撫、務飭有司、實力

奉行、俾閭閻均霑實惠、倘有不肖官吏、從中作弊、

私徵侵蝕者、一經發覺、定行從重治罪、欽此、臣隨

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祗

謝訖、竊思任土作貢、原屬臣民維正之常經、從前東

省偶被災荒、即蒙

皇上軫念有加、賑濟蠲免、賑濟蠲免、[illegible]至今復以歷年耗

[illegible]節[illegible]浮濫存貯充[illegible]歲本年應徵之錢糧、以

加惠通省、即以存貯之耗羨撥補還項、此不特

取民有制、薄賦稅於閭閻、抑且格外施

恩、沛膏澤於蔀屋、警官吏之從中作弊、嚴再役之侵

力奉行

蝕私徵、萬井嵩呼、千村謳頌、臣生長齊東、睠懷

梁梓、隸食德飲和之列、沐
高厚覆載之恩、感激無涯、賡颺莫
罄、惟有益勵匪躬、
矢圖報効、以仰答
聖主隆施於萬一耳、臣曷勝感戴之至、謹具
奏
聞

覽

湖北按察使臣王　爲再題
天恩准臣歲底赴京引
見事、竊臣自雍正六年春月入覲
天顏、跪聆
聖訓、歷今已隔六載、依戀之忱、時不能釋、查經具摺
奏請引
見、未蒙
俞允、臣又何敢再瀆、惟是臬司一官、爲通省刑名捴
滙、臣以菲材、膺茲重寄、雖兢業自矢、惟知秉理
執法、不敢一毫瞻顧、有失枉縱、而於裁制事宜、
及變通圓融之處、多所未諳、伏思義以制事、理
以制心、臣秉性既多堅執、自必見嫉於衆、此中

權衡之準、諒需調劑之宜、非得瞻叩
霽顏、面聆
天語、則臣之茅塞終無由開、而事之化裁又何能達、
此臣所以不憚再四陳請、而仰懇
聖恩於格外者也、查臣衙門接受積案、臣已趕辦清
楚、不致闒茸、臘底封印、儘有餘暇、案件可無延
誤、且武昌距京不遠、如蒙
皇上允臣所請、臣即於十二月初旬、輕裝減騎從兼程
趨赴
闕廷、跪懇
聖恩、指示一切、開正以後內、便可回任辦事、庶臣數年
之積悃、得以稍紓、而鉅任之仔肩、可免隕越矣、
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謹
奏請
旨
[illegible]

五十一

湖北按察使臣王　為奏明事、竊查湖南永綏
協營、設兵一千六百名、均由外營先後抽撥、
其中多有年貌不符者、臣於道任內兼理副將事
務、曾將不符緣由、通報督提、并飭令都守、逐名
清查造報、繼因陞授湖北日赴任、倉卒、
各冊未據造齊、自應接任副將、催造、惟是營
員舊習、多以粮名年貌、先經達部有案、只可陸續報換、礙難
總造、[illegible]
實在年貌、[illegible]永綏係[illegible]新設[illegible]地不
同、且武備務求實濟、未便留此不符冊籍、致滋
弊、寫實似應飭令該管協營、逐一查造、在實年貌、
造冊[illegible]達部、實於造營有益、為此謹[illegible]

奏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臣謹

奏。

言之猶臣邁柱份行接任副將查遇日也、

湖北按察使臣王　為。奏明事竊臣於本年正月十八日到任、檢查未結積案甚多、其最久者、無過黃安縣通詳吳子先被盜刦殺一案、自雍正七年二月、獲犯鄭興周等到官拖延五載推究其由、則皆緣黃州府叅革知府康忱、始而不能審出實情、誤揭屬員、繼於解府之後、三限已逾、不審不轉、先經督臣一題叅革職、現發武漢二府承審、其吳子先被殺本案、業經臣審明定擬、撫臣具題在案、此外康忱尚有沉擱三十六案、護黃州府事蔣嘉年、於按察使唐繼祖任內、曾經造册報明、次第完結、繼祖以此三十六案、情罪皆輕、又悉已完結、無庸續詳以滋案牘、況

康忱延擱之咎、莫重於吳子先一案、已經參究、
按二事俱發從重論之律、更不待舍重就輕、再
為搜剔也、乃康忱復有於黃安縣錢丁銀糧違例市
忠一案、亦經督臣一題參奉
旨交撫臣審擬、臣與市政使鍾保、奉檄會訊、康忱以
黃郡共有八屬、倘欲市忠應徧及通府、斷不獨
市忠於黃安一邑等語、嘵嘵置辨、惟自認失察
咎無可辭、及加詰問、而其逞辨愈力、雖在公堂
跪伏、但其詞色之間、與咆哮抗審無異、隨於六
月十七日、會詳督撫請參、在案、理應靜候批示、
十九日、鍾保復以沉擱三十六案叙稿、約臣會
詳、臣因前詳尚未奉批、答以俟批後再酌行、旋於

二十日、督臣批候撫臣核參二十三日撫臣批再會同研
審、按擬詳解、仍將抗違情由、聲明併議、倘再不
悛、立請參究等語、令鍾保已將前情徑奏、奉
旨究審、康忱現在獄、將來督撫二臣審題、自邀
聖鑒、自有洞鑒、臣因康忱三十六案久經完結、而
其逞辨咆哮之處、又已會詳請參、奉有督撫批示、府是以
奏理合恭摺叙明、伏祈
皇上睿鑒、再照臣衙門未結積案、臣自開印至今、已
辦完結過五百餘案、合併陳明、臣謹
奏、
覽

湖北按察使臣王　爲據實陳明事

奏聞

竊臣庸愚、荷蒙

聖恩、畀以刑名重寄務期案件無留積結獄無冤濫民

以副

委任意、從不敢刻意苛求、自矜聰察、無如

楚屬州縣、承審案件多有未能妥協、而且互相

瞻顧、有不得不秉公駁查、及委員另審者、即如

天門縣監生丁址家僕胡曰中之妻吳氏溺死

一案、相驗左曲腋左腿、接連左膝、俱有木器傷、

胡曰中之兄胡友位初供係丁址調姦不從致死、

先據該縣知縣張特進、審稱並無調姦致死情

事、將胡友位照誣告擬絞、由安陸府知府偉璦覆審

解司、署司事漢如道朱濡審轉、經前撫臣王士

俊、以供情可疑、駁飭、另委孝感縣知縣金虞確

審、金虞仍照原擬、招解、臣隨研訊各犯、僉

供實係調姦致死、詰之丁址、不待刑求、自認不

諱、并供縣蠹何有義、誘令打點、又經臣提到

何有義、供出縣幕得賍情由、則是張特進既枉

斷於前、而金虞又瞻顧於後矣、臣因命案例由

縣府成招、當經詳委黃陂縣知縣黃奭中另審、

旋據奭中以陂邑事繁、詳請改委、又經詳委蘄

水縣知縣汪歙確審招解、并聲明前後不能審

由實情、及失察職名、統於招內附參在案、

茲據汪歙審明丁址調姦吳氏致死、及何

有義等指名[illegible]賍俱實、將各犯分別律擬、開列
失察衙役犯贓、不[illegible]審[illegible]實情之[illegible]縣[illegible]縣
張特進、及混照原招率詳之[illegible]縣[illegible]縣金虞
各職名、招解到臣、照例發武昌府核審去訖、此
案從前枉斷瞻狥、將來撫臣題達、[illegible]、法司核
擬之時、
聖明自有洞鑒、其[illegible]供招不符、駁[illegible]另審案件、臣不
敢恙贅、以瀆
聖聽、惟就[illegible]此一案而論、若非駁審、幾至覆盆、但民
冤雖雪、而逞怒[illegible]、臣職司察吏、又何敢少為
察其故、祇緣張特進係督臣保留之員、而此案
又寬假、以取悅於衆、理合據實陳明伏冀
乃由偉璲審轉是以委審各員於伊等有干處
聖意委電達
分之案、或由為遣就、或巧為諉卸、多初不顧
奏、
覽

湖北按察使臣王　為據實奏明事、臣於本年
六月二十八日、奉督臣密札、內開為遵
旨回奏事、[illegible]聞奉
旨邁柱回奏偉璲並無劣蹟緣由一摺、交與該督、會
同巡撫德齡秉公審明具奏、欽此欽遵、行令兩司、
會同各道、秉公審明、會請具奏、等因到臣、隨經
布政使鍾保、訂期會審、臣查督臣原摺內、應審
之事、共有三件、一係徐諤之子徐方弘、招認送
過偉璲銀二百四十兩、杯緞表禮八色、一係監
生夏可俊、告偉璲苛征商稅、一係偉璲署漢陽
府任內、房船稅契銀、多征少解、今既奉
旨審明、自應逐一推究、乃於七月十二日、審期、徐方

弘改供並無呈送偉璟銀兩禮物之事前係畏
刑妄認其前供送銀之徐謂家人方起與收銀
之偉璟家人劉六均未到案臣謂應加研鞫鍾
保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湖北按察使臣王柔為跪

呈

硃批、恭謝

聖訓事、竊臣於本年十月十六日、奉到

硃批原摺共九件、內有覆奏前奉

諭旨、但顧一身、不必牽繫弟兄親友一件、欽奉

硃批、覽、應切記者、臣跪讀之下、益深感激、惟有書紳

銘座、觸目警心、以期無負我

皇上裁成造就之至意、再臣奏明湖南永綏協營兵

丁年貌不符一件、欽奉

硃批、言之督臣、遵即敬錄、面交聽督臣、[illegible]謹將接

奉

硃批原摺九件、跪封呈

進、臣謹

奏、

覽

湖北按察使臣王柔為奏

聞事竊查湖北地方秋收豐稔情形、經臣奏明在案

自入冬以來十一月內曾得微雪天氣暄寒相

間晴雨均勻江水涸退現今武昌米價每石一

兩有零麥苗秀發至湖南新闢苗疆凡有官弁

來鄂臣詳加詢問地方安和寧輯臣謹一併據

實奏

聞

覽

湖北按察使臣王柔為請緩邊土事、竊照容美土
弁田旻如不法、經督臣題參、奉
旨着来京詢問、嗣回該土弁懇請寬限、至今未報起
程、前於十月二十五日、臣接督臣密札、據彝陵
鎮稟稱、容美斑竹園等處土民、男婦三百餘人、
逃出鄖陽關等情、當飭歸巴等州縣安撫去後、

茲於十二月初四日、復接督臣密札、奉有檄問
田旻如、看伊如何回覆、一面就近酌調官兵、詳
籌妥協之
上諭、密抄轉行到臣、欽此、臣查田旻如倚恃土職、恣
意妄行、我
皇上屢加弘宥、仍不悛改、今復蒙
聖恩寬大、暫停革職、着令赴京詢問、理應即日起程、
何得藉詞寬限、如果依期就道、情猶可原、倘仍
復推延、自應加以兵威、使知懲戒、從前永保桑
等處、臣仰承
聖訓、敬謹辦理、並無滋擾、今容美情形、臣久悉其大
緊且現在楚北、更當身任其事、懇請我
皇上准臣揀任辦理、撥帶官兵前壓該境、先於附近
諸土司、宣布我
皇上德威、曉以大義、悉使安靜、絕其附和、即擇能幹
土弁、傳諭田旻如、開其愚蒙、使知覺悟、諒不待
張弓發矢、自可輸誠、倘仍負固執迷、逞其螳臂、
只須分佈附近各營官兵、四路堵截、伊自困於

範圍之內便可設計就擒而使邊土永臻綏靖
也但必事權歸一呼應始靈更懇我
皇上將一切機宜准臣措置調度無致將弁掣肘庶
臣得以悉心籌畫慎重辦理一勞永逸斷不致
有輕率孟浪及遲悞事機之虞耳除經回明督
撫二臣聽候示行外臣謹恭摺奏請伏乞
皇上睿鑒俯賜俞允施行
觀此大有疏氣之景不然仍狂誕至於此極

[illegible]湖北按察使臣王　為再陳管見敬請
睿裁事竊臣前以通裕民食之法請於秋成確探上
游豐收之處差員領銀前往採買至次年青黃
不接之時減價平糶繕摺陳奏業經奉
旨發議惟是豐收地方一經各處差員赴買
恐一時米價昂貴更不得不為籌及臣查
豐收之地其米價未得平減者多因富商大戶
恣意囤積所致若必強之使賣恐有不肖胥役
藉端滋事而需食之民仍未均沾實惠臣再四
思維有不禁自除之法莫善於各省府州縣遍
開常平倉捐穀之例以備積儲以資轉運也蓋
富商大戶蓄積銀穀每思遇開

思例急公上進、秩以開例之地、離鄉寫遠、不能自赴
上納、輒轉托親友順帶色捐、不無多用盤費、且
有被騙重納者、以故率多觀望、今若於各省府
州縣、悉開常平捐穀之例、是本地之人、即於本
地親身上納、既無詐騙、亦免盤費、節省穩便、凡
有米穀之家、無不踴躍一遇豐收之歲、米穀必
半在官而半在民矣、其所收穀石、遇有鄰省差
員赴買、儹銀收貯藩庫、即可碾米撥發領運、則
鄰省採買之員、不必求米穀於市、而止問米穀
於官、自無市價高昂之患、而囤積者、更無所容
其奸、如有謂捐多米貴者、殊不知本地收捐之
穀、即可於本地隨時碾米、減價平糶、更不須遠
謀於他省、尤為捷便、似於通裕民食之計、大有
裨益、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抑臣更有請者、如蒙照常
平捐例收捐、恐穀數過多、就捐者少、請悉照營
田例、款銀穀、酌定穀數、則官生自各樂從、統聽
部議、臣
謹

湖北按察使臣王　為敬陳楚蜀水陸道途之險、請

勅開闢疏鑿、以利攸往事、臣查湖廣入川大路、由彝陵以至簡州、多重山複嶺、草木叢雜、其濱江道路、每係山頂懸崖、窄狹尤甚、下臨不測之淵、倘值坍頹塌崩卸、偪仄尚不盈尺、行人乘騎失足、不但無從救援、即身屍亦難撈獲、至於水路、除川省各灘不計外、即以楚之歸州而論、水大則有拽灘之險、江心大石、橫亘中流、舟行必須迎石而放、將次抵靠、則須急扭頭鉛、從旁瀉下、頃刻數十里、勢不可遏、故唐詩有千里江陵一日還之句、倘操舟毫釐差謬、即撞碰瓦裂、莫可挽留、若水小則又有新灘之險、四面狼牙怪石、中僅溶道一泓、勢更衝激、而湍下則係深坎數丈、形同瀑布、稍一悞觸、雖巨艦立成齏粉、縱舵工水手、十分諳習、亦難保必無舛錯、舟行其間、未有不震心駴目、毛髮竦豎者、臣於雍正元年、在湖南永州府同知任內、奉委解運川餉、陸路而往、水路而回、數濱於危、至今每一念及、輒夢寐驚怖、魂飛天外、近詢之往來蜀中者、亦莫不皆然、每歲每月之間、行人必遭覆溺、貨物每被沉淪、殊堪憫惻、臣查夔關荊關兩處稅課、盈餘倍往昔、則知楚蜀道路、百貨轉輸、商賈絡繹、是此途既為億萬財賦之所關、尤為億萬生靈之所

繫、似應將碍水巨石及灘下陡坎鳩工疏鑿使
平、庶水勢不致過激、舟楫可保無虞、其陸路
之濱江者、則宜酌加改開、寧紆程數日、務使有
實地可凭、方不致悞墮淵阱也、夫當日設險守
國、蓋為割據地利而言、方今天下一家、聲教四
訖、東西南朔、悉在幅員版圖之內、更宜使血脉
流通、周行無滯、臣不揣愚昧、懇請
勅下川湖督撫、飭令夔巫歸巴一帶、水路則估計疏
濬、陸路則另闢坦途、以及蜀省險峻之區、一一
查勘、脩鑿平坦、再如東川出產銅鉛、各省採辦、當由
金沙江而抵重慶、亦多險灘之阻、並請
勅各該省地方官、脩治平坦、不特往來商旅、咸祝我
皇上仁壽萬年、即一切解運輸、亦均資利便矣、再照
各處險灘、在客商以為畏途、而在該地灘夫舟
卸籍放舟為覓利之計、一議濬鑿、勢必以
難開阻撓、至陸路開闢平坦、不免紆程數
日、在地方官因餉鞘所經有備夫護送之
責、惟恐途長、不能即時脫卸、亦必以別無
難開抵塞、此皆懷挾私心、怠惰妄靡
之輩、臣稔悉其弊、更不得不預為陳明、伏乞
聖鑒施行、臣謹
奏
觀此屢次之奏、皆狂妄不經、莫非有疵症耶、豈有捴不計
其可否、君父之前任意乱道、是何理也、觀此以有不柰閑
之病、盍浪之極。

湖北按察使臣王　為敬陳管見事、竊查私鑄、律禁綦嚴、而江安楚豫各省連界地方、仍不能盡絕者、則以制錢尚少、不能遍處流通、故私錢猶有雜用之處也、欲絕其弊、務須多為鼓鑄、使官錢充足、而私錢自除、惟是制錢工本浩大、各省銅鉛、轉運維艱、自難悉為鼓鑄、似宜擇適中之地、開爐辦理、使制錢四面流通、兼須節省工本、則莫便於武昌也、臣訪聞鼓鑄之法、每紅銅百觔、白鉛百觔、共鑄得制錢二十千零八百文、內除人工雜項三千一百一十四文、實淨得錢十七千六百八十六文、以運京價脚而論、銅每百觔、約需十七兩五錢、鉛每百觔、約需九兩二錢、是費銀二十六兩七錢之多、而所得錢文尚不及十八千、值銀不及二十兩、如積數千萬吊而計之、其貼賠銀兩、不下數百萬、

國家經費、詎可不酌籌慎重乎、查楚省採買雲南銅價、每百觔交藩庫銀十三兩、臣前據永綏協副將張崔面言、伊於雲南遊擊任內、辦理東川廠務、礦商所得賣價、每百觔不過八九兩、自東川而至武昌、水陸運脚不過二兩五錢、通計價脚二項不過十二兩、其雲南藩庫、收價十三兩、於中不無浮費、且責令楚員赴買、滇省不無歧視、價必昂貴、宜令滇省廠員、照實在價值、收買開報、勿洋開侵奪、勿短價痛商、即令滇員、運至武昌、交

收、更可節省浮費、至湖南郴桂等州縣、悉出白鉛、每百觔價銀三兩三錢、其滇黔所產白鉛、官買礦商價值、不過三兩、加以運至武昌脚費、總不過四兩有奇、是合銅鉛兩項、需銀不及十八兩、即可得錢十七千六百餘文、絲毫並無賠貼、

將來節省何止百萬

倘蒙

聖恩俞允、於武昌設局、開爐鼓鑄、並請

欽差部員、至楚監督其鑄出之錢、即令江廣豫蜀各省、差員赴楚領回、搭放兵餉、[illegible]、國寶既得流通、私鑄自可淨絕、臣於此事當心已久、聞見頗確、且經再四酌籌、實於

國計民生、兩有裨益、自敢冒昧陳請、如果芻蕘可

採、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臣謹

奏

再滇黔銅鉛利弊、知者多不肯言、臣為

國計攸關、何敢避嫌、合併陳明、

通鑑[illegible]見顏色之諸說、[illegible]

大事、愚頑也。

湖北按察使臣王柔為敬陳管見事竊查各省
叅革旗員有拖欠錢糧者先於任所勒追及至
查無可追然後咨解回旗此相沿之成例也乃
有一種旗員憚於歸旗每藉欠帑為由羈留任
所在伊本身已屬廢員而其十八歲以下子弟
並無正業可務易至遊蕩流於不肖臣思廢員
欠帑若果力能完項不過半年即可清楚如其
力實不敷自必任所無可追抵徒令羈滯外省
既無益於帑項更致子弟廢棄殊負我
皇上培養矜恤之至意臣請
勅部定例嗣後凡外任叅革旗員有應追帑項於審
題定案後勒限半年在原任地方追賠補項如
過半年以後勿論有無報完即令查明家口造
冊起解回旗追補庶旗人廢員子弟不致在外
遊蕩而於侵欠帑項亦不致藉端拖延矣是否
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臣謹
奏

向來外任旗員弓兵定例於叅革後即在任所勒追並而
咨旗查產如果力不能完再咨回該旗追補若定限半
年後勿論有無完報即令起解回旗在該省承追之
員固可以卸責得免考成而虧兵之廢員知定限不
過半年或巧於寄頓故意隱忍以於帑項毫無裨
益且回旗後或又有苦告發覺應行待質之處則
又將咨請解往抑或驗顧膳混一毫無益處不可行者

湖北按察使臣王　為奏明事、案查本年十月
初八日、據南漳縣知縣孫叔諫、通稟內稱、
計叅典史周世榮、於正月內、打傷刑書李緒、經職差
押潛逃、於五月內拏回、因其辱及祖父、當即薄
責、稟府提訊、而世榮又肆口誣蠛等情、隨經督臣檄
行藩司、以世榮已經
計叅例應候文處分、不合罵毆行兇、該縣擅行扑責、
亦屬違例、並如何誣蠛情由、飭令會臣確查、旋
於十七日、據襄陽府知府趙侗敷通詳、孫叔諫、
於上年九月內、指借
計典名色、得受典史周世榮銀十二兩、又先得過生
日禮銀四兩、係揔吏朱若錦經手、又世榮於被
叅不謹之後、打傷刑書李緒、叔諫將世榮鎖押、
迎拏回先責後枷等情、臣即具揭稿、密送藩
司鍾保會行、當據字覆、今早奉督憲面言、此案
已批會同查例、稿內未經聲明、容俟明早面為
商定、次日鍾保至臣署云、總督說、此係叅後反
噬、即日果奉督臣、批仰會同查例詳叅、夫以督
臣之批檄、合之鍾保之面言、則是指此案為反噬也、明
矣、臣查叅後首告、例不准行、但事關行賄受贓、何敢
消滅、兼奉撫臣批飭、查明詳叅、當即轉行該府、至八
月初二日、據該府詳稱、審明朱若錦、供認過贓是實、
援縣教互揭之例、將周世榮并朱若錦等、批解前
來、臣當同鍾保會訊、供詞無異、但孫叔諫未經到案對質、難

以遽定為實、遂將應否
題參究審、抑或先提牀諫到案、發武漢二府、審實
詳參等情、會詳、奉撫臣批、仰速確查詳參、奉督
臣批、仰即飭提到案、發審、[illegible]詳參、
隨即行提孫牀諫、於十月初三日到省、發武漢
二府確審、十一月十六日、據[illegible]等府、轉據江
漢二縣、訊供詳解、臣隨會同署藩司朱濡吊集
覆訊、據朱若錦自供、贓銀係伊中飽、臣恐係賄
囑改供、遂加刑訊、矢口不移、通襄陽府趙侗數
[illegible]省、當復發該府、會同武漢二府、秉公確審、隨
據該府等審稱、贓銀實係朱若錦中飽、會詳前
來、臣等揆之情理、牀諫如果得贓、何敢於
計典內、參揭世榮、而復行枷責、是中飽之供、確有可
信、但牀諫即未得贓、而昏庸失察、違例濫刑、亦
難姑容、當即會詳、請參革職、業經撫臣會疏
題參在案、但係上屆
計典內、行賄之事、有關督臣會核、臣不能以反噬詳
結、未免有觸督臣之怒、所有此案前後情由、相
應據實奏明、伏祈
皇上聖鑒、臣謹
奏、

五十四

湖北按察使臣王柔為奏明事。案據前任襄陽縣知縣、今陞襄陽府同知徐宗奭、通詳一件、為打死弟命事、雍正十年十二月初八日、據縣民陳之捷、指報趙雲成等、於初六夜打死伊弟陳之欽、相驗顋門、右眉叢、左鼻孔、刀傷、左耳輪、右手指、咬傷、腎囊揪傷、訊供未認、經督撫暨前署臬司武漢黃道朱潘批行確審去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據襄陽府趙侗斆詳據徐宗奭、詳稱審明趙雲成、並未殺死陳之欽、請行保釋、另緝正兇、臣查核原卷、初六夜趙雲成、同陳弘聖等、至陳之捷家報信、云之欽身死、之捷即云、必是趙家人打死、雲成隨即跑避、情有可疑、駁令確審、九月二十三日、據該府詳據署襄陽縣張鍾秀、請照原詳、將趙雲成保釋、報叅仇盜未明、臣查閱詳內、敘有陳之捷、在府告詞內稱前縣審訊雲成曾經供認等語、何以前詳刪除、不無疑竇、又即駁審、十一月初八日、據該府詳解前來、臣隨親訊趙雲成、始猶狡飾、略加究詰、便稱求提趙士奇到案、冤就伸了、當即飛提趙士奇質對、據雲成供、士奇從前打死陳淑玉、賄買仵作、用藥掩傷、捏稱中毒、被陳之欽、擦去敷藥、驗出傷痕、問成絞罪、買通屍親、假做獨子留養、所以懷恨、去年十月十三日、拏十五兩銀子與小的、要小的同去殺害、至十二月初六夜、殺死陳之

欽是他帶的一把小刀殺的腎囊的傷也是趙
士奇揪的而屍兄陳之捷亦稱陳之欽從前為
堂兄陳淑玉被趙士奇打死帶領陳子玉告狀
及擦洗屍傷是實訊據趙士奇雖不認謀殺陳
之欽情事而假捏獨子留養之處則自稱係用
銀六十兩買陳家出結且將有兄趙士璧有弟
趙士璜直認不諱隨查舊卷亦係徐宗奭任內
據陳子玉告趙士奇於八年十月十九日打死
伊兄陳淑玉驗有眼胞腎囊二傷將趙士奇擬
絞以該犯之母薛氏年七十二歲家無次丁附
請留養九年七月內准到部文奉
旨趙士奇從寬免死減等發落准留養親經前臬司
唐繼祖欽遵轉行在案臣思趙士奇從前打死
陳淑玉被陳之欽洗傷擬抵賄捏留養則其懷
恨之欽黑夜殺害似為情之所有且該犯既非
獨子則前案亦難寬縱除駁發該府將趙士奇
假捏賄買各情一併審明取應參各職名分案
招解并報明督撫外但此案有干從前承審出
結各官處分而徐宗奭又係督臣題陞之員臣
益將不免於嫌怨理合預為奏明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公則何妨
伪於而後移自應觸忌不益觸忌矣如前摺批諭

五十五 湖北按察使臣王　為瀝陳苦衷、跪懇
天鑒事、竊臣自六年春、陞授道員、蒙
皇上特恩、着臣摺奏、臣惟感
高厚難酬、凡事關
國計民生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未免觸督臣之
避忌、積恨日久、但從前處苗疆、猶不過牌票文
案之間、受其斥辱、臣何敢瑣瀆。今臣仰荷
聖恩、陞任湖北臬司、惟知謹守理法、凡遇事案、有情
罪可疑者、臣俱詳加究訊、一經審出冤抑、則
承審各官、均有處分、而保薦之上司、亦有干
碍、督臣不無蓄怨在心、近復因偉瓔受賄一事、
臣以案多疑竇、不能瞻顧阿從、於會詳未敢書
行、益致督臣怒不可解、遇事尋釁、如臣所奏贖
鍰一事、奉
硃批、此汝任內事、告之督撫、定議題請、臣當具詳、
而督臣即斥臣為多事、更如兵餉小建一事、經
臣具奏、而督臣復厲言變色、將臣痛加詈辱、臣
惟為念
朝廷莫如爵、倘稍露詞色、督臣必謫臣以倚恃
君恩、目無國法、致臣難以自剖、是以俯首忍受、笑
面相迎、孰意見臣順受不抗、習以為常、於僚屬
同見之際、有議論未合者、輒肆行怒罵、幾視臣
同奴隸、臣竊思督臣喜受文武餽送、而臣獨
不能逢迎、督臣喜屬員遇事阿從、而臣獨不能

瞻顧、督臣每事自立臆見、欲人迎合、稍拂其意、即多方捏誣、而臣於審轉之案、獨不敢自昧天良、是臣與督臣、直如冰炭水火、臣既不能曲就、勢必受罵無休、但臣職任提刑、為通省各府州縣之表率、似此屢遭挫辱、而竟一味忍氣吞聲、臣亦幾成陰險小人、觀瞻不雅、我

皇上亦何樂有此無品之臣耶、所有屢辱難受屈衷、不得不跪懇

聖慈之垂憐、臣曷勝惶恐待

命之至、謹

奏、

[illegible]

五月十二起身 [illegible] 六月廿三回

湖北按察使臣王　為跪

呈

硃批、恭謝

聖訓事、竊臣於本年二月初十日、在容美舊[illegible]奉

到

硃批奏摺十件、臣跪讀之下、汗流頰背、伏思臣以東

齊鄙陋、愚蠢性成、凡直抒忱悃、[illegible]

每多[illegible]粗疎之失、[illegible]清夜捫心、抱慚無地、乃

蒙

聖主天恩、以臣尚肯實力、將臣一切[illegible]荒謬之處、

[illegible]加嚴譴、復多方

訓誨

[illegible]以示警惕、臣不識何修、而叨荷

聖慈提命諄切若此也、倘再不加修省、則是自甘暴
棄、臣惟有細心體貼、夙夜敬慎、力改前非、以仰
副我
皇上裁成之大德耳、所有原奉
硃批、理合跪封、呈
進、臣曷勝激切屏營之至、謹
奏

湖北按察使臣王　為奏
聞事、竊查湖北地方、自春交夏、雨澤霑足、二麥豐收、
田禾次第栽插、甚覺秀茂、江水平穩、現在武昌
米價、每石不過一兩、再臣因查勘恩施所轄各
土司地方、經過湖南永順之龍山縣邊界、見田
土開闢、人民樂業、兼聞永綏一帶、雨水調勻、兵
民寧輯、理合一併奏
聞、仰慰
聖懷、臣謹
奏

湖北按察使臣王　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奉委辦理改土事宜、於四月十一日旋
至襄陵州地方、接閱邸抄、為請禁各營長支之
弊等事一案、奉
旨據萬柱奏稱、楚省各營請領俸餉銀米、歷來扣除
小建、今王柔乃奏不扣小建、滿領滋弊、所有王柔
妄奏之處、請勅部議處等語、王柔前奏扣存小建
銀兩、係請通行各省之事、非專指楚省而言、今各
省尚未將有無坐扣之處查明、而萬柱即遽以王
柔為妄奏題參、未免尚早、王柔着暫停文部、該部
知道、欽此、臣敬讀之下、不覺感激涕零、捫衷自問、
皆由臣賦性粗疎、疎於檢點、不能善事上官之
所自取、方且愧悔無地、乃蒙
聖慈格外寬宥、是微臣之愚衷、無待剖白、早荷
聖明洞鑒、臣惟有遇事益加詳慎、不敢稍涉輕率、有
負我
皇上屢賜矜全之至意、除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謝外、謹緝摺恭謝
天恩、伏祈
睿鑒、臣謹
奏

湖北按察使臣王　為

奏明事、竊臣於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督臣檄委、會同荊州道姜邵湘、前往（前往彝陵州）彝陵辦理（容美）一切善後事宜、將臬司印務、暫委武昌府知府馬靈阿護理、臣即檢查各案件、交代清楚、於二十六日、輕裝減從、星夜前往、至本年正月初五日抵彝陵州、先即（委員張）示宣布

皇仁、曉諭土衆各安生理去後、隨會商彝陵鎮臣治大雄、派撥遊擊守備各一員、千把六員、帶兵五百名、陸續前往、分佈、（以便）（復）因容美田多蕉蕪米穀出產稀少、兵食全資外運、隨於附近之長陽宜都巴東等縣、派撥粮運、催趲就緒、臣等即於正月十八日、自彝起程、由長陽（縣）所轄之漁洋關前進、至二十九日、抵容美之中府、山勢險峻、多羊腸鳥道、而該地土民、夾路歡迎、莫不感頌

皇恩、咸慶更生之樂、臣等俱一一撫慰安業、并將田旻如從前苦累悉刻（諸）弊、槩行革（除）隨查點旻如家口、及一切違禁鎗砲等項、封貯冊報、復遍歷大崖鄖陽奇峰各關隘、逐一親加查勘、分佈各路塘汛、計容美四至疆界、約共幅幀一千五百餘里、及查各村寨烟戶、僅二千三百八十餘戶、稽其男婦老幼大小、不過一萬一千四百餘口、皆緣旻如平素貪殘暴虐、以致民不聊生、戶口卒多潛逃散、今一聞歸流、皆欣然思還故里、

其深林密箐、與荒蕪田土、將來可漸開闢、臣與
道臣姜邵湘相度形勢、擬於[illegible]中府、設
知州一員、吏目一員、五里坪、設州同一員、北府
設巡檢一員、[illegible]、再於五峰司、設知縣一
員、典史一員、[illegible]將長陽縣屬之漁洋關設巡檢
一員、劃歸新設之縣管理、更於[illegible]適中之
灣潭地方、設同知一員、就近稽查彈壓、其營
制則擬設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
四員、兵丁七百名、分佈操防、遊擊與知州同
駐中府、守備與同知均駐灣潭[illegible]歸彝陵
鎮臣兼轄、查容美土司、舊係荊州府管轄、
但荊郡遠在東北、中隔長陽、宜都、枝江、松滋、

四縣[illegible]、至去彝陵、則僅隔長陽一縣、且彝
陵[illegible]為楚蜀水陸咽喉、設有重鎮、城郭亦
甚寬敞、而歸州巴東興山長陽等縣、又皆
附近[illegible]、若於彝陵建設府治、改彝陵州為
附郭之縣、將歸州改去直隸、併巴興長三縣、
及容美[illegible]設之一州一縣、悉隸新府管轄、再
查巴東所屬之勸農亭、距縣二百餘里、荒僻
窵遠、山勢遼闊、易藏奸匪、應請設通判一員、
駐劄其地、管理捕務、如此分設管轄、則地界
[illegible]郡城扼要、一切便於治理、至歸州所屬之
恩施縣、管轄十八土司、遠處西南、地甚廣闊、
儘可建設一府五縣、[illegible]現在諸土

司[illegible]現在呈請改土歸流、臣更另摺陳奏、再
查長陽所屬之漁洋關、遠處該縣之南、相距
百有餘里、為容美五峰出入要路、今五峯議
設縣治、將來漁洋關、即為水陸通衢、應請設
巡檢一員、稽查防範、即撥歸議設之新縣就
近管轄、又容美大崖關外、即湖南澧州所屬之
慈利縣界、其白果樹山羊隘、皆遠距該縣三
百餘里、鞭長莫及、從前漢土攸分、經界區別、今
既設流、則楚屬南北、皆為內地、兼山羊隘現有
河道、而容美境內不通舟楫、請將附近大崖
關五十里以內地方、撥歸容美議設之新州
管理、則在慈利無窵遠難治之虞、而在容美
更得通商運粮之便、至現在容美地方事務、
現有督臣檄委之安陸府通判毛峻德、及枝江縣
知縣傅埰、并揀選佐雜人員、在彼料理、查毛峻
德向任苗疆、素稱諳練、傅埰甚悉該地情形、臣更敬以
接任之方務期寬嚴得中[illegible]諸事敬慎办理鎮靜彈壓勿負
民相安地方甚為寧謐、臣於四月二十三日回至
武昌將容美事宜、又面與督臣再四酌議、定有
成局、現在會詳、聽督臣核明
題達、所有查勘辦理過緣由、理合奏明、併繪具
輿圖呈
進、伏祈
皇上睿鑒、再照臬司印務、已於四月二十四日、准署
司事襄陽道魯之裕、移交到臣、業經接受
辦理、合併奏明、臣謹
奏

湖北按察使臣王　為

奏明事、竊查田旻如在日、僭越多端、心存不軌、招納妖僧邪道、燒丹煉汞、除經督臣參奏各款、無庸贅叙外、近復拿獲旻如門客匪類劉璽、趙打虎、劉安太等、審係傾銷假銀、及拳棒端公邪術、大槩俱係詭托誘騙之徒、現在按律究擬、又有脫逃之吳金枝一犯、訊據土目向日芳等、僉供該犯年約三十餘歲、原係無賴遊僧、雍正九年、隨趙打虎進司、皆呼為陳和尚、後忽稱姓吳、自云係逆賊吳三桂之孫、吳應熊之子、山東江南都有伊兵馬、旻如令其還俗、給以族人之女田氏為妻、已生有幼子、上年九月間、旻如差向應時同金枝往各處招兵、則皆毫無影響、金枝遂中途逃匿、已據向應時投首、赴督臣衙門發司訊供羈候、查金枝妻子尚在容美、業經解省收禁、惟金枝本身未獲、臣思吳逆殲滅五十餘年、豈復尚存餘孽、其為假哄誆騙顯然、但該犯胆敢自認逆種、情狀叵測、不敢以事涉荒唐、稍為忽視、除經差撥員役、帶同認識該犯之人、四路查拿、並懸賞緝捕、務期弋獲外、理合奏明、臣謹

奏

湖北按察使臣王　為

奏明邊土向化情形、仰祈

睿鑒事、竊查湖北西南一帶、環繞十八土司、均屬恩施縣管轄、地方三千餘里、內忠建東鄉二司、已經歸流、施南一司、現在改土、臣因辦理容美善後事宜、必得查勘周遍、方可以佈全局、隨於三月十二日、自容美起程、前往清查各地界、即於經過各土司地方、宣揚我

皇上惠愛邊民、一視同仁之至意、詳晰開導、令其加意撫綏、若仍踵科歛殘虐之舊習、勢必有干功令、後悔無及、隨據忠峒宣撫司田光祖、同長子田邦畿、散毛宣撫司覃煊、忠路安撫司覃梓楚、高羅安撫司田昭、木冊長官司田應鼎、唐崖司護理田氏、大旺安撫司田正元、金峝安撫司覃士英、東流長官司田堯封、臘壁長官司田豐疆、忠孝安撫司田璋、龍潭司護理黃氏、貴龍卯峒安撫司向舜、百戶向權等、沙溪司董[illegible]、自近年以來、永桑保六里等處、苗土均沾

聖化、安官設汛、無一人不得其所、鄰近土衆、莫不聞風嚮慕、皈依恐後、且弁等山野、不通律例、平日相沿土習、不合於

國法者甚多、兼昔年屢遭容美擄掠、人戶凋殘、因招窮民填實、以致漢土雜處、奸良不一、倍難約束、弁等愚昧、實不勝任、倘不早請安官設汛、日

後子孫不肖、或舍把滋擾、必致貽悞地方、在土
弁身家本不足惜、而有負
皇上生全之大德、弁等死有餘辜、惟有急懇改土歸
流、俾得息肩卸責、庶不致自罹罪戾、凡弁等之
老病者、情愿退守田廬墳墓、耕鑿安生、以輸
國賦、其年力尚强、及子弟之精壯、可供奔走者、願隨
標効力、以竭犬馬、惟懇免其遷徙異地、流離失
所、各願造具戶口數冊、呈請附入版圖前來、臣
因土司事件、係督臣主政、未便率准、當
即諭以候請總督示行、而伊等又懇請隨臣赴省、
因即帶領抵鄂、齎赴督臣衙門具呈、自願呈繳
印信號紙委牌等項、統聽督臣酌

題奏外、臣查恩施所轄諸土、介在川東與楚省南
北之間、遠距武昌二千餘里、環繞多崇山峻嶺、壤境甚為遼濶、奸匪
易藏、似不宜棄置於疆域之外、且伊等相沿土
法、一切用度、悉取給於土民、至舍把遇事需索、
更習為故常、技不惟若繩以
國典、未有不違犯者、今臣以理法訓誡、伊等感慕自
知土習之非、感恩向化、輸誠實屬天良不昧、倘
不准其所請、勢必仍蹈覆轍、身陷法網、轉恐有負
聖主矜恤保全之深恩、
皇上[illegible]臣於諸
土司及恩施縣之大田支羅等處既經遍歷、已
悉為相度籌畫、約可建設一府五縣、其應設武

營文治、及一切善後事宜、臣俱已創有成局、但
未經請
旨、不敢冒昧濱陳、倘蒙
俞允、臣即當另繕清摺、並繪具輿圖、進呈
御覽、謹將各土弁向化情形、先為奏明、伏候
聖裁、臣謹
奏

前三摺未批後三摺併請
安摺留中

湖北按察使臣王　跪
奏、為
奏
聞事、窃查湖北地方、自入夏以來、雨澤調勻、早稻
業已豐收、晚禾悉皆成熟、白叟黃童、交慶年
登大有、此皆我
皇上德盛化神、感召
天和之所致也、現在武昌米價、每石不過七八錢、江水
安瀾、堤工穩固、至湖南永綏等處、臣於來鄂
官弁、詳加詢問、亦俱稱雨暘時若、百穀豐稔、
兵苗綏輯、理合一併恭摺
奏
聞、仰祈
宸鑒、臣謹
奏

湖北按察使臣王　跪

奏、為敬陳土疆改設事宜、仰祈

睿鑒事、竊臣於本年五月內、將忠尚等十五土司、感

慕

聖化、公請歸流情形、繕摺陳奏、并聲明諸土司及恩

施等處、臣俱經過歷、相度籌畫、約可建設一府

五縣、備蒙

俞允、臣另摺繪圖進

呈、今接部抄、奉有

諭旨、倘念輿情、准其一併改設、所有微臣謬擬善後

事宜、除俟部文到日、具詳督臣、聽其籌酌、繕疏

具題外、謹將改設府縣營汛畧節、另摺開明、并

繪輿圖、恭呈

御覽、臣謹

奏、

議設府縣清摺

一恩施縣去彝陵六百餘里、現今已改諸土司、俱附處於恩施之東西南三面、應請改建府治、以便控制、議設

知府一員　經歷一員兼司獄務

同知一員查忠尚老司、距恩施二百五十里、為容美商販往來要路、中隔深林密箐、易藏奸匪、應請設同知駐劄、稽查彈壓、分管議設施南縣治、及恩施縣以北捕務、

通判一員查唐崖係楚蜀接壤、兼居散毛與忠路之適中、四面多崇山深箐、奸匪易藏、應請設通判駐劄、稽查彈壓、分管議設大田散毛忠路三縣捕務、

再查恩施縣有附近之忠孝司、及施南屬之粗石、茅針、龍崆、夾壁、東鄉鎮之鵞影塘、水田垻等處、俱應撥歸恩施、為附郭首邑、約計週圍九百四十餘里、查恩施舊有城垣、只須脩補、原設有

知縣一員　典史一員　教諭一員　訓導一員

今議新設附郭、縣務紛繁、需員佐理、應請添設

縣丞一員、[illegible]、　官渡垻設巡檢一員、

崔家垻設巡檢一員、

一施南東鄉忠建忠尚高羅五處、應設一縣、約計週圍八百四十餘里、查施南可建縣城、議設

知縣一員　　典史一員

東鄉原設巡檢一員　忠建原設巡檢一員查乾坝係木冊忠崗高羅等處之通衢、應將忠建巡檢駐劄乾坝、以資巡防、

一散毛木冊東流臘壁大旺卯崗六處、應設二縣、約計週圍七百六十餘里、查散毛之桐子園、可建縣城、議設

知縣一員　　典史一員

大旺設巡檢一員

一大田鎮唐崖龍潭金崗四處、應設一縣、約計週圍八百三十餘里、查大田舊有城址、尚須修築、議設

知縣一員　　典史一員

張家坪設巡檢一員

一忠路沙溪兩司、並附近恩施屬之老支羅、南平堡等處、應設一縣、約計週圍九百餘里、查忠路司可建縣城、議設

知縣一員　　典史一員

建南設巡檢一員　　南平堡設巡檢一員

一查有毗連恩施東北四川夔州府屬之建始縣、去恩施不過百里、地列川江東南、其距夔府則三百餘里、從前楚省由巴東恩施以達內有核桃園至楊柳菜等界塘、約計百餘里、悉借川屬建始地方安設、每多呼應不靈之虞、查該縣田土、插入楚疆者、約有十分之七、而在蜀界以內者、不

過十分之三、似應將建始一縣、撥歸楚省新設之府、就近管轄、庶聲氣聯絡、事權歸一、諸凡便於治理、但事關兩省疆界、[illegible]、除另詳督臣、題請

勅下川省督撫、委員會勘、秉公妥議奏請

聖裁

奪外理合一併陳奏明、

議設營制汛防清摺

一恩施府議改城請議設

副將一員

中軍都司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一員、帶兵二百五十名駐防、

崔家垻把總一員　新支羅把總一員

施州塘外委一員　下營垻外委一員

以上四汛、及各應設各塘、需兵二百四十名、

一施南縣城議設（議建、請）

守備一員、帶兵八十名駐防、

忠峒老司千總一員　東鄉鎮原設把總一員

高羅外委一員　忠建鎮改設外委一員

以上四汛、及應設各塘、需兵二百二十名、

一忠路縣城議設（議建、請）

守備一員、帶兵一百名駐防、

建南把總一員　南平堡把總一員

官渡外委一員

以上三汛、及應設各塘、需兵二百六十名、

一大田縣城議設（議建、請）

千總一員、帶兵五十名駐防、

唐崖把總一員　大垻外委一員

蠻王牌外委一員

以上三汛、及應設各塘、需兵一百八十名、

一散毛縣城議設（議建、請）

千總一員、帶兵五十名駐防、

大旺把總一員　涼水井外委一員

以上二汛及應設各塘、需兵一百七十名、

通共需兵一千六百名　查施州營原有兵六百六十

四名　今應添兵九百四十名、所有應

再查施州營原設進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

設各塘、俟設立、武員之後、飭令各行酌量

把總四員、其應調應改、及應酌量移駐之處、統

分佈、各員行

聽督臣定議、合併陳明、

湖北按察使臣王　謹

奏為附陳末議事、竊照湖北各土司、公請歸流、仰

荷

皇恩俞允、從此邊土黎元、咸沐

聖化之廣被、而永享樂利之弘庥、除建設武營文治

事宜、另摺陳明外、茲就臣目擊該地情形、查有

開列似不必係陳之字芝頭

墾荒及食鹽二事、[illegible]急須舉行、謹備陳

於後、

一荒土亟宜招徠開墾、臣親歷各土司境內、見可

開水田之處甚多、因土人稀少、更兼愚蠢、惟知

刀耕火種、不諳引泉灌溉之法、以致膏壤率多

荒棄、目今既議建設文武將來官役需食、以及兵丁

餉米、尤須早為籌畫、庶不致外事採買盤運、糜

費價脚、且查襄鄖兩府、及歸州等處、現在奉

旨開墾、今各土司既經歸流、即與內地無異、以臣愚

見、該地曠土既多、亟宜招徠內地有家室之農

民、遷移安插、以填實其地、即分地給照管業、以

免日後爭端、其於本地土民、更宜教以引水栽

插之法、悉盡力於稼穡、庶密箐深林、俱可以漸

開闢、墾成田畝、倘遇無力農民、請于本省公項

內、酌量動支、借給牛種、俟開墾成熟後、按例分

年還項、仍寬以陞科之期、則地利不致拋荒、閭

閻日見富庶、而官役兵食、一切均可取給於本

處、無待別為籌運矣、

一食鹽宜就近增行川引、臣查新闢各土司、及恩施等處、地列川省之巫山西南一帶、與川東地界毗連、去雲陽黔江產鹽處所、僅三五日之程、通計鹽本腳價、每觔不過二分向外、歷來皆食川鹽、從未設引、今既歸流、則戶口已入版籍、自應設引、行銷官鹽、惟是楚省向例、均食淮鹽、今新疆議增引鹽、淮商自必一力把持、承認加課、斷不肯容川鹽入楚、彼益謂川江順流而下、川鹽一入楚境、恐淮鹽必多壅滯、有碍通綱國課、藉為口實、牢不可破、抑知江淮一水通連、此在腹內濱江州縣、食淮誠便、至新闢土疆、地處山僻、不通舟楫、一切商販貨物、俱用人夫背負、及牲口馱載、倘令食淮鹽、則由漢口溯流而上、運至夔陵一帶、其鹽本水腳、每觔已需二分有零、再上而歸州巳東、歷諸險灘、更須多夫挽縴、兼進山陸路、所需人夫騾腳、費更不止加倍、每觔必須價腳五六分、方能運至、在淮商斷不肯拋五六分一觔之重本、而運赴不能行銷之地、即或竭力運至、彼里民又安肯舍二分一觔之輕價、而反買五六分一觔之貴鹽、故現今巳東食鹽、雖經淮商增引加課、而淮鹽實並未行至該地、民人仍私食川鹽、蓋以楚地行銷淮引、其綱商挹聚於漢口分發、惠聽各路水販等、買赴各州縣散賣、雖鹽觔有不能運赴之地、然隆此

昇平日久、生齒繁衍、其食鹽戶口、較往昔加數十倍而有餘、新引加增無幾、即腹內各州縣、儘可於額引之外、代為勻銷而裕如、此在商家本利、毫不虧折、但既設淮引、而淮鹽終不能運至該地、若行川鹽、又屬私販、是食淮無鹽、食川違禁、奸宄之輩、勢必勾通販私、壟斷網利、鹽價騰貴、小民自難免淡食之虞、兼川鹽窃銷、亦於國課實多遺漏、官民均有未便、臣愚以為新闢各疆、應於建設府縣後、飭令該地方官、各查明戶口數目、約計食鹽觔數、詳請移咨川省、於就近產鹽處所、加增引額、按例行銷、則裕國便民、均有裨益、至川鹽私販、只須於彝陵江口、原設鹽卡、巡查堵截、不令於水路侵越、則別無他虞、其於新闢各州縣之陸路崎嶇、若多一日之程、即多一日搬運之費、川鹽由山路而遠運內地、無異夫淮鹽歷險灘而負運山陬、脚費數倍於鹽本、腹內民人、又安肯舍賤價之淮鹽、而反食貴價之川鹽、是淮鹽不因行川引而有病者、更為較著、則新闢之黎民、更自不當因淮商之阻撓而令受食鹽之艱窘也、

以上二條、就臣管窺之見、實為至切要務、除另詳督臣、聽其籌定議外、謹繕摺附陳、伏祈

聖鑒、臣謹

奏

硃批王[illegible]奏摺

雍正六年正月　日

第一○湖南衡永郴道臣王柔謹

奏為敬陳管見事，竊臣一介庸愚，知識短淺，荷蒙

皇上鴻恩，由廳員

特授監司，

殊榮異數，報稱無由，謹將地方情形，素所熟悉，實有裨於

國計民生者，竭盡愚忱，敬抒一得，為我

皇上陳之，

一六里之宜歸瀘也，查乾州六里地方，與保靖土司接壤，尚為該土

司竊據康熙四十九年

題歸乾屬，彼時保靖未經改土，遂隸乾州，其實隔越窵遠，不惟令

盜案件鞭長莫及，而所納苗糧七十餘石，徵收甚難，臣受事之日

親歷查勘，該地方遠距乾州百餘里，中隔紅苗一切事件，難於

遙制，今保靖奉

旨設流，臣愚以為六里地方，宜歸保靖同知，就近管轄，不必遠隸乾

州，六里既歸保靖，則乾州所屬只有鎮溪所一處，其地在瀘

溪縣界內，額收秋屯銀一百餘兩，只宜歸瀘溪管轄，則乾州同

知一缺，似為冗員，至於六里地方，延袤數百里，土苗盤踞，居民絕

少，自臣到任後，設法招民開墾，來者接踵，但逼近紅苗，無兵防衛

勢必為其擾害，臣已詳陳，稽核現批查議，伏懇

勅下楚省酌量險易，添設營汛，不惟鎮壓地方，且以防護開墾之民，其

開墾事宜，即責保靖同知，無理臣身，蒞既久，不敢以離任而謂非

己責也，

一邊營之宜嚴密也，湖南邊徼，[illegible]營汛，形勢，臣曰桑植與湖北容美等土

司接壤，中曰永順，南曰保靖，與乾州六里接壤，悉土苗居住，向

無官兵彈壓，地勢險阻，苗性兇頑，素多劫掠，僻殺之患，今奉

旨改土設流，誠遏暴安民之善策也，但營汛之設，[illegible]相通，不使流通首尾必

須聯絡，今桑植添設副將，而容美等土司未設流官，保靖添設遊

擊，而永順六里未經措置，形勢間隔，聲氣難通，臣愚以為容美

之地，廣於桑植數倍，六里之地，要於永保之區，宜將桑植副將

移於容美，而桑植地方分駐都司，[illegible]千把總者一員，領兵防守

隸彝陵鎮管轄，保靖遊擊，改為副將，移於六里，永順分駐都

87522

司二員千把總各一員保靖土分駐守備一員千把總各一員（各帶）防守銅鼓等鎮管轄如此則沿邊一帶兵勢既重聲威聯絡苗民不敢滋事而其中荒無之地亦可招徠開墾以增國賦而紫窩民查通省兵制合計三萬有餘各管抽派儘可輕用無事令各官駐札衙署村寨出產之地設法與他土無大貴也

一鳥銃之宜勒徵也查沿邊紅苗習用鳥銃凡偷劫牛畜老情若聽兇之其實主追踪捕役得拿甕用（與）拒敵傷人惟命是窮盜安敢大紮罪屢從嚴禁而兇頑成性抗不遵奉流弊日（至）深（至）夜晚偷決不肯輕易獻出（自）請勅下鎮巡酌將備會同文員帶兵勒令徵官如敢藏匿即以私造軍器例立置重典庶一兵徵而庶頑苗懼威兇慈既無地容身永靜矣

一稅關之宜移設也湖南辰州（紅板）壤接黔蜀不統課額稅銀二千四百兩零由來久矣自於去年三月內奉

令清查任事官抽收銀七千餘兩必俟年終約其所得定為成額官商

方安倘若惟是辰州山峻灘急每遇山水暴漲之時地根通岡灯商無里夜陰雨私偷過關無可稽查臣詳查形勢若德水路稍平若南北要衝皆有岡底之險木筏難於往下河泥地方原任貴州行市止若移抵湖北則偷越之弊可杜重今武陵縣龍前私立牙行重行革逐革擇本地殷實良民給與帖令其查報往來底蝨商不得偷越而額稅不致短少至於蓝船自岡底而上免其常德往過若於常德一體征收實為允便一轉移間於稅餉大有裨益矣

一廠利之宜亟興也湖南邊徼地方重山複嶺金銀銅錫鉛鐵所產者不一其靈郴州桂陽等處開採里白兩鉛而其餘封閉者尚多人跡罕到之區亭坑勾通霸役強霸偷控衙弱窮民各往滇廠傭工貿易生計五村民亟用之山澤自有之利取之不竭劃歸地方員弁稽查通融終年經制除傳薪兵糧數大項外賑卹者貧民工有貴與其取資於正供何如無採於土中以佐新

勅下該省督撫查境內產礦地方令有司按實通報選委佐貳按廠分管儘收儘解毋得派諸財戶俾土豪強霸坪傍好民竊

挖，雖未必處處有濟，但得一二有成效者，則往費有濟，數十萬失業之民，得有營生之處矣。謹硫黃之屬，楚產封閉，雖足杜盜賊之利器，然營伍製造火藥，在所必需，本地產礦之鄉，反以重價購買於鄰省，夫天下之人情一也，楚省有偷挖之弊，鄰省現採礦之地，豈不慮及。臣以為處置得宜，惟明明開採，並可以杜盜取祈示開採之令，官發工本募民採取，盡入官局，毋俾私相授受，營伍需用，行文官局支取，照本收價，省費良多，並以施及于不產礦之省，差員持工本領支，裨益者不止本省矣。

右摺

硃批諭旨

王柔陞奏文款

該督撫詳悉商酌，而行應題者具題，應摺奏者具摺奏，以聞。內開採一事，有面諭王柔之旨。

雍正六年十月十二日

湖南辰沅靖道臣王柔為恭 此行寫摺五下

呈

硃批并陳奏宣

旨事竊臣於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摺

奏敬陳管見事當蒙

硃批并奉

俞旨

命臣捧賫玉楚與督撫公看詳悉商酌而行欽此欽遵臣於三月十九日抵武昌恭捧

硃批與督臣邁柱恭看於四月初四日抵長沙恭捧

硃批與撫臣王國棟跪看訖玉臣奉

旨令督臣動帑買田分給餘丁，明食與臣奏請建設兵倉及臣巡查開墾邊土奏懇添給隨防官兵并沿邊鎮營赴長沙請領兵餉，陽有洞庭之險，請將附近州縣應解藩庫錢糧撥給兵餉等事，俱已宣與督臣再原任辰州府知府遲煥，歷年欺隱辰關鼎餘稅課銀兩係與管事家人杜大杜二李大李二及經承張壽元張國寶等通同分蝕臣奉

旨已宣與督撫當即檄飭拘拿查追所有臣欽奉
俞旨緣由理合具摺一併奏
聞臣謹
奏
二〇湖南辰沅靖道臣王柔為恭謝 謹 此行寫摺在下
天恩事竊臣山左庸愚才識鄙陋荷蒙
特授監司重任抵楚之後涓涘未報渡奉
俞旨著臣署理桑植副將同知各印務隨於六月初二日抵桑植
任任事接讀家信知臣父臣王奉
旨補授四川成都府知府繼又接家信知臣弟臣王棪蒙
恩命往河工効力補用當即望
闕叩頭謝
恩伏念臣何人斯一家父子兄弟屢沐
皇恩至優極渥當思
奏謝復恐違例偕妥今因陳
奏開闢苗疆要務特具摺叩謝

天恩稍逞愚忱臣父子兄弟惟思竭盡駑駘努力勤慎以仰報
高厚於萬一矣臣謹
奏
右
摺 十月十一日恭遇 十二月十六日巡邊至永順司地方接到
硃批諭旨
覽奏謝知道了竭力勉為之凡事不可過急太過猶如不及諸凡徐徐
次第為之汝所奏數摺皆大有關係之事朕詳細斟酌另有旨諭
至於未歸流各土司盡數改歸萬萬不可之事再汝任豈不比尋常道
員而督撫議與三百金不通之極已有旨與汝五千金養廉以為犒賞
之需再汝所奏事件若舉行亦非邁柱王國棟此等力量督撫所
能辦理者遇非常之人方可立非常之功此等事倘盡浪舉行而
能收功所關甚巨況湖廣百姓不絕魚點省苗疆正在清理如何又生
得此端凡百且以安靜處之不可輕燥當知朕意少待徐徐次第料
理為上

湖南辰沅靖道臣王柔為籌畫邊疆要務備瀝愚忱跪懇

聖恩乾斷事竊臣庸愚陋質仰蒙
皇上委畀開闢苗疆重任啣
命以來朝夕悚惕極思出力報効以上荅
高厚深恩自臣六月抵任以來親歷邊土情形博採輿論將六里保靖永順桑
植地方議設建治立營規模并一切應行事宜臣已諮議數保業經
移會布按兩司候詳請督撫核
題惟俟奉有
俞旨到日遵奉施行謹將臣議應行事宜敬摘大略并建治立營處所
與應設官兵數目另具清摺二合恭呈
御覽臣更有請者我
皇上撫有萬邦薄海內外一視同仁凡苗土地方悉欲使無一夫不獲其
所並非利其地土民人但臣查得六里與保永桑等處地方北連湖
北之容美併諸小土司西接四川之酉陽地壩邑梅與黔省之平頭
烏羅等土司以分省而論係楚蜀黔各省之邊徼合楚蜀黔而觀實
間居三省之腹內其地雖處重山複嶺之中而幅員萬有餘里若就
其中田土已熟者清查未墾者開闢則國賦可增數萬而生齒之

養賴自此無窮是為
國家之封疆界址計萬不可聽土司之盤踞而任其荒廢阻隔也查
現今已經改土者十分之四未經改土者尚有十分之六其已改者雖議
設文武各官駐劄彈壓然僅可防範已改之土司而未改之土司係彼自
行管理無憑稽查且土民頑蠢情性不齊易於煽動倘嗣後文武
各官稍有怠逸彼土司先頑者勢必乘隙鼓惑致生叵測況查容
美一司其平日之奸惡異常恃廣寄心腹於內地猖狂無忌越南
保永諸司久被殘害且將擄去男丁違法閹割使用慫聲沸騰即
酉陽一司重征苛斂凌虐土民以致越境逃竄田野荒棄至於湖北諸
小土司之頑梗亦悉抄殺無忌無聽容美驅使相助為惡是諸土司
無一良善而土民無一得所者已非一日今保永桑已經改土凡隣境土
民無不引領望救而容美不惟不思歸誠反恃酉陽與為姻親
各小土司受其脅制近訪伊於諸司要約聽絡大有負固觀望
之意至湖南已改之永順桑植其中猶間有毛崗上崗下崗三土
司更屬漢土雜處最易藏奸尤為不便在
皇上恩威遠播諒此螻蟻寧敢稍有跳梁而臣身歷邊徼實有見於

容美酉陽各土司其形勢不當棄置於疆域之外其罪惡尤不可
姑容於天地之間雖容美屬於楚北酉陽隸於川東黔之平頭等司
皆非臣屬內地方然悉係
朝廷疆土臣受
皇上逾格隆恩又何敢從旁歧視使臣隱嘿不言復留此有餘不盡之
孽則今日之開闢固不足以為功而異日之貽累於邊陲者臣罪
竊恐百身莫贖矣每念及此不覺晝夜徬徨寸衷鬱塞臣愚以為
容美一日不除則邊疆不可一日不慮而容美之肆虐無忌者恃
有酉陽及各小土司為之脅從今若得於就近各鎮營量撥官兵帶
領前往先於各小土司宣布
皇上恩威詳細開導諒各小司自必俛首聽命彼既歸誠即時派撥官兵
駐劄該地再移師酉陽宣諭招撫令其向化亦即設官駐兵俾得
有所統攝是容美之黨羽既散性雖兇頑已成孤立於是領兵
壓境順則撫之逆則勦之一勞永逸不獨苗疆之後患除而國賦
可增且楚蜀黔三省聯絡邊境清寧更極亘古未有之宏圖矣
抑臣更有委曲苦衷於識分則不敢冒請於事勢又不得不早陳
於我
皇上之前者將來各土司地方開闢之後經營事屬文臣而招撫之先防衛
必須武備臣等仰體
聖心自當文武和衷相助為理但文武不相統攝凡領兵副遊與臣道職
敵體無所顧忌倘營將弁兵遇有小過即行規戒彼必以為侮嫚
而懷怨心若緘默不言則姑息又適所以養奸及至釀成大過據
實詳揭 題參既上煩
聖主之宸念且更調補授復多需時日必致稽遲邊務況邊徼僻處
窵遠倘遇有倉粹調遣之處又恐領兵者以不敢擅動官兵見阻
若待詳請督撫復移商提鎮則去省城隔遠往返三千餘里動
經月餘事機洩漏貽誤匪輕且酉陽烏羅等司更隸於川黔
管轄萬一於兩省降近邊營有急需應援之處更恐呼應不靈
事益掣肘是臣於官兵既不能約束於內又不能調遣於外倘
至事有違誤在臣一身之處分不足惜而於開闢之重務勢必至
有始無終此臣所為晝夜焦思而寢食不寧者也臣再四籌踏跪
乞

皇上特命總統官一員令開闢邊土之文武官弁聽其約束調遣臣亦受
其驅使并懇
勅賜方略密下楚蜀黔各督撫提鎮一體凜遵庶幾事有責成罪有攸
歸邊務易於奏績而臣仰報
皇上寸心亦可稍盡萬一再臣身膺開闢事務凡差遣官役盤費賞
賚需用甚多臣合家父子兄弟叨沐
皇恩浩蕩時思圖報未盡又何惜夫家貲查臣道署養廉每年合計
三百餘金臣因公務繁多已遣家人回籍措辦但往返萬有餘里
不能旦夕應用跪懇
皇上准臣於湖南藩庫內借支銀三千兩以備需用容臣按照借項銀數
就近繳於東省藩庫庶公私兩濟更戴
皇恩於無既矣臣之今日備晰陳
奏在旁觀者非指臣為多事即議臣為急迫然機不可失時不可
緩是以披肝瀝膽無所避忌干冒
宸嚴并繪楚蜀黔三省交界各土司輿圖一幅進呈
御覽統候

皇上乾斷施行臣謹
奏
湖南辰沅靖道臣王柔謹將六里保靖永順桑植地方議設建治
立營處所并應設官兵數目繕具清摺恭呈
御覽
一六里地方廣袤五百餘里此地係紅苗巢穴查苗人惟知畊種山田
雜糧不曉開濬水田播種稻穀故田土荒
蕪甚多開墾後田
土可出萬有餘畝
文職應設
理苗同知一員駐劄崇山衛照乾鳳兩廳例於本營內撥給把總查
員帶兵一百名跟隨巡查
知縣一員駐劄地名隆團
典史一員隨駐縣治
巡檢一員駐劄地名花園
巡檢一員駐劄地名遷茲河
武職應設
副將一員駐劄崇山衛與議設同知同城
都司一員駐劄隆團與議設知縣同城

守備一員駐劄地名坡頭
千總二員分汛駐防
把總六員分汛駐防
以上共帶兵八百名
一保靖地方廣袤四百餘里查保靖現在田種約計官斗乙千七百餘石計田一萬六百餘畝再加清丈開墾後田畝更可加增
文職應設
知縣一員駐劄保靖司治
典史一員隨駐縣治
巡檢一員駐劄地名張家壩
武職應設
遊擊一員駐劄保靖司治与議設知縣同城
守備一員分汛駐防
千總一員分汛駐防
把總二員分汛駐防
以上共帶兵四百名

一永順地方廣袤三千餘里應分設兩縣查永順現在田種約計官斗一萬石零計田五萬七千七百餘畝再加清丈開墾後田畝更可加增
舊司治東南一帶廣袤一千五百餘里
文職應設
知府一員駐劄舊司治
理苗捕盜同知一員駐劄地名喜鵲營此地係乾州与沅陵瀘溪苗土雜處特議裁乾州同知隨標把總一員原帶兵一百名撥給跟隨巡查
經歷一員隨駐府治
知縣一員駐劄舊司治
典史一員隨駐縣治
巡檢一員駐劄地名田家崗
巡檢一員駐劄地名施溶州俱歸舊司縣治管轄
又永順西北江西寨一帶廣袤一千五百餘里
文職應設
分防捕盜通判一員將桑植同知改為通判駐劄江西寨縣治以便彈壓沿邊各土司
知縣一員駐劄江西寨

典史一員 隨駐縣治

巡檢一員 駐劄地名隆頭歸江西寨縣治管轄

武職應設

副將一員 駐劄永順舊司治與議設知府知縣同城

都司一員 駐劄永順西北之江西寨與議設通判知縣同城

守備一員 駐劄永順東南之旦武營

千總二員 分汛駐防

把總六員 分汛駐防

以上共帶兵八百名

一桑植及現議歸併九谿慈利地方廣袤共五百餘里 查桑植現在田種約計乙百名零加歸併九溪衛慈利縣附近地方田糧再加清丈開墾後田土可出二萬餘畝

文職應設

知縣一員 駐劄地名安福所

典史一員 隨駐縣治

武職應設

遊擊一員 駐劄舊桑植地方

守備一員 駐劄地名安福所與議設知縣同城

千總一員 分汛駐防

把總三員 分汛駐防

以上共帶兵四百名

湖南辰沅靖道臣王柔謹將開闢各苗土應行事宜除已移會布按兩司候詳請督撫核

題臣不敢備錄煩瀆

宸嚴又念新闢之區時屢

聖慮著俟督撫核

題尚稍需時日臣謹先摘大略進呈

御覽

一苗土之治宜倣屯法也保永桑六里等處擬請每縣分為四鄉每鄉分立十社每社分立各邨每邨設長查造戶口丁冊力行保甲每戶令派壯丁一名使三時務農冬日講武俾得兵民相助

一兵數之宜籌畫變通也保永等處地方廣闊需兵頗多且路徑崎嶇官兵遽難熟悉兼土司從前所用土兵悉係強悍

之人一旦革除恐其不安本分擬應仍照土例每名給工食銀六
兩零令其入營當差此項於額兵百名內議除守兵四十名之糧
作給土兵工食之用則一兵之餉可募土兵二名既可安其心志兼
獲嚮導之利
一錢糧之宜請征本色也保永等處水陸道途險阻穀米負運
艱難擬開闢後新設各縣錢糧請令其輸納米穀貯倉按季撥
作兵餉將兵丁應領藩庫餉銀照數扣准正賦
一餘丁之宜預謀安插也保永等處議設各營其移撥駐防目
兵必有跟隨餘丁家口擬應分給荒土替令屯田責成各縣管轄
兼使隨營操演如有技藝優嫻者造冊登記姓名遇缺頂補
一開闢之以得人為急也保永等處建治立營新設文武各官
請於通省內選擇熟練邊情者調補迨事竣之日果著有勞績
造冊詳報查核
題請議敘
一請給養廉以示鼓舞也保永等處議設府廳各官有錢糧刑
名捕盜之責按戶查丁丈量之舉即調委辦理開闢諸務各
員亦有日用需費擬請酌給養廉庶得急公辦事至請添設
鋪司以免累民悞公開濬水陸道路以便官民來往并臣道撥
門請設標兵以資隨巡俱經詳明督撫統候
題請奉
旨施行
湖南辰沅靖道臣王柔為據實奏
聞事欽惟我
皇上天福洽被地運更新臣查得六里與保永桑邊土一帶往時天
氣陰寒收成歉薄據所居土民僉稱每年六月必須夾衣被體至
今年七八月間尚且晴明暄暖可着單衣穀米蔬菜俱得豐收實
屬自古未有之事臣因傳各土頭人前來宣布
皇上福運宏昌以致邊民得遇大有各土頭人俱歡欣踴躍感謝
天恩當即賞給豬酒勉其務本力農安分守業抑臣更有請者在我
皇上臨御萬邦子惠元元本欲使家給人足永享昇平之福然臣以
為食王之土即當供王之賦尊君親上之道更不可不使之家喻而
戶曉也茲查保永桑未改之先該土司俱照烟戶科派錢糧較之田

賦不止加倍其上輸
國課則僅有秋糧名色為數無幾皆係土司自行抽解並非各土民自
照田畝輸納者今各土司既經歸流即與內地民人無異按畝陞
科自應以改土之日為始乃查保柔於去歲改土後其土司從前
所派烟戶錢糧業已革除而土民畊種之田畝却未經清丈起
科仍止輸納秋糧即今永順歸誠其田畝亦尚未清丈臣自六月
抵任後即詳請督撫委員勘丈從經督撫以方在建治立營不
宜滋擾應且緩圖此固督撫小心謹慎之意臣愚以為既經改
土祇緣田畝未曾清丈故兩年俱未輸賦此皆仰沾我
皇上高厚天恩然土民却陰受其福而不知且恐習為固然將來建
治後再與丈量令其按畝納賦或轉致驚疑以為出於意外是
既不知任土作貢之大義又未識
皇上蠲免之殊恩臣不揣愚昧跪懇我
皇上或將保永柔于未經輸賦之處念係向化土民田畝未丈悉令先自
首明准其量輸一半或全
賜豁免統俟督撫委員勘丈後再行按田起科庶沿邊土民既盡感

天恩從前之寬免又咸知將來貢賦之常經德洋恩普歌頌無極臣
例應詳請督撫轉
題但錢糧關係
國課蠲租出自
皇恩若頭行詳請又屬干譽沽名之舉罪益難逭臣輾轉思維毋
不得不披瀝愚衷密陳丹悃祗候
聖裁再查新改邊土地方樹木叢多嵐氣深重故移駐官兵每易
致有感染之虞俟建治後當即召募民人令其砍伐開墾田
土務使嵐氣全除俾官兵得安居樂業共遊化日之舒長矣臣
身歷邊境目覩情形理合據實上
聞臣謹
奏
湖南辰沅靖道臣王柔為檢舉事竊臣先因永順土司彭聖槐攜
化歸誠情愿改土初觀其外貌魁梧生長苗疆意必諳練邊務
是以臣於
陛見時曾冒昧陳奏懇留於苗邊補用今臣在永順地方駐劄兩

月有餘見其才具平庸性耽安逸且不曉兵法紀律查凡苗
邊皆係新闢之區現擬建治設官若將彭肇槐仍留於彼地補
用不獨致營務癈弛兼恐伊永司狡獪之徒或假淺土之議煽
惑愚頑亦未可定不若將彭肇槐遷移內地隸督撫提鎮標
下暫為借補既可令其熟悉營伍兼杜絕宵小游移之念臣
先經冒奏今既自覺錯誤於前又何敢復掩抑於後臣冒奏
之愆理合檢舉伏乞
皇上勅部議處臣陪奏不勝惶悚戰慄之至臣謹
奏

雍正七年正月十三日

三

湖南辰沅靖道臣王柔謹為跪 寫摺在下

奏呈為呈繳

硃批恭謝

天恩事雍正七年前奏恭謝

皇上特授邊疆重任

恩眷無常感激無地凡稍有一得愚衷不敢不悉心陳奏臣於十

月內以開闢苗疆事宜繕摺進

呈臣方且悚懼戰慄惟恐上瀆

宸嚴有負

皇上高厚之德飲食寤寐惶汗靡寧後於十二月十六日在永順跪

天恩下摺疏接

硃批蒙

恩賜五千金養廉以為犒賞之需復蒙

恩賞哈密瓜一簍臣何人斯屢叨

天眷在臣初意本為受

恩深重自應抒力報効故懇請借帑冀以私兩濟即蒙

俞允已屬望外詎意謬承

皇上之 天恩下逮 恩要邀俞以五千金賜臣恭廉臣寤寐輾轉竟

寵錫臣驚喜之下益增愧悔伏思

君上賞賜為臣子者自不敢辭但臣合家父母兄弟俱受

皇上逾格寵榮即竭力急公亦不足仰爾
高厚於萬一乃臣冒請借帑原為辦公竟蒙我
皇上仁恩下逮命以五千金賜臣養廉臣寤寐輾轉覺前此奏請以屬
恃
寵邀
恩有意干求但人臣事君萌此意念則上不可以對天地下不可以質同儉
又安可以事
聖明之主臣今日涓涘未報復過蒙
賞賚殊覺類此實無地以自容矣跪懇我
皇上念臣愚蠢令圖報素志稍盡此微臣查現今桑植保三司開修
道路蓋造營房以及差委官役犒賞正多需費臣即以
皇恩所賞此項銀兩節省辦公俟事竣之日再具清摺奏
聞庶臣犬馬之微忱猶可稍安於寤寐惟祈
聖明鑒原臣復敬繹
硃批諭旨何見我
皇上洞衷睿慮於邊土情形纖微洞悉如天地之函蓋如日月之照

臨非臣愚昧所能窺揣萬一伏讀
聖訓凡事不可過急太過猶如不及諸凡徐徐次第為之此誠
聖主俯恤臣下因人教誨非人子不能得之於慈親而史冊所傳亦
未有如荷寵光如臣之蒙
皇上優容愷惻肫摯周詳若此之有加無已者臣捧讀再四不啻俯
伏
御前親承誥誡俯仰天地激切徬徨臣惟有益加勉勵於桑永保新
闢地方加意撫綏其於現今一切應行之事自揣猶可努力向前
次第料理不敢稍干廑
宸念倘遇有重大事情臣另當恭摺請
旨批示遵行總不敢稍萌自是之念輕躁邀功尤不敢略存自滿
之心偷安暴棄此則臣一點悃忱永矢圖報蚤夜凜凜無刻或
諼者爾臣謹繕摺望所有奏到
聞叩頭恭謝
硃批理合恭繳謹
天恩并跪呈
硃批臣不勝悚惕屏營之至臣謹
奏
右摺 雍正七年三月廿日在府城接到
硃批
覽

五 湖南辰沅靖道臣王柔謹為密陳礮位製關重大跪懇
聖裁事竊惟邦畿為四海之根本直省乃
帝宇之藩籬內外雖分捍衛則臣署桑植副將時接署提督臣
劉世明來文催飭各將營查繳子母砲位內稱
皇上見
聖祖仁皇帝實錄載有山西總兵官金國正題請捐造子母砲一本
不准設立因思
聖祖仁皇帝所降諭旨必另有 聖意從前所議俱屬錯誤令議以王
大臣另行議奏復議得子母砲除原議
盛京寧古塔黑龍江等處仍准設一百位將各省所貯悉行繳部
仰見我
皇上天鑒精詳孝思周密明察無遺但臣身歷永順桑植土司地方
訪有子母砲位隨即於沿邊各苗土嚴行查追是在已改之土
司既製有此砲其餘未改各土司諒必久已私相仿造且臣曾偕
辰協卷案檢閱知辰協軍器庫內存有康熙十九年恢復辰州
於辰龍關之山箐中拾有吳逆遺下似子母砲者九位過山鳥六
位鳥機四位班鳩砲一位又見提臣通行文內有福建提臣石
雲倬曾奏哈密田子地方有子母砲二位目今復接提臣來文
知兩廣督臣孔毓珣亦奏稱彼省有沙砲班鳩砲等器皆仿子
母砲製法不過變換其名臣又檢閱武備志籌海圖編二書
知前明正德時有佛郷機圖入貢將彼地砲製遺留中國遂
有佛郷機之名復經戚繼光仿佛其製擴而大之者所謂發
鑛銃者約而精之者所謂鉛錫銃者查閱佛郷機圖形其
製造體勢短小不若子母砲之衝擊便利然形製實亦相似
且佛郷機本傳造於外洋今奉
俞旨查繳子母砲直省無不凜遵盡行解部但能禁內地之不得存
留而邊外之私相仿造實難以概禁是轉使利器在人深為未
便在
皇上恩威遠播山陬海隅無不重譯來朝固無需此砲位然寧可
萬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臣受
皇上格外天恩特為沿邊沿海地方起見不敢避斧鉞之誅陳嘿不
言倘蒙

皇上俞允飭各邊海鎮營仍留于母砲位令其據實造冊報部嚴飭各鎮營密藏軍器庫內至操演之時按名授給演畢即令貯庫不得輒留營外如遇有損壞待修之處必詳報督提飭委各鎮營將備令本營熟習打造軍器兵丁於營內密地修補毋使地方工匠幫造致令窺見製造之法其於邊外以及各土司有存于母砲位者嚴行查繳倘有隱匿以及私造者查出從重治罪是

聖祖仁皇帝命造于母砲位之利器既不致遺留於邊外更永助

國家防範之威靈此實臣仰思

聖祖仁皇帝之聖心

皇上慎重軍器之至意輾轉籌畫謹抒愚昧管見冒瀆

天嚴可否准行伏候

聖裁臣謹密

奏

硃批諭旨

所奏是從前孔毓珣等亦曾奏請沿海地方仍留于母砲位現命三省督撫會同詳議俟議覆到將汝此奏一併議行

四

湖南辰沅靖道臣王柔謹為密行奏

聞事臣蒙

皇恩於本年五月內委署桑植同知各印務於六月初二日到桑任事

今於十一月十二日新任副將朱文華到桑臣隨即交代清楚因遂起程赴永順保靖各土崗一帶地查於十二月初三日行至永順福洞地方見有粘貼招子上書張官為母聘醫施藥病愈免謝字樣臣心竊疑此等作為或非善類因遂詢問該地土人據云近日見有四人沿邨捨藥貼此招子臣即差役四處訪拿前後陸續拘到許英賢陳世名即盧安臣盧瑞臣劉英士盧安相趙張太等到案懇請

各取口供查該犯等係

來由據盧安臣供小的是江西人於雍正二年到散毛司開油榨房

素常曉得此醫道今年五月間聽說有許英賢同此人到散毛司

小的不在家不曾見他到十月初十許英賢同許世基趙張太劉英士又到散毛司在小的油榨房住下他就邀小的捨藥他說捨藥治好了病也還有謝禮錢小的就出銀一兩買了些藥於十一月初四日同他叫盧瑞臣劉英士挑了藥擔到永順地方捨藥他叫向吃藥的人說是江西廣信府張天師大老爺家為報母親的恩

叫我們出来捨藥治好了病不叫要錢只要感激張大老爺家的恩德給他家傳名又聽見他好許世基說今年三月間張大老爺家僱有四十八個人分往湖廣雲南貴州四川陝西各省捨藥去小的却沒聽見他告訴這些人的姓名只求賞問許英賢等語訊據許英賢供稱奉張天師之姊張易珍命四處捨藥拯濟百姓的又云原係賣藥希圖假借名號欺騙人家錢財的及喚曾經服藥土人田士和李應祖等面詢僉云捨藥並不要錢他說治好了病只要感激張大老爺家的恩典臣因其言多疑竇再四駁詰復據許英賢供稱小的是江西南康府建昌縣人住在唐上村於雍正三年出外賣藥生理於九月裡到雲南阿迷州賣藥在東門外遇見江自得對店居住因同是江西人往来熟識他於夜間邀小的吃酒就向小的說你這樣行醫也沒有什麼大利錢我現替張易珍大老爺家捨藥不如你替我在這各處捨藥多醫好些人每年給你工食銀三十五兩他又問小的從那一路到雲南来的小的對說我從湖廣走来的他就問湖廣湘潭縣有个朱文先他是个禿子慣要錢押寶你曾見来沒有小的說從不認得朱文先昨過湘潭時曾見有个禿子白日押寶黑夜說書不知是他不是江自得說就是他他又對小的說康熙六十一年有張天師姊子張易珍同他七个人商議在本省捨藥到七八月間伊祖墳龍虎山內裂開一石孔易珍遂往觀看忽然不見了七日落後出来德說得了一本書張易珍遂曉得遣雷之法并能於紙上畫一人書一道符照書上念遍呪語燒化了其人即現就可冀將江自得又說他對張易珍說這是有用的兵書不可洩漏因於雍正元年正月十七日在城隍廟裏同從前商議捨藥的七个人宰牛殺馬吃血酒第一个就是江自得江西南康府建昌縣人住在麻潭州平素行醫有三十多歲身長面帶黑色微鬚人瘦第二个是張子明江西南昌府奉新縣人平素教書還曉得算命地理有四十多歲身中面方帶黑色有連鬢鬚人胖聽說他會王通第三个是朱文先江西九江府德化縣人住在馬腹嶺聽說他平素會算命看地理有四十多歲身中而胖面方帶黑色微鬚頸禿還有何子雲劉公俊李次文李文魁四个人這四人小的都不曾見過聽說張易珍與衆人吃過血酒後都給過他們

官職各人就分散各省都裝作捨藥算命看地說書各樣的人
招人去了小的因為生意不濟圖他幾兩工錢就替他在雲南蒙
自縣臨安府石屏州易門縣澂江府寧州曲靖府阿迷州各處捨
藥住了二年到五年八月盡走到石屏州明玉廠上又會見
江自得小的就辭要回家他就對我說他於四年間因魯魁山各
猓猓家爭地方有猓猓頭目李姓家請他去主謀行兵就征
服了普姓方姓還有一个叫和尚家他這四家的猓猓如今都
歸服了他的他還叫小的明年從湖廣岳州荊州夔陵歸州
巴東烏山施州衛大田所及四川黔江縣酉陽司源河司貴州思南
府石阡府龍泉縣遵義府黔西州大定州畢節縣威寧府雲
南霑益州曲靖府祿豐縣弥勒州阿迷州臨安府石屏州過山
下河底的江到魯魁山沿途在人烟多的地方捨藥總不可要人
家的錢只要治好了病叫他們感激張大老爺的恩德後日不
可忘情并叫小的查看這各處路道那裡有什麼河道坡嶺
及營汛官兵駐劄他說將來帶人出雲南要走這些土司他方
到荊州還說張子明現在四川溆州府因烏蒙土官改土之後

他的餘黨都與張子明結連又說何子雲往陝西潼關去劉
公俊往寧夏去都招得有人李次文李文魁在福建臺灣招人朱
文先在湘潭縣合南岳山兩處也招得有人他們招的人數小的實
不知道只聽說還招得不多將來都要到荊州取齊的他又對
小的說雍正二年張易珍得了一个道士叫清一道人曉得法術
合天文地理是海外人小的於去年九月在明玉廠起身同行五
个人有賣藥的許世朝許世基還有江東榮江東號是江自
得一家他曾叫江東榮帶書與張易珍小的不曾看書內
的話大約想是說魯魁山的事江東號在路上對小的說有个李天
華他往北京去招人住了些時因京裏藏身不住也往陝西西安
府招人去了小的於十一月初十日到江西家裏至今年二月盡有江
東榮給小的三十五兩銀子給許世朝許世基劉冠祿各三十五
兩叫劉冠祿帶着藥塘子於三月內由常德鎮遠往雲南
魯魁山送張易珍的回書與江自得去又有劉惟和他也帶有
徒弟往四川去小的與許世朝許世基帶了徒弟趙張太劉
士到湖廣來當三月起身時又聽得江東榮說張易珍招的

人都隱藏在鄱陽湖合龍虎山內他還向小的說你不要走荊
州夔陵合烏山巴東去這條路山坡大得很叫小的走岳州曾市
澧州慈利永定茅岡桑植散毛漫水酉陽公灘婺川思南府
前往雲南去這條路山嶺平河道小人戶多小的因此纔走這
條路的於五月初頭到永定衛於二十邊過桑植司住了五日由
桑植到散毛走各土司地方於七月十五日到酉陽公灘會見
劉惟和他告訴說他今年在常德府七里橋賀家店內往來
又說有何黃道別號何半仙會算命在湖廣朱文先處傳遞
信息朱文先招的人都往南嶽山隱藏去了小的合他同住了兩
三日到十八日就分散了如今不知他往那裏去了小的又聽人說
貴州婺川縣年景饑荒因賦纏不足許世朝就往永定一帶去
了小的同許世基又回到散毛司地方在盧安臣家油榨房住下因
盧安臣也曉得些醫道小的就約他同捨藥醫好了也私自要人
家些錢又帶兩个挑擔的叫盧安相盧瑞臣許世基帶盧安
相趙張太做一路往各土司行醫去小的同盧安臣劉英士盧瑞
臣到這永順猛洞地方捨藥他盧家這些人合小的們的徒弟

都只曉得是給張天師對子家捨藥的他實不曉得這些事情
就是小的的父母在家也不敢向他告說的又據許英賢供稱雲
南江自得去年傳遞信息就是江東榮江東號二人其別省
傳遞信息的人小的不知道這江東榮年有四十多歲面白鬚
長身中而胖江東號年有三十歲身中而瘦面尖黑無鬚都
是江自得一家的人也在南康府建昌縣麻潭洲住劉惟和年
有三十歲面尖白無鬚身矮而瘦南康府建昌縣人在霞洲劉
家販住離小的家不過十數里路許世朝年二十多歲面圓白
無鬚身長而胖許世基年二十多歲面方白無鬚身長不瘦不
胖也是建昌縣人住在白槎邨劉寇祿年紀不過三十歲面長
微麻帶黑色微鬚身長而瘦也是建昌縣人住在雙洲劉家販
何黃道年三十多歲面白而方微鬚身中不胖不瘦妻子姓呂江
西南昌府武寧縣人住在三溪橋是小的平素認得的這些事
情小的都是聽說的別的詳細小的實不知道至盧安臣所供
四十八个人捨藥這是小的們的假話其實沒有這些人各省也
聽說有人去捨藥其人數與姓名小的實在不曉得等語至

訊據廣東巡撫孔毓珣劉英士盧安相趙張太等會供係許英賢等徒弟皆他們把持搶奪不過圖衣食他們醫好人家的病也要人家謝禮錢並別的事情實不知道又據趙張太盧安相供許世基已逃往散毛司地方去了等語臣見其供吐鑿凶不禁寸衷憤激晝夜靡寧故於上年十二月二十日自永順起程於本年四月初八日星赴長沙即面明撫臣隨令臣與布按二司公同審訊與前供無異但撫臣復訊並發臬司審問許英賢供攻前供似屬虛實未定本不應冒昧往奏有煩

宸念但前項供詞如稽更鉅事處各省關係重大倘以日前捉獲趙昭頤事涉匪虛更貽誤不淺臣何敢自慮異日事虛預遲冒奏之罪隱匿不言故特繕摺奏

皇上睿下各省督撫暗行訪拿各犯對質則虛實自明矣謹

奏

硃批諭旨

此事據王國棟訊供似屬荒唐然遇此等事勢不可大意玩忽如此實心為國家留意之忠誠臣嘉之事使屬虛汝有何過似此許英賢者亦斷非安分良民斯不為寬抑無事也一切事但能秉公為之朕保汝一切盡不妨也勉為之

雍正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七 湖南辰沅靖道臣王柔為密行奏

聞事竊臣上年十二月內巡查邊地於永順猛洞地方拿獲許英賢等一案曾經錄取口供一面差役編行嚴猶許英賢所供之許世基許世朝等臣隨即帶許英賢等星赴長沙面明撫臣於正月十三日在長沙業經繕摺奏

聞玉正月二十五日據前差役報稱於湖北散毛司地方拿獲許世基盧士奇許世朝等三名又於湖北施南府宣恩縣地方拿獲許世基許世朝二名俱交辰州府沅陵縣收禁臣當即起程回辰將各犯逐一審訊據許世基供稱上年二月裏小的同許英賢許英姿許世朝許世龍許世貴許世唐趙張太劉英士劉寇祿劉寇祿劉寇祿

法出于一人之口又似乎有確據

華唐他是个裁縫不是行醫的小的们起身由通山縣過湖廣岳州府地方走安鄉華容石门慈利永定茅岡司到散毛司与許英賢他们就分散了許世唐往四川做裁縫去了小的就在木柵司地方行醫賣藥到十一月間又到散毛司来有許英姿許英彥劉寇祿劉冠法都四家去了會着許英賢他就叫小的掛捨藥的招牌說是張天師大老爺家為母聘醫捨藥病愈免謝有人家来取藥叫小的對他說治好了病不要錢叫人家初一十五念阿弥陀佛給張大老爺家傳名人家若問你们有多少人捨藥就對他說有四十八个人在湖廣各土司地方捨藥每人一年給三十六兩銀子安家再遇有人問說是誰人費給工錢的就說是許英賢他往張大老爺家去領藥就帶領工錢来分散的許英賢還有幾句詩詞教与小的待小的寫出来天上下来必有因世間宜假不宜珍萬里江上走一次過後難逢呂洞賓勸君施藥施三年你的母親性命我保全若還不施三年藥性命依舊喪黃泉他說這詩詞是張天師的母親得了中風不語的病幾死了三天有个道人来化緣聽說他母親患病這个道人就說他會醫治張天師就請他給母親醫病吃了一服藥病就好了張天師拿銀子謝他他不肯要道人在他家樓上歇宿就在壁頭上寫有幾句詩詞勸他捨藥這个道人就不見了因就催請我們替張家施藥行好醫好了病不要藥錢謝禮的小的一時誤聽許英賢的話因掛這个招牌這是小的該死至他說這四十八个人的姓名小的實不知道就他說道人題詩勸張天師捨藥的話其虛實正假小的也不曉得只求審問許英賢及再將許英賢從前所供各情由再四駁詰據供小的並不曾得江東榮費給銀子這本是許英賢叫小的向吃藥的人說的假話惟有雍正五年九月裏小的同許英賢從雲南回家在雲南省城許英賢曾對小的說有一个江自得托他帶家信送過他銀子是實的其餘並不知情又據盧士奇供称小的於雍正三年間到散毛司有兄弟们在那裡開油榨房小的就在那裏行醫上年五月裏有許英賢同些人到散毛司住了幾日就去了到十一月裏又到散毛司因約小的同捨藥他告訴小的說是張天師大老爺為母親害病許愿信催請

四十八个醫生在各土司地方捨藥治好了病不要錢叫吃藥的人初一十五念阿彌陀佛給張大老爺家傳名每个醫生給三十六兩工食這都是許英賢叫小的這樣說的其實病好了還要人家謝禮丞別的事情許英賢不曾向小的說小的不知道又據許世朝供稱小的於上年同許英賢他們從家裏出來行醫賣藥走到岳州府地方許英賢告訴小的叫向吃藥的人說是張天師為母聘醫捨藥請我們這些醫生捨藥行好醫好了病不要藥錢每年給三十六兩銀子安家小的並沒有向吃藥的人說這些話也沒有掛招牌其餘別樣事情小的並不曉得等語再有許世龍許世胄審係實不知情臣查許英賢結伴多人且前供情節歷歷似難於同夥隱瞞今許世基等任臣隔別研訊再四僉稱許英賢惟叫伊等掛張宜為母聘醫捨藥病愈免謝招牌并說治好病不要錢與張天師傳名的話其餘許英賢所供別事堅供實不知情則許英賢前供出于一人之口又似無有確據但許英賢是否係聚集多人造言惑衆抑或果係實有別情事處各省難以懸定俟

各省督撫將許英賢供出之江自得張子明等拘獲訊問則虛實自明除將各犯移交按察司質訊相應將臣續獲各犯先訊供緣由具摺奏

聞臣謹密

奏

硃批諭旨 五月十三日拜到

此事朕亦料屬子虛前諭甚明

八 湖南辰沅靖道臣王柔為瀝陳微臣苦衷跪懇

聖鑒事竊臣本山左庸愚賦性粗直自服官以來凡遇職守事件惟思實心辦理不敢稍存瞻徇之念與衆浮沈自欺罔上習得辰州府關鹽木二稅每年額征解銀二千四百餘兩雍正四年前撫臣布蘭泰到任後訪知有加倍之多又經辰州通判蔣燮曾署辰州府篆具稟前撫臣布蘭泰亦有每年羨餘六千餘兩之語前撫臣布蘭泰於雍正五年三月內題委臣監收清查積弊以定一年額征之數臣即將從前關役一切需索例凡遇大地方[illegible]例[illegible]規俱行詳明革除并請徵收則例以便永遠遵行經撫臣

批布政司查議遂據前布政司朱綱詳稱從前辰關徵收款
項原係盡收詳請例有多不盡一難以永循總以木作價若
干兩每兩征稅銀三分當請稽撫咨部并行文知照臣在
案臣因易服裝作客商徧訪向來征收木稅數目據各商
同稱皆係經承經紀臨時估計總按各木該價值若干兩每
兩征稅銀三分臣又細訪各項木價確數詳慎斟酌彙造
清冊以定按價征稅之實數免致將來復滋征多報少之弊
併詳明各上司請行咨部在案至辰關從前之所以征多報少
隱匿盈餘未露者悉以各木價值實數並未開報每遇上司行
查則假捏各木價些微開報掩飾故辰州府與靖州兩屬奸
棍有梁越生鄧玉林江東順楊學文潘國臣等識破此弊更
因辰河灘高急流每遇水發牌行迅速一日可至數百里故
於常德府武陵縣之賣木墟市河洑地方聚集盤踞混冒
商販並非領官票牙行揚稱為客總名目惟勾通奸商多於
水勢長發之時乘陰雨昏夜之際偷關暗渡木簰一抵河洑即
行拆開混雜於舊木叢內無憑稽查因得慣行包攬偷關
漏稅私夥分肥至經征之官有問行追查者彼即指在關征
多報少之弊揚稱出首故歷來受其挾制不敢嚴拿深究迨
自臣清查關稅積弊既據實詳定木價則例凡遇奸商之偷關
漏稅者悉行查追第往回千里不無逃脫之失臣輾轉無奈因
查常德河洑地方為商木聚集發賣之區故從前即有移關
之議彼土棍等恨積弊難容遂於十月間因從前撫藩俱
已陞離乘間赴署布政司事糧道楊馝處以臣虐民逐功紊
亂成章粘單控告但臣前因苗邊事務曾赴湖北謁署稽
臣傅敏彼時見有楚省採買
皇木底冊臣曾得一本因將冊內木價數目比量較對如伊粘單所開
杉木圓圍三尺者捏稱向作價八錢經臣詳作價五兩近查採買
皇木價值則係發銀十兩圓圍四尺者捏稱向作價一兩貳錢經臣詳
作價一十五兩近查採買價值則係發銀二十六兩圓圍五尺者捏稱
向作價三兩五錢經臣詳作價三十三兩近查採買價值則係發銀
四十五兩圓圍六尺者捏稱向作價四兩五錢經臣詳作價五十八兩
近查採買價值則係發銀七十五兩其於圓圍六尺以上者捏稱

向俱照六尺價值征稅今經臣詳定有七八九尺不等其價值
遞加至一百七十兩近查採買價值如圓圓六尺三寸者則已發銀
一百六十兩以此較對則臣詳定之木價實並未嘗加重倘非得
採辦
皇木底冊對証則臣清查關稅積弊之苦衷幾無以自明矣臣當
將此案始末以光棍藐法嚇官阻稅額振
國憲嚴除刁風事通詳各上司在案至今因原告首犯梁越生
逃匿以致懸案未結不料竟滋物議反謂臣于辰關加稅聚
欽恐以後關稅不足難於賠墊故請移關常德貽累他人臣
聞此言不勝驚異然猶恐傳聞之言不可深信及至上年[illegible]月
臣蒙
皇上天恩調臣引
見臣於敬陳管見事內一條奏請移關常德蒙
皇上硃批諭旨該督撫詳悉商酌而行督撫遂即飭行各府查議而
常德知府王葉滋武陵知縣陳沅等朦混捏稱謂移關常
德則木簰自辰至常沿途發賣無從稽查再謂灘河怪石

森嶙黑夜不敢偷放因議移關為斷難舉行之事已經詳准
不知自常德以上皆係產木地方為商民採買之所必於河洑木
市會齊始得發賣從無中途拆賣之事且辰河灘石惟冬月
水淺露出若當水勢長發之時河窄激流每高數丈木簰順
行無阻奸商黑夜偷關經臣查拿有案伊等並不知辰河
形勢乃捏以黑夜不敢偷放詳阻總之臣懇請移關原為河洑
地方平河緩流且下有洞庭之險阻難以偷越本自
朝廷國課起見故上年因移關之議尚未准行臣只得差人遠
赴河洑地方稽查是以自上年三月至今春二月間約算共收
鹽木稅銀已幾萬兩有零尚有一月限期未滿是較雍正五年
分所收九千三百餘兩之數又加盈裕據此並見凡國家政務若
果皆實心辦理又何患弊不盡除假使臣加稅累商則衆商皆
宜畏足不至安得稅額轉多況移關常德亦非必即請責之
於該府縣管理豈獨不可再令臣監收何至互相具詳惟阻遊
且以楊緒貽誤隄工他出即捏詳潛入桑植務使株連於臣以
偉報復[illegible]常德府知府始則嚴刑其僕令伊供臣延請楊緒

入桑植作幕後復謂楊緒欲往臣處投遞條陳臣前任永州府
自明、同知時解餉赴川路過常德偶于深夜患胃疾索藥因此認識
楊緒臣何敢隱諱上年臣蒙
皇恩特授辰沅靖道四月抵長沙時楊緒曾於省城投帖拜賀
未會臣因奉
命署理桑植副將同知各印務當由驛路兼程赴任路過常德
進謁提臣時楊緒又來臣寓投帖臣因往行答拜仍由驛路
起身及臣到辰州府後正在清查關稅而楊緒又來辰州
拜見臣當即阻回至永保桑係新闢之地恐有漢奸潛入滋事
曾經出示嚴禁及臣於五月二十四日由辰赴桑時復親諭沿途
塘兵小心盤查後於六月十三日據辰州府明溪塘塘兵報稱六
月初六日有楊緒坐船經過遂即阻回當時通詳暫撫轉行
各府屬嚴禁在案若臣果欲延請楊緒作幕伊既到辰當
即帶往桑植何至落後數天被明溪塘兵阻回而臣又為何通
詳并請飭禁如謂楊緒欲往臣處條陳則楊緒係常德府縣
所應時常稽查拘管之人何以任其往來各處今楊緒幸已到

案其曾否身到桑植即以桑植之山川道路形勢嚴訊果否作
吐相符則臣屈易伸諒在撫臣亦自必有明察假使楊緒潛
逃無踪則王葉滋等又豈不謂臣暗行窩隱臣即百喙恐
亦莫辨矣更可異者現今為許英賢一案臣原未嘗信其必有
第因事關重大兼處各省不敢隱匿故經稟明督撫并行奏
聞此本臣子之愚衷並非敢滋事紛擾乃楚省物議紛紛謗
忌愈甚伏念臣係
皇上特用人員彼悠悠之口臣一身受之何足重輕而仰荷
皇上千載之知遇殊覺有玷
天穎如關稅楊緒兩案臣既經據實陳奏在我
皇上聖明至誠卻下纖悉畢照其於臣之屈衷或自蒙
恩鑒宥但臣受
恩深重旁觀謗忌者多又安知不謂係臣一面飾詞蒙蔽
君上跪懇我
皇上立降諭旨將臣革職并關稅楊緒兩案內之各犯一併解京
勅下三法司質訊使臣果屬情虛即將臣加倍治罪並賜誅戮以

為負恩者戒如臣實係受人誣謗一經剖析不但臣之屈衷得
明即內外臣工亦咸知我
皇上並非任用匪人副後微臣坦白報
君之心亦得以竭力向前旁無阻礙矣臣不勝戰慄待
命之至臣謹
奏
果若自信無慚慾之物論一切不妨少善反躬而慄即辯亦何益百凡
口罪可以對
天一秉忠誠為王人言烏足介意況有情經朕心自照鑒道篤自
有判斷今聞此奏後定案反以為先入之言得力可惜朕
一片公明之恩付之流水矣似此皆因不深知朕意所致耳

湖南辰沅靖道臣王柔為遵
旨保舉事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七日欽奉
上諭外員自知府道員學政以上皆令每人各舉一人臣於雍正六
年荷蒙
皇恩特授辰沅靖道例應保舉近查有現任湖廣武昌府知府張
淑郿辦事誠實才具練達理合繕摺保舉抑臣更有請者永
保桑三司地方曾議建設一府四縣業經督撫繕疏具
題倘蒙

俞旨允行此係新設荒僻之區諸凡規模俱屬創始而知府一官更有
統率各屬總理經營之責非得一誠實練達之員難以勝任
臣不揣愚昧仰懇
聖恩可否將張琳郿調補新經議設之永順府恭候
聖裁臣謹
奏

△六八 湖南辰沅靖道臣王柔為據實奏明事竊臣蒙
恩高厚圖報靡涯惟時凜一敬謹之心不敢稍有欺罔以上負
聖明知遇之隆恩以故事無鉅細臣不敢不悉行陳奏宿臣自上年抵
任以來凡臣署錢糧刑名與關稅事件併永保桑三司地方籌
畫建治立營諸務多奔馳於沿邊各處親身相度稽查小心謹慎
辦理其於檢查一切卷宗與上下文移登記號簿不得不需人
幫助今查有臣之舊屬原任辰州府瀘溪縣知縣陳煥係順
天府宛平縣人因前署黔陽縣事為跟寃三命一案錯悞於

前撫臣布蘭泰題參非雍正四年十二月內奉到部改革後
永不敘用在案嗣因陳煥前任知縣王光夔有應交存庫田價
銀二百兩陳煥未獲追出因致羈留瀘邑現今詳請咨行王光
夔原籍追還又有原任黔陽縣知縣王作人係浙江錢塘縣人
因伊前任知縣武弘登捏報
皇賞老婦銀兩未經查明首出於雍正六年五月內奉到部改以
狥隱革職離任當經交代清楚在案此二員者臣任乾州同
知時素知其尚明白老實今皆置身閑曠猶儘可為臣署檢
案記簿之幫助臣意欲留用但廢員例應回籍臣不敢擅便
故直抒愚忱跪懇於我
皇上前倘蒙俯鑒
恩允所請在臣圖報之微誠更得收臂指之助矣臣謹
奏
陳煥王作人准王柔所請留用該部知道

雍正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六月初壹日行

十 湖南辰沅靖道臣王柔為[illegible]

硃批感愧無地仰慰

聖恩俯鑒事竣于閏二月十三日具為恭謝

天恩并許英賢一案與沿邊地方請仍留于苗疆任曾經陳摺奏

聞爾於三月二十八日在辰州祝閱公署奉到

硃批諭旨仰祈

皇上勑旨詩詩又復叨蒙

寵賜旨何人斯過承

天眷推鴻天馬御絡之恍莫盡感荷

恩光等情於二月二十八日[illegible]

事理敬繕摺奏

聞奉批五月十三日在永順之王[illegible]奉到

硃批諭旨欽請之下戰兢惶懼深自悔責[illegible]稱旨賦性愚鄙田仰邀

皇上知遇之隆敢私恨尺寸溯於臣躬之事縱不敢戚慕隱匿之致罪終其初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右

摺 閏七月初四日在府城公館接到

硃批

覽 又

批

已批諭鎮臣奏摺上矣凡事從容決第辦理苗民生息亦須得數年化誨方圖成效不可徒視以威若以苗性宜威而不宜德之論朕不取也且靜定彈壓嚴督文武屬員仁恩撫育數時看如果有屢不法處再加懲治亦得辭也

又

批

再敬陳末議一摺所奏甚屬可嘉發部議行此弊朕所悉知者如湖廣督撫衙門皆有著輩耳目凡有舉行皆得預聞但以付之無可奈何未思及此奏之鈐蓋申報之法也此最甚善

九 湖南辰沅靖道臣王柔為敬陳末議跪懇

聖裁事竊臣看得各地方凡有機密事情務須防閑謹慎勿使洩漏方見辦理有濟至沿邊土苗案件更屬緊要查土苗詭譎者多遇有事犯發覺即勾引漢奸賄以重利多為散布潛往大小文武衙門探聽一切消息而大小文武衙門凡一應文移俱由書吏抄寫即使釘封密差在書吏預受賄囑業將上下文移之辦理情由應稿暗通消息土苗得信先為布置非顯行抗拒即兔脫遠飛所關匪細是遇土苗機密案件凡大小文武衙門申報批飭文移不可不輕為變通此臣愚昧跪懇我

皇上勅下督撫提鎮通行所屬官員凡遇土苗機密事件許屬員輕具參稟鈐蓋印信釘封申報各上司即督撫提鎮與各上司有應行批飭之事亦輕用手札鈐蓋印信釘封飭發該管官員至於文武平行衙門亦以手摺鈐印知會統不得經書吏之手并經用文書通行俟本案歸結之後再照手札與屬員稟摺按其年月另換文書粘卷存案如有疎忽令書吏抄寫并誤用文書以致事機洩漏者許詳揭督撫提鎮題參尤懇我

皇上勅部嚴加議處欽此欽遵查此案先經原任湖廣總督臣邁柱等會題前事內開據原任湖南巡撫臣趙弘燮疏稱永順土官彭肇槐與伊弟彭肇梧互爭地界各自糾衆相持已歷數年臣到任後即行嚴飭兩造各將所爭地界查明呈報去後隨據永順縣知縣王之琦詳稱查得彭肇槐所爭地界原係彭肇梧之祖彭宗舜於康熙五十年間投誠時自行呈出歸附之地彭肇槐之祖彭添保於雍正元年間投誠時自行呈出歸附之地

之三當評在兇案兇苗吳老花等捏拿獅子番石和尚并焚燒沖角
營民房殺傷楊有祥一案已隨奏赴杭州憲心料理將石和尚已經
起出正在相機勒拿兇苗審究至四月九日未刻據駐防永順提標
右營遊擊馬騰蛟報稱四月十六日有土衆聚集百餘人守塞四路
聲言同知潘果酷刑重枷役狄民將回知榭投擊去六人并附
五十八旗每名公罰一紙款單一紙已至隨即書寫告示差役前
往安撫曉諭日周 聿恩土苗性情反覆畏威而不懷德隨據
左營千總石朝棟把總馬文駐帶兵六百名隨已至於次早進
程赴永宣布

皇仁相機料理并撤在州副將已李國梁暫回永協右營守備至其受
帶兵二百名又撤駐防保靖鎮筸右遊營擊至進昌帶兵一百名
各赴交界要隘駐俱往通招在案已至起員之時已等六人
當即密議此至曉諭土衆若即行解散當善為安插倘負嵎不
服已周 則領兵由至邨進攻令保靖遊擊至進昌由永順之西
路進攻乔舍南署理提已岳 酌撥九溪永桂永定各協營兵
丁由葛民崗進攻則捕擒益易是以已周 即四五案司備咨

五百名聲駐喜鵲營以聽聲 恩并差中營千總徐有容前營千總
黃起周往來查探已至於二十日晚至永順已至邨接前注張示
差役回稟土衆聚集現在千有餘人又已使人注田至二崗及初沖
西英四旗招集土苗進司等語已至因田至二崗等要土苗圭褥
兇悍皆住居至邨汀南帽至邨為總路隘口是以已至即在
至蛇駐劄堵禦一面即傳田至二崗等處土苗各頭目嚴諭不許
聽人指致煽惑一面差兵役持票傳喚五十八旗各舍把頭人前
來面諭至二十五六兩日據各舍把頭人同土民齊集至蛇已至
遂宣布我

皇上仁恩普徧視土民一如赤子並諭以
朝廷兵威嚴加切責及宣曉諭各舍把頭人土民俱各甘蓋誅罪
只求生全遠遁求免拖累提審已至一紙當往已至通報在案
已至因土舍等既往聚衆拿役恐心懷狠畏逃其暗有埋伏而已
至所帶兵丁僅止百名未便輕動且遊擊馬騰蛟僅帶兵零名
與同知潘果遠駐司內此時若即行擒拿恐司城內生變所以匪
細故已至諭令解散各歸安業以釋彼狠懼之心等於二日已周

接准署提督岳　咨文咨令臣周　轻骑减程速赴永顺接慰檄辖
臣周　随於三十日起程於五月初三日到辰州府有署提臣岳　差
中军参将趙秉铎於四月二十七日进永宣布
皇恩而在司城之土目各行散歸臣周　又准署提臣岳　咨令臣等属
前往臣周　遂轮驻辰州府臣王　仍驻王郡南外聯络进為藉
势以资其動靜又湖南按臣王　委辰州府表　持示前往晓谕
勿滋滋事而各土目等各散安業又湖北督臣遏　亦差千總王世
琳持示進司按慰從於五月十三日臣王　又探聞永順猛崗地方
尚有土衆結地傳約於十五日聚衆吃血議事臣王　随於十四日星速
進司當即差把總馬大慰帶兵往彼查拏伊等聞風階散擾此
情形則於日之及處委定可概見矣因細訪土民佘稱我等原不敢
多事況改土之後以輸秋糧差徭盡免比較往时土官規例甚輕
我等俱傾心向化祖孫舊時之家以總理舍把名頭人等皆遍
我等皆負擾累向去一有不從即行超救抄搶我等受彼扶制
求保一時身家性命是以不敢不從如今若將除去舍把頭人我
等即永沐
皇恩等語五查宪此案起衅原由皆因上年土司所献官庄秋收谷石
有舍把陳子春等往管其事尚有未往完納者同知潘果到任
後即嚴行追比并將往管莊田潛逃之舍把彭弘雅蓉孛伊弟
責比以致衆舍把頭人謂不與伊等存惜脸面各行威逼舊时
所管之土民聚集司内軍牛吃血孛後横行臣王　因司内兵单
不足鎮服営將所帶兵丁百名安設碑脏渡撤調風凰営兵丁
四十名令於相近司内之顆砂猛洞兩處分駐不時巡查而人心始安
遂於十九日赴辰州與臣周　密議一切事宜詢臣等窃查永順
未改流之先舊設有家以總理又合司分為五十旗每旗各設
舍把頭人以管束土衆犒賞南地之官并為土衆表所畏懼聽命
者此項人等皆由地漢奸惟利是圖營謀巧進以充此職和江
西之人居多向時除宣慰長官而外彼則惟所欲為奈不如意
今既改土歸流相依齊等編氓豈能安守已一遇詢管官約束
嚴切不遂其意衆舍把頭人俱要約聚络成伍其素所管轄
之邨寨土衆恃恩成群扶制官長騷擾欺凌今若但设法誘
擒在一二就近之舍把頭人不難拿獲其餘散處邨寨之舍把

賴人必恐連類而及更將要約聯絡渡滋事端臣等愚見惟宜
即撥官兵以足從前所議公名之數分防布汛使各土民等俱
得所蔭庇自必各務農業對不甘聽奸目簸弄自罹法網彼奸
目等既呼應不靈然後喻以
國法令從前勒從之輩各舉出當日倡議之人盡行擒捕按律
究擬如或仍肆兇頑則先行安慰善良曉以
皇上仁育萬物之懷使之安居樂業然後將不法之徒用兵擒拏
明正其罪庶邊隅可靖而兇頑無所逃於光天化日之下矣抑臣
等更有請者永保桑皆係新闢苗邊而亂順即介於桑柱保請
之中且為紅苗六里之所觀望倘稍為寬恕恐從此效尤
國體攸關不得不懲一以儆其餘且使後之官斯土者不致受土頑
扶制之累臣等熟思深慮整理原不甚難惟冀
皇上聖裁勅下督撫提臣并
諭臣周　與臣王　協同調度就近辦理在臣等惟有小心敬慎
相機布置自可以收安靜之實效以仰報
聖恩高厚於萬一爾臣等為因地方起見非敢好事喜功率意

妄陳謹合詞繕摺專差臣周　標中營外委把總王倫齋捧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臣周　臣王　等謹密
奏

雍正七年七月初七日

鎮守湖廣鎮筸駐劄五寨司副將管總兵官事臣周一德
湖南辰沅靖道臣王柔　謹合詞恭
奏為據實密陳跪請
聖裁事竊臣等為永順土民聚衆滋擾聲言同知潘果酷刑重耗縱役
殃民一案臣等謹將永順地方情形熟籌此事善後機宜於本年
六月初一日臣等合詞繕摺差臣周　標中營外委把總王倫齋
捧奏
聞跪懇
皇上聖裁臣等理應祗候
俞旨批示到日遵奉施行但臣等於六月十八十九等日接准督臣邁
○撫臣王　來文為密陳改土歸流等事已奉
俞旨准設文武等官建治立營於永順駐兵八百名遂准督臣邁著
提臣岳　檄調桑植協副將朱文華帶前所撥辰州協駐桑兵丁
一百九十五名赴永順駐防又檄調永定營遊擊張朝棟帶應撥
赴保靖駐防兵二百七十名因永順現有聚衆一案所調撥各營兵
丁一時未能齊備令遊擊張朝棟輕駐永順防範臣等猶因兵未
足數所議調撥湖北各標營兵丁路距遙遠尚需時日而土民聚衆
一案已奉
俞旨
欽差審理兼奉
聖諭土民倡首之人自應查出治罪臣等不敢再為遲迴致有遠颺難獲
之慮故臣等會商臣周　檄令中軍遊擊張朝柱撥兵五百名
輕補建治立營八百名之數令其陸續暗行添入先於六月初一日臣
等接撫臣王　來文知照永順同知已委鳳凰營通判白豐署理
臣王　恐伊於該地情形尚未深悉遂與臣周　會議檄調通判
白豐親至辰州府臣等密商囑其進永先為龍絡侯建治立營
所議官兵奉有
俞旨到永分駐之時即行相機料理臣周　遂差千總藍美林帶
兵跟隨白豐進永又於六月十四日准署提臣岳　檄委提標後營
遊擊劉景榮進永調換原駐防永順遊擊馬騰蛟回常臣周
復差把總彭明龍隨往又於二十六日署提臣岳　渡差常
德城守遊擊董朝輔到永誘拿土民為首之人路過辰州臣等

以永順現在將官兵添入尚未到齊恐遊擊董朝輔到永致伊等驚散故暫留在辰聽候臣等會議該差辰協都司李汝良進永令副將朱文華遊擊劉景榮張朝棟候官兵到齊之日即四處分布駐劄據守要隘以便擒拿首兇于六月二十八日永定遊擊張朝棟到永桑植協副將朱文華於七月初一日到永臣周　標兵五百名先後陸續添入二百名差千總徐有容持令帶往亦於初一日到齊遂於永順之打砂差千總洪肇周帶兵二百名駐劄於十萬坪差千總李登甲帶兵一百名駐劄糧洞差千總石朝棟帶兵七十名駐劄洛劄差把總孫成龍帶兵一百名駐劄李家坪委遊擊張朝棟帶兵二百名駐劄至江西寨他砂等處原有駐防千把總各帶兵丁駐防其餘各小邨寨俱于二十里安駐兵丁數名以備探聽聲息俱於初二日分駐齊備臣王　即札諭署永順同知白豐作速相機辦理于初四日仰仗

皇上天威速播據署永順同知事通判白豐會同副將朱文華遊擊劉景榮將各舍把頭人傳齊托言詢問安塘設汛地方形勢并賞以猪酒遂令鎮草中營千總徐有容辰協千總藍美林洪肇周提標把總胡文元乾州同知管轄巡查把總馬大魁共帶兵二百六十五名將舍把頭人彭弘耀田尔根魏國佐彭弘濟魏先修丁世臣朱宋儒陳于正陳廷章李本淮金雁申向章魏國祚許有聞劉勝德向坤胡玉璋魏光樂魏國良金溥彭志文彭昇向成道等二十三名拿獲差千總洪肇周藍美林於初五日押解前來又於本日三更時據辰州府知府袁承寵稟于府城中拿獲案內有名土舍王正宗王正傑二名臣等隨會議一併交辰州府袁承寵辰協副將李國采多撥兵役轉解長沙省城聽候

欽差審理該地土民冬不歡忻踴躍感頌

皇仁謂除三伊等從前積害自此可永享

昇平之福臣等現在會議委臣周　中軍遊擊張朝柱常德城守遊擊董朝輔分路巡查恐尚有餘孽仍行謹慎辦理所有拿獲土衆倡首之人各緣由臣等謹合詞繕摺差臣周　標右營外委把總周彪齎捧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臣周　臣王　等合詞謹

奏

硃批諭旨

看汝等所辦事件率多孟浪多事似此不待欽差到來如此急忙辦理
朕實不解幸事就緒倘若激成事端則甚無味也向後一切事敬慎持
重辦理如此輕忽多事使不得

奉

上諭據湖廣總督送。奏稱忠尚宣接司田光祖等李司齊集
省城公恳歸流緣土民見永保桑諸處改土以來接綏安輯莫不
望風歸嚮願入版圖者土衆現不甘土弁之魚肉而土弁又不能仍
前彈壓且舍把向來擅作威福所以激切呈請歸流倘蒙俞
允則土官土民各遂其生等語楚省各土司如永保桑諸處前
經改入內地安輯接綏各得其所而宮美一司又現議改隸今忠
尚等十五土司復望風歸嚮願入版圖因向該督衙門恳切呈請
朕俯念輿情准其一并改設其設官定制移營安汛并一切善
後事宜著總督送。詳籌妥酌定議具奏欽此

部稿

戶部　為敬陳通裕民食之法，仰請

睿斷事。竊臣等查得湖北按察使王[redacted]以米穀價值秋成糴貴者多，旬必平減一值青黃不接，每至昂貴，雖各省倉穀原有存七糶三之例，但地窄人稠之處，恒虞不敷，伏查楚蜀江浙一水通達，上游產米地方，秋收米價每石約五六錢，多亦不過七錢，若于八九月內糴買存貯，待至次年四五月間，即在本地，價亦長至一兩以外，至若江浙米價，每至一兩五六錢不等，兵民不無艱食之請。

勅下湖廣江浙等省督撫，約計需米若干，于每年秋收之際，查本處年登大有，即酌動正項銀兩，照依市價，買米存貯，倘本處收成稍歉，則確探上游豐收之處，差員領銀，前往採買，由水路運回存貯，俟于次年春夏之交，比市價每石減一二錢，糴貴所費銀兩，除歸還原項及修建倉廒，并運費外，倘有餘剩，存為地方公事之用，每年造冊報部查核，永以為例，似于地方稍有裨益。等因，具奏前來。查米穀價值秋成糴貴，必

價旬必平減，一值青黃不接，每至昂貴，此亦事之常有者。今湖北按察使王　奏稱，楚蜀江浙一水通達，上游產米地方，秋收米價每石約五六錢，多亦不過七錢，若于八九月內糴買存貯，待至次年四五月間，即在本地，價亦長至一兩以外，至若江浙米價，每貴至一兩五六錢不等，兵民不無艱食之請。

勅下湖廣江浙等省督撫，約計需米若干，于每年秋收之際，查本處年登大有，即酌動正項銀兩，照依市價，買米存貯，倘本處收成稍歉，則確探上游豐收之處，差員領銀，前往採買，由水路運回存貯，俟于次年春夏之交，比市價每石減一二錢，糴貴所費銀兩，除歸還原項及修建倉廒，并運費外，倘有餘剩，存為地方公事之用，每年造冊報部查核，等語。查本省秋成稍歉，即于上游豐收之處，採買米石存貯，俟次年春夏減糴，則豐收地方得價糴貴，而歉收地方可以平價買米，似屬有益。但豐收地方所產之米，一經各處差員採買，恐一時市價拗至昂貴，其如何酌量于豐收之地，雖經採買，市價不致高昂，亦不致抑壓，購買歉收地方，終難官米出入之際，毋使不致舞弊，而需食之民，得沾實惠之處，臣部難以懸議，應行令湖廣江浙四川等省督撫，會商詳確，悉心妥協，具題到日，再議可也。

十月十七日到

部稿

西京發

刑部　為條奏事。該臣等議得湖北按察使王　奏稱、

欽部案件以及命盜重情、州縣審招解府之時、一面將供看開造方冊、先行通報、名曰樣招、其州縣審擬未協之案、經知府駁回、知府審擬未協之案、經臬司駁回者、各將駁回通報立案、若將駁語與樣招而相比對、則招擬之是非、與駁飭之合否、固已洞若觀火矣、乃今之報駁者、或止云供情可疑、引擬未協、已經駁飭等語、或全錄駁語、止用驗文申報、而院司衙門、每將樣招與駁文、置之高閣、不為核其是非、及至府解司而司始駁查、司解院而院始駁飭、以致案件不能速結、無辜枉受拖累、請嗣后凡知府駁州縣之案、令將駁語細加確核、將應駁與不應駁、並未及駁到之處、秉公批示、則案經知府報駁之後、便有成規、其知府審定解司、亦令將樣招通報督撫、如尚有情罪未盡允協、而犯証口供無異、臬司必須駁審者、亦將駁語詳報督撫、即將知府樣招、核明批示、則一經解院覆訊、便可立時具題、等因具奏前來、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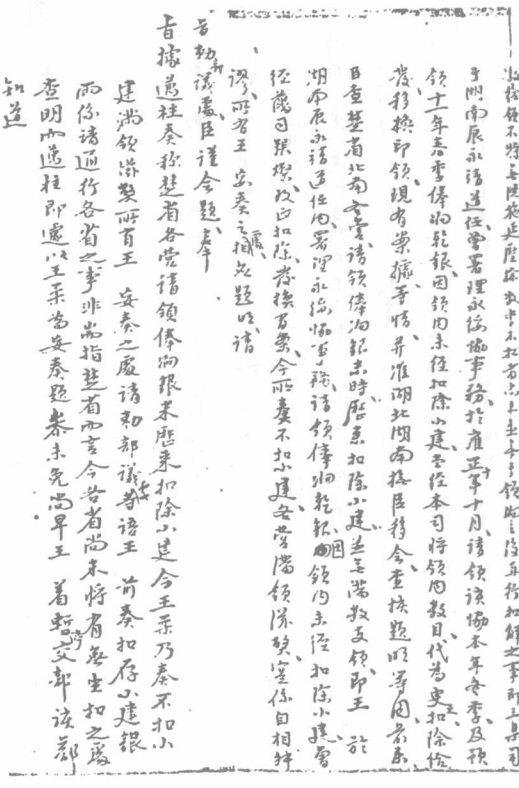
改用許文報司、即將知縣樣招、與駁語

欽部案件、與一切命盜重情、自州縣以及督撫、例應律擬招解、審轉核奪、原以期情實罪當、不枉不縱、承審各有限期、而無辜不至拖累也、故于人犯到案之時、將已錄之供詞、與當前口供、細加確核、使人無遁情、方成信讞、其有供情互異、必須駁審者、亦務將供詞參差之處、明白指示、如供情已無可疑、而引據或有未協、該府司院即行改正、不必更加駁詰、以致耽延時日、至于州縣不能審出實情、以及上司扶同徇隱、妄行苛駁等弊、俱著查參照例議處、此通行之成規、亦不易之令典也、若謂指駁之案、即據詳文可以核示預定、則必須詳文北行申報、則人犯未經解到、虛實殊難聽斷、儻憑聽斷、何能核其是非、每有覆審之案、時或既駁之案、而該犯堅執初招者、或未駁之案、而該犯預改前供者、倘經預行批定、則臨時輒轉、必致自相謬戾、且既經詳報之後、府司督撫、意見未必會同、倘如校此駁詰歧異、究將何所適從、其中不肖有司、恐干愆咎、勢必煅鍊成招、猶吏奸胥、藉以舞弊文滋弊、是求速結而完結愈難、欲免拖累而拖累更甚、應將該臬司所奏應駁與不駁、並未及駁到、悉行批示之處、毋庸議可也、

[redacted]部稿

戶部　為請禁各營等事該臣等議得湖北按察使王[redacted]奏稱兵馬餉乾例應扣除小建每季各營差弁請領悉照滿數領回存貯名曰長支有于下季請領時將上季小建扣存銀兩抵作應領正數者亦有賄通藩司書吏拖延壓捺至數季而尚不扣清者每致不肖營員侵卯虧缺一遇事故離任水落石出于是經手錢粮之弁目事出無奈往往以甜言好語婉勸閨營代為攤賠分認定于兵丁不無賠累臣思月建大小頒曆昭然儘可預為扣清并通行各省嗣後按季給發餉乾之時即將小建銀兩扣存藩庫如有書吏通同受賄仍前作弊長支者查出嚴加治罪等因具奏前來查各省兵馬餉乾銀兩向係滿數給領其應扣小建銀數統俟奏銷時解交藩庫造報奏銷今按察司王　既稱有于下季請領時將上季小建扣存銀兩抵作應領正數者亦有賄通藩司書吏拖延壓捺數季不清每致不肖營員任意侵卯虧缺一遇事故離任閨營代為攤賠分認定于兵丁不無賠累等語應如該按察司所請嗣後各營請領兵馬餉乾之時即將小建銀兩照數扣存藩庫不許滿數給領倘有仍行長支銀兩者該督撫即行題參交部議處俟

命下之日通行直隸各省一体遵行可也



湖督遇　為請禁各營長支之弊兒統歸釐局辦理事該臣看得湖北提督銜統領長勝後軍馬步各營長支之弊兒統歸釐局辦理事該臣看得湖北提督銜統領長勝後軍馬步各營請領兵馬餉乾恭照湖北防軍向有長支每千下季請領時將上季小建扣存銀兩抵作兵領已數者亦有把持壓擱數季不清者部議嗣後請領之時即將小建銀兩照數扣存藩庫不許陽奉陰違領者仍行長支者該管核即行題參交部議處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臣唯部咨到即檄行南北兩省遵照辦理去後茲據湖北布政使瞿廷韶詳稱查湖北防軍向有長支之弊前經前撫臣胡林翼奏明改歸釐局辦理永遠遵行在案惟是軍情變幻餉項支銷不能不隨時通融是以定章每月支銷之外仍有長支一項以備臨時急需之用其實在支銷之數仍須按月造冊報銷不准絲毫浮冒歷經遵照辦理在案茲查湖北防軍自咸豐十年奉

旨

吴菘圃先生奏疏二卷

（清）吴璥撰

清抄本

奏為恭報微臣接印任事日期叩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欽奉

諭旨河東河道總督員缺着吳璥補授欽此臣於四月二十八日行抵濟寧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印篆並檢齊

王命旗牌及一應文卷接收任事訖伏念臣以薄植庸材仰邀

聖主知遇之隆由梁藩洊擢河督受

恩深重未効涓埃臣體氣素弱於南河任內因患病較劇辦公愈形竭蹶愧悚方深乃蒙我

皇上格外矜全

恩予內用由兵部調任倉場年餘供職幸獲調攝漸

痊沐

雨露之生成倍感淪於肌膚茲膺

簡命簡授東河自揣任重力微寔切蚊負之惧仰荷

聖慈體恤

訓勉有加戴

天地父母之深恩豈頂踵捐糜所能報臣惟有勉策駑鈍事事虛衷核寔潔己秉公固不敢惜費以悞工亦不敢市恩以廢

帑務期力矢勤慎共慶安瀾上酬

高厚鴻慈于萬一臣現在道

旨會同托　廣　查訊李亨特大概情形另行具
奏後臣即自濟赴豫將案內各款逐一查勘確實
知會托　等核辦斷不敢稍有含混仍一面周
歷南北兩岸細勘河勢情形確查工程料物再
行專摺奏
聞外所有臣接印任事日期並感激悚切微忱理合
繕摺恭謝
天恩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于嘉慶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具
奏于五月十五日奉到
硃批寬力經理敬慎為本欽此

奏為查勘豫省黃河北岸各廳工程平穩情形恭
摺具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行抵濟寧接篆當經恭摺叩謝
天恩隨即會同臣托　臣廣　查訊李　各款大
概情形於五月初三日會摺具
奏後臣即遵
旨赴豫防汛途次接准撫臣移知陝州萬錦灘於四
月二十八日至五月初三日接長水四尺六寸
武陟沁河亦報長水二尺五寸隨據各廳稟報
黃河陡長水四五尺不等兩岸間有漫灘水抵
堤根之處臣兼程馳抵工次初七日以後河水

已消落二三尺不等灘水亦見消退各工俱屬平穩臣伏查豫東黃河南北兩岸袤延一千餘里險工林立而北岸尤關緊要北岸中之至險者又以秦家廠衙家樓二工為最此兩處工程皆在臣前任東河之後未悉情形因即先往履勘查秦家廠地居北岸上游對岸為廣武山所逼近年生灘寬逕逼溜北趨秦家廠適當其衝又係沁水入黃之處兩水駢注是以力猛倍常臣詳加履勘嘉慶九年前河臣徐　於頭埧迤東建築挑埧一道廂埽攔禦甚為得力十年九月內溜勢下移於無工處所潰溜堤身經原任河督李　會同撫臣馬　督屬搶護平穩築做越埝一道長四百五十丈以為內障現在該工於此次長水消退之後溜忽開行直趨廣武山下靠南灘行走埽前漸見澄淤臣細察情形南趨之勢頗順從此北灘漸寬可望不復折回則此處最為喫緊之區竟可化險為平仰叨聖主福庇寔非淺鮮惟查北面大提係懷慶衛轄大名等府屬地方保障關係至要大汛時全賴一線金堤為防守之根本嘉慶九年曾於衛工善後案內增培高厚惟內中有向係沙土舊堤易於風雨剥蝕且遇有灘水仙刷亦難抵禦必須覓用淤土於頂坦包築方能堅寔又秦家廠後身西自沁堤尾起至緩堤二堡止計長三千九

百四十一丈並閔北岸屏障臣察看尚形單薄亦應一律加培益可永資捍衛臣現令護理河北道吕昌會率同廳營詳細確估一俟核定即行分別赶辦俾得悉臻鞏固至衙家樓大埽計長六百零五丈埽工四十八段挺入河心而引河頭究未能刷深甚寬全河至此一束形勢極為緊要幸舊龍門之西埽前現已大溜開行俱成淤灘所着溜者僅衆埽尾及迤下順水埽埽工十數段溜勢亦尚拖順現令捋喫緊各埽加廂高厚並多備料物俾資防守惟大埽後身係從前龍門深塘瀦蓄清水深自一丈五六尺至三四五丈不等週圍寬廣三十餘里宛然一湖兩年來北風掀浪撞擊北面舊埽幾至刷盡並埽頂亦多塌卸單薄臣親勘丈量東西計長四百二十五丈必須一律補廂護埽方可抵禦風浪以免撞塌又北首二埽一道臣查勘堤身高厚護埽墜石足為大埽重障惟南面頭埽迤西舊有埽工長一百二十一丈六尺俱已殘缺朽腐應行拆修補廂又南面四十一埽迤東長八十丈向無埽工因清水風浪汕刷塌及堤根亦應廂做防風埽工方資保衛臣現亦飭令道廳逐細確估購料赶辦並於別廳工少料多之處先酌令轉撥以應急需以上土埽各工統俟核定高寬丈尺再繕清單恭呈

御覽如此擇要籌辦秦家廠衙家樓兩處最要之工
可期穩固無虞上慰
聖廑臣仍督率道廳等小心防守倍加敬慎斷不敢
稍存大意具祥河下北曾考等廳臣挨工親勘
大河形勢俱屬順暢工程亦均堅整臣於拜摺
後即赴南岸查勘各廳工程容俟查明再行具
奏外所有臣勘過北岸各工平穩情形及籌辦緣
由理合恭摺
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謹
奏
嘉慶十一年五月十三日具

奏於六月初二日奉到
硃批所言皆得要領然亦不可固執地形水勢隨時
變更總以勤教為本通盤籌畫萬全方妥欽此又
於初七日以後河水已消落二三尺勾旁奉
硃批幸慰欽此又於北岸尤關緊要勾旁奉
硃批甚是欽此又於秦家廠衙家樓二工為最勾旁
奉
硃批是欽此又於溜忽開行直趨廣武山下靠南灘
行走勾旁奉
硃批幸慰欽此又於必須一律補廂護歸方可抵禦
風浪勾旁奉
硃批甚是欽此

再查點看鉆船委員駱寬押運一起於五月初二日過東阿縣境約期望閒可出山東德州境委員龍維祚押運一起於五月初四日過魚台縣境江南委員王之導接運一起於四月三十日過嶧縣八閘旦專委道將大員督同廳營員弁一路押催漫越粮船先行不容停滯其南粮頭進幫船已全出東境二進亦跟徃行走三進亦儹入東境截至五月初二日共入東境船七十幫已出東境三十二幫旦亦嚴飭文武各員節節嚴催迅速北上再旦由濟寧赴豫經過東省之嘉祥鉅野城武曹縣豫省之考城蘭陽陽封陽武原武武陟等縣地方二麥俱已收穫慶豐登在地秋粮亦因雨水調勻長發暢茂民情歡忭地方極為寧謐謹附摺具

奏仰慰

聖懷謹

奏

嘉慶十一年五月十三日附

奏於六月初二日奉到

硃批覽欽此

奏為查勘豫省黃河南岸及東省曹糧等廳工程
並黃水續漲搶護各工平穩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由濟寧赴豫先將勘過黃河北岸各
工情形於五月十三日恭摺具
奏在案臣由滎澤渡河而南一路按次履勘各廳
春修埽工俱已照估廂做間有仍形卑矮之處
當經飭令加廂高厚以防汛漲適據黃沁廳稟
報五月二十四日沁河陡長水七尺一寸又據
陝州具報五月二十五日萬錦灘陡長水二尺
滙歸黃河下注旋據各廳稟報大河長水四尺
三四寸至五尺不等前次長水尚未消盡加以
此次驟漲已較上年盛漲之日大至一尺餘寸
汪洋浩瀚多已出槽漫灘煞之旬日來陰雨連
綿兩岸堤埽工程在在均関緊要平水陡墊埽
段不一而足臣飛飭文武各員分投防護赶緊
搶廂幸俱保守平穩其蘭儀廳屬蔡家樓迤西
上年八月內因溜逼舊堤曾加築外戗廂埽八
段本年五月初間河水積長溜復下移於第八
埽東首刷塌堤身甚為喫緊經開歸道已哈布
率同廳營搶廂護埽五段臣到工查勘已退壓
穩寔惟察看大溜仍有下移之勢又令於工尾
斜築小壩一道長四十三丈廂埽二段使之挑
溜開行不致節節多生工段此次長水該壩挑

御覽臣將南岸各工勘畢復由虞城汎渡河而北查
看東境下游之糧河一廳與江南豐縣接壤現
無臨黃埽工惟灘面串溝河形較多一遇漫灘
水至堤根最為暗險臣細查各溝形已築做土
埂土格並廂防風尚為周妥其接連之曹河廳
屬曹縣五六堡臨黃埽工向稱險要所有迎溜
各埽段業經加廂高厚該管兗沂曹道陳預住
工督防悉臻穩固臣復溯上至曹考下北祥河
衛粮等廳正當沁黃並漲又值風雨交加大溜
奔騰在在喫緊臣率同護河北道呂昌會督率
廳營苻分投相機搶護均獲平寧其黃沁廳屬
之秦家廠工於此次長水時溜勢愈見南趨埽
住溜勢頗為得力並查該處舊堤一道為大堤
外護因多年未經加帮甚為單薄其南首蘭陽
汎五六七八等堡大堤亦形卑矮該處逼近蘭
陽縣城現當河勢南趨均應加培高厚臣現飭
該道廳擇要確估赶辦以資捍衛又睢寧廳屬
睢州下汎八堡舊有挑水埂一道長五十四丈
於乾隆五十七年淤閉今因五月初旬河勢下
坐埂外淤灘刷盡塌及埂身僅存二十八丈逼
近大堤情形著重臣親往履勘當飭搶廂護埽
三段溜即平定仍赶緊追壓到底此次長水藉
資抵禦不至刷及大堤以上土埽各工容俟確
核丈尺銀數再行繕具清單恭呈

前淤灘更遠洵屬化險為平足抒
聖屢茲於五月二十八九及本月初一等日大河水勢已消落二尺七寸兩岸堤埽各工一律鞏固所有豫東黃河兩岸臣已週歷勘竣其中河勢工程雖有今昔平險與臣前任河東時遷改不同之處比較上兩年消存底水丈尺河底亦稍有淤高而大概情形尚屬循軌順暢現已目擊兩次長水防守機宜亦可稍知緩急勉盡人力可期保守無虞惟各廳中有工段綿長及迎溜險要處所存料向覺不敷雖現值青黃不接之際購買較艱而儲備必須寬裕臣已飭該道廳設法趕緊添辦以裕工需並於緊要工次預為易錢封貯以備急用時得資應手如此處處有備庶無意外之虞現在長水雖消而甫交伏汛正防範至要之時臣惟有督率文武各員共相勉力慎益加慎務期工固瀾安以仰副
聖主宵旰勤求保衛民生之至意所有臣週閱各廳工程及黃水續漲搶護平穩情形理合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嘉慶十一年六月初二日

奏於六月二十一日奉到
硃批益加敬慎永沐

鴻施欽此又於黃沁廳屬之秦家廠埽前淤灘更遠洵

屬化險為平句旁奉

硃批辛勤欽此

奏為奏明請

旨事竊照豫省大河南北兩岸工段綿長分設各廳

專司防守而河流遷徙無定工程平險靡常全

在廳員諳悉機宜臨事始有把握不特現任各

廳必須才堪稱職方資倚賴即候補同知通判

亦當留心察看得有明幹之員庶遇有要缺不

致委用乏人臣吳　欽承

恩命再任河東所屬文武各官尚容悉心甄別隨時

秉公具

奏外謹就臣等所已知者擬請量為改撥以收指

臂之助查河南候補通判鮑居垣現年五十一

歲江蘇監生由捐納鹽知事於乾隆四十八年
奏准留工咨補縣丞陞授寧陵縣沿河知縣嘉慶
三年
奏陞衛粮通判調署儀睢通判丁憂起復赴部引
見奉
旨鮑居垣着發往河南以通判用欽此該員本由河
工出身兩任管河通判於修守机宜頗能熟諳
歸於地方差遣轉覺用違所長似不若仍留河
工遇有通判缺出酌量補用可期得力臣等公
同商酌意見相同謹合詞恭摺具
奏請
旨可否將河南候補通判鮑居垣改歸河工以通判
補用之處出自
聖恩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謹
奏
嘉慶十一年六月初二日會同河南撫臣馬
具
奏於六月二十一日奉到
硃批另有旨欽此同日奉
上諭一道嘉慶十一年六月十一日內閣奉
上諭吳璥等奏河南候補通判鮑居垣本由河工出
身曾兩任管河通判於修防事宜頗能熟諳現因
丁憂起復歸於地方差遣可否將該員歸河工補

用可期得力等語着照所請鮑居垣准其改歸河
工遇有通判缺出酌量補用該部知道欽此

再臣接據運河道厪東報委員駱寬押運鉛船
一起已於五月十二日出山東德州境委員龍
維祚押運鉛船一起於五月十七日出臨清口
江南委員王之導接運鉛船一起於五月十八
日出清平縣境其南粮重運帮船截至五月二
十日共入東境八十八帮已出東境五十八帮
臣仍隨時嚴飭文武各員節節催儹迅速北上
再豫省自入夏以後天氣亢熱農田有稍覺乾
燥之處盼雨正殷茲於五月下旬渥澤頻施據
該府州縣先後具報俱已普被甘霖入土深透
臣一路經過地方察看早谷高粱極為暢茂現
已吐穗結實晚秋雜粮亦青葱遍野民情寜深

歡慶洵足仰慰
聖懷理合附摺奏
聞謹
奏

嘉慶十一年六月初二日附
奏於六月二十一日奉到

硃批欣慰覽之欽此

奏為入伏後河水積長各工協護平穩情形仰祈
聖鑒事切日前將週閱掾東黃河兩岸形勢並水長
工穩緣由節經恭摺具
奏在案查本年六月初四日交入伏汛前次加長
之水甫經消退復據黃沁廳稟報沁河於六月
初二日陡長水四尺八寸又據陝州呈報萬錦
灘黃河於六月初三日陡長水三尺二寸兼以
陰雨連綿勢甚廣遠伊洛渥澗諸河亦俱發水
滙歸黃河旋據各廳先後稟報初三四至初七
八等日長水五尺三四寸至五尺八寸較前次
所長之水又大尺許比上年盛漲之日大至二

三尺不等盈堤拍岸普律漫灘堤埽工程在在
喫緊目與各該道分投往來督率廳營汛弁竭
力防護並經撫臣馬　督飭沿河各府州縣
一體率領員弁民夫沿堤節節防守周密巡查
幸臨黃埽段前已加廂高厚此次長水雖大尚
資捍禦其有被溜刷蝕者隨時赶緊搶廂均即
追壓堅定南岸睢寧廳屬睢州下汛七堡備有
攔水埧一道長十九丈五尺前次水長河勢南
趋外灘日見刷塌離堤僅十餘丈情形緊要當
飭廳營將該埧赶緊培厚接長而大溜旋即塌
至埧頭隨經搶廂護埽抵禦不使塌及堤根溜
勢已臻平定現仍相機接做埽段俾資穩固又
北岸曹考廳屬蘭陽下汛磨盤埧舊有頭二埽
兩段之下於本年六月初六七日因河勢下坐
塌及埧根急溜湧注甚為喫緊當於二埽迤下
接做新埽四段抵住大溜得以保護平穩俟該
二處新埽廂定後臣再查明寬丈尺確核銀數
開單具
奏至兩岸漫灘水抵堤根深自一二尺至五六尺
並有地勢低窪深至八九尺一丈者風浪撞擊
滲塌堪虞幸員弁兵夫派撥多人核織巡查並
於緊要處釘椿掛柳慎密防範堤身均無塌損
連日河水已陸續消落二尺九寸至三尺三四
寸堤根積水亦漸消退歸入大河堤埽各工一

律筆固臣查本年發水較早且亦較大伏汛前
後已叠漲三次雖風雨之中晝夜搶辦幸得保
衛無虞而汛期正長臣惟有凜遵
聖訓倍加敬慎督率文武各官時刻小心防守以期
共慶安恬上紓
宸廑所有入伏後黃水盛漲各工搶護平穩緣由理
合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嘉慶十一年六月十四日具
奏於七月初四日奉到

硃批敬感之餘倍增寅畏欽此又於河水消落二尺
九寸至三尺三四寸句旁奉
硃批幸慰欽此

再查原任河督李　任内於嘉慶十年八月
搶築黃沁廳屬武陟汛秦家廠靠堤裡戗添築
越埝及挑坝補廂埽段又十年八月帮築蘭儀
廳屬蘭陽汛蔡家樓舊堤北戗廂做埽段又十
年霜降後帮築上南廳屬鄭州汛十二堡四坝
迤下裡戗廂做埽埽又十一年三月加帮下南

河廳屬祥符上汛堤工以上四案供經李
先後
奏明辦理在案尚未開具清單茲據各該道查明
各工丈尺銀數造冊詳送前來謹循例補繕清
單恭呈
御覽伏乞

勅部查核謹
奏

嘉慶十一年六月十四日附
奏於七月初四日奉到
硃批工部知道欽此

奏為委署副將循例奏
聞事竊查副將員缺遵委署理例應隨時具
奏遵行在案茲臣標中軍副將周龍章經原任河
督李　保列一等接准部咨行令給咨引
見所遺副將員缺查有左營恭將常清元熟諳營伍
辦事勤慎堪以委署理合循例恭摺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嘉慶十一年六月十四日具
奏於七月初四日奉到
硃批覽欽此

奏為恭報伏汛安瀾仰祈
聖鑒事竊查入伏後大河水勢積長工程平穩情形
臣　吳　於六月十四日具
奏後據陝州叠報萬錦灘黃河於十四十六兩日
陡長水五尺一寸臣等隨即咨行下游一體防
範旋據各廳先後稟報六月十七八九等日長
水二尺五寸至三尺五寸因前水尚未全消後
水踵至仍復奔流浩瀚出槽漫灘當盛漲喫緊
之時南北兩岸要工林立處處着重必須分投
督辦方能周妥無遺臣　吳　與臣　馬　督同
開歸道巴哈布護河北道呂耆會兗沂曹道陳

預分列兩岸調撥料物親率廳營等來往巡防
遇有緊要工程隨時相機搶辦悉獲平寧其溜
勢上提下坐遷徙不定之處如南岸之上南廳
屬鄭州汛邵家寨頭二埽溜勢趨注甚緊頭埽
邊埽上首應接築埽段抵禦其頭埽迤西之枝
桃園地方塌崖刷灘逼近大堤並應搶築土埽

相機裹廂埽段以資挑護又儀睢廳屬睢州上
汛五堡魚鱗三四兩埽埽工係嘉慶九年淤閉
北岸之祥河廳屬祥符十一堡頭埽埽工係嘉
慶九年淤閉下北廳屬蘭陽汛銅龙廂隔頭埽
埽工係嘉慶八年淤閉因節次長水河溜生湾
將各該處存灘刷盡舊埽捫朽已久一經大溜

撞擊即被搜刷塌卸傷及堤身情形俱甚險要
幸料物應手人夫齊集當經臣等督率該道廳
等晝夜搶廂新埽層層迫壓均已保守無虞統
俟各工廂定後逐一查明丈尺確核銀數再行
補繕清單具
奏大河自十八至二十日已落水二尺五寸復據
黃沁廳稟報沁河於六月二十二日陡長水五
尺黃河各汛於二十二三日又長水尺餘至一
尺八寸二十四日旋即消落各工均屬平穩灘
水亦漸消退凡有溜形處所先經飭令各該廳
簽椿編柳使之逐漸停淤今測探多已淤淺即
堤根亦較前淤高仍令將低窪積水之處設法

疏導歸入大河以杜隱患查本年伏汛前後接
連漲水五次較比往年既大且驟堤埽工程在
在喫緊仰賴
皇上誠敬感孚
河神默佑恭獲溜順工平臣等感幸之餘倍深虔惕
茲已節屆立秋伏汛雖過而秋汛正長臣等惟
有會同督率文武各員益加敬畏小心時刻嚴
密防守務期一律鞏固上副
聖主保衛民生至意所有伏汛安瀾緣由理合會同
河南撫臣馬　恭摺由驛奏
聞仰慰
聖懷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嘉慶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由驛會
奏於七月初六日奉到
硃批敬慰之餘益深乾惕發香致謝代朕九叩
神祠以祈
靈佑永錫安瀾欽此又於伏汛雖過秋汛正長句旁
奉
硃批益加敬勉欽此

再臣接淮江南河臣徐　咨開奏請
諭旨飭令豫省賠辦稭三百捆蘇一百萬觔東省賠
辦稭二百捆協濟江南湖河要工應用等因撫
臣馬　奉到
諭旨即已委員分投賠辦臣往來查工順道察看在
地秋禾處處暢茂而高粱栽種尤為寬廣旺盛
約出月初旬即可陸續登場臣與撫臣馬
酌商除蘇觔仍在出產處所賠運外其秫稭一
項於下游沿河州縣地方擇臨黃埽工較少之
處採賠既無碍本境工需而料價亦不致過於
居奇且距江省較近運送又可迅速早資濟用
至東省祇有兩廳經管黃河工程賠料較易現
淮撫臣長　移咨亦於東境下游委員赶辦就
近撥運再查重運漕船臣隨時嚴飭文武各員
節節催儹茲據運河道廳稟報截至本月十七
日已出東境七十八幫其尾幫船隻計日內亦
可挽過濟寧開河水極充裕可期迅速全出東
境赶抵通埧早登
天庾理合附摺奏
聞伏乞
聖鑒謹
奏
嘉慶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附
奏於七月初六日奉到
硃批覽奏俱悉欽此

奏為恭謝
天恩事窃臣於本年六月二十九日准吏部咨開嘉
慶十一年五月十九日具
奏吳　由倉場侍郎補授河東河道總督應否兼
兵部侍郎銜之處恭候
欽定奉
旨吳　着照例兼銜欽此欽遵移知到臣日日隨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弱質庸材叠荷
聖慈擢用
畀以重任
賜以矜全報之涓埃感淪肌髮今蒙
皇上天恩復授宣防重寄並兼卿貳崇銜戴
德則刻不能忘捫心而益滋愧惕惟有勉自策勵倍
矢敬慎以冀力保安怙仰答
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臣感激微忱理合繕摺恭謝
天恩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嘉慶十一年七月十三日具
奏於八月初八日奉到
硃批定心辦理敬慎廉明四字最要而勤字尤應加
勉欽此

奏為遵
旨祀謝
神祠恭摺具奏並立秋後水勢叠漲各工搶護平穩
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臣會同撫臣於前月二十五日
奏報伏汛安瀾欽奉
硃批敬慰之餘益深乾惕發香致謝代朕九叩
神祠以祈
靈佑永錫安瀾欽此又於摺內秋汛正長句上奉
硃批益加敬勉欽此並奉
領到歲香十枝仰見我
皇上念切民生式昭
神貺下忱欽感莫罄名言臣與撫臣馬　齊宿齋
吉分詣省垣及工次各
神祠捧香敬獻九叩祀謝默陳
聖德虔禱
神麻永錫安瀾臣民共慶伏查立秋以後據甘肅寧
夏府具報六月十四至十八日黃河長水七尺
二寸又陝州具報萬錦灘黃河於六月二十九
日陡長水三尺先後下注各廳陸續稟報黃河
長水二尺餘寸甫經見消復據報萬錦灘於七
月初七八日陡長水五尺初十日又陡長水四
尺五寸沁河亦稟報七月初八日陡長水六尺

八寸七月初十日又長水三尺六寸臣與撫臣
馬　連接兩河馳報水勢甚為湧猛一面親
赴緊要工次督防一面飛檄各該道分投加緊
防範旋據各廳稟報大河於七月初七八九等
日長水二尺六七寸初十日微見消動十一日
至十二日寅時又長水三尺八九寸連前積存
長水共八尺餘寸一望汪洋盈堤拍岸各工在
在吃緊幸於十二日未時至十三日戌時上游
已落水二尺二寸下游亦即以次遞消各廳埽
壩工程前於節次長水時已廂做高厚是以此
次盛漲足資捍禦間有蟄矮之處隨時加廂一
律穩寔其兩岸長堤節節派員巡查亦俱保守
堅鞏惟上南廳屬之中牟下汛十堡埽工上首
舊埽十二段於九年淤閉捫朽今因連次長水
對岸生灘逼溜南趨先將外灘刷盡舊埽悉行
蟄塌傷及堤身該處土性沙鬆甚關險要臣適
在該工當經督率廳營等運料集夫跨船補廂
連夜搶辦補做新埽十二段抵禦大溜即臻平
定仍令追壓到底以資穩固俟核明丈尺銀數
另行開單具
奏此外各廳埽工非關吃緊者俱不准輕率廂修
致滋糜費並查有臨黃埽段現已溜勢開行處
所亦令分別停修以歸撙節總期工無貽悞
帑不虛糜查七月初七至初十日計四日之內萬

錦灘黃河共長水九尺五寸沁河共長水一丈
零四寸似此兩河並漲共計二丈之水同時驟
湧而來寔為多年所罕見幸消退甚速而着險
之工均得應手搶護平寧此皆仰賴
聖德感孚
神祇默佑所致通工官民同聲慶幸臣欽感之餘彌
深凜惕現在節逾處暑秋汛方長臣惟有恪遵
庸訓益加敬勉時刻小心以保安瀾仰紓
聖廑所有遵
旨祀謝
神祠並立秋後水勢盤漲各工搶護平穩情形理合
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嘉慶十一年七月十三日具
奏於八月初八日奉到
硃批敬慰之餘益深乾惕欽此

奏為秋汛水勢異漲隄東各廳查報險工分投搶
護漸臻平穩大概情形先行奏
聞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七月十三日將立秋後水勢工程具
奏後旋據陝州具報萬錦灘於七月十四日至十
八日陝長水七尺五寸二十五日又長水三尺
五寸泌河亦報長水六尺四寸又據甘肅寧夏
具報先後長水九尺七寸以致大河接續漲長
四五六尺不等連前共積存長水一丈一二尺
普律漫灘較伏汛更為浩瀚據年老兵民僉稱
數十年所未見兼之七月十五日以後至二十
三四日長水停頓未消風雨連綿不已隄東各
工處處堪虞南岸之下南廳屬祥符上汛自頭
堡至十堡下汛自三四堡至十三堡一帶逼近
省垣灘水幾與堤平風浪刷塌堤坡甚為緊要
臣親率該府廳等捍要帶築趕廂防風甫得平
穩隨據南岸下游商虞廳稟報桑家堤口盤埽
多段臣正在馳往查勘復據上游之上南廳稟
報中牟上汛楊橋大埽淤閉舊工外灘刷盡塌
及埽身尤閒險要臣即飭開歸道巴哈布親赴
商虞集料搶廂臣仍折回南岸上游迨行抵蘭
陽途次又據北岸之下北廳稟報銅瓦廂工溜
湧下埽埽段刷塌潰及埽身並據東省兗沂曹

道陳預稟報曹河廳曹下汛六堡塌埽漬堤俱
甚危險臣適接撫臣馬　札知上南楊橋舊
工新生現已督同開封府知府張裕度及該廳
營州縣等赶辦料物夫車上緊搶護等語臣思
南岸有撫臣馬　督同道府等就近策應自
可周妥而北岸尤關吃緊臣一面調撥料物錢
粮並派熟諳搶埽之都司楊克榮守備蔣德楊
尚彩帶領弁兵分投前往曹河下北兩廳幫辦
隨即一面渡河而北就近先赴下北銅瓦廂工
督令赶廂新埽先將坝身護住其餘各埽段面
諭該護道呂昌會駐工督辦可期無悞臣即於
二十三日連夜馳赴曹河六堡察看該工大溜
堆注北岸洶湧異常魏家埠道一帶正當頂沖
塌埽三段迤下挑坝前溜更猛急將舊埽刷盡
頃刻塌去坝身四丈當經該廳營等捆埽搶護
因風狂浪大隨廂隨壘著曹下汛千總馬雲從
外委張永慶并兵丁朱鳴瑞尹鳳林朱德超等
俱隨埽落水外委兵丁尚俱撈救得生千總馬
雲從淹斃復經該道陳預仍督各員弁於風雨
中連夜竭力搶辦曹州府知府荏映辰幫辦料
物人夫赶廂新埽四段大溜始得抵住幸免他
廣而漲水經旬未消溜勢上提下坐奔騰傾注
致將挑坝迤下雁翅護崖各舊埽又紛紛刷蟄
共計塌去舊埽四十一段堤身間段塌即丈餘

及二丈餘尺並將六堡工尾向無埽段之處堤
身潰塌二三四尺不等臣赶到工次目擊情形
寔屬危在呼吸不勝悚慄幸二十五日以後天
晴風止督令先將頂沖大溜及堤身潰塌處所
晝夜搶廂新埽抵禦大溜蓋護堤身以免續塌
之慮惟工段綿長需料較多撫臣長　接據該
道稟報搶險即已撥銀接濟並飛飭該府縣幫
同收手採買稭蘇按照市價給發連日料物夫
車深資應手撫臣長　亦隨即赶到臣會同督
辦現已廂成新埽二十二段大局已定其未補
各埽仍在赶緊廂做務期一律完固仰慰
聖懷至南岸各廳及北岸下北廳搶辦之工臣連接
各道廳稟報亦漸平定二十九日以後水已消
勳臣俟曹汛六堡各埽補廂穩妥仍即赶回豫
省查勘辦理此次各廳工程較多俟辦竣後逐
細查明再行開單具
奏外所有黃河異漲豫東各險工漸已搶護平穩
大概情形理合恭摺
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嘉慶十一年八月初二日具
奏於八月二十七日奉到
硃批另有旨欽此又於千總馬雲從淹斃句旁奉

硃批即有恩旨又於風雨中連夜竭力搶辦句旁奉
硃批可嘉又於大溜始得抵住句旁奉
硃批幸慰欽此同日奉到
廷寄
上諭吳　奏秋汛水勢異漲豫東各工搶護平穩情
形一摺今秋豫東黃河因上游屢次盛漲水勢極
為浩瀚為數年年所未有各工堤埽在在俱形危
險經吳　等督率各員弁分投赶集料物竭力搶
辦得保平穩覽奏幸慰此時已過白露天氣晴朗
該督惟當益矢敬慎小心防護俟交霜降節數日
後再行奏報秋汛安瀾亦不為遲至此次搶護魏
家埠道垻工之弁兵等隨埽落水寔為出力其撈
救得生者現已據吳　等酌加獎賞外委張永慶
着即拔補把總兵丁朱鳴瑞尹鳳林朱德超等着
即拔補外委以示鼓勵其淹斃之千總馬雲從着
咨部照例賜卹所有在事出力之道府各大員着
吳　等存記於奏報秋汛安瀾摺內聲明當與該
河督等一體施恩也將此諭令知之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

再臣接准
欽差侍郎托　等咨開審擬李　案內原任睢寧
同知錫福既據撫臣馬　奏稱該員於河工
机宜全未諳悉將來應否仍補河工之處
奏請交臣查明報部等因查錫福係滿洲正白旗
人臣素未識面本年到河東任該員業於上
年丁憂回旗其才具優劣無從知悉即所辦工
程亦已逾年隔任難以稽考查睢寧廳係開歸
道所屬該道巴哈布係專管上司自必確有所
見臣行令切實查察茲據稟稱錫福上年在睢
寧廳任內經前河督委候補通判汪廷煥幫辦
是以工程尚無貽悞該員人本平庸每於接見
時詢以修防机宜應對含糊未能明晰河工緊
要似屬未宜等情臣查錫福職任河廳如果修
防諳習何須委員幫辦其不能勝任已可概見
且據該道稟稱人本平庸修防未能明晰與臣
現在採訪衆論相同是撫臣馬　所奏該員
不諳河防委係確實錫福服闋後自未便仍留
河工補用除咨報吏部外相應據實奏
聞伏乞
聖鑒謹
奏嘉慶十一年八月初二日附
奏於八月二十七日奉到
硃批吏部知道欽此

再本年重運漕船於七月二十一日全出東境
業經巡漕臣和
奏報在案其回空漕船據山東運河道王念孫稟
報截至七月二十日已入東境二十六帮因臨
清閘外衛水加長高於汶源一尺餘寸恐渾水
內灌嚴閉閘板是以行抵臨清回空各帮暫為
停待該道現駐該處料理臣飛飭察看衛水一
經落動汶水外注即赶緊啟閉放船南下並飭
沿途文武各員嚴催儹行不任稍有遲滯合併
附摺奏
聞伏乞
聖鑒謹

奏
嘉慶十一年八月初二日附
奏於八月二十七日奉到
硃批覽欽此

奏為豫東二省分管黃河廳員緣事全行降革現
在候補丞倅不敷補用恭摺籲懇
聖慈俯准分別留任協防以資熟手而重河務仰祈
睿訓事竊照原任河東河督李　因令所屬廳員
供應飯食蓋造公館並荐其親戚幫辦工程失
察家人勒索門包等款業經
欽差侍郎托　等審明定擬
奏奉並將各廳員一併附參在案茲臣等按准部
咨應議管河同知通判十三員內曾考通判葉
鵬翥先已參革其餘十二員經部臣議請革職
者三員降一級調用者九員奉

吉依議欽此欽遵移知前來即應各飭離任臣等查
該員等不知勵節滋應上司部議照例降革寔
屬咎無可辭惟查豫東二省黃河南北兩岸共
堤長一千一百餘里分設十三廳員新設中河
一廳共十四缺專管修防險工林立且黃河水
性遷徙無定必須熟悉情形方能分別緩急經
理合宜誠非初歷河工者所能措手本年自交
夏以來水勢異漲寔為向年所罕見兩省各廳
報險處所不一而足臣等督率文武各員等來
往巡防竭力捻護仰賴
聖主洪福幸獲保全而秋汛尚長正須熟諳廳員專
司防守今通工十三員緣事降革倘應全行更

換又新設中河廳亦須遴員請補共計十四廳缺而候補亟待催止十員已不敷十四廳之數且大半俱係生手尚須隨工習練方可任使臣等詳加遴選堪勝黃河要缺者甚少即於運河六廳內揀調亦復無幾現在各廳員叠經異漲俱能盡心竟力保守至今若一時全令離任概以生手接辦深慮其措施失當於河防要務寔不放心臣等往返札商不得不據寔陳

奏合無仰乞

聖慈垂念河工緊要一時寔無勝任多員堪以更換俯准將降調之同知呂昌會張志鑑姚仲陳旭通判王申伯費連雍廷煥江元琨等八員飭令照所降之級加倍捐復仍留本任以資熟手出自

聖主通格

天恩其告請終養之同知孫象坤在工年久因尚未接准部覆仍令協防大汛甚為出力其所降一級可否一体准其加倍捐復合併籲懇

聖恩如蒙

俞允各該員所捐銀兩即在豫東藩庫就近兌收報部候撥至革職同知沈廷諧王文緒縣閒業通判葉鵬翥四員自未便仍留本任除已飭令卸事並將各員缺另行揀員

題補外惟查該員等於河務均尚諳悉平日辦工俱無貽悞現當大汛吃緊之際需員差委較多可

否仰懇

恩施格外俯准留工効力臣等酌於緊要處所責令分駐防守倘敢怠玩偷安隨時參奏加倍治罪如能始終勤奮應否量予鼓勵之處再行分別

奏請

聖裁臣等因河工緊要定難更易多員起見不揣冒昧謹合詞恭摺具

奏並繕清單敬呈

御覽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謹

奏

奏謹將河工降革應員擬請分別捐復留工緣具

清單恭呈

御覽

祥河同知加捐知府吕昌會

在工年久勤幹寔心現護河北道篆督防周密調度深合机宜

蘭儀同知張志鑑

在工年久幹練勤慎上年保舉堪勝知府並於

計典內保荐卓異

商虞通判候補同知直隸州王申伯

在工年久歷練老成前在衡工出力奏蒙

恩旨以同知直隸州補用

曹河同知陳旭
才具勤明勇往任事
黃沁同知姚仲
明晰修防辦事勤勉
儀睢通判費漣
年壯才明辦事安詳
衛粮通判雍廷煥
熟諳修防辦工勤妥
粮河通判汪元琨
年力強壯明晰修防
以上八員部議降一級調用擬請加倍捐
復仍留本任

原任上南同知孫象坤
在工年久辦事認真本年告請終養因未接
准部覆仍令在工當差協防大汛甚為出力
以上一員部議降一級調用擬請一体加倍
捐復
原任上北同知沈廷諧
熟悉河防人亦誠寔本年下南堤工險要著
心保護平穩
原任同知借補睢寧通判王文緒
為人誠樸本年署商虞廳防護堤埽工程勤
慎出力
原任下北同知滕開業

河工汛員出身修防明晰
原任曹考通判葉鵬翥
年壯才明現因曹河六堡工程危險委令幫
同搶護甚屬奮勉
以上四員均議革職擬請留工効力幫同
防汛倘怠惰偷安立即
奏請加倍治罪如能始終勤奮再行分別
奏請
聖裁
嘉慶十一年八月初二日會同河南撫臣馬
山東撫臣長　具
奏於八月二十七日奉到

硃批另有旨欽此同日奉
上諭一道嘉慶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內閣奉
上諭吳　等奏請將豫東二省降革各河員分別留
任協防以資熟手一摺擬稱該二省管理黃河各
廳員因本年李亨特案內俱有供應飯食門包並
為之蓋造公館經李亨特薦用親戚等事應行革
戍者四員降調者九員均應飭令離任惟現在候
補丞倅僅止十員不敷補用且大半俱係生手河
務緊要可否將降調之同知呂昌會等九員加倍
捐復其革戍同知沈廷諧等四員由工差委各等
語東河丞倅各員不自謹飭濫應上官以致均罹
降革處分其罪本無可寬免惟念豫東二省黃河

兩岸工程修防緊要若一律俱換生手恐其辦理未協而現在候補之員又復不敷補用所有該河督等奏請將降調同知呂昌會張志鎰姚仲陳旭通判王申伯費漣雍廷煥汪元琨八員加倍捐復仍留本任之處呂昌會等止於私出門色部議亦祇降調情節較輕尚可准行其先經終養之同知孫衆坤一員情罪相同亦著准其加倍捐復至革戒同知沈廷諧王文緒縢開業通判葉鳴翥等四員則不但私出門色并為李亨特墊辦供用建蓋公館兼任用其所荐親戚多方逢迎劣蹟尤甚該河督等亦為之奏請留工効力豈以伊等積慣逢迎留為自便將來留工之後不過一二年間又將以防守出力保奏預為該劣員等録用之地乎沈廷諧等四員不准留工差委吳　馬　長　均著傳旨申飭該部知道摺併發欽此

奏為曹河六堡搶護險工業已赶辦平穩情形恭
摺具奏仰祈
聖鑒事窃照曹下汛六堡臨黃埽工前於七月十五
日以後自魏家埠道至桃垻迤下刷塌礅埽四
十一段情形危險異常臣等親督道府廳營等
先將頂沖塌堤吃緊段落搶廂新埽二十二段
大局始得平定業於本月初二日具
奏在案其餘尚有未補埽十九段並向無埽工塌
及堤身之處均関緊要臣等復督同該道陳預
一面分派廳縣委員四處購覓料物一面嚴督
隄弁兵夫晝夜儹辦不遺餘力幸八月初一日
以後河水陸續消退五尺餘寸且天霽風恬人
力較易施展所有續廂埽段已補做齊全其迤
下無埽塌及堤身之處計長一百十七丈五尺
並經次第廂做新埽數日內亦可一律辦竣以
資保護寔已穩固無虞堪以上紓
宸廑惟查該處河勢由魏家埠道迤上南北坐灣勢
成頂沖且對岸係多年老灘全溜北趋各埽俱
甚着重是以該工向係着名險要之區全賴長
堤屹立為東省曹兗濟寧等府州保障攸関幸
土性膠粘此次經大溜擊刷多日尚可支持但
堤寬七八丈至十餘丈者足可倚恃無庸再議
幫寬其僅寬五丈及四丈餘尺者必須擇要幫

築方資捍衛且盛漲時堤高水面不過四五尺
而堤高內地二丈八九尺及三丈餘尺不等祇
此一線單堤究非萬全無慮之策臣等飭將大
堤丈量現經刷塌僅寬四丈有餘者即已派員
先行赶帮裡戗其五丈者以次另估帮築再查
該工後身舊有越堤一道計長六百一十丈因
年未久經興修殘塌單薄臣等商之道府廳營
等應行加培高厚以作重門保障更可有備無
患現飭該道委令熟諳員弁逐細確估俟核定
後遴派妥員分段認真興築於明年四月以前
完竣庶大汛時可資倚賴現在曹汛工已平穩
而豫省各廳新搶工程尚須查勘臣吳於拜
摺後即起程赴豫臣長仍駐工督率道廳等
將新做各埽加廂追壓務期一律堅實俟各工
鞏固諸可放心再行回省所有曹河險工業已
赶辦平穩情形理合繪圖貼說恭摺具
奏仰慰
聖懷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嘉慶十一年八月初十日會
奏於九月初四日奉到
硃批另有旨欽此先於八月三十日准
兵部火票遞到

廷寄

上諭吳　等奏曹河險工業經赶辦平穩一摺此皆河神默佑覽奏寔深欣感至摺內稱查曹下汛六堡河勢由魏家埠道迤上南北生湾勢成頂沖全賴長堤保障其堤岸僅寬五丈及四丈餘尺者必須擇要幫築各等語該處長堤既為曹兖濟寧等府州保障自應擇要赶修着照吳　等所奏即飭委員勘估修築一面興工辦理即一面將應行幫築丈尺確估細數造冊先行報部以憑稽核不必俟来年四月以前修築完竣後始行冊報至另片稱此次曹河塌塘刷堤險工搶護平穩全賴神麻默助請頒發各廟御書匾額等語已照所請頒發着吳　於接到後即行筹刻懸掛可也將此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来

奏為勘辦豫省各廳搶險工程現已一律穩固情
形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本月初十日將山東曹河險工赶辦
平穩緣由繪圖貼說會同撫臣長　恭摺具
奏後臣即馳回豫境渡河至南岸查勘上南廳屬
中牟上汛之楊橋下汛之十堡十三堡以及鄭
州汛之胡家屯核桃園邵家寨等處或舊工復
生或新添埽垻當七月間盛漲喫緊之時臣正
在東境曹河搶險距該廳五百餘里勢難兼顧
經撫臣馬　率同開封府知府張裕慶馳往
該工督飭廳員州縣放手多購料物赶廂新埽
並因險工較多必須諳練大員分投經理適有
丁艱之山西河東道王如金因將次服闋來豫
就醫痊愈該道久任豫省河廳府道幹練實心
撫臣馬　即令隨往幫辦幸衆力齊心夫料
應手晝夜搶護始得捍衛無虞下南廳屬之祥
符下汛新廂防風亦經該道府廳等往來防護
屢值北風洶激悉保平寧其蘭儀廳屬蘭陽汛
之十二三四等堡因溜勢南趋逼近大堤又商
虞廳屬虞上汛之桑家堤口水漲溜猛刷塌舊
埽多段該二廳情形俱甚喫緊經開歸道巴哈
布督率各該廳營州縣等放價購集稭麻分別
築垻廂埽並已抵禦穩固以上各廳險工甫經

平定儀睢廳屬之睢州上汛五六堡一帶又因
對岸坐灣溜湧塌灘離堤切近該處堤寔土鬆
甚為危險臣聞報即馳赴該工率同該道督令
廳州營弁等一面築埽帮戗一面集料廂埽竭
力連夜搶護幸保無虞臣將南岸各工辦竣後
復渡河至北岸查看下北廳屬之銅瓦廂工舊
三埽四埽並接連五埽舊埽以及五埽迤下南
戗埽工俱係淤閉數年被溜刷塌潰及埽身又
祥河廳屬祥符汛之十三堡五埽及五埽工頭
並七埽及上首空檔亦係多年淤閉埽工因大
溜奔趋刷塌潰堤情形並關險要經護河北道
吕昌會督率各該廳營弁盡力搶護得以保守
無事臣履勘各工有應再為加壓修築之處復
令上緊妥辦現已悉臻穩寔均可放心惟各處
新搶工段較多所有段落長丈銀兩等項一時
未能即得細數容臣逐一詳查明確再行開具
清單恭呈
御覽伏查本年異漲非常河溜又時有遷改寔為多
年所罕見以致南北兩岸報險紛紛幾有措手
不及之勢今得一律保全寔臣與撫臣及在工
官民所不敢預必皆仰賴
聖主德庇始獲處處遇危而安慶幸之餘倍深敬悚
現在河水日見消落各廳僅存長水二三尺至
四尺餘寸不等雖間有溜勢提坐刷灘藝埽之

處而時届寒露水力漸綿隨時酌量修守即可
穩定其可緩處所不准輕率生工多滋糜費至
曹河新埽臣連接撫臣長札知並宪沂曹道
陳預稟報旬餘以來督率廳營等補築齊全加
廂迫壓更為穩固均可上慰
聖懷臣仍督率各屬敬慎防守不敢稍存大意所有
臣由曹河回至豫省勘辦各廳新搶險工一律
平穩情形理合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嘉慶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具

奉於九月二十二日奉到
硃批覽奏俱悉欽此

奏為衙工大埧後塘一律澄淤化險為平恭摺奏
聞事竊照豫省黃河北岸衛輝廳屬衙工大埧係嘉
慶九年堵築新工其時因舊堤口門勢成入袖
在外灘圍作大埧將舊堤補還作為二埧以作
重門保障第大埧相距二埧一千丈有零孤懸
河心迎溜著重形勢甚為險要經前調任河臣
徐　會同
欽差侍郎臣穎　臣馬
奏明於東圍埝挑挖倒溝進水灌滿內塘藉作水
戧較有倚靠連年大二埧隨時修守俱護穩固
惟內塘週圍寬廣二十餘里水深數丈祇賴二
埧一線單堤恃為重障究屬堪虞且吳　慈心
籌勘本年五月以後該處河勢全趨南厪前挑
引河所積土山陸續刷塌河面日見寬展大埧
前溜勢外閃若乘此將漫灘渾水放入內塘斯
無掣溜之虞而空塘可與停淤寔為極好機會
固商之臣馬　意見相同復與道府及年老
將備等細加諮詢亦僉稱萬無一失且吳
前任河東時曾經曹工放淤鞏固至今著有成
效此處同一情形自應乘機放淤以除後患隨
督令該道廳一面先將二埧堤身緊要處段加
培築並將舊埽四百丈七尺加廂高厚迤下又
添做護埽八十丈以備灘水放入時足資抵禦

一面將西圍埝向曽進淤處所挑開正值水長
漫灘漂紆灌注內塘因有清水抵住且灘面離
河數百丈祇進水而並不分溜勢極平順逐得
逐漸澄淤日形淺涸至八月初旬河水大落之
後一律淤平顯露乾灘旦等會同到工親勘大
埧後身舊時合龍處本係跌成深塘至本年五
月間探量水深尚有八丈六尺最為搶心今竟
淤成平地寔為難得之事自大埧至二埧前週
圍二十餘里從前水深一二丈至四五丈處所
亦俱受厚淤成為一片平陸僅有小溝槽數處
尚存水數寸至一二尺不等至險之工已成至
穩之地旦等復會勘大埧前溜勢逕往南趋南
岸土山全行塌盡前此新河祇寬百餘丈今已
幾及二百丈流行暢順埽工亦極鞏固查內塘
既成淤灘大埧已不著重但內塘新淤尚嫩大
埧埽工尚應照舊修守藉作外衛俟一二年後
塘土堅結則新淤皆成老灘大埧即聽其廢棄
亦屬無碍更為萬全無弊之計然現在大埧已
有後靠較前此臨河孤立吃緊情形已迥不相
侔祇須隨時酌量修防即可穩寔無庸多滋靡
費再查黃沁廳屬秦家廠工本年五六月間河
勢南趋埽前淤灘已寬至數百丈亦與舊時險
要形勢迥異前經旦吳　勘明具
奏在案此後因河水陡長陡落大溜亦有時偏至

北厓不過灘面有塌動之處而旋即開行埽前
並未着溜現仍淤灘寬遠足可放心窃念衡工
堵築時倍極艱難仰賴
聖主鴻福始得合龍蕆事秦家廠勢控上游最關險
要皆臣馬　所親歷艱危之地今見此兩處
均已化險為平舊日情形幾至不可復識為意
外之喜益仰我
皇上誠敬感孚
神貺黙佑通工官民無不同深慶幸臣等仍嚴飭文
武各員倍存敬畏加謹防守斷不敢因勢順工
平稍有疎懈以期仰副
宵旰勤求永奠民生之至意所有臣等會勘衡工內
塘澄淤穩固及秦家廠埽外淤閉情形理合繪
圖貼說恭摺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嘉慶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會
奏於九月二十二日奉到
硃批覽奏寔深慶慰即發香致謝
河神永祈安瀾欽此同日又奉
廷寄
上諭吳　等奏衡工大壩後塘一律澄淤各情形一
摺衡工大壩本係堵築新工孤懸河心迎溜着重

本年五月以後河水全趋南厓埧前溜勢外開經
吳　等將灘水放入內塘逐漸澄淤日形淺涸至
八月初旬一律淤平顯露乾灘舊時合龍處已成
平陸新河流行暢順埽工鞏固其秦家廠工亦因
河勢南趋埽前淤灘寬遠並未著溜與舊時險要
形勢廻異覽奏寔深慶幸此皆仰賴
河神默佑化險為平著發去大號藏香五炷二號藏
香五炷交吳　虔詣衙工新建
河神廟敬謹祀謝以期永慶安瀾欽此

再本年河水異漲險工疊出需員帮辦較多查
河南候補同知署鄭州知州馮埒素諳河防才
具幹練此次在上南廳帮同搶險事事周妥盡
心盡力又河南候補州同嚴理候補吏目吳拱
宸候補未入流蔣鳳儀山東候補通判朱長垣
候補知縣周以勲候補布庫大使曹廷淦候補
縣丞張正勲候補從九品余煌周燦庭經臣與
撫臣馬　長　分派各險工經管夫車土料
等事均能於晝夜風雨中赶辦濟急毫無貽悞
寔屬奮勉出力不辭勞瘁查各該員本皆係豫
東候補之員可否仰懇
皇上天恩俯准將同知馮埒通判朱長垣州同嚴理

吏目吳拱宸從九品余煌未入流蔣鳳儀六員
改撥河東河工差委遇缺酌量補用該六員向
來本在河工學習明晰工程一轉移間洵屬人
地相宜知縣周以悫布庫大使曹廷淦縣丞張
正勲從九品周燦庭四員仍於地方遇有各本
班缺出先儘補用以示鼓勵之處出自
聖恩旨與撫臣馬　長　公同面加商酌意見相
同謹附摺具奏請
旨伏祈
聖鑒訓示謹
奏
嘉慶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附

奏於九月二十二日奉到
硃批另有旨欽此嘉慶十一年九月十一日奉
上諭吳　奏豫東候補人員同知馮墀等本年分派
各險工經管大車工料等事均能辦理無悞奮勉
出力懇請分別加恩等語着照所請將本在河工
學習之候補同知署鄭州知州馮墀通判朱長垣
州同嚴理吏目吳拱宸從九品余煌未入流蔣鳳
儀六員俱改撥河東河工差委遇缺酌量補用其
候補知縣周以悫布政使庫大使曹廷淦縣丞張
正勲從九品周燦庭四員仍於地方遇有本班缺
出先儘補用以示鼓勵該部知道欽此

再查回空漕船前因衛水盛漲暫泊臨清开閘
緣由經臣附摺
奏明在案茲據運河道王念孫稟報衛河水勢漸
消臨清閘内汶源可以暢出即於八月初九日
啓閘打放帮船至十四日已進臨清閘口二十
帮銜尾南下惟查本年回空截至八月十四日
始入山東德州境三十九帮較上年此時僅止
及半臣嚴飭道廳並分派標營備弁将到境帮
船節節催儹務以出境之迅速補入境之稽遲
俾得及早歸次其運河兩岸各湖例應於冬令
收水為來年濟運之用臣並飭該道督率各廳
乘時收蓄務須按照每年定誌有盈無絀以備
新運臣俟霜降防汛事竣即赶回東境督催回
空及籌辦收水一應事宜理合附摺奏
聞伏乞
聖鑒謹
奏
嘉慶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附
奏於九月二十二日奉到
硃批覽欽此

奏為豫東黃河搶辦險工及歲修料物分別價值
核實報銷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接准江南河臣戴　咨會欽奉
諭旨河工物料按照時價實用實銷不得稍有虛假
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推誠體恤
訓示周詳
聖德如天臣民感服豫東辦料情形較江南雖稍有
不同而開報自應一律核實辦理臣等受
恩深重何敢稍任虛捏致滋浮混伏查豫東黃河南
北兩岸險工林立需用稭料繁多蘇麻次之向
來冬間發辦歲料內秫稭一項例價每觔九毫
另有幫價五毫豫省係通省捐廉津貼東省係
籌款生息津貼較之江省祇有例價者不同尚
不至過形支絀惟蘇麻一項向無幫價與江省
無異但秫稭亦止歲料定有幫價若搶險時歲
料用盡另行添購向亦並無幫價且歲料係新
料登場之後可以從容採買是以價不甚昂而
搶險係青黃不接之時待用刻不可緩遂至價
增數倍但格於成例據實報銷必干部駁不得
不寬估實收通融冊報此豫東額辦歲料及搶
險添料難易稍殊之定在情形也查本年伏秋
大汛黃水異漲為數十年所未有各處險要工

程不一而足幸賴
聖主鴻福竭力搶護悉保無虞惟各廳因水大工繁
存貯歲辦稭麻寔不敷用必須按照時價分投
添購而工次待料甚急料户每乘此格外居奇
本年豫東二省又值協濟江境稭麻市價倍形
騰貴較平時加至二三倍不等搶護險工事在
呼吸若稍為拘泥關係匪輕明知價難報銷不
得不放手採辦以保要工為重此臣吳 會同
臣馬 臣長 皆親履河干督同辦理目擊
情形所有各廳購辦料物路有遠近時有陰晴
即現買價值亦屬多寡不齊倶係該管道員逐
一詳查確核且臣等隨時採訪及在工官民亦
皆共見共聞不容稍有虛捏但例價固屬不敷
時價尚無月報若工程既歸寔用而價值不准
寔銷不惟目下辦理掣肘窃恐日後廳員憚於
賠累復蹈虛報故轍甚至畏累束手或致貽悞
要工所關更大臣等公同酌議本年水大工險
本係多年不經見之事合無仰懇
聖主格外恩施俯准添辦各料按計現買時價寔用
寔銷庶錢糧與工段均歸核寔價值雖有酌增
而所費仍止此數於
帑項要工兩有裨益其搶險時所用料物內亦尚
有上年購存歲料仍應剔出照原辦價值報銷
不准議增以杜牽混至以後每年採辦稭麻價

值現奉
諭旨江省由地方官按月詳報咨部存查豫東事同
一例仰懇
聖恩俯准畫一辦理以歸核實均沐
鴻慈於無既矣第物料時價亦非一律若專以工段
坐落之州縣月報為憑又恐州縣與廳員通同
弊混亦不可不防其漸應請將附近之州縣月
報價值並收成豐歉分數互相比較上下不致
懸殊方准入銷再加培堤捻土方向例本照取
土遠近分別定價近來食物昂貴人夫所得例
價不敷口食往往增至數倍此亦實在情形但
土方不比稭蔴等項有民間市價可憑地方官
難以按月查報惟有責成該管道員親勘取土
之遠近難易以及農忙農隙確切核估如例價
數用自不准借端議增倘實有不敷再由該道
詳報河臣核定專案具
奏如此分別辦理庶
帑不虛銷工歸實濟而各廳員亦無所藉口可以
杜虛捏通融之弊所有酌議豫東河工物料請
照時價分別核實報銷緣由謹合詞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遵行再前河臣李
任內尚有題
估未銷並未及題估各案俱係前已核定之件
應仍按例價照原案報銷以免紛更以杜弊混

合併聲明謹
奏
嘉慶十一年九月十一日會
奏於十月初二日舟次王母山奉到
硃批另有旨欽此又於何敢稍任虛捏致滋浮混句
旁奉
硃批近來大吏頗不能察屬員大法而不小廉奈何
欽此又於按計現買時價句折角加培堤埝土
方句折角同日奉
上諭吳　等奏豫東黃河工程料物請分別價值核
實報銷一摺河工採辦料物原定例價不敷各廳
員因此藉口後遂通融開報而浮冒之弊即影射
其中前經戴　奏明請將南河料值按照時價
實用實銷經朕降旨允行今吳　等奏請豫東採
辦料物亦一律核實開報除歲料內秫稭一項東
河舊有帮價津貼仍令循照舊例辦理外其蘇麻
一項及搶險添用稭料著亦准其按照時價核實
題銷惟本年搶險所用各料物前此並無月報其
價值無憑查核是惟在該河督等激發天良破除
情面實力查察將用料之多寡賒價之低昂確核
題報方為實用實銷若所報不確豈不徒為工員
浮冒地步近來大使每不以嚴察屬員為事試思
各大員皆受朕深恩若但知潔己而一任屬員弊
混大法而小不廉又豈國家委任之意乎即如直

隸官吏串同冒帮一案以報解錢粮章程素定之
事尚如此作奸犯科況河工報險搶修錢粮本無
一定数目若非統轄之員寔心稽核其中安能盡
歸確寔該河督等當以直隸之案為鑒若将来查
有浮開侵蝕等弊則唯執法嚴懲斷不姑貸也其
嗣後該省稽蘇價值亦著與江省一例由地方官
按月詳報咨部存查至土方一項非稽蘇可比難
以按月定值其取土道路遠近本有定則若農時
忙隙僱值高下區分亦属寔情其應如何分别價
值設法稽考之處著該部詳悉妥議具奏其原奏
内所稱李　任内未題未銷各案仍著照舊按
例價報銷以杜牽混該部知道欽此

查豫省各廳歲料因廳員自買自用恐易滋弊
是以向由沿河州縣領辦交廳迨後州縣辦理
不善間有藉端派累復改令各廳自行採買而
具報仍係州縣衙名亦非覈寔之道此後歲料
應請歸廳領辦由州縣報價免滋弊混並即以
廳員衙名具報以憑考核理合一併陳明謹
奏

嘉慶十一年九月十一日附
奏於十月初二日舟次王母山奉到
硃批覽欽此

奏為新設河廳員缺緊要會同揀員陞署恭懇
聖恩俯准以重河防事窃照開封府上南河廳一缺
經管滎澤鄭州中牟三州縣汛地綿長向設同
知一員难以兼領經臣馬　會同前河臣李
奏請将開粮通判改為中河通判分管中牟下汛
堤埂工程接准部覆欽奉
諭旨允准在案查中河通判分管中牟下汛十堡起
至二十八堡本年伏秋汛内該境臨黄埽工湍
勢湧注埽段蛰塌甚多節經晝夜搶辦始得平
穩員缺甚関緊要非熟諳勤慎之員弗克勝任

臣等與司道在現任黄河各通判並試用人員
内逐加遴選非於例未符即人地未宜寔無堪
以調補之員惟查有滎澤縣知縣朱廷鍾安徽
歙縣人由河工主簿縣丞遞陞今戡該員才具
明幹辦事安詳本係河員出身修防諳習滎澤
亦係沿河知縣本年協防大汛随同搶險甚為
出力以之陞署中河通判可期勝任其知縣任
内罰俸除已叅未議各案外叅罰係在十案以
内與陞署之例相符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俯准以滎澤縣知縣朱廷鍾陞署中河通
判不獨該員感戴
鴻慈倍加奮勉臣等亦得藉收指臂之助如蒙

俞允仍照例試看期滿如果稱職另行保題寔授送
部引
見恭候
欽定謹將該員罰俸案件摘繕清单敬呈
御覽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謹將滎澤縣知縣朱廷鍾任內叅罰案件繕具
清单恭呈
御覽
計開
一署蘭陽縣任內接征嘉慶五年分城濠土方
銀兩未完一案降俸二級戴罪督催此案土方
銀兩續完降俸之案於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准
吏部咨准其開復其降俸銀兩尚未完解
一署蘭陽縣任內交代一案造冊舛錯罰俸三
個月
一署蘭陽縣任內承審單三因單禄挾嫌放火
扎傷致死移屍匿報一案遲延不及一月罰俸
三個月
一滎澤縣任內因前任知縣馮兆麟任內馹站
交代一案代造遲延罰俸三個月
一滎澤縣任內經征嘉慶八年襍稅未完一案
降俸二級戴罪督催此案襍稅續完降俸之案

於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准户部咨准其開復
其降俸銀兩尚未完解
一榮澤縣任內承審逃兵胡北印自行投首一
案逕延不及一月罰俸三個月
一榮澤縣遣犯逵藍泰瑪什在配同逃一案疎
脫遣犯姦轄官罰俸三個月
一榮澤縣遣犯三扎白布音倉在配同逃一案
疎脫遣犯姦轄官罰俸三個月
以上共計八案已准部覆
一榮澤縣遣犯逵藍泰瑪什在配同逃一案二
參姦轄之名已經核參
一榮澤縣任內嘉慶八年地丁未完一案經征
不力戢名已經核參未准部覆此案地丁銀兩
續經完解業已咨部免議
一榮澤縣任內民借谷石未完一案經征不力
戢名已經核參
一榮澤縣任內嘉慶十年分漕稅未完一案經
征不力戢名已經核參未准部覆此案漕稅銀
兩續經完解業已咨部免議
以上共計五案已參未議
嘉慶十一年九月十一日會同河南撫臣馬
具

奏於十月初二日奉到
硃批吏部議奏欽此

奏為循例奏
聞事竊臣案查工部議奏豫省黃河南北兩岸應需
辦料銀兩先於乾隆十年
題准每年撥發額征河銀三萬六千餘兩分給開
歸河北二道預備歲料此後南北兩岸預備歲
料銀兩如出原題八萬五千餘兩之數應令該
督等據實
奏明撥給等因奉
旨
依議欽此欽遵在案又山東兗沂道庫每歲額征河
銀一萬五千兩為發辦搶修料物之用因近年
新生工段備料較增河銀不敷支用循照豫省

之例

奏撥山東藩庫銀三萬兩節年遵辦亦在案臣查歲料為各工要需必須於年內預為赶辦以資儲備茲屆發辦新料之期據開歸道巴哈布詳稱豫省黃河南岸六廳需辦來年稭蘇價銀除分撥荒缺等項外請撥藩庫銀七萬兩又據河北道林樹芳詳稱北岸五廳需辦來歲稭蘇價銀除分撥荒缺等項外請撥藩庫銀三萬五千兩又據兗沂曹濟道陳預詳稱曹河濮河二廳應備丁卯年歲料河銀不敷請撥司庫銀三萬兩各等情臣查預備來年稭蘇等料俱係辦工要需豫東各該道請撥銀兩均與向例相符即一面咨會撫臣行令藩司會同河道遵照向定章程早為發銀採辦務於年內全數交工如式堆築以備來歲修防之用所有各河道詳撥藩庫銀兩緣由理合循例會同撫臣馬　長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嘉慶十一年九月十二日會

奏於十月初二日舟次王母山奉到

硃批該部知道欽此

奏為東省曹河廳屬魏家埠道搶險出力人員遵
旨據實具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欽奉
上諭此次搶護魏家埠道之弁兵等隨埽落水寔為
出力其撈救得生者現已據吳　等酌加獎賞外
委張永慶著即投補把總兵丁朱明瑞尹鳳林朱
德起等著即投補外委以示鼓勵其淹斃之千總
馬雲從著咨部照例賜卹所有在事出力之道府
各大員著吳　等存記於奏報秋汛安瀾摺內聲
明當與該河督等一體施恩也將此諭令知之等
因欽此伏念搶護險工凡有防河之責皆屬分
所應辦乃蒙
皇上俯念微勞
特旨諭令存記保奏臣等欽奉之下敬謹宣示在工
文武各員伏地叩頭感頌
鴻慈倍形奮勉除外委張永慶兵丁朱明瑞等遵
旨以把總外委分別投補隨時咨部外查兗沂曹濟
道陳預由刑部郎中於嘉慶四年蒙
恩特放道員此次晝夜親駐堤上督率廳營等搶護
四十餘日實屬盡心殫力綜理錢糧亦能秉公
覈實曹州府知府崔映辰督縣僱料集夫駐工
稽查認真出力該二員職分稍大可否
加恩之處伏候

聖裁濟寧直隸州知州金湘前因衙工漫水經陞任
撫臣鐵委赴張秋挽渡漕船妥速奏蒙
恩加四品陞銜臣等因該員幹練任事調派來工曹
縣知縣黃炳一聞曹河報險即馳赴工次幫辦
該二員見工險非常倍加奮勵不分風雨晝夜
設法赶購料物親督人夫上埽搶護得以保守
無恙臣等在工目擊該二員寔屬不避艱險尤
為出力可否仰懇
皇上鴻慈遇有應陞之缺奏請陞用以示鼓勵出自
天恩所有東省曹河搶險最為出力四員臣等欽遵
恩旨存記茲屆奏報秋汛安瀾理合會同恭摺具
奏此外廳縣管汛等官尚有出力之員可否照例
分別咨部核辦之處合並奏明請
旨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嘉慶十一年九月十九日具

奏於九月二十八日奉到

硃批另有旨欽此同日奉

上諭吳璥等奏東省曹河廳魏家埠道搶險出力人
員遵旨保奏一摺該員等搶護險工或督率廳營
或催集料物均能不辭勞瘁俾險工得保無虞俱
屬出力可嘉道員陳預知府崔映辰著加恩交部
議叙直隸州知州金湘知縣黃炳著加恩以應陞

之缺陞用又據另片奏休致在籍之都司裴尚有調至曹河工次委令搶辦埽段甚為出力等語著照所請加恩賞給遊擊銜以示奬勵此外豫東在工出力之廳縣營汛各員弁並著加恩准其照例分別咨部核辦欽此

奏為恭報秋汛安瀾通工普慶仰祈

聖鑒事竊照本年伏秋汛內豫東黃河工程搶護平穩情形節經隨時具

奏在案竊查秋分以後水勢長少消多各工亦漸平定惟南岸蘭儀廳屬之蔡家樓埽工於前月秒水落歸囤全溜提至頭埽以上刷提甚為吃緊臣吳　臣馬　親赴該工督飭趕緊搶接新埽五段甫見穩實旋因對岸淮嘴刷塌溜復下移逼注工尾小壩以下塌及堤身隨又搶廂順堤埽四段連夜追壓始得保護無虞又儀睢廳屬之五六堡於八月下旬河勢上提下坐時

有遷改該處堤窄土鬆一經汹刷難以抵禦臣
吳　亦經親往督令於堤北帮築外戗並趕築
挑水土埧四道其頭二三埧汹已逼注幸料物
應手趕緊廂埽挑汹即經平定又上南廳屬鄭
州汛頭堡舊埽工以下二堡舊埽工以上空檔
一百零八丈八月中旬汹勢汕刷堤根應畂補
埽段搶護中牟上汛楊橋三埧迤東大堤着汹
搶做新埽五段又北岸之下北廳屬蘭陽汛三
堡南戗下首舊有土埧一道長八十丈向無埽
工因汹勢趋注趕廂護埽六段悉臻平穩此外
上下游各工均已一律鞏固伏念本年伏秋兩
汛寧夏黃水旺盛各處山水亦節經長發滙注
大河陝州萬錦灘共報長水十六次武陟沁河
共報長水六次寔為數十年未有之異漲南北
兩岸各廳有工處既多刷塌之埽無工處要生
新險之工且向未上水之高厓亦皆普律漫灘
直抵堤根寬至十餘里至二十餘里不等臣等
親督開歸道已哈布河北道林樹芳護河北道
呂昌會兗沂曹道陳預開封府知府張裕慶並
委令帮辦之前任山西河東道王如金等分赴
各工往來督率文武各員晝夜搶辦不敢片刻
稍懈且兩岸報險頻仍須用稽蔴較繁尤難源
源接濟經開歸道已哈布開封府知府張裕慶
設法四路採購不分畛域赶運各工始得處處

意以期仰副
聖主慎益加慎安益求安之至意所有秋汛安瀾通
工穩固緣由謹合詞恭摺由驛奏
聞仰慰
聖懷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嘉慶十一年九月十九日具
奏於九月二十八日奉到
硃批即有旨欽此同日奉
上諭吳璥等奏恭報秋汛安瀾一摺本年伏秋兩汛
豫東黃河水勢節次驟漲經該河督等率在工各

應手毫無缺悞當風雨交作之際千餘里之堤
埽各工在在險要呼吸堪虞幾有措手不及之
勢今豫東兩省均獲普慶安恬寔非臣等所敢
預必此皆仰賴我
皇上誠敬感孚默邀
神佑處處危極而安兩省官民無不異口同聲歡欣
慶幸現已節逾霜降水力日綿各廳僅存長水
一尺三四寸及二三尺不等灘水亦俱消涸間
有低窪存積之處現飭廳汛各員設法疏消所
有應備來年歲料亦經會同撥飭司道妥籌發
辦務令秉時赶瞞於年內全數到工並飭該道
廳等仍應隨時巡查不得以水落工平稍存大

員搶護平穩現在節逾霜降各工一律鞏固豫東
兩省普慶安恬寔堪嘉慰吳璥馬　長齡俱着
加恩交部議叙欽此

奏查回空帮船拟報截至本月初十日已進臨清
閘口六十帮閘河内行走迅速但尚有未入東
境各帮較上年為期已遲恐此後水勢漸弱或
致淺滯臣檄飭東境各閘酌量啓閘不使宣洩
過多庶在後帮船足資浮送其已出東境各帮
拟運河道王念孫稟知江南邳州境内間有淺
阻談道已赴台庄查勘臣現自曹河查工事竣
即赴濟寧上下一帶督催帮船並勘籌運河挑
工及各湖瀦蓄事宜合併附摺謹
奏
嘉慶十一年九月十九日附

奏為籌辦備防料物以裕工需以節錢糧仰祈
聖鑒事竊照豫東黃河南北兩岸險工林立必須物
料充裕方不至臨事周章查向來豫東各廳歲
料每稍一動例價九毫計每束例價銀四十五
兩因不敷採辦豫省于通省捐廉東省係籌款
生息每束帮價銀二十五兩合計例帮價每束
共銀七十兩此歷年發辦歲料之舊章也從前
工段較少豫省兩岸十一廳共辦歲料約計以
五千束為率尚可敷修防之用迨後可埽屢有
遷改坐灣生險埽段漸增乾隆四十二年以前
各廳埽工共長五千五百餘丈截至上年已增

至二萬六千餘丈較從前多四倍有餘曾經前
河臣李　具
奏在案以歷來額辦之料為數倍工程之用埽必
不數是以每至大汛工險存料用完不能不另
為添辦其時正在青黃不接又值工需萬緊之
際料户得以格外居奇不獨價倍平時更有緩
不濟急之慮臣與撫臣馬　在豫省工次再
四面商與其臨時赶購待用急而廉
帑多莫若未雨綢繆儲備寬而所費少除各廳額
辦歲料五千束之外擬令該管各道遴委妥員
乘此新料登場之後採購稭料霖觔于險工較
多處所酌定應添數目另廒堆貯作為備防料

物以備大汛搶險之需既可無虞缺乏而價值
所省亦多但向例歲料五千垛價銀由司庫撥
發若另為多購無欵動支查歷年搶險時總須
添辦料物其銀兩仍係司庫動撥自二三十萬
兩至六七十萬兩不等臣思先後同一撥項早
則價賤遲則價昂若冬春價賤時多辦一垛則
大汛價貴時即可少添一垛似不必臨時猝辦
徒滋多費合無仰懇
聖恩俯准先撥豫省藩庫銀二十萬兩發交各道委
員購買稭蔴兩項以資備防不過先後一轉移
間而事半功倍不特防守敷餘且可節省不少
似屬一舉兩得之計倘值是年水漲工多有此
備防之料即再添亦屬無幾如遇水小工少之
年所備料物得有餘存即可留為次年備防之
用亦不致稍有虛糜如此通盤籌備酌盈濟虛
寔于慎工節
帑均有裨益至歲料內稭料一項向有例帮二價
共計每垛銀七十兩現擬備防稭料若僅給例
價寔不敷購辦應請照歲料每垛七十兩之數
准其作正報銷其蔴觔一項向來各廳領辦每
觔例價一分四厘四毫並無帮價本屬不敷現
在仰蒙
恩旨准照時價核銷以後各廳所辦歲蔴即照州縣
月報之價造報其備防蔴觔事同一例應請與

歲麻俱照月報價值報銷以歸核寔臣為預籌
緊要工需樽節錢粮起見商之撫臣馬　及
各道府等意見均屬相同不揣冒昧謹繕摺具
奏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再東省克沂曹濟道所屬曹河粮河
兩廳每年歲辦稭寐亦不敷用並應仿照豫省
章程于廳辦歲料之外飭令該道委員另購備
防料物以裕工需以歸樽節查該道所屬祇此
兩廳需銀較少擬請于東省藩庫內撥銀二萬
兩應用如有餘存下年即可無庸動撥合併陳
明謹
奏

嘉慶十一年十月初二日舟次王母山具
奏於本月二十日奉到
硃批該部議奏欽此

再查本年伏秋汛內異漲非常豫東南北兩岸
險工不一而足臣與兩省撫臣幾有兼顧不遑
之勢其時各道府分投幫辦甚為得力東省兗
沂曹道陳預曹州府知府崔映辰前經臣會同
山東撫臣長　遵
旨查明具奏業已蒙
恩特予議叙並豫東廳縣營汛等欽遵
恩旨另行分別咨部核辦外惟豫省道府中尤為出
力者三員理合一併
奏明請
旨查河南開歸道已哈布經管南岸七廳險工疊出
往來搶辦催集料物寔無片刻稍懈查核工料
錢糧亦能寔力認真又河南開封府知府張裕
慶所管沿河各工一聞報險立即馳往幫同搶
護事事悉合机宜且本年水大工繁料物頗難
籌辦該府多方設法購運始得處處應手保守
無虞東省曹河危險之時因北岸素不產麻待
用更為急迫亦係該府聞信即星夜委員運到
接濟甚賴其力撫臣長　在工深知亦極稱該
府不分畛域寔為急公難得之員又護理河北
道祥河同知吕昌會當臣赴南岸各工及東境
曹河搶險之時北岸各廳堤埽並銜工放汛亦
正在處處吃緊該員往來防範不遺餘力洵為
幹練盡心以上三員臣與撫臣馬　在工數

月隨時留心存記寔屬尤為出力臣等深資臂
指之助不敢不據寔奏
聞可否仰懇
皇上格外鴻慈量加優奬出自
天恩謹附摺具
奏伏乞
聖鑒謹
奏
嘉慶十一年十月初二日具
奏於本月二十日奉到
硃批已哈布張裕慶呂昌會俱交部照例議叙欽此

奏為回空尾幫全入東境現在嚴催南下並籌辦
湖河宣節事宜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赴台庄查催幫船並順道至江境王
母山察看情形當經附摺具
奏在案茲據道廳稟報回空漕船江西安福呀尾
幫於十月初四日挽入山東德州柘園境連前
共計一百一幫東境運河水勢充裕於十三日
已全數儹進臨清閘口現過濟寧者已有八十
六幫惟查本年回空入東已遲九月間因江境
王母山一帶間有淤阻截至十月十二日僅出
東境三十六幫如此後江境迅速暢行自可無
悞歸次而東境微湖亦可煞堪收蓄並趕辦運

河挑工以備來歲新運之用但現在回空積壅
尚多自應先籌接濟之計臣與運河道王念孫
再四籌酌本年附近運河地方雨水稍稀微湖
誌擡僅收水一丈較定制尚少二尺若過於耗
費恐不敷運送新漕臣前赴台庄上下探量水
深一丈二尺九寸已平閘背且台庄閘以下河
清閘以上坡灘積水廣濶以之下注江境引河
足資浮送無庸輕啓微湖閘板俟台庄一帶水
勢漸消再酌量啓放湖水挹注庶帮船既利遄
行而湖水亦不致多耗臣並經檄飭沿河各員
嚴催各帮全過南旺分水口即將逕北之十里
閘河等閘暫下嚴板使汶水全往南注亦可助
湖水而利船行臣惟有會同撫臣長　一面差
採江境行走情形一面督同鎮道等加緊嚴催
俾回空早一日出境湖水即可少一分消耗其
運河挑淺工段現已委員確估一俟帮船全出
東境騰空河路即當赶緊興挑以免遲悞所有
回空尾帮全入東境現在赶緊催令南行並籌
辦湖河水勢緣由理合恭摺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嘉慶十一年十月十七日具
奏於十一月初三日奉到

硃批所辦俱妥總期宣洩得宜全河受益矣欽此又

於無庸輕啓微湖閘板句傍奉

硃批甚是欽此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於本年九月十九日拜發安瀾摺後由

漕河赴濟寧上下一帶查催回空漕船於九月

二十二日接准兵部加封遞到欽奉

諭旨以臣會同撫臣馬　奏報衡工大埧後塘一

律澄淤並奏泰家廠埽工化險為平仰蒙

皇上特發大號藏香五炷二號藏香五炷交臣敬謹

祀謝臣當即欽遵潔誠賫香虔詣各

河神廟祀謝默陳

聖敬永禱安恬並即專員分賫藏香知會河南撫臣

馬　一体虔祀以答

神貺茲臣於九月二十八日韓庄途次接准兵部遞
到欽奉
上諭吳　等奏恭報秋汛安瀾一摺本年伏秋兩汛
豫東黃河水勢節次驟漲經該河督等督率在工
各員搶護平穩現在節逾霜降各工一律鞏固掾
東兩省普慶安恬寔堪嘉慰吳　馬　長　俱
著加恩交部議叙等因欽此臣跪讀之下感悚莫
能名狀伏念本年伏秋大汛水勢異漲為數十
年所未有今豫東晏晝恬瀾寔皆仰賴
聖德感孚
神庥默佑所致兩省官民同深感慶至臣濫受
深恩畀以宣防重寄督屬防護分所當然乃蒙
恩旋逾格
特予甄叙撫躬增惕循省滋慚惟有勉策駑駘倍矢
敬慎以奠稍酬
高厚鴻慈於萬一除恭錄
恩旨移知撫臣馬　長　欽遵外所有臣感激微
忱理合繕摺具奏恭謝
天恩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嘉慶十一年十月初二日具
奏於十月二十日奉到
硃批知道了欽此

奏為前河臣李亨特任內北岸秦家廠南岸儀封
下汛廂辦土埽新工循例補繕清單具
奏事窃查上年八月間黃沁廳屬秦家廠工十埽
至十九埽被洶蟄塌搶廂新埽十段經前任河
臣李　會同撫臣馬　恭摺具
奏在案該工甫竣十九埽迤下無工處所又復潰
溜塌堤隨即跨船接護李　並于摺內聲明
亦在案惟該處接廂新埽十三段用銀一萬八
千六百零九兩一錢八分該道廳具稟後李
批令造送印摺未及具
奏該道林樹芳于八月引
見回任後稟請臣補奏前來臣面詢撫臣馬　曾
經會同李　在工勘明屬實臣親赴該工履
勘現有新埽十三段查量長寬丈尺核算銀數
均與冊報相符理合補繕清單恭呈
御覽又南岸儀睢廳屬儀封下汛洶勢南趨經前河
臣李　于北溜開挑引河將舊河形內估築
土埧二道廂做防風以禦大洶復趨舊河李
于上年九月間
奏明辦理在案臣到任後查該工原估東西土埧
二道並廂防風共需銀一萬八千六百餘兩臣
督同該道廳等查勘河形東首已露溜所估
土埧防風無庸築做當飭停辦計節省銀一萬

三千三百餘兩其河形西首土埧一道及防風
均應築做該廳營先已辦竣計用銀六千二百
四十五兩二錢八分據該道巴哈布開具工段
丈尺銀數印摺申送前來臣復核舊案亦屬相
符謹照繕清單一併補
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嘉慶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具
奏于本月十八日奉到
硃批工部知道欽此

奏本年回空尾幫江西安福所幫船催過南旺分
水口之後臣即飭將南旺以北各閘閘板使汶
水全往南注運河水盈充裕各幫船已於十月
二十四日全過濟寧臣與撫臣長　添委道將
各員併力嚴催漏夜赶挽前進此漕臣和　亟
即親押尾幫沿途督催行走尚為迅速截至十
月二十九日已出東境八十幫所剩止二十一
幫約計本月初旬即可掃數攢出東境此運河
過稟報台庄閘仍存水深一丈二尺六寸下注
江南邳宿一帶足資接濟微山湖現存水深一
丈俟尾幫出境後即將臨湖各單閘斗門啓放

使運河有餘之水收入湖内以資濟蓄所有帮
船行走順速及水勢充裕緣由理合附片奏
聞伏乞
聖鑒謹
奏
嘉慶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附
奏於十一月十八日奉到
硃批覽欽此

奏為會勘運河挑工情形分別估辦仰祈
聖鑒事竊照東省運河每年伏秋汛内汶泗諸河漲
發挾沙入運水過停淤是以歷年於回空過竣
將山東重運帮船全數催出臨清閘河後即行
煞堪興挑所有應挑淤土除額設兵淺衆閘等
長夫力作不計錢粮外其應添募夫工程向係
沿河州縣領銀承辦自嘉慶四年前撫臣陳大
文奏請酌加津貼分委地方河工佐雜人員承
辦運照在案臣等查本年回空帮船因江境王
母山淺阻挽出東境稍遲台庄閘以下積水尚
大上游八閘一帶底水未能即消先經臣等遴

委熟詣估挑人員自北而南按次測量以受淤之深淺定應挑之尺寸查上河廳屬臨清磉河為運河尾閭最關緊要今歲因衛河節次盛漲淤壩多日以致汶流頂阻澄淤深厚較他處為尤甚其餘各汛長河間有停淤捕河廳屬各汛長河均有沙淤而壽東陽穀東平三汛受淤較多運河廳屬汶上汛磉長河道受汶源達運之區節經盛漲噴積新淤較厚鉅嘉衛北二汛逼近汶源長河亦多淤墊濟寧磉河僅長里許根船多係併磉打放洄溜盤旋停淤頗重濟魚二汛長河亦有新淤泇河廳屬沛汛長河自十字河發水倒漾積淤亦多滕汛磉長河承受十字河山水屢次漲發受淤更深嶧汛牛山泉大泛口等處長河均因山泉坡水入運在在停淤皆須加添募夫協同額夫挑辦以利來年新運茲挑委員等勘估前來復經運河道王念孫親詣各處勘驗核實刪減計上捕運泇四廳屬磉長各河共估應挑淤土二十五萬二千七百七十二方六分五厘除夾淺泉閘等長夫挑去半九萬四千六百五十九方四分二厘餘土十五萬八千一百一十三方二分三厘應添募夫四千五百五十四名半共該工價銀一萬七千八百三十二兩器具銀九百一十兩九錢二共銀一萬八千七百四十二兩九錢例應動撥司庫銀

兩辦理其塘河每土一方津貼銀三錢砂礓每
方津貼銀一錢五分長河每方津貼銀一錢三
共津貼銀二萬八千五百九十九兩九錢七分
三厘此項津貼銀兩上年前撫臣全保奏明於
交商生息銀內提出三萬兩作為運河挑工津
貼募夫方價之用此次所估尚在三萬兩以內
足資應用再查運河估辦挑工向應逐年比較
於摺內聲明今查本年臨清塘河因衛水淤淀
積沙深厚添估募夫較多其餘亦有酌減之處
合計各廳銀數除九年係格外加挑用銀至九
萬餘兩本非常例無庸比較外比十年計多估
銀三千八百一十七兩零比八年尚節省銀一
千八百九十五兩零臣等先後逐段查勘實係
撙節確估必應挑辦之工除循例動撥司庫銀
兩分委地方河工佐雜人員領銀集夫興挑其
沛汛長河募夫工段照例移咨江省委員會同
儹辦外臣等仍照奏定章程派委道府丞倅實
力查催臣吳　臣和　於據報開工後南北往
來稽查不任稍有草率偷減總期工歸實濟河
底深通以仰副我
皇上利運速漕之至意再嚮汛八閘挑工必須俟底
水控淨方可興辦現飭承辦工員先行閘分段
落一俟江境邳宿一帶回空過竣上游河水掣
空即行赶緊興辦合併陳明除將應挑工段土

方銀數恭繕清單敬呈
御覽外所有臣等會勘本年運河挑工確核估辦緣
由理合會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嘉慶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會
奏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奉到
硃批工部知道欽此

奏為回空尾幫全出東境並籌催銅鉛船隻及來
省新漕受兌即可赶出閘河情形恭摺奏
聞仰祈
聖鑒事切臣前將回空漕船全數催過濟寧並巡漕
臣和親押尾幫南下緣由附摺
奏明在案茲據運河道稟報本年回空尾幫於十
一月初十日全數攢出山東黃林莊境除徐州
江北一幫向在夏鎮水次停泊受兌不計外共
出東境一百幫查回空幫船因江境王母山淤
淺頂阻比較上年出境遲二十餘日現在江境
運河業已通順臣接准漕臣吉
札知河成閘

下雖間有淤滯之處尚可磨淺而行來經過淺
之船亦僅數百隻自可儹趕前進無悞渡黃至
微山湖因回空過境較遲宣放日久消耗已多
現量誌椿存水一丈按照定誌尚少二尺若再
啟板多洩恐來歲新運不敷濟用且臺庄一帶
清水因下游淤墊高仰不能暢達是以積水散
漫廣寬中泓水深一丈三尺三寸陸續下注亦
儘足接濟船行無須再放湖水徒耗湖瀦現飭
該道探明回空尾帮全過邳境淺滯之處即應
將湖口閘嚴密閉板並趕緊煞垻一面將臨湖
各單閘斗門啟放使上游運河有餘之水儘數
收入微湖藉資瀦蓄以備來歲重運之用其餘
蜀山獨山馬場馬踏等湖水勢俱屬有盈無絀
至塘長各河應行築垻挑淤工段臣與巡漕臣
和　督同運河道王念孫往來查勘辦理務
期處處挑深如式以利新漕除挑淤工程會同
撫臣長　巡漕臣和　另行具
奏外所有回空尾帮全數儹出東境緣由理合恭
摺奏
聞再江蘇委員武進縣知縣周宗泰接運滇省京銅
船十二隻於十一月初七日儹過濟寧北上安
徽委員霍山縣知縣劉濛接運貴州京鉛船二
十二隻於十一月初九日挽過韓庄閘北上又
貴州委員安南縣知縣魏鈞領運甲子年京鉛

船十二隻雲南委員試用知縣盧念領運甲子
年京銅船十二隻均於十一月十一日攢入魚
臺縣境查本年汶河大壩因回空帮船頂阻正
資汶水接濟是以不能如期煞壩現在回空已
出東境即應煞壩興辦挑工所有已入東境銅
鉛船隻日現與撫臣長　檄飭沿途文武各員
節節嚴催儹挽以期赶出閘河如有不及出閘
者酌令於河水寬深無須挑淺處所停泊守凍
免致佔碍河道其山東本省重運灣船濟寧衛
前後兩帮並東平所東昌衛濮州所等帮據報
於各水次受兑後均已行抵東昌即日俱可全
出閘河不致有碍挑工理合一併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嘉慶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具

奏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奉到

硃批覽奏俱悉一切認真經理欽此

奏為盤查開歸河北兩道庫貯錢粮並歷年核減
各廳工料銀兩應請勒限追繳以清庫款仰祈
聖鑒事竊照管河各道俱有經管河庫錢粮東省兖
沂運河二道庫臣於上年封印後就近親往盤
查均無虧短于正月間恭摺奏
聞並聲明河北開歸二道庫另容查明具
奏在案本年臣在豫防汛時盤查開歸道庫截至
本年八月內計存銀二千九百兩零六錢四分
八厘河北道庫截至本年八月內計存銀五萬
九千三百五十一兩二錢當將收支庫簿按款
勾稽出入銀數均屬相符弹兑平色亦無虧短
低潮等弊惟細核該二道所存各廳庫貯摺內
有歷任河臣及臣任內核減工料銀兩除已逐
年完繳外開歸道所屬六廳尚有未完銀四萬
七千五百七十五兩五錢九分六厘河北道所
屬五廳尚有未完銀四萬零七兩九錢七分七
厘臣詳加確覈皆因例價不敷不得不通融開
報是以刪減着賠尚無侵冒情事但既經各河
臣核定刪減自應勒限歸款未便任聽懸宕查
各員內現任上南河同知王申伯唯寧通判鮑
居垣衛粮通判雍廷煥下河通判董有恂懷慶
府管粮通判李三晋俱現在豫東服官所有未
完銀兩臣現飭開歸河北二道勒追歸款又原

任儀睢通判華燦原任曹考通判吳茂楠俱已
丁憂回籍現批該道飭調來豫清理現署上南
河同知候補通判王相綸現甫丁憂尚未回籍
華職曹考通判葉鵬翥亦尚在豫俱經該道等
傳集清理原任上北河同知顧禮琥久經病故
批河北道稟稱該故員胞弟現任河內縣縣丞
顧禮璜呈懇代為認賠應即著落完繳又原任
睢寧同知錫福早經丁憂回折應行文該折追
繳惟該員等或係丁憂事故或尚有別項攤賠
銀兩若令一時全數措繳定形竭蹶且銀數亦
有多寡不齊謹開繕清單恭呈
御覽可否仰懇
皇上鴻慈准其分別年限陸續完繳之處出自
天恩如蒙
俯允即請自十三年為始按限嚴追則所追銀數既
得區分多寡以昭平允而各員可免拮据倘枯
自必勉力設措庶款亦不致久懸倘仍有逾限
不完之員即行批飭查參照例辦理所有盤查
過開歸河北二道庫項並清查各廳核減銀兩
勒限完繳緣由理合恭摺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謹將查明開歸河北兩道庫各廳未完核減銀
兩數目並分限年分恭繕清單敬呈
御覽
計開
現任上南河同知王申伯未完嘉慶十一年經
手吳　核減工料銀六千八百兩請分
作三年完繳
現任睢寧通判鮑居垣未完嘉慶十一年經手
吳　核減工料銀五千八百七十六兩
五錢一分八厘請分作二年完繳
現任衛粮通判雅廷煥前署睢寧同知任內未
完嘉慶十年經前河臣李　核減工
料銀五千五百一十兩請分作二年完
繳
原任儀睢通判華燦係江蘇無錫縣人嘉慶十
年四月內丁憂回籍前署睢寧同知任
內未完嘉慶九年經前河臣李　核
減工料銀一萬八千一百一十二兩四
錢七分一厘現批開歸道具稟飭調來
豫請分作五年完繳
候補通判王相綸前署上南河同知任內未完
嘉慶十一年經手吳　核減工料銀二
千四百三十三兩該員現在丁憂尚未
領咨回籍現批開歸道具稟飭令在豫

清理請分作二年完繳

原任睢寧同知錫福係正白旂滿洲烏永阿佐領下人于嘉慶十年十月內丁憂回旂未完嘉慶八年經前河臣楛　核減工料銀八千八百四十三兩六錢七厘現拟開歸道具稟請移咨該旂都統在

于該員名下分作四年完繳

以上開歸道所屬各廳未完核減共銀四萬七千五百七十五兩五錢九分六厘

現任懷慶府懷粮通判李三晉前署祥河同知任內未完嘉慶八年經前河臣徐　核減工料銀七千三十六兩六錢八分七厘分作四年完繳

現任山東下河通判董有恂前署衛粮通判任內未完嘉慶十年經前河臣李　核減工料銀一萬六千九百六兩六錢七分八厘分作五年完繳

原任曹考通判吳茂楠係直隸滄州人嘉慶十年十一月內丁憂回籍未完嘉慶十年經前河臣李　核減工料銀九千六十兩八錢三分六厘現拟河北道具稟飭調來豫清理請分作四年完繳

原任曹考通判葉鵬翥未完嘉慶十一年經臣吳　核減工料銀三千六百五十八兩

七錢九分四厘該員業已革職現批河
北道具稟飭調來豫清理請分作三年
完繳
原任上北河同知顧禮琥係江蕪吳縣人未完
嘉慶六年經前河臣王　核減工料
銀三千三百四十四兩九錢八分二厘
該員業已病故現批河北道稟稱該故
員胞弟現任河內縣縣丞顧禮璜呈請
認賠查該員係佐雜微員且係代賠之
項應請分作五年完繳
以上河北道所屬各廳未完核減共銀四
萬七兩九錢七分七厘

嘉慶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具
奏于十二月初八日奉到
硃批依議分年完繳該部知道欽此

奏為查明豫東向來辦料章程並現擬措蘇土方
幫價仍應定以限制及酌籌津貼緣由恭摺具
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承准
廷寄嘉慶十一年九月二十日奉
上諭吳　等奏請豫東採辦料物亦一律核實開報
除戚料內秫稭一項豫東舊有幫價津貼仍令循
照舊例辦理外其蒙蘇一項及搶險添用稭料着
亦准其按照時價核實題銷惟本年搶險所用各
料物前此並無月報其價值無從查核是誰在該
河督等激發天良破除情面實力查察俾用料之
多寡賠價之低昂確核題報方為定用實銷其向
後該省稭蘇價值亦着與江省一律由地方官按
月詳報各部存查等因欽此又承准
廷寄嘉慶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河工物料土方運腳例價不敷之處着江南河
東各河督及江南山東河南各撫再行公同詳
核各就地方情形妥議具奏總之工程物料必應
實用實銷方可以杜工員侵冒之弊而價值必有
確據可查錢糧方不致虛糜即如豫東兩省戚料
有生息津貼幫價其中無幫貼者價值仍屬不敷
江省則並此無之其應如何籌畫使工員領購物
料不致賠累該河督等得以核實查工俾無冒濫

該督撫等又能設法勾稽杜絕虛捏部中有一定
章程可憑考核議上時候朕裁酌再降諭旨等因
欽此又准工部咨開嘉慶十一年十月二十七
日奉
上諭工部議覆吳　奏請撥豫東藩庫銀兩預備搶
險料物一摺豫東黃河兩岸節年坐灣生險埽段
漸增所需料物若俟搶護時臨期採辦恐致料戶
居奇自應先事籌備着照部議准令該河督于豫
省藩庫撥銀二十萬兩東省藩庫撥銀二萬兩預
購料物以備要需惟豫東搶險料物向無帮價每
垛止准報銷例價銀四十五兩與該省歲修工段
例價外每垛加增價津貼銀二十五兩者不同該
河督請照歲料每垛七十兩之數作正開銷與部
例不符惟前批該河督奏例價不敷情形懇請寔
用寔銷仍着該河督遵照節次諭旨將所購料物
例價應銷若干應增若干分晰具奏以憑核辦至
部議請將此次另案稽料即令該河督等照歲料
之例籌款帮價一節此項料價若令地方官捐廉
辦理既恐藉端科派若令民間協濟又恐擾累閭
閻均不免易滋流弊是否可行着該河督會同該
撫等悉心体察情形妥議具奏餘依議欽此臣等
跪誦之下仰見
皇上睿照無遺
訓勉嚴切臣等受

恩深重何敢不倍激天良寔心籌辦伏查豫省料價
自雍正十年議定每稻一觔例價銀九毫計每
垛銀四十五兩發給沿河州縣按地派買民
自行交工嗣因花戶挽運維艱寔多賠累於乾
隆三十年經前任河南撫臣阿思哈
奏明每觔加運腳一厘計加銀五十兩合每垛例
帮價共銀九十五兩由司庫發給委員採辦以
免民間賠運例價作正報銷帮價於沿河三十
二廳州縣按粮攤征還款欽奉
硃批好知道了欽此乾隆四十三年復經前撫臣畢沅
以沿河民力較艱
奏准通省攤征衆力所出無多日久相安工無缺
之迨乾隆五十七年前撫臣穆和蘭因歷年攤
征之項積欠較多奏請分別攤賠帶征以後帮
價定以三十萬兩為額歸入地粮攤征奉
經前任大學士和珅議令裁革祇准照例價仍
交沿河州縣賠辦各在案此歷來帮價沿革之
原委也是年革去帮價之後僅發例價銀四十
五兩官代民辦寔屬不敷經各府州縣公同具
稟由司道議詳撫臣再四酌減每垛必需銀七
十兩斷不能再少除每垛例價銀四十五兩外
須津貼運費銀二十五兩豫省係通省捐廉東
省係生息加貼此五十七年以後酌籌帮價之

章程也查未設幫價以前係按地派買賠在民間迨改歸官辦以後係推征幫貼始可敷用是數十年以前每垛四十五兩之例價本已不敷並非始自近年迨例幫價改作七十兩較之從前每垛九十五兩已減二十五兩歲料係新料登場之後陸續購買時日從容是以尚可支持及至大汛工急料少之時轉無幫價其倍形支絀自屬情理所必然惟例價固須加增而幫價亦宜定以制限日等與司道等再四体察如以州縣月報為准工員固不能任意開報但月報係統一月而言而料價之長落或旬日或數日即有增減不同識如

聖諭隨時長落原無一定若再於一月內按日查報未免過於紛繁倍難稽察若祇統一月而論其價仍未確切況月報以民間燒烟為準以之核計工料道路有遠近工用有多寡車運有忙閑天時有陰晴亦斷不能與民間燒烟毫厘不爽而時價之差等愈多則報價與購料之人更得從中高下其手設州縣廳員中或有一二不肖之員彼此串通抬價以少報多亦所難免即使官知守法而丁厝胥役又安能保其不與料戶居民預為勾串抬高價值窃恐事繁人襍其弊混糜費更有甚焉日等愚昧之見與其增減隨時適啟串弊之漸不若折中定價究有限制可

凭即如本年搶險之時臣等及該管道府在工目擊並遍加密訪各項料物或零星販賣或成總攬辦其中價值之多寡參差不齊極其繁碎亦祇能牽多搭少湊算總數搶險之初因新料尚未收穫價值增昂計每垛銀一百兩至一百十兩不等八月以後新料漸集價亦稍減計每垛銀九十兩至九十五兩不等可見同此一工同此一時各料戶市價已不能畫一而牽算總有成數可考即以價之至貴者而論亦止比例價多一倍有餘此外即以次遞減是雖無月報可查而已有成規足據臣等與司道等再四籌議就現辦料價情形比較低昂折中酌核四月以前工用尚簡九月以後新料已多祇准照歲料每垛七十兩之數不得設增其五六七八等月新陳不接工用較繁擬請照本年搶險時添辦稭料中等價值定以每垛九十五兩為率可敷購辦雖比例價已逾一倍而較之現在歲料例帮價七十兩之數每垛祇加銀二十五兩再較之從前歲料例帮價九十五兩之數亦僅相等價值雖增仍不出從前原定例帮價九十五兩之外究係率由舊制尚屬捐益適中如謂時價或稍平減承辦者轉得侵浮然細訪多年以來民間市價較每觔一厘九毫之數有增無減倘將來市價果賤自當隨時確查再為

奏明酌減如謂時價或有增昂必又藉詞遷就然
現定之價係來兩有前已行之數十年未見缺
乏何得尚滋藉口即或偶遇歉收市價騰貴應
於臨時將實在難辦情形確切查明核實具
奏請
旨亦不准仍前通融浮報此如立定章程悉歸平允
倘工員再敢捏飾浮銷必當從嚴參辦伊等亦
咎無可辭且價有定數不但種種串通抬價之
弊不禁自除而該管上司究有準則可核即造
報到部亦易于按冊勾稽以視月報無定之時
價似覺數有準繩而事歸簡淨至蘇船木係民
間常用之物例價每船一分四厘四毫遇加採
訪實屬不敷若隨時按照月報又恐弊混滋生
亦與稽料無異臣等與司道各府等悉心体察
本年因興漲工險又有協濟南河蘇船同時採
購市價昂貴每船實需銀三分五六厘至四分
二厘不等若以常時而論尚可稍減擬請載蘇
照例價加一倍共例幫價二分八厘八毫捨險
添辦之蘇再加半成共例幫價三分六厘北岸
向不產蘇必須隔河運送每船應加運費二厘
共例幫價三分八厘均可敷購辦工員亦無可
藉口惟修築堤埂土工方價非民間所有之事
實無市價可憑查雍正十年議定成規舉工取
土每方價銀自九分六厘至一錢零八厘分為

二等水工隔水取土每方價銀自一錢二分八厘至一錢四分四厘一錢九分二厘二錢一分六厘分為四等係按照取土遠近並旱工水工分別核計本已詳細周備近年因糧價較增錢價亦較前昂貴照例價計算每夫每日所得銀不及五分實不敷一日飯食之用其近土旱土可以多掐土方即可多得方價尚可敷辦至於外有隔黃埽工內有積水深塘兩面無土可取必須隔隄遠遠兼之加高堤頂自下而上高二三四丈者夫力實屬艱難約計每夫二名窮日之力不過掐土二三分即照最多之二錢一分六厘例價計算亦僅各得銀三分有餘雖資口食不得不於例外加增人夫始肯應募今再四確核除例價可辦之土工仍應照舊辦理無庸議增外其兩面臨水之工遠遠在三百丈以內加高在一丈五尺以內者照一錢九分二厘之例價酌加一倍每方共銀三錢八分四厘其隔水隔堤之工遠遠在三百丈以外加高在一丈五尺以外者照二錢一分六厘之例價酌加一倍每方共銀四錢三分二厘約計每名每日所得銀將及一錢庶人夫可資餬口而工用亦歸實在查堤埝土工淇在霜降以後大汛以前辦理均係農隙之時為時寬舒價值又可先為估定需費尚不致過多至大汛搶險正當農忙之

國家經費有常前此既皆係籌劃而行此時斷無
多糜
正帑之理自應一体妥籌以資津貼查豫有各官
養廉津貼歲稍每年通省共已捐銀一十二萬
餘兩若添辦稍料及麻觔帑價再為捐貼誠如
聖諭恐地方官不敎辦公或致藉口科派至攤征一
條係乾隆三十年豫省
奏定舊例業已遵行二十七年迨五十七年原任
大學士和珅議令裁革之後臣吳 興陞任河
南撫臣吳 公同司道等確查例價斷難購
辦非貽誤工需即暗增虧累曾經批定會
奏請復攤征舊例奉部議駁在案臣等何敢復蹈
倘定在不敎方准酌加亦經不得逾每方五錢
之數仍由河臣專案
奏明請
旨定奪以歸核實以杜冒濫至於物料價值向來祇
有例價作正報銷其帮價一項或攤征或生息
或捐廉從無開銷正項之例

前轍又行漬請但防河原以衛民民間分應協濟且歲稽已歸捐廉現祇添辦稽料幫價較從前為數已少惟蘇劒幫價亦須歸入約計稽蘇兩項每年幫價以三十萬兩為額可以敷用民力亦不致拮据如遇工程平穩之年所餘銀兩存貯司庫另候撥用豫省民風淳樸深知河工係保護民生共應急公向議如果地方官照額征收原可不至偏累現議攤征既有定額業戶有所遵循州縣無從滋弊且等仍當隨時密訪嚴查倘有不肖官吏多征重征等弊一經查出或經告發即當按律嚴參究辦俾免閭閻擾累以仰副

聖主慎工衛民之至意東省經管黃河祇有曹河糧河兩廳需料較少除歲稽本係生息津貼亦無庸另議外其添辦稽料及蘇劒一項約計每年幫價銀三萬五千兩即可有盈無絀並請倣照豫省章程攤征津貼如有餘存扣貯司庫或本省遇有疏浚河渠利濟漕運之需亦可

奏明撥用無須另動正款惟東省幫價較少似無庸攤及通省祇就兗沂曹濟道所屬之兗沂曹濟四府州地方均勻攤征以歸簡易仍當一体嚴查不任稍有浮征滋累至土方難易各殊尋常堤埽亦有則價可敷辦理之工與稽蘇必須幫價者不同如遇有難辦土工必須幫貼專案

奏明即統入稻麻帮價項內動用無庸另議籌款
所有豫東兩省物料土方酌擬帮價數目並籌
款津貼緣由臣等謹遵
旨督同兩司道府各就地方情形公同悉心籌議合
詞恭摺具
奏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
訓示遵行再臣吳 前奏豫辦備防稭料請照歲料
每束七十兩之數蔴觔亦請照時價寔辦已蒙
俞允查此項備防料物因大汛時採購斷非七十兩
之價所能敷用是以擬請於價賤時早為預購
可期節省錢糧起見而此時所備之料即係大
汛時添用之需並非格外多辦則所需帮價即
與添辦料物事同一例臣等現擬攤征津貼之
處如蒙
聖慈俯准應請即將此項帮價祇照每束加貼銀二
十五兩之數歸入明年添辦料物帮價項內分
別核算支銷無庸另行籌款理合陳明臣長
興臣吳 臣馬 往返札商定議後即行起
程進京合併聲明謹
奏
嘉慶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具
奏於本月十八日奉到
硃批工部核議具奏欽此

再河工物料土方例價不敷之處奉
旨著臣等與江南河臣及督撫臣公同詳核妥議臣
等查豫東歲辦稭料向有帮價江南並無帮價
且徐州以南產稭較少向來蒸用柴蘆又蔴觔
非江省所產各工兼用光纜與豫省情形各有
不同其土方一項江南徐屬地方尚與豫東相
倣而淮揚各屬盡係水鄉取土倍艱其尤難者
洪澤湖一帶工程面面臨水取土如金與稭蔴
木石等項皆須從遠處用船運送由河達湖轉
折既多風波莫測其勞費艱難之狀數倍於別
工是該省難易各殊已未能一例而論勢難以
豫東料土各價互相比較折中定議是以臣等
祇就豫東情形酌擬具
奏其江省價值應聽該省督撫臣及河臣確查會
議奏
開合併摺陳明謹
奏
嘉慶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附
奏於本月十八日奉到
硃批覽欽此

查察外所有備防大河凌汛工程平穩緣由理
合附摺陳
奏伏乞
聖鑒再臣接淮西江督臣鐵　札開因江省現在應
辦黃河工程較多同時興舉河營將備不敷派
委囑臣於東河選調熟悉工埽將備二員並帶
兵丁數十名赴浦等因臣查豫省河營內蘭儀
都司加遊擊銜楊克榮曾考協備高登科歷經
調辦大工均屬諳練當即一面星飛飭調並令
酌帶椿埽兵丁數十名蒸程前往江南工次聽
候差委合併附片奏
聞謹

奏查豫東大河水勢自冬至以後據報長水陸續
消落間有消去底水一二寸者各工均屬平穩
現屆凌汛防護尤宜嚴密臣先經分飭南北兩
岸各廳凡有迎溜埽壩務須密掛逼凌椿把以
資挽護其灣處所最能壅積冰凌易致劇傷
堤埝必應多備打凌器具隨時敲打推行以免
傷及堤身茲飭各該廳營先前稟報俱已遵照
置備齊全並按段派撥本汛員弁帶領兵役上
下巡查不敢稍有疎虞等情前來臣復派委候
補効力人員分赴各廳逐加查驗所稟情形亦
屬相同除飭各該道就近督率廳汛委員隨時

奏

嘉慶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具

奏于本月十八日奉到

硃批覽欽此

奏為汶河大埧及微山湖口大埧先後堵築情形

並興辦運河挑工緣由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前將會同勘估運河淤淺工段情形

土方銀數恭摺

奏在案查每年挑工均係十一月初間先將分水

口汶河築埧斷流掣控底水挿鈲興辦扣限一

律完竣正月下旬開埧鋪水迎運新漕向無遲

悞本年回空尾幫出境較遲汶河大埧及微山

湖湖口大埧未能如期趕堵但為日已遲自臨

清起至韓莊閘上塘長河六百餘里若不趕此

天氣融和趕緊挑辦有悞來年新運所関匪細

臣等再四商確定於本月二十二日先將汶河大埧堵築較上年築埧之期已遲二十日一面遴委幹員自北而南於各廳應挑塘長河工內簽訂誌樁將應行挑深尺寸于樁上號明訂與河底相平再于東西兩岸較準口杖籃量樁頂中空丈尺埋記戽印以便挑工時查對驗收不任捐首偷減草率現在山東重運濟寧前後東昌衛並濮州東平所等五幫俱于十一月初九日已儹出臨清閘河照例在衛河深水處停泊守凍閘內塘長各河工段派委河工地方佐雜人員及本汛本閘各員分段承辦臣等照依歷屆章程責成監挑道將大員駐工查察一俟塘長各河工挿鈹興辦臣等仍上下往來董率督催務期依限早竣如式深通以裕新運惟韓庄以下八閘挑工須俟湖口閘閉板築埧斷流控放底水始能興工查上年微山湖于十一月初九日封閘蓄埧本年因江境運河淤淺幫船頂阻是以全幫出東境後湖口閘仍留漫板水一尺一寸並將南旺大汶口諸水過往南注以濟接濟所有回空幫船經江南督臣河臣漕臣設法籌辦陸續挽拽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全過淺處知會前來臣等即飛飭運河道王愈孫督率泇河廳將湖口閘赶緊閉板蓄埧于十一月三十日堵合斷流較上年亦遲二十餘日且江境運

河受淤甚厚必須於尾幫過後赶緊築坝大挑
來歲重運始能北上而現在上游台庄誌橋尚
存水一丈二尺五寸積水壅過別無出路恐难
控放消涸茲批該道王念孫稟稱自韓庄至萬
年閘地勢建瓴積水尚不能漾及無碍挑工其
大汶口至台庄閘下所估挑工五段共土四千
六百二十方積水所占雜以施工尚須察看下
游消水情形再為籌酌至微湖水勢因宣放日
久消耗較多僅存水一丈較定誌少收水二尺
如明歲春雨雪足坡水入湖尚可敷用倘或水
勢浅弱屆期再行設法籌辦除俟韓庄以上各
工興挑辦有分數另行隨時
奏報外所有先後堵築沒坝湖口坝及運河興挑
各緣由理合恭摺具
奏伏乞
望上俯鑒謹
奏
嘉慶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會
奏本月十八日奉到
硃批知道了欽此

奏為山東曹河廳屬魏家埠道一帶本年搶辦新
埽丈尺單長及帮戧土方並寔用銀數逐一核
准恭繕清單奏祈
聖鑒事竊照本年大汛黃水異漲非常山東曹河廳
屬曹下汛五六堡魏家埠道一帶蟄埽塌堤情
形尤為危急臣與撫臣長　督同道廳等搶護
平穩及購辦料物各緣由節經會摺具
奏在案方溜湧工險之際加以風雨連旬塌埽至
四十一段之多潰及堤身事在萬緊料戶相率
居奇不得不放價赶辦該廳縣並委員等分投
收買每垛價銀自一百二三十兩起至九十餘
兩不等彼時牽多搭少合成一垛計算每垛寔
用銀一百一十兩及一百兩不等蒜蔴一項本
非北岸出產採運到工路有遠近合買價連脚
較少者每觔銀三分八厘稍多者每觔銀四分
不等臣與撫臣及道府等在工目擊危險異常
惟以保全要工為重勢不能慮及價值低昂致
滋貽悞而各員購買寔數俱經該道府查驗各
料戶領銀票挑鑿鑿可憑委無虛捏惟例價既
不敷辦而寔報又與例不符前經挑寔
奏明仰蒙
聖恩准照時價造報亦在案查該處工段較多所用
料物銀數必須詳加稽核臣於霜降後督同陞

任兗沂曹濟道陳預將該廳冊造搶辦各案逐
一確核內中間有甫經廂成旋因溜大塌走之
埽祇准照初次廂成原報丈尺開銷其續廂料
物駁飭刪除不准報銷茲拠該道陳預分別刪
減將應准各案詳細覈寔開具印摺請
奏前來臣查曹下汛五堡魏家埠道等處補廂新
埽四十一段內先儘該廳歲料動用其歲料用
盡之外所購稭蔴俱係臨期加價採買共寔用
工料銀十二萬三千九百九十九兩八錢六分
內照例價核算祇應銷銀六萬五千五百六十
八兩一錢四厘照時價核算計不敷銀五萬八
千四百三十一兩七錢五分六厘以時價較之

例價所增尚不及倍又曹汛六堡碧霞元君廟
前搶廂新埽十三段因該處向無埽工本無貯
備歲料俱係臨時加價購買共寔用工料銀六
萬九百五十三兩八錢八分內照例價核算祇
應銷銀二萬八千一百兩一錢四分二厘照時
價核算計不敷銀三萬二千八百五十三兩七
錢三分八厘以時價較之例價所增一倍有餘
又六堡大堤北面加帮裡戧工長二百八丈共
估土一萬七千五百八十八方四分該工外河
內坑當堤身潰塌危急倍常不得不放價跑買
筐土每方寔用銀五錢共寔用銀八千七百九
十四兩二錢內照例價核算祇應銷銀三千七

百九十九兩九分四厘四毫照實用方價核算
計不敷銀四十九百九十五兩一錢五厘六毫
較之例價所增一倍有餘以上土埽各工經臣
與該道陳預逐案確核均係實工實用以價值
而論雖有加增以丈尺而計悉歸實在是較之
從前報銷料價則有異同而用銀數實仍無增
減所有曹河廳屬魏家埠道一帶新埽及戧工
實在丈尺並實用銀數理合開繕清單並遵
旨將例價時價數目分晰比較隨案聲敘恭呈
御覽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查核施行至幫價一項應行等款核
銷之處臣現已會同撫臣籌議具
奏應俟欽奉
諭旨遵照辦理合併陳明謹
奏
嘉慶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具
奏於本月二十五日奉到
硃批工部議奏欽此

奏為察看祥河堤工緩急情形應酌減裡戗高寬
丈尺並緩辦曹河越堤緣由擬定具奏仰祈
聖鑒事竊查培築大堤原屬河防根本之計但河勢
每有更遷工程即有緩急既非萬不得已之工
自當隨時酌量分別減辦緩辦以歸樽節茲查
豫省北岸祥河廳屬大堤經原任河督李
奏明自祥符汛十堡起至十四堡止估幫北戗計
工長一千一百八十二丈共估土二十四萬一
千八百七十七方七分五厘每土一方例價銀
二錢一分六厘共該銀五萬二千二百四十五
兩五錢九分四厘於上年七月初七日前河臣

開列清單具
奏在案該工原派北岸黃沁衛根祥河下北曾考
五廳分段承辦臣到任後尚未批報完工節經
嚴檄飭催趕緊修理河北道呂昌會稟稱緣該處
大堤前臨大河後係水塘寬三四百丈無處取
土上年待至霜降後塘水稍減始得整路遠在
隔塘以外取土興築而所估戗工高二丈四五
尺至三丈二三尺自單登高運土甚艱經河北
道林枏芳率同廳營委員公同確估每土一方
定在必需價銀六錢臬明前河臣在案除例價
外定不敷銀九萬二千八百八十一兩零承辦
之員無力賠墊以致未能辦竣等情並擬該撥

道稟稱原估加帮裡戧連舊堤一律頂寬十四
丈內有工已淤閉可緩辦理及應辦各段內高
寬丈尺尚有可酌減之處開具清摺稟請核定
前來臣查此案戧工每方必須價銀六錢該道
林樹芳具稟有案臣復率同該道等親詣該工
逐細履勘大堤後水塘寬遠取土甚難徧詢兵
民人夫等亦僉稱例價寔不敷辦並察看該處
十堡魁星樓挑垻一帶從前原屬頂衝至險之
工近年溜趨南厓埽前生淮甚寬工已淤閉且
舊堤頂原寬十丈已屬寬厚今又距河較遠原
估加帮裡戧工長二百三十五丈應行刪除以
節糜費其自十堡尾段起至十二堡三段以上

止原估工長五百九十七丈現有臨黃迎溜埽
工舊堤頂僅寬三丈至四丈五尺自應帮寬但
原估加至頂寬十四丈尚可減寬四丈合舊堤
新戧收頂寬十丈已足抵禦其自十二堡三段
中間起至十三堡六段止原估工長三百五十
丈除原估第四段工內減去一十五丈寔估辦
三百三十五丈該處埽工情形尤為吃重原委
各員先將該工趕辦已有八分應照原估加帮
合新舊頂寬十四丈以資保衛至原估各段裡
戧俱高與舊堤相平今將裡戧通身減高五尺
比較盛漲水痕尚高一二尺不等已足藉為後
靠可不必照原估加足隨經該道率同廳營等

逐段詳細確核較原估共減土十二萬五千一百九十七方二分五厘仍應實辦土十一萬六千六百八十方五分共例價銀二萬五千二百二兩零計可節省例價銀二萬七千四十二兩零至應辦各段土工雖例價寔不敷辦但現既減高五尺所估每方價銀六錢亦可稍減臣與該道等再四酌核祇准照每方五錢辦理除例價外尚不敷銀三萬三千一百三十七兩零比寔方價又經前河臣奏定未便又請動項加貼應仍着落原委各員及現在接任廳員按段捐賠辦竣惟各該員無力墊辦勢必又致遲悞合無仰懇

聖恩俯准於該道庫先行借款發給勒限赶竣自嘉慶十二年起分作五年在於前後承辦各員名下分攤完繳庶工可集事而帑無多寔臣因該道等具稟該工取土寔屬艱難現今河勢緩急情形較前不同稟請減估前來臣復查屬寔不敢因前河臣奏估在先稍事遷就致滋貽悞謹將刪減戗工土方銀數另單清單恭呈

御覽伏候

皇上勅部核覆施行又山東曹河廳屬曹下汛五堡大堤後身舊有越堤一道計長六百一十丈前經臣會同撫臣長　於搶護魏家埠道埽工平

魏家埠道淤灘更寬較本年七八月間吃重形
勢迥異擬該道率同廳營等復加詳察將該處
越堤可以緩辦情形稟請查核前來臣查魏家
埠道一帶本年異漲吃緊是以
奏請俯築越堤以資重障今河勢既已下移魏家
埠道一帶停淤生灘形勢不甚着重其大王廟
十埽以下灘現俱迎溜而大堤尚寬六七丈至
十一二丈不等足資捍衛該道等稟請緩辦以
歸撙節尚屬因時制宜臣不敢因
奏准在先捐存廻護相應
奏明此項越堤停止辦理仍俟來歲桃汛前後察
看情形設或大溜又復上提或必須帮築越堤

稔摺內
奏請將該越堤加培高厚以作重門保障欽奉
諭旨即令一面動工辦理等因在案臣當飭陞任兗
沂曹濟道陳預督同該廳營及委員等丹四估
計因該工兩面俱有水塘取土甚艱每方實需
銀五錢二分八厘共計方價銀八萬一千九百
餘兩除照最多之例價每方二錢一分六厘核
算應給銀三萬三千五百餘兩尚不敷銀四萬
八千四百餘兩該工本應於霜降後即行興辦
因九月初間溜勢南趨魏家埠道對岸灘嘴被
溜刷去河勢逐漸下移緊靠大王廟十埽以下
至新築護壩一帶行走其十埽以上已見停淤

或將大堤較窄處所酌加帮寬再行確切勘估

拠寔具

奏請

旨所有酌減祥河戧工丈尺並緩辦曹河帮築越堤

緣由理合一併拠寔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謹

奏

嘉慶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具

奏于本月二十五日奉到

硃批工部議奏欽此

奏為運河縴道廂做防風埽工並拆廂埽壩以資

衛護以通挽運仰祈

聖鑒事竊臣拠運河道王念孫詳稱運河廳屬汶上

縣丞汛西岸三里堡縴道一段長三十丈鉅嘉

主簿汛東岸元帝廟對過堤工一段長四十五

丈宮家河灘對過第三道挑壩南首堤工一段

長四十丈俱係內湖外河一線单隄首受汶源

汕刷隄坦塌卸陡崕壁立現量頂寬僅有三四

五尺不等不惟難以通縴且遇汛漲危險堪虞

向係無工處所亟應廂修防風埽工以資保衛

共估土料銀一千五百二十七兩二錢四分又

捕河廳屬壽東主簿汛張秋南埧頭一工係嘉
慶八年衡工漫水入運之處該工自九年春間
堵築合龍後歷經三次伏秋大汛埽埧蟄塌卑
矮查該埧原長一百二十八丈外臨運河內係
跌塘深坑兩面皆水最為緊要今因底料朽腐
應將臨河防風一百二十八丈分別拆修加廂
並於坡裡深塘估廂埽工一百丈加填尾土再
於普面加高三尺一律高厚庶可捍護估需工
料土方銀二千六百九十二兩四錢九分六厘
拠該道王念孫親詣該工逐加履勘核寔造冊
詳請具
奏前來臣復加確查委係應辦之工即應趁此水
落之際赶緊廂辦以待來春開埧放水用資抵
禦而通挽運並拠該道聲明各廳咸搶修限于
定額請動節省八束銀兩辦理另案造銷等情
臣查與例案相符除將所估高寬長丈单長銀
數繕具清单恭呈
御覽外理合恭摺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存核施行謹
奏
嘉慶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具
奏于本月二十五日奉到
硃批工部知道欽此

奏為道員遵例迴避恭摺具
奏請
旨事竊照河南開封府知府張裕慶
恩陞授山東兗沂曹濟道茲此該道稟稱裕慶係順
天大興籍江南徐州府銅山縣人兗沂曹濟道
駐劄之滋陽縣距江南原籍僅止二百八十里
係在五百里以內例應迴避此寔呈明等情臣
查新授兗沂曹濟道張裕慶係由河南河工主
簿游陞河廳並歷任沿河知縣知府前因承辦
軍務出力蒙
恩賞戴藍翎嗣又辦理衙工出力
實換花翎該員在豫二十餘年不特地方情形深為
熟悉且於河工尤為曉暢諳練即如本年黃水
異漲開封府所管之上南中河下南蘭儀四廳
險要各工該員帑同晝夜搶办並將應需料物
不分畛域多方設法賅運俾南北各廳處處應
手無誤要工深資其力經臣保
奏仰邀
特旨交部議叙在案茲該員荷蒙
聖恩補授兗沂曹濟道管河要工正得盡其所長但
距原籍在五百里以內呈請迴避理合恭摺
奏明請
旨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謹

奏

再查新授兗沂曹濟道張裕慶因兗沂道駐劄之滋陽縣距該員原籍僅二百八十里呈請廻避自應照例

奏請以山東地方道員對調惟該道本係河員出身在豫年久洵為諳練出力今蒙

恩簡任管河道員仰見

聖主慎重河防俾臣等得收臂指之助寔深欽感若以地方道缺對調則河工轉少一得力之員因思河南之開歸河北兩道經管黃河各廳要工較多尤為緊要如蒙

聖慈對調一缺更可藉資奚手但開歸道駐劄祥符縣河北道駐劄武陟縣雖俱在五百里之外而開歸道所屬之虞城縣河北道所屬之考城縣距該員銅山原籍尚在五百里之內與例亦屬未符相應祕寔

奏明可否仰懇

天恩俯念河工緊要或仍留兗沂曹濟道本任或於河南之開歸河北兩道內特予酌調一缺俾得用其所長抑或照例與地方道員對調之處出自

聖裁臣為豫東河防關係至要得人甚難起見與河南僚臣馬　往返札商意見相同不揣冒昧

謹合詞恭摺具
奏請
旨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遵行謹
奏

嘉慶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具

奏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奉到

硃批另有旨欽此同日奉

上諭吳璥奏新授山東兗沂曹濟道張裕慶距原籍銅山僅二百餘里例應迴避請旨一摺豫東河防關係甚要該道張裕慶由河員出身在豫年久於各廳要工自屬諳悉若因其例應迴避以山東地方道缺對調則河工轉少一得力之員因思河南開歸河北兩道距該員原籍雖均在五百里以內較之兗沂曹道駐劄處所稍遠着吳 焉 即於此兩道缺內酌量一缺將張裕慶奏明對調以資熟手該部知道欽此

李鶴年奏稿不分卷

（清）李鶴年撰

清抄本

奏

33795

河南巡撫臣李鶴年跪

奏為東股逆匪回竄豫疆由柘城太康晝夜疾馳
總兵宋慶追及陳州西南萬寨地方截擊獲勝
兼以淮軍由東路追逼甚緊該逆逃由牛家口
淺處渡過沙河南竄商水上蔡已見賊蹤宋慶
渡河躡勦情形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東西兩路竄匪距豫不遠分兵布
置緣由於十月二十七日由驛馳
奏在案連日接據各路探報西股逆匪全隊進逼
華州之羅文橋大股仍踞華陰邊馬擾及潼關
等語陝西撫臣業已派有重兵扼守西路提督
鮑超一軍已經曾國藩咨令西行又派劉松山
帶領老湘營駐防陝州力保黃河以顧晉省計
與臣所派之保兵一軍可以先後到防兵力較
厚足杜該逆回竄之謀即黃河水結成橋亦可
過其偷渡其東路竄匪疊經劉銘傳潘鼎新等
軍於魚臺金鄉往來勦擊該逆不得逞志於東
復行回竄豫境十月二十五六等日邊馬馳入

商邱縣屬之劉家口及甯陵縣屬之吳莊二十
七日馬步賊衆紛撲歸德府東北二關經署總
兵成景派兵出擊生擒賊目霸來住紀七李六
等多名訊明正法二十九日復至城下四面放
火經游擊呂振河帶兵勒擊斃賊數十名救出
難民無算該逆竄向柘城適值總兵周盛波帶
兵在縣會合民團出隊迎勦擒斬甚多其竄至
柘境之雷屯宋屯者又被鄉團劉秉璋截殺獲
勝該逆遂由太康奔向淮甯晝夜兼馳極其剿
疾維時臣所派總兵宋慶之軍駐紮睢杞探知
賊蹤回駛立即拔隊向太康一帶追勦三十日
馳抵淮甯探知賊在西南當於三鼓起營至黎
商水上蔡已見賊蹤宋慶渡河緊躡情形理合
恭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軍機大臣奉
旨覽奏均悉著仍遵昨日寄諭飭令宋慶渡河追
剿毋稍鬆懈欽此
同治五年十一月 初七 日

奏

河南巡撫臣李鶴年跪

奏為遵

旨查明寨眾戕害官兵始末詳細情形恭摺覆

奏仰祈

聖鑒事竊查前撫臣吳昌壽附奏商水縣扶蘇寺寨

殺害黑龍江協領依勒吞佐領金通阿等因一

片奉

上諭商水縣扶蘇寺寨眾將差赴湖北之協領依勒

吞等截入寨中並行李盤費文書路票一併裹去

旋將依勒吞等殺害此事殊堪髮指若謂疑係邊

馬邀截入寨而該協領等有文書等件可憑即或

未敢遽信亦應送交地方官查明辦理乃竟敢擅

自殺害三品大員已屬目無法紀該縣知縣聯魁

責令寨首交出正兇復敢散出傳帖糾約各寨共

相抗拒迫該縣邀同來將蔣布夷帶兵彈壓再三

開導該寨膽敢開礮擊傷勇丁不少蔣布夷進兵

圍寨始據縛獻兇犯八名復經蔣布夷入寨搜殺

要犯二十餘名此事是否即係王崇德主謀抑另

有從中主使之人所縛獻之八名是否的係兇犯
此事始末詳細情形仍着查明據實具奏等因欽
此當經前撫臣吳昌壽欽遵轉行該府劉拱宸
就近查審在案茲據該陳州府知府劉拱宸督
同署商水縣知縣陶森署淮甯縣知縣路璜候
補知縣耿恩齡提齊縛獻之王崇德等八名及
兵勇續獲之王慎德王化玉二名訊明各供訪
查亦復相同由布政使卞寶第按察使德蔭覆
叅具詳前來臣細加查叅緣王崇德即王修綬
張萬清朱應南即朱照南楊年楊花王搭拉紫
牧高臭王慎德王化玉均籍隸商水縣在扶蘇
寺寨附近村莊居住王崇德於咸豐九年考取
府學生員朱應南張萬清於道光十四十九等
年考取縣學生員楊年等各務農傭工度日咸
豐十年各村鄉民因屢被捻逆滋擾議在扶蘇
寺築寨避匪公舉王崇德充當寨長張萬清朱
應南幫辦寨務同治四年五月初間有附寨民
人王二剌王驢王青泡即王拴李香王祿郭河
王望串通一氣霸管寨上槍礮器械張萬清朱
應南恐滋事端即行告退不管王崇德亦欲告
退承鄉鄰因該寨原由王崇德一手修成恐其
告退致廢寨圍邀同楊花紫牧王搭拉高臭再
四捆勸議定王崇德專管修理寨牆漆工事務
所有防守事宜以及槍礮器械均歸王二剌等

經理附近各寨均各週知六月十九日捻匪竄
踞淮甯縣境馮塘等處相距該寨甚近遙馬肆
出搶掠各村民紛紛入寨王二剌等糾眾一百
餘人出寨接護車輛適委參領吉淩阿等奉副
都統富森保差赴湖北請餉同行官兵馬夫共
二十員名騎馬二十匹路經該處王二剌等瞥
見疑係賊騎即率眾將該委參領等圍住委參
領依勒吞防禦經通阿急取公文持驗王二剌
稱係假冒遂同王驢王青淵李香王祿王望郭
河將依勒吞經通阿暨跟役一名裹去並劫去
馬五匹及行李路費盤費文書等件該委參領
吉淩阿等乘馬飛奔突圍而出馬甲託恩多山
蒙克金春孚巴應布拉跟役福星五名均各受
傷王二剌等將依勒吞等架至該寨各用槍刀
剌殺身死王二剌即將劫得行李馬匹等件送
至寨局變賣充賞王崇德聞知赴局查見頂翎
大帽向王二剌等詢悉前情恐係誤殺官兵勸
令王二剌等赴縣稟官定奪王二剌等不允當
各走散該委參領吉淩阿等赴縣呈控該縣聯
魁正回辦理城守事宜未及親詣勘驗密派安
幹丁役往查並傳寨首王崇德責令交出戕官
正兇審擬王二剌等自知獲罪甚重不敢到案
王崇德亦被嚇禁不敢細述聯魁復疊差多役
拘拿並遣家丁暨縣城團局首事王登瀛楊令

光等前往勸諭詎王二剌緊閉寨門不納王崇
德恐干連累邀同張萬清朱應南楊花柴收王
搭拉高臭分投開導一面帖請附近各寨首事
前往商議意欲為王二剌等赴縣公稟懇求從
輕治罪各首事因知此案情罪重大王二剌等
均非安分良民俱各推辭王二剌等愈加堅執
抗傳且威嚇王崇德等不准出首分派王望督
眾嚴守寨門王二剌帶領王驢等嚴加巡察王
崇德等當各畏懼藏匿以致多日無人投案聯
魁因恐事緩生變探知參將蔣希夷由周口拔
隊向鄧城進發亟遴使道彈壓聯魁先會同汎
弁把總高上林周家口辦團都司趙鵬飛帶領
兵練於七月初五日偕抵相距該寨六里之楊
集駐紮復同鄢寨首事楊含光雷貫五雷西範
張伯元王成義郭培興親至寨邊再三開導勸
令獻出首惡決不株連王崇德等意欲出寨自
首王二剌堅不聽服從中阻撓欲與官兵拒敵
維時王驢王青溝李香王祿郭河帶領王寬王
麻孜張牛奎張駱駝劉拴柴保才王二漢王附
添王應隨營乘信王喬郭得重王綱包王潮陳
導柴中拴郭學等多人站守東門寨牆已與官
兵互相開放槍礮各有傷亡該參將蔣希夷迭
於初八日傳令圍寨填溝用大箭燒燬礮樓槍
礮齊施王二剌等力不能敵始行畏怯不敢強

守寨門王崇德張萬清未應南楊年楊花王搭
拉榮收高臭一共八人乘機自縛出寨分赴蔣
希夷聯魁營中投首訊明王崇德等均未與王
二剌等同謀抗拒蔣希夷聯魁將王崇德等解
釋飭令回寨呈繳槍礮蔣希夷督帶親兵進寨
復令王崇德楊年等作眼指拏王二剌王驢王
青海李香王祿王望郭河七名到營究出開放
槍礮拒敵官兵之王寬王麻玫張牛套張駱駝
劉拴榮保才王二漢王附添王應隨營東信王
喬郭得重王細包王潮陳導榮中拴郭學十七
名先後拏獲會同該縣聯魁隔別研訊供認不
諱將王二剌等二十四名正法又據兵勇等獲
寨民王慎德王化玉二名同王崇德等八名移
解該縣看管該府劉拱宸初接聯魁稟報因督
辦兵差不克分身先委候補知縣耿恩齡馳往
解散旋即親身往查督同聯魁等驗明依勒吞
等屍身棺殮淺厝飭屬領埋並將該寨良民妥
為撫卹前撫臣吳昌壽先後接到各稟

奏奉

諭旨著查此事始末詳細情形據實具奏等因欽此
欽遵轉飭該府查審在案據該府劉拱宸督同
委員提訊王崇德等供悉前情訪查亦復相同、
由藩臬兩司覈詳前來臣復查無異查王二剌
王驢王青海即王拴李香王祿王望郭河先疑

王二漢王附添王應隨營秉信王喬郭得重王
綱包王潮陳導柴中拴郭學等負嵎抗拒開放
槍礮擊斃兵勇多名幾將該縣擊傷實屬情同
叛逆業經蔣布夷進寨全行拏獲訊明正法應
毋庸議王崇德於王二剌等疑匪誤殺過路官
兵以及抗官拒敵訊無同謀情事其不細交正

賊騎將委衆領依勒吞防禦經通阿墅跟役一
名裹入寨中妄行殺害並將劫得馬匹行李送
局變賣充賞已屬目無法紀迨經該縣聯魁責
令寨首王崇德交兇復敢抗不到案嗣該縣聯
魁邀同衆將蔣布夷帶兵彈壓再三開導猶敢
糾同王寬王麻孜張牛奎張駱駝劉拴柴保才

兇亦因畏懼王二剌等威嚇所致即散帖糾約
鄰寨首事委止邀懇赴縣公稟為王二剌等輕
罪並非糾約抗拒迨經官軍圍攻該寨王二剌
等畏法之時即同張萬清等乘機自縛赴營投
首並遵令呈繳槍礮復隨同官軍進寨將王二
剌等各要犯全行指拏正法俾無漏網尚屬畏

法惟充當寨長於王二剌等霸管寨務先不及
早稟究以致釀成巨案究屬辦理未協應請將
王崇德生員斥革以示懲儆張萬清朱應南即
朱照南先曾幫辦寨務於王二剌等霸管槍礮
器械之時業已告退且與王崇德幫同勸諭王
二剌等投首又復自縛請罪均無不合應與訊

無知情同謀之楊年楊花王搭拉紫收高臭並
訊係安分良民之王慎德王化玉及高臭取供
後在保病故訊無淩虐之保戶人等均毋庸議
所有遵
旨查明此事始末詳細情形理合恭摺覆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此案被害官二員容准湖廣督臣
官文查明實係三品頂戴即補佐領委杂領依
勒吞四品頂戴防禦經通阿毅與前撫臣吳昌
壽原奏銜名稍有參差合併陳明謹
奏

軍機大臣奉
旨另有旨欽此

同治五年十一月　二十　日

奏

河南巡撫臣李鶴年跪

奏為任賴股匪南竄光固總兵宋慶晝夜疾追十四十五等日兩次獲勝經臣飭令迅速截勦無論在豫在楚不准稍涉鬆動張逆已越臨潼南竄保英現紮閿鄉嚴防邊隘情形恭摺馳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東股逆匪回竄豫疆由柘城太康晝夜疾馳總兵宋慶追及陳州西南萬寨地方截擊獲勝該逆由牛家口淺處渡過沙河南竄商水上蔡宋慶渡河躡勦各緣由於初七日馳奏在案伏思任柱張總愚等逆自分股竄擾以後張總愚一股據西路探報該逆已由渭南之南原繞過臨潼竄至西安省城正南五十里之殷家衛入南山口擾至藍田縣境有窺伺漢中之說其任賴一股由汝息南竄與皖豫湘淮諸軍相距非遠若能先將此股斬結則各路官兵均可合謀併力以圖西征不致再有牽制經臣疊次申諭總兵宋慶星夜追勦務期於境內痛加

勦洗不准但以追逐出境為詞以致蔓延鄰省
乃該逆狡譎萬分忽東忽西迄無定向初四五
日由上蔡正陽南竄兩日之間狂奔三百餘里
洋槍馬隊兇悍異常初六日卯刻已至信陽州
之三里店焚燒擄掠火光燭天攻撲城關極形
猖獗城上開礮轟斃多人乃退踞近城數里之

外初八日夜大霧迷漫南汝光道蒯賀蓀信陽
協副將尹嘉賓商議趁此黑夜密派弁兵勇練
由東南繞城而下直薄賊營齊聲吶喊槍礮並
發城上亦開礮應之該逆猝不及防以為大兵
驟至自相踩踐悉向東南紛紛遁去次日宋慶
帶兵追至而賊已折竄羅山及宋慶追抵羅山

而賊之前隊先已竄向東南宋慶即於是日兼
程而進十一日賊竄光州因宋慶緊追賊之前
隊已向固始本日戌刻宋慶先帶馬隊趕到光
州次日步隊到齊因後股賊馬尚在近城滋擾
出隊勦擊生擒逆首馬成及長髮老賊數十名
訊知全股已入固境遂與周盛波函商會勦豫
軍由南路淮軍由北路豫軍參將劉廷帶隊馳
行五十餘里至光州東南觀音堂地方偵知任
柱馬步大股在前不遠副將蔣東才催軍疾進
該逆見我軍近逼不敢迎戰折向南奔宋慶揮
軍趕殺且勦且追盡一日之力至高店地方生
擒逆首任傳張春及長髮老賊三十餘名奪獲

牲畜數百頭宋慶因未能踵及大股大加懲創
深為憤恨次日激厲三軍申明賞罰黎明疾馳
三十餘里追及任賴等大股叅將劉廷等大呼
直前縱橫截擊該逆亦知勢無可逃擁眾回鬬
我軍長槍剋旅奮勇抵殺十湯十決逆眾漸不
能支又以宋慶親軍繞出賊後該逆首尾不能
相顧倉卒狂奔我軍追殺二十餘里陣斃五六
百名生擒帶隊逆首李開陳瞞堂馬四典任縛
盡牛洪緒等及長髮悍賊一百餘名奪獲戰馬
三百餘匹旗矛數百件驅驢牲畜無算解散脅
從二三千人收隊查點我軍亦有傷亡該逆敗
遁光山以南之白雀園其折竄州境王仔岡之
賊亦經周盛波截擊獲勝等語由該將領及地
方官吏馳稟前來經臣飛檄宋慶乘賊挫衄趕
緊勦辦不容片刻停留以冀埽除妖孽俟捷音
續至再當馳慰
宸廑其西竄之賊雖已距豫較遠惟寇蹤剽忽無常
不敢稍涉大意現飭保英四營扼紮閿鄉縣境
擇要而壘以固邊防所有任賴股匪南竄光固
總兵宋慶晝夜疾追十四十五等日兩次獲勝
經臣飭令迅速截勦無論在豫在楚不准稍涉
鬆勁張逆已越臨潼南竄保英現紮閿鄉嚴防
邊隘各情形理合繕摺由六百里馳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軍機大臣奉
旨另有旨欽此

同治五年十一月　二十四　日

奏

河南巡撫臣李鶴年跪

奏為任賴逆股竄至湖北天門豫省宋慶一軍遵
旨越境會勦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任賴股匪南竄光固宋慶疾追兩
次獲勝飭令迅速截勦各緣由於前月二十四
日具奏在案該逆自經我軍擊敗之後遂由白

上諭本日復據李鶴年馳奏捻匪東西兩路情形與
喬松年劉蓉及前次英翰所奏情形大略相同宋
慶一軍奮勇追勦甚為出力此時任賴等股已向
黃麻南竄著李鶴年飭令宋慶盡力窮追與鄂軍
會合就地殲除不得稍分畛域等因欽此遵即恭
錄轉行宋慶飭令奮勉圖功以副

崔恩竄擾麻城分竄黃岡黃陂臣因該處毗連
信羅飛飭總兵宋慶取道信陽探蹤越勦旋據
探稱逆匪於二十三四等日到應城之長江坡
因官兵追躡旋向天門一帶西竄等語復經檄
飭宋慶迅向德安一路拔隊追勦本月初三日
准軍機大臣字寄十一月二十八日奉

朝廷委任查賊蹤已至天門其西南則江漢大川
之間隔其正北隨棗與豫省南陽所屬桐柏新
野壤地相連本月初六日准提督鮑超咨稱東
股賊勢較緊權宜緩急移師赴楚會勦已由該
提督專摺馳奏等因咨照前來臣以現在賊勢
及各路官兵會勦情形計之除湖北本省郭松
林彭毓橘等軍外張樹珊周盛波周盛傳三軍
計已深入楚境劉銘傳楊秉璋均自確山進兵
鮑超復自棗隨壓賊之背三面兜圍南阻江漢
籠山絡野賊眾已入阱中特恐該逆慣於避兵
仍復乘虛紛竄則東趨熱徑又將回駛豫豔光
固信羅終屬無險可扼臣已飛飭宋慶於長驅

直進之時尤宜兼顧後路一遇賊眾回竄趕緊
繞出其前毋令釜魚得以倖脫一面飛催總兵
張曜俟其到豫臣與通盤籌議選將添兵亟加
整頓稍有藉手臣即立時出省擇要居中以憑
調度至西竄張總愚一股雖無回竄信息而豫
省西路之防仍屬喫緊已飭保英照常扼守閿
鄉不准鬆動所有任賴逆股竄至湖北天門現
飭宋慶越境會勦情形謹繕摺由六百里馳陳
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軍機大臣奉
旨另有旨欽此

同治五年十二月 初八 日

奏

奏為遵

旨查明疊次勦擊匪股大獲勝仗在事尤為出力之

文武員弁分案彙實繕具清單籲懇

天恩俯准獎勵以昭激勸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查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奉

河南巡撫臣李鶴年跪

上諭髮捻各逆由江南碭山一帶紛竄睢州考城等

處經總兵宋慶等督軍進勦尚屬得手出力員弁

著准由李鶴年擇尤存記彙案請獎等因欽此又

於五月初六日奉

上諭李鶴年奏官軍勦賊獲勝請將出力員弁兵勇

獎勵一摺其餘出力員弁兵勇准由李鶴年查明

併案請獎等因欽此又於六月十三日奉

上諭李鶴年奏官軍追賊上蔡縣東南大獲勝仗一

摺所有此次出力員弁擇尤存記准其彙案請獎

等因欽此又於八月初六日奉

上諭李鶴年奏官軍被圍甚急血戰解圍並將兩股

逆眾全行擊敗一摺勦辦極為得手其尤為出力

之守備鄧林楓著免補都司以游擊留於河南儘
先補用等因欽此其餘出力員弁經臣奏明由臣
查明辦理又於八月十九日奉
上諭李鶴年奏官軍勦賊生擒賊首等語賊首魏犇
罪大惡極即着李鶴年於訊明後盡法懲治以快
人心其餘出力弁勇由李鶴年查明彙案保奏等
因欽此各在案仰見
皇太后
皇上軫念戎行微勞必錄臣欽承
恩命宣示各營無不同聲感激益矢奮勉臣伏查豫
省平原四達為髮捻逆匪往來熟徑本年自春
徂秋張總愚賴汶光任柱屬頊諸酋逆率其悍
黨屢次侵犯擄掠殺燒民不堪命臣一聞警報
飛飭各軍奮力抵禦晝夜截勦鼓勇爭先得能
以少勝多克挫兇鋒計自四月至今一敗之於
王家橋再敗之於大周集其上蔡東南百尺集
鄧州刀河上仙岡以及襄城之役擒獲渠兇該
員弁等戮力前驅踴躍用命一切戰勦情形業
經臣隨時馳奏臣辱在行間將及一載未能埽
除兇燄員疚滋深惟在營文武員弁荷戈執戟
冒鏑衝鋒不避艱危不辭勞瘁追奔逐北殺賊
擒渠實屬著有功績疊蒙
恩諭准予酌保臣實不敢壅於上聞臣尤不敢稍涉
冒濫詳加訪察慎之又慎茲特分敘案由敬定

名數繕具清單彙呈

御覽合無仰懇

聖恩俯准獎勵出自

逾格鴻慈其次出力人員容臣分別咨部辦理庶羣

策羣力咸沾

覆幬生成而

懋賞懋官共矢馳驅報稱矣所有遵

旨查明彙獎緣由謹繕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軍機大臣奉

旨另有旨欽此

同治五年十二月 初九 日

再臣督師出省駐紮歸德並於七月間遵
旨回駐省垣布置防勦所有營中一切事務極為繁
重經臣檄派奏調來豫之直隸候補道段廣瀛
候補道尹耕雲汪景度按察使銜候補道陶福
恒道員用候補知府蔣珣等綜司經理該員等
熟諳戎機悉心籌畫任勞任怨矢慎矢勤並於
炎暑泥淖時赴前敵督催進勦衝鋒冒鏑卓著
戰功數月以來始終罔懈實屬異常出力合無
仰懇
天恩俯准獎勵將丁憂直隸候補道段廣瀛候補道
尹耕雲均擬請
賞加按察使銜候補道汪景度擬請
賞加三品頂戴按察使銜候補道陶福恒擬請歸候
補班前先補用道員用候補知府蔣珣擬請
賞加鹽運使銜出自
逾格鴻慈該員等益當感激奮勉於軍務得有臂助
是否有當謹附片具
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軍機大臣奉
旨另有旨欽此

奏

河南巡撫臣李鵬年跪

奏為賊蹤紛擾靡定現飭總兵宋慶回駐信陽以
防任賴東竄其駐防鄖鄉之保英一軍因張總
愚有竄渡渭河窺伺同朝之說現飭該軍沿河
設戍聯絡晉省各軍扼要嚴防杜賊北駛所有
布置情形謹繕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任賴逆股竄至湖北天門宋慶一
軍越境會勦緣由於本月初八日馳
奏在案其時鄂省竄匪已至鍾祥一帶白口地方
緊逼漢江楚師彭毓橘郭松林諸軍躡蹤截擊
該逆西行即擾襄樊北趨又將闌入豫境而提
督鮑超全軍已於初六日由南陽拔隊取道棗
隨足以杜賊窺伺襄樊之路惟豫省新野鄧州
邊境空虛時虞竄突正在飛檄宋慶迅赴新野
預備迎勦且可與鮑超之軍兩面兜截十三日
適准湖北撫臣曾國荃函會逆捻因前路兵厚
掉尾東趨已過應城而下距德安僅數十里又
南汝光道劉賀孫稟稱任賴股匪星夜東奔十

二日夜間已到雲夢縣屬之兩河口等語伏查
鄂軍全力俱在安陸境內與賊追逐德安以東
縱有防兵恐不足以阻賊竄越即劉銘傳楊東
璋各軍亦已先後拔赴棗陽鮑超一軍亦在隨
州儻賊由黃麻竄入光信則東路地衍兵單又
虞滋擾而豫省別無可調之兵祇得飛飭宋慶
星夜由新野拔回信陽如賊竄光州即可就近
閘截旋據南汝光道蒯賀孫稟稱宋慶准於十
三日由桐柏馳回信陽相機防勦該總兵移緩
就急深合機宜前此湘淮游擊之師員外郎李
昭慶一軍亦將移駐信陽而劉銘傳等軍偵知
賊勢東竄必由西路折回但能出賊之前與鄂

省諸軍合力兜勦當不至於蔓延其張總愚一
股據豫省西路探稟初二日大股屯紮渭南之
倉頭孟家原等處邊馬擾至華州之赤水鎮有
欲過渭河竄往同朝之說查渭河方冬水涸雖
有晉師廠船在彼扼截誠恐不能斷賊搶渡萬
一由渭入黃則蒲州臨晉等處與同朝祇隔一
水河岸縣長非晉省兵力所敷分布已飭飭
保英一軍勤發偵探如賊果欲搶渡渭河即刻
由閿鄉拔渡黃河進紮永濟與晉省水陸各軍
聯為一氣以期力保完區所有賊蹤紛擾靡定
宋慶回駐信陽以防任賴東竄其駐防閿鄉之
保英一軍因張總愚有竄渡渭河窺伺同朝之

說現飭沿河設戍聯絡晉省各軍扼要嚴防杜
賊北駛各情形謹繕摺由五百里馳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軍機大臣奉
旨另有旨欽此

同治五年十二月 三 日

奏

河南巡撫臣李鶴年跪

奏為豫省餉絀用繁陝甘協餉力難兼顧籲懇
天恩俯准暫行緩解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准調補陝甘總督臣左宗棠咨以河南
曾奉部撥每月協濟陝甘軍餉銀一萬五千兩
應先催提一月協餉解交湖北省城陝甘後路

糧臺備用等因當經飭司籌解去後伏查豫省
入款以錢糧為大宗自軍興以來司庫久形竭
蹙本年更值逆蹤往來竄擾水旱頻仍地方彫
敝日深錢糧大半請緩餉源愈絀現在西南一
帶又以寇氛環逼防勦孔殷每月司庫應發軍
需營餉及河工修防等項之外刻下又須籌籌
賑撫以奠災黎百孔千瘡萬難周轉茲據布政
使卞寶第請將協撥甘餉暫緩起解等情請
奏前來臣覆查無異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豫省當災擾之餘寇氛環逼餉絀用繁異
常竭蹙准將協甘月餉暫行緩解一俟軍務稍
鬆庫款差可騰挪臣再當督飭該藩司首先籌
應斷不敢稍存諉延以仰副
朝廷戡定邊疆之至意理合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軍機大臣奉
旨戶部速議具奏欽此
同治五年十二月 二九 日

李勤恪公奏议五卷

（清）李兴锐撰

清抄本

奏議目錄

敬陳辦理教案情形並將憤事各地方官據實糾參以儆疲尤一摺

江西續籌解赴漢口轉運總局運費銀一萬兩緣由一片

花翎儘先選用都司張得勝請留於江西收標効力緣由一片

江西裁撤添募營勇截止薪糧日期緣由一片

考察屬吏分別舉劾一摺

遵旨酌裁威武新軍四營勇丁緣由一片

請調分省試用道徐紹楨等分發江西差委一片

贛州府知府員缺即飭連文沖赴任此次毋庸揀員調補一片

奏調道員吏換水師統領緣由一片

江西南昌等縣猝被水災籌辦賑撫緣由一摺

江西教案一律完結情形一摺

省防練軍左營右哨親兵楊得勝強姦幼女蔡金蓮已成審明懲辦緣由一片

江西因被水較重民食維艱請免商販米穀兩月釐金以廣招徠一片

江西各屬本年被水甚重奉旨撥銀五萬分發散賑情形摺

江西省本年復被水災工賑兼施需款甚鉅請將現辦賑捐再行展限一年以資接濟一摺

直屬教案賠款奉撥江西釐金銀十萬兩無款可解懇恩勅部改撥以免貽誤緣由一片

陣亡廣西義甯協副將蔡其驃等請建立專祠一片

江西因被水較重民食維艱所有商販米穀請再免兩箇月釐金關稅以廣招徠緣由一片

鄱陽縣免予停止考試一片

江西續行酌裁各營弁勇截止薪糧日期緣由一片

糾參不職知縣緣由一片

聖駕回鑾下懷瞻企敬陳愚悃一摺

江西省奉派各國賠款擬請先行按粮捐輸以資湊撥緣由摺

指分河南試用道張承聲捐助籌餉新捐銀一萬兩懇恩從優給獎緣由一片

貴谿鉛山弋陽三縣教堂均已議賠完結並將局紳候選縣丞侯祥亭從九品職銜黃濟川請旨均予斥革留禁不准開復緣由一片

江省團練分別留遣准督辦局紳丁憂在籍前護陝西巡撫布政使李有棻銷差終制並將總局裁撤以節糜費緣由一片

各省委員來江採辦物料及礦運售貨物經過江西均令照章完釐以濟餉需一摺

江西省裁撤各營弁勇截止薪糧日期緣由一片

江西籌餉新捐因造冊不及經雪商戶部展限緣由一片
委員赴滬購製挖泥機器疏濬鄱陽湖以防水患而惠民生摺
江西建設大學堂請將前提各屬四分經費仍歸學堂支銷摺
九江關常稅改由稅司代徵抵還償款請將應解京協各餉及
耗羨等項分別改撥停支緣由一摺
已革江蘇候補道莫繩孫送部引　見候　旨錄用片
新授藩司柯逢時暫署臬司篆務一片
大計展限辦理一片
奉到恩賞福字一方蟒袍一襲恭謝　天恩一摺
裁撤歸併派辦處改名曰派辦政事處仍由司道等督同妥為

經理緣由一片
江西防營遵　旨裁挑改為常備續備等軍分別教練酌擬軍
制緣由一摺
甄別貪劣不職文武各員分別革職一摺
候選直隸州知州朱家駿即朱繼厚請即行革職一片
江西九江金雞坡添建礮台並將岳師門外上下原建兩礮台
一律改築以固江防奏明立案緣由一摺
新案賠款除攤派外奉撥江西旂兵加餉銀十萬兩無力措解
請飭部改撥免誤要需片
裁撤饒州等六分局歸併新喻等各釐卡並添設茌港等四旱

卡緣由片
江西省城擬設工藝院收養游民及犯輕罪者雇派工師教以
工藝片
江省現辦冬賑由賑捐項下提發銀兩倘有不敷再由籌餉新
捐款內湊撥以資賑撫緣由片
廬陵縣紳士刑部七品小京官周錫藩報効銀二萬兩撥充大
學堂開辦經費懇恩賞給郎中遇缺先選用片
江西裁撤水陸各營弁勇員役名數截止薪粮日期緣由片

敬陳辦理教案情形並將犢事各地方官據實糾參以儆效尤摺

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十一日

奏為敬陳辦理教案情形並將犢事各地方官據實糾參請

旨懲處以儆效尤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任接准前護撫臣張紹華移交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

奉

上諭本年自五六月以來各省人心浮動教案迭出而江西為尤甚李興銳尚未到任張紹華責無旁貸務行各處教案迅速持平了結免貽口實現在時事阽危萬不可再釀衅端致大局

益難收拾李興銳到任後遇有交涉事件務當審時度勢悉心籌畫萬勿稍涉疎忽以致辦理棘手是為至要將此由五百里

諭知李興銳並傳諭張紹華知之欽此仰見

聖主關懷時局訓示周詳伏讀之餘莫名欽悚臣查江西各屬教案先經兩江督臣劉坤一會同前護撫臣張紹華派委江蘇候補道錢德培並新任吉南贛甯道賀元彬會督各該地方官妥為辦理奏明在案臣到任後檢齊檔案細心稽核上年自五六月以來各屬稟報焚折天主耶穌教堂及燬搶教民誦經房屋書館不下數十起其他民教互相控訴詞訟之案復有數百餘宗教士索賠款項多者五六十萬兩或一二十萬兩少亦數萬數千餘元不等各守令以其數過多思與磋磨而愈議則愈增愈延則愈鉅即如吉安府屬之廬陵縣所燬教堂先據該縣馮蘭森稟報與教士估計需賠銀八萬八千餘元乃並不立時切實訂定事不旋踵又加索至二十二萬餘兩以致他縣亦有相視效尤者臣睹此情形不勝焦憤似此纍纍巨款以江西庫儲之支絀固難籌付即責成官紳分賠亦恐竭其身家未能有濟而時事艱危又萬不能不委曲求全勉力應付以免別生枝節牽製大局臣當與藩司張紹華熟商委以籌款之事或就地酌籌或分任賠備隨時斟酌妥辦其一切洋務事件則特委臬司柯逢時總辦並將洋務局遷進臬司衙署俾有專責臣復嚴

飭印委各員勤限速為辦結並授以機宜定為合辦分辦之法合辦者令合一道一府所屬各縣教案彙總議賠以免枝枝節節別留轇轕分辦者分賠款辦犯為二事賠款議定即有將犯証未齊亦可先定合同隨後拏辦俾不致因而延誤復因饒建兩府屬事體較重索賠最多加委廣饒九南道明徵會同錢德培在九江與教士歸總議結其守令中查有不能得力之員並予撤任留緝另委幹員前往經理現在南昌府屬之南昌進賢撫州府屬之崇仁吉安府屬之泰和永豐吉水南安府屬之大庾瑞州府屬之新昌等縣均據該地方守令先後電稟所有焚燬教堂及民教訟案均已一律議結此外各屬未結之案續經

臣嚴為勒限本年三月內必須概行結清臬司柯逢時精心果力助臣查催斷不容再有延宕抑臣更有請者近年各省民教滋事之案層見疊出地方官每藉口於教民欺凌百姓積憤已深無可如何平心而論民教相仇必有起事之因地方官果能立為持平剖判未必不可消患未萌即或相持不下羣起而爭而蚩蚩之氓究非同土匪悍賊迅派兵差彈壓何至不能解散此皆由地方官平日不知講求交涉之道臨事又畏葸不前甚或固執偏見歧視外人激成衅端遂乃一發而不可收拾迨至事後議和索賠則盈千累萬辦犯則羅織牽連即該地方官亦終無以自免其發端甚微而釀禍甚烈有傷

國體無補民生坐以貽誤之辜其復何辭自解江西教案現在查辦雖畧有端倪惟各教士均一味以地方官縱庇為言多方指摘臣細加體察當時僨事又查辦不力各員若不分別予以懲處不特無以杜外人藉口實亦不足以儆日後效尤臣查得署建昌府事試用知府崔湘代理南城縣事試用通判翁寶仁均因謠傳教堂運藏炮火率即督屬搜查以致刁民藉勢焚搶既經滋事仍不認真防範又釀焚燬教堂之案南豐縣知縣鄧宣猷據教士指稱有主使焚折教堂情事雖無確據惟不能彈壓莠民且於民教控詞訟多匿不稟報咎實難辭廬陵縣知縣馮蘭森於匪徒焚燬教堂搶刦教民不能防範事後商議賠款又多含混欺飾以致枝節叢生安仁縣知縣劉泰龢據教士指稱從未出示保護教堂先經由府派撥弁兵彈壓該令輒復調回自衛以致猝釀焚搶重案署鄱陽縣事試用知縣應衷該令前代理德化縣任內已迭出焚燬教堂搶掠教民之案迨署鄱陽縣印務辦理教案亦均不能持平屢為教士指稱庇匪欺教嘖有繁言以上六員均屬措置乖謬未便姑容相應請

旨即將署建昌府事試用知府崔湘代理南城縣事試用通判翁寶仁南豐縣知縣鄧宣猷廬陵縣知縣馮蘭森安仁縣知縣劉泰龢署鄱陽縣事試用知縣應衷均即行革職以示懲儆又豐城縣知縣湯鼎煊高安縣知縣何敬釗贛縣知縣彭繼昆於

民教訟案多匿延不報署吉安府事候補知府何師呂代理豐城縣事大挑試用知縣周景祁於查辦教案多所諉卸瀘溪縣知縣王慎猷於民教滋事彈壓不力以上六員均不免取巧瞻顧蹈於滑吏之習亦應予以薄懲擬請將豐城縣知縣湯鼎煊高安縣知縣何敬釗贛縣知縣彭繼昆瀘溪縣知縣王慎猷均開缺留省另補署吉安府事候補知府何師呂代理豐城縣事大挑試用知縣周景祁均各撤任摘去頂戴停委一年容臣察看如無過舉再行奏請開復該員等雖經撤參仍應責成留緝案結方准回省其滋事紳民有應行懲辦者亦經飭司督率查明照例詳辦嗣後遇有交涉事宜臣仍當審時度勢悉心經理

總期民教相安仰副
聖主遠柔遠人之至意至此次所開泰革撤回知縣各缺江西
均有應補人員應請照例扣留外補合併聲明所有現在辦理
教案及糾泰債事之地方官各情形謹會同南洋大臣兩江總
督臣劉坤一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江西續籌解赴漢口轉運總局運費銀一萬兩綠由片光緒二十
七年三月初一日
再上年因京師軍食緊急欽奉
上諭於清江浦一帶設立轉運總局委派前福建興泉永道悍
祖郛採運接濟前撫臣松壽承准軍機大臣字寄督飭司道於
漕折未折項下提銀九萬兩地丁項下提銀三萬兩共銀十二
萬兩作為委撥京師軍糈米價運費之款先後委員解交悍祖
郛兌收奏明在案嗣以恭值
鑾輿西幸道
旨將轉運總局移設漢口臣於光緒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

咨兩江督臣劉坤一湖廣督臣張之洞轉飭漢口運陝米石因短
缺運費中途待款非由各省續籌運費難期迅速等因自當以
衍在寓未事關緊要自應協力籌運以免延誤飭據藩司張紹
華在於光緒二十六年地丁項下再提銀一萬兩發給委員具
領於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起程解赴漢口交接解轉運
總局漢黃德道查春營兌收以資運費由司詳請
奏咨前來除分別咨明外所有江西續籌解赴漢口轉運總局
運費銀一萬兩緣由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花翎儘先選用都司張得勝請留於江西收標効力緣由片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再前准兵部通行嗣後軍營遣撤員弁例應收標者即行咨部註冊至保舉推選各官必須專摺奏明奉

旨允行後方准收標不得率行咨部註冊以昭慎重等因遵照在案茲查有花翎儘先選用都司張得勝係江西鄱陽縣人因投効內河水師歷年剿賊出力遞保前職該員例應赴部投供候選因北上無資久置閒散殊為可惜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花翎儘先選用都司張得勝請留於江西收標効力以儲將才而資任便除飭取該員履歷分送部科外理合會

同兩江督臣劉坤一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恭酌中西情形籌議政務緣由摺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奏為遵

旨恭酌中西情形籌議政務恭繕清單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初二日准吏部咨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奉

上諭著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法各抒所見通限兩個月詳悉條議以聞等因欽此臣恭繹

詔旨於古今治亂之本原中西政教之得失與夫臣工之積習時局之遷流罔不

洞鑒隱微至為深切天下臣民仰

深宮之憂勤惕勵而不為之感激涕零發奮興起者無是理也以今日列強環伺變故多端餉絀兵疲民窮財盡論者幾謂無可措手然臣以為從來運會之興衰不在乎戰事之成敗而視人心為轉移自昔太王遊狄句踐破吳皆以多難而興邦並著美談於載籍稽之歐洲各國德法之迭為攻伐咸將一蹶不振未幾皆雄視環球以中國地大物博之區重以

皇太后

皇上勵精圖治之切何難變茲貧弱光顯

丕基臣受

恩至深敎時無術每念
來與搶越彌覺寢饋難安謹就平日所見聞參合中西之政要
條陳十事另繕清單恭呈
聖明採擇其條目曰舉行特科整頓學校考課官吏廣設銀行
行使銀紙維持圜法仿立保險修舉農政講求武備編設巡捕
以上各事綜其大綱要不過求賢任官理財經武之常經而及
其成功未始不可為興利除弊安內攘外之一助蓋丁茲積重
難返之際決無一蹴可幾之功故臣之所言惟取簡而易知實
乃卑無高論欲求美備猶待擴充如改科舉設學堂求賢之
要務而風氣未開錮習難去尚宜緩緩圖之增廉俸裁冗員實

任官之微權而經費未充憲綱久定當為徐徐振起理財則鐵
路礦政前此已具有規模經武則團練保甲自來皆著為令典
此但宜隨時以因應而無待觀縷以上陳至於稽核錢漕整頓
釐稅剔除中飽裁節虛費皆地方應辦之事臣現經督飭司道
次第舉辦容當隨時具奏抑臣更有請者則尤在用人一
事大抵天地之生財恆足以周一世之用特患用之無其道則
成效不可期通省官場積習日以徇私舞弊為能事多用一奔
競之徒則塞無限賢豪之路惟在我
皇太后
皇上庶該宏獎賞罰嚴明得一善必予以不次之超除見一惡
必加以不測之斧鉞行政務求實際盡罷虛文則人才皆樂為
之鼓舞奔走百官庶事不難日起有功矣所有微臣籌議政務
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清單

謹將微臣酌擬政務十條謹錄清單恭呈

御覽

一曰舉行特科

國家設科取士原欲以網羅英俊宏濟艱難當天下無事之時四海晏然雖有撥亂反正之才幾若無以自試故但得一二華章句之儒拱手而談性命埋頭而治太詞未嘗不可以黼黻昇平今則非其時矣外侮憑陵儼然不可終日而士大夫猶持閉關自守之舊學於中外形勢一無所知豈足以臨敵制變亟惟不能臨敵制變也即目前興舉庶政百度維新環顧羣僚亦正恐不暇給事此臣所以亟亟以開特科為請也伏見康熙乾隆年間再舉詞科一舉經學一時朝野鴻風用以成二百餘年文明之治倣之前代則漢武帝有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之詔唐宋之世自賢良方正以至直言極諫等科皆視其所需令大臣薦而試之名儒碩輔多出其中求賢之妙用似無逾於此者竊願我

聖主上法

聖祖

高宗之風規考東漢唐宋之遺意

飭下在京三品以上大臣暨各省將軍都統督撫藩臬各舉平日所知精通中西政學之士俟

回鑾之日定期攷試京官自五品京堂以及翰詹科道外官自道府以下逮於布衣均聽咨送部試後分別按階遞除並各就其所長派以軍機處總理衙門章京及出使奉贊外官則歸特用班補用此後遇應開

恩科之期均一律改行特科以漢儒經學之盛班固猶謂利祿之路使然臣固知特科行而人才不可勝用矣或謂今日士流之患在於所學非所用即有統為能通時務者類皆拾西人之皮毛而昧經世之大法就令大臣廣舉

豈能盡得真才無非徒開捷徑不知天下大勢恒視上之所向為轉移上未嘗以是求則下無從應耳以中國四萬萬神靈之胄而謂無一二奇才異能臣不信也攷唐宋以前取士皆向薦舉唐宋後乃有科目攷試之法今之特科則合薦舉攷試而一之固視暗中摸索於文藝之末者為有據矣縱或大臣所舉徒采虛聲而一經攷試亦斷難濫竽充數又何必因噎而廢食哉

一曰整頓學校定制各行省郡縣均立學官聚諸生於黌舍而命之教之有月課季課之程有報優報劣之責不能舉其職者黜退到官之始必令督撫考驗其年力就

衰文理荒疏者亦黜退又雍正年間議准學宮之內廣置齋舍多設廩膳令士子講習律例定為攷核之法所以教育人才俾成有用之學未嘗不深切著明也無如日久盡成具文教官恒終歲不與諸生相見人皆目之曰冷官其注選之員惟進士改教舉人大挑優拔貢生尚有壯年得缺者他皆候之數十年到班多在身後否亦年逾耄耋矣以師儒之官而等於無足輕重如此而欲師道之立其可得乎學官而外各行省自會垣以至一州一邑莫不有書院多者或五六所最少亦有一所各延山長歲時教習略具規模然自一二大書院教課經史古學餘皆從事時文仍歸於無用論者謂此非別開學堂不可以造士臣愚以為舍固有而別開生面則事難而費繁就舊制而加以裁成則事順而易集似宜令各省書院皆改課經濟之學凡中國大經大政以及西人電光汽化算術諸門體操武備之事均立為等級仿宋元明三舍積分法以分數之多少定其廩給而獎勵之所需經費有不敷者酌加撥款其教官均令督撫學臣就本省縉紳選其知古知今堪勝師儒之任者上之

朝廷重其俸祿隆以禮貌令教課黌舍諸生如書院山長之體

不入吏部銓選不循堂屬常儀一轉移間均可化無用為有用矣宋臣朱熹嘗論學校謂須是罷堂除及注授教官以本州鄉先生為之臣之此議實竊取其義至於一切教課章程獎賞款目諸生進身之階均請由部核定通行遵照至書院山長教導有方例得六年保薦今或更定以三年為期與學官一體優獎願出仕者立予遷除不仕者分別給以卿銜留任增俸如此則所以教者既得其人得其法而又有舉試特科之條以鼓舞之天下安有不喟然興學者哉

一曰考課官吏今天下仕進之途不外正途勞績捐納三

班軍興以來保舉之濫捐納之雜頗為世所詬病而正途多以入此五言得官或不甚通吏治論者亦識其所學非所用其分發各省除截取即用外仍不能不假勞績捐納以進近日一省中自道府以至雜職三班人員需次者多則一二千人少亦二三百人差缺不能偏及於是爭相鑽營奔競聲名無事則酒食徵逐甚且賭博游蕩無所不為間有教學植品之人而雜於儒類中未試之事亦復無所自見所以人愈多而才愈少也方今時局日危民生日敝非講富強無以自立非飭吏治無以致富強需次各員既不能棄之而不用即當教之使

有成臣伏讀吏部則例內開府廳州縣及佐雜各員無論現任候補委用試用均一體改試列為一等二等三等者現任照舊供職候補委用試用照常補缺署事列為四等開缺停補停委留省學習一二年後再行報改不列等者勒令回籍學習三五年再行赴省投考倘文理荒謬即以原品休致正途人員亦一體秉公舉劾佐雜各員毋得僅令繕寫履歷等語是改試之法部章本極周密誠能認真奉行何難使羣才奮起臣現經督同司道籌議即於臣署設立課吏館一所廣置書籍攷取二三十員入館肄業投之日記使識別所習之書及其

論說按日呈臣查核批答並專派館長日與討論臣聖司道亦間日造館察其言論觀其品詣有經畝宏遠者據實保薦其次則立予差缺仍統未經入館肄業各員按季改試一次遵照部章分別等第酌給獎賞用示勸懲其館內課程略分三類一中國吏治如織布繅絲種植墾殖諸事近人推為挽回利權之要者無一非中國舊政所尚至於保甲團練可以堅壁清野行之得其道即西人巡捕包探之法無以過之其他勸農聽訟尤為親民之官不可不講者此為一類二武備軍械凡築地營設礮台募卸藥俾運用輪機測量道里圖繪山川均

令分門考習此為二類三泰西政學西學如聲光汽化算術諸事非專門名家不能深造有得各員能精習之固佳否亦不復勉強惟西政如各國政教興廢之由民情好尚向背之故何事為何國所專精何物為何國所蕃殖通商之事如何而可收回利益開教之案如何而可預杜蘆端皆不容不留心研求此為三類且到任甫經三月因查辦教案頭緒紛雜故稍定章程而未遑開課現在教案已將就緒擬即一面督飭司道刻日興辦俟有成效再隨時上陳合無仰懇

飭行各省督撫臣一體設館攷課綴不能使之盡成幹濟之才

而多一講求政學之人即少一鑽營奔競之人流弊亦可稍除矣

一曰廣設銀行銀行昉於泰西大旨在流通一國之財貨以應上下之求給借國債籌兵費通商務無不於銀行張本歐洲國債之多者莫如法當魯意王十五之時久國債至二百二十四兆鎊視中國此時實多倍蓰自一千七百八十三年嘉龍筦戶政籠絡諸銀行不數年國債即清並能增設船廠此銀行之明效也中國西商多於各省設立匯兌莊無慮千百巨款片紙書函數言電報即可立為兌付每一字號減不下數十萬而未嘗

費一金之本若公家解運則有委員薪水之費有水陸舟車之費有護送兵差之費而且內地動虞盜劫航海更須保險周折多端又遲久而始能達是官權反不如商力也近年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設銀行西商之利稍為所奪中國資財又多一外溢之所尤不可不有以抵制之上年京師上海亦有設立官銀行之議但各省皆未舉行雖有一二處亦立無援仍難流通如意是宜急召紳富約會西號聯合各行巨賈略仿匯兌莊成法於各省通都大鎮廣行開辦酌舉閒視庫儲與為轉輸而以布政司閫道提其綱久之上下通為一氣遠近信從一切商務公司無不可由銀行集股承辦即鑄金鎊行鈔幣諸事亦可藉銀行為流通往歲戶部嘗請息借民債立股票以昭信而承辦者或不免驗擾償還本息未能一循初議後欲再舉恐不易得銀行既設則一以商民交易之例行之民必樂從是又可收昭信股票之窮也近年各省惟藩庫出納尚有實在存款其他公項大率寄存商家為多其間未嘗無取息歸公者而經手吏役假行息以自肥比比皆是與其聽之私相授受何如使之明為挹注乎

一曰行用銀紙近日泰西銀紙偏布沿海各省口岸凡自

此口揭之他口無不可於洋行支取者商民樂其易於挾持而又可有匯兌之費咸樂用之有時以真銀易其紙良須增給銀水者其見信於人如此以是洋商與華商交易皆可不持一錢而獲無窮之利此亦無形之漏卮也臣既議設銀行擬請即由銀行仿照西式製造紙幣通行各省無論完納丁漕釐稅發放俸薪兵餉及十切解款悉聽以銀紙往來而不為之限制此省之銀紙攜之他省亦照常支用而不准有所抑難其各省紙式均須一律惟自立暗號互為照會以便察驗真偽如此則有一金可抵二金之用每有可賺贏百萬巨款未始

非濟急救急之一法或謂銀紙與鈔票無異前古行鈔流弊最多即咸豐間亦行之而未收其益今令各省通用銀紙萬一廣至支取無現銀應付豈不立窮不知前古鈔票以貫折銀可以高下其價天下事惟無定乃亂耳今之銀紙既有一定之分兩無折扣之煩奇又隨處皆得流通商民行用與真銀無異而攜帶更便於真銀何事疑慮而廣至支取若慮廣至支取但令各省銀行視所存資本以製紙幣有本十萬則製十萬之紙有本百萬則製百萬之紙不使紙浮於本自不至窮於應付矣各省富商錢店近亦往往自製銀票錢票盛行一時

安見商可行而官不能行哉

一曰維持圜法泰西各國錢幣皆不能行於他國他國錢幣亦不容廣入本國惟與中國交易則一以其主幣金銹折扣中國之銀而銹價又不以其本國錢法為衡而一視中國金值低昂其間光緒乙亥丙子以前英金一銹但易銀三兩有奇辛卯壬辰之間乃增至四五兩近則一銹易銀七八兩視前二十年加倍蓰矣將來中國金日貴則銹價日增即以洋債而論此時借金萬銹彼但交銀七八十萬兩不及十年恐非一百五六十萬兩不足以償之即此一端已可使中國坐困更無論關稅之出入商貨之交易重重剝扣矣今欲收回外溢之利非廣鑄金銹不可而中國金礦雖甲於地球來獲實少西人方盡括市面之金以取銹價之利一旦官為收買則金更少而價更昂是目前鑄銹仍無大利益惟有先抬銀價之一法欲抬銀價宜令各省皆廣鑄銅錢減輕錢質以一錢重五六分為定並鑄當十錢略重五六錢使恰如十錢之質則民間皆便於行用銅錢日多則錢價漸賤而銀價自增一面設法廣開金礦官自為理令民采皆納於官乃徧令各行省皆開鑄更定錢法金一銹易銀若干枚銀一枚易錢若干枚略仿西人之制立

為一定不易之規如此則三品相權輕重有準不至盡授人以柄矣

一曰仿行保險泰西以商政興國其所以維持商務者無所不至而尤在保險一法凡富商巨賈遠涉異國計其所運之貨納百分之一二於保險公司脫遇水火盜賊之險皆得向公司按成本取償永無一蝕不振之慮而公司所收保險費盈千累萬其償者不過偶一遇之無不坐收大利近年沿海各省商民挾資藉巨者咸向洋行公司納保險金每年所失何止百數十萬是不啻於稅釐之外而多納一外國釐金也宜令各行省會垣及

通商馬頭商務人民繁盛之市鎮均設立保險官局先由官給成本一面招集商股通力合作選舉公正紳商董其事而由藩司閩道督其成商貨而外人壽房屋物業無不可保或一時不能徧舉則仿郵政之法先由各海閩興辦其利國利民視郵政尤大即或初辦利息微薄而使內地人民生者履險如夷死者存恤有恃亦仁政所宜先及也

一曰修舉農政農居四民之一雖與工商並稱然必地面生財饒裕方能講求工作推廣貿易則農實為工商之本中國壤土之沃甲於大地乃漢唐以後民趨末富不

究根源致士夫不辦粟麥農民賤於輿臺土地不闢水利不修此耕畜之技所以日拙收穫之效所以日微也當乾隆五十八年會計天下人口逾三萬萬

宗純皇帝已有生之者寡食之者衆必致日形拮据

諭迨道光年間又增一萬萬有奇雖中經髮逆之亂不無逃絕而同治

中興以來休養生息又三十餘年人丁之繁不可紀極殆以一人耕而供二三十人之食矣近年民間日用所需無不奇貴視乾隆時物產之豐盈固如在天上即比較十餘年前米薪之值亦昂貴加倍安得不日見貧困也攷泰西各國所用農具皆精巧靈捷有火力馬力人力之分而又精治化學凡養土膏辨穀種儲肥料留水澤引陽光無微不至無利不收今縱不能使鄉曲農民盡知化學而設官督課則誠有不可緩者臣愚以為各省同知通判佐雜皆間曹無事似可一概改為勸農專官令與各鄉士人各攷其地之物產土宜耕田而外兼講求各項植物如茶桑松竹桐梓漆柏樟椶杉柳等類次及麻棉蔗靛暨一切果實瓜豆葯草凡童山曠野隙地高岡屋角塍間隈邊岸側隨地所宜聽民自擇所在官荒及無主之區一體任人領種給以印照薄取租息凡泰西

農器之便而易行者均勸民購置先著富戶提倡或由官酌籌公款有能自製新式農器便民利用許由該勸農官驗明詳奏予以專利優其獎賞並酌定勸農官功過能使地無曠土林木蕃殖者保薦擢用勸導無方者黜之如此行之十年民生皆裕自無逋糧土物日饒可敵洋產識致富之要務也泰西化學之士謂樹之本能培土脉爛沙石磽确可變膏腴樹之陰能生潤澤吸水氣旱潦咸資補救且長林蔚秀放養氣收炭氣有益人身是種植一事利於民生更不可勝說矣

一曰講求武備泰西之強論者皆推其船堅礮利謂非效

法泰西興治武器不可以自雄然自髮逆平定之後金陵即創製造局既而福建船廠繼之既而北洋海軍繼之費二三十年之經營耗數千百萬之巨款鐵甲水雷快鎗巨礮不為不多而甲申馬尾之戰則船政敗於法甲午高麗之役則海軍覆於倭雖有利器不能用之而適以資敵斯則將領不得其人兵卒未嘗教戰不盡關武器之得失也泰西帶兵提督無不深通天文地理算術者下至偏裨士卒皆起自學堂凡戰陣之步伐行軍之營壘鎗礮之準星表尺彈子之飛路落角與夫海道之沙線礮台之形式魚雷水雷之妙用無不曉暢明白

所過山川道路必有圖繪也所值林木屋壘必有記識也此不特中國偏裨士卒不能盡解即總兵統領亦且茫然如是而欲以制敵取勝何可得乎今欲講求武備宜以教訓將弁為首務臣竊見近日江南湖北建立陸師武備學堂教練洋操隊伍自強軍延聘教習相與攷求法度并具有成書似可令各省皆仿設學堂就江鄂各營學成之士資調數人歸而教之先就省會挑選年力精壯性情靈敏者千人立為一軍日日操練將各路防營酌量裁汰勝出口糧以養此軍俟其練成又以分教他營次第推行其鎗礮子彈則就江鄂閩粵舊有廠

局令各省合力籌款廣行製造分運應用五年之後各省皆有精兵二三千人統領將佐皆略知兵法即不能縱橫海上而防勦土匪振立聲威固受益不淺矣至武科之弓刀石以今日戰事論之似皆無用之物刀石可衛武力留之尚無不可若弓箭則斷斷不及鎗礮似宜一律改試洋鎗尚可略收實用統俟風氣稍開再別定武科制度及一切兵制上下一心力圖自強正不患無雪恥之日也

一曰偏設巡捕泰西凡都會口岸村邑無不設立巡捕兵每處多者數千人或數百人各以營制部勒之有統領有監巡有包探其巡捕兵則令各按其地戶口出丁充當每街派定數名分班輪值立於通口人擔一角一棍民有爭競盜竊之事皆得拘送之官或遇巨盜力不能制即吹角以召鄰捕齊至合力故民無敢爭盜亦無從匿用能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巡捕下班無事則統領監巡率之以習武事充巡捕三年察其人實得力則改派為包探又名暗捕不穿號衣日行街市偵察逃亡地方有重要事件往往假之以發其覆中國各口岸凡歸租界之地皆設巡捕上海一埠多至四千餘人其資糧皆取之車捐房捐商民無不樂於輸將而未聞以捐捕責

為苦者日本初改西制乃至說為富强第一要策實則
此即古者虞人游徼之遺制其按戶派丁與中國辦理
團練保甲亦相彷彿特團練保甲相沿既久不免視同
具文此則實能保衛閭閻又有法以鈐束之故能大著
明效耳今者各省會垣土匪所在滋事都邑巨鎮尤多
洄迹非徧設巡捕無以遏察之惟所需經費為數不資
公款既有難給民捐亦未易驟舉欲求事可立行而民
不病擾莫如先就各省所有制兵防勇改為巡捕令分
街道日夜梭巡一如西法擇省會及一二繁盛之區倡
辦之既乃推行於各府州縣俟辦有成效然後酌量收

取房捐車捐及招牌捐則民無不樂從而公家之兵餉
勇糧均可節省久之凡捕盜提人皆可責諸巡捕乃舉
州縣各衙門捕役弓兵概行汰去則舊日差役之弊患
革而古者虞人游徼之制可復是一舉而數便也或謂
制兵防勇原所以備徵調禦外寇今改為巡捕使之伺
候道儻一旦寇至何以禦之不知綠營之無用久矣往
年臣工奏議多請裁汰徒以百年舊制一時不能盡去
今為之改頭換面化無用為有用不啻於向者之坐食
乎至若防營率皆烏合流弊滋多亦斷不能拒大敵臣
前條已請於各省專練精兵一支遇有內地草寇竊發

堪備徵調況巡捕分班當差下班者仍應以時操練未
嘗無可徵調之人果使辦理得力則各省那邑儼有精
兵數營可弭禍變於無形而何草寇之足慮矣

江西裁撤添募勇營截止薪糧日期緣由片光緒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再查案准戶部咨併案議覆御史梁俊等各摺抄發章程內開

各省防軍練勇水師兵勇以後如有增減勇數餉數隨時奏咨

立案等語業經遵照辦理在案茲查江西省上年籌辦江防並

防剿閩浙土匪保護各處教堂添募各營分紮巡防彈壓現在

教匪案將次清結民情安靜自應次第酌裁以節餉需計裁撤九

江定字營弁勇五百六員名新立親兵右營弁勇五百六員名

所有兩營薪糧均截至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底停支又各另給

恩餉一箇月分別遣送回籍據善後局司道詳請具

奏前來除分咨戶部兵部外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考察屬吏分別舉劾摺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奏為考察屬吏分別舉劾以資勸懲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近日時事多艱整飭吏治最為正本清源要務然非

將向來因循粉飾泄泄沓沓之陋習痛予湔除而舉一二實心

任事之員為之標準亦不可以言治理臣到任三月於所屬守

令各員品行之賢否才識之短長存心之公私辦事之勤惰留

心察看畧見一斑查有東鄉縣知縣戚揚由浙江翰林改官知

縣曾經前浙江撫臣廖壽豐保荐人才奉

旨送部引

見交軍機處存記在任以直隸州知州儘先即補前官福建安

谿侯官等縣卓著循聲臣在福建藩司任內即聞其有為有守

能以實惠及民現在東鄉縣任已歷年餘於撫字催科及地方

一切應辦之事均能實力實心認真整頓絕無滑吏習氣又調

署鄱陽縣事候補知縣李相由雲南舉人以軍功薦保知縣歷

任星子鉛山廣豐等縣並護理南康府篆務均能愛民勤政潔

己奉公悃愊無華有循吏之目又署貴谿縣事題補宜春縣知

縣張察由江蘇監生軍功薦保知縣兩署貴谿一署德化均能

興利除弊輿情愛戴從前屢經委辦教案悉協機宜以上三員

在任政蹟均有可觀理合臚舉奏

聞籲懇

天恩傳
旨嘉獎風勵羣僚該員等仰荷
溫綸固當益加奮勉臣仍不時考察倘有初終易轍亦當據實
甄別不敢稍涉迴護至於庸劣不職各員亦應擇尤參劾使中
才以下羣知滌瑕蕩穢庶期日起有功臣查有代理撫州府事
試用知府李嘉賓昏憒糊塗難資表率前充牙釐局提調多年
聲名尤為惡劣前署寧都直隸州事候補知府林介弼遇事勒
索物議沸騰試用通判張傳鼐卑污苟且遇事招搖撤回另補
雩都縣知縣劉侖德生事擾民聲名甚劣都昌縣知縣胡欽官
聲平常操守難信署南康縣事即用知縣朱紹文心術狡詐辨

事取巧代理安福縣知縣布政司理問王鵬翼頗招物議按察
司知事蔣星煥不守官箴均應請
旨即行革職即用知縣吳寶鎔才具平庸難膺民社惟文理尚
優請以教職選用以肅官方再此次參劾之知縣理問知事各
缺江省均有應補人員應請扣留外補合併陳明所有舉劾屬
員各緣由理合繕摺上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遵旨酌裁威武新軍四營勇丁緣由片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再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十六日接西安電傳奉
旨現在宋慶馬玉崑所統各軍已先後調赴河北即著該提督
等會商河南巡撫擇要分布填紮程文炳所統五省援軍十七
營著即全數帶回分飭各歸原省由各該督撫酌量裁留以節
餉項欽此臣查江西庫儲早空非裁節勇餉斷難自給現在正
將各路添募防營次第酌裁所有上年派遣北上之威武新軍
四營自應遵
旨裁撤惟程文炳所統各營分隸五省誠恐同時遣散事體繁
重應由江派委妥員前往隨同照料庶昭慎重該軍本係留江

差遣廣東雷瓊鎮總兵申道發舊部當即飭令該總兵馳赴河
南會商程文炳查明各勇原籍就近由防所分路遣散以省周
折該軍餉項業已解至四月底止現再飭申道發酌帶銀兩以
備發給遣勇恩餉並將四營軍械由申道發收齊帶回所有遵
旨酌裁威武新軍四營勇丁緣由除分咨戶兵部外理合會同
兩江督臣劉坤一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請調分省試用道徐紹楨等分發江西差委補用片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再江西上年鬧教之案幾於徧地皆是雖經奏委江蘇補用道錢德培會同在任司道查辦而焚燬教堂多至三十餘處教士教民開單指控被搶被詐之案不下一千六百餘起其中頭緒紛繁諸多棘手非有熟悉中西政學之員幫同料理難期尅日蕆事查有廣東舉人分省試用道徐紹楨智識高卓根柢深粹經臣札調於本年正月十八日到江委令總辦文案隨時由臣指示機宜議辦一切現已一律完結深資臂助該道例應赴部引

見聽候簽掣省分敘補惟江省交涉之事日繁且現當振興庶

務之際在在需才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時事多艱飭將分省試用道徐紹楨分發江西交臣差委補用俾收得人之效仍俟經手事件完竣再由臣給咨晉引又近日教案之多半由牧令不得其人必須廣求熟習洋務勤幹有為之員差遣委用庶足以靖民氣而固人心查有廣西橫州知州王芝祥體用兼贍卓爾不羣臣前任廣西藩司時歷試之事悉臻妥協亦屬不可多得之才相應請

旨飭將廣西橫州知州王芝祥調赴江西差委補用查定例奏調隔省實任人員應將底缺開除留於奏調省分遇缺儘先請補該員橫州底缺應請即予開除臣為講求交涉需才孔亟起

見除飭取該員等履歷咨部外所有請調道員知州緣由理合

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贛州府知府員缺即飭連文冲赴任此次毋庸揀員調補片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初八日
再據藩司張紹華詳稱江西贛州府知府係衝繁疲難四項兼全要缺前於道光二十六年經前督臣璧昌前撫臣吳文鎔以該府與閩粵接壤向為匪徒出沒之所兼之習俗獷悍健鬬之風甲於通省必得在省年久素悉民隱之員請補方能藉資整頓奏奉
諭旨著改為調缺於通省知府內遴選人地相宜之員請補其所遺之缺仍請旨簡放等因欽此是年奉
旨簡放贛州府知府邱建猷到省當復奏明請以南康府知府

周玉衡調補贛州府缺所遺南康府缺以邱建猷補授嗣後歷年遇有該府出缺均經遵照於通省知府內遴員調補在案上年贛州府知府賈孝珍病故當經援案詳奏旋於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奉
上諭江西贛州府知府員缺著連文冲補授欽此現連文冲業已到省應否即飭赴任供職毋庸再行揀員調補抑或仍須由外揀員調補以連文冲補授遺缺之處理合詳請
憲等情前來臣查贛州府知府係衝繁疲難四項兼全要缺應經由外揀員請調惟連文冲既係
特旨簡放之員自堪理繁治劇
應
飭令赴任供職如或到任後查有人地未宜仍可隨時據實陳明此次自毋庸遴員請調俟下次遇有出缺再援案奏明請
旨辦理除行司檄飭連文冲赴任外是否有當謹會同兩江督臣劉坤一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奏調道員吏換水師統領緣由片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初八日

再自強之策首在整軍經近日水陸各路防軍類多窳惰無用虛糜國帑最為可恨時方多故又不能因噎廢食輕議去兵惟有擇其可裁者裁之其萬不能裁者挑留精壯教之訓練冀養一軍即得一軍之用而訓練之道尤以遴選將領為要臣查有江蘇候補道錢德培智慮深閎精卓耐苦昔年隨使出洋於各國兵制頗知講求回華後歷充兩江營務處及江南陸師學堂總辦尤能晓暢戎機上年經兩江督臣劉坤一會派在江西清釐教案勤勞備著現在教案完竣擬稟請銷差前來惟江西內河水

師正須整頓臣與督臣劉坤一往返電商擬委該員接統內河水師責成教練但以陽省人員未經奏調究屬可暫而不可久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該員江蘇候補道錢德培調赴江西差遣俾臣得以指臂之助其現統內河水師候補道繆德棻辦理未能得力應即撤退另委錢道德培接統以肅營伍除分檄飭道外所有奏調道員吏換水師統領緣由理合會同兩江督臣劉坤一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江西南昌等縣猝被水災籌辦賑撫緣由摺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十七日

奏為江西南昌等縣猝遭水災謹將查辦撫濟情形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照江西省自本年五月初一日以後大雨滂沱連宵達旦河水宣洩不及陡成巨漲初八九等日東河撫建之水奔騰而下勢甚洶湧西河吉贛之水亦相逼而至均滙於省河以至驟漲二丈有餘城廂內外低窪處所均有積水二三尺不等先經臣派人四出巡視南昌新建兩縣沿河各處圩堤多有被水浸溢田廬皆在水中居民避居屋頂樓房或聚於未沒之沙洲四顧茫茫無舟濟渡情殊堪憫當飭江

軍內河兩水師分撥巡船攜帶麵餅前往施食兩日水師日盛復雇差民舟用輪船拖帶駛赴各處將被水民救出帶省於城上及各處高厰廟宇暫行棲止並督商司道在省城四隅設立急賑局四所又於城內適中之地立一總局委督糧道劉心源督辦賑撫諸事派定委員紳士分駐各局先將省倉積穀開辦平糶以濟貧民十面飭令各該府縣查明各鄉溺斃人口冲倒房屋沒壞田禾妥籌撫恤一俟天色晴明即將冲決圩堤疏消積水趕緊修葺補種晚禾至上游撫建等府及下游南康等府所屬地方被災必須不輕因連日大雨驛路梗塞且事在倉猝數日之間尚未接各該府縣稟報已飭藩司委員馳往會同各地方官赴鄉查勘

受災輕重分別撫恤或善歎修堤以工代賑應俟覆到再行
奏明辦理臣細加體察江西自丁亘己亥兩被水災上年復遭
夏水秋旱小民困苦實已不堪今歲四月以前雨暘時若未實
秀發再歷半月即屆收穫之期滿望早稻豐收窮黎有賴不圖
遽遭此變凡被水田畝均已顆粒無穫此皆由臣奉職無狀不
能感召天和干夜思維惶悚無地惟有實心實政[補]為維查撫恤
以冀稍資補救現[將]積存廉俸凑集銀五千兩並由藩司張紹
華捐廉銀三千兩臬司柯逢時督糧道劉心源各捐廉銀二千
兩共捐集銀一萬二千兩即日委員分赴漢口蕪湖採辦米石
運回賑濟其銓需用賑款仍隨時妥為籌辦總期金氣之氓不
流離失所仰副
聖主軫念民瘼之至意再現在天色五月十六十七兩日均已
晴霽如不再降大雨積水自可逐漸退消不致更有意外之虞
合併陳明仰慰
聖慮所有江西南昌等縣猝被水災籌辦賑撫緣由理合恭摺
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江西教案一律完結情形摺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奏為江西教案一律完結謹將辦理情形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江西教案前經臣於本年二月十二日將委員查辦
大概情形專摺奏報並聲明業經勒限通省均於三日內一律
結清不准再有延宕經計各處拆毀教堂之案惟饒建兩府最
巨先經責成江蘇候補道錢德培在九江會同廣饒九南道明
徵與法主教和安當即守信等議辦茲教主等先索賠款多至
六十餘萬又開具應辦紳犯多至二百五十餘名均指定正法
軍遣罪名並謂必須懲辦定案及將地方官參辦方能議及賠
款饒州民風本最浮動紳民聽聞此信內不自安遂言紛起本

年二月間竟有聚衆與府縣教士為難之說而建昌府屬之南
城南豐等縣上年本有設立通知會名目鬧教宵此舉near徙可
為亦同時有蠢動之信臣聞報立即飭派總兵王心忠酌帶可
部江安軍一營馳往饒州駐防彈壓並飭參將傅建德督率可
部綏字營分防南豐南城等處又飭派剛字營防勇二百名前
赴南豐縣屬之瀲溪地方為保護教堂防緝匪犯之用一面飛
飭各地方官開導紳耆約束子弟告以現在先有開議賠款其
應拏之犯均俟賠款定後秉公辦結斷不能累及無辜並嚴禁
各屬不得將教案賠款科派地方重增民困於是人心稍帖雖
有一二刁紳悍匪無從煽動復飭錢德培等悉心酌議將賠堂

辦犯及審斷民教詞訟分為三事次第婉商其時臣所劾辦理
教案不善各員均已欽奉
諭旨分別革職撤任該主教始無異言允將賠款酌減而前此
饒州閻教風聲傳至上海法總領事輒請水師提督以兵輪來
駐九江意存恫喝又經臣及兩江督臣劉坤一先後電商法總
領事囑其傳知主教和平商辦該道等復與之百計磋磨始將
饒州建昌等府上年折毀教堂議定總共賠銀三十六萬兩以
本年六月九月十二月來年三月為期每期付銀九萬兩另南
昌瑞州臨江三府教堂共賠銀一萬五千兩限本年五月底付
清均由該道等書立印票交執該主教復以上年護主教陶文

膳曾在饒州被傷將來建復饒建兩府教堂必須請用
勅建字樣並於省城購地一區以六百方丈至九百方丈為度
又在饒州府城購置民房一所以為開設學堂之用非此則賠
款萬難照議臣以該主教請用
勅建字樣欲仰藉
天威以隆保護之名而杜滋擾之患具有仰戴
朝廷之意光緒二十三年山東曹州教案曾由總理衙門奏請
用
勅建天主堂五字匾額有案可援際此時事多艱亦不能不委
曲求全許為

奏請至省城地段已飭據洋務局司道會商在省諸紳勘得進
賢門內松栢巷舊貢院有地一區堪以購給當電飭該道等即
為書立合同就此議結此外吉安府屬廬陵縣教堂賠款亦最
轇轕皆由在事各員議辦不善臣前叅劾廬陵縣知縣馮蘭森
摺內已據實指陳嗣復嚴飭吉南贛寧道賀元彬將該道所屬
教案就近與法主教顧其衡議結電札交催勸誡並用始於三
月內據賀元彬稟報廬陵一縣折毀教堂議定賠款銀十三萬
三千兩其餘各屬教堂亦均逐一議賠多者三五萬元少或千
數百元不等合計通省折毀法教堂二十九所英教堂三所美
教堂五所德教堂二所合計教堂三十九所又法經堂十九處

書館醫館育嬰堂三處英經堂一處通共議給賠修款項法天
主教占銀五十一萬六百五十兩又九萬五千六百九十四元
英美德之耶穌福音堂共占銀四萬三百七十一元又錢五百
二十五千四百二十七文此辦理教堂賠款之情形也至教民
具控被搶被詐之案臣於正二月間檢齊檔冊稽核約有八九
百起嗣經分派委員馳赴各府縣會同地方官教士逐一商議
又據教士開單指報七百餘起合共一千六百三十三起尚有
僅列村戶或約指大數併無原被姓名者又約六百餘起此皆
法天主教民之案另英美兩教控案五十八起亦於三月內一
體議結除由地方官傳集就兩造供情訊斷者不計外統共各

屬教民訟案應給法天主教恤款銀二十六萬五千三百八十
四元又三百六十兩錢三千八百四十二千一百三十八文另
英美兩教恤銀七千二百十三元錢四百三十千文均已逐縣
分立合同聲明所有先緒二十七年三月以前之案無論已控
未控均一概結清不得再藉舊事翻訟其應辦人犯上年饒州
府浮梁縣拏獲拆毀教堂匪首許豆豉萬之選徐四喜洪金德
周玉發倪丁仂六名均經前撫臣松壽批飭就地正法又南安
府屬南康縣獲匪蘇家訓廖南斗邱六狗子三名訊係鳴鑼糾
衆首先滋事之犯亦經臣批飭正法以昭炯戒其餘各縣所獲
職員生監人犯或經奏革或予斥革衣頂罰停鄉試及分別監

禁枷責交保管束均與議明悉聽地方官照例辦理教士不再
過問惟尚有未獲者一百餘名仍議明須由地方官照例拘究
法主教和安當等並指明拏獲情重者南豐縣應定以正法二
名充發四名南城縣及鄱陽縣各正法一名充發二名有控涉
命案者照例擬抵現經嚴飭各屬認真查拘俟訊實定案查明
應
奏應咨分別辦理此議結控案及懲辦紳犯之情形也以上所
需賠款約計修教堂者六十萬兩有奇恤教民者二十萬兩有
奇均立定限期過交江省入款歲不敷支者甚鉅一經提給則
應解應支一切正供無從挹注勢必致顧此失彼派之地方則

民教愁怨更深難免後患臣與司道再四熟籌議借洋款八十
萬兩以資應付隨後再由外分年籌還當於本年四月初六日
將議借洋款及建昌饒州兩處教堂請用
勅建匾額各緣由電請軍機大臣代
奏並請將上年奏辦籌餉捐全數提歸外用藉以清還洋債隨
於四月初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回電內開魚電已進呈所有辦
結教案建堂償款各節面奉
諭旨均照所請行欽此臣當即飭司委員赴滬商借洋款無如
各洋商均須指定的款作抵方允商議而江省歲入丁漕釐稅
均關係正供萬無指抵洋債之理不得已電飭江海關道袁樹

勳代為商借迄今仍無成議至於籌餉捐款自上年開辦僅收
捐銀數萬兩早已提支軍餉雖蒙
天恩准其全留外用而收數多寡目前尚無把握轉瞬即屆應
付之期臣督同司道籌商祇得先就庫款挪移湊撥一面設法
籌借並將籌餉捐飭屆上緊勸辦以備歸還庫款並據司道詳
稱此次賠修教堂數逾六十萬兩款鉅期迫固難責諸地方官
若教民詞訟本屬地方官應辦之事當時既不能隨到隨結以
致積壓纍纍滋成事端照例本應責令分賠今雖議借洋款將
來尚須籌還籌餉捐既不足恃自應將教案恤款仍責成分認
合計通省雖有二十餘萬而分歸各屬其數即不見多等情前

來旺復細加體察飭令酌定限制凡已奉革者所賠最多以二千五百元為度僅止開缺並未去官不妨累多仍以不過五千元為度除各員分認之外尚有不敷即先由公家提付分歸各缺按年攤還亦定以限制每年所攤不過二千五百元如此分別攤占於懲儆之中仍寓有體恤之意各員當不至力不能任推本缺流攤之款仍應嚴為申明不得藉詞苛派閭閻已分飭遵照去後所有江西辦結教案情形理合將賠恤款目恭繕清單會同南洋大臣兩江督臣劉坤一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省防練軍左營右哨親兵楊得勝強姦幼女蔡金蓮已成當明

懲辦緣由片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十六日

再治軍之道全在紀律嚴明近日兵勇所至騷擾不能安良而反以害民最堪痛恨本年五月十七日有省防練軍左營右哨親兵楊得勝因見幼女蔡金蓮來城領取散賑麵餅輒起意商令民婦楊徐氏將該幼女蔡金蓮誘至荒僻處所該犯突出擁抱強姦蔡金蓮叫喊無人聽聞致被姦污次早其父蔡運森赴縣喊控經臣查知立飭臬司柯逢時親提該兵丁楊得勝訊據供認起意強姦幼女蔡金蓮已成等供不諱飭傳穩婦驗明幼女蔡金蓮已被姦污實屬查該犯楊得勝充當練兵輒敢強姦

民間幼女殊為兇淫不法當時正因水災辦賑四鄉貧民來城就食者甚眾非立予明正典刑不足以安民心而昭炯戒當即恭請

王命將該練兵楊得勝綑赴市曹處決其聽從引誘之民婦楊徐氏飭縣提案另行究辦所有該練軍哨長人等約束不嚴並經臣分別飭行責革示懲所有懲辦強姦幼女練兵緣由理合會同兩江督臣劉坤一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江西因被水較重民食維艱請免商販米穀兩月釐金以廣招徠片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十六日

再江西本年五月初旬大雨水滂沱河水盛漲省城內外店鋪民居及各鄉圩堤多被淹浸冲決當經臣分飭水師巡船並雇募民舟輪船將附城各處被水居民救入城內設局派員開倉平糶分別賑濟一面督同司道各捐廉銀派員馳赴漢口蕪湖買米運回接濟業經恭摺具

奏旋聞湖北一帶亦因水漲米貴當飭委員專赴蕪湖採辦一面咨會安徽撫臣轉飭經過局卡免釐放行以濟急需各在案

臣查此次水患被淹稍久受災過寬除南昌新建兩縣外其餘

義甯武甯進賢豐城建昌星子安義都昌清江峽江新喻新淦鄱陽餘干樂平德興浮梁安仁鉛山貴谿高安上高新昌德化湖口德安彭澤泰和安福永新永豐東鄉萍鄉等州縣紛紛稟報田廬多被水淹間有損傷人口冲倒房屋潰決圩堤均經臣批飭開倉平糶妥為撫恤其受災較重之縣並由省籌給賑款銀兩或發省倉米穀委員前往散賑小民尚不至流離朱所夫色自五月中旬以後漸放晴霽積水陸續退消所有各屬高田早稻收成尚好其低田被水之處則顆粒無收幸今歲氣候尚早已飭趕緊築復決隄補種晚禾以資補就惟江西各屬上年多因天旱歉收糧價本昂今歲猝遭水災米更騰貴雖經由官採辦究不能博施濟衆惟有暫免米穀釐稅廣行招徠俾商米廣至民間無虞艱食庶免因饑滋事當飭牙釐總局布政使張紹華妥議詳辦茲據詳稱江西抽收米穀釐金專為歸還洋款之用歲有定額不容缺欠本難減免但現值大水為災居民鮮食非免釐招商不足以資濟賑自應從權辦理以顧目前之急請自本年六月初一日起至七月三十日止此兩箇月內凡有商人販運米穀來江無論是否平糶抑係買賣行銷均准免其完釐並移會九江贛南兩關凡有米船經過一律免抽船稅俟兩月屆滿均仍照舊章抽收等情詳請具

奏前來除飭出示曉諭通行遵辦一俟期滿即照舊抽收並咨

明戶部外所有江西因被水較重民食維艱請暫免商販米穀兩月釐稅以廣招徠緣由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江西各屬本年被水甚重奉　旨撥銀五萬分發散賑情形摺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初三日

奏為江西水災欽奉

懿旨頒發內帑賑濟遵將辦理情形恭摺具陳仰祈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光緒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恭閱

上諭欽奉

皇太后懿旨翰林院侍講學士朱益藩等奏稱江西水災情形

請飭迅籌賑濟一摺據稱江西贛州吉安撫州饒州等府自本

年五月初間大雨旬餘江流暴漲堤防坍塌甚多省河水漲至

二丈有餘義寧等州縣城內水深丈餘廬舍人民禾稼牲畜漂

流不計其數請飭速籌賑濟等語江西此次猝遭水患民間蓋

藏本少早稻又未收穫患被淹沒災區較廣昨據李興銳奏報

屬捐廉賑撫仍恐不能周溥深宮軫念災黎殊深憫惻著頒發

內帑銀五萬兩交李興銳按實散放並著察看情形多方籌賑

迅速接濟毋任一夫失所欽此仰見

皇太后

皇上軫念災黎

皇仁廣被凡屬臣民同深欽感臣並准

行在戶部查會此項頒發內帑即在江西九江應解本年內裕

府經費內截留五萬兩以資賑濟等因伏查江西本年被水各

屬已據報到者四十餘廳州縣內以義寧南昌新建武寧進賢

清江新淦貴谿安仁鄱陽餘干浮梁樂平星子建昌德化德安

瑞昌等十八州縣情形較重先經臣飭撥銀兩委員解往散賑

並於省城設局平糶搭廠施粥附近各處貧民就食於粥廠者

日不下三四萬人臣正恐施濟稍有未周難免流離失所私衷

殊切憂惶茲復欽奉

懿旨頒發內帑遵即督同藩司張紹華立於庫內提銀五萬兩

按照受災較重各屬酌量勻發派委幹員資領馳往會同各該

州縣督率紳耆親歷災區查明被貧次貧戶口核實散放務使

實惠均沾不准經手人役稍有侵蝕其餘具報受災較輕各屬

仍飛飭查勘如有應行賑濟之處一律領發妥為撫恤並飭察

看情形分別給予籽種耕牛趕種晚稻雜糧以資補救一俟事

竣再行造冊報銷現在民情均極安帖堪以仰慰

聖主垂廑除再由臣隨時體察多方籌賑認真撫恤外所有奉

領內帑銀五萬兩分發被水各屬散賑情形及感激下忱謹會

同兩江督臣劉坤一恭摺具陳仰祈

天恩伏乞

皇太后

江西省本年復被水災工賑兼施需款甚鉅請將現辦賑捐再行展限一年以資接濟捐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初三日

奏為江西省本年復被水災工賑兼施需款甚鉅請將現辦賑捐再行展辦一年以資接濟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查光緒二十五年江西吉安臨江南昌等府屬被水成災經前撫臣松壽會同兩江督臣劉坤一恭摺

奏准開辦賑捐一年藉資工賑嗣因一年期滿江西又被旱災需款撫恤兼以上年借墊賑款未盡歸還復經

奏請將現辦賑捐展限一年於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十三日奉

硃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行司欽遵照章通飭勸辦並將

報銷各生分次

奏咨請獎各在案計自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初六日接展之日起除去封印日期應扣至光緒二十七年十月初五日一年限滿本應即行停止惟自開辦以來屢因年穀不登民情困苦加以近年各省被水被旱均開賑捐來江勸辦者絡繹不絕捐務固成強弩末之勢上年又值北方有事籌辦團練民力拮据以致捐解之數甚屬寥寥江西本年自五月初旬以後又復大雨連朝河水泛漲兩有南昌府屬之義寧南昌新建豐城進賢武寧瑞州府屬之上高高安新昌撫州府屬之東鄉建昌府屬之瀘谿袁州府屬之萍鄉臨江府屬之清江新淦新喻峽江吉安府

屬之蓮花泰和安福永新永豐廣信府屬之鉛山貴溪饒州府屬之鄱陽浮梁餘干萬年樂平安仁德興南康府屬之星子建昌都昌安義九江府屬之德化德安湖口彭澤瑞州府屬之長甯等廳州縣同時俱被水渰茲有沖倒房屋損傷人口坍塌圩堤沙塞田畝雖經臣督同司道捐廉撫恤查明被災較重各縣撥發銀米分別設局平糶蓋廠煮粥收養災民現又欽奉懿旨發帑散放目前得資賑濟不致流離失所而災區甚廣為日方長瀆決圩堤修葺之費沖塞田畝挑復無資工撫築施需款甚鉅若不寬為籌備不足以資安輯現值司庫萬分支絀前墊之款固因收數無多未能歸還而目前之急賑又非籌措巨

款不能濟事臣再四籌維惟有請將江西賑捐於本年十月初五日起一年限滿之後再行展辦一年俾資接濟據江西籌賑捐輸總局司道詳請具

奏前來合無仰懇

天恩准將江西省賑捐再行接展一年藉資接濟其收捐章程仍循舊案辦理以蘇民困出自

鴻慈逾格可否江西省現辦賑捐因被水各屬需款賑撫懇准再行展辦一年緣由除咨明戶部外謹會同兩江督臣劉坤一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直屬教案賠款奉撥江西釐金銀十萬兩無款可解懇恩勅
部改撥以免貽誤緣由片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初三日
再臣於光緒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承准全權大臣慶親王
大學士直隸督臣李鴻章暨京城戶部電開直屬教案賠款經
行在戶部指撥江西釐金十萬又本年京餉內提江西四萬九
江關八萬贛關一萬請分飭速解滬道滙京等因當即督同司
道通盤籌畫原擬勉力措解無如江西庫款歷年早已入不敷
出上年添撥直隸軍餉京米腳價暨本年添撥山陝協餉京米
運費代還直隸洋款愈覺庫空如洗經臣將添募防勇陸續裁
遣並節省一切浮費每年仍短百有餘萬本年三月將江西教

案辦結共需賠款八十餘萬臣以庫儲既竭無可提用派諸民
間又恐擾累滋事萬不得已電奏請借洋款給付將籌餉新捐
全數截留應用委員赴滬籌借並電江海關道向各國領事商
酌迄無成議近日賠款限期已屆籌餉新捐勸獲寥寥祇得百
計張挪按期兌交其未屆期者仍不知從何設措江省連年水
旱頻仍地丁釐金皆日見短絀方擬將丁釐整頓稍資補救乃
五月間又遭水災現在籌辦賑務復將米穀釐金奏免兩月此
項本為籌還四國洋債專款既免之後洋債仍須另籌而宋餘
黎民收成失望商貨停滯丁漕固難征足釐金益無把握此後
應解京協各餉尚均無着然為期較緩或猶可從容設法若此

次奉撥直隸教案賠款則關係交涉必當尅日籌解更屬咄嗟
莫辦臣明知直隸兵燹之後百物蕩然非恃隣省接濟無從挹
注是以前准李鴻章電商籌辦
回鑾大差立即奏明由江西協籌銀十萬兩已將第一批銀兩
委員起解不敢稍成膜視其時未遭水災情形稍有不同今則
本省教案賠款水災賑款無一不須兼籌左支右絀顧此失彼
艱窘實難言狀據藩司張紹華詳請
奏明改撥前來臣復細加體察委係無款可籌並非空言推諉
除將奉撥之京餉四萬九江關八萬贛關一萬督同該司道等
趕緊籌解外所有奉撥江西釐金銀十萬兩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江西庫款支絀又值辦賑釐金短收准如所請勅部
改撥以免貽誤除咨明戶部暨全權大臣直隸督臣查照外理
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勅部查照施行謹
奏

陣亡廣西義寧協副將蔡其驟等請建立專祠片（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初三日）

再已故原任廣西義寧協副將蔡其驟係江西樂平縣人由行伍出身拔補廣西提標中營千總咸豐三年隨大軍勦賊由楚皖轉戰金陵迭著戰功洊升前職咸豐九年進攻六合賊大隊來援衆寡不敵力戰陣亡經

欽差大臣和春奏奉

諭旨從優議卹經部議給雲騎尉世職並加總兵銜

賜謚剛愍又值先補用副將蔡其棻係江西樂平縣人由行伍出身拔補廣西提標後營外委咸豐元年隨大軍勦賊由楚皖轉戰金陵屢立戰功洊升前職咸豐十年閏三月進剿丹陽之

黃木橋一帶賊衆拾餘萬我軍單薄力戰陣亡經

欽差大臣向榮奉

諭旨從優議卹經部議給雲騎尉世職並加總兵銜

賜謚勇烈各在案今據樂平縣舉人徐惠清等稟懇援照前雲南楚雄協副將蔡應龍成案准該家屬在於原籍自行捐資建立專祠等情批據善後總局司道核議具詳請

奏前來臣查該故員蔡其驟蔡其棻均屬久歷戎行屢著戰功力戰陣亡死事甚烈所請捐建專祠核與前雲南楚雄協副將蔡應龍家屬自行捐建專祠之案相符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該故員家屬在於原籍樂平縣自行捐資建立專祠

以慰忠貞而資激勸理合會同兩江總督臣劉坤一附片陳明

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江西因被水較重民食維艱所有商販米穀請再免兩箇月釐
金關稅以廣招徠緣由片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再光緒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承准
行在軍機大臣電開奉
旨朱益藩等奏江西災重商民販運米糧凡在境內請飭全免
釐金一年等語著李興銳即照所請辦理欽此欽遵到臣查本
年五月內江西各屬被水較重民食維艱辦賑需米業經臣附
片
奏請將商販米穀釐金關稅暫行免抽兩箇月以廣招徠而濟
民食一面飭行司局通飭曉諭在案嗣復欽奉宣傳

諭旨全免米糧釐金一年當即轉行欽遵茲據總理牙釐局布
政使張紹華詳稱查江西抽收米穀釐金係以歸還俄法英德
四國洋債之用事關中外交涉不容短欠前因各屬多被水災
民食緊要不得已請免六七兩箇月釐金關稅以期挹彼注茲
自曉諭後各處米商聞風而至省河一帶聚米甚多現在市價
已逐漸平減又蒙
懿旨頒發內帑分給各屬並經臣飭將各縣存倉積穀分別平
糶復提省倉米穀十餘萬石酌運各處散放臣復
奏請將江西賑捐展限一年廣行勸募施賑
皇仁廣被決髓淪肌體察情形目前似可毋虞艱食若如學士

朱益藩所請免抽釐金一年則此一年之內應還洋債必須另
籌當茲庫空如洗應解京協各餉尚多積欠實恐不能兼顧難
免失信外人再四思維惟有請將江西商販米穀釐金連關稅
自本年八月初一日起至九月三十日止再免兩箇月連前免
兩箇月併計共免四箇月似已足資招徠一俟十月初一日以
後仍照舊章一律抽收其時晚稻業已收成雜糧亦均播種民
食有賴而洋款亦不致全行無着似屬兩便等情詳請具
奏前來臣細核該司所詳均實在情形合無仰懇
天恩准如所請將江西米穀釐金再行免抽八九兩箇月其關
稅亦一律照免俟十月初一日以後仍舊抽收俾民食洋款兩

有裨益至江西賑務臣仍督飭所屬多方設法籌賑總期災民
不致流離失所仰副
聖主軫念民依之至意除咨明戶部外所有江西商販米穀再
免兩箇月釐金關稅以廣招徠緣由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鄱陽縣免予停止考試片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再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欽奉

上諭各國議定滋事地方停止文武考試五年江西省之鄱陽縣亦在停考之列當經恭錄轉行欽遵查照在案旋據洋務局司道稟稱駐鄱陽傳教者為法護主教陶文膳該護主教論及此事自以在鄱陽傳教有年與地方紳士尚屬相安上年雖因鬧教受傷旋即全愈現在教案一律辦結和好如初因此停考亦有不安已函請駐滬總領事轉求駐京法使邀免等情鄱陽為饒州府附郭首縣應試士子人數衆多有志觀光情殊迫切本年猝遭大水飢民麕集人心惶惶亟應妥籌安輯該護主教

有意轉圜實為綏靖地方調和民教起見當即電商全權大臣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等與駐京法國公使商議茲於本年七月初六日接准全權大臣覆電已派員與法鮑使商議允為通融等因相應

奏懇

天恩俯准將江西鄱陽縣免予停止考試出自

鴻慈逾格臣謹會同南洋大臣兩江督臣劉坤一江西學政臣吳士鑑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江西續行酌裁各營弁勇截止薪糧日期緣由片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再查案准戶部咨併案議覆御史梁俊等各摺抄發章程內開各省防軍練勇水師兵勇以後如有增減勇數餉數隨時奏咨立案等語歷經遵照辦理在案茲查江西省前於光緒二十六年因籌辦江防保護教堂添募營勇調派各處巡防填紮並將省標選鋒三營添復練兵以資防守臣於本年春間將教案辦結體察民情尚屬安靖當飭善後局司道籌議裁撤以節餉需先經將上年添募之定字營親兵右營兩營弁勇全數裁撤

奏報在案現又續行酌裁各營弁勇共二千八百二十八員名內一千九百十五員名薪糧截至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底止其

餘九百十三員名薪糧截至二十七年四月底止一律停支以上各弁勇均另給恩餉一箇月以資旅費又親兵營於二十七年二月初一日酌添哨官一員勇丁一名據善後局司道開具裁減勇丁及添募各名數並截止餉銀起支各日期清單詳請

具

奏前來臣覆核無異除照錄清單咨部查核外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糾參不職知縣緣由片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再江西吏治疲敝日甚地方官類多不知恤民疾苦動輒藉案
科罰其於人命重案往往任意揑報縱容丁書賄和壓擱以致
民氣鬱而不申尤堪痛憾臣到任以來隨時嚴飭整頓業將查
明貪劣各員送次糾參在案茲查有信豐縣知縣李用曾嗜利
昧義科罰斂怨卸署永新縣事補用知縣陳克慎辦案荒謬忍
心害理均屬有乖職守未便姑容據該管司道知府揭參前來
相應請
旨將信豐縣知縣李用曾卸署永新縣事補用知縣陳克慎均
即行革職以肅官方所有糾參不職知縣緣由謹會同兩江督

臣劉坤一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聖駕回鑾下懷瞻企敬陳愚悃摺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初五日
奏為
聖駕回鑾下懷瞻企敬陳愚悃仰祈
聖鑒事竊臣恭讀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初一日
上諭定期八月二十四日恭奉
皇太后慈輿啓蹕回京等因欽此伏念臣忝領封圻遥羇職守
去歲
六龍西幸既未隨扈
蹕之班今茲
萬乘北旋復留滯江淮之表撫寸衷而循省實年夜之難安竊

計
鑾輅經行遠逾千里
皇太后
皇上際此憂勞宵旰更復跋涉長途天下臣民莫不同深企念
仰願
順時珍衛以迓
天庥無任瞻望籲禱之至所有微臣瞻企下忱理合恭摺專弁
賫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江西省奉派各國賠款擬請先行按糧捐輸以資湊撥緣由摺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十五日

奏為奉派各國賠款擬請先辦按糧捐輸以資湊撥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照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初六日准戶部咨新定賠款數鉅期迫亟宜合力通籌分派攤還　欽奉派江西省一百四十萬兩並將議載議增各款逐一開列奏明通行各省籌辦等因到臣伏查江省庫款歷年早已入不敷出臣自到任後將通省勇餉及一切支銷款項極力撙節所省不過數十萬兩統計每年仍短百萬有奇前於三月間敘奉電

諭旨各國索賠四百五十兆著各督撫各就地方情形悉心籌議以期湊集抵償等因欽此當將一切度支詳晰電奏隨派委司道各員於藩司署內設立派辦處專議一切新政及籌款事務以期通江省財力而論實已庫空如洗無可挪移即欲興辦一切生利之事亦不能驟收成效惟此次賠款關係大局無論如何為難均應竭力措辦以應強鄰之結責而行　君父之焦勞據該司道等公同籌議咸以江西丁漕同治以前每丁銀一兩有收錢至三千一二百文者漕米每石或收錢三四千文至六七千文不等廣信等府並有每石折收洋銀八九兩之處自同治元年經前督臣曾國藩前撫臣沈葆楨會同奏請

大加裁減嚴禁牧令浮收嗣復經前升撫臣劉坤一將藩司公
費奏裁每丁銀一兩僅收制錢二千六百八十二文每漕米一
石僅收制錢三千四百二十文光緒二十二年因御史華輝以
近年銀賤錢貴奏請核減錢數復經前撫臣德壽查明覆奏再
按丁銀每兩減征錢一百文漕米每石減征錢一百四十文是
江西糧賦之輕不特為蘇皖等省所無即四川兩廣等處素推
為賦稅輕減之地亦無以過之計自同治元年迄今歷四十載
民間所省何啻千萬江省士民感沐
皇仁實屬淪肌浹髓現當時局阽危公帑奇絀自應令其各抒
忠愛之忱畧盡報効之志且查同治年間勉亂初辦之際興辦

一切善後工程亦曾經按糧攤派每丁銀一兩派錢二百文至
六百文不等其時瘡痍未復猶知急公如此今當休養生息數
十年之久宜更不容坐視經該司道等邀集省會諸紳前陝西
布政使李有棻御史華煇等公同商酌擬援照四川省辦法按
糧派捐正在籌議間茲接部文內一條稱按糧捐輸廣東已電
奏開辦擬通行各省一律酌量試辦等語該司道等復與諸紳
妥商擬定按丁銀一兩派捐錢二百文漕米一石派捐錢三百
文均令自光緒二十七年十月初一日起隨同應納本年新賦
由各屬照數收解其有十月初一日以前業經完糧之戶本年
即免其再派俟來年再行照收所收之款一律解儲司道兩庫

專為湊還各國賠款之用一俟賠款完竣即行奏明停止不再
充作別項公用似此辦理雖不免有煩民力然合計所捐連原
納錢糧每丁銀一兩不過共完錢二千七百八十二文每漕米
一石不過共完錢三千五百八十文以視同治以前所完之數
猶有未及且近年米價日昂若令照完本色每石之漕亦不止
需錢三千五百餘文在地方紳民自無不樂於輸將之理查四
川省歷年按糧派捐均係請廣學額資鼓舞將來江省開辦之
後再由臣酌核情形另行奏籲
天恩分別酌給獎勵至此次所派之數以丁漕全額計之不過值
銀三十餘萬兩於奉派賠款未及四分之一臣現在督飭司道

將釐金土藥等事逐一設法整頓凡有上可益
國而下不病民者均當次第奏請施行所有遵議先辦按糧派
捐緣由謹會同兩江督臣劉坤一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指分河南試用道張承聲捐助籌餉新捐銀一萬兩懇恩從
優給獎緣由片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十六日
再據籌餉捐輸總局司道詳稱據代理豐城縣知縣鄭輯東稟
稱奉札勸辦籌餉新捐當經曉諭紳富廣為湊集茲據花翎三
品銜指分河南試用道張承聲遵報呈稱該員因本年五六月
沿江一帶水災甚重來江勸辦義賑道經豐城聞知江省籌餉
維艱不勝感憤情願報効庫平足銀一萬兩不敢仰邀獎叙等
情開由該司局兌收轉詳前來臣查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
日欽奉
上諭御史劉家模奏請勸捐助餉一摺著各督撫設法勸辦有

能倡捐鉅資者奏請破格優獎等因欽此本年三月內陝西撫
臣升允以雲南試用道盧國煦捐助賑款銀一萬兩奏懇
天恩優予獎敘欽奉
硃批盧國煦著仍以道員歸原省儘先補用欽此今指分河南
試用道張承聲因來江勸辦義賑目覩時艱倡捐鉅款銀數在
十萬兩以上與奏獎成案相符且江省此次籌餉捐輸係奏
明提作教堂賠款之用近值庫空如洗全賴勸捐以為挹注該
員慨捐鉅款實於時局不無裨益雖據稱不敢仰邀獎敘究未
便沒其急公好義之忱合無仰懇
天恩破格優獎以示鼓勵出自
聖裁謹會同兩江督臣劉坤一合詞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貴谿鉛山弋陽三縣教堂均已議賠完結並將局紳候選縣丞
侯祥亭從九品職銜黃濟川請　旨均予斥革留禁不准開
復緣由片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十六日
再江西去歲鬧教之案經臣於本年四月內督屬一律辦結
奏報有案惟查光緒二十五年夏秋間貴谿鉛山弋陽三縣因
民教不和同時滋事焚燬貴谿縣屬教堂三所經堂七所鉛山
縣屬教堂一所經堂一所弋陽縣屬經堂一所先經前撫臣將
彈壓不力之地方官撤任遴委候補知府袁樹勛馳赴九江隨
同廣饒九南道明徵與法護主教陶文膳教士徐則麟等商議
先據開送條款要挾甚多後經再三磋磨始允賠銀十萬五千

六百兩以作修復教堂經堂撫恤教民之用業由司道各庫籌
款分期給付咨明總理衙門在案惟該護主教等深疑貴谿縣
保甲紳董侯祥亭黃濟川二名有主使情事於訂立合同內聲
明必須拏辦如果獲案訊明並無主使確據仍應斥革禁押數
月以示懲儆其餘並有指明請拏之犯當據侯祥亭黃濟川自
行赴縣投訊據供均無主使鬧教情事其餘拏獲各犯亦因供
詞參差未能詳辦經臣查悉前情當以此案既經賠償鉅款為
修復教堂經堂撫恤教民之費是事已了結當時焚毀教堂在
民間咸託諸公憤原難得其主名且滋事之際教士均未在堂
目擊事後憑教民指摘亦斷難盡確惟既有獲案之犯不為訊
明辦結亦非清理庶獄之道當飭臬司將全案犯卷提省督同
南昌府逐加研鞫茲據詳稱提訊局紳侯祥亭黃濟川二名均
供並無主使鬧教情事惟當時滋事多係侯姓族人侯祥亭不
能約束子弟黃濟川於民教爭鬧之事從中調處未得其平均
屬咎有應得請予奏參革究前來相應請
旨即將貴谿縣局紳候選縣丞侯祥亭即侯以明從九品職銜
黃濟川即黃道周均予斥革不准開復留禁省監三箇月限滿
再行開釋永遠不許再充局董以示懲儆其餘所獲各犯均由
臣分別情罪輕重批行酌予監禁滿日交保管束以清庶獄除
飭追取侯祥亭黃濟川等原捐部照咨銷外謹會同南洋大臣

兩江督臣劉坤一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江省團練分別留遣准暫辦局紳丁憂在籍前漕陝西巡撫布政使李有棻銷差終制並將總局裁撤以節虛費緣由片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十六日

再上年八月間因北方警報頻傳內地伏莽不靖在省設立總局舉辦團練經前撫臣松

奏派丁憂在籍紳士前段理陝西巡撫布政使李有棻暫辦在案計自開辦以來該紳與在籍公正紳士協力經營頗著誠效惟一切餉費省係勸捐支給本年春閒因民力拮据籌措不易且和議已定地方漸覺靜謐即經擬定善後章程分飭各屬各就地方情形或酌留營哨什長或僅留名冊每月會操一二次

平時遣令歸農有事仍可調集庶不致有妨耕作且可稍紓餉力現在各屬留遣事宜均已辦理就緒省城所設總局擬即裁撤以節虛費據該紳李有棻呈請銷差終制等情前來自應照准除仍飭屬隨時會操並將保甲事宜實力查辦外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各省委員來江採辦料物及礮廠運售貨物經過江西均令照章完釐以濟餉需摺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十九日

奏為各省委員來江採辦物料及各礮局廠運售貨物經過江西均令照章完釐以濟餉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江西入款丁漕之外以釐金為大宗每年奉撥京協各餉以及派還各國洋債等項全恃釐收暢旺藉資挹注自近年子口稅單盛行內地釐金多為其所侵奪而派撥之款仍復紛至沓來收數日減出項日增以致應解餉需積欠纍纍近又奉派攤籌各國償款鉅而且迫亟宜實力整頓以為補苴之謀查各省委員來江採辦一切官用物料如電桿木植等類多

有給護照請免完釐之事在各省固為節省物價起見但承辦委員丁役及船戶人等往往以其執有免釐印照遂於照外任意夾帶藉端影射甚且關局越卡不服盤查獘實蓋生餉項暗中消耗實於釐務大有妨礙又各省礮廠所出貨物運江銷售近來亦間有援案請免者雖分計無多而合計即為鉅款值此時艱款絀斷不容再留漏卮應請嗣後各省派員採辦一切官用物料以及各省礮局製廠所出貨物發運銷售無論何項名色運往何處凡經過江西局卡均令照章完納釐金不准援案請免其有緊要之件必須免完者應由各省督撫隨時

奏明俟奉

旨允准再行咨江照辦仍由各省所派委員填具應完釐數清單交給經過局卡查驗放行一面將免過釐數報部查覈亦不得僅給護照籠統請免以杜影射據督辦牙釐局議司張紹華稟司柯逢時會詳請

奏前來臣查該司等所詳係為防弊裕餉起見應即照准除咨戶部及各省查照外理合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江西省裁撤各營弁勇截止薪糧日期緣由 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十九日

再查前准戶部咨併案議覆御史梁俊等各摺抄發章程內開各省防軍練勇水師兵勇以後如有增減勇數餉數隨時奏咨立案等語恩經遵照辦理在案茲查江西省前於光緒二十六年調派威武新軍四營弁勇北上應援旋奉改駐河南衛輝彭德等處扼要迎防本年三月間欽奉電

旨飭令酌裁當經臣飭派廣東雷瓊鎮總兵申道盛馳赴河南會商查明各勇原籍就近由防所分路遣散以省周折彙經

奏明在案所有威武新軍左右前後四營共計弁勇二千零十十四員名長夫伙夫六百零四名內在彭德府裁撤弁勇五百

八十三員名薪糧截至二十七年四月底止停支其餘弁勇十千四百四十一員名長夫伙夫六百零四名均在清江浦遣散薪糧截至二十七年五月底止停支均各另給大東十箇月恩餉以資旅費又代辦該軍四營營務處兼支應事補用按司嶽陳懋功於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銷差即於是日截止裁撤支剛字中營於二十七年七月初一日酌裁弁勇五十一員名即於是日起支薪糧據善後總局司道詳請具

奏前來臣覆核無異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江西籌餉新捐因造冊不及經電商戶部展限緣由片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十九日

再江西此次開辦籌餉新捐前撫臣松壽

奏准後即經督商司道按通省州縣地方繁簡酌定限制大縣以勸捐三萬兩為率中小者一二萬兩合而計之當可得銀百有餘萬惟上年甫遭北方之變商務減色民心未定樂輸殊難自開辦以至本年二月所收不過數萬金迨三四月間臣將通省教案辦結需給賠修教堂撫恤教民銀八十餘萬款無從出奏請息借洋債將此項捐款全歸外用藉資挹注荷蒙

恩旨允准各屬紳民咸以此次辦理教案未經派累民間分文

激發天良樂於報効漸見踴躍而賠款限期甚迫咄嗟之間亦不能驟得鉅款祇可飭由委員紳商先行挪墊給發實收聽其勸捐歸款藉以應付外人不致別滋轇轕嗣奉停捐

諭旨臣即電飭各屬立予停止造冊請獎無如各屬分處省外遠近不一且有不通電報之處其履歷冊籍尤為繁重斷難由電傳送間有舛錯應予駁查更不能一無濡滯以近日民情竭匱勸捐固已萬難若因冊報遲延給獎未能一律靡特目前挪墊賠款應另籌還更恐日後緩急有需無從取信臣萬不得已電商戶部請將造冊限期予以展緩隨准

行在戶部電復准展緩兩箇月造冊送部等因現據藩司將第二次獎冊催造詳繳前來經臣專摺奏懇

天恩飭部核准照例獎敘此外尚有派往兩廣等省委員因路途遥遠尚未將冊籍造送到江容俟一律催造齊全再行按卯依限奏獎所有因造冊不及經臣電商戶部展限緣由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委員赴滬購製挖泥機器疏濬鄱陽湖以防水患而惠民生摺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初四日

奏為疏濬鄱陽湖以防水患而惠民生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江西近年水患頻仍推求其故皆由鄱陽湖日見淤淺而長江又昔寬今狹驟遇大雨疏洩不及便致四溢為災即如本年五月江省水災漫延者四五十縣實則不過連雨十日而已夫十日之雨急候當有未可該為天災也而水利不修患已如此脫過霪霖累月豈不痛哉潭國何堪設想欲地志鄱陽湖古稱彭蠡闊四十里袤三百里西有章貢之水會南贛衢都吉虔臨瑞諸郡之流為贛河一千里繞而左穿想含吳城入於

湖為西鄱陽湖東有軍峯之水會建撫諸郡之流為撫河四百里繞而右穿楊家灘趙家圩入於湖為東鄱陽湖兩湖又北駁百里始混一於彭蠡南跨南昌西接南康東抵饒州非達灃陽由湖口以出長江故為通省水道之門戶禹貢治水即有彭蠡既瀦之說其關係緊要可知臣上年赴任適當殘臘水落之時察看湖水有深不盈尺者湖中沙石積而成洲曲折縈環水性多為所遏抑商賈帆檣亦以水淺濡滯不能暢行生計日困心竊憂之思欲設法疏濬而工役繁興耗費無算際茲民窮財盡安從得金萬金錢擲諸水濱用是四顧徬徨一籌莫展未幾即遭五月之水當時委員四出撥賑勘堤均飭其詳查受患之由確致弭災之策咸謂非濬湖無以出斯民於昏墊臣再四思維與其年年被水歲歲籌賑竭盡官民之力而不能求一日之安誠不如勉籌鉅款大加修治庶一勞永逸且湖水淤滯商船不能通行商務亦無從振起是濬湖雖為防水患起見亦未始非為興商務張本也八月間奉文停捐實官臣督同司道辜較所收籌餉新捐除上年辦理團防及撥付教堂賠款尚有所餘此款前經奏蒙

天恩全數留歸外用雖江省現在舉行新政興學練兵諸大端無一不須鉅款本屬力難兼顧惟濬湖一事既於民生商務均有關係自不得不先其所急臣當飭司道委員赴滬購製挖泥機汽輪船數艘乘此時冬晴水淺將全湖淤墊之處分段挖其上游河道亦一律擇要疏治顧此開辦佈置粗定即屆年終仍恐不能竟其全功當期諸來年次第辦理總期逐漸修治盡一分之力即收一分之效其所需工役費用即在籌餉捐輸款內支用不敢動撥正項錢糧臣為防患救民起見是否有當謹會同兩江督臣劉坤一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江西建設大學堂請將前提各屬四分經費仍歸學堂支銷摺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初四日

奏為遵

旨建設大學堂請將前提各屬四分經費仍歸學堂支銷以資應用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欽奉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

上諭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學術除京師已設大學堂應行切實整頓外著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城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廳直隸州均設中學堂各州縣均設小學堂並多設蒙學堂著該督撫學政切實通籌認真舉辦等因欽此當經轉行欽遵查照臣維

時事方殷需才正亟非大興學校無以廣造育即無濟世變無如目前風氣初開延師不易各府廳州縣應設之中小學堂勢難同時偏舉經臣與學政臣吳士鑑及各司道等再四商擬先就省城書院酌量改併展拓地基建立大學堂一所仿照山東辦法選聘教習分齋教課庶幾成功較易亦不致隳廢無序俟將來師範有人再逐漸推廣次第改設惟大學堂為通省學堂之冠規模不宜隘小其常年所需薪俸廩膳等項約略計之非六七萬金斷不敷用必須籌定有著之款方不致半途而廢江省庫藏近來支絀異常奉派攤籌償款迄今尚無頭緒正項錢糧固無餘力及此而此外一切開雜外銷之款如丁漕稅契之錢價關稅釐金之盈餘節次提解寔亦搜括殆盡無可再籌查光緒二十四年曾准部咨酌令各屬於所征丁漕內各提錢文另款存儲專為學堂經費之用當經前撫臣德壽奏明每丁銀一兩漕米一石各提銀四分隨正解庫開支銷回學堂停辦又經前撫臣松壽奏請將此項經費銀兩湊解北洋添練新軍餉糈上年又復劃解山西忠毅軍餉輾轉改撥遂至名不副實伏思學堂一事乃富強基礎為當今最急之務即使動撥正供亦在所不惜況此項本為建學而設今既欽奉

明詔飭令切實籌辦自應仍照原奏將四分經費一款由司庫

提歸另存專供省城大學堂常年經費之用以便早日開辦至於經營伊始所需購地建堂及置備書籍圖器等項為數仍鉅第關興學要政無論如何為難臣當督同司道設法籌措趕速建置以仰副

聖主敬教勸學力圖自強之至意惟忠毅軍餉現復奉部指撥江省實無餘力湊解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飭部改撥俾免貽誤所有向提四分學堂經費仍請照案改歸大學堂支用並請將忠毅軍餉改撥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九江關常稅改由稅司代徵抵還債款請將應解京協各餉及
耗羨等項分別改撥停支緣由摺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初四日
奏為九江關常稅改歸稅司代徵抵還債款請將應解京協各
餉及耗羨等項分別改撥停支恭摺具
奏仰祈
聖鑒事竊據升授江西按察使九江關監督明徵稟稱九江關
常稅原定正額盈餘銀五十三萬九千餘兩長江通商以後常
稅漸被洋稅侵佔近年共祇實徵銀二十二三萬兩每年奉撥
內廷經費銀十五萬兩京餉銀十萬兩貴州協餉銀四萬八千
兩撥補湖口貨釐銀四萬四千兩（過支）黨工經費銀二三萬兩撥補

耗羨不敷開支銀二萬五六千兩除將實徵正額解支外仍有
不敷故京餉及撥補貨釐兩款均係動撥洋稅凌解又定例每
徵正銀一兩隨徵耗羨等款銀二錢九分分為耗羨平餘積平
飯食四項耗羨一項內係京員津貼改為加俸俸餉銀六千兩
內務府監督養廉銀一萬一千兩廠價銀五千兩報解戶部正
額盈餘加平飯食銀七十餘兩戶部戶科查報考核請領檔冊
及廣東司內閣燕常衙門各飯銀二千六百三十四兩通政司
修署費銀一百兩支給解餉木鞘銀八九十兩起解經費京協
各餉水脚銀八百餘兩兩關遊巡官飯銀二百四十兩書役工
食銀六千五百餘兩兩關辦公經費銀三千七百餘兩平餘一

項內係報解內務府隨解平餘銀三千七百五十兩養廉平費
銀三百六十三兩蔘價平費銀一百六十五兩內務府飯銀一
百兩此外則支給貢磁解京應完崇文門關稅解官水脚廠署
辦公經費等項約銀三千七八百兩餘剩銀數十兩解繳造辦
處充公飯食一項歷係儘數支給書役領用積平一項內係報
解內務府雜費銀一千二百兩
內廷經費帮貼解官水脚不敷銀一千四百餘兩京餉水脚帮
貼銀九百餘兩加復俸餉水脚銀七十二兩此外則支給巡道
衙門書役工食紙張兩關委員薪水以及起解飯銀等項水脚
奉銷冊籍解費餘剩銀一百數十兩亦解造辦處充公以上解支

款目按年均經造冊報部有案此次新約議將常稅改歸稅司
代徵已遵照外務部文行於十月初一日交由稅司接辦其正
雜各款應如何籌補未奉文行當與稅務司許妥瑪秉公籌商
所有前項隨徵二九耗雜一款原係坐支之用與正稅無涉議
定暫歸監督循舊支解惟奉撥
內廷經費京協各餉撥補貨釐均屬要需常稅既改抵償款無
可提解自應稟明奏請改撥以免貽誤至正稅內撥補耗羨銀
二萬五六千兩係因耗羨內解款較多收數較少故呈奉戶部
核覆照數於正稅內挪撥支用今既無可挪撥自應酌為改撥
節省擬請將耗羨內應解京員津貼改為加復俸餉內務府監
督養廉兩款由部另行改撥其應解戶部正額盈餘加平飯食
及內務府隨解平費雜費等項暨奏繳平餘積平賸存暨解餉
水脚概請一律停止仍將內務府蔘價及戶部戶科季報考核
請領檔冊內閣庶常衙門暨內務府各飯銀通政司修署費廣
東司查照向章於二九耗雜款內分別報解以供各衙門應用
餘均循舊支發兩關工食經費綜計以上擬請改撥停解雜款
每年約省銀三萬一千餘兩除去正稅項下應撥補耗羨不敷
銀二萬五六千兩外尚可餘銀五六千兩擬請留為窯工經費
此外不敷窯工經費仍請隨時由監督呈請戶部另行指撥是
否有當理合稟明核實具

奏等情前來臣查九江關常稅既照新約改由稅司代徵抵還
償款則該關奉撥之
內廷經費及京協各餉抵補貨釐均歸無着合無籲懇
天恩飭部另行指撥以免貽誤要需其隨徵二九耗雜一款本
屬坐支之用與正稅無涉既經該監督商明稅務司暫歸監督
循舊支解自應請
旨飭下外務部劄行總稅務司立案嗣後均即照行以資辦公
至此項耗雜向來不敷解支均由常稅撥銀二萬五六千兩彌
補今常稅既無從提撥且常稅內有歷年開支窯工經費銀二
三萬兩亦歸無着自不得不將此項耗雜酌為改撥停解騰出

餘款以為窯工經費之用該監督所請將加復俸餉監督養廉
兩款由部另撥其餘加平飯食解餉水脚等項雜費均酌予停
解每年騰出銀五六千兩歸作窯工經費實亦萬不得已移緩
就急之策是否有當應請
飭下戶部一體核覆施行所有九江關常稅改由稅司代徵抵
還償款請將應解京協各餉及耗羨等項分別改撥俾支各緣
由理合會同兩江總督臣劉坤一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已革江蘇候補道莫繩孫送部引 見候 旨錄用片光緒二十七
年十一月十五日
再已革二品頂戴江蘇候補道莫繩孫由兩淮監掣同知保升
知府經前使臣劉瑞芬奏調出洋派充駐俄參贊調派駐法參
贊保以道員仍留江蘇補用並加二品頂戴差滿回江委充兩
江營務處頗著勤勞曾經前兩江督臣曾國荃前署兩江督臣
沈秉成先後保薦欽奉
硃批交軍機處存記光緒二十年兩江督臣劉坤 以該員委
辦隄工敷衍塞責及至撤回省垣猶復嘵嘵瀆辯並敢指求差
使語多荒謬歸於甄別案內奏參奉

旨革職二十六年六月因晉京隨班祝
嘏蒙
賞還原銜在案該員當時年少氣盛言語不謹誠所不免惟完
無實在貪劣惡迹從前沈秉成保薦盛稱其篤實明敏留心時
事熟悉華洋情勢才具縝密堅卓堪備使臣之選是其才堪任
使久已上陳
聖聽該員自落職後閉門思過深自怨艾於茲七年近來江西
投効臣細加體察業已矜平躁釋趨於穩慎當此時局艱危外
交益重該員前經隨使俄法熟識洋務實亦不可多得之才長
此廢棄未免可惜合無仰懇

天恩將莫紳孫送部引
見候
旨錄用出自
逾格鴻施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新授藩司柯逢時暫署臬司篆務片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再江西布政使張紹華欽奉
上諭調補湖南布政使應赴調任所有藩司篆務應飭新授江
西布政使柯逢時即赴新任其所遺臬司篆務著新授臬司明
保現在九江道任尚未交卸應令柯逢時暫行兼署俟明保交
卸九江道後再飭赴任以重職守除分飭遵照外謹會同兩江
督臣劉坤一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大計展限辦理片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再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屆應舉

大計之期業經行司查辦茲據新任藩司柯逢時詳稱查定例

各省

大計藩司到任未及三月如前官尚未核定准其具詳暫撫奏

請展限三箇月等語本屆

大計前司張紹華因奉文調補湖南藩司尚未核辦該司於本

年十一月十五日到任距詳題之期未滿三月雖在臬司任內

於各屬審辦詞訟命盜案件隨時留心考察誠恐未及週知自

未使草率從事相應具文詳請

奏明展限俾得從容密訪盡心考察以昭核實等情前來臣查

三載考績黜陟攸關必須考察周詳舉劾確當始足以昭公允

而示勸懲該司柯逢時到任未及三月自應循例奏明展限辦

理以重

大典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江西省本年十二月

計典展至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以後舉行俾得從容考

察秉公舉劾以冀仰答

聖主澄敘官方之至意至各屬內如有庸劣不職之員臣仍當

隨時參辦不敢稍事姑容是否有當理合會同兩江督臣劉坤

一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奉到恩賞福字一方蟒袍一襲恭謝天恩摺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前派南昌府知府江毓昌恭迎

鑾駕呈進方物於十一月二十日回江敬捧

恩賞福字一方蟒袍一襲到臣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祗領訖伏念臣材慚駑鈍任重封圻在公懸捧日之心

奉職惕履冰之戒未克親隨

鑾輅復邀

賁賜龍綸

寵錫箕疇

羲畫仰奎章炳煥

榮褒華袞

虞廷分斧藻光輝受

寵若驚懍

皇言之一字章身有耀

頒綸綍於九天自顧何人膺茲

懋賞臣惟有恪恭素守勉貢丹忱祝

一人永茂蕃釐慶延綏履與萬姓同遊熙皞治輔垂裳所有臣

感激榮幸下忱謹繕摺恭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裁撤歸併派辦處改名曰派辦政事處仍由司道等督同妥為
經理緣由片 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再江西自軍興以後因籌辦地方善後事宜經前撫臣飭設善
後總局經理一切迨後軍務肅清因仍未改名實久已不符本
年因議辦新政頭緒紛繁復經臣飭在藩司署內設立派辦處
派委司道常川到處凡興學理財籌餉練兵諸大端皆由該司
道等與地方官紳隨時籌商次第舉辦數月以來頗具條理惟
查善後局事務較簡且多與派辦處相為表裏值此裁節用費
之際未便沿襲歧出致滋冗濫自應將善後局裁撤歸併派辦
處改名曰派辦政事處仍由該司道等督同委員妥為經理以

一事權據藩臬兩司會詳請
奏前來應即照准除批飭遵照外理合會同兩江督臣劉坤一
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江西防營遵 旨裁挑改為常備續備等軍分別教練酌擬軍
制緣由摺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奏為江西防營遵
旨裁挑改為常備續備等軍分別教練酌議軍制繕列清單恭
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初一日准政務處咨開七
月三十日內閣奉
上諭著各省將軍督撫將原有各營嚴行裁汰精選若干營分
為常備續備巡警等軍一律操習新式槍炮認真訓練以成勁
旅等因奉此咨令將綠營防勇通盤籌畫更定兵制分為三等

一曰常備軍挑選年少精壯優給餉項嚴加訓練按省分大小
酌定一二大枝於省會及扼要處所屯駐一曰續備軍分紮訓
練餉數差減亦按省分大小酌定若干營延聘教習實力訓練
以成勁旅一曰巡警軍應將舊有各營裁去老弱浮惰餉或仍
舊或酌增另定操章酌量歸併分撥各處兼歸州縣鈐束為巡
防警察之用務於三箇月內覆奏等因咨行到臣臣維自古兵
制無有久而不敝者及其敝而更張之所用者仍是當時之人耳
而壁壘一則軍容立壯故整軍經武非先更定制度無以圖成
前古之事載在史書歷有明徵臣不具論即如道光咸豐間髮
逆事起天下制兵無一可以辦賊者故大學士曾國藩以侍郎

在籍辦團創練湘軍用以削天大難而金陵收復之際曾國藩即為湘軍暮氣難可再用既後剿平捻逆又不能不恃淮軍自同治中興以來四十年於茲矣各行省防營仍多沿襲湘淮舊制雖有挑練綠營制兵之議而規制未變習氣亦不能除糜餉無算益以疲敝論者或謂防勇練兵雖不足敵外洋百練節制之師以之剿捕土匪尚有餘力不知近日外洋鎗砲流入土匪之手無地無之此輩又多出自散勇習知軍中情勢大非烏合之衆可比若不急求練兵之道恐後此並土匪而不能禦之患何勝道江西界連閩粵素多盜匪出沒又九江一帶踞長江上游比年會匪票匪時有揭竿而起者在在均需設防不容稍懈

從前所存各營就本省餉力勉强支持有事增募無事裁撤軍制本多參差去歲北方之變徵兵入援加以本省陸續驟增弁勇九千餘名之多每營人數或五百有奇或三四百人多寡紛雜訓練更難一律臣去年臘杪到任當以庫空如洗餉無所出先將定字營親兵右營裁去弁勇一千十二名本年三四月間復將各營分別裁省共去弁勇二千八百二十八員名并飭總兵申道發馳赴河南將非上應援之威武新軍四營弁勇長夫二千六百二十八員名就近資遣回籍現又將剛字副中營新勝營弁勇八百十名全行撤散共計裁汰陸營弁勇已不下七千餘名而仍不及上年所增之數實緣防務緊要不數分布而且此輩招之甚易散之則難其始添一勇未必即得一勇之力其後散一勇即多一匪之虞祇可逐漸清釐未宜同時並遣萬不得已又將江軍水師全營遣散騰出餉需以資應用現在統計通省所存防勇共有二十五營臣先經手定軍制發交司道公同核議欲始規模畫一庶免紛亂無章正在辦理間欽奉前因復與司道悉心參核擬就通省形勢劃分五路編立五軍軍各五營營各五哨哨各五隊大要每軍應用統領一員營官四員教習五員哨官二十員哨長二十名書識二十五名護勇一百五十名隊長一百二十五名步勇礮勇一千名伙勇一百五十名共一千五百員名五軍共七千五百員名別仿古時參軍

之制每軍派用文案一員稽核軍中文牘而於省會設立總營務處以藩臬兩司領之並派知兵大員專司其事節制全軍即以中軍為常備專駐省城日夕操練其前後左右四軍皆為續備分駐省外各府州防守險要地段各軍皆以礮隊步隊相輔而行礮隊宜挑選畧通文理者蓋演礮須明拋物線之學而夫有寒暑燥濕則空氣阻力不同地有水陸高下則地心吸力亦異而且風勢順逆皆足以改變彈路致生諸差非通文理無從教授其步隊宜以習洋鎗為主放鎗亦有仰擊俯擊卧放滾進諸法其他如體操口號健步疾行踰濠越嶺掘地築壘安放地雷電線諸事均關緊要擬俟聘定教習專立課程即令步隊兼

習之西法別有工程隊專為濬濠築牆之用而其明習工程者類能演放鎗礮今中國兵勇尚多不解專習一端轉失全體故此時暫不別設工程隊而令步兵兼習之俟有成效再為劃分又西北各省多平原曠野宜用馬隊江省則山川修阻馬隊似可從緩至輜重隊本為行軍萬不可少者而平時操練則無着於此今惟定以運送之制留待行軍時再舉斯則以經費支絀不得不權其輕重分別緩急為之也其餉章現擬略循舊制酌量核定計常備軍每月應支薪水口糧工費等銀七千五百二十五兩不加折扣續備各軍則各按八成支發每軍月支銀六千二百八十兩合常備續備五軍月共支銀三萬二千四百兩

十兩此外尚有營務處及製造軍裝等局薪水費用暨鎗礮器械旗幟衣褲賞卹醫藥之資概另籌給隨時報銷不在額餉之內此次所定餉數皆不無稍薄因限於財力不得不格外撙節擬俟將來訓練日精帑藏稍裕再當逐漸擴充臣先經札派督糧道巡南撫建道劉心源廣饒九南道明徵分詣省外各郡將所駐防勇逐一點驗留其精壯而汰其老弱即照現定章程分別部署別立新軍一面咨商江南湖北等省就原有法師學堂選派教習前來教練陰俟成軍之日再另具

奏立案外所有現擬挑汰防營改立常備續備等軍情形理合會同兩江督臣劉坤一恭摺具陳並將酌議軍制繕錄清單恭

呈

御覽再巡警軍現擬將綠營制兵練兵分別裁挑另行編立業經咨商督臣劉坤一會案會奏又江西水師除江軍業已裁撤外尚存贛防內河兩支共船一百二十二號弁勇一千四百餘名河路紛歧處處須船巡緝無可再減容臣督同該軍統領妥定捲章認真訓練期成勁旅至將才端由教育而成武備學堂之設尤為經武要圖現經臣督同司道將文武學堂各事務妥議與辦容俟規模大定再為具奏合併陳明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謹將江西防營改練常備續備等軍酌擬軍制繕具清單

恭呈

御覽

立軍之制

江西防軍遵

旨統通省形勢編立常備一軍續備四軍皆為步隊分習鎗礮其馬隊俟籌有的餉再議增練五軍之中以常備軍專供征調續備軍分防各屬挑選身材五尺以上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膂力强壯技藝嫻熟者為合格編立常備軍其年力稍不如格者編立續備軍成軍後凡充常備軍年久曾經出力而無過犯應行退伍者亦准隨時挑補續備軍之額一體教以戰陣以時訓練其軍隊之數常備續備皆歸一律而餉則有別制詳於後

一哨之制

設哨官一員掌一哨之號令以聽令於營官哨長一名副之書識一名掌治簿書護勇六名司旗鼓手衛伙勇一名司供炊爨其哨勇分為五隊曰中曰左曰右曰前曰後隊各有長長一人司其隊之號令中隊為礮隊前後左右四隊俱為鎗隊每隊步勇八名各習其技而精練之居則相親戰則相助無或失伍又伙勇隊各一名司其隊之炊汲凡哨五隊計哨官一名哨長一名書識一名護勇六名隊

長五名步勇四十名伙勇六名共六十員名

一營之制

設營官一員掌一營之號令以聽於其軍之統領教習一員專司訓練一營之勇分為中左右前後五哨營官自領中哨不別置哨官哨長其餘四哨皆如哨制凡為營計營官一員教習一員哨官四員哨長四名書識五名護勇三十名隊長二十五名步勇二百名伙勇三十名共三百員名

一軍之制

設統領官一員掌一軍之政令以聽於其上分其軍為中左右前後五營以中營為統領坐營歸其自帶不別置營官餘皆如營制凡為軍除文案一員不計外計統領官一員營官四員教習五員哨官二十員哨長二十名書識二十五名護勇一百五十名隊長一百二十五名步勇一千名伙勇一百五十名共一千五百員名

全軍之制

以中軍為常備左右前後四軍為續備凡五軍軍各五營曰中軍中營曰中軍左營曰中軍右營曰中軍前營曰中軍後營冠以江西常備四字續備軍倣此營各五哨如江西常備中軍中營中哨之類餘倣此哨各五隊如江西常備中軍中營中哨中隊之類餘倣此各如其制計全軍二十五營除文案五員不計外

共統領官五員營官二十員教習二十五員哨官一百員
哨長一百名書識一百二十五名護勇七百五十名隊長
六百二十五名步勇五千名伙勇七百五十名共七千五
百員名

營務處之制

省城設總理營務處節制全軍（水師各營亦皆節制）以藩臬兩司領
之並派知兵大員專司其事（如無其人不必備）設提調一員文案
一員支應一員繕校四員分司文牘支應各事以府廳州
縣佐雜各員選充別立製造局軍裝局以供軍需（全軍操防需用
軍火取給外洋本非久計江省上年曾購機器試辦現復籌款添購逐漸擴充應俟規模大定另立章程奏明辦理）

（其軍裝局向歸善後局督辦今善後局已經奏裁事關軍儲應改隸營務處為便所用委員司事各循舊章）
防軍所駐地段各有該管鎮道亦應與聞調遣之事應加
委兩鎮四道皆兼營務處之銜各與所在之軍時相聯絡
自營官以下胥聽其節制各府直隸州並兼營務處提調
之銜其轄境內所駐營哨均聽調遣遇有匪警准一面稟
報一面派撥惟不得無故擅動

文案之制

每軍派文案一員略仿古參軍之制以候補文員之暢曉
戎機者充之隨駐統領坐營專司公牘冊籍凡本軍弁勇
年貌籍貫箕斗及駐防處所操練陣式技藝詳註於冊按
季報院及營務處查核領發餉項軍火亦歸其稽查如所
部有缺額扣餉情弊准其據實稟揭扶同隱匿者並罪之
本軍書識護勇聽其撥用其所需心紅紙張油燭由統領
在公費項下供給不得另行開支

駐防之制

就全省形勢畧分五路省城為中路以常備全軍五營駐
之用備不時之征調南昌屬縣及撫州建昌廣信等府為
東路以續備右軍防之其軍後營擇要駐附省近地左營
駐撫州右軍駐建昌統領率中前兩營駐廣信
瑞州臨江袁州吉安四府為西路以續備左軍防之其軍

後營駐瑞州臨江兩府適中扼要之地右營駐萍鄉專護
礦路左營駐袁州統領率中軍兩營駐吉安
南康饒州九江三府為北路以續備前軍防之南康可不
駐營有事由九江就近調撥後營駐饒州左右前三營分
駐沿江礮台以固江防統領率中營駐九江
南安贛州甯都兩府一州為南路以續備後軍防之甯都
亦不駐營有事由贛就近調撥左右後三營分駐沿邊要
隘以固邊防前營駐南安統領率中營駐贛州

操練之制

每日午前自六點鐘起至十點鐘止午後自一點鐘起至

五點鐘止由營官教習督領弁勇同赴操場教以體操口號步法鎗礮技藝陣式無任怠荒其裝卸葯彈營壘橋道測量繪圖諸事並時為解說使之了然一切課程等級及應用器械由各教習公同酌定惟精惟一無或參差每月逢九為休沐日准停操休息常備軍除日操之外每月由統領合五營而試之四季仲月由營務處覆校一次歲終則巡撫親臨校閱續備軍分防各屬不能時時調集除日操月操由營官教習哨官等親督教練外其季操由統領按時巡閱歲終由營務處稟請巡撫派員前往覆校軍政之年再聽巡撫調集親臨校閱次其優劣明定賞罰而黜

陟之以肅戎政

軍裝之制

鎗礮為行軍利器各營所習須歸一式以現定軍制計之除書識伙勇外每營應給礮五尊鎗二百二十枝共需礮一百二十五尊鎗五千五百枝各營已領者不重領按照此數核算多者繳運少者補發鎗式不一律者繳換均以精便者為主設法籌備子藥隨所用之械按時配發至拉礮車之馬現時操練每營暫配用四匹以資節省出征時再行加派五生的以上車礮每尊馬六匹五生的以下車礮每尊馬四匹運送子藥車馬亦出征時酌量派用其官弁勇丁冬夏衣袴戰靴子藥袋等皆按

名製給旂幟帳棚按營製給均一年一換無任缺乏此外鼓號刀斧鍬鋤及凡行軍所需者初成軍時照數製給一次均由營務處酌定式樣製辦分發核實開報不許扣餉

薪餉之制 以軍計

統領月給薪水銀一百兩

文案月給薪水銀四十兩

營官每員月給薪水銀五十兩計四員支銀二百兩

教習每員月給薪水銀三十兩計五員支銀一百五十兩

哨官每員月給薪水銀十六兩計二十員支銀三百二十兩

哨長每名月給餉銀八兩計二十名支銀一百六十名兩

書識每名月給餉銀四兩八錢計二十五名支銀一百二十兩

隊長每名月給餉銀四兩八錢計一百二十五名支銀六百兩

護勇每名月給餉銀四兩五錢計一百五十兩支銀六百七十五兩

步勇每名月給餉銀四兩二錢計一千名支銀四千二百兩

伙勇每名月給餉銀三兩計一百五十名支銀四百五十兩

統領兼帶一營辦公費月給銀一百五十兩

營官辦公費每營月給銀一百兩計五營支銀五百兩

拉礮車馬每匹月給喂養銀三兩計二十匹支銀六十兩

凡管帳目軍裝書記工匠薪糧油燭紙張等費均聽統領營官在公費項下自行酌用不許另支

以上常備軍照全數支給月共薪水口糧公費等項銀七千七百二十五兩續備軍按八折支給每軍月共支銀六千一百八十兩四軍共銀二萬四千七百二十兩合常備續備月共支銀三萬二千四百四十五兩其應扣平建仍照向章辦理營務處及製造軍裝兩局應支薪水局費並製備軍裝等項工料價值均另籌給核實開報

運送之制

西制有輜重兵即湘淮營制之長夫為軍行所必需今當教練之初擬暫不長設如遇有征調在本防府州屬縣以

內道路不遠者由各營自運毋庸給用運夫其鬧差調往別府州者准隨時雇募運夫以資運送惟每隊不得過三名每哨不得過一十五名每營不得過七十五名每軍不得過三百七十五名每名每日支給口糧實銀八分自開差起程之日起至到防之日為止由統領以下各員開明營數哨數隊數何日拔隊何日到防出具印領由總理營務處核實支給若出征他省輜重較多臨時酌核加給

卹賞之制

凡弁勇陣亡者除照例奏卹外加卹銀四十兩受傷頭等者賞銀二十兩二等者賞銀十五兩三等者賞銀十兩成

廢者另加官階大者資勞深者俱臨時酌量優給

甄別貪劣不職文武各員分別革職摺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奏為甄別貪劣不職文武各員請

旨分別斥革以肅官常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到任以來日與文武僚屬講求吏治戎政擇其能者因材而蓋使之其有貪劣昭著之員均隨時據實

奏恭不敢稍事容隱蓋以時艱日亟民困已深得一循吏未見即能挽回用一貪庸勢必日趨敗壞治忽所關全以用人為樞紐非細故也茲查有試用同知鄭榜詔貪黷成性物議紛騰丁憂補用通判何家謨巧於鑽營聲名惡劣大挑試用知縣林雨寰廉鮮恥有玷官箴新海防遇缺先補用知縣余官濬性情劣

鄙舉動乖謬試用縣丞顏其壽嗜利忘義卑鄙無恥試用巡檢王履安辦事操切任性妄為試用典史曹龍行止浮躁捏事邀功贛州城守營都司蔣本榮遇事生風行為膽大均應請

旨即行革職以示懲儆所有恭劾貪劣不職文武各員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候選直隸州知州朱家駿即朱繼厚請即行革職片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再外省各衙門多延幕友襄理公事遇有品學兼優者固可藉資臂助然選聘不得其人則往往交通胥吏舞文亂法適足以害政擾民江西近年吏治之壞未始不由於此新任藩司柯逢時前在臬司任內經臣督飭整頓刑名鋤除貪暴查有劣幕隨時飭屬驅逐風氣稍為斂戢然巨蠹不除終無以收止沸抽薪之效臣查有候選直隸州知州朱家駿即朱繼厚原籍浙江寄籍江西浮梁縣在藩司衙門充當幕友盤踞有年薦引徒黨把持公事舞弊營私聲名甚劣此次柯逢時到任已加擯退並未

延用惟該劣幕現已由江西籌餉新捐案內報捐道員指分湖南試用將來出仕勢必貽誤民生臣實未敢容隱相應據實奏

恭請

旨將候選直隸州知州朱家駿即朱繼厚即行革職並將捐升湖南道員之案

敕部撤銷以肅官方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江西九江金雞坡添建礮台並將岳師門外上下原建兩礮台一律改築以固江防奏明立案緣由摺 光緒二十年十二月十六日

奏為九江金雞坡添建礮台並將岳師門外原建上下兩礮台一律改築以固江防奏明立案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查九江濱臨大江上通武漢下接皖吳實江省之門戶亦皖鄂之樞紐為古來用兵必爭之地光緒初年曾在該府城岳師門外老鸛塘上下建造暗礮台兩座以資防守無如年久失修原初建法亦未盡得形勢且沿江數百里港汊紛歧礮台過少布置殊嫌疎漏愚任撫臣屢欲增築祇以帑藏支絀工費難籌因而中止二十五年五月間欽奉

寄諭以長江緊要飭令嚴密設防即經前撫臣松壽派委前鹽法道春順馳赴九江會同九江鎮道周歷履勘議於老鸛塘之下七里金雞坡地方仿照金陵獅子山礮台做法添建明礮台一座並將老鸛塘之下礮台一律改築明台以期得力業經前撫臣將大概情形於覆奏籌辦江防摺內陳明在案茲即由司在於釐金項下籌撥款項解交九江道明徵會同九江鎮委員勘估興修動工未久即值中外用兵江防吃緊又經前撫臣松壽諭飭該道等將岳師門外之上礮台拆卸亦改築明台並因下游之馬當磯與安慶之華陽鎮陽江斜對形勢險要飭令添建礮台二座一併趕修俾資捍禦松壽旋即卸事嗣據該道稟報先將金雞坡新建之台及岳師門外之上下兩舊台修築完竣計金雞坡建造礮亭三座均下砌窖路內藏子藥庫繞以圍牆連購買地基建造營門藥庫兵房四圍砌築土壘外濬濠溝並自營門前起至寶塔山下礮台前止填築馬路一道除將老鸛塘上下礮台拆卸舊料選用外實用工料銀六千九百四十六兩零又拆改上下兩舊礮台共造礮亭七座礮罩一座連子藥房兵房等及捆腳山頂修建礮罩兩座實用工料銀一千三百九十六兩零又酌給新勁選鋒等銀在工出力員弁犒賞銀二百五十兩統共用銀八千五百九十三兩零造具冊結稟經前署撫臣張紹華批局飭委九江府知府孫毓駿前往驗收茲

據該府孫毓駿以驗明各礮台工程做法一律如式工料堅實委無草率偷減出具勘結稟由司局核明詳請奏咨立案等情前來臣覆核無異除飭將用過工料細數核實造冊報銷並分咨各部外所有修築礮台緣由理合會同兩江暫署劉坤一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敕部查照立案再馬當磯添造礮台現已據報工竣經臣批飭司局委員勘驗俟驗收後再行奏報合併聲明謹

奏

新案賠款除攤派外奉撥江西新兵加餉銀十萬兩無力措解
請 飭部改撥免誤要需片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再前准
行在戶部電咨新案賠款除各省攤派之外每年應由部庫籌
付銀三百餘萬兩閣單指撥江西應解京宮津貼改為加復俸
餉銀一萬兩旗兵加餉銀十萬兩加增邊防經費地丁銀一萬
兩釐金銀一萬六千兩漕折銀六十萬餘兩全即全數提出按
年分期解交江海關備還償款等因到臣查江西應解光緒二
十七年分京官津貼改為加復俸餉銀一萬兩又本年應徵漕
折光緒催完五批共銀二十五萬兩均於未准部咨之前先後

發交商號及委員分別匯解赴京無從改撥應由戶部設法劃
解滬關存備按期應付其餘漕折及加增邊防經費銀兩現已
分飭司道竭力設措陸續撥解總期無誤償還惟旗兵加餉銀
十萬兩係光緒十二年奉部添撥之款雖經指定以裁勇所節
之餉騰出解部但原餉係出自釐金近十數年來于口稅卓盛
行稟之偏災屢告釐收日短撥款日增儘數解支尚多不敷焉
有餘力提出節存以故歷年皆未清解前撫臣德馨曾經奏明
有案今因派撥賠款部議仍令籌解在部臣持籌之苦固未出
於萬不得已且遲受
厚恩際茲時局艱危內外同一窘迫苟能設法騰挪敢不力為
其難無如近來司庫支絀萬分當年應解各項餉需積欠累累
現又奉派攤籌賠款一百四十萬雖已奏准加征隨糧捐輸然
甫經開辦收數無多即使將來照額征足亦尚不及派數四分
之一所短甚鉅臣與司道晝夜區畫尚無頭緒目前籌解十二
月第一期應付之款皆係東挪西湊控肉醫瘡以後月月籌撥
益不知如何措手若再將多年未解之款責令清解實屬力有
未逮勢必貽誤擾藩司柯逢時詳請
奏咨改撥等情前來臣復加查核所詳委係實在情形合無仰
懇
天恩俯准將新兵加餉銀十萬兩飭部改撥以期無誤要需是
否有當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裁撤饒州等六分局歸併新喻等各釐卡並添設茌港等四旱
卡緣由片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再釐金為濟餉要需臣到任後迭經督同司局嚴加整頓並委
員分赴各卡密查嗣據稟覆今昔情形懸殊非裁併局卡無以
節糜費而恤商艱非添設旱卡無以杜繞越而裕餉源當經行
司核議去後茲據牙釐總局布政使柯逢時詳稱江省港汊紛
歧開辦之初設卡本極周密經前撫臣先後奏明裁併有案現
在合計有六分局大小五十四卡該司稽核卷宗體察情形証
以委員所稟誠有可以因時變通斟酌損益者如饒州吉安撫
建吳城河口瑞袁臨六分局並不抽收釐金僅為稽查而設無補

實政幾等具文擬請一律裁撤此外如新喻卡向以煤釐為大
宗現因煤炭滯銷已詳請於袁河口之河湖港地方設卡統收
經過各卡並不再抽應請將新喻卡裁撤所有他項貨釐即歸
併臨江府屬之樟樹卡代收又新建縣屬之吳城上下兩卡分
抽上下水貨釐本各有專司但聚在一處究嫌重複應請併為
一卡又南昌縣屬之生米卡吉水縣屬之住岐卡收數均屬無
多應請將生米卡歸併省城外卡住岐卡歸併附近之三曲灘
卡又高安縣屬之高郵市卡雖南昌縣屬之市汊卡有一河之
隔而相距不及百里中間並無汊港不虞偷漏應請將高郵市
卡歸併市汊卡似此分別裁併於正釐仍無妨礙既可稍節經

費而商人之受惠實多顧商情之體恤實深而私販之漏卮尤
不可不絕查南昌縣屬之茌港及幽蘭塘南康縣屬之塘江萍
鄉縣屬之湘東或地方偏僻或道路紛歧向為商販走私之所
擬請於該四處扼要各設旱卡一所又鉛山縣屬本有車盤一
卡經前撫臣奏明裁撤將所收茶釐歸石塘卡代收乃自裁撤
以後商人遂多由該處繞越轉致石塘之釐收短絀應請規復
舊制以重餉需等情詳請具
奏前來臣復詳加察核所擬裁併添設各節均尚允當除批飭
遵照辦理外謹會同兩江督臣劉坤一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江西省城擬設工藝院收養游民及犯輕罪者雇派工師教以
工藝片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再江省無業游民日見其衆此輩皆迫居無教專以游蕩為事
其甚者流而為匪無所不至近日議設巡警軍必須清查街道
斷然容其游行市面以致擾害閭閻奉西各國皆設有教工教
正等院收養無業游民教以工藝其法甚善周禮民無常業者
罰之蓋所以儆游惰而塞盜源亦正此意臣與新任藩司秉署
臬司柯逢時再四籌維擬於省城設立工藝院一所收諸游蕩
及曾犯輕罪者雇派工師教以工藝院立三廠一曰猫工廠一
曰細工廠一曰學工廠廠有衆人習藝之地有每人食息起居

之舍猫工如蒲鞋麥扇草帽麻繩諸事以教愚賤猫蠢之徒細
工則刷書刻字織帶繡衣製履結網之屬凡資質稍好者皆使
入而習之學工廠則凡良家不肖子弟又凡師友所不能約束
者懲其送院教以淺近書算及精緻工藝紮翻不令外出以收
其放心而儆其惰行並購致各種人力小機器分別教之各有
各課程所習工藝製成發售除酌量提還料本外仍以給付本
人隨時察看已知悔過自新即行資遣出院自謀生業凡院中
早作晚息飲食醫藥以至避暑給扇禦寒須衣均定有章程專
派委員數人管理其事現已先籌集銀五千餘兩購地建造廠
卽開辦此外一切長年經費均由外籌款支銷惟草創之初苦

於財用竭廣院落不能過大約計以能容二三百人為率俟學
成者遣出又別行收補一面通飭各州縣就地籌款各設一院
次第興舉久之通省無業游民皆有託業之所自可永息盜賊
之患臣為警游惰塞盜源起見是否有當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江省現辦冬賑由賑捐項下提發銀兩倘有不敷再由籌餉新捐款內湊撥以資賑撫緣由片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再江省近年每於隆冬之際均由司提發賑款銀數千兩飭令南昌新建二縣設廠施粥惟因現於經費住止附郭貧民得沾其惠不久即撤未能廣濟臣以本年夏間大水之後鄉民失業者衆其窮困不能得食者竟至掘取蔴根糊口饑寒交迫深為可憫當經飭司提發鉅款辦理冬賑即在省城設立大粥廠二所所四鄉窮民前來就食於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開辦兩廠就食者日至五萬餘人擬俟辦至明年春間塞看情形再行分別停止其餘各州縣尚有應辦災工並經飭行乘冬蓄水涸之

堅趕緊修築就近招集窮民以工代賑俾免流離失所一切需用經費均由司在於賑捐項下撥發倘有不敷再於江省前辦籌餉新捐款內湊撥以資賑撫而應

皇仁所有現辦冬賑各情形理合會同兩江督臣劉坤一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廬陵縣紳士刑部七品小京官周錫藩報効銀二萬兩撥充大學堂開辦經費繳恩賞給郎中遇缺先選用片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再據調署南昌府知府查恩綏轉據廬陵縣紳士刑部七品小京官周錫藩稟稱江西連年水旱辦理工賑需用浩鉅現又欽奉

諭旨建設學堂所需更鉅該紳稔知時局窘迫籌款維艱變易家產報効銀二萬兩藉抒微悃不敢仰邀獎敘等情前來臣當因省城開辦大學堂建造堂舍購置書器在在需款而江省庫空如洗又奉派撥新案賠款一百四十萬之多顧此失彼籌措正難即將前項銀兩飭司兌收撥作大學堂開辦經費應用在

案伏查該紳周錫藩善懷素具無遇地方義舉無不慷慨樂施不求聞譽如近年重建廬陵學宮籌辦本邑工賑及公車廬局育嬰積穀等項均經該紳捐資助成統計不下二萬八千餘金皆未請獎急公好善出於至誠今復仰體時艱報効鉅款以濟公家之急實屬深明大義難據聲稱不敢邀獎究亦未便沒其捆恍近來各省士庶由貢監生報効銀一萬兩者一經借撫臣具奏無不立沛

恩施賞給郎中道府等官應辦有案即照捐例由七品小京官捐升分部郎中遇缺先選用按十成銀數不過需銀一萬五千餘兩現據報効銀二萬兩核計有盈無絀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刑部七品小京官周錫燾
賞給郎中遇缺先選用以昭激勸出自
逾格鴻慈是否有當理合會同兩江督臣劉坤一附片具陳伏
乞
聖鑒謹
奏

江西裁撤水陸各營弁勇員役名數截止薪糧日期緣由片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再前准戶部咨併案議覆御史梁俊等各摺抄發章程內開各省防軍練勇水師兵勇以後如有增減勇數餉數隨時奏咨立案等語恩經遵照辦理茲查江西防軍上年因籌辦江防保護教堂及派兵北援隸增多營迨防撤案並未籌有的餉臣到任後因庫藏支絀萬分北方和局業已大定先後飭將定字各親兵右營及北援之威武四營全數裁撤並將分防各營酌裁弁勇二千八百餘名以節餉糈均經奏報在案旋又欽奉
諭旨飭令認真裁汰現復經臣飭據司道籌議酌將江軍水師
李勤恪公奏議 卷
營弁勇八百九十一員名內留長龍礮船一號哨官一員勇丁二十二名護解鹽餉撥歸內河水師營督率操房其餘弁勇八百六十八員名概行裁撤薪糧截至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底止又新勝營弁勇五百零六員名內於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內裁撤弁勇四百零五員名薪糧截至九月底止其餘弁勇一百零一員名於十月內裁撤薪糧截至是月底止又剛字副中營弁勇五百零六員名全數裁撤薪糧截至二十七年十月底止均另給恩餉一箇月以示體恤據派辦政事處司道詳請具
奏前來臣覆核無異除照錄清單咨部查核外理合附片陳明
伏乞

聖鑒謹

奏

奏議目錄

前調之在任候選道開缺廣西橫州知州王芝祥仍以道員留
江委用片
前護陝西巡撫布政使李有棻服滿起程赴京緣由片
九江下游馬當磯建造礮台以固江防奏明立案緣由片
大計保薦卓異教佐人員摺
大計保薦卓異州縣以上人員摺
大計叅劾有干六法人員摺
江西設館課吏緣由摺
辦理玉山釐卡即用知縣劉檯壽請旨即行革職片

李勤恪公奏議 卷一

革員張文瀾監禁十年片
江西現值青黃不接之際未償日昂籌辦義賑並請暫免進口
未穀兩月釐金以廣招徠而濟民食緣由片
南昌縣棍匪涂三根一案懲辦緣由片
派員赴滬祗領圖書集成到江緣由片
請建前兵部尚書彭專祠片
銅鼓營都司現請補吉安營叅將徐文科等勦賊受傷懇恩
免其馳騎仍試槍礮緣由片
江西擇要修葺梅家洲礮房石勘一案片
江西省各項世俸並候補武職銜俸等款分別減停以節餉糈

所裁之銀移歸大學堂資補常年經費緣由片
本年輪閱營伍擬請展限一年再行出省校閱緣由片
安徽涇縣寄居南昌縣命婦朱吳氏親見父代五世同堂顧恩
旌賞摺
正乙真人張仁晟病故親子張元旭請襲世職片
南昌縣屬莊港地方雨教民互相械鬥一案訊明擬結並前代
南昌縣事即用知縣陳瑞鼎應請開復摘頂處分緣由片
酌保勘辦江西鉤捐尤為出力員紳列單懇　恩獎勵緣由摺
江西丁漕積欠太甚現擬設法整頓以重正供摺
江蘇武進縣候選道盛重頤遵其已故生母遺命慨賑捐銀請
旌片
江西常備續備等軍編改成軍日期及統領管帶官名駐防處
所緣由摺
遵　旨稟保九江府及星子縣地方等獲梟匪出力員弁開單
請獎緣由摺
江西裁撤弁勇名數截止薪糧日期緣由片
現辦古縣渡差卡補用知縣雒琯鈞比較多收數逾鉅萬請給
獎勵緣由片
已革同知街試用知縣應袞懇　恩俯准開復原官片
派委道員總理營務緣由片

酌保辦教案出力各員緣由摺
奏留江西補用道徐紹楨等送部引見破格錄用摺
候補知府何師吕等原奏摘頂停委處分恳予開復片
江西候補各員暫請停止分發兩年緣由摺
現署南贛鎮篆廣東雷瓊鎮總兵申道發放縱任性不受調度
請　旨即予開缺以示懲儆緣由片
委員携帶江西賑捐實收赴都會同京都江西勸辦賑捐由順
天府就近咨部請獎給照片
指分河南試用知府調補清江縣事萍鄉縣知縣顧家相即行
革職片

贛南貿道與鹽法唐道對調署理片
貴谿縣知縣楊焜等撤回另補緣由片
遵　旨設立農工商局派員辦理片
賠辦機器建立製造局及由滬撥賠槍枝所需款項均在司庫
騰挪應用緣由片
謝賞給方畧　天恩摺
常備軍賠地建築營壘需用工料地價等項由司籌撥請立案
緣由片
調署廣東巡撫叩謝　天恩摺
請提周紳捐勸銀一萬解作大學堂經費並以後按年照解片

交印部事日期摺

留江補用道徐紹揖給咨赴部引　見片

查明總兵大員被参各節摺

前調之在任候選道開缺廣西橫州知州王芝祥仍以道員留江委用片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二十日

再臣前以講求支沙需才孔亟查有廣西橫州知州王芝祥體用兼賅卓爾不羣於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附片具奏請

旨飭將王芝祥開缺調赴江西差委補用奉

硃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遵即咨行查照去後茲該員王芝祥已於二十七年十一月初十日馳抵江西省城惟據稟稱該員未奉行知之先於二十七年七月由秦晉賑捐案內報捐道員在任候選領有執照令已奉

旨開缺離任自應即過道班臣查該員於中西兵畧素所究心甲午年曾在本籍辦理團練頗有成効嗣赴橫州知州任募勇經匪尤著能聲江西現在改定軍制設立常備續備等軍講習洋操正需將才擬即委令專統一軍俾收經武整軍之效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前調之在任候選道開缺廣西橫州知州王芝祥仍以道員留於江西差委補用俟該員經手事件完竣再行給咨送部引

見出自

諭格鴻慈除咨部外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前護陝西巡撫布政使李有棻服滿起程赴京陛由片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三十日

再據前護理陝西巡撫布政使李有棻呈稱竊有棻於光緒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在護理陝西巡撫任內接到家信知親母袁氏於七月二十二日在籍病故當經請旨交卸護撫篆務回籍守制到籍之後即值北方拳匪搆亂叠

報頻傳長江一帶會匪各匪時虞竊發經前撫臣松壽奏派督辦江西全省團練事務駐省經理一年有餘迨上年秋間因和局大定地方漸就安謐始呈請撤局回籍終制孟自閏計之日起不計閏扣至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服滿例應起復伏念有棻受

恩深重值此時事艱難曷敢稍就安逸現擬將一切交於正月內起程赴上泥首

宮門藉抒犬馬依戀微忱呈請代

奏等情前來臣查該藩司李有棻老成練達辦理團防頗著成效嗣因歌議告成大局漸定即經臣附片

奏明准其銷差終制令據報服滿起復該藩司在籍並無經手未完之件應令刻日起程赴京以遂其戀

闕之忱除取具供結咨部外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九江下游馬當磯建造礮台以固江防奏明立案緣由　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三十日

再九江下游之馬當磯濱臨大江形勢險要固光緒二十六年七月間北方拳匪事起中外用兵江防喫緊經前撫臣松壽飭令九江鎮道詳加履勘議在該磯前後山分建礮台五座撥營駐守估定工料價值飭由藩司在釐金項下籌撥款項撥委補用知縣沙昌壽會同營員暨匠修葉嗣據該委員沙昌壽稟報工竣計建造四十磅礮台二座六磅礮台三座平礮台一座官廳四間兵房十間連子藥庫營門及砌築窨路等工共實用工料銀六千九百三十兩零造具冊結呈情驗收等情即經臣批

飭司局委員勘驗並於奏報九江金鵝坡及岳師門外分別添建改築礮台摺內聲明馬當磯添造礮台現已據報工竣俟驗收後再行奏報等因在案茲據布政使柯逢時會同派辦政事處司道詳稱前項台工遵即飭委彭澤縣知縣趙崚前往按照原估做法逐一勘驗均尚如式委係工堅料實並無草率偷減出具勘結呈由該司道等核明詳請

奏咨立案等情前來臣查馬當磯距彭澤三十里左襟撗山右帶香口內與湓梁鄱陽等縣陸路相通外與安徽華陽鎮隔江斜對實為天然形勝從前屢經勘議皆謂宜於該處建台設防祇因工費未易籌措迄未舉辦此次經前撫臣松壽籌款修築

布置極為合法足以鞏固江防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敕部查照立案以資捍禦除飭將用過工料細數核
實造報並分咨各部外所有馬當磯建造礮台緣由理合會同
兩江督臣劉坤一附片具
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大計保薦卓異教佐人員摺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一十日
奏為請增徵員卓異以勵人材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准部咨每逢
大計之年雜職內果有才能傑出操守卓越能辦地方之事遂
息民安閒具事實造冊送部聽候部院衙門詳加考覈准其卓
越以示鼓勵又准部咨
大計卓異人員覈定缺分多寡分別州縣以上至道員為一項
教職佐雜為一項各等因在案江西省前屆光緒二十七年十
二月舉行
大計之期因布政使柯逢時到任未及三月經臣
奏請展限辦理茲已限滿臣將江西所屬教職佐雜各官於課
試文藝辦事差委留心察看其才堪造就者共得三員據布政
使柯逢時按察使明徵督糧兼巡南撫建道劉心源分巡廣饒
九南兵備道瑞徵等同各府開具事實保送前來與臣察訪無
異所有薦舉卓異教職佐雜官南昌府教授李明鏞廉隅謹飭
學術優長萬年縣訓導吳璆講求時務學識淹通浮梁縣典史
李家杰才識兼優民情翕悅以上三員俱堪循例薦舉以示鼓
勵應遵例勿庸送部引
見除將各該員履歷事實冊咨送部院科道查核外臣謹會同
兩江總督臣劉坤一江西學政臣吳士鑑合詞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勅下部院議覆施行再此係專題之件今照新章改
奏合併聲明謹
奏

大計保薦卓異州縣以上人員摺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二十日
奏為特舉卓異之員以副
大典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江西省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係舉行
大計之期因布政使柯逢時甫於是年十一月十五日到任未
滿三月於所屬各官賢否未及週知尚待留心考察不敢草率
從事詳經臣會同兩江督臣劉坤一於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
十八日附片
奏明請展至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以後舉行欽奉
硃批著照所請吏部知道欽此當經轉行欽遵查照在案茲已

限滿自應補行查辦伏維三載考績澄敘攸關臣渥荷
厚恩界以封疆重任為政首先察吏安民重在得人必薦舉殊
尤庶官方咸知振勵藉以仰副
聖主簡用循良造就人材至意茲於通省所屬各員內失公矢
慎逐一詳加考察除有干六法之員遵照新章另摺劾參外其
堪膺卓異之選者共得八員據布政使柯逢時按察使明徵督
糧兼巡南撫建道劉心源鹽法兼巡瑞袁臨道唐椿森分巡廣
饒九南兵備道瑞徵分巡吉南贛甯兵備道賀元彬等同各府
保送前來核其事實政績與臣察訪無異所有薦舉卓異官南
昌府知府江毓昌資望已深體用兼備詢堪振興浮靡廣信府

知府查恩綏才長識卓措理裕如堪勝繁劇九江府知府孫毓
駿廉靜不擾治術勤求允稱良吏南安府知府文炳守潔才明
盡心民事物望咸孚上高縣知縣江召棠辦事勤能輿情愛戴
泰和縣知縣郭曾準廉明勤慎任事實心永豐縣知縣張瓊老
成謹飭聽斷亦勤南康縣知縣孔昭珍悃愊無華吏治修飭以
上八員才守兼優政務練達均堪膺卓異之選允當照例薦舉
以勸循良除將各冊分送部院科道外臣謹會同兩江督臣劉
坤一合詞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勅下部院核覆施行再照薦舉卓異官員應俟部院

議覆奉
旨行知之日給咨送部引
見又此係專題之件今照新章改奏合併聲明謹
奏

大計叅劾有干六法人員摺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二十日
奏為特叅庸劣衰老之員以肅
計典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為民設官因材授職必須堪以勝任方能有裨地
方其貪殘敗檢者固當立時糾叅而庸劣衰老者亦難任其戀
棧江西省前屆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舉行
大計之期因布政使柯逢時到任未及三月經臣
奏請展限辦理前已限滿臣仰體
聖主肅清吏治至意詳加察訪除卓異官員另摺薦舉暨莅任
未久與尋常供職不入舉劾各官造具清冊分送部院科道外

查各屬尚無貪酷之員其有干六法者共七員據布政使柯逢
時按察使明徵督糧兼巡南撫建道劉心源鹽法兼巡瑞袁臨
道唐椿森分巡廣饒九南兵備道瑞澂分巡吉南贛甯兵備道
賀元彬等同各府開揭具報前來與臣所訪無異所有不謹官
二員德安縣知縣賀輝玉性情猶鄙罔恤民艱袁州府經歷鄭
守曾操守平常不知檢束罷軟官一員東鄉縣教諭萬光瑤嗜
好甚深士論未愜年老官一員上高縣教諭蕭兆炳年力衰老
督課多疎才力不及官二員樂平縣知縣吳錫純玩視民瘼不
知振作安仁縣訓導周鴻元訓迪無方操守難信浮躁官一員
南安府同知胡耀斗居心巧滑辦事猶疎以上七員均屬有干

六法難期稱職未便姑容致滋貽誤除照例摘印勒令舉任外理合斟參請
旨分別議處臣謹會同兩江總督臣劉坤一江西學政臣吳士鑑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勅下部院議覆施行再查參劾人員自知縣以上仍俟交代清楚給咨赴部引見又此係專題之件會照新章改
奏合併聲明謹
奏

江西設館課吏緣由摺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三日
奏為江西省設立課吏館教練吏才以資治理恭摺具
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欽奉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十七日
上諭為政之要首在得人內而部院外而封疆均應以詢事考言為分別人才之準近來各省已有奏設課吏館者自應一體通行仿辦著各將軍督撫兩司等長見僚屬訪問公事以試其才識並查其品行其賢者量加委任不必盡拘資格其不堪造就者即據實參劾咨回原籍毋限年月具奏一次務當破除情面嚴行甄別不准虛應故事稍涉瞻徇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太后
皇上殷殷求治造育宏深伏讀之餘莫名欽悚臣維中國近來政治之不修皆緣於吏學之未講蓋自軍興以後仕路龐雜不獨捐納勞績兩途為世所詬病即正途出身人員亦無非以八比五言得官其於
國家之政令條式與夫當世之務多素所未講夫天下之事未有不學而知不習而能者況治道至深事理至賾若不講求於素日旦使之臨民治事而欲其政舉整飭其可得乎且不肖者甚至朘削自肥視民事如秦越肥瘠迫事發參劾而地方已受害於無窮矣推而論之即近年交涉之棘手教案之釀興亦未

始一不由於地方官之因應無方醞釀所致故居今言治舍講求吏學教練吏才別無簡捷之術臣渥蒙
殊遇
簡畀封圻念
國步之艱難憫人才之消乏到任之初即思有以振勵當與司道悉心籌議擬在臣署設館課吏奈其時通省教案積至二千餘起拏犯證賠頭緒紛繁未遑兼顧臣於覆奏籌議政務摺內曾經陳明在案迨後教案辦結即經臣擬定章程就臣署東偏廳事設課吏館一所廣購書籍遠派學術深純通知中西政要之現任布政使前按察使柯逢時為正館長奏留江西補用道

徐紹楨為副館長專司撥課凡在省候補各官除道府兩項人數無多由臣隨時接見詢事考言勿庸興考外其餘以同通州縣為一班佐貳雜職為一班每年分四季按季扃試一次臣考查季在省實任司道輪考夏秋冬三季均試以中西政治及時務策論分別等第其有能周知天下郡國利病熟諳中外交涉事宜經猷宏遠者列為異等由臣考核確實隨時保薦請旨破格錄用其次列為超等立予委署如無其人均寧闕勿濫又其次列為一等二等分別給予酌委記功其次列為三等不予功過銷令再加學習以待下季考試其劣者列為四等分別記過停委或有文理荒謬見識穆頊不堪造就者即予勤休回

籍學習用示甄別之意凡取列異等超等一等之員出榜後均傳至館覆試一次以杜冒替並於每年春試後挑取前列同通州縣二十名傳知入館由副館長督同常川在館講習以中國吏治為本輔以泰西政學試俾酌分門類每人付以日記冊二通舉每日討論所得詳載之按旬呈送館長評校再呈臣覆閱如以批答其有宗旨精乘言不切實者則隨時糾飭務期看歸正軌而可見諸行事每屆月終綜校所記各冊第其高下領給月獎如日記太少又無精卓之見者分別記過多者即予撤出用略勸懲章程議定之後當即開考挑取於上年九月初一日到館肄業今屆數月在館各員爭自濯磨頗知憤勵本年春

試後復經臣於同通州縣原額二十名之外添取十名挑留入館並以佐貳雜職中亦多可造之才畧仿同通州縣之例亦挑取前列三十名傳知到館授以日記冊令其識別所習之書及其論說按旬呈閱一律批答分別獎勸從此日陶月冶勸懲兼施積之以久當必有卓犖之才出乎其中以備
國家之選益覆敘奉
明詔在館各員益知感奮臣惟當恪遵
訓諭督同該館長等勤加誘勉務使摹才奮起各有所成以仰副
聖主造就官方之至意所有江西省設館課吏緣由理合會同

兩江督臣劉坤一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辦理玉山釐卡即用知縣劉樫壽請旨即行革職片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二十日

再江西釐金近年收數日絀推求其故由於物力彫敝商務未興而卡員罔恤民艱縱容司事迭役索擾侵蝕亦最為受病之源臣迭經督飭司局加意整頓將從前私收紅錢及苛補中飽諸弊痛嚴禁革並將辦理不力之員隨時撤換記過示懲近已畧見起色然亦竟有狃於故習不知自愛仍前舞弊營私者非擇尤參辦不足以挽頹風而資儆戒茲查有即用知縣劉樫壽辦理玉山釐卡物議沸騰且有私設分卡蛇丁擾民情事曾據商民控告有案似此劣員未便稍涉姑容據督辦牙釐總局布政使柯逢時按察使明徵詳請奏參前來除飭勒提舞弊迭丁

解省嚴訊究辦外相應請旨將即用知縣劉樫壽即行革職以肅釐政而儆官邪是否有當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革員張文瀾監禁十年片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再已革户部七品小京官張文瀾前經法總領事照會兩江督
旨謂其暗使閙教又經教民羅繼章等控其串唆得賄當飭拏
解赴省審辦一面請

旨斥革在案茲據洋務局司道督同南昌府縣提集訊明該革
員張文瀾堅供並無串唆得賄情事惟光緒二十六年八月間
廬陵縣處天主教堂被人拆毀其時正值北方拳匪事起人心
搖動各處教民紛紛搬走有武生周鵬飛等向該革員告知該
革員軋謂毋庸管束聽其滋閙以致迭起衅端教民羅繼章等
家均被搶毀是該革員有意縱容即為之暗使閙教似亦罪無

可逭上年議結教案時曾經立約須將該革員懲處自未便以
輕經斥革稍涉姑容相應請

旨飭將已革户部七品小京官張文瀾從重監禁十年俟限滿
再行察看保釋所革京職不准開復是否有當理合會同南洋
大臣兩江督臣劉坤一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江西現值青黃不接之際米價日昂籌辦義賑並請暫免進口
米穀兩月釐金以廣招徠而濟民食緣由片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再江省上年夏間大水之後耕種失時秋收頗歉雖經極力籌
辦賑撫而鄉民失業者仍多艱食臣復於去冬飭司提發巨款
在省城設立大粥廠兩所聽四鄉窮民前來就食每日聚至五
萬餘人先經

奏明擬俟辦至本年春間再將粥廠停止現值青黃不接之際
閭閻米價有增無減各屬窮民無所得食尤形困苦當招集紳
商籌商駐滬官紳富户設法施濟旋由辦理商務大臣工部左
侍郎盛宣懷倡捐巨款連撥墊共籌集銀三萬兩又駐滬善堂

紳董亦湊集銀二萬元派紳運赴江省辦理義賑藉資接濟惟
米價不平貧民太多斷難溥沾利賴查上年經臣兩次奏蒙
天恩准免六七八九等月米穀釐稅嗣以此項米釐係專為湊
還四國洋債之款亦難顧此失彼是以限滿之日即復照常抽
收現在體察情形非再將米釐減免不能招徠商販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再將各處運赴江西省進口米穀釐金暫免兩箇月
以廣招徠而濟民食一俟期滿早稻將次登場再照舊章辦理
至上年免釐之際頗有奸商希圖漁利販運出口此次應請申
明限制凡出口米穀均不准免倘有奸商圖利影射即應嚴行
稽征庶期實惠得以及民據督辦牙釐總局布政使柯逢時按

察使明徵會詳請
奏前來除批飭出示曉諭通行遵辦並咨明戶部外理合附片
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南昌縣棍匪涂三根一案懲辦緣由片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再近日時事多艱治匪最為要務臣迭飭各屬慤頓團練保甲查有著名光棍即行嚴拏懲辦因之外來票匪會匪無從勾串為害地方賴以乂安上年訪聞南昌縣屬有著名棍匪涂三根綽號涂彪虎性極兇暴出入皆懷挾利刃平日詐賍放火強姦擄畧無惡不作鄉民畏其兇猛不敢告發官差拘拏動輒拒捕傷人以致稔惡有年迄未伏法此次經臣密飭調署南昌縣知縣戚揚查得該犯踪跡於上年十二月間不動聲色會營督率兵役馳往掩捕該犯拒傷差役熊珊張宣二名旋即就獲稟報前來臣當飭臬司督同府縣研訊確供據該犯供認屢次生事訛索過族鄰涂令瑾等十一家得賍數十千文至十餘千文不等又先後持刀強姦過婦女涂李氏等九人並強佔族人涂鴉頭之妻劉氏在屋姦宿現在猶未放還復挾仇放火燒燬過涂高林房屋一間搶擄過萬合昌店布十餘疋並棉花錢文衣服各物又強宰涂宜福等猪隻霸收涂發春等租穀種種不法傳証質訊均無異詞實屬光棍之尤罪無可逭且聞該犯踪跡詭祕黨羽甚衆不及早懲辦深慮別滋事端臣於親提覆訊後立即飭將該犯涂三根綑赴市曹處斬以快人心而昭炯戒除被害之家飭縣查明分別提釋撫恤並查緝餘匪究辦外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派員赴滬祇領圖書集成到江繳由片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再淮兩江督臣劉坤一咨稱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初六日准軍機大臣字寄面奉

諭旨劉坤一等奏石印圖書集成存儲尚多請旨辦理等語著即進呈二十部派員解京並賞給每省一部發交學堂以資觀覽等因欽此咨行到臣遵即派員赴滬祇領於二十八年正月初七日敬謹運迴到江臣維是書廣羅羣籍集冊府之大成上自觀天察地下逮蟲魚草木之微靡所不該靡所不究大之可為治平之助小之亦足收格致之功江西現在開設學堂得是書以教育羣才而擴其學識以佐

盛世右文之治祇頌之餘臣不勝懽欣鼓舞之至所有派員敬謹領運圖書集成到江緣由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請建前兵部尚書彭專祠片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再據布政使柯逢時詳據在籍紳士山東候補道梅啟熙前河南道監察御史華煇等聯名呈稱前兵部尚書彭玉麟以諸生從戎轉戰數省所向有功自咸豐五年經前大學士曾國藩調赴江西辦理內河水師軍務維時賊目黃文金胡文泉石達開等先後各挾衆數萬縱橫無忌湖口九江諸要隘悉為盤踞蹂躪荼毒不可忍言彭玉麟或聯合各軍或孤師禦敵無不奮發激昂身先士卒用能屢克險要歷建殊勛地方多所保全黎庶賴以安輯其功德所垂至今雖鄉曲婦孺亦莫不聞彭玉麟之名而肅然起敬者紳等追思盛績感戴尤殷咸願捐資於省城

百花洲地方建立專祠請為列入祀典以隆報饗等情開呈事蹟由該司核明請

奏前來臣查髮逆之亂江省立功諸臣如前安徽巡撫江忠源前江西巡撫張芾前大學士曾國藩前貴州按察使席寶田均經奏奉

諭旨准於省城建立專祠該尚書彭玉麟在江督師最久建功尤鉅士民愛戴至今不忘所請立祠崇祀洵出至誠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該紳等建立彭玉麟專祠並

勅部列入祀典由地方官春秋致祭以彰蓋績而慰輿情出自鴻施理合會同兩江督臣劉坤一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銅鼓營都司現請補吉安營參將徐文科等勦賊受傷懇恩
免其馳騎仍試鎗礮緣由片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再查銅鼓營都司現請補吉安營參將徐文科前於同治二年
十一月內克復江蘇無錫縣城首先衝鋒登城被賊礮子擊穿
左腮又前署饒州營守備事日標左營儘先補用守備顏玉光
前於同治三年四月內攻克廣西貴縣平天寨賊巢首先衝鋒
登寨被賊鎗子擊傷右腿入骨矛傷左肩膀骨該員等所受傷
傷當時雖已醫治痊愈惟近年每遇陰雨嚴寒舊創不時舉發
筋骨酸痛騎射難期合式遵照新章請免騎射仍試鎗炮等情
飭由委員署瑞州營都司王木生署饒州營參將張祖恩驗明

屬實並無捏飾規避情事造具履歷冊結呈請核辦前來臣查
武職人員在軍營打仗受傷向准奏明改習鎗礮免予騎射惟
現在防綠各營操練已飭奉
諭旨一律改試新式鎗礮是弓箭一項已經停廢毋庸再免但
該員等既經委員驗明曾因勦賊打仗各受有傷不時舉發若
仍令照章乘騎馳逐亦難如式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該員等躬冒危險勦賊受傷免其馳騎仍試鎗礮以
示體恤而符定章除將送到各履歷冊結咨移部科外謹會同
兩江督臣劉坤一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江西擇要修葺梅家洲磯房石壩一奏片　光緒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再九江地方為吳楚咽喉所屬湖口縣尤稱要口均皆設有磯台上年因江防緊要業經籌款將九江各磯台次第興修奏報在案惟尚有湖口縣屬之梅家洲武曲港兩磯台拓磯二磯壘撥款營營員稟報亦須大加修葺經臣飭行司局委員會同地方官查勘梅家洲磯房上蓋洋鐵板及柱樑石壩均多破壞其拓磯磯壘舊係安置土磯難以濟事應加築長堤改為暗台另置洋磯方可得力此外武曲港台壘亦多傾裂如不及時修葺將來愈久愈壞需款更鉅無如目前經費支絀亦難同時並舉臣已札飭先將最要之梅家洲磯房石壩估工修理其餘各工擇其萬不可緩者先為完補隨後再陸續設法修築除俟工竣再將用款核實報銷並咨部外所有擇要修葺湖口磯台緣由謹會同兩江總督臣劉坤一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江西省各項世俸並候補武職街俸等款分別減俸以節餉摺所裁之銀移歸大學堂添備常年經費緣由片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再臣前准

世俸

行在戶部咨據閩浙總督奏停給世職武職街俸一片光緒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奉

硃批該部知道欽此咨令查明凡有此項支款均酌量仿照一體奏明辦理等因當經轉行遵照茲據藩司柯逢時查明議復前來伏查江西世職所支世俸一項前於光緒十年間因人數日增餉絀難繼經前撫臣潘霨奏明以四百八十三員為定額照例食全俸裁四成支給餘具作為額外不給俸銀其年未及歲者照例食半俸亦減四成支給自定章後每年約支在檔世俸銀一萬六千餘兩在籍世俸銀四千餘兩均在地丁項下動放現在善後局籌辦新政需用浩繁司庫支絀情形較前更甚本應援案一律奏停第念該世職等在標當差者不無旅費似宜量加體恤擬請自光緒二十七年冬季始所有在檔世職向領減成全俸者改支減成半俸其因貧力未充或因事革退隨營發回原籍以及年未及歲各項世職在籍支食半俸者應照閩省辦法概行停支仍俟庫款充裕再照舊例辦理又武職街俸一項每年約支銀七百餘兩係動用各營建曠雖系數無多然同一候補武員奉部核發者則支食半俸外省奏留者則

無之亦不畫一應照閩省辦法自二十七年冬季始即行停止
又查司庫例支
旌表坊銀貢舉旗區歲貢酒禮新生花紅科舉盤費斗級工食
等項亦係動支地丁每年約銀四千餘兩多係屬縣書吏冒支
縱間有本人自領亦無非層層折扣所得無幾且江省漕糧久
已改折斗級一役更無所用之均請以本年為始一併停給綜
計以上各項每年共可節省銀一萬四六千餘兩查前次疊奉
諭旨飭令建設武備學堂整飭營伍夫强兵之道莫先於練經
臣已於大學堂內令設兵學專精一門本省士子有志軍旅者
不患講習無術其新改之常備續備等軍併已電商督臣揀調

南洋學堂畢業學生來充教習分發各營設立隨營學堂惟在
標候補武職各員其中亦不乏可造之資若不加以教練坐令
廢棄未免可惜且目前選用營哨舍此亦無所取材臣與司道
籌商擬仿課吏之例在營務處設講武廳一所選派洋操教習
擇在標各項世職及候補武職之年壯質敏稍通文字者挑選
入館教以戰陣兵法測繪鎗礮等學以廣造就而資委用其一
切經費頗難籌措擬請即以前項所裁世職武職等俸銀撥出
應用庶減之於武人者還用之於武人不失節費之名可收練
將之效此外所裁
旌表坊銀等款亦擬撥歸大學堂湊備常年經費之用均由司
庫循照舊例開支分別提解備撥臣為節虛糜興實學起見除
咨部外是否有當理合會同兩江督臣劉坤一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本年輪閱營伍擬請展限一年再行出省校閱緣由片光緒二十八年三月初一日

再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初三日奉

上諭本年輪應查閱山東河南江蘇安徽江西五省營伍之期江西即派李興銳將通省制兵防營逐一查閱制兵積習尤深昨已有旨飭令各省督撫將兵制餉章速為釐定現當整頓軍制尤應認真訓練倘有技藝生疎空名缺額老弱充數及軍實不齊等事即將該管將弁從嚴參辦毋得稍涉瞻徇用副朝廷整軍經武實事求是之至意欽此又准兵部咨具奏綠營武職改習鎗礮一摺內開請自本年軍政起恩令考驗鎗礮倘為期太速未能諳熟准奏請展限其本年輪應閱伍省分亦令照此辦理等因抄摺咨行到臣伏查江西防營上年經臣酌擬軍制奏明改立常備續備五軍一律練習洋操其綠營制兵亦擬遵旨分別裁撤改立巡警軍由臣咨商督臣劉坤一電呈會奏現在防營甫經改章規模粗具綠營尚未改定即一切需用新式鎗礮亦尚須設法籌備並選調教習來江教練誠如部臣原奏為期太促實未諳熟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本年輪閱營伍之期展限一年容臣嚴督各營統領將備認真訓練俟明年再行由臣出省校閱庶獎功懲過皆核實辦理不致蹈敷衍遷就之弊是否有當謹附片陳明伏乞

聖慶謹

奏

安徽涇縣寄居南昌縣命婦朱吳氏親見七代五世同堂額懇
旌賞摺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奏為壽婦五世同堂並捐款助賑併案籲懇
旌賞以昭激勸恭摺具
奏仰祈
聖鑒事竊據藩司柯逢時詳稱案查乾隆五十六年正月初九
日欽奉
上諭嗣後各省有百歲耆民及五世同堂等事著照向例
具題給予旌賞不必專摺奏請等因欽此又查定例壽婦上事
祖姑下逮元孫親見七代確有指証者給與七葉衍祥字樣又

例載士民人等捐資助賑銀至一千以上請
旨建坊又定章士庶人等樂善好施為數多者具奏其次咨部
彙奏各等因歷經遵奉在案茲據候補知府阮貞瑞等具稟同
鄉已故三品銜江蘇候補道一品封職朱宗濬之妻壽婦朱吳
氏生於道光八年庚午今光緒二十八年存年七十五歲原籍安
徽涇縣寄居江西南昌縣該氏上事祖姑下逮元孫親見七代
五世同堂且性好施捨曾助山東賑捐江西橋工育嬰經費今
復捐助江西粥廠添賑銀二千兩查該壽婦朱吳氏性秉柔嘉
力持儉德家庭雍睦睿推禮法之宗戚鄰相依並被慈祥之福
蕆善勤於采菽釵釧頻施抱孫樂在含飴瑾瑜並耀洵屬
熙朝瑞應宜邀
旛典旌揚該府等係屬同鄉族戚見知確切造具事實冊結系
圖呈司併案詳請具
奏前來臣查朱吳氏係一品命婦與民間壽婦稍有區別且該
氏性極慈祥前次山東助賑奉
旨建坊給予樂善好施字樣嗣捐助江西橋工育嬰經費又奏
蒙
恩旨准其照例建坊令該氏年登耆耋膝繞賈元複慨念災黎
捐銀二千兩撥歸粥廠助賑實屬深明大義應如何
旌賞以昭激勸之處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勅部照例核議除將冊結咨送禮部外謹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正一真人張仁晟病故親子張元旭請襲世職片（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二十日）

再據本政使柯逢時轉據貴溪縣詳稱據族房監生張廷祥等稟以伊族六十一代正一真人張仁晟於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初十日病故有中書銜附貢生張元旭現年四十歲品行端方學問純正自幼語習家傳實係六十一代真人張仁晟嫡長子堪以承襲正一真人之職並無頂冒繼養違碍情事取具宗圖供結造冊加結由司詳請具

奏准其承襲正一真人之職等情前來臣覆查無異除將冊結咨送吏禮二部外所有承襲世職遵章改題為奏緣由謹會同兩江督臣劉坤一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李勤恪公奏議　卷

南昌縣屬莊港地方兩教民互相械鬥一案訊明擬結並前代

南昌縣事即用知縣陳瑞鼎應請開復摘頂處分緣由片（光緒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再南昌縣屬莊港地方向有天主耶穌教民居住素不相能光緒二十七年五月十七日天主教民文玉連之子文芝生因在耶穌教民鍾全生鍾六喜等未辦過渡未給渡資疲此口角爭鬧文玉連向同教之樊聚秀告知樊聚秀起意糾集尋毆於十七十九兩日迭次械鬥互相搶毀什物耶穌教民萬發坤鄧六生許廣富萬尚福萬英泰五人均被毆傷平復伍細仔朱和平陳發魁晏德模四人均於受傷後溺水身死萬克皮萬登頤二

李勤恪公奏議　卷

人均被追溺斃時有萬安縣耶穌教民陳海修挑水經過水桶撞及天主教民傅丙發即傅聲頭左腿口角爭論亦被傅丙發用夫刀戳傷斃命先經由省訪聞派委管帶副字右營副將蔣必垕會縣督勇馳往彈壓兩造均可逃散且當以代理南昌縣事即用知縣陳瑞鼎不能防範疏忽即撤任摘頂留緝復加派武用道丁乃揚隨帶委員往督營縣勒緝查辦一面電請軍機大臣代

奏有案旋據先後拏獲天主教民樊聚秀鍾文生萬成章樊烏子即三烏子萬福章葛洪泰鄒貢和曾正興及耶穌教民伍廷棟萬盛和朱坤明暨起衅之鍾全生鍾六喜文芝生吞名發交

署南昌府知府查恩綏督同委員逐一研審照律定罪詳由洋務局司道會同集司核轉到臣當即會同督臣劉坤一將所訊供情應解罪名詳晰咨會外務部並照會法美兩國駐滬總領事去後旋因派委試用道丁乃揚赴滬查辦事件會晤兩國總領事議及此案法總領事以教民互鬥應聽中國按律懲辦惟若定以斬罪未免過重再三懇求貸其一死丁乃揚會商江海關道袁樹勳與該總領事反覆辯論固請不已告知美總領事則以聽從中國酌辦為言臣復據情電請部示隨准外務部復電可即通融辦結以敷睦誼等因自應即為擬結除傳兩造即傳鑒頭致傷陳海修身死起衅不同應另照例審勘辦理暨未

坤明一犯已在押病故外擬請將為首起意糾衆械鬥之樊聚秀鍾文生二名及執持兇器帶人追毆以致被造傷瀕六名之萬成章吳烏子即三烏子萬福章三名均從寬貸其一死各子永遠監禁並將隨同逞兇械鬥從犯茵洪春鄒貴和二名各子監禁十年其曾正興一犯訊止刀傷萬發坤左腳平復情節稍輕擬予監禁三年又即蘇教民伍廷棟因樊聚秀糾衆尋鬥心懷不甘與萬盛和並獲押病故之朱坤明約人互鬥亦屬不法擬將伍廷棟酌予監禁三年萬盛和監禁二年其起衅釀案之鍾全生鍾六喜文芝生均照不應重律擬杖發落又天主教士游泳聞知教民糾人械鬥軋出洋銀十元助其鬥費已據樊聚秀供明咻非傳教勸善之道按情定罪實與同謀無異姑從寬照會主教領事撤換革教以肅教規在逃餘犯飭緝獲日另結前代理南昌縣事即用知縣陳瑞鼎撤任後隨同緝犯尚知飭奮應請開復摘頂處分照常差委是否有當謹會同南洋大臣兩江督臣劉坤一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酌保勸辦江西餉捐尤為出力員紳列單懇　恩獎勵緣由摺
（光緒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奏為酌保勸辦江西餉捐尤為出力員紳繕列清單懇
恩獎勵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光緒二十六年北方匪警徵兵入衛加以本省籌辦
防務彈壓地方驟增營勇九千餘人需餉浩繁而庫空如洗無
從籌措適欽奉
寄諭飭令勸辦餉捐凡有能倡捐巨資者准予破格優獎其餘
按照海防捐例分別獎敘當經前任撫臣松壽奏明開辦並請
將所收之款以一半留備部撥一半歸本省濟餉聲明勸辦之

員不給薪水如有一人捐集在三萬兩以上者照尋常勞績保
獎五萬兩以上者照異常勞績保獎等因於光緒二十六年十
月十五日遵回原摺欽奉
硃批著照所請戶部知道欽此即經轉行欽遵通飭各屬一體
籌勸並派委員紳馳往湘鄂蘇皖兩廣閩浙各省及南洋各埠
分投勸募臣到任後因辦結各屬教案所需賠償教堂撫卹教
民各款數鉅期迫復經奏明將此項籌餉新捐全數截留以資
應付旋因辦理工賑疏濬都陽湖皆關民生要政亦請在此餘
款內動支均經奏奉
諭旨允准在案計自開辦以來先後三次造冊請獎共勸收銀
二百三十一萬餘兩已查照奏案隨時撥用現在實官捐早經
停止其勸辦出力員紳自應查明分別獎勵俾昭激勸據籌餉
捐局司道擇尤開單詳請
奏獎前來臣伏查近年捐務早成弩末江西此次開辦餉捐適
當北方用兵之際人心惶惑貿遷不通勸集之難倍於往昔況
又加之西北荒旱東南大水順直秦晉各省同時舉辦勸捐之
局林立掊徠之術愈窮幸經前藩司張紹華激勵派出員紳不
憚艱勞竭力勸導始得集成鉅款源源解江以之賠償教堂撫
卹教民皆得如期應付而一切緊要餉需以及辦賑濬湖築隄
諸要務亦均有所藉手裨益大局良非多設解在事員紳實屬著

有微勞且近來各省均已奏保江西事同一律臣覆加查核實
無冒濫謹照繕清單恭呈
御覽合無仰懇
天恩府准照擬給獎以示鼓勵俯取各員紳履歷分行咨部外
所有勸捐出力員紳擇尤請獎緣由謹會同兩江督臣劉坤一
恭摺具呈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江西丁漕積欠太甚現擬設法整頓以重正供摺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奏為江西丁漕積欠太甚現擬設法整頓以重正供恭摺具陳

仰祈

聖鑒事竊照江西地丁漕米每年除因災蠲緩外征完之數總不過七八分合計民欠多至四五十萬從未能照額完足以致歷年度支不敷甚鉅現奉攤派新案賠款歲需籌解銀一百四十萬兩加以興辦新政造端宏大需費更繁凡有可籌之款如隨糧捐輸土藥膏捐鹽觔加價整頓釐金裁節糜費等事無不次第舉行幾於智索能盡而究能歲獲若干尚難預計將來不敷之數仍必不少丁漕為

國家維正之供紳民踐土食毛睹此時事艱難

國用竭匱宜如何踴躍輸將藉圖報効乃輒相率抗欠是誠何心且良民完糧之外尚書隨繳捐輸頑戶並正賦不完反熟視而無可如何揆諸事理尤非平允臣督同藩司糧道細察其弊厥有數端江省魚麟冊籍久已無存推收過割悉憑花戶自報故有買田有遺糧者有賣糧而留田者有一戶分為數十戶者有一族僅一總戶者至於穿圖漏甲戶無的名則比比皆是龐雜繁亂稽征甚難其弊一也通省著名疲玩之區如吉安府屬之永新縣西北兩鄉臨江府屬之新淦縣南康府屬之建昌縣皆係頑梗成風積欠纍纍此外一縣中之一二鄉一鄉中之三五都所在皆有地方官催追稍急輒使婦女出頭滋鬧甚至綑差辱官揑造浮言傳佈京省希冀淆惑觀聽從前新喻新淦等縣均有奏案各州縣恐獲辦理不善之咎遂不免畏難苟安其弊二也花戶既無的名某戶係某人之糧惟書差知之因之勾串戶丁照其應完糧數私收數成代為隱蔽花戶既免追呼亦不向索串累其弊三也至於紳衿包庇錢店攬收流弊尤更僕難盡以致愈久愈多幾有江河日下之勢若不急圖整頓久必弁目前之收數無之何以為計臣與司道再三商酌擬定辦法通行各屬督令冊書圖差各將本都圖花戶的名住址開註推收冊內遇有民間分產別戶以及初置田業者均曉諭隨時開報

分別補列戶粮各房每年查造實征冊亦照推收冊逐戶註明庶幾摘催久戶不難按籍而稽刁頑無所閃避其有混淆過甚非清丈不能水落石出者准其稟明妥擬章程先就一二最疲之區澈底清理各州縣政務殷繁或有不能專力經理許於所屬丞簿巡檢等官並保甲委員紳士中擇其明白曉事慎廉自愛之員因地制宜稟派幫辦定以比較之法如能征有起色量其分數各予獎勵並將全額完清之地方由司籌給該處應試士子卷資花紅倘值恭逢

恩詔豁免錢糧之年該縣丁漕完納在先無可豁免仍另行奏懇傳

旨嘉獎以勉其急公奉上之忱至官吏下鄉催科所需夫馬應
通飭由該州縣平餘內給用不得絲毫派累民間尤不准書差
藉端騷擾違者罪之惟歷年舊欠既多必責令按年照額帶完
民力亦有未逮且恐操之過急轉滋藉口擬但將光緒二十七
八兩年之糧責成加額催完所有從前舊欠均暫從緩如果辦
有成效此後如何分年帶征或竟奏懇
天恩酌量豁免臣再當體察情形據實入
告經此久奏明整頓如仍有刁頑之鄉狃於顧習抗官毆差糾
衆滋事則是怙惡不悛行同化外難再姑容應即查明從嚴懲
辦以挽頹風臣明知民間風氣已成安之若素一旦加以銜勤

難免嘖有繁言當茲官民交困之秋固未便姑息以容奸亦不
敢操切以生事現任布政使柯逢時督糧道劉心源均連認真
辦事不辭勞怨臣惟有隨時督飭實力整頓期收實效是否有
當理合會同兩江督臣劉坤一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江蘇武進縣候選道盛重頤遵其已故生母遺命慨捐賑銀請
旌片光緒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再江西上年大水為災收成歉薄入春以後米價騰踊民情益
形困苦經臣
奏明減免進口米釐並多方籌勸義賑藉資接濟茲據江蘇武
進縣人候選道盛重頤遵其已故生母二品命婦盛劉氏遺命
售變簪珥湊集銀一千兩交由上海仁濟善堂紳董攜帶來江
散放義賑呈經藩司柯逢時核明詳請
奏獎前來臣伏查士民人等捐助賑款至千兩以上例得請
旨建坊給予樂善好施字樣今盛重頤遵母遺命慨捐千金以

助賑濟洵屬善承先志核與建坊之例相符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候選道盛重頤為其已故生母二品命婦盛劉氏在
本籍自行建坊給予樂善好施字樣勿庸給予坊銀以昭激勸
除咨部外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江西常備續備等軍編改成軍日期及統領管帶銜名駐防處
所緣由摺 光緒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奏為奏報常備續備等軍編改成軍日期及統領管帶銜名駐
防處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江西各路防營前經臣遵
旨痛加裁併酌擬軍制奏請改為常備一軍續備四軍以常備
軍專駐省城日夕操練其續備軍則分駐省外各府州防守險
要地段一律演習新式槍礮聲明俟成軍之日再另具奏立案
等因於光緒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欽奉
硃批著即妥定操章督飭認真訓練等因欽此當即轉行欽遵

伏查江西營務廢弛已久錮習甚深虛伍蝕餉之風幾於無營
無之自臣到任以來屢加整飭凡窳惰無用之營概行遣撤現
在通省所存者僅二十五營審度防地勉敷分布萬難再減臣
前於具摺後即督營務處司道酌量撥改惟常備一軍係專供
征調之師匪特將領必須遴派得人即勇目亦非慎選合格者
難其精進當經臣札委奏留江西差委補用道王芝祥為常備
軍統領將先期檄調來省之振武忠字安字三字益以原駐省
城之親兵營親兵左營共五營除留臣標親兵一哨計弁勇一
百十四員名外餘俱交由該統領逐一點驗去其老弱留其精
壯編改為常備中軍該統領自帶中營並委原帶振武營之補
用遊擊李家發為左營營官原帶安字營之補用副將謝家雲
為右營營官其前營營官因一時尚難其選暫委該統領王芝
祥兼帶又原帶忠字營之蓮花營都司劉雙曜先已因案撤差
另委補用副將劉先文為後營營官均就省城外擇地建營由
臣電商督臣飭調南洋陸師學堂畢業生來江充當教習分派
各營設立隨營學堂酌定操章認真訓練開操之後如弁勇中
有資質過鈍不堪造就者即隨時嚴加淘汰不准稍事遷就並
令營務處通飭各屬選武生武童之年壯質敏稍試文字者取
結保送隨營練習以備遇額挑補庶較招集游蕩無業之人易
於進步以後漸換漸精即不難練成勁旅至於續備四軍雖可

稍遜於常備然以之分防邊要駐守礮台亦非選募強壯操習
純熟不足以資震懾現駐省外各營臣已疊飭挑換應將原駐
九江一帶之江安軍四營及湖口礮台一營改編為續備前軍
仍委原統江安軍之記名總兵王心忠為統領自帶中營因湖
口現擬闢埠通商改令駐守湖口委原帶江安軍副中營之儘
先都司魏學盛為左營營官駐澎浪磯委原帶湖口礮台營之
九江城守營守備周廷華為右營營官改駐九江委原帶江安
軍右營之兩江儘先守備譚宗勝為前營營官駐馬當磯均兼
守礮台委原帶江安軍左營之儘先補用千總宋學堂為後營
營官駐饒州又將剛字五營改編為續備後軍仍委原統剛字

全軍之現署南贛鎮兼廣東韶州鎮總兵申道發為統領自帶中營駐贛州委原帶剛字左營之補用守備羅得榮為左營營官原帶剛字右營之補用都司顏雲貴為右營營官原帶剛字前營之補用都司申玉衡為後營營官均駐與東粵交界之沿邊要隘又委原帶剛字後營之補用都司孫得福為前營營官駐南安府又將威武中後左右及綏字等五營改編為續備右軍仍委代統威武軍之補用副將蔣必望為統領自帶中營駐廣信原帶綏字營之補用遊擊傅建得因不甚得力撤差改委降補都司王德懷為左營營官駐撫州委原帶威武左營之補用守備蔡王衡為右營營官駐建昌委原帶威武後營之補用

守備文玉發為前營營官駐廣信府屬之玉山縣委原帶威武右營之補用遊擊黃壽山為後營營官駐南昌府屬之義甯州又將新勁信字義字禮字等四營及原駐之淳鄉之威武前營共五營改編為續備左軍內惟新勁一營現尚駐紮九江擬俟續備前軍部署定行再將該營調歸西路改為中營其統領現時未尚未委定暫令營務處督率操防分省調省訓練並委原帶信字營之補用遊擊王高魁為左營營官駐袁州旋據呈報病故續委記名提督李惟義接帶又委原帶威武前營之補用都司趙春廷為右營營官仍駐淳鄉兼護礦路委原帶義字營之補用都司余承恩為前營營官駐吉安原帶禮字營之記名總兵李茂乾為後營營官駐瑞臨兩府適中之樟樹鎮以上五軍均於本年三月初一日一律編改武軍各營弁勇舊額有不足者則增補之多則裁撤之概以三百人為一營所需薪餉公費等項應照現定軍制分別支給按年核實造報其各營裁撤之勇均另給一月恩餉以示體恤至各營應發新式槍礮及現已咨商兩江督臣製法籌撥並飭營務處擬定折幅營本式樣按營製換俾壯軍容此外行軍所用金鼓號礮錢範及測繪儀器遠鏡等項亦即籌款酌購以資應用常備一軍併擬俟數月之後操有門徑即令該統領酌帶出省巡防藉以演習行軍陣略其續備四軍亦令於到防之後擇地建營酌設隨營學堂分

派教習前往教練總期養一勇得一勇之力練一日有一日之效以仰副

聖主整飭戎行有備無患之至意抑且更有請者經武之要以選將為先目前學堂未設將材未練惟有廣求模範勇之士擇而用之勢難拘定一格純以舊例此次所派統領及營哨各官間有非本省候補之員要皆為軍擇人且此項本係差缺應請以後無分文武官階及是否本省候補之人均准酌量委用照章支給本差應得之薪賈庶量材器使可有實濟又現由南洋陸師學堂調來教習查照各省學堂章程每屆三年均有例保現當改練伊始尤須教習得人方能練有成效如將來該教習等

果能始終奮勉實在出力應由臣擇尤酌保以示鼓勵合併聲
明所有江西省改練常備續備等軍成軍日期及委派統領管
帶銜名並駐防處所緣由除咨政務處及各部外理合會同兩
江督臣劉坤一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敕部查照立案謹
奏

李勤恪公奏議 卷

遵旨彙保九江府及星子縣地方拿獲棗匪出力員弁開單請獎
請獎緣由摺 光緒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奏為遵
旨彙保九江府及星子縣地方拿獲棗匪出力員弁開單請獎
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光緒二十六年七月間當有棗匪李炳榮等勾結
多人約於九江起事經升任廣饒九南兵備道明啟督飭府縣
會營立時捕獲當於訊明後批飭就地正法以消亂萌臺經前
撫臣松 會同督臣劉坤一將獲犯訊供情形專摺奏報請將
在事出力員弁擇尤酌保旋准部咨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李勤恪公奏議 卷

奉
硃批著准其擇尤酌保數員毋許冒濫欽此又是年九月間有
當有棗匪李廣順一名經星子縣知縣左秉鈞會營拿獲訊明
懲辦亦經臣會同督臣具奏立案並聲明請將出力文武員弁
另行請獎於二十七年五月十二日責回原摺奉
硃批刑部知道欽此欽遵在案伏查二十六年夏秋之間北方
拳匪滋事長江一帶時有棗匪會匪潛謀不軌上而湘鄂下而
大通均有破獲梟魁之事九江通當其衝華洋雜處謠言紛起
人心尤為惶惑防範稍有疎虞必致搖動大局所關匪細當經
升任廣饒九南兵備道明啟督同九江府知府孫毓駿嚴飭印

委各員竭力籌防而九江府同知梁佩祥署德化縣知縣應求保甲委員試用知縣史悠頤等晝夜梭巡無或懈怠該匪李炳榮就謀受為委員史悠頤偵悉密報該縣應求購線會營立往掩捕即日破獲並獲其黨胡少卿一名又有周正幅一犯潛逃由藉該應求查悉知會本籍地方官湖口縣知縣倪述慶設法緝獲解浔訊明具稟會飭正法餘匪聞風散解地方乃得安堵如常當時匪供尚有牽涉外人亦經九江府同知梁佩祥委員史悠頤等前詣領事處商辦寢事中外相安人心因以大定至星子縣所獲李廣順一犯亦係富有票匪蓋當時此股匪徒編布於長江上下展轉勾結設謀極多仰賴

聖主威福甫見萌芽即加芟伐不致滋蔓難圖是前後所獲雖止四犯而其有裨大局實非尋常緝犯出力者可比不有保奬何以激勵人材且督同司道檢核全案除升任廣毓九南兵備道明徽係地方監司大員且已升授臬司不敢仰邀奬敘又前署德化縣知縣應求已因教案革職現由臣另片奏請開復並將出力稍次之員分別酌給外奬外計此案等獲票匪異常出力者文武共有七員理合彙列清單恭呈

御覽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分別照單給以奬敘出自

逾格鴻施謹會同兩江督臣劉坤一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謹將江西筭獲票匪案內出力文武員弁遵
旨酌保數員開列清單恭呈
御覽
計開
九江府知府孫毓駿擬請以道員在任候補
在任候補知府九江府同知調補江蘇江甯府江防同知
梁佩祥擬請俟補知府缺後以道員用
提舉銜試用知縣史悠頤擬請俟補缺後以直隸州用
湖口縣知縣倪廷慶擬請以直隸州在任候補
在任候補直隸州調補豐城縣知縣星子縣知縣左東鈞

擬請俟補直隸州後以知府用
都司銜壽春鎮標補用千總宋學堂擬請俟補千總後以
守備用
都司銜兩江督標補用守備署南康營都司高維元擬請
俟補守備後以都司用

江西裁撤弁勇名數截止薪糧日期緣由片 光緒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再各省水陸防軍勇數餉數如有增減均應隨時奏咨立案歷
經照辦所有江西防營及水師弁兵因餉項支絀節經臣遵
旨嚴加裁汰先後奏報在案茲復將贛州鎮標選鋒練兵內裁
撤袁州協派巡萍鄉縣南坑鹽卡弁兵二十九員名薪糧連恩
餉截至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底止又裁撤新勁營弁勇二百
零二員名薪糧連恩餉截至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底止以節餉
需據派辦政事處司道詳請具
奏前來臣覆核無異除咨部查照外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現辦古縣渡釐卡補用知縣羅培鈞比較多收數逾鉅萬請給
獎勵緣由片（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再光緒二十三年七月間准戶部咨具奏各省抽收釐金未能
一律暢旺行令竭力整頓摺內聲稱各省釐金收數加增准將
廉幹之員從優獎勵如收數稍有虧短即將尤為貪劣者撤委
嚴參等因轉行遵照在案查據牙釐總局布政使柯逢時按察
使明徵詳稱查有現辦古縣渡釐卡委員候補班前補用知縣
羅培鈞自光緒二十六年三月間到卡接辦以來釐捐中飽竭
力稽征其時正值北方用兵商貨不通該員獨能設法招徠源
源收解今連閏扣至二十八年二月底止兩年期滿核計經征

百貨未數釐金數目比較往年共多收銀一萬六百餘兩洵屬
潔己奉公有裨釐務核與准獎部章相符理合詳請
奏獎前來（等情）臣查釐金一項為餉需大宗近來派款日增尤恃征
收暢旺藉資挹注節經臣督同該司等力加整頓嚴杜侵漁凡
稍涉貪庸及短征之員均予分別參撤不稍寬假其征收加多
者亦應量予獎敘方足以昭懲勸且查光緒二十六年六月間
大挑試用知縣李鏡銘委辦釐務期滿收數加增曾經前撫臣
松壽專摺奏獎奉
旨允准有案今該員事同一律而其承辦期內商少貨稀經征
之難則又過之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陝補班前補用知縣羅培鈞俟補缺後以直隸州
知州補用以（示）鼓勵除咨明戶部暨吏部查照外謹會同兩江督
臣劉坤一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已革同知銜試用知縣應衷懇　恩俯准開復原官片光緒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再光緒二十六年七月間九江府地方等獲富有票匪李炳榮等一案內出力員弁業由臣遵

旨擇尤酌保數員專摺奏懇

天恩在案伏查此案聞風購線殲厥渠魁實以前署德化縣事試用知縣應衷為首功該員旋經調署鄱陽縣印務因議辦前任未結教案不免遲緩致為外人指摘法主教和安當屢次致函九江道稱其庇匪欺教嘖有繁言臣上年春間正在嚴飭各屬清釐教案雷厲風行不容絲毫寬假是以即將該員稟案奏

參革職蓋非如此不足以杜外人口實且恐因一縣而牽動全局教案一日不結即地方一日不安其實該員並非貪劣無壯穢迹彰聞也當時奏參後該員即將所屬教案遵限議結教士人等別無異言考其在德化鄱陽兩縣任內亦尚能實心愛民輿論翕服今就拏獲票匪李炳榮等案而論例得保薦升擢乃以一眚報罷致不能與於論功行賞之列似亦未免向隅臣不敢以參劾在前稍涉迴護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已革同知銜試用知縣應衷開復原官原銜並免其補繳捐復銀兩出自

逾格鴻慈是否有當謹會同兩江督臣劉坤一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派委道員總理營務緣由片 光緒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再江西設有營務處節制全省水陸各軍向派藩臬兩司領之

前因奉

旨飭將防勇制兵認真裁挑改為常備續備巡警等軍事體繁

重必須專派廉幹知兵之大員常川駐局會同經理方有實濟

曾於覆奏酌擬軍制內陳明在案且練兵必先練將現並擬在

營務處添設講武館一所挑選候補各項武職世職人員入館

操習尤須總理得人乃能考校精進查有派充課吏館副館長

奏留江西補用道徐紹楨於中西兵要探討有素堪以派委會

同藩臬兩司總理營務即於本年正月十四日到差其課吏館

自上年開辦以來規模大定應即另行派員接辦俾該道將改

練一切事宜專心簡料期收實效所有派委道員總理營務緣

由謹會同兩江督臣劉坤一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酌保辦教案出力各員緣由摺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八日

奏為酌保辦結教案出力各員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江西通省教案前經臣一律議結業將辦理情形於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奏明在案伏查此次各屬所毀

英法美德各國教堂經堂書館醫館育嬰堂等共六十餘處天

主福音兩教教民被搶被詐之案共二千二百餘起各教士單

開指拏以及被控訪拏應辦之犯共五百三十餘名頭緒之繁

案情之重固為向來所未有而時方多故拏犯議賠又無一非

棘手之端臣到任之初即欽奉

寄諭以各省教案惟江西為尤甚時事阽危萬不可再釀衅端

責成臣悉心籌畫迅速了結其時和議未成人心未靖教士勢

燄方張而不逞之徒又每欲藉端尋衅深恐辦理稍有不慎貽

誤大局當經臣統覈全案酌量緩急定於合辦分辦之法一面

飭將洋務局遴進臬司署內特委現任布政使前按察使柯逢

時總辦局務並委江蘇候補道錢德培江西試用道丁乃揚會

同該司督催查辦因饒建兩府屬案情最重索賠最多復飭錢

德培親往九江會同廣饒九南道就近與教士切實商訂其餘

各屬則另委幹員分投前往會商各該地方官與教士妥為議

辦其中要挾之多索賠之巨拏犯辦罪之煩苛多有不可思議

者稍不如意輒以兵輪駛赴潯陽意存恫喝情形岌岌而紳民

復慮及賠款辦罪不免株連動生疑謗幾於決裂臣與該司道
等詳加體察民教嫌怨已深若操之過處將賠款派及閭閻匪
惟鋌而走險恐生意外之虞更慮報復相尋永無相安之日因
堅持定見百計磋磨凡允賠之款均由官家籌付不使絲毫派
累應拏之犯亦須訊明定擬不准波及無辜並先將憤事守令
查明參劾以平外人之憤復酌派防勇分往鎮壓以示保護之
實開誠布公民教兼顧於是人心漸賠外議漸平所商各端乃
稍稍就範復經臣嚴勒限期電札交催賠款則隨議訂定以杜
後時之翻異案情則彙總議結以免枝節之橫生勸誡兼施經
權互用竭數月之力始得次第議辦就緒現在教堂賠款六十

萬兩有奇教民邺款二十萬兩有奇均已按照原訂期限如數
籌付清楚其應行查拏之犯亦已分別情罪重輕訊明懲辦至
續後所出莊港兩教互鬨之案當時即經臣飭派丁乃揚親往
彈壓隨將滋事首要各犯查拏到案訊明定擬併經丁乃揚滬
與法美兩國總領事面議完結所有新舊各教案現均一律辦
竣該司道等彈精竭慮規畫精詳不激不隨洞中窾要此外派
出各員亦均能勞怨不辭措置悉當自應酌予獎敘以勵勤勞
所有總辦局務之現任布政使前按察使柯逢時擬請
旨交部從優議敘二品頂戴軍機處存記奏留江西差遣江蘇
候補道錢德培按察使銜江西試用道丁乃揚擬均請
旨交軍機處記名遇有道員缺出請
旨簡放其餘在事各員謹擇其尤為出力者繕列清單敬呈
御覽並懇
天恩俯准照擬給獎俾昭激勸出自
逾格鴻慈除飭取各員履歷咨部外是否有當理合會同南洋
大臣兩江督臣劉坤一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謹將辦結通省教案尤為出力各員酌擬獎敘繕列清單
恭呈
御覽
計開
試用知縣馮用霖擬請歸候補班前補用
五品銜遇缺先補用知縣許寶蓮擬請俟補缺後以直隸
州用
同知銜補用知縣汪培擬請歸候補班補用
候選同知試用知縣沈秉權擬請俟選同知缺後以知府
用

直隸州用拔貢本班先知縣陳奎齡擬請俟歸直隸州班
後加知府銜
試用知縣朱修圻擬請歸候補班補用
試用同知夏翊宸擬請歸候補班補用
拔貢知縣張鼎銘擬請歸候補班補用
試用知府胡先翥擬請加三品銜
安仁縣縣丞程仁漢擬請以知縣用
法文繙譯直隸州用江蘇試用通判萬鍾元擬請加四品
銜
英文繙譯江蘇試用縣丞楊繩武擬請補缺後以知縣用

奏留江西補用道徐紹楨等送部引見破格錄用摺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八日
奏為敬舉賢才請
旨錄用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恭讀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初三日
上諭為政首在得人各封疆大吏均有以人事君之責務各激
發天良虛衷延訪如有才猷卓越克濟時艱無論官階大小出
具切實考語迅速保薦以備錄用等因欽此仰見
皇太后
皇上旁求俊乂立賢無方之至意伏讀之下欽悚莫名竊惟國
勢之盛衰係乎人才之消長振古以來未有不得人而能治臻

上理者方今時局艱危民生彫敝需才愈亟而求才亦愈難其
制行純潔自守之操可信者試以盤錯或不免執滯而鮮通聲
華發越肆應之才可用者窺其本原或不免踰閑而蕩檢臣自
愧無知人之明無儲才之素深惟
朝廷名器至宜矜惜故服官所至非深悉其人之品端學粹不
敢遽試以事非目擊其人之辦事切實不敢遽信其才平日慎
簡僚屬尚且如此其嚴更何敢以見知未確之人濫厠薦牘然
遇共事日久知之甚深確信其為守兼優堪備任使者自當據
實保薦以應
明詔查有奏留江西補用道徐紹楨學術宏深智識高卓臣前

在廣西藩司任內節知其於中西政要深造有得到江之始適
值教案紛紜異常棘手經臣札調來江委令總辦文案綜計通
省教案不下二千餘起該員總理端緒助臣查辦操縱悉合機
宜用能民教翕服竟於
奏定三月限內一律辦結其辛勞實有足多者嗣臣因江西吏
治疲敝太甚
奏請設館課吏復派充副館長該員釐定規模勤加誘掖在館
肄業各員咸知討論政學日起有功本年正月間臣遵
旨改練常備續備等軍必須有知兵大員總司其事方能整飭
其時課吏館規模已定因調派該員總理營務兼辦講武館到

差以來擬定操章教練悉為合法而於剔除營中積弊尤能不
避嫌怨似此才識卓絕實為不可多得之選又現署廣東高廉
道候補道秦炳直廉毅精卓為守兼贍臣前任福建布政使時
該員方以知府在閩省需次曾試以營務洋務等差該員相機
區處洞中窾要遇事之疑難扞格常以一身肩任而不辭其於
行己事上更能守正不阿臣於爾時深賞其律己之嚴任事之
勇嗣臣調任廣西已數年不知其踪迹比聞其改官東粵深為
粵中疆臣所倚任曾委署雷瓊高廉等缺是其人之才品可信
固非臣一人之私見以上二員臣與之共事有年相知有素若
能不拘成格加以任使必能匡濟時艱有裨大局合無仰懇

天恩飭將奏留江西補用道徐紹楨廣東候補道秦炳直送部
引
見破格錄用出自
慈施抑臣更有請者候補四五品京堂孫寶琦才具明敏器識
恢宏平日講求政學留心時務於治具之張弛交涉之奧窔均
能洞見癥結臣前服官直隸見其慮事精詳辦事縝密以為得
所藉手其成就必有可觀今已蒙
恩洊登卿列是其才之可用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原無俟臣之剡列惟臣既有所知亦不敢不陳
於

聖主之前如何量予錄用伏候
恩裁所有遵
旨臚舉賢才各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候補知府何師呂等原參摘頂停委處分悉予開復片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八日

再上年二月間臣因各屬教案迭出多由於地方官辦理未善當將僨事各員

奏參革職並請將情節稍輕之湯鼎烜等六員予以薄懲分別開缺撤任摘頂停委由臣隨時察看如無過舉再行奏請開復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奉

上諭豐城縣知縣湯鼎烜高安縣知縣何敬釗贛縣知縣彭繼昆於民教控案多匿延不報署吉安府候補知府何師呂代理豐城縣大挑知縣周景祁查辦教案多所諉卸瀘溪縣知縣王

慎猷於民教滋事彈壓不力均著撤任摘去頂戴停委一年另行察看仍責成留緝等因欽此欽遵在案茲查該員等自參撤之後深知儆惕於應緝要犯均能不惜勞費協同地方文武先後拏獲訊明究懲併將各該任內所出教案隨同一律議辦完結外人毫無異言現在停委年限屆滿臣詳加察看各該員雖曾遲誤於前尚能愧奮於後並無別項過舉均堪造就據藩司柯逢時會同洋務局司道詳請開復前來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候補知府何師呂開缺另補知縣湯鼎烜何敬釗彭繼昆王慎猷大挑知縣周景祁等摘頂停委處分悉予開復並銷去察看字樣內除王慎猷一員現已據報病故外餘均照常差委以觀後效除咨部查照外謹會同兩江督臣劉坤一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江西候補各員暫請停止分發兩年緣由摺光緒二十八年五月二十日

奏為江西候補各官異常擁擠懇

恩暫停分發以冀疏通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江西自軍興以後勞績捐納兩項人員指分到省者絡繹不絕本已甚形壅滯乃上年各省復開籌餉減成新捐於是來者益衆此壅相錯幾於應接不遑現在實官捐雖已停止然先經捐指而未驗看者尚多截至目前計在省候補道府已有八十餘員同通州縣凡四百餘員佐雜職則多至一千三百餘員匪特缺項有定序補無期即差委已屢經裁併亦難偏及現當庶政革新之始澄清吏治最為要圖雖例有考核甄別

之條但人數衆多既不能偏試以事其賢否一時即無從考見若仍能其源源而至用之固無事可派去之又無罪可加聚千數百員於省會之中使之終年困守沈滯堪憐而不肖者更不免奔競當緣苟且干進寔於吏治官方大有關碍現與在省司道再四熟商非暫停分發無以疏通且明知各省同有人滿之患惟江西當兵燹之後圖治尤急擬請除即用大挑及例應簽掣分省人員仍照例統掣外其餘勞績捐納各項道府以至未入流均請一律停止分發江西兩年俟限滿之後再由督撫察看情形

奏明辦理其業經捐指江西尚未到省人員在停止分發限內有情願改指別省者並請准其另指省分發免繳改省筆項銀兩以示體恤據布政使柯逢時按察使明俊會詳請

奏前來臣覆核無異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照辦以清仕途而疏壅滯除咨部外所有暫請停止分發緣由謹會同兩江暫臣劉坤一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現署南贛鎮篆廣東雷瓊鎮總兵申道發放縱任性不受調度
請 旨即予開缺以示懲儆緣由片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二十日
再江西防營大率將驕卒惰而不知訓練缺額蝕餉而益以擾
民歲耗
國家數十萬金錢實未嘗得一兵之用言之最堪痛恨其習氣
之深則莫有過於現統續備後軍署南贛鎮篆廣東雷瓊鎮總
兵申道發者 臣前此到任即聞其所部營勇全不足額而劣跡
尤多每出防勦動輒騷擾因皆已往之事無人告發姑不追論
且其時該鎮坐擁多營誠恐裁抑太驟或致激而生事當經不
動聲色曰以裁勇節餉為務冀先解其兵柄再作區處計至去

年秋間該鎮所統尚餘剛字六營威武五營 臣方躊躇所以節
制之策適督 臣劉坤一電商委令署理南贛鎮篆因復行其赴
任將威武五營另委統領並裁其剛字副中一營但令專統剛
字五營隨改為續備後軍如此逐漸裁制無非欲以全其末路
乃該鎮尚不自知到任以來益復放縱任性於 臣
奏定軍制應裁勇丁應繳軍械應用教習文案以及撥防汛地
均多抗違不受調度 臣竊見古之功臣一為驕矜踞傲之氣所
中舉動狂謬多有不能保其勳位者咸豐同治年間 臣從故大
學士曾國藩軍中每見曾國藩誥誡將領均以小心謹慎飭之
間有一二稍形跋扈之跡即立予懲處用能削平大難中興將

帥之出其門者多能以功名終蓋用兵本屬危事一人跋扈則
全軍效尤未有不憤事者若申道發本無豐功偉烈可言亦復
驕縱不守紀律如此江省營務敗壞未始不由該鎮有以啟之
臣若不加恭劾必致相習成風整軍經武更無從着手當經緘
商督 臣劉坤一意見相同即由督 臣將其所署南贛鎮篆委員
前往接署 臣亦即檄委留江補用道王芝祥馳往接統其所部
續備後軍惟該鎮係實缺總兵既屬治軍無狀似未便再聽回
任致有貽誤合無仰懇
天恩飭將廣東雷瓊鎮總兵申道發即予開缺以示懲儆而肅
戎行 臣為整飭營務起見是否有當謹會同兩江督 臣劉坤一

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委員賫帶江西賑捐實收赴都會同京都江西勸辦賑捐由順
天府就近咨部請獎給照片光緒三年五月二十日
再上年夏間江西各屬被水災情較重經臣督同官紳籌款辦
理急賑並會同督臣劉坤一
奏請將原辦賑捐於是年十月初五日限滿後再行展辦一年
以資接濟八月十九日欽奉
硃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轉行欽遵分投勸辦在案茲據
籌賑捐輸總局司道詳稱接據江西京官公函以江省水旱之
後哀鴻遍野待哺嗷嗷本省在都各紳向設有江西輔善義賑
局擬請委員賫帶實收駐京勸辦按月造冊呈由順天府就近
咨部請獎領發執照即將捐款隨時匯江散放以期迅速而廣
招徠等情查江省連年災歉戶鮮蓋藏去夏被水以來民情愈
形困苦現值青黃不接籌辦工撫需款甚殷而賑捐一項自新
章加成後收數寥寥該紳等念切桑梓擬請在都幫同勸辦係
為籌惜災黎起見當經由局派委試用知縣吳錦荃賫帶實收
前往會同該義賑局廣為勸集稽助賑需惟江省距京較遠各
捐生應得獎敘若俟造冊送江彙案核辦不惟長途往返貽誤
堪虞且恐輾轉稽延難期踴躍現在廣東代收江省賑捐即係
由粵運行咨獎所請由順天府就近報部核獎之處尚與辦過
成案相符詳請

奏明立案等情前來臣覆核無異應准照辦除分咨各部及順
天府查照外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指分河南試用知府調補清江縣事萍鄉縣知縣顧家相即行
革職片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二十日
再臣據萍鄉縣知縣顧家相稟報本年四月初間該縣有何姓
童子被匪殺斃剜去心肝腎子中旬又有鄧姓童子被匪探生
折割均據屍親報驗有案是月十八日復訪聞有匪三人潛至
縣城大西門外姚姓孕婦房中用邪術迷惑該孕婦自行解衣
露腹正在用刀剖割經鄰右得知齊出喊捕當場拾殺不知姓
名匪徒一人餘均逃逸等情臣當嚴飭拏匪懲辦旋據電報獲
匪洪信誠一名貴州人供認用邪術殺取幼童心肝合藥不諱
臣即飭署袁州府知府姜秀瀾親詣該縣提犯覆訊立即正法

去後旋於五月初九日准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由滬來電據
總辦萍鄉礦務局員候補道張贊宸呈閱顧家相電稟此案雖
已獲犯懲辦而謠言日甚舉國若狂咸指礦局官錢號收買所
割人心並疑及洋人事機萬分危急等語臣查中國從前交涉
之案每因謠傳洋人收取幼童挖目剖心以致激成大變近來
通商日久咸知洋人並無此等行為謠風久息此次萍鄉縣邪
匪之案既經獲犯懲辦地方紳民自應曉然共見何致復生謠
謗據該縣所寄滬電竟稱事機萬分危急而究竟如何危急該
縣並未詳晰電稟到臣尤堪詫異當茲時事多艱外患內訌均
有岌岌交迫之勢全恃地方官得人隨時防微杜漸消患未萌

何堪再有貽誤臣已飛飭署袁州府姜秀瀾再行星夜馳往彈
壓該縣派有續備左軍防勇一營堪以就近調撥防緝諒不至
釀成巨案惟該縣顧家相一月之內連出採生折割邪匪重案
數起已屬疏於防範辦理又多未善以致謠言紛起牽涉外人
更屬咎無可辭臣考察顧家相平日辦事尚似有才而工於取
巧多所欺飾若不從嚴參辦無以杜外人藉口而肅官方該員
由萍鄉縣調補清江縣近已捐升知府指分河南稟晉引業經
委員接署相應請
旨飭將指分河南試用知府調補清江縣事萍鄉縣知縣顧家
相即行革職仍勒令交卸後留於該縣協緝各案先匪及造謠

生事之犯務期悉數弋獲盡法懲辦以儆效尤臣為整頓吏治
慎重交涉起見是否有當謹會同南洋大臣兩江督臣劉坤一
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贛南賀道與鹽法唐道對調署理片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再吉南贛寧道管轄三府一州地方遼闊距省窵遠近來民教不和往往滋生事端且與東粵接壤時有盜匪出沒彈壓巡防全賴治理得人查有鹽法兼巡瑞袁臨道唐椿森篤實明練堪以調往署理其所遺之鹽巡道即以正任吉南贛寧道賀元彬調署如此一轉移間可期各得其宜至賀元彬未到任以前委現署糧道篆務試用道丁乃揚暫行兼理俾唐椿森得以交替早赴調任除分撥飭遵外謹會同兩江總督臣劉坤一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李勤恪公奏議 卷

奏

貢縣縣知縣楊焜等撤回另補緣由片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再知縣為親民之官審理詞訟是其專責必須精於斷獄垂無留滯方不致貽累地方臣與藩臬兩司留心考察茲查有貢縣縣知縣楊焜按部就班頗稱謹飭萬載縣知縣張壽齡寬厚居心尚無苛刻惟該員等於民間詞訟未能速為訊結貢縣萬載兩縣民俗未馴素稱好訟近來民教交涉日繁治理更屬不易實非該員等所能勝任於人地未甚相宜應即撤回另補據布政使柯逢時署按察使劉心源會詳請

奏前來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貢縣縣知縣楊焜萬載縣知縣張壽齡均予開缺

李勤恪公奏議 卷

撤省遇有相當之缺另行請補理合會同兩江總督臣劉坤一附

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再貢縣縣係衝繁難三項相兼要缺萬載縣係繁難二項相兼中缺江西省現有應補人員均請扣留外補合併陳明謹

奏

遵 旨設立農工商局派員辦理片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再光緒二十四年迭次欽奉

諭旨設立農工商局本年正月十七日復奉

上諭農工商業為富強之根本自應及時振興除商務已特派大臣專辦外其農工各務即著責成各督撫各就地方情形詳籌辦理並先行分設農務工藝學堂以資講習等因欽此臣維近日時事多艱各省均有民窮財盡之患非廣開利源斷難自給西人論理財有分利生利兩科分利者就地面上原有之財利均輸而挹注之比來各省籌款整頓釐稅開辦彩票征收房捐大率不出於此即推之印花郵政銀行亦莫非分

利之一端利愈分而民愈窮苟不知講求生利之策將剝至無利可分何以為國此農工商局之設所以決不宜緩者也臣到任以來迭經通飭各屬講求種植畜牧墾荒諸政並奏明設立工藝所教養無業游民又將舊有之鑛務局改派幹員大加整頓凡此皆農工本計未嘗無所關係惟是民多椎魯安於故步敝所希聞緻有新法無從曉譬自非設立學堂招集士流因勢而利導之難期精進而目前限於經費學堂難遽編立祇得於現設之大中學堂內分門立課令諸生熏習之以立其體更於省城特設農工商局委藩司柯逢時督率道員劉心源總司其事並飭派候補道府州縣各員分充幫辦擬調文案隨時籌辦一切以裕其用臣復以江西礦產五金煤鉄所在皆有通商者東西洋人憧憧往來深相注意尤應及早自籌興辦之法庶利權不至外溢並於農工商局內設立礦務公司凡有殷實商民願入股者報明局員切實考察遵照部頒章程取結咨部給照開辦一面飭籌官本延聘鑛師訂購機器先就水陸交通轉運利便之地次第勘明分別開採至滬上為華洋各商萃會之區此等之礦來江辦礦者類多聚議於滬亦不可無專駐之員慎察而斡旋之臣查現有辦上海製造局務奏留江蘇補用道毛慶蕃器識深遠辦事結實且籍隸江西熟悉本省情形擬即委令會辦江西農工商局就近在滬照料招商集股各事宜其有應咨商礦路

總局及商務大臣之處臣仍隨時專咨妥商辦理一俟礦務公司規模大定籌有巨款再專設農務工藝各學堂廣為教育庶期風會日開貨財日阜仰副

聖主利用厚生之至意所有遵

旨設立農工商局派員辦理各情形理合會同兩江總督臣劉坤一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購辦機器建立製造局及由滬撥購鎗枝所需款項均在司庫
騰挪應用緣由片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再江省防營從前雖有購備鎗礮無如將領不得其人弁勇不
解裝放非委棄散失即銹壞不靈上年臣因新約禁止外洋軍
火進口無從採購新式鎗礮江鄂粵東雖經設廠自製究恐不
足以供各行省取求查有試用知府劉世芳精於製造之學當
飭赴滬購辦機器於省會得勝門外度地建立機器製造局一
所由江甯選募工匠仿制各種新式鎗彈庶期有備無患惟工
程甚大一時尚未完竣而現在改定常備續備各軍立待教練
又不可一日無此利器當電商督臣劉坤一飭令上海製造局

選撥小口徑五響毛瑟快鎗四百四十枝每枝配製鋼頭無烟
藥子五百顆並另配無綱頭放響子一百顆以備操演之用此
鎗子不過僅足領給兩營而價值運費已需二萬兩有奇此外
各營實因經費難籌未能徧行購給祇得將舊存各鎗擇其尚
可改用者發交劉世芳逐加修整暫應目前之需徐圖擴充之
策所有購辦機器建立製造局及由滬撥購鎗枝需款皆逾累
萬均在司庫設法騰挪應用容俟另行造冊報部核銷是否有
當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謝賞給方畧 天恩摺 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初二日
奏為叩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接准外務部咨稱光緒二十八年四月初九日軍
機大臣面奉
諭旨平定粵匪捻匪回匪方畧前由外務部刊印現在所存尚
多著賞給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總管內務府大臣南書房上書
房大學士各部院尚書左都御史及各省將軍督撫每人各一
部署外務部侍郎那桐聯芳加恩賞給一部即由外務部知照
頒發欽此咨行到臣跪讀之下莫名感悚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恭謝
天恩派員賫文赴外務部祇領伏念
聖朝武功之盛曠代所無閒有潢池逆弄之徒難逃
帷幄運籌之畧
丕謨
丕烈早已炳若日星回憶粵氛不靖捻鋏方張臣時在故大學
士曾國藩軍中躬值
中興盛事多士荷戈執殳分陳凱唱於南疆
朝廷行賞論功曾荷
恩榮於

北闕纂震古鑠今之冊昭示無窮讀銘鐘勒鼎之文低徊不已
且惟有勤求戎畧恪秉
宸謨闢士卒之新機誦萬回而不厭作子孫之永寶謹什襲以
珍藏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常備軍購地建築營壘需用工料地價等項由司籌撥請立案
緣由 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初三日
再江西防營前經臣
奏定軍制編立常備續備五軍其常備一軍應駐省垣日夕操
練以為游擊之師必須建立營壘聚居而教訓之庶可成節制
之師省城順化門外大校場之旁舊有剛軍營壘三座均係牽
茅作蓋編篾為牆驟遇風雨必至飄搖歲時修葺徒耗帑藏且
大校場地為營基所佔四面狹小僅可用前膛來福鎗打靶欲
試演後膛快槍即至彈子飛越入城難免傷人殊屬不成局面
臣飭營務處司道於各城門外別勘地段又皆烟戶輻輳或地

勢窪下無合度者惟剛軍舊營之後查有民間田塘四五十畝
若購歸常備軍建營即可平去舊壘將大校場推拓寬大操練
快槍開演軍陣均易展布當飭由司庫籌款發縣將前項田塘
購齊繪就營圖委員召匠估工興建約計可駐常備軍三營其
中體操場講武舍均皆齊備四面挖濠築壘規模雖非宏大庶
幾畧壯軍容辜較地價工料約需銀萬兩有奇款尚不鉅容俟
落成之日再行造冊咨部核銷此外尚有常備軍二營及各府
所駐續備軍因限於經費支絀勢難同時編建祇可各就舊壘
修葺暫居俟庫款稍可騰挪再圖擴充所有常備軍購地建營
緣由理合會同兩江督臣劉坤一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敕部查照立案謹
奏

調署廣東巡撫叩謝天恩摺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初四日
奏為叩謝
天恩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迭准外務部電傳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初一日內
閣奉
上諭奎俊著開缺四川總督著岑春煊署理李興銳著調署廣
東巡撫江西巡撫著柯逢時護理又於七月初三日奉
旨李興銳已調署廣東巡撫著即迅赴署任毋庸來京請訓陶
模著俟李興銳到任德壽交卸巡撫後再行卸事等因欽此當
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伏念臣夙以書生從戎濫邀
簡拔三十餘年叠沛
鴻慈遽膺疆寄久沐
高天厚地之恩曾無墜露輕塵之報茲復拜
命楓宸量移珠海
寵眷愈渥悚惕愈深查廣東南界重洋北連五嶺藩籬洞闢既
防衛之宜嚴獷悍成風更撫綏之不易臣承乏豫章已愧時艱
之莫補況當海嶠深虞任重之難勝惟有益勵忠勤力圖振作
矢千百愚柔之效酬

九重特達之知但臣自廣西布政使擢任封圻尚未入覲
天顏跪聆
訓誨今奉
明諭復
勅毋庸來京請訓頻年鞅掌時深隕越之虞萬里馳驅彌切瞻
依之念遵將經手事件速為清理即當卸篆起程一俟赴任以
後整飭庶務粗具端倪仍思籲懇
天恩許臣
陛見稍遂就瞻之私願謹遵
謨誥以持躬曷勝欣幸之至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叩
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請提周紳報効銀一萬解作大學堂經費並以後按年照解片
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
再前准管理大學堂事務大臣張百熙咨具奏籌辦大學堂大
概情形一摺奉
上諭著即認真舉辦所需經費著各省督撫量力認解等因奉
此伏查興學育才實為現時切務而京師為四方觀聽所歸尤
關緊要臣敢不量力分籌藉為滄海細流之助惟江省庫空如
洗奉派新案賠款又至百數十萬之多現在按月騰挪拮据萬
分其新籌各款究能歲獲若干尚無一定把握目前委無閑款
可動因查前據廬陵縣紳周錫蕃慨念時艱報効銀二萬兩經

臣奏准撥作江省大學堂開辦經費之用嗣准戶部咨今將前
項銀兩解部在部臣籌畫維艱自不能不嚴其出納而江省應
興要政亦未便稍從緩圖當與藩司悉心籌商擬將前項報効
銀兩提出一萬兩解交京師大學堂作為本年認解之款此後
即照此數按年另籌解濟尚餘銀一萬兩江西現在開辦省城
大學堂及武備學堂需用甚急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仍照前次奏定作為本省開辦學堂之用以濟要需
而資兼顧據藩司柯逢時詳請
奏咨前來除分咨查照外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交印卸事日期摺 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十六日

奏為具報微臣交印卸事日期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欽奉

恩命調署廣東巡撫並准外務部電傳

諭旨著即迅赴署任毋庸來京請訓等因欽此當即恭摺叩謝

天恩一面將經手事體趕為料理於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十八

日謹將

欽頒乾字六百十一號江西巡撫銀關防一顆並

王命旗牌火牌文卷等項飭委南昌府知府江毓昌標下中軍

參將劉雙保賫交護撫臣柯逢時接收臣即於是日交卸隨即

束裝起程擬取道江甯前赴上海航海赴任西江承乏時切臨

深履薄之思南服移軺益懷任重材銓之懼容俟到粵任事再

行恭摺奏

聞所有微臣交印卸事日期理合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留江補用道徐紹楨給咨赴部引見片 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十七日

再奏留江西補用道徐紹楨學術宏深智識高卓前經臣於敬
舉賢才摺內奏請破格錄用六月十七日差弁賫回原摺奉
硃批徐紹楨等均著交軍機處存記欽此仰見
聖主宏獎人才之至意下懷莫名欽悚伏查徐紹楨前以分省
道員奏留江西補用尚未晉引現已飭將所辦營務處講武館
各差料理清楚並無經手未完事件應即給咨赴部臣現蒙
恩命調署廣東巡撫查兩廣匪勢方滋正當用兵之際該員究
心中西兵畧尤諳兩粵情形惟籍隸廣東格於成例未敢擅請
調往除給咨該員赴部並將履歷咨達軍機處外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送部引
見候
旨錄用出自
慈施逾格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查明總兵大員被參各節一摺
奏為查明總兵大員被參各節據實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初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
寄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八日奉
上諭有人奏署江西贛州鎮總兵申道發貪殘狠鄙欺罔買功
並有縱容子弟朦混列保尅扣軍餉情事等語著李興銳按照
所指各節確切查明據實參奏毋稍徇縱原片著鈔給閱看將
此諭令知之欽此欽遵寄信前來臣查署南贛鎮篆本任廣東
雷瓊鎮總兵申道發在江帶兵垂二十年前任撫臣以其起自
霆軍外貌似有勇敢之氣間遇小醜跳梁委令勦辦尚能僥倖

成功荐任專閫嗣是職任既崇兵權日重遂乃驕恣日甚臣前
此到任聞其劣迹多端即將所部營伍陸續裁汰原冀加之抑
制俾知檢束勉為良將乃該鎮氣質未化自以位任聞寄益復
遇事任性於
奏定軍制應辦事件動多抗違臣因函商督臣劉坤一檄委記
名提督金德恒前往摘署鎮篆臣亦另委留江補用道王芝祥
馳往接統其續備後軍一面於五月二十日拜摺請
旨予以開缺隨於六月初七日奉
上諭李興銳奏參署江西南贛鎮本任雷瓊鎮總兵申道發所
部營勇全不足額每遇出防到處騷擾自到任以來益復放縱

任性不受調度等語現當整頓軍政之時似此劣員多端舉動驕恣僅予開缺不足蔽辜申道發者即行革職以肅軍律致此前擢拜發後遵復有人參奏奉

旨交

臣查辦遵即撤飭藩司柯逢時委員馳赴玉山萍鄉等縣密加訪察並據該藩司查明梟廣前來參以

臣所聞見誰為我

聖主一一陳之如原參申道發會驗限郡啟囤冒功光緒十三年冬都土匪王峒龍一案尤為殘忍教養從至數百人磔及平民許民含恨切齒一節查光緒十三年鎮州府屬鄒都縣有土匪王時曬假冒武職被獲刮逃煽誘游勇據守軍頭土寨抗官拒民經前撫臣派營剿辦申道發首先進兵攻破土圍匪散

事定是役麾之者稱其勇往直前毆之者嘗其焚殺過甚事後曾經署鎮州府知府王之藩親往查明殲斃匪黨有名可稽者九人無可稽者十餘人緣該處鄉民恐被干連諱匿如潘敖卒不能得其確數原參所稱殺戮脅從數百人實無如是之多又光緒十八年湖南醴陵會匪起事匪首鄒海山潛至袁州府萍鄉縣境大安里煽聚數千人謀逆申道發經前撫臣派往會同各營直抵匪巢斃匪數百人餘眾乃散該處地形險固從前未破髮逆竄擾尚多溫飽之家頗有議其良莠不分縱兵擾累者但該鄉民其處匪巢本難辨別且未經人告發並無確據可指實都與萍鄉本屬隔府原參以兩案敘為一事自屬傳聞之誤

又如原參二十六年浙江會匪吳癩頭糾合閩省土匪起事竄至玉山該鎮帶兵防堵並未開仗搜報戰勝率請保獎沿途勒索商民致送牌傘一節查二十六年浙省會匪吳癩頭糾合閩省土匪劉加幅起事申道發先派營官趙春廷馳往防堵繼經前撫臣松壽照會該鎮親往督辦時則玉山竄匪業經營練擊退該鎮到後於三省交界之周村竹崖等處搜捕逸匪殲戮頗眾遠鄰皖等省梟匪滋事該鎮奉調回省留營會防閩經廣豐縣緝獲匪首吳癩頭丑邊境始告肅清事經奏報似非該鎮一人所能捏報邀功至商民致送地方官員牌傘久成陋俗該鎮不知例禁漫然收受或所難免謂出勒索則無確據又如原

參申道發攤資百萬赴和軍餉一節查申道發所部營勇全不足額匪前已指明奏參然謂其因赴和軍餉攤資百萬則未免言之太過竊見軍興以來武職大員坐擁厚資者往往縱情揮霍以之結納逢迎不旋踵而復散盡赴和之舉亦視揮霍之情愈甚人徒見其慾壑之難滿而不知其貪囊之易傾申道發平日豪放自由必無能積至百萬之理聞其本籍田業僅有租穀數百石若任所資財則更寥寥無幾似亦不足深較又如原參申道發之孫申厚英目不識丁報捐縣丞附於萍鄉差委住知縣其所統剛字營以其子申得貴申得福為營官狼狽為奸閭營畏恨一節查申厚英以捐納縣丞到江光緒二十年因剿

獲會匪李正東案內保俟補缺後以知縣用遵例加捐過知縣
班二十六年玉山勦匪案內復保俟補缺後以直隸州知州用
並加四品銜該員履歷註明祖父道發而遠近傳說皆稱為申
道發義孫其生長踪跡已近詭祕雖不至目不識丁而人品猥
鄙寔難勝民社之任至原參有名之申得貴已於二十六年正
月二十五日病故尚有申得福一名係花翎都司銜補用守備
現在續備後軍充當營官臣已撤調旋省調該員於萍鄉玉山各
案皆未列保自無勝保冒功情事原參謂其狼狽為奸亦查無
實據以上各節皆按照原參確切查訪之實在情形也總而論
之申道發在江多年情形已熟若能小心謹慎講求治軍之道

未嘗一無可用乃輒放縱任性所部營伍既不足額辦理匪案
又未能杜絕滋擾以致人言嘖嘖指摘叢生臣前此奏參各款
核與言官論劾及現查情形大致相符前奏但請開缺業已奉
旨即行革職合無仰懇
天恩寬其一線免再議處出自
逾格鴻慈其四品銜直隸州用候補知縣申羣英人品猥鄙不
堪造就相應請
旨即行革職以肅官方至花翎都司銜補用守備申得福既經
撤差容俟隨時察看如有劣跡再行參辦是否有當謹繕摺具
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奏議目錄

接印日期叩謝　天恩一摺

請將奏留江西補用道王芝祥發往廣東差遣補用緣由會片

廣東按糧捐輸請展緩一年舉辦緣由會片

本年被水各縣來春無庸接濟會摺

按糧捐輸自二十九年起按銀米正額加收三成並將屯田一

律免捐會片

糾參貪鄙不職牧令各官一摺

臨高縣知縣吳志道於戕殺一家五命重案輒敢虛報獲犯揑

稱病故迨正犯拏獲又復濫刑致斃請革職一片

謝　御賜福字恩一摺

謝　御賜福壽字恩一摺

奉　命署理閩浙總督叩謝　天恩籲請　陛見緣由一摺

應否俟新任廣東撫臣張人駿抵粵後再行入覲仰先委員署

理廣東撫篆一片

九龍廣州灣等處租界內外錢糧分別減徵定額緣由會摺

粵東民情困苦奉派賠款數巨期迫籌措維艱會摺

敬舉人才請飭將毛慶蕃等送部引　見一摺

兩粵賑捐援案請照山東工賑加收七項推廣捐輸緣由會摺

報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分雨水田禾糧價及鶴山縣被水委勘

撫卹情形一摺

請開復四品銜升用直隸州在任候補知州直隸故城縣知縣

洪壽彭原官原銜仍歸原省補用並免繳捐復銀兩一片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分雨水田禾糧價及南雄州被水撥款

賑撫各情形一摺

光緒癸卯　恩科鄉試請學政代辦監臨一片

覆查監司大員被參各款緣由一摺

請將廣東補用道姚文倬等調赴福建補用緣由一片

南海縣革役羅浚正法緣由會片

舉劾屬吏以端治體一摺

接印日期叩謝　天恩摺光緒二十八年八月二十日

奏為具報　敬臣到粵接印日期恭摺叩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在江西巡撫任內欽奉

恩命調署廣東巡撫遵即於七月十八日交卸起程

奏報在案茲經馳抵廣東省城於八月二十日准前撫臣德

將

欽頒道字五十九號廣東巡撫關防並乾字二千八十六號太

平橋監督關防各一顆暨

王命旗牌文卷等件飭委署廣州府知府龔心湛撫標中軍叅

將黃培松賫送前來臣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任事伏念臣楚南下士早歲從戎疊荷

恩知載膺疆寄前者豫章承乏未伸報稱於絲毫今茲嶺海量

移益切悚惶於方寸查廣東外達重洋內連四省堂粵與門庭

俱關則地方之安輯倍難鄰匪與會黨未清則盜賊之剿防尤

要況民俗彫疲之已極當政務整飭之方新以臣菲材肩斯重

任自維檮昧深懼弗勝臣惟有益矢慎勤力圖振作隨時與署

督臣德壽和衷商辦以期仰答

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　敬臣到粵接印日期並感激下忱理合

恭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請將奏留江西補用道王芝祥發往廣東差遣補用緣由會片

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初五日

再奏留江西補用道王芝祥前在廣西橫州知州任內經臣奏請開缺調赴江西差委嗣因該員本係在任候選道復經奏請以道員留於江西補用均經欽奉

硃批着照所請欽遵查照在案該員到江後正值臣整頓營務改立軍制委令統領常備中軍旋又委赴贛州接統已革總兵申道發所部續備後軍該員為守兼優勇於任事又復深明兵畧講求訓練井井有條將領士卒無不翕服用能將江西軍營積弊逐漸廓除求之近日人才實屬不可多得臣蒙

恩命調署廣東巡撫竊見粵東盜匪充斥雖歷經從嚴懲辦終未得淨絕根株自非經武整軍不能安良戢暴現與署督臣德將粵中營制力圖整飭亟須知兵之員相助為理如將該員王芝祥調粵委用必能收強兵之效以靖萑苻而固疆圉惟該員前由候選道奏留江西尚未晉引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江西撫臣給咨送部引

見請

旨發往廣東差遣補用出自

逾格鴻施是否有當謹會同署兩廣總督臣德壽附片具陳伏

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廣東按糧捐輸請展緩一年舉辦緣由會片 光緒二十八年十月二十日

再上年因奉派新案賠款數鉅期長款無所出議辦隨糧捐輸以資接濟經臣德壽於前在巡撫任內會同前署臣陶模電請行在軍機處代奏旋准覆電令即體察情形仿照四川賑捐辦法加征之銀作為捐輸准其彙總請獎廣額等因復經飭據司道酌議按照各屬銀米征數帶捐三成以光緒二十八年為始隨糧交納出示曉諭遵照在案計自開辦以來各屬收捐報解者約銀十餘萬兩其餘各屬如果年穀順成尚不難按章收解奈本年春間苦旱夏間遭水入秋以後又復兩月不雨收成歉薄米價騰踊幾於通省皆然雖經臣等奏准開辦賑捐並善款

購米辦理平糶然體察情形若將按糧捐輸照常催收竊恐民力未逮轉於正賦有碍臣等公同商酌擬將廣東省按糧捐輸一項普行展緩一年俟光緒二十九年再行舉辦其二十八年已繳在官者准其流抵明年捐輸實欠在民者一概免其捐繳以示體恤俟開辦後再行按照四川辦法彙總請獎據藩臬運三司督糧道會詳請

奏前來臣等覆核無異除咨部外謹合詞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本年被水各縣來春無處接濟會撥 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奏為查明廣州肇慶兩府屬被水業經分籌賑撫來春無須接濟恭摺由驛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初三日奉

上諭廣東廣肇兩府屬均被水災已分別諭令開辦賑捐小民豈可不致失所惟念來春青黃不接之時民力未免拮据著體察情形如有應行接濟之處即查明據實覆奏此外有無被災地方應行調劑撫卹一併查奏候旨施恩將此諭令知之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軫念民依有加無已莫名欽感伏查廣東省本年六月間

雨水過多東西北三江水勢緊漲奔騰下注廣肇兩府適當其衝以致南海四會高要高明三水等縣均有冲決基圍淹沒田廬情事當經飭委藩司親往查勘籌撥款項派員分投查放急撫並

奏准開辦賑捐以資挹注旋因被災以後米價騰踊復飭署廣州府知府潔心堪會督善堂紳董籌辦平糶接濟民食現在賑捐通行開辦所有基圍決口即可次第興修以工代賑其淹沒田廬亦已委員會同地方官妥為撫卹分別籌款疏濬修復小民不致失所此外各屬雖間有被水被旱被風之處然情形甚輕業由地方官隨時撫卹並經臣等飭將本年新增隨糧捐輸

一律暫停俟來年再行按糧帶捐藉紓民力今晚稻業已登場
糧價漸平雖收成不無歉薄而民情尚屬安謐察看情形來春
青黃不接之時似可無須接濟據藩臬兩司會詳前來臣等覆
查無異謹合詞恭摺覆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按糧捐輸自二十九年起按銀米正額加收三成並將屯田一
律免捐會片 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再上年欽奉電傳
諭旨飭籌各國賠款因為數過鉅為期又久議請開辦畝捐按
丁耗原額加五成徵收藉資湊濟當經臣德壽在巡撫任內會
同前督臣陶模電請
行在軍機處代奏旋准覆電令即體察情形仿照四川捐輸辦
法加徵之銀作為捐輸准其彙總請獎廣額等因即經飭據司
道酌議改為隨糧捐輸按各屬銀米徵數帶捐三成以光緒二
十八年為始隨糧交納開辦之後適因本年春旱夏潦秋間又

復兩月不雨收成歉薄體察民情若仍按糧帶捐深恐力有未
逮轉於正賦有礙復經臣等通飭各屬將隨糧捐輸一項暫行
展緩一年俟光緒二十九年再行舉辦其已繳在官者准抵來
年捐輸實欠在民者概予免繳以示體恤業已附片奏明在案
惟查廣東財賦祇有此數自前大學士剛毅來粵派提每歲驟
增解款百六十萬挪湊應付羅掘俱窮今又奉派添籌賠款益
覺無從措手即如本年司局籌解各餉多係稱貸而來剜肉醫
瘡斷難支拄自非多方設措殊無以紓目前之急粵東土沃賦
輕酌量捐取尚不至重為民困惟上年原定三成係指各屬征
數而言較之正額實不止三成而且各屬平羨不一征數互異

既不能整齊畫一即難免久而滋弊現經臣等督同司道悉心
酌核除屯田一項原係按租定賦稅額本重未便再令帶捐又
瓊州一府孤懸海外黎客雜處併豐順大埔乳源連平長寧平
遠鎮平和平八州縣及連山綏猺一廳地瘠民貧概予免捐外
其餘各屬俱自光緒二十九年春征起按照銀米正額加捐三
成凡串載正銀一兩帶完捐輸洋銀三錢串載民米一石亦帶
完捐輸洋銀三錢梳以通行之洋銀完納不另加平補水俾歸
簡易併不准官吏人等加索雜費違則查出參究所捐之銀仍
俟集有成數准照四川辦法請獎廣額以示鼓勵此事先擬帶
捐五成繼而減為三成今又改按正額帶捐一再減輕所取甚

微地方紳民當咸知感奮自效踴躍輸將而串載分明經手官
吏亦無虞別滋弊混矣據藩司丁體常會同督糧道周開銘具
詳前來除批准照辦並咨明戶部外謹合詞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糾參貪鄙不職牧令各官摺 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奏為糾參貪鄙不職牧令各官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近日時局維艱閭閻元氣日見剝削得百十循吏
培養之而不足一二貪吏敗壞之則有餘欲圖治理不從地方
牧令整飭實無下手處臣到粵視事已逾三月留心考察雖循
分供職者尚多而著名貪鄙有乖職守者亦復不少如前署儋
州知州候補知縣王之翰遇案勒罰民怨沸騰興寧縣知縣王
克鼎屢被控告任用匪人卸署新安縣事丁憂試用知縣劉駿
聲貪利營私聲名惡劣卸署龍門縣事丁憂截取進士補用知
縣李宗膺貪鄙近利不堪造就即用知縣莫鎮疆行止不端操

守難信卸署遂溪縣事試用知縣周瑞璋行為猥鄙有玷官箴
署高州府經歷試用縣丞鄭濤才具庸闇聲名甚劣以上七員
均屬萬難姑容相應請
旨均予即行革職以肅官常又曲江縣知縣崇良才庸識淺聽
斷無能署饒平縣事調補四會縣知縣方朝榮聲名平常難膺
民社以上二員均請以府經縣丞降補又新安縣知縣趙新庸
懦無能不理民事惟文理尚優應請以教職歸部銓選東莞縣
知縣劉德恒恃才傲物辦事任性應請開缺留省另補臣為整
飭吏治起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此次糾叅之興甯曲江四會新安東莞各知
縣缺廣東均有應補人員應請扣留外補合併聲明謹
奏

謝 御賜福字恩摺 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十九日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於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十三日摺弁回粵賫到
御賜福字一方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伏念臣懋膺
特簡移攝名疆計莅嶺東初逢歲朔仰
一人之有慶虔矢寅恭賡萬福之來同寵承
申錫惟愉罔既感奮難名欽惟我
皇上盛業鴻龐

奎章彪炳建維
皇極邁軒運以登三
錫厥庶民演箕疇而備五乃於怡養
護廷之暇有此從容
芝翰之揮臣幸際
昌期獲叨
嘉賚喜與粵名民萬户式歌
景運之昇平敢陳天保九如敬頌
宸躬之弗祿所有微臣感激榮幸下忱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臨高縣知縣吳志道於戕殺一家五命重案輒敢虛報獲犯捏
稱病故迨正犯拏獲又復濫刑致斃請革職片 光緒二十九年五月二十日
再牧令為親民之官舉凡緝兇捕盜讞獄錄囚諸事皆民命之
所寄必須詳慎辦理不容稍涉玩視茲查有臨高縣知縣吳志
道於戕殺一家五命重案竟敢虛報獲犯捏稱病故希圖規避
處分迨正犯拏獲又復濫刑致斃以掩其原報之虛偽實屬居
心詐酷辦事乖謬斷難姑容據藩臬兩司轉據該管道府揭參
前來相應請
旨將臨高縣知縣吳志道即行革職以肅吏治 臣等謹合詞附
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再所遺臨高縣知縣缺粵省現有應補人員應請扣
留外補合併聲明謹
奏

謝御賜福壽字恩摺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初四日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於光緒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

寄到

御賜福壽字各一方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祗領伏念臣忝權嶺嶠未效涓埃方殷向

日之忱疊荷自

天之寵仰

璇題之璀璨

光被洪庥拜

綸語之繽紛祥徵

順養凡茲

嘉賚皆

福林錫羨之榮幸遇

昌期際

壽宇同遊之盛懽愉罔既感奮靡涯臣惟有力矢駘趨儆深鼇

戴偕萬民而舞蹈

有慶咸乎對

九陛以賡颺

無疆晉頌所有微臣感激榮幸下忱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奉命署理閩浙總督叩謝
天恩顯請 陛見緣由摺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初一日
奏為叩謝
天恩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伏讀電抄光緒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欽奉
上諭閩浙總督著李興銳署理等因欽此臣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近年事會艱難措施匪易以海疆之重要得人為先
如微臣之迂疎於時何補乃蒙
朝廷恩遇稠疊四年之內兩綰疆符不責其開濟之無功更

予以兼圻之重任雖往昔開藩陳臬曾從閩海以遙征而今茲
勢異時移益覺猶材之莫濟惟有
奏懇
恩施容臣北上
陛見庶得秉
宸謨以布方畧或可除貧弱而幾富強臣現將任內經手事件
趕緊清理一俟交卸即行迎摺北上跪聆
聖訓臣無任瞻
天仰
聖感悚待

命之至所有微臣感激下忱及顯請
陛見緣由理合恭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應否俟新任廣東撫臣張人駿抵粤後再行入覲仰先奏員署
理廣東撫篆片 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初一日
再臣欽奉
恩命著理閩浙總督業經恭摺叩謝
天恩籲請
陛見惟新任廣東撫臣張人駿到任尚無定期臣應否俟張人
駿抵粤後再行北上入
覲仰請
旨先行派員署理廣東巡撫印務俾臣交卸東裝臣未敢擅便
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九龍廣州灣等處租界內外錢糧分別減征定額緣由會摺 光緒
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奏為查明廣東九龍寨廣州灣各租界內外錢糧分別減征定
額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廣東九龍寨租界係廣州府新安縣所屬廣州灣
租界係高州府之吳川縣雷州府之遂溪縣所屬業經劃分界
址議定條約各租界內錢糧租限期內暫行豁除華界錢糧俟
飭各縣查明確數另作定額核計考成經前署督臣李興銳及
臣德壽前在巡撫任內會同
奏明並飭確查辦理在案茲據廣東布政使丁體常會同署督

糧道姚文倬詳稱據新安縣冊報該縣額征地丁屯丁漁課雜
稅契額共銀一萬一千四百四十二兩七錢五分九釐除劃入
租界停征銀二千四百九十八兩六錢七分五釐尚實征銀八
千九百四十四兩八分四釐又額征民屯米三千三百五十四
石七斗八合六勺二撮除劃入租界停征米六百八十一石八
斗二升七合二勺四抄尚實征米二千六百七十二石八斗八
升一合三勺六抄二撮又據吳川縣冊報該縣額征地丁地稅
漁課契額雜稅共銀七千四百六十八兩四分除劃入租界停
征銀一千二百五兩三錢二分六釐三毫六絲尚實征銀六千
二百六十二兩七錢一分三釐六毫四絲又額征民屯米三千

二百四十八石七斗八升三合六勺除劃入租界停征米三百六十七石二斗五升一合三勺尚實征米二千八百八十一石五斗三升二合三勺又據逐溪縣丹報該縣額征地丁屯丁漁課雜稅契額共銀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七兩三錢二分二釐除劃入租界停征銀三千八百四十七兩四錢六分六釐尚實征銀七千七百九十九兩八錢五分六釐又額征民屯米五百二十七石八斗五合一勺除劃入租界停征米一百二十七石八升七合四勺尚實征米四百一十石七斗一升七合七勺所有租界錢糧應自劃界之日起於九十九年租期之內一律停征此外尚存華界實征各數應請即作為定額按年造入奏銷及

上下忙案內勻作十分核計考成俟將來租期屆滿再行分別辦理至各縣應征田房稅羨前於同治六年奉行

奏明定額按年照征征不足數由官賠解今新安吳川逐溪三縣既經劃出九龍廣州灣等處租給英法兩國壤地較前編狹所有稅羨一項自難照額征足應請比照地丁成數准予酌減查新安吳川兩縣丁米約計停征二成實征八成稅羨亦照減十成之二逐溪縣丁米約計停征三成實征七成稅羨亦照減十成之三自此次減定後再有短征應飭照數賠解如長征仍全儘數解司不准隱匿以昭平允所有查明新安吳川逐溪三縣租界停征及尚存華界應征各錢糧數目等情請

奏前來臣等覆核無異除冊咨送部科查核外謹恭摺具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敕部查照施行再新安吳川逐溪三縣錢糧前因劃歸租界之數尚未核定所有光緒二十五六七等年上下兩忙及奏銷案內均經提出另列免其核計分數考成今既劃清定額應請自光緒二十八年起照常計考合併陳明謹

奏

粵東民情困苦奉派賠款數巨期迫籌措維艱會摺 光緒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奏為廣東民情困苦歷奉指派賠款數巨期迫籌措維艱浥陳實在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照光緒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奉

上諭朕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現在時事艱難民情困苦宮廷時深廑念迭經降旨諭令各省督撫嚴飭地方官吏勤戢民隱加意撫綏前因疆臣奏請試辦印花稅事屬創行恐滋擾累著從緩辦理其餘苛細雜捐即行停止如有不肖官吏藉端科派巧立名目勒罰民間一經發覺著即請

旨就地正法以昭儆戒該督撫等務當仰體朝廷視民如傷之意認真督查詳籌妥辦以舒民困而固邦本將此通諭知之欽此仰見

宮廷篤念邦本深恤民艱欽奉之餘莫名悚惕伏查廣東地方舊有富沃之名近則生齒日繁游民日衆飲食百物視前二十年無不昂貴數倍因之盜賊蜂起刼掠頻聞幾有民不聊生之概臣等深維欲固國本必先舒民力而欲舒民力非停止一切雜捐相與休息實無可以圖治之理無如東省維正之供祇有此數而頻年用項層出不窮即以洋債一款計之自光緒二十二年以來歷次奉派四國洋款克薩鎊款匯豐鎊價新定賠款

連紋水匯費及補闕平已多至五百八十餘萬兩而歲解京協各餉除解撥外尚需一百三十餘萬兩加以歲支旂綠各營官兵俸餉文武各官養廉役食一百六十餘萬兩水陸勇營輪扒各船薪費旂兵洋操練餉以及製造雜支又三百四十餘萬兩歲需總在一千二百餘萬兩至於舉行新政如設學堂辦巡警以及水旱偏災籌備賑濟無定數無的款尚皆未在此數綜計入款如藩庫所收之地丁正耗當押稅太平關稅及部雜扣平各款歲不過一百六七十萬鹽運司庫所征鹽課租息新抽防餉鹽觔加價撥解洋債協餉兵餉武廉歲不過一百三十餘萬糧道庫可以撥解洋債者則僅十萬有奇釐金合計正項補抽

以及九拱兩關貨釐鹽釐絲茶釐菸酒加釐護牌經費護商幫費每年最多可至二百萬左右加入各關廠原抽加抽台礮經費五十萬有奇約共收銀二百五十餘萬此外如大閘姓水閘姓山票彩票緝捕經費不得已而取之陋規者歲計多則三百萬有奇少則二百四五十萬又硝磺蔗糖機器織紙陽江瓊州潮州各商捐報効費九拱兩關帶收出洋米穀捐及小輪船拖渡餉牌費零星湊雜取之於商家者歲計約十六七萬前協辦大學士剛毅來粵籌餉奏明提用督撫藩司公費各府縣鹽務差缺報効取之於官吏者歲計二十三萬有奇其他更有沙田清佃照費捐輸歲可得銀二十餘萬又錢局鑄用銀元銅仙歲

可得盈餘銀三四十萬以上各項進款和盤托出僅止九百餘
萬兩大率皆在光緒二十八年以前當時未奉派新定賠款二
百萬兩出入相衡不敷已在百萬前督臣陶模目擊粵民之困
苦籌款之艱難曾具疏陳請嗣後遇有應派各省之款畧從輕
減以抒民力前署督臣德壽在巡撫任內因剛毅來粵籌餉指
提一百六十萬兩撥解匯豐鎊價無從著手一再奏請酌減皆
無非欲稍抒本省餉力即稍留民間元氣然前督撫臣心知其
意而力實無可如何迨後奉派新定賠款祇得督飭司道將糧
捐房捐膏捐酒捐豬捐之類先後委員招商設局並責成地方
官分別舉辦臣興銳上年八月到任適值水旱之後秋收歉薄

深恐民力難支商諸前署督臣德壽將糧捐展緩一年又此項
糧捐當時電奏原擬按征數帶收五成嗣經減為三成現復改
為照正額核計減輕已不啻過半復將瓊州連山豐順等一府
一廳八州縣概予免捐以稍輕小民之累至房捐原擬二十兩
一所取尚少且所辦皆擇繁盛之區其偏僻處所小戶貧家並
不過問膏酒兩項本係禁於征豬捐雖出自屠戶實係加諸
食肉之人尚無關小民粒食臣等惟有再行嚴飭經手牧令委
員按照原議章程妥慎辦理嚴禁經手胥役格外勒罰以期有
益於公少損於民倘有不肖官吏巧立名目藉端科派查出定
即從嚴參辦不敢稍涉因循惟是以上捐款甫經開辦能收幾

何尚無十分把握就中以糧捐房捐膏捐為優然綜計最多亦
不過可得百萬左右量其出入仍短二百餘萬比成籌解新定
賠款皆係東挪西湊從事稱貸苟且補苴來日方長正不知何
以為計竊查光緒二十七年冬間欽奉
諭旨此次賠款仍照部議撥定十成原數按月彙解俟年終彙
計洋常各關收數漕折銀兩能否加足三成或免少贏餘再行
核減等因現在已閱兩年洋常各關收數當有的數可指合無
仰懇
天恩飭下部臣通盤籌畫查照原案量予減免臣等仍一面將
通省用款力求撙節並設法興辦礦墾種植諸務但使有一分

生利之源即可除一分斂民之政庶閭閻困苦得以漸蘇臣等
敢不勉力圖之以副
聖主視民如傷之至意是否有當謹合詞恭摺上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敬舉人才請飭將毛慶蕃等送部引　見摺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一日

奏為敬舉人才以供

任使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近年迭奉

明詔通飭各省督撫薦舉人才臣在江西巡撫任內曾保薦道

員徐紹楨等三人立蒙

天恩記名錄用臣雖至愚敢不仰體

朝廷求賢若渴之深衷隨時留心體察以期廣羅羣彥共拯時

艱茲復查有奏留江蘇補用道毛慶蕃前官部曹臣即與相識

見其操履端潔志慮忠純更復留心經濟之學知為有用之才

後經前兩江督臣劉坤一奏調江蘇過道員班委辦上海製造

局剔除流弊裁節糜費事事歸於覈實聲聞卓然又現署廣東

督糧道試用道姚文倬風度端凝器識深穩曩官翰林本擅文

譽臣到粵後委充課吏館館長日與館員討論正術於中西治

理皆能貫澈始終用使羣寮皆知向學裨益洵屬不淺奏留江

西補用道王芝祥砥礪廉隅不隨流俗勇於任事獨具血誠該

員由牧令起家本有循良之譽現在江西統軍整頓營務尤能

振尚武之精神廣西在任補用道潯州府知府張祖祺治劇理

繁心細才大光緒二十四年鬱林土匪李立亭起事連破四縣

潯屬悉與毗連該員募勇集團兼行剿撫賊無敢入境者至今

輿論猶多稱之現已薦舉卓異交卸晉引又廣西候補知府莊

蘊寬才識明敏操守謹嚴講求中外經濟之學均能洞見本原

歷任百色平南各廳縣所至以教養士民為本務治效大彰臣

在廣西藩司時聞其賢能委任局務均能不辭勞怨用是知之

最深以上各員皆道府中不可多得之選若蒙

聖主破格錄用必能大展其才有裨時局合無仰懇

天恩飭將該員毛慶蕃姚文倬王芝祥張祖祺莊蘊寬等均行

送部引

見俟

旨錄用出自

逾格鴻施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兩粵賑捐撥案請照山東工賑加收七項推廣捐輸緣由會摺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一日

奏為兩粵賑捐開辦後收數無幾待用孔亟援案請照山東工賑加收七項推廣捐輸以濟要需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上年六月間廣州肇慶兩府屬被水成災情形甚重援例請開賑捐經前督臣陶模撫臣德壽會奏奉

旨允准祇准廣西撫臣王之春以廣西水旱成災奏請開辦賑捐附入廣東捐局合辦所收賑款東六西四分撥稟奏

硃批著照所請欽此各等因均經轉行欽遵查照辦理在案茲據廣東海防兼善後總局司道會同布政使丁體常詳稱計自

上年十月間開辦以來收數寥寥捐生皆觀望不前推原其故蓋四川山東兩省現辦賑捐凡銜封貢監均照新章五成之數遞減一成以四成實銀上兌而兩粵獨仍照五成核繳各省又紛紛來粵設局勸辦成數既有低昂人孰肯舍輕而就重以故本省賑捐幾致無人過問且川東兩省皆奏准籽部政掌捐內捐免本班捐免坐補試俸俟俸以及捐免實授離任離省分發指省等七項以例定十成銀數兌收廣西雖經援案奏准而東省未能照辦同一兩粵賑捐辦理亦未免兩歧況收捐之衰旺恒視發照之遲速山東係奉部發空白執照隨時填給招徠較易兩粵則由部填發動須累月勘集愈難而目前兩省工賑所需既鉅且迫若不設法變通實覺無從措手擬請將兩粵賑捐援照山東工賑按四成實銀上兌並准加收捐免本班等七項由部監先行頒發空白執照來粵以期捐務踴躍藉資補苴等情詳請具

奏前來臣等伏查東西兩省上年被災均重現在籌辦工賑需款甚鉅且西省久被匪擾民困已深賑撫之需更不容緩值此庫儲奇窘既無別款可籌自不能不借資捐項惟近來物力艱難捐事早成芻來若各省捐章稍分軒輊則籌勸益難該司道等所詳係屬實在情形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兩粵賑捐援照川東兩省辦法將銜封貢監及推廣

各條照五成新章遞減一成以四成實銀上兌並准收捐免本班等七項以例定十成銀數上兌其銅枝一項仍照賑捐章程請獎並請

勅下部監頒發空白執照一萬張來粵以便兩省隨時收捐填給按月冊報至十成貢監前經奉部咨行准由各省兌收兩粵賑需孔亟擬請照例定銀數一律收捐充賑庶捐務可期起色而民困藉以少蘇如蒙

俞允再由臣等分別咨行遵辦除咨部監查照外臣等謹合詞恭摺具陳伏祈

皇太后

報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分雨水田禾糧價及鶴山縣被水委勘
撫卹情形摺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一日
奏為查明五月分雨水田禾糧價及鶴山縣被水委勘撫卹情
形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照廣東省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分雨水田禾糧價情
形經臣恭摺具
奏在案茲查廣東省城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分上中下三旬得
雨十餘次高低田畝一律均霑早禾漸次結實園蔬雜糧亦皆
暢茂各屬稟報與省城大畧相同糧價較上月稍
民情安謐
堪以仰慰

聖懷惟前據鶴山縣稟報四月十九日夜暴風大雨山水奔注
該縣屬之址山連塘等十餘鄉陡遭水患冲決基圍十餘處倒
塌民房千餘間田禾遭淹十餘頃淹斃男婦二十餘名口臣當
即飛飭司局籌撥銀二千兩委員帶往會勘賑撫以免災黎失
所現經委員會縣查勘明確分別輕重酌量撫卹該處田禾田
水退尚速雖有損壞幸不成災除飭該縣督令各鄉紳耆速將
基堤缺口趕緊修復完固以資保衛外所有光緒二十九年五
月分雨水田禾糧價日謹繕清單並將鶴山縣被水委勘撫卹
情形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請開復四品銜升用直隸州在任候補知州直隸故城縣知縣洪壽彭原官原銜仍歸原省補用並免繳捐復銀兩綠由片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日

再已革四品銜升用直隸州在任候補知州直隸故城縣知縣洪壽彭光緒二十六年調署景州知州因值拳匪之亂前巡閱長江水師大臣李秉衡率同前江西臬司陳澤霖督師過境將該州屬教堂焚燬事為外人指摘歸咎於地方官不能保護請旨將該員革職永不敘用臣暴官直隸與該員洪壽彭共在一隅素知其屢蹈粹然學術深厚舉凡中西政治無不研究有得愚任故城玉田安州等州縣政聲卓著實為一時循良之選聞

其竟以此事被咎罷官既愛其才惜其遇而未嘗不疑其事有自直隸來者輒為詢訪乃知該員甫到州任即日以勦辦拳匪為事三兩月間清理前任教案數十宗拳匪數十人盡明正法者二人餘皆監禁責懲有差保護教堂教民實屬不遺餘力地方賴以又安迨後經已故大學士剛毅出京查辦主議招撫前直隸督臣裕祿檄飭將所獲拳匪釋放該員猶具牘力爭引病求去稟凡四上皆未批准至今尚有印牘可攷未幾李秉衡等過境逐致焚燬教堂亂氣復起當時拳匪聲勢洶洶如以重臣力持招撫之議該員以一牧令何能抗之論情實不無可原迄今三年凡有知其底蘊者皆為歎息即現任刑部侍郎胡

燭案在京辦理善後抵書於臣亦謂法公使及總主教曾與論
及深知其咎不在該員足見是非之公自有不容誣者臣以衷
膚疆圻待罪深維大臣以人事
君之義顧念今日時事之多艱該員材品之難得不敢不據實
臚陳且查當時因拳匪之亂凡辦理教案獲咎各員經各省督
撫臣奏明剖白無不仰荷
殊施立予開復今該員洪壽彭無罪獲咎中外皆知若竟廢棄
不用未免可惜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該員四品銜升用直隸州在任候補知州直隸故
城縣知縣洪壽彭開復原官原銜仍歸原省補用並免繳捐復

銀兩出自
逾格鴻慈臣為愛惜人才起見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分雨水田禾糧價及南雄州被水撥款
賑撫各情形摺 光緒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奏為查明閏五月分雨水田禾糧價及南雄州被水撥款賑撫
各情形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照廣東省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分雨水田禾糧價及
鶴山縣被水委勘撫卹情形業經臣恭摺具
奏在案茲查廣東省城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分上中下三旬
得有大小雨澤十餘次高低田畝一律均霑早禾收穫已畢晚
禾將次插蒔園蔬雜糧亦皆暢茂各屬稟報與省城大畧相同
糧價較上月稍增民情安謐堪以仰慰

聖懷惟據南雄州稟報五月二十八日夜大雨傾盆州屬北山
一帶蛟水驟發附近之下哆村等處衝倒房屋甚多淹斃男女
二十餘名口田禾亦多被淹壞受災頗重臣當即批飭該州確
切查勘並令在勸收兩粵賑捐內提銀二千兩由道委員會同
認真查放妥為撫卹毋使失所除俟散賑稟覆到日再行分別
辦理外所有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分雨水田禾糧價臣謹繕
清單並將南雄州被水撥款賑撫各情形恭摺具
奏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光緒癸卯　思科鄉試請學政代辦監臨片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再本屆癸卯

思科鄉試巡撫例應入闈監臨新任撫臣張人駿尚無到粵准期自應由臣循例辦理惟現在督臣李春煊督師西征而東省民心未靖伏莽滋多且時有洋務交涉均需隨時核辦臣若駐闈兼旬恐於地方公事或致貽誤所有本科鄉試監臨擬請由臣咨會學政臣朱祖謀屆期入闈代辦其餘科場一切事宜臣仍當督飭司道妥為籌辦以重

大典除咨會學政臣查照外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覆查監司大員被參各款緣由摺 光緒二十九年九月十四日

奏為遵

旨查明監司大員被參各款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七

日奉

上諭有人奏浙江鹽運使黃祖絡貪橫蠹政欺罔營私並臚列

不法五條請飭查辦等語著李興銳按照所參各節確切查明

據實具奏毋稍徇隱原摺單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

遵

旨寄信前來遵即遴委妥員前往江浙上海等處按照原參各

款逐一確查稟覆臣詳加稽核參以訪聞情形如原參黃祖絡

調補上海道大肆侵貪與西商聯絡從中舞弊而卒為西商所

困為金鎊作俑一節查中國歷次所借各國債款多以鎊計大

都借時價賤還時價貴最為吃虧欲無耗折惟有於借時訂明

來往悉以銀計而各國錢幣皆以金為本位不易通融款非一

宗事非一日似不得謂為黃祖絡作俑貽誤惟向來歸還洋債

多由上海道經手付還每按到期市價以銀買兌而各省關解

交之款多係先期匯滬從前經手之員往往於鎊價較賤之時

預向洋商訂買及至到期抵交仍按臨時行市作價報部藉以

漁利事誠有之然鎊價漲落之權不由我操亦有臨時故低其

值因而受累者黃祖絡任上海道時有應還英商匯豐銀行洋

款銀八十餘萬兩其帳友張樹生商同該員曾經預買金鎊備

付迨交兌時其價驟落聞該員與張樹生虧賠頗巨原奏所云

殆即指此然此弊非始自該員且已自行認賠於公家尚無出

入現時上海道買鎊償款業經改由稅司經手皆按憑單付銀

已無從前弊混至前出使大臣楊儒當時有無電阻事隔多年

人俱物故無從查悉其謂踵而效之者易為販米出洋之計究

係何時之事何人經手販運原奏均未指明亦屬無從確查又

原參往年吳淞開通口岸黃祖絡以二十萬金壓買民地希圖

重利一節查淞滬一帶自互市以來商業繁盛地價因之日昂

中國官紳商富多爭購之然皆由洋行代為掛號並無的名可

查該員家道豐饒出資置產亦屬人情之常且地在租界之內

非權勢所能壓買該員早已離蘇其購地既無主名似可無庸

深究又原參該員在運司任以劣幕李香泉門丁容福為心腹

兼署藩司苞苴尤甚且云誠勳授意一節查該員與前任浙江

藩司榮銓交好所延幕友李香泉即李莊華乃榮銓所薦李莊

華素欠謹飭廣交遊通聲氣前任撫臣任道鎔及護撫臣誠勳

均曾勸令辭退該員唯諾不行人謂其為所狹制今李莊華尚

在浙江鹽運使署其門丁容福實為該員信用之人藉勢招搖

事所不免該員兼署藩篆於一切差缺類多徇情濫委物議之

來實由於此且該員性躭逸樂既懶於見客復怠於辦公幕友家丁因而乘之舞弊難曾勸令辭退而未加究辦以故人皆疑為誠勳授意且苞苴事涉曖昧亦無從得其確據又原參該員督辦學堂剛愎用事一節查浙江舉辦學堂前撫臣因藩庫支絀欲於運庫隨時挪用以資支應是以于該員督辦之名實則堂中之事該員並未與聞本年夏間該堂學生有因失物向稽查委員責問因而聚眾滋鬧蓋由近來士氣浮囂所致與該員了不相涉且該員亦無庇護私人情事又原參臚列五條以該員前任浙江運司兼署藩司時賄賣差缺羽黨四出招搖喝詐索

十節查該員兼署藩司任內所委差缺固久公允而報紙所列似亦過甚其詞如蕭山縣李葉武康縣程忠詔海寧州鄭丈翹長興縣畢詔策均係實缺人員謂曾以數千金賄求免調不免懸揣惟長興縣畢詔策聲名素劣前與已革平湖縣金廷棟狼狽為奸金廷棟已為前撫臣任道鎔糾參而畢詔策猶遲俾免及見向用亦不足以杜浮言至王家驥本實缺臨海縣丁憂起復例歸應補班補用上年充鄉試同考官以勞績委署慈谿遺實缺慈谿縣哀學瀕病故廳久公款六千金王家驥願弟弼補得補是缺似與納賄不同其署秀水縣何士循尚有節概署歸安縣丁雯署平湖縣何嶽章人亦明白均非行賄之流惟署山陰縣趙長保風好鑽刺物議滋多山陰百姓呼為趙長毛貪劣概可想見至安吉縣趙協辛人尚穩妥史揚善現當鎮海船局差使並無委署鎮海縣之事若劉鼎亨之署嵊縣原單謂其以三千金賄買訪之輿論亦無確據他如侯資森張兆揆拿辦龍蛇員之當船蘆綠捐各差或不免情面而來未聞有賄賂之事至鹽務雜職各差缺該員尤視為無關緊要所委大半夠私故騰謗彌甚至原單謂其咸奉某欲得鹽差亦索銀千數百元查該員並無奉姓之戚當鹽務差者或有奉姓而非瞞務之員自係傳聞之誤又原參該員巧索屬員陋規名曰點心錢妻妾子女無不皆有一節查該員歷任鹽司本無清望故受陋規誠所難免但名曰點心錢通及眷屬近於猥瑣莫從究詰且其子多

捐道府亦非區區之款所能饜欲又原參該員丁憂演劇十節查該員丁憂在籍時舉動不循禮法游戲聽曲等事時或有之若謂倡集滬漢名優沿途演唱以該員出納之吝未必肯如此浪費勒諸紳民亦無人實指其事者又原參該員墾啟無極富至五六百萬兼併民田侵蝕官庫一節查該員家本素豐近十年來屢任優缺自屬豪富閶滬漢及揚州九江各碼頭均有鈔關店鋪其本籍置買田房尤多以其本於施與故族戚無不側目至其諸子率已捐官到省尚未至以盤剝小民為事若謂侵蝕官庫則該員歷任均有交代似不能有所侵漁又原參謂其子以多金唆各報館免為張揚又由源豐潤票號匯款賄託同

鄉分送各處一節查近年報館林立雖欲啗之亦必不能遍及
該員家既富饒其子姓常有入京引
見之舉匯兌之項固所恆有然是否用為賄託該號亦無從知
悉此查明黃祖絡被參各節之實在情形也臣查該員黃祖絡
此次被參之款以用金鎊兌還洋款謂其關礙大局為最重然
還債款之用金與否其權不操之該員雖該員與其帳友張樹
生有預買圖利情事但當時拆閱甚多既已自行賠補與公款
尚無所損似可免究既往惟其性近貪鄙不恤人言歷任監司
毫無表見惟聲色貨利是徇實屬辜
恩溺職今該員雖已病故仍難貸其愆尤長興縣知縣畢貽策

操履不端劣名昭著署山陰縣知縣趙長保行為乖謬物議沸
騰慈谿縣知縣王家驥因圖補缺代認公款雖非行賄亦涉營
求劣幕李莊華即李香泉盤踞把持因知檢束均未便稍事姑
容相應請
旨將已故浙江鹽運使黃祖絡革職長興縣知縣畢貽策署山
陰縣知縣趙長保均革職永不敘用慈谿縣知縣王家驥開缺
另補以肅官常其劣幕李莊華即李香泉應即驅逐回籍不准
在浙江省城逗遛門丁容福仍飭浙江錢塘仁和兩縣嚴行拏
案究辦以示懲儆至浙江吏治近頗疲敝臣蒙
恩命畀以署理閩浙總督之任不敢稍存膜視容俟到閩接印

後再當隨時整頓如查有貪污不法之員仍即據實參辦俾圖
補救於萬一是否有當謹將遵
旨覆查監司大員被參各款緣由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請將廣東補用道姚文倬等調赴福建補用緣由一片（光緒二十九年九月十四日）

再時事多艱需才孔亟而近日人材最為消乏才具可用者心術未必可信操守可靠者辦事又未必得當況值舉行新政萬緒千端明於此者或未必通於彼苟非相知有素而輕於委任則難有良法美意亦恐不能得人而行於各省需次人員未嘗非班聯濟濟而每舉一事恒苦於無人各督撫且類多各就所知奏調差遣非有所私不得已也臣蒙

恩命署理閩浙總督以臣所聞近日福建吏治軍紀洋務財政無一不需大加整頓決非一手一足之烈所可圖成自應酌調得力人員前往襄助俾收速成之効查有廣東補用道姚文倬

學有經術深通時事浙江在籍吏部主事勞乃宣才識超卓履蹈純粹湖北補用知縣徐奐才長心細辦事精敏廣西未挑試用知縣白玉書為守俱優結實可靠以上四員均經臣體察有素洵為出色難得之才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閩浙為海疆要地准將主事勞乃宣調赴福建差遣道員姚文倬知縣徐奐白玉書均調赴福建差委補用俾臣得收指臂之助出自

逾格鴻施臣不勝感悚待

命之至所有請調人員差遣補用緣由相應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南海縣革役羅汝正法緣由會片 光緒二十九年九月二十日

再南海縣革役羅汝即羅忠先當營勇繼充差役通匪拜會無惡不作迭據紳民控其拐搶婦女逼良為娼包賭窩匪搶竊械鬬屢次傷人斃命縱火焚燒民房多家並白晝糾匪持鎗橫行街市前南海縣丞張錫藩因查賭博被其率衆抗拒毆官傷役光緒二十六年九月把總楊佐才拏獲逆匪朱香楚解辦該犯為其復仇買匪將楊佐才擊殺先經獲案訊認旋復狡翻致未懲辦乃該犯身繫囹圄猶復怙惡不悛詭謀圖脫實屬愍不畏法粵省會匪充斥時有滋事之謠該犯黨與衆多萬一或被逸出則貽害地方不堪設想此等蠹役兇惡衆著實屬死有餘辜

亟應速正典刑以杜後患臣等當飭臬司督同府縣會營幸提該犯羅汝即羅忠正法俾昭炯戒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舉劾屬吏以端治體摺

奏為舉劾屬吏以端治體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為政之道全恃用人論語稱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蓋治國平天下之大經無逾此者臣敬歷各省於所屬審案未嘗不留心攷察思得一二幹濟之才舉而上諸

朝廷以補時艱其有不肖者亦必劾而去之俾免害馬亂群之誚今將交卸赴閩謹再將在粵攷察所及者為

聖主一一陳之如在任候補道廣州府知府沈傳義由河南牧令起家歷經前河南撫臣倪文蔚劉樹棠裕長交章論薦蒙恩特簡知府到粵後各前督撫臣均稱之曰能迭經保奏奉

旨交軍機處存記茲送部引

見領遵在案臣查該員沈傳義勤政愛民才識穩練歷任繁要治效卓然實為道府中不可多得之選又廉州府知府郭之全器識堅定為守兼優在任兼統防營治軍撫民夙夜匪懈輿論翕然瓊州府知府劉尚倫辦事結實不避勞怨瓊州孤懸海外撫黎捕盜均關緊要該員措置裕如廣東試用知府陳望曾才長心細操守謹嚴前曾署理廣州事輿論至今推之補用同知署香山縣知縣莊允懿心地光明才優守潔歷署繁劇頗著政聲現任香山辦理緝捕尤能不辭勞瘁番禺縣知縣呂道衆才具穩慎在任辦事頗能實心愛民現署澄海縣事龍門縣知縣

董元度深通治術且上年到粵設館課吏改拔如得之委以地方亦能指施悉當以上各員均無堪循良之選相應照舉政績據實上陳請旨嘉獎以勸群僚其沈傳義一員本經保薦送引有案仍應天恩飭令送部引見候旨錄用出自逾格慈施至不肖之員如候補知府金炤若蒞甚多人言嘖嘖補用知府譚啟緒聲名狼藉舉動乖方試用通判孫如璋性情貪鄙辦事荒謬署新會縣事龍川縣知縣鄧景臨聲名平常頗

滋物議試用知縣姚英物議沸騰採守難信電白縣水東司巡檢于瑞麟人品貪劣以上各員均未便姑容相應請旨均予即行革職又廣州府通判許堉楨工於奔競才地平庸試用通判張光裕性情卑鄙貌似有才均請以府經縣丞降補博羅縣知縣陳宗鳳人地不宜請開缺另補教習知縣王煃焯才識迂拘惟文理尚優請以教職歸部銓選以上奉劾之通判知縣巡檢各缺粵省均有應補人員應請扣留外補所有舉劾屬吏各緣由是否有當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恭報接印任事日期叩謝　天恩摺
癸卯　恩科鄉試未經中式老生請　恩賞摺
福建水師提督因病出缺請　旨簡放摺
水師提督篆務委福寧曹鎮志忠等署理片
閩省設立軍政局派員經理營務情形摺
閩省裁併各局所改為財政局摺
閩省設立商政局派員籌辦情形摺
閩省等府州屬並無被災來春毋庸接濟摺
由粵航海赴閩沿途察看礮臺情形片
閩省礦務歸併商政局議立公司籌辦片
前任臬司留閩差遣片
本年奉撥各項京餉委難按數籌解摺

二十九年分就地正法人犯摺
閩浙提鎮司道知府各官年終考語摺
御賜福字一方叩謝　天恩摺
溫右守備馬雲龍前在寧城任內擅賣營屋請革職追繳片
丁憂興泉永道延年等請　旨革職片
舉劾文武各員摺
延建邵三府仍復舊制歲科分試摺
福建省奉撥廣西軍餉無力籌解請在江西協閩餉內抵解片
恩賞　御書燕喜福壽叩謝　天恩摺
審明舞弊文作弊家丁楊升得贓議擬摺

援案籌辦推廣七項捐由福建省收捐一年截留應用摺
連羅左營把總王錦堂等救護遭風難民繆寶泉等請獎片
福防同知呂渭英請俟補知府缺後再行併案晉引片
閩鹽困憊請將三十八屆舊課再予緩征一屆至三十九屆分
年帶征摺
准補平陽協副將曹春發請緩赴引先給署劄發引片
陸路提督黃少春偶患感冒牽發舊傷懇請賞假一月據情代
奏片
遵　旨查明閩省存儲槍礮據實覆陳摺
閩省奉提菸酒加稅及酌提州縣中飽一案懇　恩免其加征
提解摺

恭報接印任事日期叩謝　天恩摺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

奏為恭報臣接印任事日期叩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猥以菲材濫承

恩命署理閩浙總督遵即交卸廣東巡撫由粵航海星馳抵閩

欽於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准兼署督臣崇　將閩浙總督兼管福建巡撫關防福建鹽政印信並

王命旗牌文卷等項委員齎送前來臣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領任事伏念閩浙為沿海要區幅員遠濶政務殷繁

當此時局艱難非經武無以自強非理財無以濟用而修內政

以端治本講外交以睦強鄰細目宏綱胥關治忽如臣樗蒲深

懼弗勝惟有殫竭愚忱遇事與福州將軍及浙江撫臣和衷商

辦以冀仰答

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癸卯　恩科鄉試未經中式老生請　恩賞摺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

奏為光緒二十九年癸卯

恩科鄉試年老諸生三場完竣循例開單彙奏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福建省舉行文闈鄉試揭曉後檢閱三場完竣未

經中式年老諸生試卷年屆九十以上之附生章益壯八十以

上之歲貢生尹錫章等四名文理均屬通順字畫端楷經學臣

秦綬章對考冊年歲及入學年分均屬相符前來署督臣崇

卸督篆未及具

奏移交到臣查該生等皓首窮經青雲奮志久習編摩於芸窗

屢嘗艱苦於棘闈幸際

昌期未預賢書之選祥徵人瑞宜邀

曠典之榮除咨部外謹會同福建學政臣秦綬章繕具清單恭

摺陳明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勅部核覆施行謹

奏

福建水師提督因病出缺請　旨簡放摺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奏為福建水師提督因病出缺恭摺奏
聞請
旨迅賜簡放以重職守仰祈
聖鑒事竊據署閩浙督標水師營叅將賴望雲申報福建水師
提督楊岐珍巡洋染病於十月二十一日到省延醫調治罔效
至二十五日在省廣病故等情前來臣查提督楊岐珍籍隸安
徽壽州咸豐三年隨其故父六品頂戴楊守恩在籍辦團四年
投効前
欽差大臣德興阿軍營轉戰六合九袱洲烏江浦口等處負傷

殺賊所向有功十年調赴江蘇管帶勁勇防守寶山縣城適粵
賊攻撲縣境苦戰七晝夜擊退忠逆力保危城乘勝立解諸翟
華漕之圍並克復金山南滙奉賢川沙各城以驍勇著聞為前
江蘇撫臣李鴻章所知調隸部下迭次克復江蘇之宜興荊溪
溧陽常州浙江之嘉興湖州長興各城並分援福建之漳州等
處粵匪既平隨同剿捻擊賊於皖鄂豫東等省同治六年賴汝
洗捻股竄撲高寶一帶督隊馳剿迭在金河界首接仗擒斬殆
盡至揚州會合揚防水陸各營將賴逆全股殲滅該故提督力
戰之功居多九年各路軍務肅清請假回籍醫治舊傷時已積
功洊保記名提督

賞給斐凌阿巴圖魯勇號並以該故提督故父楊守恩前在六
合陣亡蒙
恩賜卹兼襲雲騎尉世職隨經李鴻章調赴直隸督帶馬隊光
緒九年浙江一帶土匪滋事經前浙江撫臣劉秉璋奏調赴浙
防勦該故提督到防後設法搜捕威惠兼施匪首金滿勢蹙乞
降地方賴以平靜法越事起閩浙戒嚴該故提督由台州移駐
甯波之鎮海親赴北岸增修礮台建築土城嚴密布置十一年
正月法人以兵艦四艘兩次撲犯鎮海口該故提督在招寶山
礮台督戰激勵士卒奮力轟擊先後傷其巨艦二艘敵軍復以
魚雷舢板等船迭次間道暗襲冀得一逞該故提督親率諸將

晝夜嚴防隨又在饅頭山擊沉其偷渡之舢板二艘相持凡三
閱月始行解嚴事平遂拜頭品頂戴之
賜十一年五月奉
旨補授江南狼山鎮總兵撫臣劉秉璋以該故提督辦理台防
得力具摺奏留十三年調補浙江定海鎮總兵仍留防次未及
赴任十六年調補海門鎮總兵十八年
簡授福建水師提督駐軍之處紀律肅然轄境用安萑符斂跡
二十年奉
旨賞給尚書銜該故提督以受
恩愈重簡練巡防不敢稍耽暇逸庚子之役適日本駐廈兵船

託言保護調兵登岸居民惶惑遷徙一空該故提督從容坐鎮
強固不撓外示調和內修戎備卒能消患無形人心以定大局
不致牽動泉漳一帶出洋華民往來必經廈門其挾貲而歸者
動為伏莽所伺該故提督捐貲造船保護行旅遠商頌德在廈
十年一切措施頗能力持大體不局於武臣之所為本年十月
率領舟師巡洋親歷風濤積勞致疾觸發舊傷就醫來省臣聞
其病數往看視談次尚以時事艱難自慮年力就衰不能圖報
國恩為憾不意積病已深遽爾身故殊堪憫惻並據該家屬呈
遞遺摺請為具
奏前來理合恭摺代遞並請
旨將福建水師提督員缺迅
賜簡放以固海疆至該故提督生平戰績皆有奏案可稽而法
防一役猶為大局所係論者謂鎮海之捷其功實不下於滬尾
今以盡瘁巡洋中途殂謝律以以死勤事之義洵為無忝合無
仰懇
天恩敕部將福建水師提督楊岐珍照提督軍營積勞病故例
從優議卹並將戰功事蹟宣付史館立傳以彰忠蓋出自逾格
恩施再該故提督長子銘爵早故次子銘勳廕生戶部山西司
主事三子銘鑾分省試用鹽經歷四子銘傳分省試用同知五
子銘樞分省試用通判六子銘福七子銘貴長孫祖賢俱幼合

併聲明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水師提督篆務委福寧鎮總兵曹志忠等署理片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

再福建水師提督楊岐珍據報因病出缺經臣先行電奏一面恭摺請

旨簡放查該提督統轄全省水師操練巡緝實關緊要亟應揀員署理以重職守茲臣於現任各總兵內逐加遴選查有福寧鎮總兵曹志忠老成持重曉暢戎機堪以署理惟曹志忠交卸鎮篆赴任需時提督篆務未便懸曠當經臣飭令現署海壇協副將朱必成就近暫行兼護俾免貽誤其福寧鎮篆查有現署興化協本任福州城守協副將姜河清老於兵事堪以接署其遺缺之興化協副將應委記名總兵戴名山前往署理除分別

咨行遵照外所有委署提鎮各篆緣由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閩省設立軍政局派員經理營務情形摺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

奏為閩省設立軍政局整理營務謹將辦理情形恭摺具陳仰

祈

聖鑒事竊臣伏讀電鈔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十六日欽奉

上諭前因各省軍制操法器械未能一律迭經降旨飭下各督撫認真講求訓練以期盡一乃歷時既久尚少成效必須於京師特設總滙之處隨時考查督練以期整齊而重武政又於十一月十六日欽奉

上諭各省軍政各督撫照例設營務處派監司大員總辦以專責成立法未嘗不善乃承辦各員往往視為例差不能認真經

理甚至役使勇丁提扣口糧統領營官私送公費遇有查閱等事臨時敷衍藉端棄辦會辦尤為虛設軍政之壞半由於此積習相沿寔堪痛慨著各該督撫凡派辦營務必須擇精明幹練操守嚴正之員不得以庸耄不職充數嗣後如有缺額扣餉種種等弊一經發覺即行奏參嚴懲其襄辦會辦名目即著一律裁撤以肅軍政各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整軍經武之至意曷勝悚佩伏念近來中國積弱之故皆由於兵氣不揚自庚子之變迭奉

明詔通飭各省裁汰綠營改練常備續備巡警諸軍前督臣許應騤於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即經遵

旨議奏將福勝祥勝兩軍改為常備軍左右兩鎮共練兵五千七百人二十八年十二月復奏議加練為六千人並將福強福銳福毅等軍改為續備三軍分作中左右三路而以綠營編立巡警似亦稍具規模而萬莊兩年曾未開辦許應騤交卸後經前兼署督臣崇善量為核減增減奏明常備兩鎮均於本年八月內成軍其他則至今仍未改定蓋福強諸軍練兵防勇羼雜其間本已不能一律而綠營寫額隋無用人所近知則為之改易名目而兵丁不合格式將弁不解新操即使外襲皮毛學人步伐而僅能列隊轉走持槍裝放亦不足與語強兵之道此前督臣所以躊躇滿志而未有以定之也臣到任後考察常備軍左

右兩鎮現已改習新操者僅有左鎮又以成軍不久操章未定營哨各官多不能身自教操進步甚窘求其通習外擊射之要務行軍攻守之機宜槍礮子彈之理法蓋尚難之至於槍礮為行軍利器無論各軍不能一律即一軍一營之中亦復名式紛歧前督臣先經奏明閱省儲有快礮二千餘尊快槍二萬餘枝臣到任後委員查點則所謂快礮者不及百分之一餘皆舊日廢壞土礮即定更所用小鐵礮五十具亦在其列快槍則惟常備軍左鎮武備學堂共有數百餘枝他皆舊式為各國所棄而不用者臣目擊時艱日迫良用隱憂自非大加整理難收實效當於省會特設軍政局分立參謀執法督操理餉四所凡參議

軍謀規畫形勢調度營伍進退將校惡以屬之參謀所整飭營規稽查額餉頒行軍律懲辦匪類惡以屬之執法所察視操務考定操章教課營弁監督戰陣惡以屬之督操所預算軍實頒發糧械籌謀運道勾稽餉冊惡以屬之理餉所各隸能盡本門義務之員分任其事而以知兵大員董而理之查有記名道徐紹禎襄在贛粵統兵日赴操場指揮教授著有成效經臣電奏調閱差遣於本年八月二十二日奉

旨著以道員發往福建補用業經隨臣到閩現委令總辦軍政局務節制水陸各路防營責成將一切操法戰術軍制軍律逐一考究編訂頒行各軍官弁有不知新操不能束伍甚或役用兵丁便餘餉額毀失軍械貽誤戎機者均令隨時指參並遇事會同藩臬兩司經理已於本年十一月初十日開局閱看從前本有營務處嗣因節費移歸善後局兼辦又另設督操營務處專司督察常備軍操務事權紛雜未見實效今既設立軍政局應即將善後局所兼之營務處及督操營務處一概裁撤其軍政局需用委員兵役薪水經費統由司局籌撥俟各軍一律改定再行彙同餉冊報部立案臣現擬設法騰挪巨款即先購置新式快槍一二千枝以便新軍得所講習免致臨時或有不解槊放之弊又閩省上年開設陸軍武備學堂與軍政局相為表裏亦經派委該員徐紹禎總辦以期一氣相因藉收操練之效

所有閩省設立軍政局派員經理營務大概情形理合恭摺具
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閩省裁併各局所政為財政局摺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
奏為裁併各局所政設財政局經理財用以裕度支而節糜費
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照閩省自軍興以後因籌辦地方善後事宜設有善後總局經理一切迨後軍務肅清因仍未改名實久已不符今考其所司職事大都財政為多而其經放之款則時與稅釐相出入事權本已紛歧近復將營務一事廁入其中以致頭緒益繁且善後局既管財政矣而於抽收各捐籌解賠款則又另設濟用一局同一稽核稅釐省城內既設有總局復於近省十里之南台地方另設總局一處同一勸捐核獎海防股票等項則

歸善後局而於賑捐則又另設賑捐一局同一抽收商捐則有歸善後局者有歸濟用局者歧之又歧莫可究詰竊念近來時事艱危民力凋敝整頓財政實為目前最要之圖統籌出納無從酌劑盈虛似此設立多局各自為政不惟紛雜無紀叢脞堪虞且恐財用日絀征斂日增而民生益困矣其耗蠹局費猶其小也臣到任之後督同司道通盤籌畫將原設之善後濟用賑捐及省會稅釐南台稅釐各局一律裁併改名為全省財政局派委藩司為督辦臬司與糧鹽兩道為總辦會同經理並於局內分設四所一曰課稅所凡稽征茶稅商稅貨釐土藥煙釐牙稅等項均隸之二曰籌捐所凡勸捐核獎及善後濟用稅

釐等局向辦之各項雜捐如隨糧坐賈膏牌酒捐等類皆隸之其舊收各捐內如有事近繁苛應行停減或利源未闢尚可擴充者應由該司道等督同局員隨時悉心籌議次第舉辦三曰度支所凡籌解各國賠款開支通省水陸各營薪餉採辦一切料物及濬河築隄倉穀米石等事均隸之四曰報銷所除司道各衙門例辦奏銷外其餘軍需工賑各項報銷悉隸之惟報銷係事後歸結所用之款而經理財政則以事前預算為尤要嗣後每屆冬令應由該所將來年歲出歲入之款逐細開列為預算表一通詳請頒示庶通省度支皆可曉然與人共見設或入不敷出而人無疑沮亦易預籌彌補之策以上四所皆就候補

府廳州縣內遴選廉勤幹練而能盡本門職務者委令分任其事而受成於司道並另設提調一員使之承上啟下其舊有各局所用委員書役可留者留之否則概令銷差以節糜費至善後局原兼之營務處事本不類臣已另摺奏設軍政局應即剔歸軍政局辦理如此則事以類從不相雜厠而通省度支亦易考覈矣現已於十一月二十日裁改完竣據司道等詳報前來除分咨外所有裁併各局改為財政局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閩省設立商政局派員籌辦情形摺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
奏為閩省遵
旨籌辦商務謹將設局派員辦理情形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近來迭奉
諭旨飭令各省振興商務並力行保商之政亟應欽遵辦理閩省地處海疆民貧土瘠素乏生產加以頻年災歉債駁驟增度支浩繁取於民者既不能不加於前則為閭閻籌生利之源以救目前財用之困非講求商務無從措手閩省已辦農桑工藝及廈門所設保商等局或規模甫具尚待擴充或名實未符難期成效自非實力整頓逐漸改良不足以挽回利權發達生計

查福州廈門兩處皆係通商要口歷年商業不振外權內侵皆由於倡率無人應即於福州省城及廈門兩處各設商政局遴派大員總理其事公舉商董設立商會務使官商聯為一氣實力維持上副
朝廷通商惠工至意局中應派職司遵照商部分設四司之意各予變通廣為六所一曰保惠所專司招商保商建設學堂譯書譯報執行商律禁令詞訟領給專利過照激勸保獎之事一曰貨殖所專司開墾樹藝蠶桑畜牧一切農務中生利之事一曰藝術所專司機器製造礦產鐵路設電招工一切工藝中生利之事一曰會稽所專司稅務貨幣品物價值校正度量權衡出入經費之事一曰陳列所專司陳設品物配合宜忌評定良窳各業賽會轉運之事一曰調查所專司考察內地土產外來貨物時價漲落銷路通塞一切記載報告之事以上六所均選明通端謹能盡本門義務之人分任其責開辦之始當以設立商會為第一關鍵蓋有商會而後可厚營業之力聯渙散之情以之貿易而不受欺制於外人以之考察而得資見聞於衆議其商會中商董由各業商人公舉選充官與商董相接優以禮貌勿拘官場儀節凡商會議辦之事如糾合資本保安財產評論曲直清理債務均先由商董集議而總辦為之決判總辦之於商董必須隨時接見力杜隔閡但有保護裁斷之責而無干

預侵抑之權商董之於總辦亦祇許以關係商業之事得相啟請而不許於本務外有私謁干求之端官商之權限既明彼此之情誼自洽商務可望起色此外各項營業均應設立公司自保權利次第舉行徐圖推廣惟茲事造端宏遠條緒紛繁非得通達治體才望素著之人不能勝任查有前任福建按察使降調道員楊文鼎熟悉閩省情形商情素洽現經另片奏請差委又鹽法道鹿學良辦事精細均堪飭委總辦省會商政局其廈門商政局查有候補道黎國廉精明穩練堪以飭委總辦仍令遇事與省局會商籌酌原有之保商等局均改隸商政局辦理以免紛歧其農桑工藝等事均有一定學級非專設學堂教課

難期精進一俟籌有經費再當陸續添設所有一切詳細章程飭令該總辦等分別妥擬由臣核酌飭遵應需經費隨時由藩司籌撥彙報除咨部外謹將酬省設立商政局派員籌辦各情形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酬省等府州屬並無被災來春毋庸接濟摺光緒十九年十月二十日

奏為查明閩省各屬收成中稔來春毋庸接濟恭摺復陳仰祈

聖鑒事竊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初三日奉

上諭本年各省有無被災地方應行調劑之處著一體查明具

奏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當經恭錄轉行欽遵去後伏查閩省本年各屬早稻收成尚稱中稔夏秋之間賜雨應時晚稻亦較往年收獲稍豐惟本省山多田少產米無多向來不敷民食是以每年均須設法籌款分赴鄰省西貢等處購買米穀開廠平糶藉資接濟臣到任後復督飭司道廣為籌勸照案辦理並在省城內外分

設粥廠俾貧民得以就食目下通省民情均稱安謐來春似可毋庸接濟臣仍隨時體察如有應行調劑撫卹之處即當酌籌妥辦以仰副

聖主軫念民依至意據福建藩臬兩司糧鹽二道會詳前來除咨部外謹繕摺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由粵航海赴閩沿途察看礮臺情形片 光緒十九年十月十五日

再臣此次由粵航海赴閩沿途察看礮臺福州海口距省一百二十里之長門形勢最為扼要兩岸均設有礮台北岸最高者為電光山礮臺電光山之前左一面為划鰍山礮臺稍過為射馬礮臺近右一面為長門礮臺南岸最高者為煙台礮臺煙台之前左為金牌山礮臺前右為煙墩礮臺煙墩下復有獺石礮臺原當日建置之意是以電光煙墩兩臺為主而分設數小臺以輔翼之凡輪船入口皆由芭蕉尾越五虎門而來此兩臺皆可直擊用意未嘗不是惜建造多不如法大凡置設礮臺必須審察前面無阻我大路之物而敵礮來攻我又足以避之方為

得力故每礮之前必築護牆護牆之前必有護濠護濠之外更有護牆礮臺前護牆則以能容隊伍排列有橫大路可以自衛為要義而護牆更須築成向外斜坡方足以禦敵彈礮之兩旁又各設隔堆用避敵彈旁擊保我礮兵至於兵房暗道藥彈倉庫運送鐵路均須完備然後足以自守今長門各臺祇以上所陳無一合者大率建設平臺置礮其上露然顯露一望可知間有用護牆者亦未得法其藥彈房或正對敵人大路或自設在礮位之下尤屬危險每臺置礮相距遠者不過二丈近則丈餘數尺祇須一礮受擊勢必全臺盡燬絕無足恃論形勢似以電光山為最佳敵彈飛來低則擊在山麓不能炸裂高則飛越而過不易適中前面既可擊五虎門來船轉而向內亦可迎擊已經入口之船其次則為煙臺惟地盤甚窄僅可置礮一門前有小島名青嶼者適足阻我向芭蕉尾五虎門之大路亦恐不易制勝此兩臺有克虜伯十二生的口徑礮共三尊業自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三年乃西人所稱快礮者其他各礮雖亦有利器然均在八十八年以前非西人所謂快礮矣入口三十里有閩安南北兩岸礮臺北岸正對梅花港可擊敵船之從此偷渡者但此港水淺多礁石巨輪不能進祇防舢板小船若自五虎門而入既過長門以至閩安則雖有此臺亦斷不能守故閩安南岸礮臺尤為虛設現在但置有廢銑舊礮而已臣再三籌畫擬

先將電光煙臺兩礮臺修造合法以重海防餘則姑就舊式量為改造去其太無理法者或竟裁撤礮兵專注重於一二得力之區庶免虛糜巨款同歸無用顧閩省庫藏早已羅掘一空即修造一二臺亦非數十萬金難期美善際此時艱款絀正不知何所措手每一思慮寢饋不安惟有督同司道就目前財力所能及設法補苴容俟將來籌定辦法再行隨時陳奏所有臣察看礮臺情形合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閩省礦務歸併商政局議立公司專辦片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再中國振興商務以開礦為最要之圖閩省崇山峻嶺綿亘千里礦產甚多久為外人所覬覦光緒二十八年間雖曾經前督臣許應騤奏設專局然祇委總辦兩員坐擁虛名毫無實際其所設華裕大東兩公司則直以汀建邵三府礦務許於外人尤為漫無權限自非另行設法籌辦不足以自保利權查礦務辦法不外官辦商辦二端然官辦則款項既苦難籌商辦則權力又恐不逮必須招商集股自立公司官與維持方足以開闢利源隱杜侵越現在福建設立商政局通省礦務均歸統轄應即通飭各州縣詳細查明境內有無礦產分別已辦未辦呈報該

局一面督飭商會紳董糾合殷富仿照湖南辦法先行議立總公司分廠承辦或全用土法或參用機器以資本之多寡為衡酌量開採如果獲有餘利再圖推廣閩省南富流富南洋各島最多其中不乏通曉礦務之人並由局廣為招致勸令出資認辦較易集事此次議設公司之後無論何人凡有在籍在京呈請來閩勘辦礦務均應由商政局督飭商會詳加查核分別准駁未便紛紛輕許致滋流弊至辦理章程仍俟商部核定咨行一律遵守除分咨外務部商部外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飭部查照立案謹

奏

前任福建按察使降調道員楊文鼎留閩差委片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再閩省為海疆要地內政外交事繁責重亟須得人而理查前任福建按察使降調道員楊文鼎才識閎通勇於任事悉辦洋務交涉深知體要外人悅服前署兩江督臣張之洞查辦閩茶覆奏稱其幹練精敏確係辦事能員籲請

朝廷成就臣到閩後詳加訪詢官聲政績均有可觀現值整頓庶務需才尤亟該員曾任閩省實缺司道熟悉情形措施較易與他省候補人員不同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留閩差委俾資臂助謹附片陳請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本年奉撥各項京餉委難按數籌解摺 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奏為閩省稅釐短絀本年奉撥各項京餉力難按數完解恭摺

仰祈

聖鑒事竊查閩省地本瘠區財力匱乏度支極形艱窘奉撥各項京餉及本省一切用款向皆取給稅釐歲入釐款以茶木為大宗茶葉一項近因外洋出產日盛閩茶銷路日疲上游產木不旺運售亦稀進出口各貨價值較昔倍昂商運民販俱形減色內地貨物半為洋商藉約免徵雖經力籌整頓而收數仍形短絀閩海關每年應撥洋葯釐全除撥解武衛軍餉熱河經費新案償款共銀三十五兩外僅剩五萬兩又因先儘償款之急

尚未能如數撥濟是進款之少奇窘情形日甚一日而本年解款如解清內務府京餉銀六萬兩固本京餉銀六萬五千兩又解過茶稅京餉銀五萬兩籌備餉需銀七萬五千兩添撥稅釐京餉銀三萬兩東北邊防經費銀二萬兩又加放俸餉歸還洋款銀一十萬兩合共解過銀四十萬兩百計騰挪寔覺筋疲力盡加之本省防軍薪糧綠營兵餉巡洋兵糧及各項例支常年經費在在胥關要需均應兼籌並顧且現屆年關欠放各款為數甚鉅無米之炊殊深焦灼應解第三年第二期償款又須設法預籌本年尚有未解各項京餉委寔無可籌挪請俟開春再行察看情形設法補完据閩省財政局司道會詳請

奏前來除咨部外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勅部查照施行謹

奏

二十九年分就地正法人犯摺 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奏為閩省就地正法人犯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照閩省山海交錯盜賊易於竊發時有游勇土匪勾結為患動輒糾黨持械殺人強奸寔屬情罪重大未便稽誅應經照章就地正法先後稟
奏在案茲查光緒二十九年分福州府屬拏獲楊宋淮一犯訊係游勇夥衆行刼同安縣土藥局委員扃所得贓拒傷事主之子身死泉州府屬拏獲陳最陳崎陳鴻林準陳黨五犯訊係土匪糾衆執持洋鎗駕船出洋行刼得贓以上各犯情節較重當由該管道府覆審明確先後批准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其餘寄

常盜案仍照通行一律照例解勘據福建臬司會同藩司糧鹽道核詳請
奏前來除咨部查照外謹繕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閩浙提鎮司道知府各官年終考語摺 光緒三十年正月十二日
奏為敬陳閩浙兩省提鎮司道知府各官考語寔繕清單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定例各省提鎮司道知府責成督撫於年終出具切寔考語密奏一次歷經遵辦在案伏念提督總兵寄千城於專閫藩臬道府作表率於庶司吏治與軍政相表裏責任甚重考察自不得不嚴臣叅
思命調署閩浙總督自上年十月初四日到任現在已屆三月於所屬文武大僚日以時局艱難為其寔力寔心共圖挽濟凡在福建各員多所接見其平日政蹟之勤惰才識之短長固已

畧知梗概即浙江所屬未經晤對而於文牘政其建白輿論察其聲名亦不敢稍存忽畧謹就見聞所及分別出具切寔考語密繕清單恭呈
御覽臣仍隨時認真考核倘有後先易轍不力之員再行參劾以期仰副
聖主整飭官方之至意再閩粵南洋鎮總兵薩鎮冰福建漳州鎮總兵洪永安福建建甯鎮總兵徐傳隆福建福甯鎮總兵張相泰浙江温州鎮總兵葉祖珪浙江處州鎮總兵蔣雲龍浙江按察使李希杰福建興泉永道袁大化浙江甯紹台道高英浙江嚴州府知府請調補福建福甯府知府錢溯時均未到任福

建延平府知府員缺未補有人又福建漳州府知府陳嘉言甫
經飭赴新任未滿一月均照例毋庸出考其新授水師提督曹
志忠本任福甯鎮總兵在閩日久新授浙江鹽運使惠森尚在
甯紹台道任內准調浙江嚴州府知府錫綸尚在福甯府任內
均經一併出考合併聲明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御賜福字一方叩謝 天恩摺 光緒三十年正月十八日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於光緒三十年正月十二日摺弁回閩賫到
御賜福字一方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伏念臣榮膺
寵命晉攝兼圻移莅閩疆欣逢歲朔
一人有慶際元會之啟祥萬福來同捧
璇題而增耀欽惟我
皇上盛業鴻龐

奎章彪炳
麗天摛藻邁羲畫以登三
建極勇言演箕疇而備五於
蕤寢承歡之暇出
彤廷游藝之餘臣幸值
昌期屢叨
懋賞與萬姓同詞綏履瞻
景運之昇平惟億年永茂蕃釐頌
宸躬之弗祿所有微臣感激榮幸下忱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温右守備馬雲龍前在甯城任內擅賣營産請革職追繳片
再准浙江提督呂本元咨據甯波城守營都司項清藩稟正任
温州鎮標右營守備馬雲龍前在甯波城守營守備任內將臺
橋門口址官廳賣與民閒永安會為業現已查封稟請察辦等
情當經委查並飭調守備馬雲龍來甯諭令現署提標中軍參
將韓進文傳同面質吊取前後各契據查明其地實係營基由
民人搭蓋房屋居住屢向城守營輸納地租馬雲龍前在該營
守備任時擅給民人李承昉房料價錢私作己業出租漁利迨
至交卸復將房屋營基賣與永安會為業請將守備馬雲龍
奏奉革職勒令退將營基房屋贖回繳還歸營等由前來臣查

該守備馬雲龍私將營基出租牟利繼復擅自賣與會館
不職未便稍事姑容相應請
旨將浙江温州鎮標右營守備馬雲龍即行革職歸案查辦勒
追以肅官箴其所遺守備係陸路題補之缺容另照章揀員請
補理合會同浙江巡撫臣聶緝槼浙江提督臣呂本元合詞附
片具
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丁憂興泉永道延年等請　旨革職片光緒三年五月十二日

再丁憂興泉永道延年前因督辦保商局為言官論劾經前兼署督臣崇善查明覆奏以該道任聽局員盤踞把持濫支濫用浸不加察請　旨交部議處有案臣到任後訪察輿論該道辦理此事商民側目怨聲載道實已為公論所不容他如督辦腦務及一切外交事宜貽悞更多現在隨事設法為之補苴多恐挽回不易其嗜利妄為尤有出情理之外者即如前督臣楊昌濬籌款購有鼓浪嶼升旗山樓屋一所原擬留為添設礮台之用現在鼓浪嶼開為公地洋商羣起購地該道輒借前數年未經核准募勇之

事將此屋抵賣洋商勝混開銷此外劣迹貪聲尚難枚舉似此監司大員罔利營私不知大體未使以其業經丁憂稍涉輕縱又分省試用知府彭思桂係前督臣許應騤姻親隨同到閩委充洋務局提調攬權納賄聲名狼藉前兼署督臣崇善因其經手購辦製造無煙藥機器一事物議滋多曾經奏參現在此事已勒令酌量議賠完結惟該員平日假公濟私之事不一而足仍難姑容相應請　旨即將丁憂興泉永道延年分省試用知府彭思桂均予革職永不敘用以肅官方是否有當伏祈　聖鑒訓示謹

奏

舉劾文武各員摺 光緒三十年正月二十日

奏爲舉劾文武屬吏以昭激勸而肅官方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自上年十月抵任以來竊見福建吏職不修民俗凋敝以爲必嚴邪正之辨然後可以清吏治之源因隨時督同藩臬兩司博采輿論細心體察考求貪廉之實跡以明勸懲之微稽期使官連之趨向日端庶漸次破除積習力挽頹風其政績卓著堪膺上考者如鹽法道鹿學良心細才長通達治體署興泉道補用道黎國廉治事精勤熟悉交涉福州府知府王貴才識堅卓政平訟理候補知府程祖福明決廉勤不辭勞怨前曾委署福州府事治理裕如以上四員平日政聲均有可觀

合無仰懇

天恩俯

旨嘉獎以示鼓勵至貪庸不職如試用同知李鍾鯉辦事乖方習氣太重前署平和縣知縣試用同知李韶級不洽輿情操守難信署閩清縣事候補知縣倪源晝縱容丁役被控有案署永定縣事試用知縣徐元治性好嬉遊頗招物議署長泰縣事候補知縣羅德驄才識庸懦聲名平常前辦光澤稅釐分局候補知縣余玉君辦事乖謬不洽商情捐升知縣田葆禾術善鑽營行止卑鄙前德縣周墩縣丞竇世忠貪婪無恥代理連城縣北團巡檢試用縣丞張探源素行不端候補巡檢毛殿湘聲名卑鄙署晉標中營副將本任順昌協副將謝國恩辦事顢頇營務廢弛署晉標水師參將准補烽火門營參將賴望雲品陋才庸難資得力閩安協右營都司潘玉泰庸懦無能不諳軍紀降補守備賴文華鑽營貪鄙小人之尤浙江湖州協右營守備裘國祥遇事任性不堪造就期滿駐都尉浙江湖州協左營候補都司王國雯年力就衰難期振作以上各員均難稍事姑容相應請

旨均予即行革職又邵武縣知縣翁立德清流縣知縣李夢斗吏治稍懈才欠開展均難膺民社惟文理尚優應請以裁職歸部銓選此外如尚有應行舉劾各員仍當隨時考核以資整頓

此次參劾所遺各缺閩省均有應補人員應請扣留外補所有舉劾文武屬吏各緣由是否有當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延建邵三府仍復舊制歲科分試摺 光緒三十年正月二十四日

奏為閩省延建邵三府仍照舊章歲科分試以符定制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閩省各屬歲科兩試每庚學臣由省起程先試興化永春泉州漳州龍巖汀州轉由邵武建甯延平各府州回省按試福州惟福甯一府地居全省之北向係科歲連試嗣於光緒二十七年間因延建邵各府屬猝遇水災建甯府屬浦城崇安等縣復被匪擾流亡甫集物力維艱當經前督臣許應騤援照福甯府成案

奏准暫行歲科並考聲明俟三年後體查情形如果年穀順成

地方安謐再行規復舊制奉准以後所有辛丑壬寅歲科兩試均經照辦在案茲查延建邵各屬年來收成中稔地方亦稱靜謐且當此整興學校士之勵志嚮學者自必日新月異亟應按時考試以資觀感奮興擬請自三十年以後延建邵三屬仍照舊章一律歲科分試以符定制據福建藩司周運臬司朱其煊會詳請

奏前來臣復加查核無異除咨部查照外理合會同福建學政臣秦綬章合詞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 聖鑒謹

奏

福建省奉撥廣西軍餉無力籌解請在江西協餉內抵解片
再准部咨廣西撫臣柯逢時電奏匪勢萬緊餉械俱竭由部議
派各省關銀一百萬自光緒三十年正月起分為十二個月匀
解計撥福建省六萬兩等因當經轉行司道籌解去後茲據布
政使周運會同財政局司道詳稱廣西匪亂未平關係大局閩
省前此得有傳聞同切隱憂適有商人報効一款當即
奏明撥銀五萬兩解助餉需是時並未奉部指撥亦復不分畛
域設法籌解此次奉撥一年之數不過六萬倘有餘力更無不
樂為湊解之理無如閩省歲入地丁耗稅本多不敷度支近年
舉行新政百度待興用款有增無減兼之迭次奉派各國賠款

數鉅期迫均須按時應付無可延緩而他省協濟福建之款又
從無解到以致艱窘萬分查奉准部咨於甘肅雲南貴州因係
受協省分均不派認福建亦係受協省分與甘肅雲貴正復相
同而甘肅雲貴尚有各省協餉按期解濟福建則江西省每年
應解銀五萬兩自光緒十六年起已積欠數十萬兩歷年軍需
自行籌墊尤為筋疲力竭再四思維惟有籲懇
奏咨由江西省在於欠解福建協餉內立即撥銀六萬兩逕解
廣西作抵福建解款如此挹彼注茲廣西既可藉濟餉需福建
亦得稍紓喘息等情前來臣查核所詳均屬實在情形上年臣
在江西因賠款緊急督同司道整理一切財政雖云竭蹶尚不
至如福建之一籌莫展該司局擬請以江西應解福建協餉撥
解六萬兩前赴廣西實亦出於萬不得已合無仰懇
天恩飭部咨行署江西撫臣查照辦理除咨部外理合附片具
陳伏乞
聖鑒謹
奏

恩賞　御書燕喜福壽叩謝　天恩摺光緒三十年二月初十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光緒三十年正月二十二日由驛奉到

皇太后恩賞

御書燕喜福壽字各一幅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祗領欽惟

皇太后珍符啟瑞

皇上鼎祚凝釐

尊榮極山海之隆

箕疇咸備

郅治慶乂安之盛

禹域同敷

中命自天寅承伏地臣疆符忝攝封祝遥殷讀魯侯受祉之詩

仰

九天而獻頌撫吉甫匡王之義歌六月以滋慚廼蒙

宸翰輝煌

賜直同於球璧每念

慈恩高厚愧未報夫涓埃所有微臣感激榮幸下忱謹繕摺叩

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審明舞文作弊家丁楊升得賄議擬擯 光緒三年二月二十日
奏為審明舞弊得賄人犯按律議擬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查前督臣許應騤任內家丁楊升聽從賄囑私將龍溪縣生員林泰棠請接辦鹽務一件改批照准朦印發行當經許應騤訪聞札飭鹽法道將棠批繳銷並將楊升及其雇工陳安暨經書林振綱游錫社連同案卷等件一併飭發福州府同歙局委員審辦自行檢舉具
奏在案茲據福建按察使朱其煊轉據福州府知府玉貴等審擬詳解前來臣親提查訊緣楊升籍隸順天香河縣在前督臣許應騤處充當家丁派管外書房文件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十

五日楊升路遇在逃素識之山東濟甯州人徐景雲閒談稱有龍溪鹽幫舊商林泰棠請歸辦幫務稟已遞進托楊升設法批准約定行文後送給錢四千三百串文楊升貪利允從嗣見棠批發出內開應否歸辦仰福鹽道查明具覆察奉楊升起意竄改批語商令徐景雲動筆改為應准歸辦仰福鹽道速即遵照具覆分別繕清謄正又因私改稿內並無前督臣及幕友圖章描摹章式商令徐景雲照樣雕刻交與楊升蓋用混在日行公事內黏呈掛號後即發行徐景雲旋將所許賄款扣存經手回頭錢一千串另錢三千三百串文面交楊升收受楊升將錢二千四百串文兌換銀盡交號商新泰厚寄存餘錢另行花用即

經前督臣訪聞札飭鹽法道將棠批繳銷並將楊升暨經書林振綱等連同案卷等件一併飭發福州府同歙局委員審辦
奏明檢舉札行遵照由府飭據號商新泰厚棠繳楊升寄存銀盡據稱委實不知賄情一面分別移飭查拏徐景雲等未獲提犯復訊擬解犯供廑翻先後飭發覆審據報犯病批飭醫痊復據府司審解到臣提犯查訊據供前情不諱嚴詰經書林振綱等委無串弊分賄等事應即擬結查律開無祿人枉法賄一百二十兩絞等語此案楊升身充長隨於林泰棠請歸辦鹽幫經前督臣批道查覆輒敢聽從賄囑竄改批語准予歸辦朦印發行實屬於法有枉計其得賄至三千三百串之多自應按律問

擬楊升合依無祿人枉法賄一百二十兩絞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據供母老丁單情罪較重毋庸查辦留養所得賄錢照例入官未繳之賄仍飭追繳經書林振綱游錫社及雇工陳安訊無串弊分賄等事與不知賄情代為受寄之號商新泰厚均免置議私刻圖章供燬免追生員林泰棠令斥革與逸犯徐景雲等分發地方官並犯籍一體嚴緝務獲另結除供招咨部外理合將審明舞弊得賄人犯按律議擬繕由謹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部核議施行謹

援案籌辦推廣七項捐由福建省收捐一年截留應用摺
光緒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
奏為閩省工賑緊要捐款日疲懇准推廣七項捐輸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據福建財政局司道詳稱前因水災辦理賑撫
奏准開辦賑捐二年計自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十二日奉文開
辦起除封印期內不奬外扣至二十八年九月十一日止兩年
屆滿旋因疏濬西南兩港復
奏請接辦賑捐兩年於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初二日奉
硃批著照所請戶部知道片併發欽此當經分飭勸辦各在案
惟是閩省地瘠民貧籌捐已成弩末重以各省捐局棋布星羅
若不稍事變通急籌推廣竊恐有辦捐之名無捐款之實且西

南兩港河工關係附省一帶農田民居轉瞬春水將生工程更
形喫緊待款孔急閘濬諸端勢將限於力仍萬難中輟伏查上
年山東因河工需款
奏准將常例捐免補本班捐免坐補試俸應俸以及捐免實授
雜任雜項分發指省等七項由本省收捐嗣廣西省亦經援請
照辦並續請開辦分缺先等三項花樣均有案閩省雖無廣西
軍務之殿繁而水患未消民困待拯其受病亦復與山東相等
且山東有京餉漕折可以截留廣西有部撥專款緩解洋款及
各省協餉可資周轉閩省庫帑空竭久已入不敷出支絀情形
較之山東廣西為尤甚值此工賑緊急刻不容緩與其貽患於

事後曷若圖救於事前相應懇請援案
奏請准將捐免本班等七項捐輸由福建省收捐一年截留應
用俾竣要工而濟民困等情前來臣伏查閩省度支匱乏為近
數十年來所未有光緒二十六年五六月間上游及省垣一帶
驟遭洪水漂沒田廬又值畿輔戒嚴海防緊急經前督臣許應
奏准開辦賑捐並截留新海防捐款以資挹注於是添募新軍
改練洋操增購軍械修築礮壘創設武備學堂延聘洋師訓練
將士以重防務一面開局平糶修造橋梁力行賑恤此初次辦
理防捐賑捐之情形也嗣因御史陳琇瑩請開西湖以順水道
御史陳璧請復上游梯田及去中洲之壅蔽開城南之新舊瀧

均不為無見又經督臣許
奏准賑捐展限二年專事開河以工代賑此現在接辦賑捐之
情形也刻下河工已開至瀧口石頭邊兩處上年春夏之間雨
水雖多而水患得以稍減貧民藉工資以餬口地方游民飢民
均賴以相安其勢萬難中止即從前所募新軍操法尚未精熟
礮壘器械裝配尚未完備武備學堂開辦未及兩年尤須終始
經營俾收成效是以未辦防捐賑捐以前度支所出尚屬有限
今則諸事甫經開辦用款日增當此未告厥成若使驟然停撤
非但此後水利軍政毫無憑藉即從前所擲巨款所創規模亦
皆廢置可惜臣到任後察知閩省財政之艱難業經設立專局

選派妥員悉心經畫並將賑捐局歸入辦理以冀稍有起色無
如海防捐停止以後賑捐收數本屬無多是以前兼署督臣崇
奏請援照山東四川成案減折一成並請將收捐十成貢監銀
兩仍免解部亦屬為成就河工起見然而杯水車薪仍歸無濟
該司道所請將捐免本班等七項常例捐款歸閩省收捐一年
截留應用等情實屬萬不得已之舉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閩省工賑緊要賑捐收款不敷支撥援照山東廣西
成例准將捐免本班等七項常例捐輸歸閩省收捐一年截留
外用俾資周轉而濟要需再查近年各省勸捐請獎章程經募
人員集銀六萬兩准保異常勞績一員集銀一萬二千兩准保

尋常勞績一員閩省自開辦賑捐以來因各省捐局林立互相
爭纜籌勸愈無起色自非辦理得人稍予優獎以資鼓勵捐款
仍難期踴躍應請
飭部一併核議准照各省成案擇尤酌保以示激勸之處出自
逾格鴻施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連羅左營把總王錦堂等救護遭風難民繆寶泉等請獎片（光緒三年二月二十日）

再福建連羅左營長門汛把總王錦堂於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十四日同起名外委余京元在長門口外連江縣轄洋面督飭弁兵人等撈救遭風商船難民繆寶泉等三十二人報縣資遣回籍據福建按察使會同洋務局核詳請獎前來業經咨部立案伏查前准總理衙門通行水師人等遇有遭風船隻冒險救出三十人以上准照異常勞績奏獎此案王錦堂等撈救難民三十二人核與異常勞績相符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記名千總連羅左營長門汛把總王錦堂免補千總以守備在任儘先補用並加都司銜記名拔補外委余京元

李勤恪公奏議　卷

免補外委以把總儘先拔補以昭激勵除履歷咨部外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福防同知呂渭英請俟補知府缺後再行併案音引片（光緒三年二月二十日）

再准升福防同知在任候補知府呂渭英例應給咨赴部引見唯該員在閩年久熟悉民情辦理交涉案件頗得要領經臣派充洋務局提調深資得力當此日俄開衅洋務喫緊之時倘令音引一時接替實乏其人查該員於辦理洋務案內已保知府在任候補奉

旨允准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洋務重要准將福防同知呂渭英暫緩送部引見俟補知府缺後再行併案音引出自

逾格鴻施除咨部外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李勤恪公奏議　卷

聖鑒訓示謹

奏

閩鹽困憊請將三十八屆舊課再予緩征一屆至三十九屆分
年帶征摺 光緒三十年二月二十四日
奏為閩鹽困憊請將三十八屆帶徵舊課仍予緩徵一屆恭摺
仰祈
聖鑒事竊照閩鹽自改票運後課額加重商情日形疲累加以
近年迭被水災倉鹽淹失垵坎坍塌以致成本大虧場價增昂
各商販勉力辦運已屬萬分竭蹶新舊兩課併徵商力實有未
逮是以每屆應徵舊課歷請推展年限均經督臣迭次
奏准緩徵帶完舊課迄尚不能周轉現屆奏限期迫嚴飭各商
販設法籌措依期完繳據該商販等以新舊課同時併完委實

不能兼顧萬難支持稟請援案再予緩徵一屆情詞迫切伏查
商情孝困驟難蘇息本屆奏銷又提早一月辦理為期愈促周
轉愈難現在奏限已屆新課短絀甚鉅尚須嚴催依限清繳若
勒令併完舊課必致兩誤權衡緩急新課為支解京餉要需斷
不能稍任延宕舊課係歸補道庫款項寬限徵收於帑藏毫無
出入應請援案將三十八屆帶徵舊課再予緩徵一屆仍照推
展年限緩至三十九屆分年帶徵以恤商艱而顧正供援福建
鹽法道鹿學良會同布政使周蓮詳請
奏咨前來除咨部外理合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准補平陽協副將曹春發請綫赴引先給署劄發領片[illegible]
再准補浙江平陽協副將曹春發於准補斯缺副將案內應行
請咨赴部引
見現宿海教案滋事首要各犯王錫彤等尚未就獲是缺副
將係駐紮溫屬平陽縣城該處為沿海要區溫台毘連巡防緝
捕均關緊要經臣飭令該副將曹春發先赴本任以重職守而
期得力伏查武職補缺例應依限赴部從前升補人員遇有查
辦要匪或因防務省分先給署劄飭赴本任均各奉准有案該
處巡緝重要一時勢難晉引自應援案先給署劄核與歷辦成
案相符合無仰懇
李勤恪公奏議 卷
天恩俯准將准補浙江平陽協副將曹春發先給署劄發領以
昭信守俟補務稍鬆再行給咨赴部除咨部查照外謹附片具
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陸路提督黃少春偶患感冒牽發舊傷懇請賞假一月據情代
奏片 光緒三年正月十四日
再准福建陸路提督黃少春咨稱襄時征勦髮逆奔走風雪之
中感受寒溼致成痞積常有筋骨疼痛之症自開春以來偶患
感冒牽發舊傷右手肘臂筋骨疼痛雖經醫治尚無效驗查泉
郡海疆要衝保衛一切事宜均關緊要力疾從事不敢稍眙安
逸竊近日筋痛增劇頭目發暈實屬難支據醫云濕毒積重氣
血虧損非靜心調養不能見功咨請代
奏籲懇
天恩賞假一月藉資調養所有署中一切公事仍力疾自行經
李勤恪公奏議 卷
理等因前來臣查該提督到任以來操練巡防不辭勞瘁茲因
舊症復發懇請
賞假委係實情謹附片代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遵旨查明閩省存儲槍礮據實覆陳摺 光緒三十年三月十八日

奏為遵

旨查明閩省存儲槍礮據實覆陳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於光緒三十年正月三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三十年正月初八日奉

上諭有人奏閩省存儲槍礮前後奏報懸殊請飭確查等語購儲軍械關係緊要豈容虛糜款項著崇善李興銳將所指各節情弊會同認真詳細查明據實覆奏毋稍迴護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寄信前來仰見

聖主慎重軍儲循名覈實臣等伏讀之下欽悚莫名伏查臣崇

善於上年閏五月間因前督臣許應騤奏明訂購製造無煙藥機器一事係在許應騤臨交卸之時倒填月日奏咨任用非人徒滋糜費

奏請飭令許應騤將原經手之分省補用知府彭思桂送交來閩責成商退原摺內聲明除各營臺原配操防領用礮械不計共存省城軍裝局大小新舊前後膛快礮二千四百零二尊礮子三萬八千五百八十顆各式前後膛快槍二萬六千九百四十三桿槍子一千零六十二萬一千四百六十一粒緩急足資應付似可毋庸添購在臣愚見實因閩省庫空如洗近年籌解各國賠款早已羅掘俱窮當時並無重大海防軍務又在未撥廣西軍械之前用以捍禦正自足恃且前督臣許應騤甫經訂購克虜伯過山快礮六尊又礮臺操練打靶之函礮二十三尊智利槍四百桿並配子藥已耗去四十一萬馬克其中不無糜費萬難不加撙節無非為慎重庫帑起見隨後經廣西借撥毛瑟黎意等槍二千桿情形自又不同臣興銳於上年十月初四日到任即經臣崇善將前情詳晰告知並以管理製造購辦軍火未能得人須加整頓彼此和衷商酌臣興銳當即另行遴委明習軍械學之員管理製造軍裝各局事務一面將前辦不力之降補守備賴文華參將賴望雲及分省知府彭思桂歸入甄別案內奏參革職並將各項軍械委員查點所有省局存儲大

小新舊前後膛快礮槍枝悉與臣崇善原奏數目相符惟泰西各國講求槍礮之學日異月新自前膛而改為後膛自光膛而改為來復線膛礮則始用藥包而後改拉火銅管拉火螺絲及引火電線槍則始用紙殼而後改為銅殼始用單響及八九響而後改為五子排裝又由大口徑而後改為小口徑出一新式則舊者皆成廢物勢所必然故臣於奏報設立軍政局摺內有多屬舊日廢壞為各國所棄而不用之語然若如言官所參謂前此閩省購買軍火之案盡屬虛報濫收則歷年既久各軍火屢經發交營臺用畢繳回固不能執後來新式之器而詆舊日購製者為虛糜間有近年本省製造局仿造槍礮責其講求未

善固不容辭謂其有心舞弊亦難折服所有從前監製之降補
守備賴文華既經參劾似更可毋庸再加深究至臣與銳前奏
擬添購快槍一二千枝誠以近日時局危迫非練兵不能自強
南北洋各省因練新軍而購新器者均紛紛奏報有案若如言
官所參謂臣之所請為開銷款項之計臣獨何心而不首至此
況槍尚未購自在
聖明洞鑒之中然臣但請購槍而不及礮者亦未始不因庫款
艱難枝枝節節而為之若以新練常備軍制而論一礮營最少
須得快礮十八尊現在除前督臣許應騤購致克虜伯七生的
過山快礮六尊又舊有費開士礮六尊勉強湊用實尚不敷苟

使有款可籌臣仍不敢不力為購辦以仰副
朝廷整軍經武力圖自強之至意所有閩省軍裝局原存槍礮
現經臣等會商札委協領明玉補用道孫道仁補用知縣丁惠
剣按照臣等上年奏報所據之省局槍礮底冊逐一查點開列
清單並將口徑大小及堪用不堪用之處詳為註明恭呈
御覽惟查閩省經理軍械往往不得其人於泰西槍礮名式未
能細加分別無論洋製土製悉以快槍快礮目之或於抬槍亦
目為抬礮均在所不免臣等此次清單所開槍礮數目係據前
事後局舊冊相沿呂梅以行原案所有臣等查明原奏槍礮數
目並無懸殊及業經將經管製造及購辦軍火不得力之員另

案參劾緣由理合合詞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閩省奉提葵酒加稅及酌提州縣中飽一案懇　恩免其加征
提解摺　光緒三年三月二書
奏為閩省官累民貧難籌巨款籲懇
天恩曲加體恤免其加徵提解以勵官常以寬民力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
寄十一月初六日奉
上諭百度之興端資經費現值帑藏大絀理財籌款尤為救時
急務前經戶部通行各省整頓葵酒稅以濟要需乃報解之無
多實由稽征之不力據直隸總督袁世凱奏報直隸抽收葵酒
兩稅歲入銀八十餘萬兩即著釣錄直隸現辦章程咨送各省
李勤恪公奏議　卷一一
一體仿行並量其省分之繁簡認定稅額之多寡福建每年應
派三十萬兩等因欽此又同日奉
上諭查近年來銀價低落各省不甚懸殊其向以制錢折征丁
漕各州縣浮收甚多而應征之房田稅契報解十不及一著自
光緒三十年始責成各督撫將所屬優差優缺浮收款目澈底
確查酌提歸公各按省分派定額數福建每年十萬兩等因欽
此遵
旨分別咨行前來當即行司飭局欽遵辦理去後伏念近來時
局阽危非急圖自強不能立國而自強之要如練兵興學無一
不須先籌巨款即鐵路礦務及一切勸商惠工諸事將來可指
為生利之源者目前舉辦亦無一不須先籌鉅款是自強政策
尤以理財為下手要着無可疑無可緩者臣自到閩後察看福
建吏民之疲困財政之艱難查全省入款合計地丁稅釐及一
切雜捐不過二百餘萬歷年度支本已不敷數十萬兩庚子後
增派各國賠款多至八十萬兩數鉅期迫前督臣督同司道籌
商萬不得已舉辦坐賈捐貢成郡縣飭商認繳當時約計應有
二十餘萬而次年則已紛紛歇業捐解不齊且此中亦不免有
近於苛細者臣方期欽遵前奉
諭旨量予停免冀紓商民之力而苦於別無可以抵償之款寢
鎖為之不安此次奉
李勤恪公奏議　卷一一
旨飭征葵酒兩稅誠如
聖諭葵酒徒供嗜好非生計所必需雖多取之而不為虐苟有
可以稽稅之策何惜不為無如閩省葵酒貿易向無巨商大賈
向來每年征收葵釐不過三萬餘兩光緒二十二年奏款案內
已加征二成銀六千餘兩上年辦坐賈捐又約征銀一萬餘兩
比較從前葵釐已加至五成之多其酒捐亦於上年辦坐賈捐
始行專款抽收歲得不過三萬餘兩蓋緣南方苦熱無須以酒
禦寒閭閻向無燒鍋之戶與直隸情形大不相同小民間有家
釀既非商販更難從而苛斂之即此三數萬金在他省似甚細
微而閩省已覺其繫重若再於此兩項加征至三十萬兩無論

商情困敝力有未勝即勉強遵派而價值奇貴商販愈稀恐并從前辦定之款亦不能積征泰西各國菸酒稅有征至數十倍者然第嚴於入口若出口之稅則未嘗加重中國若於內地菸酒重征以困之將覃趨而用洋產則利源更多外溢此菸酒兩稅已經加捐實難再加之情形也閩省錢糧皆係地丁並無漕米民以銀完官以銀解非若漕米收錢解銀者可比閩省州縣有經征兵米從前以銀折收米價尚平不無盈餘及後米價日昂即每有因茲賠備者是近年銀價之低落於閩省錢糧實無出入其經征數目自同治五年前督臣左宗棠

奏明釐定章程出示勒石而後浮收之弊概已剔除且恐其入不敷出隨請將攤捐停止陋規裁革另籌提給公費以杜官廳左宗棠公忠體國人值粵匪甫平籌防善後需款孔亟之秋其通盤籌畫良以弊竇既除察吏之中不能不寓恤吏之意也自後光緒十九年二十一年又經兩次奏銷加額凡無著之糧州縣皆須賠解多者賠二三千兩少亦數百兩大都以所平餘湊補足數究其平餘無兩亦不過一二錢而止繫缺額征三四萬兩者不過四五縣簡缺則數千兩者居多核其平餘至多之縣亦不過五六千兩除賠奏銷外所餘均屬無幾稅契一項閩省向章均係定征定解並無餘潤可沾自光緒二十三年加派額征往往征不足數尚須賠解此則不特無益且共以為累矣至所謂優差則惟關稅釐金兩項其最著名之差不過四五處最餘五六千金三四千金不等近年庫儲空乏出款浩繁屢經酌加比較短絀應行責賠或記過停委自臺灣外屬民生日形貧困商務亦漸就衰以故百貨釐金從前可收二百餘萬兩近則僅收七十餘萬兩茶葉稅釐從前可收一百餘萬兩近則僅收三十餘萬兩收數日少而比較轉加候補各員需次數年方輪十差而商稅之衰旺既無把握額定之比較必須賠足已不免視為畏途光緒二十六年前督臣許應騤

奏明移緩就急酌提歸公案內又將關稅盈餘釐金補水鹽課餘利向歸官吏辦公各局經費之款統提出五萬五千餘兩備備海防之用是外銷之款已裁節無遺中飽之資復搜羅殆盡若再於差缺中提集巨款實亦無可下手之處此差缺兩項早經釐剔委難提解之實在情形也當此時艱孔亟掊掘萬分之時屬在臣民天良具在即令毀家紓難亦分所應為況臣受國厚恩身膺重寄興利除弊責有專歸吏何敢有利不興隱數君上有弊不革見好屬員祇以民為邦本安邦要道不外安民而州縣為親民之官必內顧無憂而後可責之盡心民事若必將纖微進款一律裁提將自保身家尚恐不贍奚暇顧民生之休戚且自愛者恐虧空獲咎相率解組而歸而倒篋傾囊以奉之於公者必敲筋炙髓而取償於民民困莫蘇民心即渙後患

將不忍言臣上年奏設財政商政各局責成將一切出入款目
工商要務綜而理之無非欲以裕餉源而除積弊將來如有成
效可覩自當將財政商政增益之款隨時儘數報解斷不敢稍
存膜視所有現在奉派菸酒兩稅及酌提中飽之四十萬兩既
有萬分困難情勢不敢不披瀝上陳惟有籲懇
天恩暫從寬免以培元氣而固民心閩省幸甚大局幸甚謹縷
晰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釐定閩省常備軍制摺
審結已革前署雲霄同知倪濤縱容官親錢少堂藉案詐賍摺
設立學務處整頓學堂裁併書院改定課程摺
閩省設立警務局實行警察辦理情形摺
順昌縣知縣陳勷光刊書謬妄據實參劾摺
閩省稅釐短絀未解二十九年分京餉力難兼籌摺
江西試用知府劉世芳調閩委製造所坐辦留於福建差委片
閩省設立礦務總公司派員辦理以保利權摺
查明監司大員被參各款據實覆陳摺
陸路提督黃少春因病難速痊代奏開缺摺

廣東補用道姚文倬調閩差委片
請裁閩省水師提督片
閩省工賑勢難中止請展辦賑捐二年摺
福州府知府玉貴等委署興泉永道等缺片
福寧建寧各鎮篆委王復勝姜河清等互相調署並委王鎮繞
領常備軍右鎮長門各礮台片
閩省前購無烟藥機器不能退辦片
南澳左營懋二長龍船遭風擊碎請免賠賞卹製補片
浙省裁留綠營員弁各缺歸併移駐兼管汛地摺
調署兩江總督叩謝 天恩並報交卸閩督篆務起程日期摺

主事劳乃宣等調赴江南遵用片

附兩江

恭報到任接篆日期摺

鞏定閩省常備軍制摺 光緒三年三月二日

奏為鞏定閩省常備軍制謹單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閩省軍制先經前督臣許應騤擬定設立左右兩鎮每鎮統步隊三標一標三營一營四隊另砲隊一工程隊一輜重隊一營合為一標計兩鎮八標二十四營兵額共六千人請以向有之親軍福勝營編為左鎮駐紮省城以福祥軍編為右鎮駐紮長門業經開單具奏惟按照原議即此常備一軍已嚴需薪餉八十餘萬兩尚有續備巡警諸軍不在其內閩省一時無此餉力未及舉辦前兼署督臣崇善復於上年九月奏請改為每鎮統步隊三標每標三營每營三隊凡步隊九營其

左鎮則兼統砲隊一營工程隊一隊而無輜重隊右鎮則但兼統砲隊一營並無工程隊計兩鎮共二十一營連統領部屬官弁月需薪餉三萬一千餘兩較之前督臣許應騤原奏已節省其半臣到任更為檢核原定鎮標營隊名目多係諸北洋軍制毫可施行盡利惟每營三隊每隊三排每排僅有正兵十六人合計一營正兵不過一百四十四人統兩鎮二十一營計之不過三千零二十四人而統領部屬差弁則跟事增華頗多冗濫歲耗薪餉三四十萬而所得之正兵僅適三千豈不可惜臣再四籌思目前餉力不遑萬難遽議增兵惟有酌裁每鎮所統之營增加每隊正兵之數求合制度添置擴充斯易指手盡就原

定軍制逐一酌核擬定為每營三隊每隊三排每排二十四人仍以一標分統步隊三營每鎮則統領兩標另加礮隊工程隊各一營計左鎮應統兩標步隊六營礮隊一營右鎮應統步隊兩標六營工程隊一營合共兩鎮應存一十四營共有正兵三千零二十四人較之原立二十一營正兵之數未裁一人即正兵之餉管帶員弁之薪水亦未核減惟於九濫差弁大加裁汰所有餉章軍制謹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至較現定章程每月應需薪餉二萬三千九十兩零二錢與原章月需薪餉三萬一千五兩四錢相比月可節省銀七千九百一十五兩二錢每歲實可節省銀九萬四千餘兩惟尚未

裁一正兵也其礮隊工程隊原屬行軍最要者現在僅擬設立一營則因閒省現存過山快礮尚不足一營十八尊之數而工程隊須購致各式模範設立講堂教練一營所需為數已鉅祇可俟此兩營礮兵工程兵教練有成再議加增臣查東西各國軍制大率一軍必有一萬二千餘人或多至三萬人德制以一軍統兩鎮鎮統兩協協統兩標標統三營營統四隊隊統三排每排以四十二人起算日本則以一師團統兩旅團一旅團統兩聯隊一聯隊統三大隊一大隊統四中隊一中隊統三小隊每一小隊亦四十餘人起算大抵日之一小隊即德之一排日之一中隊即德之一隊日之一大隊即德之一營日之一聯隊即德之一標一旅團即德之一鎮而師團即一軍中間省去兩協人數逐一減其一半北洋常備軍即仿德制為之前督臣以一鎮統三標一標統三營即仿日制為之惟一營三隊一隊三排每排除正副頭目外僅得正兵十六人較之德日軍制均有未合論操法一營三隊尚可從之而每排人數則萬無少至十六人之理今為更定以一鎮統兩標一標統三營與德制協統兩標標統三營日制一旅團統兩聯隊一聯隊統三大隊均相符合其每排除排目外設正兵二十四人計得德日之半數將來餉力充裕照此加倍募足或更增一隊足成一營四隊則按之東西各國更無不合至營官之上更設統帥三四員層層節

制事權不專屬則號令必多歧原可不必效法日之視德已省去一協令以一軍分為兩鎮而不別設全軍總統雇特省費似亦萬有節度深意也至該軍先經前督臣派委補用道孫道仁統領左鎮本任福甯鎮總兵曹志忠統領右鎮上年曹志忠升任水師提督後經臣札委孫道仁暫時兼統右鎮責成將兩鎮各標營簡選得力將弁按照新定軍制一律改編於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成軍並嚴定簽格將兵丁認真挑選復飭設立隨營學堂教授弁兵以期悉成勁旅所有此次新章名為歲節餉銀九萬餘兩實則閒省庫空如洗本無專指之款可以留備而現在常備軍快礮固不足一營之用即快槍亦僅有智

利小口徑數百桿各營均以老式單響毛瑟充數似此軍械參差不一又乏利器雖有新軍亦無可供操練臣之為此節餉之計無非欲稍紓喘息騰出餉力以為購械之用容俟籌有的款能否將快槍快礮添購足用再另奏陳此外尚有續備軍經前督臣奏准分立中左右三軍每軍四營將福強福鋭福毅各軍編改其巡警軍則以綠營額兵改設而福強各軍從前編立時即本有綠營練兵羼雜其間究竟以何軍改為何營一切制度辦法均須熟籌其綠營各有防汛何者為要地何者可裁汰亦須通盤籌畫統容臣籌議撥定另奏辦理所有先將常備軍編改緣由除分咨政務處練兵處兵部戶部外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謹將更訂常備軍左右兩鎮軍制餉章開具清單恭呈

御覽

謹開

一隊之制

隊官一員管轄三隊每月薪水公費銀二十八兩

隊長二員領一隊排頭排尾每員每月薪水公費銀二十五兩共三十兩

排目六名每排二名分領排頭排尾每名餉銀五兩共三十兩

正兵七十二名每隊分為三排每排二十四名每名餉銀四兩二錢共三百零二兩四錢

火夫七名每排二名共六名另一名供隊官隊長書識護兵炊爨之用每名餉銀三兩三錢共二十三兩一錢

書識一名每名餉銀七兩

護兵三名歸哨官因公役使此外正兵雖因公事不得役使一人每名餉銀四兩二錢共一十二兩六錢向來護兵餉官優於正兵實不合理正兵終日操練其勞倍於護兵他日臨陣衝鋒尤視護兵為重豈可轉下於護兵今改定護兵口糧與正兵一律庶免相形見絀

以上每隊官至護兵共九十二員名每月薪餉銀

四百三十三兩一錢

一營之制

管帶官一員每月薪水銀五十兩公費銀八十兩

幫帶官一員專用學堂畢業生責令教操每月薪水銀四十兩以上管帶幫帶官或兼設或但用一員均因時酌定

隊官三員每月薪水公費共八十四兩

隊長六員每月薪水公費共九十兩

排目十八名每月餉銀共九十兩

正兵二百一十六名每月餉銀共九百零七兩二錢

樂兵頭目一名每月餉銀十兩

樂兵六名每名月餉銀五兩共三十兩

營官文案一員每月薪水銀十六兩營官設文案不設書識凡遇繕校本營公牘可令隊書分任之

書官一員每月薪水銀十兩

營官護兵六名歸營官因公役使每月餉銀共二十五兩二錢

槍匠一名每月餉銀六兩

縫匠一名每月餉銀五兩

三隊書識三名每月餉銀共二十一兩

三隊夫役九名每月餉銀共三十七兩八錢

三隊火夫二十一名每月餉銀共六十九兩三錢

營官火夫二名凡營官文案書官樂兵護兵槍匠縫匠飲食均令分司之每月餉銀共六兩六錢

以上自營官以至火夫共二百九十七員名共薪餉銀一千五百七十八兩一錢無論步隊工程均一律以此為準惟砲營應另設拉砲馬需用馬乾另行核計又每隊配砲六尊應分立六排以正兵十二人為一排今用過山快砲有砲兵六人足以裝放尚餘六人留備輪流替代而每排以一排目領之數亦適合也

一標之制

分統一員自帶本標第一營所有該自帶之營文案護兵均歸任使無庸另設每月薪水公費除應得自帶一營銀一百三十兩外再加公費銀五十兩

領步隊三營共員弁兵夫八百九十一員名薪餉銀共四千七百三十四兩三錢

一鎮之制

統領一員每月薪水銀一百兩公費銀二百兩

領兩標凡步隊六營共員弁兵夫一千七百八十二員名

一連分統一公費共薪餉銀九千五百一十八兩六錢

又左鎮領礮隊二營右鎮領工程隊一營均員弁兵夫二
百九十七員名薪餉銀一千五百七十八兩一錢此礮帶
營工程營遲隸統領即可令左鎮兼管礮營右鎮兼管礮帶
工程營以幫帶官一員助其教操不設管帶所有管帶
薪水應行停止公費仍准支用
文案兼參謀官一員每月薪水銀五十兩
支應官一員每月薪水銀二十四兩
管理軍械官一員每月薪水銀二十四兩
護兵十二名月餉共銀五十兩零四錢
以上每鎮統領兩標步隊六營又礮工程隊一營凡七營

一連統領文案支應管械醫官護兵共二千零九十五
員名每月薪餉一萬一千五百四十五兩一錢兩
鎮共員弁兵夫四千一百九十員名共薪餉二萬三
千零九十兩零二錢此外尚有全軍需用軍火擦洗
槍礮油紗經費及操衣頭巾操靴等項應照前定章
程製發隨時造報不在前項薪餉之內合併聲明

審結已革前署雲霄同知倪濤縱容官親錢少堂藉案詐騙摺
（光緒三十年四月二十四日）
奏為同知縱容官親藉案詐騙訊明擬結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藉查前署雲霄同知倪濤縱容官親錢少堂即錢駉生
藉案索賄被該廳民周漁仙等控經汀漳龍道委查屬實揭由
藩臬兩司轉詳經前督臣許應騤
奏准將倪濤革職歸案訊辦飭據福州府傳到着管勒交一面
委提人卷發府并審因錢少堂未獲無從質究查經勒斃去後
茲據倪濤呈明錢少堂在逃病故查明埋葬處所行據建安縣
查勘取結送司飭行福州府同譏局委員訊供議擬詳由藩臬
兩司核轉前來臣復加查核緣倪濤籍隸浙江歸安縣報捐同

知在福建者候補與在逃病故之錢少堂係同籍疎遠姻親倪
濤前署雲霄同知事錢少堂前來探望因知醫理留在署內光
緒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六夜廳民周算鷄巡見周青連等偷挖
園內地瓜赴前喊拏被周青連等銃傷身死報經倪濤驗詳緝
兇未獲嗣周青連子弟向屍妻周方氏央緩呈催不允爭鬧毀
壞周方氏家器物周方氏家弟姪糾衆欲圖報復倪濤訪聞會
營赴鄉彈壓拏辦因患病未經隨帶錢少堂診視倪濤抵鄉後
各犯逃避有昔存今故之張席珍理令周青連等家屬估賠所
毀器物仍候緝犯訊辦呈經倪濤取結稟移道府有案惟時錢
少堂棄間向周青連之房長周漁仙指稱倪濤欲拏房長辦罪

必須送銀寬免周漁仙畏懼央張席珍過付銀二千七百兩又
向周方氏詐索官役赴鄉夫價亦經張席珍商說付銀四百六
十元隨往書役唐誠柳晉亦各起意藉稱賠墊飯食唐誠索得
周漁仙銀八元柳晉索得周方氏銀七元均係張席珍過付倪
濤先不知覺旋經訪知錢少堂嚇詐情由向錢少堂詰問錢少
堂混賴喧鬧乘夜潛逃倪濤念係姻親並未追究即經汀漳龍
道漳州府訪聞前情並据周漁仙等赴道呈控維時倪濤期滿
卸事由道飭据接任同知方祖蔭查覆屬實揭司詳經前督臣
奏准將倪濤革職歸案訊辦飭据福州府傳到着管勒交一面
委提人卷發府并審因錢少堂未獲無從質究疊經勒拏茲据

倪濤呈明錢少堂在逃病故行据建安縣查勘取結送司飭行
福州府同讞局委員訊擬詳司核轉到臣查周葺鷄命案應催
雲霄同知赶緊緝兇另辦倪濤所供錢少堂詐賍並無通同情
事錢少堂已死無可質証惟周漁仙等皆稱倪濤當時訪知曾
向錢少堂詰問喧鬧如有通同勢必諱莫如深尚復何敢聲張
所稱並無通同尚有証据應先擬結以免延累此案錢少堂倚
仗官親輒敢藉案向周漁仙嚇詐銀二千七百兩又向周方氏
索詐銀四百六十元寔屬不法遍查律例並無官親詐賍作何
治罪明文自應比例問擬錢少堂即錢融生應比依幕賓倚仗
聲勢舞弊詐財照蠹役詐賍例計賍治罪蠹役恐嚇索詐賍至

十百二十兩者照枉法擬絞例擬絞監候業已在逃病故應毋
庸議所得之賍飭令移籍查明有無財産追賠給主已革書役
唐誠柳晉藉賠墊飯食為名各自詐索銀四兩零亦屬不法訊
係各自起意自應各科各罪唐誠柳晉合倚衙役詐賍一兩至
五兩杖一百加枷號一個月例各擬杖一百加枷號一個月該
犯等事犯雖在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欽奉
恩詔以前惟到案在後不准查辦又欽奉光緒三十年正月十
五日
恩詔事犯在正月初一日以前核其情罪係在部議准免之例
應請援免并免刺字仍追賍給主前署雲霄同知倪濤於官親

書役詐賍訊無通同分受情事惟事前毫無防範迨錢少堂事
發潛逃又不認真追究寔屬縱容業已革職亦毋庸議周漁仙
周方氏所與銀兩訊非有事求請應與已故之過付張席珍均
免置議除供招咨部外謹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勅部核覆施行謹
奏

設立學務處整頓學堂裁併書院改定課程摺 光緒三十四年四月二十日

奏為福建省城設立學務處整頓學堂裁併書院改定課程恭

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自強之本以育才為要育才之道以興學為先此

東西各國之所同而於中國今日為尤急自奉疊次

明詔令各省裁改書院剏設學堂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復有

從下次丙午科起遞減鄉會試中額及各省學額逐漸推廣學

堂之

諭旨草野聞風靡不思崇向實學以仰副

聖朝作人之至意臣自抵任以來察知閩省士習純樸第以地

方瘠苦誦讀無資大都猶守舊學風氣未能廣開除省城設有

高等學堂及師範學堂一二處外其餘各府州縣雖有報設中

小學堂者或就書院改置或仍義塾舊址率因絀於經費不能

多養生徒近日京師大學堂新定章程甫經頒到而各門教科

書編譯尚未齊全各屬所設中小學堂大率教法參差名實不

符既無完備之課程亦鮮畫一之讀本自非官司為之督察必

致糾紛而無統紀其有碍於教育之進步者甚大因就省城設

立學務處遴委熟悉學務之大員責成綜核通省教育事務遵

照大學堂章程先從講習師範入手嚴飭地方官多設中小學

堂並勸諭紳士合力籌辦務使民間得受普通教育以立為學

之基礎一面籌款選送學生出洋學習尋常師範高等師範並

專門實業各科期三五年後學成歸國以廣傳習而資造就至

各省近年因建設學堂多將舊日書院裁撤閩省自應一律照

辦惟閩士寒畯居多平時饘粥不給半恃書院以資膏火一旦

盡行裁去愈令謀生乏術亦覺窮餓可憫體察情形除將省外

各書院悉數裁撤改設學堂外復將省城舊有之鰲峯正誼致

用鳳池四書院併作一處改名全閩校士館為舉人貢監生童

等肄業之所分立經史政治地理兵法算學六門延聘品學素

優之在籍紳士為總校按月考課嚴定學規於校藝之中仍合

教科之目庶講求漸熟融貫中西再導以學堂課授較易為力

業於本年三月內甄別送館其各書院向有經費除已提三成

歸入高等學堂外餘悉充校士館諸生膏獎之用俟下科中額

減成亦將館中名額遞減三科以後省中學堂徧設該校士館

即可裁撤似此一轉移間便知

朝廷雖專重學堂而於寒士之未能改圖者仍曲加矜恤益足

勵其愧奮之心而愈堅為學之志於辦理學堂之旨仍不相背

特福建度支奇窘一切興舉視他省尤難以今日時事之艱

國家需才之急三年蓄艾事貴早圖臣惟有督率司道各官勉

力興辦並隨時認真考察冀學務之日有起色所有學務處總

辦臣查有奏調來閩差委之廣東候補道姚文倬品行端卓體

用兼瞻堪以派委當經札飭即於本年二月內開辦刊刻關防頒用仍飭會同藩臬兩司糧鹽兩道認真經理務求事有寔濟合將福建設立學務處及裁併書院改定課程緣由恭摺具陳

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閩省設立警務局實行警察辦理情形摺 光緒三十年四月二十八日

奏為閩省設立警務局實行警察之政謹將辦理情形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查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三十日奉

上諭前因各省制兵防勇積弊甚深業經諭令各督撫認真裁節著將原有各營精選若干營分為常備續備巡警等軍等因欽此先經前督臣許應騤奏明將通省練軍制兵汰弱留強別練巡警軍一枝共四千四百人分為二十二隊每隊二百人派管帶一員哨官四員分駐各屬奏後隨將省城制兵改設巡警軍第一第二第三共三隊以兩隊交福州城守協管帶以一隊

交督標中協副將管帶餘均未及編定上年九月復經前兼署督臣崇善奏明改為全省徧設巡警軍三十八隊半每隊正兵一百六十名共應設巡警軍六千一百六十名亦未舉辦即值卸事臣到任後體察情形前督臣之請以練軍制兵改辦巡警原以綠營窳惰無用久為世詬不得不急圖改良以冀化無用為有用惟是警察之學最為精密東西各國講求此事均先設立學堂教育合度然後以巡捕之任用能衛民生去民害闤闠之間可以夜不閉戶道不拾遺間有遺失之物疑難之案告知包探巡兵無不可廉得其情故論者謂王道之行必自辦警察始其精妙如此以綠營弁兵目不識丁安能勝任且巡兵之設

固重訓練而其用尤在於除無形之隱患而非責以征戰之力既設巡警軍則居民鋪户均須立門牌編籍冊有清道之舉有貿易之塲大抵悉關地方之事故部署之法亦與防軍大異其每隊巡兵之多寡宜視事體之繁簡為等差更難拘定每隊一二百人之數因其任事之艱苦不得不優給餉需則月餉亦轉視防軍為重臣曩歲調署廣東巡撫到任即與督臣商酌先就省城設立警務局遴委臬司專辦其事調撥防勇數營挑作巡兵雖用其人而仍去其籍近見四川督臣錫良奏報辦理四川警務亦係擬將綠營分別全裁騰出餉項另設巡兵此則但取其餉而並不用其人蓋寔有見於警察一事斷非綠營弁兵所能

為非變而通之難以施行盡利也臣與司道再四籌商當於上年十一月飭就省城設立警務總局刊刻福建全省警務局之關防札委臬司朱其煊充當總辦先將城守中軍兩副將所帶之巡警軍各撥出一隊凡四百人交該臬司認真挑練悉除其綠營兵籍此外尚有不足則另行選募又因新募者驟難合用別將常備軍之曾經教練合於警察法度者騰挪挑補以期速成調派江南學堂畢業生兩人充當教習設立學堂逐加訓練一面清查户口編立門牌凡數閱月始覺漸有端緒計省城除總局外另設分局四所城外之南台一帶亦設南台警務局一所而以四分局輔之每局均用巡長二名巡目六名巡兵一百二十名統計四分局共得巡長及目兵一千零九十六名其總局則專設暗查親兵而無目兵並就需次各文員遴委提調稽查總巡分巡巡記等官分任其事凡舊設之保甲緝捕清道等局均一概裁撤同濬河丁夫均歸警務總局經理現在城內已於三月初一日南臺已於四月初一日陸續派兵站街寔行警察之政惟城內旗街向歸旗營管轄情形畧別當查廣東省章程咨由將軍督飭旗營撥兵辦理以免互相鑿柄至城內外各局經費兵餉就現時辜較已月需額支銀七千餘兩尚有開辦經費及製辦衣靴軍械等項應歸活支項下核計不能預定閩省財政支絀勢難增籌巨款目前暫飭財政局籌款支給容

臣再將綠營弁兵通盤籌畫分別

奏裁騰出餉項以滋挹注其省外郡縣則俟省會諸事完備明效昭著再為次第仿辦除將現在試辦章程分咨練兵處及户兵工各部外所有閩省設立警務局寔行警察之政開辦情形理合繕摺具陳其有未盡事宜臣再隨時督同司道講求攷察以期日有進步上副

聖主安民圖治之至意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順昌縣知縣陳勷光刊書謬妄据寔叅劾摺 光緒三十年四月二十日

奏為知縣刊書謬妄据寔叅劾請

旨明示懲處仰祈

聖鑒事竊查各省教案之起皆由地方官不善處置以致民教積不相能易生釁端近年疊奉

諭旨飭地方官認真保護教士嚴禁造謠煽惑不啻三令五申閩省襟山帶海五方雜處民情素稱强悍辦理稍一不慎易啟交涉重案臣於接見僚屬時每諄諄以遵守約章調和民教為誡乃聞有順昌縣知縣陳勷光於刊刻勸善書籍羼入訾議西教各條正在撤任查辦間准駐福州英領事函送所刊維世襲

編一書前來查閱其中語句雖係意主勸善究不應牽涉西教漫加詆諆當此時局艱難該員身為司牧宜如何立言審慎平釋民教之爭乃輙因刊刻善書語涉輕侮致貽外人口寔雖据稱在任與各國教士往來尚能浹洽保護教堂亦頗盡力此次省中查辦已將板片書籍起出銷燬並未滋生事端等語然其作事謬妄平日於善鄰弭釁之道漫不加意已可概見未便因民教幸未肇事過予姑容相應請

旨飭將順昌縣知縣陳勷光即行革職以示懲儆所遺順昌縣知縣缺閩省現有應補人員應請扣留外補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閩省稅釐短絀未解二十九年分京餉力難兼籌摺光緒三十年四月二十八日

奏為閩省稅釐收數短絀奉撥各款京餉力難兼籌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閩省奉撥光緒二十九年分各款京餉已先後解完

銀四十萬兩旋因年關已屆無可籌措當經

奏明請俟今春再行設法補完在案旋准戶部咨覆催籌補解

等因伏思京餉為

畿輔要需無論如何為難自應設法籌補無如閩省財力困乏

自奉派償款以來司局庫藏搜羅殆盡去冬欠放餉項雖經挪

移數究行屬挖肉補瘡舊欠未清新餉踵至而償款本息以及新案

攤賠交迫而來既未可失信外人自不能不先其所急本年籌

解首批京餉固已力盡筋疲此後仍須次第預籌陸續滙解他

如本省兵餉勇餉及興辦庶政一切例支經費日見加增懸釜

待炊勢難濡緩近年稅課又復日形短絀貨釐則半趨子稅藉

約免征其中以茶木為大宗木植固形滯銷茶市甫開又因東

三省一帶海疆多事商賈觀望亦難望有起色度支之艱窘實

為近數十年所未有如能設法補解斷不敢稍涉推宕一俟稅

釐收有成數即當勉力籌解以濟要需据福建藩司會同財政

局司道詳請

奏咨前來臣復加查核洵屬實在情形除咨部查照外理合恭

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江西試用知府劉世芳調閩委充製造所生辦留於福建差委
片光緒三年四月二十日
再閩省設有製造所原擬自製槍炮彈藥以備操防之用免致
時時仰給外洋實屬目前當務之急惟是閩省財政困難既不
能精研廣造而承辦其事者又往往麤疏無術不知講求徒覺
有名無實臣上年到任查知辦理該所之烽火門營參將賴望
雲不甚得力當即撤差旋歸入甄別筆內參劾在案所遺製造
所一差因一時難得勝任之人查有指分江西試用知府劉世
芳深明機器製造之學辦事亦極勤能當即電調來閩委充製
造所生辦該員由江西試用知縣捐升知府指分江西尚未引
李勤恪公奏議 卷
見發往與業經到省人員有閒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閩省整理軍實需材孔殷准將該員指分江西試用
知府劉世芳留於福建差委仍俟該員經手事件完竣再行給
咨送部晉引候
旨分發補用是否有當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閩省設立礦務總公司派員辦理以保利權摺光緒三年六月二十日
奏為閩省設立礦務總公司派員辦理以保利權仰祈
聖鑒事竊查光緒二十九年八月初六日欽奉
上諭商部奏擬設立路礦農務工藝各項公司著各省將軍督
撫會同籌畫悉心經理等因欽此臣因閩省礦產甚富辦理尚
無成規致為外人覬覦必須招商集股設立公司方足以自保
利權擬將通省礦務均歸商政局統轄督飭商會紳董糾合殷
富仿照湖南辦法先行設立總公司分廠承辦業經
奏明在案伏查閩省連山千里礦產頗饒外人豔稱已非一日
徒以籌本不易礦學未興初則創始維艱不免貨棄於地繼則
李勤恪公奏議 卷
句串百出終至利屬於人若不早自為計攘奪紛來流弊胡底
近年湘鄂各省經營礦務大都先行派員查勘擇地圈購即一
時無款興辦亦可留俟後圖而以胡南所設總公司章程較為
完善亟應變通酌仿以期總握全綱現擬就省城設立福建全
省礦務總公司即派總辦商政局前福建按察使楊文鼎現任
鹽法道虔學良為監督分派委員馳赴各屬會同地方官確切
查明境內共有礦產若干分別官地民地已採未採詳細報明
註冊除先經奏定皆歸華裕公司限內更地之建汀邵三府礦
產另行核辦外其餘通省產礦山場統歸總公司主持管理不
准他人自攬總公司辦礦區域分為兩路以甯福延建邵二道

所屬為北路興泉永汀漳龍二道所屬為南路每路各派總理一人分任其責兼司本路購地鍊礦各事查有在籍候選道羅忠堯堪以派為南路總理丁憂在籍前江西撫州府知府何剛德堪以派為北路總理均受成於總公司由官刊發關防俾資信守應需本銀即歸官商合力籌集仍先酌撥公款陸續收購股票以為提倡補助之需總公司開辦之初應先延聘礦師分途勘驗酌設鍊廠就地收砂過有勘獲佳礦查係官地應歸公司註冊管業如係民地即由公司定價收購將來或招商承辦分設公司或酌派員紳自籌開採視集股之多寡次第舉行所有本省外省紳商人等有願籌集資本請辦各路礦務者祇准

指定一礦作為總公司之分公司按照總公司所定章程切實遵守無論何人概不准逕自請辦以一事權此外民間貲本無多用土法就礦自行開採者悉聽其便惟所出五金礦砂概歸總公司估價收買設廠鍊售應抽礦稅即就礦砂價內照數扣解以重

國課似此變通推廣庶足以隱杜侵越開闢利源據福建商政局擬定章程詳請

奏咨前來臣覆加查核所擬章程均尚周妥應准照辦除將章程咨送外務部商部戶部立案外所有開辦礦務總公司派員辦理情形理合專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查明監司大員被叅各款據實覆陳摺 光緒三十年六月初一日

奏為查明監司大員被叅各款據實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光緒三十年四月二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

光緒三十年三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有人奏浙江候補道許貞幹招搖貪黷各款請飭查辦等語著李興銳按照所叅各節確切查明據實覆奏毋稍徇隱另片奏杭州通益公紗廠撥有官本巨款欠繳息銀前任撫藩擅批豁免請飭查追等語著該署督一併澈查具奏原摺片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寄信前來臣遵即密派明練篤實道廳各員分投馳往確查旋據稟覆前來臣復逐加稽核證以

輿論謹為我

聖主詳陳之如原奏內稱杭州省城吳山東嶽廟總捕同知孟芳率其子及孫設乩壇於其中許貞幹名之曰飛雲閣廣為號召每逢二八日仕商雜至求醫問卜之外尤多神怪不經之談杭州府知府宗培仁和縣知縣蕭治輝等有時呵道而往悍然置政體官箴於不顧許貞幹歷權臬運而又總辦洋務局總理營務處權傾全省巧借神道以開此終南捷徑歷任撫臣藩司若非為其所惑何至倚信如是一節查浙江省城吳山即城隍山上有東嶽廟廟旁五祖殿內向有飛雲閣光緒十年經官紳集款重修勒有石碑事在二十年前並非許貞幹所命名杭俗迷信鬼神久成陋習該處設有乩壇每月逢二八日仕商前往祈問者頗多壇非許貞幹所設自無待許貞幹為之號名上年總捕同知孟芳之子孟桂嶸曾偶到壇後經該同知查知即行管束在署向例地方官逢朔望日均應往城隍廟行香必經東嶽廟門首原叅謂杭州府知府宗培仁和縣知縣蕭治輝等呵道而往或即因此該地方官平日有無到壇訪查並無實在踪跡原叅亦未指出憑證自無從追究至許貞幹以候補道員到省不及十年兩權臬篆兩署運司又兼辦洋務營務權傾全省誠不免招人謗議然歷任撫臣所以倚任之者大抵出於愛才若謂許貞幹巧借神道以開終南捷經並歷任撫臣藩司皆為

所惑則亦言之太過又如原奏杭州省大井巷有聚豐園飯莊許貞幹以時過從旋因小事不遂所欲乃令其庖丁高生財與調任撫臣誠勳之管廚徐海泉知府宗培之管廚牛錦峯夥開聚寶園飯莊凡下屬魏送上司筵席非該園供辦斯不收納尤可怪者聚寶園三字之額許貞幹竟大書特書直署姓名懸幟為招竟有指此飯莊為許貞幹所開者一節查大井巷向有京式飯莊兩所一聚豐園一聚寶園相接數武向為官商讌會之區上年撫臣聶緝槼到任首即通飭官場勤求吏治不許常赴飯莊茶館飲食徵逐此後門前車馬遂稀聚寶園係高生財徐海泉牛錦峯等夥開甫經一載本年三月即因虧本歇業招盤

另項從前該園之額是否許貞幹署名無從查得確據高生財
等聞先曾充過官衙庖丁均早辭出若謂因聚豐園不遂所欲
乃令夥開聚寶園且餽送非該園供辦不收則該園當不至虧
本歇業原參應係傳聞之誤又如原奏諸暨縣舉人陳蔚文與
前任撫臣任道鎔之孫任承沆同年夤緣得識二十八年冬該
撫卸任時孝豐縣知縣趙金壽託陳蔚文以銀票五千元為贐
求調長興縣該撫以同座有人勢難收納附此票於升任藩司
誠勳將趙令即日懸牌撤任該令大懼以銀二千兩投贊許貞
幹門下為之關說得免雖無從得其關說之據而以大駭物聽
特予撤任之員不第免議未幾且給咨送部引

見有案可稽許貞幹尚誇示同官謂非其力不及此一節查陳
蔚文係丁酉科舉人與任承沆並非同年現在省會開兩浙采
報館任承沆隨任在浙絕少出署識之者尚希原參謂其因同
年得以夤緣交結似係傳聞失實孝豐縣知縣趙金壽在任有
年光緒二十八年十月經升任藩司誠勳將其撤調回省是否
因致送贐未被撤無案可稽惟訪之輿論聲名頗劣其非安分
之吏亦可概見至有無投贊許貞幹之門以求關說則原參亦
謂莫得其據該員前曾保送卓異給咨赴引事屬循例似尚不
在應究之列又如原奏杭州北門外湖墅有同福醬園上年十
二月望後許貞幹突然密派候補鹽大使徐德立徵股經往該

園查其蓄水預備等缸一律指為私缸謂其多一百餘口令該
園認罰庫平銀三萬兩否則立即封閉充公該園不得已忍氣
允諾由申商顧浩商減半價實過付銀一萬五千兩由晉義莊
劃付並酬該大使銀五千兩跟丁四百元杭地紳士聞而大嘩
公啟許貞幹吐此款為學堂經費不從一節查杭州城北湖墅
有同福醬園總店此外支店尚多股東為章振之趙問軒曹政
平吳小舫金聽孫五人該園歷年報名正缸一百隻副缸二百
隻配鹽納課去年十二月望後候補鹽大使徐德立稱奉許貞
幹面諭飭查醬坊以其缸口有多稟請標封該園遂託由杭州
申商沈協軒顧養和懇求願罰調查案卷係本年正月十一日

該大使以前情具稟隨繳英洋一萬四千三百元經署鹽運司
許貞幹飭庫兌收除提二成充賞外餘經陸續撥助紅十字會
並善堂學堂經費先後報明浙江撫臣批准有案惟聞徐德立
當時往查醬園並未奉有司札查出私缸之後許貞幹亦並未
提訊當堂判罰所有罰款悉由徐德立私相授受辦理既不成
政體形迹實涉嫌疑原參謂徐德立得賄銀五千兩雖無過付
實據亦難信其必無許貞幹漫不加察聽信屬員任性苛罰自
難辭咎此查明許貞幹被參各款之實在情形也又另片內稱
前任撫臣廖壽豐招紳於拱宸橋創設通益公紗廠蕭山東門
外創設通惠公紗廠撥助官款計通益公先後領銀四十八九

萬兩通惠公先後領銀二十三萬兩批定按季繳息限年拔本
近年獲利甚鉅該兩廠非但拔本屆期不名一錢甚至按季應
繳息銀亦歸無着通益公一廠二十八年奚請以息銀豁免所
有本銀分作十五年無息拔還前任撫臣任道鎔升任藩司誠
勳居然批准一節查杭州拱宸橋通益公紗廠於光緒二十一
年秋間經前任撫臣廖壽豐飭紳開辦因股本一時未能收集
由善堂紳士龐元濟等請領官本以助其成交廠董嘉興縣訓
導王震元經理嗣後連年請款接濟前後七次共領藩運庫發
典生息之武備學堂義倉塘工災賑及一切善堂經費銀四十
萬一千兩行息六釐蕭山通惠公紗廠同時開辦亦陸續請領

公款十萬四千餘兩息銀先定八釐後亦改照六釐通惠公息
銀繳至二十九年秋季通益公息銀截至二十七年止除已繳
外尚欠六萬五千餘兩廠董王震元因資本不敷官款又無可
再撥稟請將機廠抵借利益公司洋款經前署撫臣余聯沅嚴批
申斥札司委員將該廠全行收回退還洋款計該廠一切機器
房屋等件尚值銀二十一萬七千餘兩旋據舊時在廠管事之
安徽人候補同知高鳳德邀同新商李福元等出具保結認辦
稟經升任藩司誠勳以該廠新股甫經招集既須顧及廠本又
須備繳官款同時並籌不無為難不得不量予變通議將息利
豁免本銀分十五年繳清自光緒二十八年起至三十年止每

年繳銀二萬兩又有三十一年起至四十二年止每年繳銀二
萬八千四百十七兩合成舊商原額四十萬一千兩之數詳奉
前撫臣任道鎔批准照辦一面仍勒令王震元等將所欠息銀
六萬五千餘兩照數籌繳並由新商代為認繳二萬兩迨後二
十八九兩年通益公通惠公兩廠均頗獲利通益公已繳還本
銀四萬兩又於上年六月間在廠北餘地添設軋花榨油各廠
本年二月撫臣聶緝槼以通益公既能日有利益自應認繳薄
息飭司委員勸由該廠商按年認繳錠捐銀一萬一千元業已
詳定有案就事而論通益公紗廠從前經理失宜致多虧折舊
商竟欲以之抵借洋債若非由官將全廠收回另招新商承辦

則纍纍官款一發而不能收前任撫臣藩司許其免息分年還
本既可稍紓商力亦可保全官款似亦萬不得已之策惟該紗
廠近年既能獲利則責以加認息銀亦不為過現在該廠認繳
錠捐銀一萬一千元衡以錠捐定章為數有加若抵作官本息
銀則實有未足又浙省錠捐章程惟未領公款之甯波通久源
紗廠尚知急公歷年遵繳而通益公通惠公兩廠則歷年均未
繳過錠捐責成酌量加認亦屬情理之常此查明通益公各紗
廠領用官本欠繳息銀之實在情形也臣查署兩浙鹽運使候
補道許貞幹被參各款如巧借乩壇飯莊招搖納賄及知縣趙
金壽執贄門下為之關說各節或出有因或無確據均無從深

究惟兹員以候補道歷署皋運兩司並兼辦洋務營務各要差事權既重宜如何兢兢業業過事以廉平出之乃平日處己待人動招物議即如勒罰醬園巨款一案聽信屬員私相授受形迹多涉嫌疑實屬失於閑檢即請
旨立予罷斥亦不為過第令該員辦事尚有才幹是以歷任撫臣無不倚任之方今時事多艱人才難得合無仰懇
天恩從寬將該員浙江候補道許貞幹以同知降補仍留浙江儘由浙江撫臣隨時察看另給差委俾觀後效如仍不知愧奮即行從嚴參處以肅官方孝豐縣知縣趙金壽居官不謹聲名甚劣應請即行革職候補縣大使徐德立辦事浮躁品性貪婪

應請革職永不敘用其餘各員查明均無實在劣迹應請毋庸置議至浙俗迷信鬼神到處設立乩壇宦商士庶奔走祈問大為風俗人心之害臣現已咨商浙江撫臣轉飭藩臬嚴行禁革以挽頹風杭州通益公紗廠欠繳官本息銀事由蓋商倒閉新商業經分年認還自難再加追究惟該廠近年頗獲巨利應如何加認官息以盡報效之忱並責令各紗廠一律認繳捐之處亦容臣咨會浙江撫臣體察情形分別飭司籌辦總期公家實有裨益商情亦無窒礙以昭平允其蓋商欠息多逾鉅萬未便聽其延宕亦由浙江撫臣飭司勒令原經管之嘉興縣訓導王震元等如數繳清倘再抗欠定即從嚴參追俾重公款所有查明鹽司大員被參各款擬辦情形是否有當理合恭摺具

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陸路提督黃　因病難速痊代奏開缺摺光緒三十年六月初日

奏為提臣假期屆滿病仍未痊懇請開缺回籍調理恭摺代陳

仰祈

聖鑒事竊福建陸路提督黃少春於本年春間因病牽動舊傷

由臣代

奏蒙

恩賞假一個月調理在案茲准咨稱自請假後延醫診治現已

屆滿無如年逾七十氣血就衰迄未見效右手時作麻木牽連

腰脊舊傷疼痛如折足軟無力行動維艱据醫家云昔年在營

感受寒濕病根太深難期速效竊思提督統轄全省營伍責任

重大斷非病軀所能負荷際茲時事艱難操防緊要若長此因

循戀棧設有貽誤疚戾滋深理合咨請代奏籲懇

天恩准予開缺俾得回籍調理一俟病痊即當泥首

宮門再圖報効等因前來臣查該提督久歷戎行戰績卓著自

蒙

恩簡授福建陸路提督以來整飭營伍頗資得力近因患病牽

動舊傷經臣函詢再四慰勉安心調理原冀速瘳任事今据該

提督所稱年老氣衰難期速效亦係寔在情形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福建陸路提督黃少春開缺回籍如蒙

俞允並請

旨迅賜簡放以重職守所有提臣因病懇請開缺緣由理合恭

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廣東補用道姚文倬調閩差委片 光緒三年六月初日

再臣仰蒙

恩命署理閩浙總督當經

奏調廣東補用道姚文倬等赴閩差委補用欽奉

硃批着照所請吏部知道欽此嗣准吏部咨何員係屬差委何員係屬補用應令分晰奏明再行核辦等因查姚文倬業經到省該道係廣東補用人員今

奏調來閩應請留於閩省差委據福建藩司周連呈請

奏咨前來除咨部外謹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請裁閩省水師提督片 光緒三年六月初日

再臣伏讀電傳邸抄光緒三十年五月二十七日欽奉

上諭粵海閩淮安閩兩監督着即行裁撤江甯蘇州兩織造同在一省着即將江甯織造裁撤凡京外各項差缺有應裁汰歸併者著各部院堂官及各省將軍督撫破除情面認真釐剔奏明裁併等因欽此仰見

皇太后

皇上循名覈實整飭庶政之至意臣就閩省文武各官細加體察可裁併者固多而水師提督一缺則尤為有名無實實在可裁之列伏查該缺之設原以控扼澎臺梭巡洋海在襄時因地制宜誠有不得不然之勢無如今昔情形迥殊東西各國咸以鐵甲戰艦制勝於重洋巨浸之中故海軍提督為右職而內地均藉於陸軍以中國大勢而論南北洋最為重鎮然長江水師提督創於軍興以後以其地兼五省遠逾千里非此不足以統一舟師藉資鎮攝北洋海軍提督一缺則自甲午以來懸缺未補蓋無鐵甲戰艦則雖有提督亦同虛設非故輕之時不同也閩省海軍既未設立而提督所統不過破艇舢板等船船置兵勇十數人乘風破浪固所不能擊敵摧鋒亦無利器其疲敝無用更甚於陸營提鎮縱有巡洋之職亦僅於沿海一行虛應故事從未聞有救戰師船之舉臣愚以為時有變遷事有因革與

其虛存提督之名而徒滋耗費何如暫裁水師之職而徐待振興福建已設有陸路提督駐紮泉州與水師提督所駐之廈門相距甚近若以之移駐廈門兼統水師如浙江提督之例並將原有水師酌量裁併擇要巡汛歲省餉糈當復不少而職事亦不至於廢弛其水師提督擬俟閩省興建海軍再行添設近來迭奉

明詔裁節綠營無用之兵水師事同一律臣既有所見不敢安於緘默事關更制應請

敕下政務處練兵處會同部臣核議具奏其餘水陸各營汛弁兵應如何酌量裁併俟奉部議後再由臣按察情形另行奏明

辦理再現在陸路提督黃少春因病咨請代奏開缺如蒙

天恩俯准應請另行簡放陸路提督惟現任水師提督曹志忠本由陸路起家戎機曉暢若因裁缺置散未免向隅應否以之改授乘此歸併辦理之處臣未敢擅便伏候

聖裁是否有當理合附片具陳仰祈

聖鑒訓示謹

奏

閩省工賑勢難中止請展辦賑捐二年摺　光緒二十年六月二十四

奏為閩省辦理工賑勢難中止請再展辦賑捐二年以濟災黎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閩省前因水災辦理賑撫

奏准開辦賑捐二年自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十二日奉

文開辦起除封印期內不計外扣至二十八年九月十一日止兩年屆滿嗣因疏濬西南兩港覆經

奏請接辦賑捐兩年於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初二日

奏

硃批著照所請戶部知道片併聲敘此本年春間臣因閩省工賑緊要西南和西港工程尚未告竣需款孔殷援照山東廣西成

例請將捐免本班季之項常例捐輸歸閩省收捐一年截留外用併請將勸捐人員分別保獎專摺具

奏現經戶部議覆閩省工賑情形與山東廣西迥不相同所請援案代收七項捐輸碍難議准至勸捐出力請獎一節亦毋庸置議於光緒三十年四月十四日具

奏奉

旨依議欽此行閩欽遵在案伏查閩省連年辦理賑捐濬西南兩港以工代賑併籌辦平糶施粥施醫災黎賴以全活近因各省捐局林立收數甚疲是以援案請收七項常捐併請優獎勸捐人員冀捐款稍能踊躍茲

奉部議核駁何敢一再瀆請惟是西南兩港工程閩係附省一帶農田民居窮民藉工資以度

日仰食者至數萬口之多現在全工尚未告竣倘因款項不敷驟然中止微特前功盡棄而災黎數萬何以資生且閩省自光緒二十六七兩年水災以來荒歉頻仍疫癘滋盛本年五月十八至二十三等日省垣疊起颱風濱海民居船隻漂沒無算復據永春州陳模稟報五月初五六七等日德化縣屬大雨出蛟溪水陡漲至二丈餘高冲塌城垣民房橋梁道路淹斃人口又據漳州府屬詔安縣黃鼎翰稟報五月十四十五十六等日大雨不止溪水陡漲平地水高丈餘東南兩關均遭冲塌淹沒田園各等情先後飭局籌款派員馳赴賑撫刻下閩省庫藏奇絀千賑不當吃緊之時坐視既有不安籌捐復難踴躍掘福建財

政局會同賑捐局司道詳請展辦賑捐等情前來臣查閩省詹遇風災水患交集待拯孔殷且西南兩港工程未竟值此講求農田水利之際未便聽其中止前請截收七項常捐既經部駁不准惟有展辦賑捐藉資接濟此項賑捐計截至本年底止展辦限滿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再行接辦賑捐二年俾港工得以完竣而災黎亦資拯撫至近來各省勸捐人員凡募集鉅款者均經奏准按照異常勞績分別保獎有案閩省請收七項常捐既已核駁則集款尤難於各省若非予以優獎捐務斷難起色可否援照四川等省成案勸捐人員集銀六萬兩者准照異常勞績保獎一員集銀一萬二千兩者准保尋常勞績一員以昭激勸之處出自

逾格鴻施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福州府知府王貢等委署興泉永道等缺片 光緒二十年正月初四日

再福建興泉永道駐紮廈門時有洋務交涉事件措施稍有未當後來補救即難著手臣查現署是缺之候補道黎國廉近來辦事未甚得力而是缺之衰大化一時尚難到任應即另行委員接署以期周妥查有在任候補道福州府知府王貢識力超卓為守兼優堪以委令署理並令兼辦廈門商政局務遴遣福州府篆務經臣督同藩臬兩司逐加遴選查有候補知府程祖福前曾署理是缺措置裕如堪以委署除檄飭遵照並咨部外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李勤恪公奏議 卷

奏

福甯建甯各鎮篆委王復勝委河清等互相調署並委王鎮統領常備軍右鎮長門各礮台片 光緒二十年七月初四日

再福建常備軍右鎮各營及長門各礮台經前督臣飭委福甯鎮總兵曹志忠統帶頗資整飭上年臣到任後委委曹志忠署理水師提篆一時統領乏人飭委候補道孫道仁暫行兼統在案現在曹志忠已奉

旨補授水師提督而孫道仁本有左鎮統領之差須常川駐省其右鎮各營遂駐長門當此整軍之際往來兼顧深恐照料難周屢據該道稟請派員接替自應將右鎮各營另行委員統領俾免貽誤茲查有現署建甯鎮總兵本任閩安協副將王復勝

李勤恪公奏議 卷

老於戎事應即飭調該鎮署理福甯鎮總兵篆務委令統領常備軍右鎮各營並暫行兼統長門各礮台可期得力至所遺建甯鎮總兵篆務亦關緊要查現署福甯鎮總兵本任福州城守協副將姜河清操防認真堪以調署姜河清未到任以前即委建甯鎮標中營游擊李飛龍暫行兼署以重職守臣為慎重營伍起見除分檄飭遵並咨部查照外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聞者前購無烟葯機器不能退辦片　光緒三年正月十日

再上年前任督臣許應騤因擬添製造無烟火葯派員與乾記洋行訂購機器全副計價洋銀八萬二千九百五十元除先付三分之一定銀外尚須找付價銀五萬五千餘元嗣經前兼署督臣崇　以庫儲支絀無款購留奏明飭調原經手之已革分省補用知府彭思柱來閩責令商退未及辦結卸事　臣到任後復經照案飭催並查取原定機器圖式及件數清單呈送核辦余該洋行以立有合約在先機器將次運齊堅不肯退　臣查洋商交易素重信義若必令認退恐特先付之定　不能收回且恐該洋行執持合約以相詰難徒滋筆舌無裨寔際但合同內

係載明機器全副而運到者只有鍋爐一具計缺少備用者一具又進出水滾管亦少備換之件並缺水台上儲水鐵櫃及汲水帮布一副其交貨日期又已逾限自應分別扣罰以補廠缺當飭彭思柱與該洋行往復駁辯磋磨再四始行議定在於應找價款內扣回短少鍋爐等項價銀五千五百元又罰扣逾限定數息銀七百元除此之外尚應找付價銀四萬九千一百元即經飭派委諳機器之員會同彭思柱逐一驗收運交船廠暫存俟奏定常年經費再行建廠開製並將價款找付清楚至彭思柱此次經購機器草率荒謬竟難辭咎業經　臣另案奏參應免再議海軍政等局司道會詳請奏前來除分咨查照外理合

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南澳左營懋二長龍船遭風擊碎請免賠賞卹製補片 光緒二十年七月二十日

再據財政局司道詳稱閩粵南澳鎮標左營懋字二號長龍船一隻於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初一日經該營守備余世綺駕坐巡洋初六日至三澎外洋瞭見金校椅海面有商輪碰礁失事與南澳廳所派南澳司巡檢劉恩翹督率弁兵差保先後救起洋人水手七十餘名詢明該船名江西係美國商船裝載米包棉花前往東洋初三日由香港展輪初五夜三更駛至此地碰礁船破人經撈救未遭淹斃隨僱民船將被難人等送回汕頭登岸仍派外委李亮光帶練兵二十名在地彈壓並派懋二長龍船在失事輪船左右巡防保護初九日據該哨船管駕額外

嚴大高報稱初八夜二更後風雨驟至金校椅地方礁石林立不能灣泊正欲駛回無如風浪滔天拋泊不住至五更時候錨縴被風刮斷舵即折散人力難施迨至天明全船被浪擊碎額外嚴大高等各自扶板飄流四散維時彈壓弁目在山瞭見呼集漁艇竹筏拚命撈獲得生查點溺斃水兵李揚榮余清盧二名其船上所配大礮三位林明敦快鎗二十桿鎗子四百顆火藥七十觔一切器械均皆落水無存由營照例移送該駕弁額外嚴大高目兵范清標舵工曾元等十九名經南澳廳馮文星查訊並會同南澳左營守備余世綺前詣該船擊碎處所勘得金校椅礁石林立外有暗礁據目兵范清標指稱懋二長龍船就在該處暗礁擊碎片板無存寔係人力難施並非管駕不慎復經隔別研訊無異備造洋圖並各弁兵鈐甘結及配船兵丁暨沉失軍械淹斃兵丁各清冊勘訊印結各前來查水師各營戰哨船隻在大洋大江危險地方因公差遣或在洋巡緝攻盜遭風擊碎例得免賠准其連同沉失軍械動支錢糧另行造補所有落水受困得生及淹斃兵丁併准分別賞卹今南澳左營懋字二號長龍船係光緒二十六年間由營改造撥洋巡緝歷無貽誤二十八年六月初六日早該船因奉諭巡緝外洋金校椅海面保護美國商船於初八夜碰礁擊碎兵斃械沉經南澳同知勘訊 確寔係猝遭風浪人力難施同時商漁船隻漂沒不少

並非管駕不慎棄船不顧核與免賠之例相符所有遭風擊碎懋二長龍船同沉失器械應請准予動款補製所需經費即於裁撤大船變價銀兩存款內動撥補製其落水受困得生兵丁十九名淹斃兵丁二名併請分別核議卹賞等情詳請

奏咨前來臣復核無異除將冊結圖咨部核復外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勅部核覆施行謹

奏

浙省裁留綠營員弁各缺歸併移駐兼管汛地摺 光緒三十五年七月廿二日

奏為浙江各營裁留員弁缺數歸併移駐兼管汛地銜名恭摺

繕具清單仰祈

聖鑒事竊查浙省水陸標營續議妥籌兼顧分別酌留裁汰各

缺及嘉湖二協原裁各缺分別補復改設均經前督臣許

繕具清單會摺

奏准在案所有未盡事宜及裁汰各缺應如何歸併管轄移駐

汛防當經飭司會營查明議復核辦茲據浙江藩臬兩司會詳

查浙江水陸各標通計三十九營除海防一營專司塘工不與

征調毋庸議裁乍浦海寧石浦寧城守等四營地居衝要設官

無多議准免裁嘉湖二協前因裁缺過多不敷防守續請補復

改設十一缺業經

奏准兵部核復其餘撫標左右二營提標定海海門衢州溫州

處州五鎮杭州象山紹興台州金華嚴州樂清瑞安平陽各協

鎮海寧海太平玉環太湖楓嶺錢塘水師澉浦寧城守衢城守

溫城守大荊海城守磐石麗水等三十二營原議裁汰一百九

十一缺續議酌留一百五缺應裁八十六缺惟查原議裁汰提

標右營遊擊一缺現因寧紹兩郡交界之大嵐山地連數邑盜

匪出沒無常防務緊要應請將議裁該遊擊一缺復設改駐大

嵐山作為專營分設汛地以資巡防實在仍裁八十五缺內遊

擊一缺都司一缺守備三缺千總一十一缺把總二十缺外委

四十五缺額外四缺此酌留裁汰之情形也至嘉湖二協各缺

業經前督臣許應騤

奏請補復改設實因不敷防守應仍照前奏辦理實在補復外

委九缺改設把總一缺外委一缺此補復改設之情形也以上

酌留裁汰補復改設各員缺均經道府會同營員再四籌定實

已悉臻周妥其已裁各員弁所遺汛地亦均察酌情形分別擇

要移駐計移駐都司守備千總把總外委額外共二十四員弁

此外無關緊要之偏汛歸併兼管均於各營冊內分晰查造飭

令移防俾專責成而資鎮懾所有裁汰各員弁無論正署俸廉

一律截至光緒二十九年秋季為止以示限制至裁缺人員撤

回另補如歸標奉准未補缺以前千把以上照例給予俸薪外

委額外留營挑補名糧不另支給得項除將議裁提標右營遊

擊一缺復設改駐大嵐山其隨防汛弁如何抽調移駐俟查明

另行專案辦理外謹將各營裁留員弁缺數歸併移駐兼管汛

地銜名造具營制總冊詳請

奏咨前來臣等查核所議裁汰各缺歸併汛防移駐兼管尚屬

周妥該司等所請將議裁之浙江提標右營遊擊一缺復設改

駐大嵐山亦係為慎重防務起見合無仰懇

天恩飭部核覆施行除仍飭將該遊擊隨防汛弁應如何抽調

移駐查明另行專案詳辦並將現據送到營制總冊咨部暨俟
兵處外謹會同浙江巡撫臣聶緝槼浙江提督臣呂本元合詞
恭摺具陳並繕具各標員弁移駐處所清單恭呈
御覽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謹將浙江各標員弁移駐處所開列清單恭呈
御覽
謹聞

杭州協移駐杷總一缺
該杷總原駐紮省城專防仁和縣地界現擬移駐臨平
鎮改為臨平汛杷總所遺事務併歸在城專防錢塘縣
界千總兼管

嘉乍協移駐乍浦協右營守備一缺
該守備原係乍浦協右營守備駐紮乍浦南門外翰巡
詳汛現因澉浦營都司議裁擬將該守備移駐澉浦所

城南門外刑去乍浦協右營字樣改為澉浦汛管理已
裁澉浦營都司一切事務所遺乍浦協右營守備事務
併歸乍浦協左營守備兼管

太湖營移駐千總一缺
該千總原駐紮浙江烏程縣伍浦汛現擬移駐烏程縣
大錢汛改為大錢汛千總所遺汛地以江南吳縣角頭
汛外委移駐管理

太湖營移駐外委杷總一缺
該外委原駐紮江南吳縣角頭汛現擬移駐浙江烏程
縣伍浦汛改為伍浦汛外委協防太錢汛所遺汛地併

歸本營額外兼管一缺

東山協移駐外委把總一缺

該外委原駐岳頭口汛現擬改駐閾頭汛遷遺汛地併歸爵溪汛把總兼管

紹興協移駐左營外委把總一缺

該外委原駐紮紹興府城協防會稽縣汛現擬移駐西小江汛管理已裁西小江汛把總事務所遺會稽汛務併歸紹興府城汛守備兼管

紹興協移駐右營千總一缺

該千總原駐臨山汛現因坎墩地方緊要擬以該千總改駐設立專防坎墩汛並兼轄附近澥山汛所遺臨山汛務調餘姚縣城汛把總移駐管理

紹興協移駐餘姚縣汛把總一缺

該把總原駐餘姚縣汛現擬移駐臨山汛作為專防兼管臨山汛裁缺外委事務所遺餘姚汛務併歸守備兼管

紹興協移駐府城差操外委把總一缺

該外委原駐府城差操現擬移駐厦蓋山汛所遺差操事務併歸紹興府城汛額外兼管一

台州協移駐左營外委千總一缺

該外委原駐桃渚案汛現擬移駐小雄汛專防兼管裁缺把總事務

台州協移駐右營把總一缺

該把總原駐甯溪汛現擬移駐烏巖汛作為專防所遺甯溪汛把總事務調烏巖汛外委移駐管理

台州協移駐右營外委把總一缺

該外委原駐烏巖汛現擬移駐甯溪汛所遺烏巖汛外委事務併歸現擬改駐烏巖把總兼管

海門鎮標移駐右營把總一缺

該把總原駐松門街塭操防輸巡洋汛現因左營石塘汛千總議裁擬將該把總移駐石塘汛專防輸巡洋汛查松門街城原駐把總二員今以一員移駐石塘汛所遺原管操防事務併歸一員管理

甯海營移駐外委把總一缺

該外委原駐甯海縣城差操現擬移駐朱嘉汛專防太平營移駐額外一缺

該額外原駐太平縣城汛差操現因沙角汛外委議裁擬將該額外改駐沙角汛巡防

金華協移駐巡防都司一缺

該都司原駐金華府城光緒十五年奉准改駐永康縣

八保山巡防現擬仍復調駐金華府城改為中軍都司
管轄左右兩營事務所遺八保山巡防事務調永康裏
溪汛千總移駐巡防
金華協移駐右營千總一缺
該千總原駐永康縣裏溪汛現擬帶同汛兵移駐八保
山汛兼管四十五都汛外委事務所遺裏溪汛調永康
四十五都汛外委移駐巡防
金華協移駐右營外委千總一缺
該外委原駐東陽縣白峰汛兼管安文汛現擬移駐縣
城作為協防歸把總節制所遺白峰汛及安文汛事務

歸東陽汛把總兼管
金華協移駐右營外委把總一缺
該外委原防永康四十五都汛現擬移駐東溪汛作為
協防歸永康千總節制所遺四十五都汛併歸八保山
汛千總兼管
衢州鎮標移駐中營把總一缺
該把總原駐衢州府城現因中營龍游汛千總議裁以
該把總移駐管理所遺衢州府城把總汛務併歸衢州
府城千總兼管
衢州鎮標移駐左營外委千總一缺

該外委原分防常山縣汛現因常山縣屬招賢地方緊
要擬將該外委移駐作為分防招賢汛所遺城汛事務
併歸本營同城千總兼管
溫州鎮標移駐右營把總一缺
該把總原駐防蔣嶺汛兼轄白塔霧前陶山並巡查大
嶴街嶴口等處現擬移駐龍灣汛兼轄後陳隘口黃石
山嘴臺並兼管茅竹汛外委事務
溫州鎮移駐右營外委原駐龍灣汛把總一缺
該外委原駐龍灣汛兼管後陳隘口黃石山嘴臺現擬
移駐蔣嶺汛兼轄白塔霧前陶山並巡查大嶴街嶴口

等處
溫州鎮移駐右營外委原駐茅竹汛把總一缺
該外委原駐茅竹汛現擬移駐曹村汛專管所載曹村
汛把總事務

奉　命調署兩江總督叩謝　天恩並報交卸閩督篆務起程
日期摺　光緒三年八月初三日
奏為恭摺叩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恭閱電抄光緒三十年七月二十二日欽奉
上諭調署兩江總督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旋復接准京電二十三日奉
上諭魏光燾已調署閩浙總督未到任以前著崇善暫行兼署
李興銳著即起程迅赴署任欽此聞

命之餘曷勝感悚伏念兩江為東南重鎮江海交錯經緯萬端
臣昔年隨前大學士曾國藩治軍該省深悉繁難情形近來時
局變遷庶務待理措施稍有未當貽誤匪輕臣閩疆待罪無補
涓埃何圖遲暮之年重荷非常之任徬徨夙夜彌切戰兢祇以
時事艱危　　詔書裁迫投諸盡瘁之義未敢言辭深維
倚畀之隆感而思奮謹將應辦事件料理清楚即於八月初二
日將印信文卷移交兼署督臣崇善接收任事臣即於初四日
由輪船航海赴滬馳赴署任除俟到任後再將籌辦情形
奏報外所有拜　恩感激下忱並交卸閩督篆務起程日期理合

繕摺具陳恭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主事勞乃宣等調赴江南遣用片 光緒三十年八月初二日

再兩江政務殷繁甲於各省通際時事多艱交涉之難尤非往昔可比而籌餉練兵布置防務為自强至計更屬刻不容緩疆臣即有過人才智亦斷不能恃一手一足之烈遽收治效況臣衰庸非藉羣策羣力何能圖治臣於用人一事最為矜慎非歷試以事相知有素者從不輕加信任江省需次人員不患無才但多未深知必俟兩三月後細加體察方能舉錯合宜目前庶務待理需才甚殷臣有相信日久者數人不得不籲懇於

聖主之前調往委用以收臂助查有前吏部主事勞乃宣文武兼資洪識贍舉歷經薦舉久為物望所推重降調道員前福建

按察使楊文鼎才長心細磊落英多平日勇於任事不辭勞怨該二員均由直隸牧令起家臣昔官畿輔相知甚深上年先後奏調勞乃宣因病未來楊文鼎業經到閩委辦商政洋務均能悉心籌畫又福建特用道徐紹禎識力超卓才足有為歷在贛粵統軍嫻於軍旅直隸開復直隸州知州候補知縣洪壽彭學有根柢才具不凡歷任州縣賢能卓著該二員隨臣歷官贛粵相從較久深資贊助又廣東議敘知縣劉慶鏜志趣端卓任事勤能福建試用知縣易煥鼎書生本色遇事精審察其才識均牧令中不可多得之員以上六員才具雖各有所長然皆由臣歷加委任氣誼相孚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兩江地大物博需才甚殷與他省情形不同准將該員勞乃宣等調赴江南分別委用俾得相助為理冀免叢脞之虞出自

鴻施逾格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恭報到任接篆日期摺 光緒三十年八月十三日

奏為恭報微臣到任接篆日期叩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在閩浙總督署任內欽奉

諭旨署理兩江總督當經恭摺謝

恩並將交卸閩督篆務起程日期

奏報在案旋於八月十二日馳抵江甯省城十三日准正任兩

江督臣魏光燾飭委江甯府知府羅章中軍副將李祥椿將兩

江總督關防兩淮鹽政印信

欽差通商大臣關防並

王命旗牌文卷等件費送前來臣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任事伏念臣渥受

國恩涓埃未報量移疆寄兢惕彌深查兩江政務殷繁地方重

要處江海交通之所值

宮廷宵旰之秋內治以興學為先須謀普及新政以實行為本

毋侈空談經國固重理財而元氣宜培則搜括恐傷治體安民

當先察吏而官常日下則激揚首勵廉隅矧疆圉嚴中立之防

雖

聖明不忘嘗膽必樽俎裕外交之策斯因應乃可從心他如修

明武備攷核軍儲凡茲艱鉅之投要非迂疏可濟如臣樗昧懼

弗克勝惟有破除積習殫竭血誠隨時隨事與北洋大臣三省

撫臣漕臣和衷商榷認真經理以冀仰答

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微臣接篆日期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